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27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特别企划

皇帝称霸速成教材

《空之轨迹》大漫谈

◆时光回廊

轩辕剑3 云和山的彼端

七万字一期完结，带你重温往日的感动

铳墓 枪火中的蓝调，黑道间的恩怨情仇

死魂曲2 最恐怖的游戏，最精彩的剧情

◆同人馆 **佣兵传奇**

——《女神侧身像》同人

改版革新号

扩版64页，阅读量高达30万字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大红大紫的《WOW》最新官方小说

光环 丰饶星战役

HALO第5部，美式游戏小说扛鼎之作

电脑报 电子音像出版社

改版！改版！

没想到《游小说》迎来的第一次重大改版就轮到自己来写卷首，下笔之前我想了很久，写点什么好呢？国家大事、游戏心情、工作感悟大家都谈过了，要从中挖掘出新颖的话题还真是困难，而刻意拿不相关的新闻来说事似乎又有些不合时宜……嗯，还是围绕这次的改版随便聊几句吧。=v=

各位都知道，自《游小说》创刊以来，基本的栏目结构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这一情况从某种角度上说明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改版的紧迫性。好比我们一贯的办刊宗旨：《游小说》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游戏剧情而服务的，也借此给各位的阅读生活贡献出一份力量。并且，一本以贴近读者需求为原则的刊物，与读者共同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身都能感觉到读者的数量比起初期已有所增加，欣赏水平也在逐渐提高，那么我们也就到了“顺时而变”的时候了。简单地说，读者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要。

所以，支持《游小说》走过两年多的读者们，虽然你们在看到这新一辑的时候还不至于感到陌生，但变化，确实已经渗透到了各种细节当中。

改版以后，我们面对的读者群将变得更为广泛：除了最主要的TV游戏外，掌机游戏、PC游戏、网络游戏也会一并包容，不再受限于平台的制约，尽量向各位奉献最希望看到的游戏小说。

改版以后，“时光回廊”、“重磅出击”和“官方小说”依然是《游小说》的招牌栏目，而鉴于广大读者长期诟病的连载问题，今后的连载篇幅也会大为减少，让各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精彩剧情尽收眼底！

改版以后，一些非小说的栏目如“游书苑”、“名场面”、“读编往来”等，也会在内容上作出调整，力求增加互动性。

改版以后，之前因种种原因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四格漫赏”闪亮回归，并增加新栏目“神魔乱舞”！今后也会看情况陆续开办新栏目。

最后，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由于这是《游小说》迎来的第一次重大改版，因此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这些负责各栏目的小编，必然会在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改进，只愿我们的努力，能换来您更多的宝贵支持。

好啦，我知道上面的话非常官方非常白开水，那就请各位速速翻过此页，开始享受非一般的全新阅读体验吧！^^

……YULA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27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用图：我的女神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6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6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1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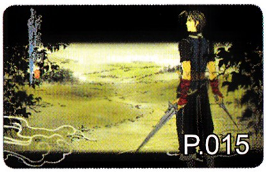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卷首语 001

■特别企划
皇帝称霸速成教材 003
《空之轨迹》大漫谈 278

■时光回廊



轩辕剑3 云和山的彼端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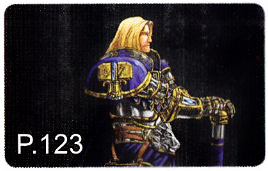
铳墓 158
死魂曲2 208

■官方小说



光环 丰饶星战役 088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123



■同人馆
佣兵传奇——《女神侧身像》同人 243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256

■游戏议会
女神侧身像 272
生化危机5 274

■游书苑 276

■神魔乱舞 289

■名场面 293

■四格漫赏 295

■名人堂 297

■读编往来 299

■小编寄语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给加西亚的信

——皇帝称霸速成教材

文/多拉◇梦　编/YULA

皇帝默默地坐在宝座上，任旁边的灯火映照着自己漆黑的长发。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合乎逻辑，但又让人措手不及。

自古以来，渴望达到“史无前例”高度的帝王，十有八九都会被自己这个无法满足的欲望拖下深渊。但是依然有无数的君主向着理想进军，直到他那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帝国在瞬间分崩离析。

这个皇帝显然犯了同样的错误。现在反抗军已经杀到了王宫之外，皇帝刚刚与那个年轻得不象话的首领有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对决让他的身体遭到了重创，虽然别人还不清楚，但皇帝清楚，自己的伤势已经没救了，那个毛头小子的剑，天生就能对他造成致命伤害。

多么讽刺！他是帝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君主，他志存高远，认为世界上没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他也曾一度率大军打得整个大陆闻风而降，甚至连地狱魔神也认可他的力量！

现在他正值壮年，理应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却只能在皇宫里等死。

“一切都结束了吗？”皇帝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按照过去无数先祖的传统，他应该在这里静静等待，等反抗军一路杀过来，然后给他来个华丽的死法，整个王城也会在他死后轰然坍塌，眼下连城堡最底部的炸药都装好了。

但是今晚，皇帝突然想改变这一切。他想了一会儿，挥挥手招来依然忠于自己的一个将军，让他把一封信送给城外的反抗军首领。

在那封信上，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请求整个大陆的宽恕，并表示如果反抗军不伤害自己的儿子，不夺取自己儿子的权力，他愿意自裁以谢天下。在信的最后，他甚至露骨地提出：“我只有一个儿子，现在还只有五岁，你们难道还担心我死后给他施加什么影响吗？”

天黑之前，将军带回了反抗军指挥部的意见，那帮小子不出所料地同意了皇帝的条件，甚至同意皇帝用今晚来安排后事，并承诺决不干预他国内政。

“陛下！”将军跪倒在地，痛哭失声，“末将无能，不但未能助陛下夺取天下，如今还让这帮宵小打上门来……末将和麾下血龙骑士团五百将士发誓，舍去性命也要保护陛下杀出重围……”

“朕像是那种欺骗敌人，然后趁夜落荒而逃的人么？”皇帝微笑着打断了他，“朕提出的条件，自然会做到，倒是皇子还小，要靠你们几个仅剩的重臣多费心了。”

"陛下!!!"

"好了,去吧,守护好我的儿子。"皇帝叹了口气,"你总该给我留出一点,给小家伙写最后留言的时间。"

大门沉重地关上,现在大厅里只有皇帝一个人了。他吃力地站起身,取来纸笔,开始给儿子写信。

我的儿子加西亚,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必然已经不在人世。不要哭泣,不要怨恨,这是失败帝王应有的结局。但你也不应气馁,我未竟的事业,应由你来继承,帝国复兴,乃至称霸的梦想,便要系于你手。

我麾下的部属,现已折损大半,但最有能力、最忠实的人还在,你继承我的位子以后,大小事宜向他们请教意见便可。但还有一些事情,我将在这封信里告诉你,这些事是我到了生命尽头才领悟到的,你要时刻牢记,万万不可懈怠,否则我的今天,难保不是你明天的结局。

时间就是一切





要抓紧时间,孩子。不用等什么神功大成,只要你成长到能拿起我的宝剑就行。

兵法有云:谋定而后动;俗话又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作为普通人来说,在开始战斗之前做好充分准备,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对于我们这种以称霸天下为目标的皇帝来说,完全不适合!

既然要争霸大陆,我们帝国理所当然地拥有大陆最强的军团——事实上,能称为"帝国"的国家一般都有强大的军团,简直就像是白天必然伴随黑夜一样。所以我在想,万一哪天我的后代真的落魄了,跑到大洋之外去当海盗,只要扯起一面写着"帝国"的旗帜,身边是不是马上也会出现无数大军——而我们周围的大小王国则统统不堪一击,他们的军队战斗力低下,领导人懦弱,防御松散,在帝国大军前犹如洪水面前的沙丘,一触即溃。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有什么必要练成盖世神功才发动攻势?你是皇帝,帝国最高军事指挥官,麾下数十万大军,根本轮不到你亲自冲锋陷阵,即使你手无缚鸡之力,只要一声令下,那些笨蛋王国也会毫无疑问地被攻陷!

不要盲目追求最强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旦发动攻击，你将面对一批非常难缠的对手。他们都是年轻人，初期可能弱得连史莱姆都打不过，但拥有可怕的成长性，往往只需要几个月，就能从LV1涨到LV99，把整个大陆的隐藏地点都翻一遍，那些连我都觉得头痛的史前怪兽，隐藏BOSS，也会被他们挖出来一个个干掉，其结果则是让他们变得更强。

而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儿子？你已经是最强状态，不可能变得更强大，你甚至不能在生死之战中获得突破，爆发出新的力量（那群年轻人倒很擅长这个），从而逆转！你要切记，在这个世界里，胜负的关键不是看你绝对能力的高低，而是看你能不能刷新上限！如果你能一次又一次地爆气，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并且变得更强，胜利就是你的。悲哀的是，目前这种事只发生在敌人身上，而我们王族擅长的"最终战变身"，不属于这种"爆发"的范畴。事情很不公平，但是想到我们天生就有比敌人多出十倍的HP和MP，这也算是一种等价交换。

第三个原因，你达到最强状态会花费很多时间，而你的年龄将决定战事的发展。

如果你达到最强状态时已经太老，我认为你应该放弃这个梦想，专注于培养下一代。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老头子皇帝的野心只会让自己灭亡，而且必定会死于一次暗杀，致命的一击则来自他的下属或儿子。

如果你正值壮年，那也很危险，因为那时的你容易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还容易被自己的欲望左右，去寻求奇怪力量的帮助。皇帝不可以没有欲望，但也不可以被欲望冲昏头脑，一个认为自己最强的皇帝始终是要吃苦头的，比如你老爸我。

回忆一下我跟你说过的那个"FF12"的故事，阿尔克迪亚帝国的王族就是最好的范例，故事里不乏充满野心的老头子和意气风发的青年，但你看最后继承帝位的是谁，是那个未成年的小儿子！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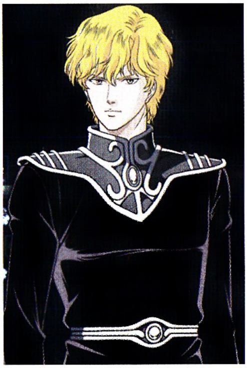
抓紧时间，儿子，只要你未成年，这个世界对你就是宽容的，你就还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注意仪表

儿子，虽然你才五岁，但我已经可以依稀看出你长大后的样子。毫无疑问，你将会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眼神犀利，就如同我，还有我的父亲以及更久远的祖先们一样，这是足以自豪的家族基因。

但是你要切记，千万不可沉迷于对肌肉的追求。我知道我们家族是天生的健美运动员，练出一身好肌肉比普通人容易一百倍，而且强壮的肌肉也有助于我们战斗，但我依然希望你懂得适可而止，



不要干那种把自己变成野熊般身材的蠢事。

我的孩子，你要知道，皇帝的身材也部分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发育不良、畸形怪状的人永远当不了皇帝，这固然是铁则，但一个肌肉过于发达的皇帝同样做不长久，因为你会沉迷在这种拥有强大力量的快感中，沉迷于用力量来解决问题，沉迷于在镜子面前欣赏自己那坨比脑袋还大的二头肌。

不要以为你能把持得住，一旦开始锻炼肌肉，那种成就感比毒品更可怕，你曾祖父的意志力那么坚强，都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沉迷，最后搞出一个肌肉发达120%，跟《幽游白书》里的户愚吕弟似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跟魔王达成了契约。

除了肌肉，你还要注意平时的穿着。作为一名称职的皇帝，你不要穿过于古怪的衣服，例如绣有菊花的龙袍之类，因为根据这个世界的古老法则，随意更换衣服一般是属于反抗军那边的特权，即使尊贵如皇帝，最多也只有两套衣服可换——想像一下，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你穿着一件露出胸口和锁骨的粉红色连体紧身衣，外面套一件拖到地上的高级羽毛披风，蹬了一双高跟鞋，那是何其恐怖的场景！

皇帝的常用服装包括黑色或金色的盔甲，你长大后可以在宝库里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式，但千万记住，不可以戴头盔，所有的皇帝戴上头盔后都会变成整个面部笼罩在黑暗中、只有眼睛发光的危险分子，而且必然死路一条。

此外，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批盔甲，这批盔甲有些可以发光，有些可以缠绕雷电，有些可以冒火，但我建议你选择那些穿上后会冒出黑色或紫色雾气的。这种盔甲是由我特意订造，穿上后那些雾气会在你头顶形成奇怪的脸部图案，根据以往的案例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挑战你的人有95%的可能性会放弃攻击你，而选择攻击那个由烟雾构成的画面，就是你把握胜利的机会！

退一万步说，如果你还是失败了，请记得按下消除烟雾的开关，它在胸甲的中间，不显眼但很容易摸到，等烟雾消灭后，你可以露出茫然的眼神，问对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谁之类的，我可以保证对方不但不会杀你，还会把你当成受害者。

但是在选择武器时，你要注意的则是完全相反的方面。最适合你的武器是剑，但不能是细剑，也不能是外形过于奇怪的剑，如果你拿一把剑刃上长着巨大眼睛的大剑，别人会以为你被魔鬼控制，但是不会来拯救你。你的剑不能选择有烟雾冒出的，尤其不能选烟雾会组成人脸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和盔甲的效果相反，敌人会认为那是被你杀害的冤魂，从而对你发动更无情的攻击。

你要每天刮胡子。因为皇帝留络腮胡子就会被认为是个暴君，留八字胡则会被认为是个昏君，留山羊胡子是庸君，留仁丹胡子那是太君……全都不可取。

你不要化妆。眼影、口红、腮红、护肤霜等等都应该和你无缘，你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你不用这些也该是英俊非凡，如果哪天你开始玩化妆了，我宁可那时候你不是皇帝，是视觉系乐

手。因为上述种种护理用品都会改变皇帝的人格，让皇帝变成只会在皇宫内发出诡异笑声的变态。

你不要留长发。你的头发最多只能留到肩部，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皇帝最后发飙时，那头长发会随着斗气飞起来，让他看上去显得歇斯底里——而一个皇帝如果看上去歇斯底里，那么他离失败就不远了，不管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歇斯底里。

最后，我沉痛地建议你把头发染成金色。你继承于我的黑发我非常喜欢，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黑头发的皇帝能统一大陆。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一个所谓的勇者是黑头发，代表他是平民英雄，但一个皇帝是黑头发，则证明他迟早被黑暗吞噬。所以为了帝国，你必须舍弃黑发。不要担心别人议论你的血统问题，皇帝不在乎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极端情况，我在保险柜里还留了一小瓶我的血，你可以拿去当众做DNA亲子鉴定。

不要太依靠自己的力量



你的老爸我，在皇帝生涯中犯了很多错误，但其中最不明显的却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我太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儿子，在你未来的成长岁月中，一定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能完全被自己掌握的力量才是最好的力量”，或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之类——但是，信奉这些思想的人，最后会变得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在大陆数千年的诸国兴亡史里，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弹丸小国防御力异常顽强，不管是周围出现恶龙骚扰百姓，还是被强大邻国入侵，都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军队强大，也不是因为国王神勇——恰恰相反，这种国家的军队一般都形同虚设，国王更是废物草包，国家被入侵公主被捉走乃家常便饭。

这种小国的对策就是，根本不用自己出手，而是放榜募集天下的“勇者”为自己解决难题，代价只是给应征者发放几个只够买草药和短剑的铜板，这种方法往往会有奇效，最多搭上一位公主。讽刺的是，这种国王一般还会被称为是“爱民如子”，就好像因为爱民如子才被入侵一样！

我们作为皇帝，当然不能像这些小国国王一样废物，但至少有些方法可以学一学。你应该更多地勒令部下去做事，而不是像我当年一样，认为部下都是笨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过

问，这种思想会让你不信任手下，太计较细节则容易让大局脱离掌控。你要知道，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靠单枪匹马统一天下，你一个人做不完所有事。不要担心部下的能力，他们是帝国军，帝国军在对付正规敌军时都是有压倒性优势的。

不迷信自己的力量，还有利于充分调动帝国的巨大资源。帝国兵将如云，基础设施完备，资源充足，如果你不考虑自己的力量，而是用帝国的力量来进行战争，我相信那将获得更大的优势。

要时刻记住，你是皇帝！你手握千军万马，掌控无数人的命运！你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的佣兵！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拿这么大一个国家做什么？不要在意周围人的看法，他们习惯了皇帝的绝对权势，认为皇帝要绝对自信才正常，但事实上，一个对自己不大自信的皇帝有时候更容易得到广大民众同情和支持，甚至敌人打到面前来也会因为你的不自信而产生道义上的动摇（他们始终是这样，有着奇怪的道德观），你要把握和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你也要记住，不迷信自己的力量，不代表完全不使用自己的力量。"做不到"和"不做到"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个不强势的皇帝总会引起一些宵小的窥伺，所以你必须做好准备，收好你的剑，但记得随时把手放在剑柄上。

军队的合理配置

一般情况下，帝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是摧枯拉朽，无往不利的，事实上很少有王国的正规军能抵抗帝国超过一年，但是也很少有帝国能切实地对这些王国进行有效控制，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统治在短期内瓦解的案例屡见不鲜，这曾经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我想我知道了。

我们根本就不该把主力配备在正面战场！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但这就是事实——给予我们最大打击的，永远不是那些老好人国王麾下的正规部队！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王国正规军指挥混乱，装备低劣，战斗力惨不忍睹，即使是我们的二线军团也能打得他们溃不成军，甚至攻入首都也是指日可待。

我的儿子，你切不可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即使敌人的王宫上空已经飘扬起我们的旗帜，战斗也才刚刚开始。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已经奠定胜局，那么帝国军败退的速度不会比早上露珠被太阳晒干更慢。

命令你的将军和士兵——我是指帝国的精锐部队，如果你听了我的劝告，那他们现在应该正在后方待命——提高警惕，全员战备！以对待敌军精锐的心态，一丝不苟地从国境线开始扫荡那些小村，是的，是小村，不是大城镇。大城镇已经被我国二线军团占领，抵抗军只能在小村庄苟延残喘，但这不能成为掉以轻心的理由，恰恰相反，惟一有可能击败我们的敌人就隐藏在这些地方！

无数帝国皇帝祖先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正面的敌人永远是虚弱的，地下的敌人才有威胁性！回忆一下，过去几百年里有机会复国成功的国家，靠的都是什么人？国王惟一逃出的儿子，带有王族血统的地方小贵族，某大公的养子，被传言已经死亡的公主……总之，全都是按照常理来说不应该有抵抗能力的一群人，听说最近连地方自治民兵团都能成为抵抗帝国军的中流砥柱，这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

我的儿子，我一再向你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实在是因为帝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第一次吃亏是敌人太狡猾，第二次吃亏就只能怨自己太蠢——根据记载，到这次我被城外那群小鬼击败为止，我国总共在占领敌人首都的情况下，被地下反抗军复国成功298次。对于这个数字，我无言以对，只能希望你，我的儿子，千万不要在你的手上让这个数字涨到300。

根据经验，能对我军造成威胁的对象都具有共同属性，你的精锐部队一定要细加甄别。

1.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男女。

2.普遍有中等以上的相貌水准，也就是所谓的俊男美女。

3.武器一般为剑。

4.绝对没有残疾。

5.绝对不是光头。

6.身边一般有多人跟随。

7.有时会具有别人不具备的特征，例如颜色不同的双眼，意义不明的纹身等。

8.女性的场合，有时会养宠物——你知道，这种爱好即使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告诉你的部下，如果发现同时具有以上特征的人，几乎就可以抓起来斩立决了，如果发现这人恰好正在进行煽动平民的演说，那就更须立刻以最大火力将其抹除，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是无辜的热血青年。

对这些人，你不能怜悯，不能犹豫，不能藐视，不要因为这片刻的动摇而后悔终生。之前军师曾建议过我把那些投降的国王都关在一个要塞里，然后埋下精锐伏兵，同时把消息散发出去，引诱那些反抗军来劫狱，我因为觉得无聊而没有采用，现在非常后悔。如果你也觉得他们无关痛痒，那便回忆一下，你那愚蠢的老爸最后是被什么人围困于王宫之内。

注意控制部下



我想你已经有一支足以自豪的帝国大军了。我相信它一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作战勇猛——这是所有帝国军几千年的传统，没有理由在你手里丢失。

就如我之前所说，即使用这支大军的二线部队，也一定能攻克大陆上几乎所有的王国，除非他们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注定是维持不久的，所以你的主力部队应该用于对付那些地下反抗军、起义军、解放军……总之是正规军以外的部队。

比起你的敌人，我更关心你对部下的控制能力，因为最可怕的崩溃往往自内部开始。我希望你能切实地认清自己的下属，并有相应的应对方案，绝对不可过于自信而忽视对部下的控制。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岛国，那里的一位霸主就是以对自己的空前自信而闻名，后来他的一个手下突然背叛，他却毫无准备，于是在统一国家之前被围困在一个寺院里烧死了。

一般来说，你身边会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应该就是辅佐过我的那位，他的本事值得肯定，也曾经是我的得力手下，惟一值得忧虑的是，到你成年时他已经太老了，我很担心他会因为在宰相的位置上不能待更长的时间，而开始疯狂地进行夺权。

如果你真的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那么这种情况下让反抗军得势倒未尝不是一种办法，甚至你可以尝试联络反抗军，与他们一起约定共同推翻这个老头子，我相信反抗军一定会同意这个建议，不过这种情况下你要小心来自宰相的谋杀，权欲熏心的老人一般都喜欢这么干。但是我相信你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点，那就没有道理让他成功。

不过我要特意指出的是，如果这个老家伙在你成年前就已经到地下来陪我了，那么新任宰相的选择就一定要慎重。对于人选我无法提供意见，只是必须提醒你，“相由心生”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不错，如果对方长相猥琐得要命，你的妹妹看到他就吓得大哭或躲起来，那他绝对不是当宰相的合格人选。此外，宰相绝对不能是魔法师，所有当上宰相的魔法师全都是黑魔法师，而且必定会和黑暗力量有牵连，几千年来的471位魔法师宰相无一例外。

另外按照惯例，你的部队里应该有“四天王”出现了。这四天王是你无可置疑的得力部下，往往分别代表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般是由全身铠甲的骑士、虎背熊腰的巨汉、老谋深算的策略家和吸引男性眼球的性感美女组成，如果你发现这四个人中有外形相近的，记得排除掉一个，或者叫他换身衣服。

这四个人将组成帝国军团中除你之外的最高领导层，与反抗军正面交战。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只是都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你能说服他们在对抗反抗军时不要那么

愚蠢地单独出马，而是每次都四人联手出击，可能大陆早就平定了。鉴于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么多四天王没有一个放弃单挑的爱好，我也不指望你能成功，但你至少应该试试。

除去单挑这个问题，四个人中，那个女性你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她几乎不会背叛，如果你魅力够高的话，她一定是在你面前战斗到最后的一人；如果她仰慕的不是你，那也一定是仰慕四天王中的另外一个（多半是那位骑士），我不知道为什么历届四天王中的女性都是花痴，但既然已经是既定事实，那我们必须要承认才行。

大个子也不必你来操心，担任这个位置的人一般都在大脑里塞满了肌肉，冲动易怒，同时也充满勇气，喜欢鲁莽的出击。他是如此想要在敌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力量，以至于每次都冲锋在前，我可以保证，在你想起他的时候，他已经战死了。

谋略家相当于你的军师——如果你没有及时任命宰相的话。我承认这种家伙都很聪明，但只是小聪明，他的计谋永远只能成功前面一半，所以我建议你也只需要听取前面一半。这倒不是说他太笨，实在因为他面对的那些臭小子比蟑螂还要顽强。如果计谋失败太多次，他肯定会因为挂不住面子而决定自己出战，你必须阻止他，因为他这一出马基本上就死定了，还不如继续留在你身边给那些小鬼找麻烦——只要他不亲自上阵，他的计谋就一定能制造麻烦。

惟一需要担心的是那位骑士。他一般是四天王之首，战斗力最强，但是变数也最大。以前这个位置基本由一个沉默寡言的黑甲蒙面骑士担任，后来也出现了白甲的，作风也在不择手段和堂堂正正之间飘忽不定，最让我担心的是这位骑士先生越来越喜欢讲骑士精神了，比如关键时刻放敌人一马，甚至还有被说服而倒戈的情况发生，对此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让他结婚。

基本可以肯定，这位骑士除了效忠帝国之外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从未听说四天王之首的骑士有父母兄弟或儿子，即使有也在敌人那边。而在一开始，他的心肯定还是向着帝国的，你必须未雨绸缪，明确地告诉他，他就是帝国最后的保障，帝国的骄傲，帝国的军魂……总之，既然他喜欢讲骑士精神就让他骑士的虚荣心膨胀起来好了。而如果这位骑士没有妻子或女友的话，毫无疑问这种虚荣心将膨胀到比太阳还大，因为没有人会来劝说他为了爱之类的东西抛弃荣誉和忠诚——是的，“爱”这种东西无往不胜，可以让天地翻覆，在帝国历史上，有一半的失败和这个词有关。

不过，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给他配个女副官。只要这个女副官是忠于帝国的，我相信这位骑士也会为帝国奋战到最后一刻。

除此之外，我想你惟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些被帝国打败收编的部队了。这些部队非常奇怪，明明之前是一盘散沙的王国军，加入帝国后却能一下子变成像模像样的帝国军，但你切不可被迷惑，根据历史经验，降军的战力和他们背叛的可能性是成正比上升的，尤其是那些老头子，效忠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几乎一看见本国的旗子就恨不得摇出白旗。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军队有必要保留，把他们调开，调到远离帝都的地方，越远越好，而且不要靠近他原先国家的国境线。

关于帝都的重建





这一部分让我非常犹豫和痛苦，因为帝都是你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部分内容开始生效时，意味着敌人已经攻到你的门口，意味着你随时可能面临我现今的处境。

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所以你要记牢，儿子，接下来我的话你要全部记牢。首先，作为有志于统一整个大陆的帝国首都，你要修得尽可能的大，这不光是体面问题。

把城市修得庞大无比，会对反抗军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他们都是一群乡巴佬，而且几乎都有翻箱倒柜的恶习，在没有把全城刮地三尺之前是不会冲到王宫前的，这就为你集合部队布置对策争取了一些时间。

其次，城市的巨大化也会给你的秘密计划提供安全——不要说你没有应对不测局面的秘密计划，这可是我们王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你尽可以在帝都地下开展大规模的研究，造出战斗力惊人的杀戮兵器，也可以埋伏下十万大军，静候敌人踏入包围圈，甚至可以准备一个超大型魔法阵，让反抗军举步维艰……但是切记，千万不要去尝试召唤异空间的生物，也不要设想让自己吸收什么上古魔神的力量，那全都是危险级别超高的歪门邪道！

除此之外，城内应该设置尽可能多的机关，道路要尽可能的复杂，最好是达到建筑师本人都要迷路的地步。不要担心帝都的平民，他们从祖上三十代开始就习惯在这种迷宫里生活了，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八岁的孩子在半个小时里顺利从东门绕到西门，而一个刚刚从前线归来的资深侦察兵完成这个任务用了4天又11个小时。

不过这不代表你不需要重视城内的居民，在过去的数百起帝都失陷案例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因为城内有人给反抗军带路。所以你需要发动一场浩大的群众战争，给帝都居民最好的福利，让他们体会到这种幸福生活完全是因为你这个皇帝，以从根本上杜绝他们向敌人倒戈的可能，反正那些反抗军自恃正义，不会对平民使用暴力。

一个庞大的半军事化要塞无疑能让反抗军头痛，但最近以精锐小分队突入，直接实施斩首方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对付大规模军队的措施就很难起到作用了，就好像纱窗可以隔绝蚊蝇却不能隔绝更小的灰尘一样。

比较直接的应付方法是，在帝都所有的城门设立关卡，检查出入证件并且核对口令——最好每天进出城门的口令都不一样，还得用帝都本地方言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隔绝外地人



靠一张头巾一个斗篷就混进城内的现象。

另外，帝都要颁布严格的禁飞令，绝对禁止任何飞行器靠近帝都上空，如有违反，一律击落。这个措施是针对目前日益兴起的飞空艇热潮，我想到你长大之后，这种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一定会更为盛行，但也由此增加了帝都防御的难度。不论怎样难以攻克的防线，只需要一架小型飞空艇运来几个超级战士，那帝都的防御力量便会土崩瓦解，哪怕是有千军万马。这个荒谬的事实已经被多次验证，我不希望你再验证一次。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就是下水道，前些年曾经在某城市传出下水道里有四只忍者龟的事件，虽然不知道可信度如何，但也由此证明下水道是容易被忽视的死角，我案头关于“敌人从下水道混入城中”的案卷快要一米高了。因此，全城的下水道应认真规划，统一管理，确保最终的出水口只有两三个，并且全部被重兵守卫。

以上我所说的防御措施，全都是有关帝都外围。具体到了王宫本身则没必要太多花巧，只需要按照“难进难出”的原则设定就好。所有的门上都要装指纹锁声纹锁视网膜锁，因为反抗军喜欢走这些已经修好的门；王宫的宝库一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反抗军对它的兴趣大过你，一定会在那里浪费大量时间——如果你有自信，干脆造一个开启后一分钟自动关闭，只有外部才能打开的门，一定可以把他们堵在里面。

最后你不要忘记装炸弹。根据帝国科技的传统设定，“帝都炸弹”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直到你把帝位传给下一人。因为帝都炸弹在爆炸前会有一个倒计时，还会用喇叭喊得全城的人都听见，所以我曾经有个想法，那就是把炸弹的倒计时设定在还有5分18秒时爆炸，因为那些家伙一贯喜欢磨蹭到最后几秒钟才跑到安全地带。现在我是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了，我希望你也不用做这件事，但如果确实要用到帝都炸弹，我倒真想你按我这个想法去做。

现在，我想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一生总结经验的精华都在这里。我爱你，我的儿子加西亚，我知道我们将不可能再见面了，但我的灵魂将永远在另一个世界祝福你，期待着你成功的那一天。

皇帝呼出一口气，正打算在信纸的最后写上自己名字，却听到“轰”的一声，现任四天王中最后那位骑士满身浴血地冲进来：“陛下！他们，反抗军他们打进来了！”

皇帝一惊："怎么这帮人连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了？不是说好明天早上和平整编的吗？"

"一开始确实是这样，但他们队伍里有个老头子说，哪里有不打大魔王就出STAFF的，玩家肯定不买账……"将军气急败坏地抹了把汗，"而且还说，从来没听说皇帝有时间给自己孩子写遗言的……"

"果然他们是隐约意识到什么了，看来这几千年的规则还真不好改……"皇帝摇摇头，突然想到什么笑了起来，"你信不信，我们到现在才真的有了赢的希望！"

"陛下？"

"你想想，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打败占领了祖国首都的敌人？"

将军愣了一下，随即眼睛里也放出光来："王族……流落民间，意图复国的王族！"

"记住，是'年轻'王族。"皇帝纠正他，"只要有这个身分，再强的敌人也不堪一击！不过在这之前，还得让他有足够的复国理由和仇恨才行。"

"我明白了陛下！'向年轻主公献出生命，指引前进方向的老臣'这个角色就由我来担当吧！"

"不够，还得让我这个父亲来唱最后一出戏……加西亚就拜托给你了！快走！"

"不行，陛下，我好歹是四天王之一，作为王子的同伴来说过于强力，太影响平衡了，可能在初期就被调离队伍啊……"

"说的也是……"皇帝点点头，"那么，就拜托你帮我坚守一阵。我再做一些其它的善后工作。"

"我以这把剑发誓，必将守卫陛下至最后一刻！"

当反抗军冲到皇帝面前，打算喊出预定的台词时，却看见对方露出大义凌然的严肃表情："你们终于来了……但是记住，朕即使是死，也不会把这个国家让给你们！朕要以生命守护自己的子民！"

"……"被敌人出其不意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反抗军们露出茫然的表情。一丝不祥的阴云在他们头上悄悄弥漫开来。

十年后。一个金发少年和几个俊男美女站在一处山坡上，眺望着远方那个城市。

"那就是我的祖国……"

"是的，加西亚王子。它已经被敌人占领了10年，正等待着您的回归。"队伍中惟一一个年龄超过40岁的男子沉声道。

少年点了点头，向身后的同伴们高高举起手中长剑："前进，反抗军！"



文/周行文　编/夜蓝

角色一览

赛特

出身法兰克王国有着东方人和日耳曼人双重血统的青年，为人正直善良富于同情心，思维敏捷善于逻辑思考，态度坚定，不容易为外力所动摇。

妮可

来自不明地区的神秘少女，拥有恶魔一般的翅膀，个性单纯没有过去的记忆，对很多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是非观念不是很强烈。

卡玛

来自印度的美丽精灵，看上去年轻而富有活力，实际上是已经活了数百年的存在，见证了许多爱恨情仇，对感情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

安卡

寿命似乎比卡玛还长的一只猫，毒舌又犀利，很有智慧，但偶尔也很顽皮。

李靖

曾是大唐开国元勋，后羽化成仙留在天界，多次转世为人，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面貌。

麦尔斯

法兰克王国主教护教骑士团队长，英俊的年轻人，狂热的宗教信徒，为人心高气傲。

薇达

美丽坚强的阿拉伯女性，曾是英雄后裔，不喜墨守成规，个性果敢又独立，但也有温柔的一面。

肯迪

大马士革知名学者老肯迪的孙子，自幼有神童的美誉，知道很多典故，拥有相当丰富的知识。

慧彦

中国唐朝少林寺的武僧，随商队来到西域，为人正直朴素，内心之中对乱世仍有信心。

黄雷

唐朝出使阿拉伯帝国的使节，不世的机械天才，拥有超越时代的技术和知识，为人很阴险，有些胆小。

远恩

石国王子，一个热爱音律和美酒的纨绔子弟，亡国后流亡到阿拉伯地区，准备组织人手抗击大唐。

撒旦

魔界之主，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缜密的思维，曾是天使中最高的存在，后率部反抗天神落败。最近似乎在执行什么计划。

序章

冷风吹过沉重暮色，引来层层积云，天边最后一丝星光被吞入黑暗，继而黯灭在孤独静谧之中。这一悠长而凄冷的夜晚在初夏之际陡然降临，带来与现实无异的荒谬感受。城市的灯火早如退潮般消散在眼前，隔着重叠起来树叶的影子，目光穿不过城市也看不到边境。天空那么广阔，视野很窄。



“此一去千山万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对话在这寂寥孤独的时空里开始，悠悠不知传向何处。

身材矮胖的男子站在阁楼的阳台上，



只有您愿意不顾各方阻拦，册封我为骑士。”赛特叹了口气，“对于从小没有家庭的我来说，这个国家的安宁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

黑暗中的灯光照在两人脸上，影影绰绰中闪烁着各自的眼神。掌握着法兰克王国大多数权力的丕平三世望着这个最信任的属下，在对视中紧缩的眉头自己舒展开了，向来严肃的矮胖男子笑着反问道：“你觉得这个国家值得你为它付出这么多吗？”

“这是我的选择，大人。”

赛特的声音在黑暗中有些寂寥，丕平三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透过黑暗落在年轻人身上，嘴角挂起一抹苦笑。对于赛特心中的某些纠结，丕平三世既清楚又无力解决。这世界就是这样，纵然权力能够荡平一切，总有些问题仍会横亘在人的心间载浮载沉，不知飘荡到何年何夕。

一身尊贵服饰在背后灯火映衬中熠熠生辉。男子的面容刚健深邃，似乎并没有贵族与生俱来的那股傲气与自矜。他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之中依然不算响亮，仿佛只想传达给身畔仔细聆听的年轻人。

“大人，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站在矮胖男子身边的年轻人目光向着某个方向，回答的声音也不算响亮，就好像他平时的为人一样。这名年轻人留着与法兰克人风格迥异的栗黑长发，黑暗中的双眸一只乌黑闪亮，一只湛蓝清澈，微微削瘦的面孔中带着一股淡然，也带着一丝随性。只有矮胖男子注意到，即使在这没有什么外人的时刻，年轻人的腰身依然挺拔笔直。

“不要这么说，赛特。”矮胖男子叹了口气，“你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我最清楚。法兰克人自命清高，伪装和谍报这类事情，他们向来不屑去做。尤其是骑士团的这帮人……我知道他们是怎么说你的，这国家亏欠你良多，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所做的一切。”

“丕平大人……该说感谢的是我，

风停了，赛特在这临别前夜淡淡想起了自己的成长，那些艰辛岁月和不愉快的往事就好像这夜晚的清风一样，吹过心头却毫不停留。

有时候人的脚步似乎也和这心情一样，越过千山万水，却无暇停留收拾，似乎担心一旦疲惫，就难再上征程。

第一章

关于威尼斯这座城市的记忆，赛特所记得的并不多。紧靠在海岸线上的水城拥有独特风格的建筑穹顶，那些建筑群落的尖顶遥刺穹空，仿佛对着天空做出某种承诺誓言。风格迥异的木舟在水面上飘荡，商人们热爱的港口城市里永远充满活力，食肆飘出的香味在城中运河上空飘荡。水城的人们热爱鲜花与食物，更对贸易和新奇货物热情不减。

从繁荣向更加奢华一路狂奔，这是水城给人的第一印象。

来到威尼斯已经半天时间了，城市的气氛却和想像中有些不同。赛特注意到很多似乎来自法兰克的骑士在街头走来走去，尽管数量并没有国内护教骑士团那般嚣张，却也超过了威尼斯应该承受的底线。

从行政独立性上来说，威尼斯本身并不输于法兰克帝国，独立的海港城市因为拥有自主贸易权的缘故，临近诸国都曾试图吞并而未成功。威尼斯一直以来都视国力最为强盛并拥有教宗赐福的法兰克帝国为头号劲敌，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法兰克人在本地贸易，却不会轻易开放城市的管辖权。

赛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从法兰克出发到威尼斯不过区区几天时间，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威尼斯大广场上行人寥寥，大部分是本地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中透着不安的情绪。广场中央的老旧大钟似在述说着这城邦流连的岁月和荣光，如今一切仿佛都被现实抹杀得烟消云散，赛特站在街角伫立片刻，目光循着其中一扇门的微微荡漾停住。

“居然忘记了这种地方……”

拍着额头，赛特将自己手中的剑缠上破布，将背后的行囊略做整理，这才轻轻推开酒馆大门。

酒馆和街头一样冷清，看来威尼斯的确有些让人头疼的事在发生。看见赛特进门的酒吧老板并没有招呼这位异国客人，而是正擦拭着酒杯同另外两位客人闲聊，三人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激动，一看就知是愤慨到了极点。

“真是乱七八糟……”其中一名端着酒杯的客人摇头叹气道，“我们威尼斯向来是自治城邦，为何教皇会找那些法兰克王国的护教骑士团来管闲事？”

“是啊是啊……说什么想要为了上帝铲除全世界的异教徒，多么可笑的说辞！在大海的那一边，漫山遍野的岂不全都是异教徒？”

“本来就可笑。”端着酒杯的客人愤愤喝了一口酒，“杀得了这边的，难道他们还能去大海的另一边杀光那里的人？这种鬼话也只有教会的疯子自己会相信罢了。”

酒吧老板苦笑着放下手中杯子，劝慰道：“两位……我知道你们很愤慨，不过如今教会势力庞大，我们这等小民惹不起人家……如果说了不恭敬的话，恐怕要被火刑烧死……”

“烧死？”最初说话那客人呸了一口，恨声说道，“我们威尼斯是贸易港口，如今外国商人都被他们抓走了，我们先被饿死倒是很有可能！”

赛特冷眼看着这几人的对话，对此时此刻威尼斯的形势有了大致判断，坐在高脚凳上的年轻人打了个响指，打断三人对话：“老板，给我来一杯酒。”

酒吧老板此时终于注意到这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他上下打量赛特片刻，有些迟疑地推过一杯朗姆酒：“这位客

人……您看起来也是外地人吧？最近威尼斯很乱，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就暂且读个几页《圣经》颂平安吧。”

赛特笑了：“《圣经》？我倒是读过……”

“那就好。”老板倒是很会学以致用，“上帝保佑，阿门……”

“……不过我并不相信上帝。”赛特笑着把话说完，看着老板的脸色瞬间垮下来。有时候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缓解心中的紧张，从刚开进门的瞬间赛特已知道，自己此行并不会像预期那般顺利。

“客……客人，您这话私下说说还行，可不要在大街上随便说……”老板看来是个老好人，“如今大街上人心惶惶，您这样有着东方脸孔的人只要被他们看到，就会被抓去……”

“不用担心我。”赛特摇摇头，“老板，你知道这里有什么船能去阿拉伯吗？”

“别开玩笑了……”老板深吸一口气，低声说道，“难道您不知道最近威尼斯发生了什么吗？最近那些法兰克来的骑士把阿拉伯商人都抓起来了，怎么可能有船去阿拉伯？”

“唔……杀异教徒吗？”

“是啊，听说打算在广场上举行火刑。真不知道我们的护民官怎么会任由这些家伙胡来……”

老板话音未落，酒馆大门又被砰地推开，一股热风带着两个大嗓门涌进酒馆。两名身穿古铜色铠甲的法兰克骑士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吧台前，交谈的内容更是让人皱眉。

“要不怎么说威尼斯的妞不行呢，满身都是鱼腥味儿，还是我们法兰克的姑娘正点……”

“是啊……不过长官，这里的姑娘每天都洗澡，不像我们那里，水都有些紧张……”

拦不住的粗言秽语之中，这两人大咧咧坐到吧台前，声音洪亮得让酒馆里其余三名客人忍不住侧目。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那位骑士团小队长的一只手一直紧紧握在剑柄上，仿佛随时能够拔剑伤人一样。

“老板，来两大杯酒！”

“等等！”那个长官模样的小队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抬手阻止了老板倒酒，“喂，老板，我听说威尼斯这地方商通东西各国，好像有种叫做茶的东西？”

酒吧老板愣了一下，动作凝固在半空。酒馆里的气氛一瞬间变得不安又微妙，赛特抬起头看着两名嚣张的护教骑士团，静静地没有说话。

“也是……那老板，来两杯茶，也要大杯的！”

赛特开始佩服这些无知的法兰克骑士了，这么差劲的话也能挺直腰板说出口，看来有时候维护宗教尊严的确需要一点愚蠢。

“对不起……茶……已经没有了……”

那名站在吧台前的士兵猛然一拍桌子，大声喝道：“什么？你们威尼斯不是贸易港么？招待外国人怎么可能没有茶，你骗谁啊？老板，你可知道瞧不起我们神圣护教骑士团的人，下场会怎样吗？”

“不……”老板看来的确很怕这帮骑士团的人，连声解释道，“不是这样的，可是……茶也是外国商人卖给我们的……”

“那又怎么样？”

刚才口无遮拦的那名客人冷哼一声：“因为有些什么混蛋骑士团的人把外国商人都抓光了，所以才没有茶！”

“什么？”骑士团的小队长怒喝一声，“大胆！竟然敢藐视神圣护教骑士

团？老子不拆了你们的店！”

仿佛演练过无数次一样，两名骑士抽出各自武器，面对手无寸铁的酒吧老板和客人面目狰狞。一如他们预料的那样，酒吧老板吓得浑身发抖，那两名之前口气强硬的客人犹豫了一下，也扔下酒杯逃出酒吧。毕竟跟护教骑士团对抗不是闹着玩的，之前的许多外国商人已亲身证明了这一点。

两名护教骑士对这种场面似乎早就习以为常，得意于上帝赋予自己的权力之余又想要继续为难老板，那名小队长的目光转过酒吧一隅，却发现还有一个人正坐在那里，没有起身的意思。

“喂，那个家伙似乎没有逃走啊……”骑士团的小队长小声嘀咕道，“你过去看看，他不敢正面看我们，也许是异教徒也说不定……”

队长的命令下来了，那名骑士端着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他能从对方背影上看到一头黑栗色的长发，身材似乎也较之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瘦弱。

“喂，你这家伙转过头来，你干嘛赖在这里不走？”面对护教骑士团的威名，对方罕见地没有害怕或是逃走，这让这名骑士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不得不用吼叫的方式来给自己壮胆。

…………

片刻难堪的沉默后，赛特缓缓转头，一双颜色不一的瞳孔注视着眼前护教骑士。空气里最后那一丝不安的躁动在这一刻终于爆发，护教骑士团的人似乎意识到什么不妥，却又觉得有些不同寻常。笨拙的大脑在混乱中艰难思维着，最后终于抓住一丝不那么清澈的记忆。

“你，你这张异教徒的脸……我，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赛特一扬眉毛，手指轻轻按住自己被破布包裹的长剑。

“……你，你也是我们法兰克的骑士，你是那个……”

自言自语的叫嚷在中途被强行止住，黑栗色长发的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已按着剑柄以剑鞘敲中了那名护教骑士的额头，正喋喋不休的骑士身体一抖，竟连半个字都说不下去，就那么轰然倒在酒吧的两排座椅之间。

“抱歉，你不该认出我的……”

赛特的声音平静得出奇，仿佛出手袭击护教骑士团的人对他来说不过是最普通的行为罢了。

“岂有此理，你果然跟那些异教徒是一伙的！”

原本坐在门口等候手下骑士勒索赛特的小队长依然不明白眼前形势，抄起手中长刀朝着赛特猛冲过来。大概是许久没有实战的关系，他的动作缓慢得可笑，脚步也踉跄匆忙。赛特以手中剑鞘拨开软绵绵的刀光，反手一击敲击打在小队长的额头，对方的身体立即瘫倒在地上，仿佛失去了生命的气息一般。

看着被自己打昏的两名骑士，赛特有些无奈地摇头。最初并不想这样招摇的他在知道了威尼斯的现状后，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计划，而此时对这两人的惩戒正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

“您……您可惹了大祸……您把他们杀了？”

酒吧老板浑身抖若筛糠，望着这双瞳颜色不一年轻人的眼神已带着敬畏，也带着恐惧。

“不必担心，他们只是昏过去。”赛特把长剑挂在腰畔，丢下两枚银币，“不过可能要麻烦老板您一下，不要去告密。”

“不……我，我不会去告密的……”

“嗯，这是酒钱。”赛特转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停住脚步，“对了老板，我想问一下，那些阿拉伯来的商人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听说都被抓到教堂里了……”老板战战兢兢地答道，“不，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赛特叹了口气，知道即使追问也不会得到更多情报，转身走出酒馆。威尼斯的风带着法兰克首都没有的潮湿和清凉，广场上仍有少数骑士来回走动。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赛特的身影显得那样寂寥。抓紧手中的剑，想着那些承诺和目标，想起那些人和事，海风吹拂下的年轻骑士心情竟有些沉重。

第二章

尽管已是夏日，墓地仍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站在这里，赛特遥望远处三面被水环绕的威尼斯大教堂，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愿意与现实妥协的他从来都不知道选择的艰难，但此刻却又为此深深困惑。护教骑士团的人并不可怕，从刚才酒吧里的狭路相逢也可知晓，这些家伙的身手与军队出身的自己有着天差地别。只是如果自己真的做了这一切……回到法兰克恐怕会很麻烦吧？即使丕平三世也未必能够正面对教皇说不，那些护教骑士团给自己网罗一堆罪名的话，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很艰难。

空气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几个默不作声为自己亲人祷告的市民站在一旁，并未关注这名东方面孔的年轻人。人人死而平等的土地上，许多思考都化作了沉默，在这里安详着。

赛特闭上双眼，想起丕平三世殷切的目光，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想起那些死去的人们，想起法兰克周围连绵不绝的战乱，想起神秘的东方和自己的身世……想起一切的一切，他的手轻轻按住墓碑上的石头开关，顺时针旋转。

隆隆声中，一条黝黑的密道通向地底。簌簌落下的灰尘中掩盖着许多年前的往事，威严的威尼斯教堂为何会留下这样的密道，那些建筑工人试图逃避什么？赛特不知道，也不想寻找答案。现实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河，面对它总需跋山涉水勇往直前。

“看来麻烦还是必不可少……”

回忆着在教堂门口见到的两名守卫骑士，赛特忍不住喃喃自语一下。日常在旁人眼中沉默得有些内向的年轻人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抱怨，若非教堂周围的孩童说出这里有密道通往教堂内部，也许自己真要举起手中宝剑杀进去，那样造成的后果更加难以想像。

墓地之下别有洞天，山水相连中保留着几分天然的古朴和灵气。在漫长的通道里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赛特心驰天外。遥远的东方也和威尼斯一样从古代繁衍至今，他们的城邦将延绵成何等雄伟的景象？

推开虚掩的木门，地面的潮湿空气扑面而来。赛特拾级而上，威尼斯大教堂的庭院里空空荡荡。午后的阳光落在草地上，只看得见草地上那些斑驳的脚印，带着粗暴和虚伪。目光越过摆放在庭院里的木桶和货箱，赛特拔剑指向阴影的位置，声音陡然高亢起来。

“谁在那里？”

“你，你是外邦人吗？”一名修士打扮的男子从黑影中走出，似乎并不太惧怕赛特手中的武器，“朋友，你要来劫狱吗？”



回武器。

"我相信你，谢谢。"

"请尽快救出那些外邦人吧，他们是无辜的。我不想见到教会内有无辜之人流血，愿神保佑你。"

——可惜我并不信奉你们的神。

赛特在心中深深叹息了一声，转身推开虚掩的教会侧门。五彩斑斓的

"那些被抓的异教徒在什么地方？"赛特并不敬仰上帝，手中的剑锋随着手腕微微发力，已经迫近修士的喉咙。

奇怪的是，面对赛特的武器和恐吓，这名修士竟毫无惧色。一只手按着胸口的十字架，另一只手则指向不远处的教堂入口。

"朋友啊……放下剑吧，用剑之人，必将亡于剑下……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诲。不过若你想去教堂里救人，只要从侧门进入即可。所有的异教徒都被关押在地下牢房里，只有护教骑士团的人才有牢房钥匙……"

赛特冷哼一声："你说这么多，谁知道是不是陷阱。"

这名中年修士丝毫没有动摇，双目仍盯着赛特的异色瞳孔，似乎能看出他内心的犹豫和迟疑："朋友，是不是陷阱，只有你自己去了才会知道……若你不相信我，可以现在就杀了我。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赞成随便杀害外邦人，在上帝眼中，所有人皆是他的子民……"

看着眼前这名修士，赛特犹豫片刻收

玻璃窗投下层层光斑，落在年轻骑士的身上，他越过长椅和猩红绒毯，走向地牢入口。

好运气一直伴随着赛特，地牢里只有两名守卫。看到赛特的一瞬间，这两名护教骑士显然愣了一下，但随后他们悲哀地发现，自己的呼喊因为地下深处的缘故无法传达给其他人，眼前的男子似乎只是手腕翻飞，已飞快地令他们失去了知觉。

原本神色黯淡的犯人们抑制不住激动，牢门被打开之后自动围拢在年轻骑士的身旁。地牢里的味道很糟糕，这些人有的身上还有瘀伤，显然都是护教骑士团的杰作。

"你们还好吧？"赛特左右环顾了一下，发现没有自己想找的人，"我想去东方，你们这里有谁是阿拉伯人吗？"

"有啊……大人。不过他们不久之前刚刚被带走了。"一名犯人低头黯然道，"那些法兰克的骑士把他们带到威尼斯广场，似乎打算公开处以火刑。"

"是啊是啊，若不是大人您救了我

们，接下来恐怕就轮到我们了……”

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控制的范围，赛特有些心烦地皱起眉头，继续低声问道：“那你们赶快离开吧……那边那个老人是怎么回事？”

“那家伙好像是个巫师。”刚才回话的犯人说道，“不过似乎得病快死了……据说他是真正的巫师，很阴阳怪气的家伙。”

“唔，那我去看看。”赛特指了指地牢出口，“你们小心一点，尽快离开吧。”

牢房里片刻之后只剩下赛特和那名奄奄一息的老人。隔着牢门栏杆，赛特能看到老人隐藏在灰色长袍中的削瘦身躯，这名老人显然已相当虚弱，只有身体在这苦苦支撑着黯淡的生命之火。

“水……水……赛特……水……”

断断续续的呻吟中，赛特似乎听到了老人在念诵自己的名字。虽然并不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所谓巫师会认识自己，赛特还是吃惊地盯着老人隐藏在兜帽里的脸孔看了片刻。

“水……”

依旧持续低声喃喃着的老人身体猛然开始颤抖，赛特扭头看了一眼污浊的水桶，无奈舀了半碗水带给老人。牢房里布满了稻草，空气里散发着恶心的霉臭。看着几乎毫无力气挪动身体的老人，赛特犹豫了一下，还是俯身把水碗凑到老者唇边，强行将水灌进老者口中。

沾水之后的老巫师似乎恢复了少许力气，深陷的眼窝里重新焕发出一丝神采，不用赛特搀扶着慢慢站直身体，口中的话语竟嘶哑着连成了句子，和之前的虚弱完全判若两人。

“谢谢你……年轻人……”

“不客气。”赛特一刻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停留，转身欲走。

“等一下……赛特。”

老者的称呼让赛特凛然一惊，他抬起头看着那名长袍掩盖下的老人，心中的惊讶已远远超越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一刻地牢里寂静无声，却仿佛有一道惊雷从耳畔划过。

“你……是谁？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老迈的巫师仰起头，一张惨白的脸上透着古怪的欣慰笑容，这一刻之后发生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中赛特仍忍不住时常回忆。每一次想起这些往事，他的心中仍会飘过老巫师仰头看着自己的眼神。

那双对信念执着无比的眼睛，竟和自己有几分相似。

第三章

教堂内空无一人，老巫师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走出地牢，无论赛特怎么呼喝都不愿回头，只在口中念叨着断断续续的句子。赛特想要拦住老人，却总觉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老巫师不断前行。唯有那些发抖嘶哑的话语在空寂教堂里飘荡，显得格外诡异。

“赛特……我……我要为你……做……做一件……重要的……事……”

“你等一下，骑士团的人很快就……”

无论怎样出言阻止，老者的步伐仿佛时钟一样精确又不肯停止，赛特只能随着老巫师的步子一路走出地牢。教堂五彩玻璃的光再次照在年轻骑士的身上，他有些无奈地靠着教堂座椅站住，看那名老巫师蹒跚着爬上礼拜祭坛。

“你这老头……为何不赶快逃走呢？”

“赛特……我，我要送你一件大礼……”

“你自己都快不行了，还想要送什么礼物给我？”赛特看着老头扶住祭坛，心中颇有些不快。若非要等这个老巫师脱离险境，自己此刻恐怕已逃出教堂了。想到那些即将被焚的阿拉伯人，赛特的焦急又增加几分。

老巫师此时看都不看赛特，只是扶着祭坛缓缓伸出自己右手，咬破食指滴下鲜血，在祭坛上绘出一个大大的六芒星图案。

赛特愣了一下，心中顿生警惕，他虽不信奉上帝，也知道六芒星是邪恶异教徒使用的魔法阵，以人血绘制法力尤其巨大。

老者的动作很笃定也很虔诚，手下魔法阵完成的瞬间，他自己也将双手举过头顶。

“出来吧！我以撒旦大人之名，由魔界呼唤你出来！”

老巫师高举的双臂在顷刻间仿佛被什么力量充盈着，暴风一般的能量冲破了魔法阵，来到这个世界。赛特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应对。

能量持续喷薄而出，仿佛隐藏多年的郁闷，也像压抑多年的愤怒。缤纷的光芒从魔法阵中央欢快地跳跃，刹那间赛特眼前的一切都被一道光芒照亮，一个人影在光芒中形成黑色的轮廓，随即在这片黑影中浮现出细致的五官，金色的发梢，圆润的肩膀，纤细的手臂，修长的双腿……这一切都像传说中的魔法，也像是赛特在宫廷里见过的舞台魔术，顷刻之间一名少女就这样出现在赛特面前，从头到脚无不流露着完美的气息……除了后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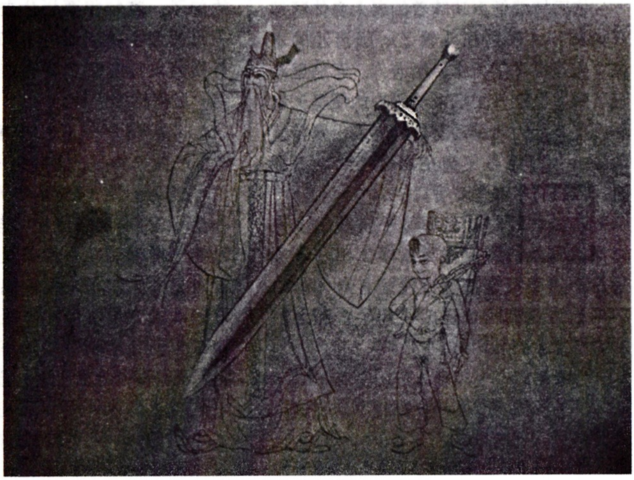
在少女的后背，一对薄薄的黑色双翼似乎随时要将少女包裹起来，却又生得那样自然漂亮。只是这一切对于赛特来说实在太过诡异，他望着站在祭坛上的女孩说出不话来，只有楞楞看着那名仍在高举双臂的巫师。

“喂，你……”

赛特刚想开口，那名巫师已叹息着颓然倒在祭坛前：“撒旦大人，您……您交代我的……任务……我全完成了……我……要走了……”

言毕，老巫师竟化成一缕青烟，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赛特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这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以至于他甚至来不



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已全部完成。地面上还残留着老巫师的外套，魔法阵上的鲜血也刚刚干涸，空气中仍弥散着那股奇怪的能量，那名长着黑色双翼的女孩子以赤裸的双足轻点祭坛，整个人仿佛为了证明双翼并非无用一样，轻飘飘地漂浮到空中。眼前一切景象都像是为了推翻常识，让赛特重新认识这个他早就熟悉的世界。

“喂……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有翅膀，还会飞……你究竟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女孩在空中俯瞰赛特，居然对着他做了个鬼脸。

“凶巴巴的，哼！”

对于似乎天生就懂得任性的生物，赛特也毫无办法，只能任由她在空中飞来飞去欣赏教堂的彩绘。面对超过了自己经验的场面，赛特开始明白，自己必须用一点耐心去面对这些未必会有解释的问题。

女孩在空中飞了一圈，对教堂的布置大加赞叹一番后，终于缓缓回落到落地窗的窗棂上。赛特仰着头，看着一双雪白的小腿在空中对着自己微微晃动，心中不知为何竟想起了故乡法兰克里的某个少女。他努力摇头甩掉旖念，继续问出自己刚才的问题。

“你到底是谁？来做什么的？”

“哼……你就是那个赛特吗？你好凶……”女孩对赛特吐了吐舌头。

“……怎么连这么个家伙都知道我的名字？”赛特郁闷了一下，“没错，我就是赛特，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

女孩对赛特笑了笑：“赛特啊，我叫妮可，从今天起要跟你在一起了！”

没头没脑的话说完，妮可就着么凭空消失在赛特的眼前，让赛特又一次错愕了片刻。不过这一次赛特很快恢复过来，想到那些即将被执火刑的阿拉伯人，赛特抓起手中的剑，扭头又看了一眼祭坛中央的六芒星，快步冲出教堂。

教堂外仍是阳光明媚，仿佛这人间的一切罪恶在这阳光下也被稀释了一般。赛特顺着教堂高高的台阶走下去，穿过屋檐投在地面的影子，身后的黑影中不知何时又响起了那个声音。

“赛特，你是要去救人吗？”

赛特转身即看见从自己影子中缓缓浮现的妮可，心中一惊，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喂，你跟着我干什么？”

“人家就是来找你的嘛……”妮可笑眯眯地看着赛特，似乎对他很有耐心的样子。

“找我？你找我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嘛……”妮可高耸着双翼站在距赛特不足两步的距离，一双大眼睛上下打量着赛特，“反正就是撒旦大人叫人家来帮你的嘛。”

“撒旦？”赛特愣了一下，“你是说……那个大魔王撒旦？”

“你看，你明明知道的嘛。”

“……”赛特气结了一下，但内心中的震惊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什么神与魔鬼，为什么会和你们这些人有牵连？”

“我也不晓得。”妮可脸上依旧挂着天真的笑容，“反正撒旦大人叫人家来帮你，我就来了呀。”

“我不需要撒旦和你帮什么忙，你可以回去了。”

“不行。”妮可虽然笑得天真，口气却异常坚决，“撒旦大人要我紧紧跟着你，我不可以回去。”

赛特看着这个撒娇的女孩，开始感到

浑身无力了。

“走开……”

“不走！”

“走……”

“不！”

“算了算了……”经过人生中的许多历练之后，赛特也知道跟女性抬杠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件事，年轻的骑士痛苦地摇摇头，“你要跟就跟着吧……不过事先说明一下，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我可不欠撒旦什么。”

话虽如此，妮可依然显得很高兴。当然这种紧急时刻赛特也无暇与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少女多说什么了。护教骑士团的人虽然骄横又腐败，做事的速度却是雷厉风行，如果不尽快赶到威尼斯大广场，恐怕就只能让那些成为焦炭的阿拉伯人给自己带路了。

第四章

威尼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市民，人的猎奇心理永无止境。多少年来教会用惯这种招数惩戒不循教旨的人，因而也把神的威严深入民众心底。赛特赶到广场的时候，正有两名骑士在立好的柱子下添放木柴，绑在柱子上的所谓异教徒们即使怎样拼命挣扎，这些护教骑士团的人仍是无动于衷。

挤在人群中窥视，赛特瞥见一名身穿金色铠甲的年轻骑士正在指挥另外几人。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赛特一下子头大起来。

“麦尔斯？这小子怎么也来威尼斯了？”

“救命啊……我们不过是来做生意，为什么要被烧死……”

“安拉真神啊，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呀……”

被绑商人的哀求和祷告声让围观的市民无不为之动容，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此时的局面。赛特站在人群中犹豫了片刻，心中闪过无数念头。

——麦尔斯这小子也在，不知道骑士团在这里驻留了多少人？

——刚才那个叫妮可的家伙，能帮上忙吗？

——真的到了必须正面交锋的时刻么？

低头喃喃自语的赛特并没有发现麦尔斯已经注意到自己，一脸正气的青年骑士队长随即甩开披风，持剑朝赛特这边走来。

“喂，你是什么人？从刚才开始你就在自言自语，鬼鬼祟祟！”

既然已被发现，赛特没有避开麦尔斯的视线，而是站在原地等着这位骄傲的贵族骑士走到自己面前。在法兰克经历过的种种场面在眼前一掠而过，赛特带着一点负气的心态望着这个天之骄子，脸上倒是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等一等……你这长相，你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你该不会也跟他们一样是异教徒吧？”

“喂，老兄，您在说什么呀？我只是晒得黑了一点，您听我的口音，难道不是地道的法兰克口音吗？”

“哼……听起来似乎没错。”麦尔斯不知为何看着眼前这个青年，心中竟然升起一股戾气，“但你也有可能是会讲法兰克话的异教徒！”

对于教会这帮人的欲加之罪，赛特也有些无语。他无奈地摇摇头：“麦尔斯阁下……您这么说实在太见外了。我是执政大人丕平阁下的直属骑士，跟你们



一样都是法兰克的骑士。唯独不同的是我比您早一些来到威尼斯而已。”

“哼，原来是那个矮子丕平的手下……什么人就有什么部下，你来威尼斯做什么？”

赛特的目光越过了麦尔斯，落在那几名外国商人身上：“奉命来威尼斯打听一些消息……听说你们抓到不少异教徒，要处他们火刑，所以特地跑来看看热闹。可是你们人好像并不多嘛……这样子，不怕其他异教徒会来捣乱？”

“其他人都被我派去别的城市继续抓人，那些异教徒本身不足为惧。”麦尔斯冷笑道，“只有我们几个，也足以应付了。”

赛特笑了笑，心情似乎颇舒畅。

“原来只有你们几个？真是太好了，情报搜集全了。”

下一秒钟，年轻骑士的长剑森然出鞘，剑光映在骄傲的护教骑士团队长脸上，麦尔斯原本充满骄傲的脸色迅速变得铁青。

在麦尔斯看来，赛特的动作不仅是藐视他本人，更是对教会极大的侮辱。

“你，你干什么？你果然跟异教徒是一伙的……来人啊，抓住他！”

赛特冷笑一声，剑锋直指麦尔斯。他知道对于这位身居高位的骑士团队长来说，这世界除了信奉上帝之人，便再没有任何子民。此时此刻想要劝护教骑士团放人，不如索性自己动手。

一道黑光在赛特背后闪过，背负黑色双翼的妮可从影子里跳出，一脚踹向正要拔刀的一名骑士。与此同时赛特的长剑也与麦尔斯的骑士剑锋刃相交，一道火光在两人的剑锋上一闪而过，两人各自后退了一步。

赛特的举动大大超过了围观市民的预

期，不少人发出低声惊呼，惊讶着后退让出更广阔的空间。当人群如潮水般后退之际，已有一名骑士重重跌倒在地上。另一名骑士也被妮可以弩箭射中肩膀，整个人痛苦得蜷缩成一团跪在地上。

“麦尔斯，你放弃吧。”

“魔鬼，异教徒，你这卑鄙的家伙！你究竟是什么人？竟敢阻止我们烧死异教徒？”

赛特耸肩：“真抱歉，打搅了你们的烤肉大会……我需要这些阿拉伯人和他们的航海技术，去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放肆，烧死异教徒是先知规定的神圣律法，你是想向上帝挑战？

“哈，我才不管什先知不先知！”赛特看着麦尔斯，心中的一点痛蓦然灵光一闪，“麦尔斯阁下，我早就想会会你了！”

战斗在无声中再度展开，赛特手中的武器化作一道无匹锋芒，对准麦尔斯的华丽铠甲迎头劈下。麦尔斯断喝一声，奋力举起骑士剑扬剑反击。同样隶属于法兰克的两名骑士，一名身上写满了平淡，一名眼中充满了光芒。就这样战在一处。

片刻之后，长期在护教骑士团养尊处优的麦尔斯始终仍不是赛特对手，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可恶……怎么会败给你……”

赛特看着几乎没有力气再站起来的麦尔斯，收起手中的剑，声音冷然：“麦尔斯阁下，既然胜负已分，我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了。”

然而赛特的平静很快被击碎了，随着一声少女的惊呼，长发美丽的女子带着一条小狗奔向麦尔斯，一时间让赛特冷静无比的动作也凝固住。年轻的骑士看着那个出现在广场上的少女，她的眼眸和她的长发，还有她让人魂牵梦萦的声音，在这一刻却让赛特仿佛置身地狱。

“赛特，你这个坏蛋……不准伤害我的麦尔斯！”

少女的清叱在这一刻犹如晴天霹雳，赛特看着那张再熟悉不过的面容，后退了几步彻底愣住。

“莉莲……你怎么会……”

“莉莲，你走开！”麦尔斯对于少女拦在自己身前的行为并不领情，“你以为我堂堂麦尔斯……是那种需要女人来保护的骑士吗？”

“可，可是……麦尔斯，我……我只是……”

面对麦尔斯，莉莲的态度则完全不同，这一切让赛特看在眼里，心中的痛苦更加剧几分。

站在赛特黑影里的妮可看着那个对赛特怒斥的少女，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缓缓举起自己的右手。

“丑八怪，你很讨厌呐……快让开！”

天空中陡然落下一道闪电，正中莉莲的身体。妮可的手指犹如一道魔杖，将毁灭的魔力贯穿无辜少女身躯。还没来得及在痛苦中恢复过来的赛特愣了一下，还未做出反应，浑身无力的麦尔斯已勉强举起手中骑士剑，朝着妮可就要拼命。

“你，你这恶魔……你把莉莲……”

“你也一样！”

又一道雷光落下，打在麦尔斯的身上。麦尔斯的身体在雷光中晃了晃，却没有像莉莲一样失去知觉。毫无力量反抗的他只能怒目对着妮可，双手微微颤抖着，无法举起他视为生命的骑士剑。

“奇怪？为什么会打不死？”

妮可挥手正打算再度攻击，却被赛特一把拉住手臂。

“妮可，住手！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在帮赛特的忙啊。”妮可一脸天真地看着愤怒之极的赛特，“帮赛特消灭敌人嘛。”

“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赛特怒道，“你怎么可以随便攻击无辜的少女？”

“她是敌人一伙的嘛。”妮可依然笑得天真，完全不像刚要杀人的样子。

“……她一看就不是敌人啊。”赛特的愤怒已经不知该向谁发泄了，“你给我看清楚啊，你现在用这么重的闪电把她伤成这样，这下怎么办？”

“我，我怎么知道……”妮可看着赛特发怒，居然嘴一瘪就要哭出声来，“人家以为帮忙会让赛特开心，没想到赛特居然随便就骂妮可……呜呜呜呜……”

原本已经思维接近混乱的赛特一拍额头，他现在有些相信妮可是撒旦派来的妖精了，恐怕只有撒旦才会派出这么折磨人的家伙。看着妮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赛特苦笑了一声，伸手去拍妮可的肩膀：“好了好了……你先别哭了，我投降，你别哭了……”

“赛特……赛特真的不生妮可气了？”变脸和翻书差不多，果然女孩子都擅长这一套。

“不生气，不生气，我暂时不生气了……”赛特想到将来还有不少事要做，头疼得无以复加，“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办正事吧，来，帮这些阿拉伯人松绑。”

广场上围观的人在看到雷光之际已逃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几个昏迷的士兵和倒在地上无法动弹的麦尔斯。无奈的麦尔斯只能看着赛特帮一群阿拉伯人松绑，他挣扎想要起身却始终无法如愿。

几名阿拉伯商人对赛特千恩万谢，同时也回答了赛特提出的问题。

“我想要去东方，你们里头有谁能帮我的忙？”

“这位大人，我是阿拉伯来的商人，如果您要去东方的话，我可以当您的向导，以报答救命之恩。”一名阿拉伯商人赶忙回答道，“只是我们的船只全被那些骑士团的人烧毁了，现在一时间也没有回去的工具……”

这时一名也是阿拉伯打扮的男子接口道：“恩公大人……我们的船并非都停在威尼斯港口，倒是可以带大家逃离这里。”

从那名男子的打扮上看，赛特知道对方可能是从阿拉伯来威尼斯附近的海盗。对海盗身分并不在意的年轻骑士点点头道：“太好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们先离开这里，骑士团的人很可能随时回来。不过在这之前……”

抱起重伤到昏迷的莉莲，赛特转身正欲离去，麦尔斯的声音陡然高亢起来。

“赛特……混蛋，你要对莉莲做什么？”

赛特回头看了一眼这位骄傲的骑士，叹了口气：“没什么，只是在我们安全离开之前，暂且留下一名人质罢了。”

“混蛋……你想要玷污她吗？”

赛特充满了怜悯地看着这个犹如困兽的男子，轻轻挥手道：“我们走，没时间理他了。”

这是赛特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触碰到莉莲，少女柔软的身躯却已带不来任何让人愉快的情绪。莉莲的呼吸急促，双目紧闭，看样子身体仍处在伤痛之中。赛特的内心微微刺痛了一下，却很快被另外一张惨白的面容分散了注意力。

“这个人是谁？刚才好像他和麦尔斯一起站在广场上，他居然没有逃走？”

面色惨白的教士站在广场尽头，脸上挂着神秘又诡异的笑容，正望着一群阿

拉伯人和赛特。

“恩公大人，这家伙看起来邪里邪气，您小心一点……”

教士看到赛特望向自己也不害怕，只是朝着众人微微躬身，冷笑了几声。

“迷途的羔羊啊，你的灾祸近了，上帝公义的怒火，已经开始燃烧……在下康纳里士为诸位祈福，阿门……嘿嘿嘿嘿……”

赛特没有理会这名诡异的修士，带着众人快步走出威尼斯广场。只是在偶然回眸一瞥中看到那张惨白的脸，他好像想起点什么，在自己记忆中的某一刻，也许曾经见到过这样诡异的一幕？

怀中莉莲的呼吸慢慢转向悠长，赛特却知道这是身体更加虚弱的讯号。威尼斯城外旷野茫茫，赛特望着遥远的海岸线，心中百般滋味，不知与谁说起。

第五章

漆黑的船舱里，一盏孤灯点亮众人的视线，劫后余生的阿拉伯商人和海盗们围坐在一起。赛特坐在床边望着紧闭双眼的少女，心中百般滋味翻腾。从踏上旅程的那一刻开始，命运似乎已朝着一个自己从未预知的方向无止境地倾斜过去。当威尼斯广场上莉莲赶到的那一刻，赛特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心中轰然坍塌了。从未有过信仰的他在内心深处隐隐希望的某些东西，就这样随着那声呵斥慢慢远去。

船身随着海水的起伏缓缓摇晃，一如赛特曾经坚定的内心，年轻的骑士叹了一口气，转身面对这些关注着自己的阿拉伯人。

“莫雷，你的海盗同伴都不在了吗？”

“是啊，恩公……他们都被骑士团的人烧死了。”

赛特目光又一次回到莉莲身上，站在一旁的阿拉伯女子米雅知悉赛特的心意，连忙说道：“先生，她的伤势较重，能做的我们都做了，接下来就只能看她的求生意志了。”

“嗯……对不起，莉莲……”

耽于悲伤过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赛特很快恢复了平静，望着莫雷问道：“现在我们是否能够出海？”

“大人……”莫雷有些为难地搓搓手，“这个……没有航海图，我想恐怕我们还是走不了。”

“航海图？”赛特生来就在内陆帝国，从未知道航海的种种知识，“没有那个就没法出海？”

“这个当然……大海太广阔了。”莫雷说道，“航海图对于船员来说最为重要，通常都是放在船长的身边。但是船长已经被他们烧死了……”

“那我就想办法去找找吧。那些骑士团的人喜欢搜刮财物，也许会将航海图收起来。”

商人哈伦接口道：“我听说威尼斯城外有间修道院，法兰克的骑士们似乎把所有搜来的东西都藏在那里，有用的留着，没用的就一起烧毁。可惜修道院一定有重兵把守……”

赛特站起来：“那我就走一趟吧。我不在的期间，你们搜集食物和水，等我回来就出发。”

“这，这太危险了吧？”

“不用担心。”赛特推开门走出船舱，“你们也赶快行动，我们要争取时间。骑士团大部队到来之际，我们离开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藏着海盗船的山洞里凉风阵阵，赛

特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洞口的海平面，将裹着宝剑的破布丢落水中。布片在水面上激起阵阵涟漪，仿佛微微动荡的乱世。背后黑影之中陡然升起一股气息，不用转身也知道是妮可出现了。

“赛特赛特……我发现你身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瓷壶，很特别哦。”

赛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腰间的行囊，那个瓷壶从自己懂事开始就一直挂在那里。也不知道它在之前经历了多少岁月，见证了多少人事人非。若非妮可提醒，这两日来的奔波让他几乎忘记了这个瓷壶的存在。

“你说这个瓷壶啊……这是我从小就带在身边的宝物，听说是世界尽头那里，一个异教徒国家的东西。不过它的具体来历，我也不是很清楚……”

“真的么？不过这个瓷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人家想带你去看看……”

“带我去……？”

赛特尚未来得及反应，妮可一只手挥起一道闪亮光芒，眼前的漆黑山洞就这样被什么东西抹去了一样，迅速消失在赛特眼前。光芒散尽之际，赛特看到自己仿佛置身在另一个世界，陌生的建筑和美丽的园林交错着别样的景致与秀丽，潺潺流水上盖着八角小亭，一方石碑上刻着许多方形文字。不知为何，刚才还心中烦乱的赛特站在这里竟然感到一股奇特的宁静，站在石板路上望着周围新奇的一切，年轻的骑士觉得自己似乎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太多奇怪的事物。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瓷壶里那个很漂亮的地方嘛。”妮可张开双翼飞在赛特周围，“你的身体进不来，妮可就把赛特的灵魂带进来了嘛。”

“灵魂？”以赛特的冷静，还是被吓到了，“那我的身体呢？”

“身体还在外面嘛。”妮可飞到石碑上坐下，一双美丽长腿就那么不停晃动，“赛特你只要顺着刚才进来的方向走，就可以回去了，不用担心嘛。”

“唔，那倒是不用太担心……”赛特走到石碑前，俯身去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啊……世外悠悠隔人间，不忍凄凄乱世烟——炼妖壶，壶中仙？等等，为什么我会懂得这种没看过的文字？”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赛特还是站在石碑前思索了一下：“如果炼妖壶是指手中这个古代瓷器的话，那么壶中仙应当就是居住在这个炼妖壶中的主人……”

此时此刻的赛特并不知道，炼妖壶对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年轻的骑士站在炼妖壶伫立中片刻后，灵魂飞出这片天地重新回到那个笨拙的世界。修道院近在咫尺，尽管前途凶险，他依然不得不努力前行。

第六章

海盗船的旗帜被收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莫雷和哈伦等人搜集的食物并不算多，仅够几个人维持短短数日。赛特带回的航海图被莫雷握在手中，这位阿拉伯海盗此时俨然一副船长的模样，指挥着为数不多的阿拉伯人在甲板上忙碌。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海面被阳光照耀得粼粼荡荡，仿佛天使撒下一道光辉驻留在人世

间。随着海风吹来，船首朝着威尼斯的东方，迎着初升的太阳开始前进。赛特站在甲板上迎风看着天空，想着渐渐远去的故乡法兰克，心中一股淡淡乡愁被他强行压抑下去。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半天前赛特独自一人闯进修道院，却遭到麦尔斯率领大批护教骑士堵截。妮可情急之下召唤出了一位号称实力强大的魔神，自称姆斯比尔，是撒旦麾下的得力干将。糟糕的是这位姆斯比尔似乎并不听从妮可号令，对赛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拥有火焰之力的姆斯比尔强大得超乎想像，赛特在对峙中昏迷过去。当他醒来之后，发现修道院里已空无一人，麦尔斯和其部下已经撤离，姆斯比尔也消失不见。尽管赛特之后连连追问妮可他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妮可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海面出奇的平静，与平时听人所说的有些不同。赛特举目远眺，隐约可见一些舰船的影子在目力所及的尽头。海面如此辽阔，让赛特暂时忘记了心中的疑惑和郁闷。莉莲仍在伤病中，身体似乎是恢复了一些。那位阿拉伯女子仍在照顾着莉莲，也不知道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把她送回到故乡。

“恩公，情况有点不妙……”

赛特闻言转身，看到有些慌张的莫雷拿着望远镜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把手中望远镜递给赛特：“护教骑士团和威尼斯的舰队好像都朝着咱们冲过来了……”

“什么？”赛特心中一惊，拿起望远镜看过去，那些舰 船的影子立刻清晰起来，果然扬着威尼斯和护教骑士团的旗帜。

“怎么办？”莫雷有些紧张，“我们就一艘船，也没什么人……”

“等等……”赛特观察了片刻，有些奇怪地眼前的形势，“他们……好像都是朝着对方冲锋的，啊，威尼斯的舰队和护教骑士团居然打起来了！”

两方的舰队都是气势汹汹，刚一接触就开始炮火纷飞，随即有人操着武器向对方的甲板冲过去开始短兵战，迅速得仿佛筹备蓄谋了很久一样。平静的海面忽然掀起震天的喊声和炮声，这一切远远出乎赛特等人的意料。赛特朝莫雷挥挥手，示意他带着其他人躲到甲板下面的船舱里，自己一个人朝着距离自己甲板最近的威尼斯战舰跳过去。

“大胆，不许接近护民官大人！”

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着一位面目坚毅的男子，这位男子穿着威尼斯特有的民族服饰，眼神中带着一股上位者特有的自信与威严。赛特望着男子后退了两步，拉开自己与那几名卫兵之间的距离，手轻轻按在武器上。

“休得无礼！”那位护民官大人一挥手，“这位骑士正是之前和护教骑士团作对，最后救下东方商人的英雄。这位朋友，请宽恕我们的无礼……”

“没什么。”赛特放下手中的剑，“到底发生么了什么？你们和骑士团的人怎么自相残杀起来了？”

护民官叹了口气：“唉……此事说来话长。威尼斯以前一直为海盗所苦，因此我们才从法兰克请了这些骑士来，帮我们肃清海盗……孰料他们来了之后，却开始大肆抓捕滥杀来做生意的外国人，把威尼斯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外国人都不敢来做生意了！您瞧，刚才他们没经过我们的同意，就随便把我们的两艘商船开走，说什么要去追捕异教徒。我们这也是终于忍无可忍……”

赛特看了这位护民官一眼，觉得他的哲学和自己倒是颇为相似："所以你们就追上来了，打算消灭他们？"

"正是。"护民官也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一来海战我们比他们擅长，二来我们也有借口向教皇阁下交代，说他们被海盗消灭了！"

"倒是个好办法……"

"怎么样，我的朋友，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赛特抬头看了一眼正在如火如荼交战的双方，沉默着点点头。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护教骑士团的存在也许才是更大的威胁。在这种时候，赛特只能选择更多人的利益。

"赛特，你看那个家伙！"

妮可的声音从影子里传出，赛特顺着妮可所指的方向望过去，顿时瞳孔紧缩。一名脸色苍白的修士正站在船头，面对着杀戮和战斗的人群不断冷笑。

"康纳里士！"赛特飞身越过甲板，冲到一脸冷阴森的修士面前，"你说——那个叫麦尔斯的骑士队长，现在人在哪里？"

康纳里士看见赛特，脸上的表情越发阴森了："又是你啊，小鬼……我们可真有缘，竟然又见面了。不过你们看似很得意嘛，是不是欺负我们骑士团不善海战，想要趁机歼灭我们？你觉得我会让你们得逞吗？"

几乎一语道破了威尼斯护民官目的的康纳里士在船首高举起自己的双手，仰天呼唤了一句赛特从未听过的咒语。

"伟大的耶和华啊，请您为了您最忠实的战士们，浮现出一块陆地来吧！"

"你……"

赛特察觉到一丝不妙，正要枪身过去抓住康纳里士，这名阴森修士的身体竟犹如消失在空气中一般，陡然化成一团烟雾吹散在赛特面前。而此时远方一阵隆隆声传来，从舰队交战附近的海面下方渐渐显露出土黄色的地面。

这是赛特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壮阔场面。

土地就这样从海面中央冉冉升起，犹如《圣经》中大海被分开的一幕，那些舰船被地面顶得七零八落，一座岛屿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大海中央，让所有人的双脚都触到了地面。

赛特跳下搁浅在沙滩上的战船，双脚踩在细沙上的触感让他有些恍惚。护教骑士团的人已在整队后撤，从这里看过去还能看到麦尔斯的身影。威尼斯护民官也在组织士兵追击，两方相距不过数百米的距离，那一边麦尔斯已带着人撤到一座古老的城堡之中。

"莫雷，你们以前见过这样奇妙的景象吗？"

"绝无可能啊恩公。"海盗莫雷摇头道，"我这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海面上还会浮现出岛屿的。"

"很有可能是那个康纳里士的什么阴谋。"赛特望着不断撤退的护教骑士团，冷静地分析道，"你们现在赶快回去，控制一艘能航行的船，情况一旦不妙，我们就立即撤退。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什么陷阱，我自己过去看看情况。"

莫雷点点头，转身指挥阿拉伯商人们开始寻找可以航行的船只。赛特将手中武器出鞘，朝着麦尔斯他们撤退的方向奔跑过去。

第七章

"康纳里士，你疯了吗？"

透过墙壁与立柱之间的缝隙，赛特的目光落在大厅中央。从刚才撤退到城堡内部之后，护教骑士团的人就悄无声息到现在。最后忍不住独自潜入城堡的赛特，却看到让人惊异的一幕。

无数士兵的尸体横亘在大厅中央，鲜血染红了大理石地面。奇妙的是并非所有士兵都是被以暴力杀死，还有几人的身体化成石头，姿势奇特地立在大厅各个角落。那位面色阴森，召唤出这座小岛的修士康纳里士则一脸坦然地站在大厅中央，在他背后是一只巨大的十字架——最让人惊异的是，十字架上钉着的人，赫然是应该在船舱里沉睡的莉莲！

莉莲的身体本就十分虚弱，此时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更是只有少许气息维系着她的生命。麦尔斯就站在康纳里士对面，手持骑士剑高举在半空中，似乎随时要劈下斩杀这名诡异的修士。

“你，你竟杀了我的全部手下……”

“呵呵呵……他们只是回到耶和华我主的怀抱，这一切都是他的旨意。”

“去你的什么混账旨意！”麦尔斯怒斥道，“我们骑士团一直都严守你所说的来自主的神谕，你却把他们这样随意杀死，你到底什么意思？”

康纳里士冷笑一声：“呵呵……上帝需要祭品，只有鲜血和生命，才可以止息他的悲哀。看呐，麦尔斯，因为他们的鲜血，这个魔法阵才能完成，你看他们的牺牲是多么的有意义！不要着急，现在轮到你最爱的这名少女了……我要把她的生命、血肉和灵魂都献给上帝，好荣耀他的神圣之名！”

“你，你这家伙才是异教徒，我杀了你！”

面对疯狂又冰冷的康纳里士，麦尔斯在言语上已后继无力，他高举起手中的剑，愤怒地斩向康纳里士。剑锋在空中闪出一道愤怒的光芒，重重落在康纳里士站立的位置，却并没有击中对方。康纳里士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身体在瞬间穿过了麦尔斯的奋力一剑，阴森修士干枯的双手在空中绘制出一个巨大的六芒星魔法阵，闪耀着赤红色光芒的魔法阵犹如一道诅咒，将麦尔斯的身体套入其中。

“麦尔斯阁下，您还是放弃吧，这种程度的力量……”

魔法的力量将麦尔斯彻底捆缚住，骑士团队长无论怎样奋力挣扎，都无法摆脱这股力量的束缚。麦尔斯只能眼睁睁看着康纳里士跪在神坛前开始祈祷。

“主啊……感谢您的指引。如今我终于找到一位肯替他人牺牲生命的纯洁少女……现在我要将这名少女的生命献给您，好平息您的震怒，荣耀您的权柄……”

“你这个邪教徒！”麦尔斯虽然无法动弹，却仍有力气咒骂，“你在那里胡言乱语，上帝是爱人的，他怎么可能会向人要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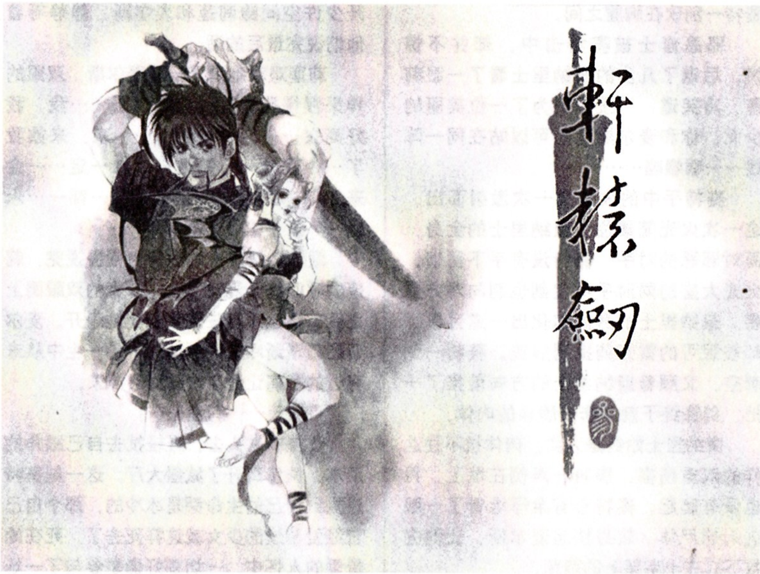
康纳里士停止了祈祷，转身看着这位护教骑士团的队长，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麦尔斯阁下，您能确定？如果上帝真的爱人，又怎么会吩咐摩西写下处死异教徒的经文？又怎么会允许你这种蠢货被我欺骗，四处为我捕杀异教徒？”

“你……你……畜生，康纳里士，原来你以前都在利用我。你这家伙根本就是魔鬼的使徒！”

这一刻真相得悉的麦尔斯愤怒地大吼起来，却仍无法改变莉莲流血不止的现实。

“呵呵，说的好……魔鬼的使徒。不错嘛我的主人，你似乎终于认出我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康纳里士站起身来，冷笑着走近麦尔斯：“亲爱的阁下，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啊……憎恨吧，麦尔斯，憎恨上帝的心会充满你的身体，让愤怒和黑暗的力量，渐渐成为你的全部吧！当然，在这之前我还是要挖出这少女的心……”

康纳里士的话被一声怒喝打断了，赛特手中的长剑从天而降，落在他与麦尔斯之间。黑栗色长发的青年轻盈的身影出现在祭坛前，拔起自己的长剑，赛特心中涌起的怒火和恨意足以让他的手指燃烧起来。一股属于“火”的力量在年轻的骑士体内翻腾，那双颜色不一的眸子紧紧盯着康纳里士，仿佛下一刻就能将他焚烧成灰烬。

“该死的邪恶教士，你还不住手！”

麦尔斯看到赛特吃了一惊，但他很快明白过来，眼前这名青年才是此时此刻他惟一的希望，犹豫了片刻，高傲的骑士团队长低声恳求道：“赛特……求求你，为……为我救救莉莲，她很危险……”

赛特惊讶地看了一眼麦尔斯，随即沉着地点点头，手上火焰升腾到空中，一直跟随在赛特影子里的妮可也从黑暗中现身，两人的武器同时对准了康纳里士。

“赛特赛特，这家伙我以前好像见过，他也是撒旦大人的一个重要手下。”

“原来如此。”赛特怒极反笑，“看来一直觉得他不对劲并不是错觉呢。”

赛特手中的宝剑幻化成数道光芒，斩向康纳里士。妮可以魔力召唤出雷光劈向面目阴森的修士。两股力量在空中交汇成一道死亡风景，将康纳里士包围在其中。康纳里士高举起自己绘制的魔法阵，在空中想要抵抗妮可的雷光，却被

赛特一剑砍在胸腹之间。

邪恶修士被赛特击中，却并不惊慌。后退了几步的康纳里士看了一眼莉莲，冷笑道："没想到为了一位美丽的少女，你和麦尔斯竟然可以站在同一阵线……嘿嘿嘿……"

赛特手中的火焰又一次激射而出，这一次火光笼罩住了康纳里士的全身，面对邪恶的对手，赛特没有手下留情，火光大盛的同时手中宝剑也刺向对方要害。康纳里士的身体幻化出一道残影，却被妮可的雷光捕捉到痕迹。赛特一剑刺空，又顺着康纳里士的方向前推了一把，剑锋终于刺入修士脆弱的肉体。

康纳里士始终是人类，肉体抗不住这样的双重伤害，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赛特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这人的尸体，转身扶起麦尔斯，让他去救下钉在十字架上的莉莲。

"莉莲，我是麦尔斯……你听得见吗？我是麦尔斯呀……"

大概是爱人的呼唤终于起了作用，一直昏迷不醒的莉莲慢慢睁开眼睛。看到麦尔斯英俊面容的瞬间，这名垂死的少女脸上也能焕发出一丝光彩。

"麦尔……斯？"

麦尔斯看到莉莲双眼射出的神采，瞬间高兴起来："太好了，莉莲，你终于醒来了……我刚才真是担心死了。一切噩梦都过去了，等我们一起回法兰克。等你的伤好了，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一起骑马越过平原，去高卢的山上看云和羊群，然后你去采野花，帮我做可爱的花环……"

站在一旁的赛特低声叹了口气，只有经历过无数生离死别的知道，少女脸上焕发的神采不过是回光返照。这一刻赛特的心中悲恸难以抑制，他后退两步让开少许空间给莉莲和麦尔斯，静静等着他们说完最后的话。

莉莲艰难地看了一眼麦尔斯，双眼的神采慢慢褪去了："麦尔斯……我，我好高兴……你……终于……来，来救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莉，莉莲……这辈子……都……永远……最相信……麦尔斯……"

艰难地把想说的话努力慢慢说完，莉莲的呼吸终于沉寂下去，少女的双眼阖上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事能让她睁开。麦尔斯抱着渐渐冷去的身体，一种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悲痛让他崩溃着哭出声来。

"莉莲……莉莲……！"

赛特转过头去，轻轻拭去自己眼角的泪水，快步离开了城堡大厅。这一刻赛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都是冰冷的，那个自己曾经爱慕过的少女就这样死去了，死在她最爱的人怀中。一切都好像是参与了一场表演，自己不过是个无关的观众。那些所有的艰辛和痛苦，不过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那些主角们的故事，他们的喜与悲，其实都与自己无关。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是这种人，才会狠下心来远离故乡去执行那种未知的任务吧？旁观多了就变得冷漠，自己不知从何时开始已变得有些冷漠了，只有刚才那一刹那，莉莲的死触动了自己已不再脆弱的心弦。

…………

…………

站在莉莲的墓前，麦尔斯哭红的双眼显得格外凄凉。两名男子站在最心爱的女孩坟前，互相望着说不出话来。最终还是麦尔斯先开口了。

"我，我不懂……我不懂上帝到底在想什么！"

"麦尔斯……"

麦尔斯抬起自己高傲的头，声音陡然高昂起来：“既然上帝有能力创造世界和人类，那他为什么又要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为什么？哼，也许那个该死的康纳里士讲得对，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世界应该根本就没有痛苦才对！如果他真的关心人，又怎么会允许我们折磨异教徒，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莉莲悲惨死去？”

“我明白了，上帝根本就没关心过我们人类。只有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他而已——这种没用的上帝，要他做什么？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要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让他明白我们都饱受什么样的痛苦！”

“……”

赛特站在那里看着麦尔斯不断自言自语发泄怒火，最终仍是一言不发。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的浩瀚很难理解，但赛特相信这并非上帝之过。看着怒气勃发渐渐远去的麦尔斯，赛特只能在心中叹息一声。对于目标坚定的赛特来说，许多烦恼只是烦恼而已，却不足以让自己走向不同的道路。

第八章

手持弯刀的美丽女子和赛特并肩站在城堡顶楼眺望远方，绵长的海岸线已跃入视野。阳光充足的午后，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尽头的幸福和满足，离开威尼斯迄今已经几个月了，若非这座物资丰富的岛屿能够任意移动，单靠船舶恐怕难以这么顺利来到阿拉伯外海附近。

“赛特，你真是个身边充满了奇事的人啊。”女子将弯刀收回鞘中，对赛特笑了笑，“这座岛屿好神奇，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岛屿。”

“是啊，薇达，我也很吃惊就是了。”赛特笑笑，失去了莉莲的悲恸已被时间慢慢抚平，“几个月的航海生活下来，一切竟与陆地无异，这实在让人感到惊讶。不过这样的日子就要到头了。”

“怎么？”

“你大概也听说了吧？这座岛屿原本是妮可的家……有四尊石像守护着它。如今我们打败了蓝魔神，他们要将蓝魔神封印在这里。这座岛屿恐怕是再也无法移动了。”

“那有何难？”美丽的薇达看着岛屿海滩上的战舰，“我们也有船会回到阿拉伯，如果你想去，我们可以顺利带你过去。不过你不要误会，我只是不想欠任何人的债罢了。”

“十分感谢。”

事实上赛特心中仍有一丝忧虑，却没有对刚认识不久的薇达言明。那一天和妮可见识了岛屿的移动能力之后，他才知道这座岛本是妮可的家，后来因为撒旦之力沉入海底千年之久。留守在岛屿上的几座石像都拥有非凡魔力，能够自由控制岛屿在海面上移动漂浮。若非后来岛屿与蓝魔神的冰岛相撞，恐怕赛特真会乘着这座夸张的移动岛去往阿拉伯地区。

若非撞上冰岛，赛特也不会救下薇达和她的部下。这位美丽的阿拉伯女船长几乎被冰岛上的蓝魔神杀死，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缘分让赛特遇见了她。飒爽的年轻女子被赛特救回到移动岛上，同时赛特也从移动到的石像精灵身上得知了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

“你拥有一项非凡能力，是其他人

所没有的。”名为雅典娜的石像精灵这样告诫赛特，“你可以穿越时光，破坏因果。”

赛特终于知道了，那一天在修道院里救下自己的人到底是谁。

经过雅典娜石像的引导，赛特穿过时光的阻碍，回到姆斯比尔发怒的那一天。力量已是今非昔比的赛特轻易击败了姆斯比尔，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居然可以穿越时光拯救以前的自己。谜团似乎被慢慢揭开了，赛特此时才终于知道撒旦为何如此看重自己。

这个秘密，就只有妮可知道了……

无论如何，为了救薇达而将蓝魔神封印在这座岛屿上，却因此得到了薇达的帮助可以轻易进入阿拉伯地区。这样的因果对赛特来说也不算什么复杂难以理解的事，他只是有些好奇，自己能改变的事究竟有多少？

对于跟随阿拉伯的船只回到故乡，那些阿拉伯商人和海盗莫雷都没有反对。毕竟靠着岛屿在海洋上漂浮这种事实在太过奇怪……

扬帆告别移动岛屿，赛特最后去看了一眼莉莲的墓。花环已经枯萎，也许岁月峥嵘下一切都将枯萎。站在莉莲的坟前轻轻诉说着自己心中的烦恼，赛特又一次回忆起丕平交代自己任务的那个夜晚。越过法兰克长长的城市灯火，他希望自己看到点点光芒，视线却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

…………

越过阿拉伯外海，即是阿拉伯地区的的港口城市贝鲁特。根据薇达所说，如今阿拉伯白衣大食与黑衣大食之间政见不合，国内形势混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隶属黑衣大食的军队需分散行动才不致招来事端。从贝鲁特步行前往大马士革也并不遥远，对于已经离开故乡数月的赛特来说，这几天时间的区别也不算什么。

“我们大概要在这里分别了。”

站在港口码头的岸边，商人哈伦望着熟悉的土地和家乡的同胞们，似有无限感慨。同行的几名阿拉伯人与赛特朝夕相处，这一别之后今生却几乎再无机会见面。想到这些，赛特难免也有些唏嘘。

同几位阿拉伯人告别之后，赛特跟随薇达离开贝鲁特。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比之威尼斯少了几分华贵，却多了热闹和繁华。炎热的气候下，大多数人身穿长袍长衫在街上来往。赛特的外族打扮在这里虽受了不少关注，却并不会像在威尼斯那样被人喝住。相比之下薇达似乎更受人尊敬，许多人都认得这位美丽的船长，言谈之间也颇为尊敬，这与赛特从战友那里听来的阿拉伯女性描述完全不同。

“我们先去哪里？”

“当然是先带你去找那位我们大马士革的著名学者。”薇达最近几日心情似乎很好，“他通晓许多知识，也许能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你，如果是我自己寻找，千头万绪也不知该从何找起。”

“不用客气，我们不是朋友吗？”薇达看着赛特的笑容似乎带着一丝羞涩。

大马士革的路面都是炙热的，人踩上去会觉得自己走在煎肉的石板上。商人们牵着骆驼漫不经心地走在道路两侧，繁华的市集里各种小贩的叫卖声混成一片。赛特跟在薇达身边，朝着市郊人烟稀少的位置慢慢走着，仔细感受自己从未领略过的异国风情。

“这就是肯迪大师的宅邸。”

赛特以自己的眼光打量眼前的建筑，并不算大的独立建筑前围拢着一小片院子，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几张座椅，看得出建筑的主人是个喜欢清闲之人。一名面目慈祥的老者正站在门口，笑眯眯地望着门前过往的行人。薇达看到老者立即走过去，低声问候道："萨西爷，好久不见了。我带了一位从远方来的朋友拜访肯尼大师，不知道他在家吗？"

"好久不见，薇达小姐。"被称为萨西的老者看到薇达到来，脸色不知为何竟变了变，"我家主人……这几天有点风寒，可能不太方便见客。"

"风寒？肯迪大师生病了？很严重吗？"薇达不疑有他，关切问道。

"这个……我想……应该是很严重吧……"

萨西奇怪的态度让薇达皱了皱眉，在赛特面前她不想失了礼数，仍彬彬有礼地解释道："您看……我这位朋友从西方风尘仆仆前来拜访，我想肯迪大师即使得了风寒也是可以见人的。所以想先请他跟这位朋友见个面，免得人家等得太久。"

"这个……薇达小姐啊……我家主人最近真的……不太方便。"

萨西吞吞吐吐的神态让薇达终于产生了疑惑，女子好看的眉毛微微竖起，她盯着这位守在门口的老仆人，沉声问道："我记得以前肯迪大师也得过风寒，他也没有拒绝见我。我想我们真的有必要去见见肯迪大师了——赛特，没关系的，你也直接进来吧。"

看到薇达硬闯肯迪大师的家，赛特有些理解地笑笑，这美丽的女子有时候做事跟自己一样来去如风。想到薇达的豪爽，赛特抬脚跟着薇达进了门。

不出所料，外表看似朴素的建筑内充满各种典籍和图书。厚厚的书架当中，站着一名胡子花白的老人。赛特看了一眼这位传说中学识渊博的肯迪大师，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劲，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身为一个外人，他只能站在原地等候薇达提出问题。

"赛特先生，您看这位就是肯迪大师——肯迪大师，这位是从西方法兰克王国来的外国朋友，因为仰慕您的学识，想要跟您学习一段时间……"

"咳咳……薇达吗？我……我今天有点风寒，不太……方便……"

听到肯迪大师的声音，薇达愣了一下，忽然快步走到肯迪大师面前，一把扯下对方的白胡子。

"小肯迪，果然是你！"

赛特后退了两步，作为一个客人他对这种事无法发表什么评论，只能看着薇达气势汹汹地向那个小肯迪兴师问罪。

"薇达姐姐今天带了很重要的客人来拜访你爷爷，你竟然跟我开这种玩笑？"

"薇达小姐，请原谅小主人吧。"萨西不知什么时候已回到房间里，"他并非故意跟您开玩笑的……不瞒您说，我们家的老主人……上个月已经病逝了。"

薇达愣了一下，原本要抓着小肯迪的双手也放下来了。

"这是真的吗？肯迪老师已经过世了？愿真主保佑他的灵魂……"

"是啊……我们害怕欧马亚家族的人知道这事以后，回来抢走老主人的秘密地图……所以才叫肯迪少爷假扮成那样子，敷衍他们。"萨西在一旁替小肯迪解释道，"主人生前一直秘藏着关于某种邪恶魔法的地图，欧马亚家的人一直想要拿到那东西，好维持他们的权力。"

说到帝国如今的形势，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片刻。阿拉伯帝国的明

日在哪里，每个人心中都多少有些惶然。既然争夺哈里发位置的争斗无可避免，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有一段动荡岁月。

薇达厌恶地摇头："恶心的欧马亚家……自己强夺了哈里发的位子，活该他们坐得不安心。"

军人出身的赛特知道，别国的政局自己应当尽可能的少参与，四个人相对无言了片刻，赛特终于还是忍不住转移了话题。

"薇达，这里还有其他可以拜访的人吗？"

"也不能说没有……"薇达有些为难，"但肯迪大师可以说是大马士革一带最好的学者了，他的藏书也最为丰富……"

小肯迪感觉自己受到了藐视，昂头高声问道："喂，你想要学什么？我可以给你建议。"

赛特看了一眼这个少年，心中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战争的不败之法！"

小肯迪噗嗤一声笑了："笨蛋……没有那种东西啦。如果真有，你觉得这世界上还会有战争吗？我觉得你想要学的东西，应该比较接近巴比伦人留下的占星术，如果你留在这里，我可以给你找找这方面的书。"

自己在阿拉伯帝国人生地不熟，有一个栖身之所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赛特谢过小肯迪，也谢过薇达，决定暂时留在这里学习阿拉伯文和占星术。对这个决定薇达有些怀疑。

"你们两个人……一个刚开始学习阿拉伯文，一个没成年，真的没问题么？"

赛特微微一笑，没有回答。这世界上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他觉得有趣的东西，大概也只能是更新奇的知识和经验了。

第九章

阿拉伯帝国的形势仍旧严峻，薇达做为家族这一代的领袖，必须参加黑衣大食的军事会议。从通知薇达的人口中，赛特隐约得知黑衣大食似乎准备趁机推翻白衣大食的统治了。这样动荡的国家让赛特想起了法兰克帝国，想起了丕平三世那忧虑深沉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这一切依然如此相似，让赛特偶尔也忍不住怀疑，自己跋山涉水寻找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

小肯迪虽然有些孩子气，知识方面仍比常年混迹军队的赛特丰富许多。阿拉伯人的国度里，天气炙热漫长，仿佛时间也被拉长了一样。赛特沉浸在知识的世界里，寻找着自己想要的答案。

"赛特，今天我要进城去采购一些书籍，你跟萨西爷留在家里可以吗？"

"没问题。"

小肯迪离开后，赛特一个人又翻了一会书，终于还是忍不住走出门想要透透气。天气依然炙热，这世界依旧忙碌。赛特想起自己追求的那些东西，看着眼前忙碌来往的商人，忽然觉得自己跟他们其实没有太大分别。来来往往的人们互相注视着擦肩而过，仿佛射向不同方向的箭矢。这些轨迹组成了眼前的世界，只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最终将会落在何方。

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赛特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心中忽生警觉。顺着街道两旁看过去，十几名白衣大食的士兵

正手持武器慢慢朝肯迪家围拢过来，为首一人相貌猥琐，肥头大耳，朝着萨西径直走过来，声音洪亮中透着一股洋洋得意。

“萨西老头儿，你家主人在哪里？”

“麦尔丹大人……您，您今天怎会有时间来此？”

麦尔丹仰头哈哈大笑：“哈，我听说你们家那个肯迪老鬼已经死了？所以带人来瞧瞧，可有此事？”

“麦尔丹大人，绝无此事，老爷他还……活得好好的……”

麦尔丹眯起眼睛盯了萨西片刻，忽然朝地上吐了口吐沫：“呸！你们这些不信安拉之人，说谎还真不打草稿。如果他真的在家，叫他出来见我啊！”

“这……老爷他今天刚好不在……”

赛特悄悄向前走了几步，一只手按在武器上。曾经见识过神魔大能的他对眼前这些士兵毫无惧色，只要对方做出过分举动他就打算拔剑。

“妈的……不要再编故事了！”麦尔丹一挥手，“给我进去彻底的搜！”

“麦尔丹大人，求求你不要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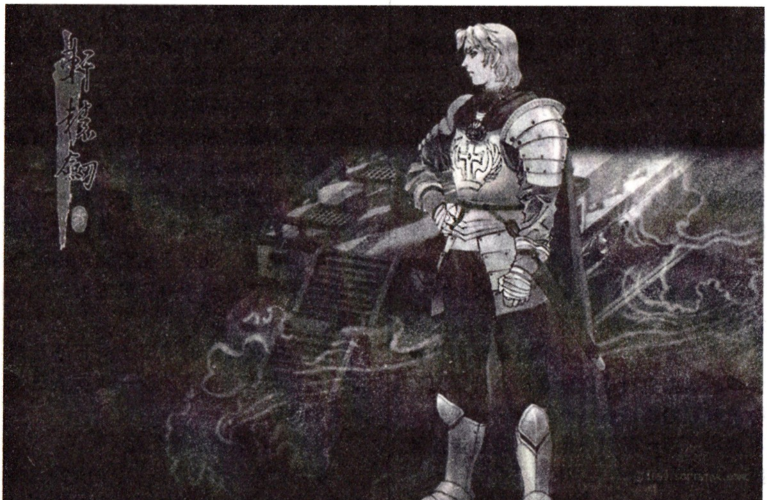
面对苦苦哀求的萨西，麦尔丹一把将老人推倒在地。看到这一幕，赛特再也无法忍受，持剑冲上前去。

“你们这些家伙！”

麦尔丹轻蔑地看了赛特一眼：“怎样？不爽的话，我们连你一起抓起来！”

倒在地上的萨西一把抓住赛特衣袖，低声劝道：“赛特先生……请，请不要抗拒麦尔丹大人。他如今代表的是哈里发大人……若跟他作对，则等于是跟整个伊斯兰为敌……”

赛特怒视了麦尔丹片刻，想到薇达和肯迪，终于还是有所顾忌地放下了武器。



“哼，算你识相！进去搜！”

其实从最初肯迪的话语中赛特已知道对方觊觎的东西是什么，看着整齐的房间被翻成一团糟，赛特深知这些人与那些盛气凌人的护教骑士团并无太大区别。也许每个国家都有一样的人，都有一样的不公平和丑恶，自己走出法兰克所看到的，仍是一样的情景。

麦尔丹站在门口笑得猖狂：“哼，这老肯迪欠了我家主人一样东西，如今他已经死了，是还回来的时候了……”

赛特没有说话，只是冷冷看着这个叫麦尔丹的人。片刻之后，一名士兵拿着一卷地图高呼：“找到了！”

“早交出来不就没这么多麻烦了。”麦尔丹低声嘀咕着接过那卷地图，挥挥手带着士兵们离开了肯迪家。这些人刚离去不久，小肯迪也从城里回来了。

“刚才我看麦尔丹带人从家里离开，他们做了什么？”

“小主人呀，这下麻烦大了。刚才欧马亚家的人，把老主人的那张地图抢走了。”

“刚才那人叫麦尔丹，是大马士革地区的最高行政官，阴险又骄傲的一个家伙。”小肯迪对赛特解释道，“刚才那张被抢走的地图，记载着一位大恶魔的封印地点，据说那位恶魔只要轻轻挥手，就能让千百人血流成河。”

“他们想要那么可怕的恶魔做什么？”

“笨蛋呀……薇达姐姐最近不是在参加黑衣大食对白衣大食的反抗军吗？听说最近闹得很凶，欧马亚家几乎是溃不成军。因此麦尔丹他们一定是走投无路，想要放出来恶魔帮忙。”

说到释放恶魔，赛特难免会想到那个控制火焰的姆斯比尔：“他们能控制那恶魔？”

“当然不可能。”小肯迪摇头，“当初我爷爷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对方封印起来，我们应该去阻止他们这样乱来。我对那地方还有一点印象，那张地图标明的位置应该是一座沙漠废墟，叫做塔德莫尔。”

对于小肯迪的建议，赛特当然不会反对。事实上年轻的骑士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仿佛也是冥冥中被安排好的一段路途，注定了新的邂逅与相逢。此时此刻的赛特心中只想着如何解决那恶魔，以免让黑衣大食的反抗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因为薇达还在反抗军的队伍中。

从大马士革出发前往塔德莫尔需要一段路程，备好骆驼和食物后赛特和肯迪立即上路。

“塔德莫尔是个怎样的地方？”

小肯迪叹了口气：“原来是我们阿拉伯东方一个绿洲城市，数年前因反抗欧马亚家族，最后被他们屠城了。”

“屠城？”赛特皱起眉头，“看来战争不败之法并不在这里。”

沙漠中央的塔德莫尔已无当日光彩，当两人骑着骆驼渐渐走近后，城市灰黄色的轮廓在赛特眼中显得格外凄然。城市的大部分建筑仍保存完好，但长年风沙的侵蚀已使城市外貌看上去犹如一座数百年的老城。缺少了生命滋润的城市就这样干涸在沙漠中央，屹立着，也沉默着。

两名白衣大食的守卫士兵正站在门口，赛特和肯迪刚下骆驼，这两人已持刀冲了过来。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赛特抢先一步说道：“我们是路过的旅客，在沙漠中好不容易看到有遮风避阳的地方，所以过来瞧瞧……”

"少来这套！"其中一个士兵嗤了一声，"我看你们是盗墓贼吧？"

"去去去！别靠近这里，想要休息到别的地方去！"另一个士兵干脆开始撵人了。

赛特想了一下，忽然心生一计："对不起，两位军爷。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以前的确是盗过一座坟墓，不过后来信了安拉真主之后，觉得良心不安。所以今天特地将宝物还回来，希望得到安拉的宽恕。"

"……你说得我都有些惭愧了。"最初那名士兵低下头，"即使是麦尔丹大人的命令来盗墓，我，我也不该违背安拉的教诲……"

"笨蛋！"另一个士兵高声喝道，"麦尔丹大人做这种事，还不是为了伊斯兰的子民？！"

"可是盗墓就是盗墓，什么借口都掩饰不了啊……"

"喂，你不会是阿拨斯家派来的间谍吧？"

"胡扯！你……你竟然说我是间谍？"

赛特看时机成熟，立刻趁机火上浇油："没错，我好想曾经看过这个人跟阿拨斯他们那一派叫薇达的人说过话！"

"哼，被我识破了吧？你这叛徒！"

"你，你胡说什么！"

言语冲突最后变成了武力冲突，赛特偷偷后退几步，看着这两名士兵互相砍成重伤，最后因失血过多死去。小肯迪在旁边看的目瞪口呆，过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赛特……你，你原来也蛮坏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好人了？"

第十章

因为妮可的缘故，赛特对于神魔之类的事已经呈现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即使下一刻真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自称是撒旦转世，赛特也能毫不犹豫地相信。尤其是炼妖壶还能纳妖魔入其中，这更让年轻的骑士开始相信，即使上帝也未必是真实的，这世界上有些问题仍是用常理无法解释的。

比如现在这个场面。

塔德莫尔的城市中央保留着一座巨大的古墓，整体风格完全与埃及人的建筑相同。赛特并未去过埃及，只在肯迪的书籍中见过其建筑描述。从风沙中留下的隐约脚印可以看得出，麦尔丹带着大批士兵进入的就是这座中央古墓。

"塔德莫尔的文化就是这样了。"小肯迪对赛特解释道，"这是一座完全模仿古埃及的绿洲城市。他们的女王自称是埃及法老后裔，很久之前随着马其顿帝国势力扩张迁徙至这里定居。"

"原来如此。"赛特看着雄伟的建筑忍不住赞叹，"埃及人对陵墓的规模和细节都很讲究，今日终于有幸目睹，是很华丽。"

"埃及人希望死者复活后依然能享受他们生前的豪华生活，因此喜欢兴建华丽的陵墓。"肯迪低头注视脚下的台阶，低声说道，"不过为了防止盗墓者，通常也会留下很多可怕机关，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会遇到什么呢？"

赛特的话不幸言中，进入陵墓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受阻的麦尔丹。这位大马士革的长官此时似乎被复杂多变的陵墓挡住了去路，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前进。

“哼，肯迪家的小鬼，你们也来这里了？正好我们在这半天找不到路，你说不定有什么办法。如果你们这些垃圾还想在伊斯兰待下去，就乖乖听话帮我们找出路来！”

赛特眉头一皱，轻轻拉了小肯迪一下：“现在冲突没有意义，我们先帮忙找路，再找机会把他们……”

古墓里道路狭窄，麦尔丹的士兵们走得艰难。赛特和小肯迪走在前面，两人一路仔细观察，果然看到很多老肯迪留下的字句。这些字句无一不暗示古墓中藏着一个可怕的恶魔，希望进入的人尽快离去。无奈越是看到这些，麦尔丹越是神采奕奕。

“哈哈，果然找到了，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赛特奇道：“既然那知道是个恶魔，还充满怨恨……你们为什么急着放它出来？”

麦尔丹瞪了赛特一眼：“你这外国人怎么会知道。以前这个恶魔杀了几千人，我要它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消灭可恶的阿拨斯乱党！”

“是吗？那你们放它出来，不会同样被杀掉？”

“哼，它会被关在这里，也是当年老子让老肯尼骗它到这封印住的——那个没用的老肯迪都能随便几句话骗住的东西，凭我麦尔丹还会说服不了么？”

赛特拍了拍头，这位大马士革第一长官还真是盲目自信的一个人。

两人交谈之际，最深处的墓室已被打开。漆黑的空间里飘荡着一股清香，赛特察觉到小肯迪嘴角似乎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他停下脚步悄声问道：“肯迪……你为什么会帮他们开门？”

“当然是因为我看到爷爷留下的句子了。”小肯迪的声音同样很轻，“我爷爷用古文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的子孙呀，里面是位很明理的恶魔，人畜无害哦，哈哈哈……’”

赛特开始有些佩服这位未曾谋面的老肯迪：“他早就料到欧马亚家会来这一套对吧？所以预先写下这些字。走吧，我们也去看看这位有趣的恶魔。”

漆黑的墓室里没有一丝光透出，麦尔丹命令手下把火把点燃，昏暗的光片刻之后照亮了整个墓室。简陋的墓室里除了一具石棺没有多余的存在，赛特和小肯迪站在一堆士兵后面，看着这些人四处寻找。

“报告麦尔丹大人，出去的石门好像被关闭了！”

一名士兵尝试推动离开的石门失败后，麦尔丹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整个墓室已被封闭的石门彻底锁住，任谁也无法推动。众人在无声无息间已被整个石室封闭起来，任凭麦尔丹怎样怒吼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你们赶快把这石门给我打开！谁敢不听老子的命令，我就让他死得很难看！”

遗憾的是石头们依然不听指挥，麦尔丹的怒吼也只能凭空发泄。众人在墓室里折腾了一会终于都感到一丝疲惫，赛特靠着石棺正打算休息一下，一道不同寻常的力量在他背后的空中隐隐流淌，对于魔神已并不陌生的赛特猛然转身，望见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在半空中缓缓落下。

恶魔似乎终于现身了。

赛特努力睁大双眼望过去，却只看见一个皮肤黝黑的绝色美女盘腿坐在半空中，一只黑猫漂荡在她身旁。美女的双眸微挑，带着万种风情，与那只眼神鲜活的黑猫紧紧依靠着，两双眼睛平静地看着一屋子不速之客，没有一丝惊讶或

是愤怒。

"恶魔……是，是那个恶魔出现了！"一名士兵似乎曾经见过这名女妖魔，说话的声音都开始颤抖。

黑猫听见那名士兵的叫喊，有些不屑地挠挠自己下巴："喵，这些家伙是谁啊？居然跑到我们的地盘来，喵喵……"

盘腿坐在空中的绝色女子目光落在当中穿着最华丽的麦尔丹身上："他们的服装好像蛮眼熟的……"

麦尔丹看见恶魔现身，先是后退了几步，待发现对方并未打算对自己这帮手下动手后才略微恢复了一丝胆量，踏前一步颤声问道："喂……女，女人……你，你是不是那个……曾杀死数千人的塔德莫尔大恶魔？"

妩媚女子呵呵一笑，伸了个懒腰，声音里也透着无限风情地娇嗔道："哟……你们是谁啊？一见面就说我是恶魔……"

黑猫依旧不屑地看着这些紧握武器的人类："喵，这家伙说的应该是五年前的那件事啦。"

经过黑猫指点，女人似乎终于想起一些往事："哦……是有点印象，没错，好像确实有段时间，我被一些人称为恶魔。"

既然已经确认无误，麦尔丹顿时挺直腰板，说话声音也变得洪亮："听好了，女人！我们大伊斯兰军可以宽恕你过去的杀人罪行，但是有交换条件。"

女子眼神依旧妩媚得让人浑身发软，她瞄了麦尔丹一眼，笑道："宽恕我的罪行？似乎蛮有趣的，说出来听听吧。"

看到这一幕，赛特忍不住偷笑，这位女妖魔那种不屑姿态，与自己曾经接触过的某些魔神何其相似？尤其是麦尔丹一脸威严地站在那里想要彰显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一幕，丑陋又愚蠢。

"我是伟大的伊斯兰欧马亚军最高长官麦尔丹。目前正有一小撮可恶的叛军与我们作对，你要你能帮我们杀掉那些家伙，我就宽恕你以往的罪行。"

女子眼神陡然一变："欧马亚家的军队？"

麦尔丹昂头道："不错，正是！"

"那……"女子声音又一次软下去，"长官你可知道，五年前从大马士革过来镇压塔德莫尔的那支部队，是谁统领？"

"哦，那一次啊。"迟钝的麦尔丹居然如实回答，"那是老子率领的部队，血洗了这座不肯归顺的垃圾城市！"

女子眼波流转："真的是你没有错？"

"哼，就是我没有错！"麦尔丹大言不惭道，"凡是不愿归顺者一律屠城，这是老子的作风！我晓得你跟我一样喜欢血腥，也没空手而来，这边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把你关起来的老肯迪的孙子，可以当成祭品献给你。"

女子幽幽叹了口气："长官……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希望你听了不要难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老子还用当年老肯迪的办法把你们封印起来！"

"我叫卡玛，这只猫咪叫安卡……我们俩很久以前就住在这座城市里，一直很喜欢这里。后来有一天从伊斯兰来的欧马亚军队对这座城市发动了战争，是我一怒之下和安卡几乎杀光了驻守这里的欧马亚军队……"

"废话，这些老子都知道！"

"当然还有一件事你听了更不要难过……"卡玛修长的身体慢慢伸展开，双足最终触碰到了地面，"当年的老肯迪最终怎样封印我的，您想知道吗？"

黑猫安卡在一旁窃笑："喵，那就

是……老肯尼根本没有封印我们！”

“什么？”麦尔丹再蠢也开始有些明白了，他看着那名千娇百媚的女子，被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所以你明白了吗？”卡玛缓缓走向这些欧马亚家的军队，声音忽然变得冰冷，“从头到尾我们都自由自在，从来没被谁关起来过。老肯迪与我彻夜长谈，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不对，从一开始就是我自愿留在这里的！”

以卡玛为中心，白衣大食的士兵们和麦尔丹被吓得退到墓室一侧，赛特和小肯迪则在墓室另一侧。卡玛收起冰冷的笑容，转而温柔地看了一眼赛特和小肯迪，低声问道：“这位是老肯迪的孙子吧？你们随我来……”

石头墓室的一侧忽然敞开了一道门，卡玛带着赛特和小肯迪飞快地穿过这道门。随后整个墓室又一次封闭起来，那些士兵点亮的火把一刹那全部熄灭了，黑暗重新回到中央墓室。虽然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但赛特知道麦尔丹这辈子恐怕是无法出来了。

“可恶……放我们出去，你这恶魔！”

卡玛背靠着石壁缓缓坐下，眼泪就这样从她的脸庞滑落。美丽的女精灵低头垂首喃喃自语道：“敲吧，敲吧！一百年也不会有人开门，你们就慢慢变成木乃伊吧！你们可知道，强烈的复仇之火，要用多少泪水才能浇灭？今天是仇人自己送上门来，我真高兴……”

赛特和小肯迪看着这位哭泣的精灵慢慢擦干眼泪，一时间都不知说些什么好。仇恨和痛苦，面对这些人世间最激烈的情绪，即使是妖魔和精灵也要饱受折磨。两个人站在一旁看着卡玛重新站直身体，三人一猫朝着有光的地方缓缓前行。

第十二章

入夜的大马士革温度骤降，因为昼夜之差的寒冷，大多数阿拉伯人会选择留在家中。住在哈里发官邸一侧的男子早早就睡了，与他一同来到这里的同伴们没有察觉到什么任何诧异。大马士革全城戒严，他们也都是早早就休息了。整个城市处在极度的不安中，关于黑衣大食就要打过来的谣言每天都在被散布。一些与伊斯兰交好的国度已命各自的使节速速回国，只有少数人仍留在大马士革。

临近午夜时分，一道黑影自屋顶跳落地面，发出细小的摩擦声。面容削瘦的男子左右环顾片刻，挥手带着一团巨大的黑影进入哈里发宅邸。

“尊敬的远方客人，我等您很久了。”

脸上堆满笑容的麦尔万二世站在府邸中央亲自迎接这位男子，同时眼神飘向男子身旁的奇怪事物。

“这就是您所拥有的力量？”

“如今白衣大食的政权风雨飘摇，我等岂能坐视不理？”面容削瘦的男子头戴高冠，留着长须，打扮与阿拉伯人大相径庭，“哈里发阁下既然有难，在下不才，愿与阁下分担一二。”

麦尔万二世看着那头巨兽，红黑相间的色彩让他的心都忍不住随之颤抖起来。这一刻的哈里发府邸里没有什么外人，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手让两名卫兵抽出武器。

“远方而来的客人啊，请您尽情展示您的力量吧！您不会介意我试探一下吧？”

削瘦男子双手拢在袖中，后退了两步，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笑容。

“请。”

两名卫兵互相对视一眼，眼前黝黑的巨大事物远超他们往日常识，即使与妖魔作战也未曾有过这种感觉，对方全无生息，没有一丝活气地安静站在那里。反射着金属光泽的双眼笔直望向前方，仿佛随时能够凶扑过来。

“你们倒是上啊！”哈里发急于看到成果，见两名士兵迟疑，有些微怒地挥了挥手。

最高领袖有命，两名卫兵无奈下挥起武器，朝那名异国人带来的奇怪事物拼命砍去。这时让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那头看似全无生命的巨兽竟举起双足，左右架住两名士兵的弯刀，同时口中吐出一道烈焰，将其中一人的身体吹成一团火焰。

哗啦两声金属脆响，两把精制而成的弯刀就这么折断在漆黑巨兽前足中，另一名士兵想要帮同伴扑灭火焰，却被巨兽铁爪击中胸口，整个人飞出数尺，干脆就昏迷过去。

麦尔万二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深知眼前来人乃是来自于一个比自己国家更为强大兴盛的国度，若是彼方有无数这样的东西……中年微胖的统治者不敢想像下去，他亲自走下座椅，向着那位削瘦男子恭敬地再度行礼。

“远方尊敬的客人，您所展示的力量真是让人惊异。”白衣大食的哈里发一半出自真心，一半出自畏惧，“如果真有这样的力量，那些黑衣大食的叛党就绝无可能获胜了。”

“如阁下所言。”长须削瘦的男子抚着胡须矜持笑道，“若非时间匆忙，我可带来更强大的巨兽为阁下助阵。倘若这一次能够平息叛乱，倒是希望阿拉伯帝国与我国世代和平，和睦相处。”

“你们这样子像是想要和平么……”

麦尔万二世心里鄙夷，脸上却依旧挂着真诚的微笑：“那是自然……我军不日即将与叛军全面开展，还请您多多帮忙。”

“好说，好说。”

长须男子带着巨兽轻轻回到了住处，却并未发现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看着自己。一声微弱的叹息在角落里响起，看着这一切发生的老者低下头去，低声喃喃自语道：“看来他真的是决意如此了，只看造化如何弄人吧……”

…………

…………

临近清晨的时候，白衣大食与黑衣大食之间的战斗终于在大马士革周围展开。这一次全面进攻黑衣大食蓄谋已久，从一开始身穿黑衣的战士就从各个角落蜂拥到街头，杀声在破晓之际震天动地。那名长须男子枯坐在房内一晚，听到窗外隐约传来惨叫声后，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笑容。

“开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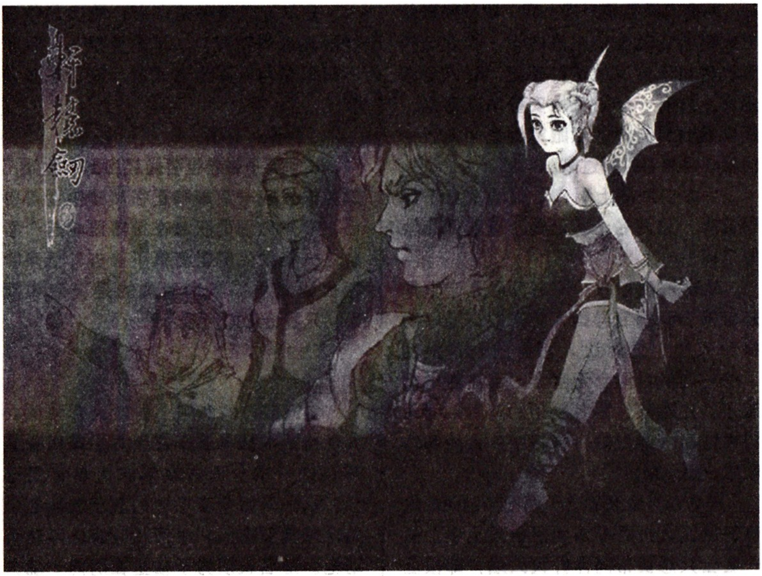
挥手命身旁巨兽推开木窗，碎裂的木屑从高处洒落地面，在阳光下纷纷扬扬。长须男子纵身跃下地面，朝着哈里发宫殿和清真寺的方向发足狂奔。那头巨兽虽然看似笨重，却也速度飞快。一人一兽穿过交战的小巷，穿过市集，进入抵抗力量最多的哈里发宫殿。

“那，那是什么？”

正在进攻哈里发宫殿的黑衣大食部队陡见奇兽，都有些吃惊。长须男子挥手之间，巨兽发出齿轮转动的机械吼声，朝着人多的方向猛扑过去！

“你们记住它的名字吧，这叫机关兽！”

长须男子跟在巨兽身旁，看着它一次次将试图抵抗的黑衣大食士兵打退。



全身布满了武器的机关兽没有像昨夜那样留有余地，吐出的火焰和挥出的利爪每一次跳动，都带走一条生命。片刻之间，男子脚下周围已淌满鲜血。

“退回到皇宫大厅，那里空间狭窄，机关兽更容易发挥。”

随着长须男子的指挥，白衣大食所剩无几的卫兵跟随男子退回到皇宫之中。一时间试图进入皇宫的士兵都被机关兽杀死，惨叫声在皇宫内延绵不绝，让守在皇宫外的人们脸色都有些难看。

赛特等人赶到皇宫的时候，守在门口的士兵正试图再度进攻。看到薇达出现，指挥的小队长仿佛看到亲人一般，飞快地跑来向薇达汇报：“薇达大人……苏里曼长官已带着部队去追击欧马亚家的残党，但皇宫里有个怪物守着，刀枪不入还杀了我们很多兄弟。”

薇达看了一眼赛特，又以询问的眼神望向麦尔斯，见三人眼神一致后挥挥手道：“你们后退，我进去看看。”

“可是……”

“这是命令！”薇达高声喝道，“如果不想伤亡更多，就给我守在这里。”

“没想到在这里还会遇到麦尔斯……”

赛特看着薇达站在那里迅速整队，忍不住喃喃自语感慨了一句。自从昨天离开肯迪家后，先是进入塔德莫尔废墟见到了卡玛，随后三人发现薇达的部队被袭，袭击薇达的人竟是从魔界来的妖魔。最让赛特吃惊的是，妖魔的主人竟是早已被自己杀死的邪恶教士康纳里士。康纳里士利用魔法阵引诱了来到阿拉伯地区参军的麦尔斯进入恐惧地狱，赛特一行人尾随而至，加上卡玛的力量，众人勉强击败了化身康纳里士的恐惧之王。然而等到众人从地狱中利用魔

法阵回到这世界后，赛特才发现整个大马士革的平民几乎已经逃光了，街头巷尾都是尸体，显然这座城市正陷入激战之中。

进入皇宫之中，尸体仍满地都是。尽管见惯了战争的残酷，赛特仍忍不住为这些死去的人悲哀一下。不知道不觉来到阿拉伯之后，赛特察觉到自己的内心似乎有了一丝丝的变化。尽管不论走到哪里都要遭遇战争，军人出身的赛特却开始越来越厌恶战争。

“那个带着怪物的人自称来自唐国的使者，要帮助麦尔万二世平定叛乱。”薇达看着皇宫延绵的长廊低声说。赛特看得出，这座宫殿的奢华与宏伟远超法兰克的王宫，却不知在沙漠中建成这样的宫殿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无论宫殿如何华丽，这里仍充满了死亡和杀戮，看来想要寻找的战争不败之法也并非存在于这个国度。赛特有些微微失望地收回思绪，却看到走廊尽头站着一名老者。老者的穿着与赛特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太一样，他穿着宽大的袍子，双腿绑着许多布条，一双布鞋粗糙而坚韧，眉宇中透着一股看透世事的苍凉。见到赛特等人老者也不惊讶，反倒停住脚步等他们围拢到自己身边。

“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唐朝使者吧？”麦尔斯举起手中骑士剑，对着老者高声喝道，“小心把他围住，别让他逃走了！”

老者后退两步，背靠着通往宫殿走廊的门口却没有逃走。

“老衲的确是外国来的没错……但这些士兵并非老衲所杀，阿弥陀佛。”

麦尔斯冷笑一声：“你就是欧马亚家从唐国找来的打手吧？”

“老衲是从大唐来的没错……”老者双手合什行了一礼，“不过并未帮助诸位所说的那个什么欧马亚家族。老衲只是云游四海，随我国商队从丝路来此，孰料遇到贵国战事，仅此而已。”

“那你的意思是说，周围这些尸体都是假的了？”薇达看着这些熟悉的士兵尸体，双手已握住武器随时要拔出一般，“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还想狡辩？”

老者深深看了薇达一眼，不知为何这目光竟带着一股让人折服的力量，薇达放在刀柄上的手竟慢慢松开了。

“这位女施主……人眼所见，并非就一定是真相。老衲是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诳语，阿弥陀佛……杀死这些士兵的另有其人，老衲正在犹豫是否追过去，几位就赶到了。”

“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麦尔斯仍不相信老者的话，挥剑就要冲上去，却被老者抢身靠近一把推开，混乱中挥舞的骑士剑丝毫没有碰到老者身体。

“先不要冲动，你们所说的怪物来了！”

老者的身体像是轻盈得没有重量，轻



飘飘推开麦尔斯后整个人腾空扬起右脚踹中从空中落下的什么东西，随着一声重重巨响，一头浑身黝黑的巨兽自空中落下，双足在地面不安分地不住刨动。巨兽胸口被老者踹中的部分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脚印，脚印周围有细致的裂纹扩散开来，赛特定睛观察，顿时觉得自己几乎被定住了身体。

第十二章

“万轰！皇上叫你来这里和大食敦睦邦交，既然没皇上的命令，你怎可擅自插手他们之事？”

“哼，慧彦大师，您一介百姓，懂得什么国家大事？”被称为万轰的长须男子站在狭长的皇宫走廊里，背后立着一只更为巨大的机关兽，面对老者侃侃而谈，“我们与白衣大食向来交好，这次他们有难，晚辈岂不应出手相助？”

“万轰，这是人家大食人的自家事。人家在改朝换代，我们这些外人一来没权力过问，二来一旦你出手，就代表我们大唐支持白衣大食，倘若黑衣大食改朝换代成了，我们两国边境干戈，恐怕自此难免……”

“哼，愚蠢！”万轰冷声喝道，“您已见到晚辈身后的机关兽，只要有它，再多的黑衣大食军也不是晚辈对手！”

慧彦轻轻摇头：“万轰啊，力量并非一切。你何等聪明，怎么就参不透这么简单一点道理呢？”

“腐儒之见！”万轰不屑地转身，扳动身旁机关兽开关，“今天我就用这只机关兽让您亲身明白一下，是什么决定一切！”

慧彦没想到万轰居然会对自己出手，惊愕之中飞快地后退两步，脚下的石板地面已被飞扑而来的机关兽踏成粉末。更加巨大的机关兽以尾扫地，朝慧彦一跃而来。慧彦双手轻点机关兽的青铜头颅，整个人轻飘飘飞向半空，一只手甩袖握拳，直突机关兽下颚。

轰地一声，慧彦和机关兽几乎同时落地。赛特等人此时也已赶到，正看到机关兽就地滚成一团撞向慧彦的场面。

“小心……”

赛特的声音没来得及喊出口，机关兽已重重撞上老者胸口。瘦弱的老人低呼一声，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量撞飞，口中吐出一口鲜血。看到这一幕的赛特心中再无犹豫，扬起手中的剑，朝着老者飞奔而去。

“帮忙！”

面对神秘的敌人，没人有意见。众人将机关兽团团围住，各自施展绝技，片刻间已将木头和青铜混合成的机械摧毁大半。站在一旁观战的长须男子见状后退了几步，带着不甘心地痛恨道：“你们……你们胜之不武！”

慧彦咳了口血出来：“万轰啊……你用这样的东西对付我一个老人，又算是什么呢？学点自省功夫吧，万轰。”

“哼……”见自己再无倚仗，万轰扭头就走。赛特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追过去，而是俯身扶起捂着胸口的老者。

“您还好吧？”

“没什么，一点皮外伤而已。”老者擦擦嘴角，慢慢站稳身体对众人解释道，“刚才一时大意……我叫慧彦，是个僧人，刚才那位叫黄雷，小字万轰，我们都是大唐来的人……他是敝国派来的使节之一，不料来到这里之后，他自作主张，打算介入你们的内争以建功立荣，好回去向



皇上邀功，加官进爵……”

赛特点点头：“原来如此，这么说刚才那两头机关兽都是他制造的了？”

慧彦痛心道：“没错……这人是这方面的不世天才，可惜却一直走偏了路，唉……”

一直没吭声的肯迪忽然抬起头，对赛特道：“赛特，我们得去把刚才那家伙抓起来，不然他回去又制作出一堆怪物来，那就糟了……”

“没错，那么你先照顾这位慧彦老伯片刻，我们现在就去追那个叫黄雷的家伙。”

麦尔斯紧跟在赛特后面：“我也去！”

…………

…………

黄雷并未逃远，常年制作机关兽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比普通人还虚弱几分，看到赛特等人追来，在空旷的皇宫里也无处躲藏，他索性站在原地等着这些人追到身前。

“你们想干什么？”

赛特笑了笑：“你是个危险人物，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想你还是老实呆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薇达却有不同意见：“赛特，这家伙杀了我们很多族人。我要让这家伙以命抵命！”

薇达的声音和刀光几乎同时落下，黄雷眼看躲不过去这一劫，一把骑士剑却自半空中架住了弯刀，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前，麦尔斯以自己的武器拦住了薇达。

“麦尔斯？你为什么突然阻止我们？”

麦尔斯的力量远在薇达之上，有他护着，黄雷转身就逃。薇达看了一眼这位参加伊斯兰军队后已小有威名的外国人，手中弯刀却没有立即收起。

“我觉得这家伙是个人才，把他这样杀掉实在太可惜了。”

“这倒是没错。”赛特轻轻拍了拍薇达的肩膀，“不过我们本来就没有杀掉他的意思。但是麦尔斯你想用这个人的才能做什么？”

面对赛特的问题，麦尔斯英俊的面庞上露出一丝狰狞，片刻之后他吐出几个字。

“征服世界！”

“你疯了吗？”赛特看着这个曾经双手沾满鲜血的骑士团队长，“你不是已经改邪归正，所以才投靠伊斯兰军，想要从头开始吗？”

麦尔斯一剑在地上画出一道剑痕，拉开自己与赛特之间的距离：“笑话！什么是正，什么又是邪？赛特我问你，你认为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没想过。”

“告诉你赛特。”麦尔斯的声音像是被冰水浸过一样，透着彻骨的寒冷，“我从小在教会中成长，一直相信人活着的最终目标就是荣耀上帝之名，为上帝服务……所以你带走莉莲之后，我还是觉得上帝的威严比莉莲重要。虽然我内心挣扎痛苦，却仍相信上帝能够解决这些痛苦，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结果呢？”麦尔斯仰起头不看赛特，似乎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眼角的泪光，“当莉莲因为我死去的那一刹那，我才终于明白——什么上帝？什么教会？根本都是骗人的！既然上帝已经不管世人了，那么人活着的目的就是拥有力量和权力，最终站在世界的顶端。我加入伊斯兰军队不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而是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最后帮我征服这个世界，证明上帝的无能可笑！”

“这就是你的结论吗？”赛特后退了几步，与麦尔斯拉开距离，也挡住了薇达和麦尔斯之间的空隙。

麦尔斯浑然不觉，仍在高谈阔论：“赛特，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你是个难得的人才……尽管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和误会，但我仍想邀请你，协助我来一同征服世界。”

同样的话赛特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摇头，麦尔斯又接着说道：“你不必现在给我答案，可以慢慢考虑。”

丢下让人震惊的言论，麦尔斯转身去追赶黄雷。赛特看着那个孤单的背影远去，没有挽留对方。空荡荡的皇宫里，薇达和赛特相对无言。刚刚赶到的慧彦以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目光观察着赛特，小肯迪跟在慧彦身旁。望着满地尸体的惨状，赛特知道又一场战争已经渐渐离自己远去了。无论它曾经给人们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毕竟又一次过去了。

“可惜啊……”慧彦双手合什，“黄雷聪明绝顶，却缺少走正路的智慧……”

赛特想起刚才麦尔斯的那套说辞，反问道：“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谁又能知道那是不是正路？”

“不难啊，年轻人。”慧彦轻声说道，“凭着古人的智慧，自己的良心，多少可以知晓一些的。”

“智慧和良心？”

慧彦颔首：“没错……比如贵国的可兰经，我国的四书五经，都给出了一些方向。这些古人留下的东西，就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两人交谈之际，有黑衣大食的士兵过来通知众人战争已基本结束。阿拔斯家重新夺回了哈里发的位置，黑衣大食掌权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年是西元

七百五十年，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就此来临。慧彦决定去肯迪家继续养伤，赛特则决定跟随慧彦学习中国武术和中国的语言。

第十三章

午后的阳光笔直射向地面，把城市烤得干燥炙热。赛特在塔顶的阴凉处蜷缩起身体，从高塔上向下眺望，大半个大马士革的城市风貌都能尽收眼底。那些建筑和街道从陌生到熟悉，那些商人的语言从懵懂到了解，那些风俗习惯从难以接受到慢慢适应，时光的力量果然足以改变一切。想起卡玛曾经说过自己度过了悠悠数百年岁月的往事，赛特不得不感慨一下人生的短暂和宝贵。一年的时光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对于已经离开法兰克两年多的他来说，也足够漫长了。

大马士革城市的活力似乎从来没被炎热抑制过，黑衣大食当政后阿拉伯帝国更重商贸和文化，使得这座城市比以往更繁华了几分。与小肯迪相处的日子很快乐，学习知识也很快乐，但心中揣着目标的赛特知道这样的快乐总有一个尽头，正如当初他在莉莲坟前所说的那样。家庭和幸福此时离自己尚远，如今所能做的恐怕也只有继续前行，不断的前行。

塔下传来脚步声，赛特不用起身也知道是小肯迪来寻自己了。慧彦身体已经恢复了，也在大马士革住了近一年，决定今日启程回国。学习完占星术的赛特知道这并非自己所要寻找的战争不败之法，对于神秘东方的好奇让他做出了跟随慧彦回到大唐的决定。一个能够制造出机关兽，无数人懂得神秘东方武学的国度，也许真的会有自己想要的答案。

“赛特大哥，你们这就要启程了吗？”小肯迪不愿爬上塔顶，站在阳光里对着赛特大声询问，“人家也想去唐国，你又自己一个人去……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赛特微微一笑：“肯迪，这一次我绝不会答应就是了。你以为这一路是闹着玩的么？光是我从威尼斯来到这里就遭遇了多少凶险，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那么我也要留在这里了？”

另一个并不怎么开朗的声音让赛特终于站直了身体，他不用看也知道是那强壮美丽的女孩薇达来了。对于自己只身前往唐国这件事，赛特只有薇达一人没有告知。但看眼下这状况，恐怕薇达早已经知道了。

“薇达……”

薇达就那样站在烈日下，仰着头看赛特从塔顶一跃而下：“赛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你想就这样离开？”

赛特看在眼里，怎能不明白薇达的心思？可惜对自己未来充满忧虑的他并不敢许下什么诺言，只能默默看着薇达，无言以对。

“薇达，其实我也曾考虑要先告诉你……但最后还是决定不说。”

阿拉伯少女低下头，声音微不可闻：“为什么？薇达真的完全不能明白……”

“我……”

“赛特，我曾经跟你说过，要找个机会与你比试。如今你也从东方僧人那里学了东方武术，我要再度向你挑战。如果你赢了，我就让你走，你看如何？”

“薇达……”

“接招吧！”

薇达刀锋在地面轻轻滑过，留下一道刀痕。这道刀痕将赛特和她对立开，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薇达看到了赛特眼中的挣扎，赛特也看见了薇达眼角的泪光。就在这炎炎烈日的沙尘中，两人举起各自手中武器，呼吸慢慢凝重。

“来吧！”

薇达轻叱一声，手中弯刀化作连绵不绝的刀光，将赛特围拢在中央。无数尘烟在两人脚畔冉冉升起，仿佛滚滚浓烟般将两人彻底罩住。

小肯迪想要出言阻止，却被慧彦摆手止住，两人后退到树下看着那团浓烟中偶然闪现的刀光，等待比试结果。

仅仅过了片刻之后，尘烟散尽。赛特依然手持宝剑站在原地，薇达手中的弯刀却已落在地上。美丽的阿拉伯少女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心仪的男子，声音颤抖：“怎，怎么可能……”

“薇达，不是我恭维你，你的确已经变得很强了，比以前强太多……”赛特想要安慰女子，却不知道话该如何说下去。

“那有什么用？我还是输了，请你尽管走吧……”

“薇达……”

慧彦叹了口气：“赛特，我们今次离开大马士革，大家今生恐怕再没见面的机会。这位阿拉伯少女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我知道……”赛特转身不忍看薇达落泪，低声说道，“不过我答应你们，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一定。”

大概是经历太多聚散离别，一直到骆驼走出大马士革，赛特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太大变化。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年轻的骑士望着远方，天地在沙漠里被风沙吹成一色，连绵的沙丘高耸得仿佛顶上了青天，又仿佛深埋于地下。在那些延绵不绝的地平线后面，就是通往东方古国的丝绸之路。

“从这平原过去即是巴格达城。越过巴格达城，穿过恒罗斯与天竺，穿过广阔沙漠，最终才会到达大唐。”慧彦为赛特指点前方路途，“我们的食物和水都已不多了，还是先在巴格达城补充一下吧。这巴格达城原是黑衣大食的首都，如今已是贸易之都，繁华虽较大马士革略有不足，仍算的上是热闹非凡……”

“奇怪，城里怎么有点冷清？”

赛特皱起眉头：“慧彦大师你看，四周都是军营，是不是又有战事即将发生？”

“恐怕真就是如此啊……”

巴格达人心直口快，常年打探情报的赛特随便打听之下就知道了来龙去脉。原来近日石国被大唐所灭，唯有王子远恩逃过一劫，如今在巴格达附近号召各国合力对唐国复仇。

“最麻烦的是当今的哈里发阿拨斯陛下好像也打算出兵……因为之前黄雷帮助麦尔万二世，哈里发大人认为这是唐国干涉了阿拉伯帝国的家事，阻挠了阿拨斯的革命。”

“果然如老衲所料……”慧彦看着进进出出的军人们，一声长叹，“赛特，其实老衲心中也有所困惑，如今是大唐行之不义，我应当怎样去做？但我仍想尝试一下阻止这场战争。”

“阻止战争？”赛特一路追求战争不败之法，不明白慧彦为何想要阻止战争，“为什么？”

慧彦看了一眼周围冷清的街道：“赛特你看……战争不管是哪国有错在先，死伤最大的仍是百姓，痛苦的也仍是百姓。我知道机会渺茫，但你愿意帮我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吗？”

慧彦的话让赛特听出了一种他从未想过的境界，骑士低头思索片刻，点点头应诺道："好，我尽量帮忙就是。但是慧彦大师，您之前不是曾经告诉过我，我所要寻找的战争不败之法与中国的兵法极为接近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您根本不必担心吧？"

慧彦摇摇头："不，兵法只是协助你能够打胜仗，它并非绝对胜利之道……真正伟大的战争不败之法，我认为应当是一开始就防止战争发生，这才是你更该追求的王道精神。"

"王道精神？防止战争的发生？"赛特反复咀嚼慧彦的话，隐约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什么。

"是啊，兵法是在追求如何杀死更多的人。王道却是在追求如何让更多人得到和平跟幸福……如今我们的君主似乎已经失去王道的精神了，但我至少应该略尽薄力，设法为我们的天下苍生做一点事情……"

赛特点点头，尽管不是很明白慧彦所说的王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但他觉得这一次似乎冥冥之中有些东西和自己想要的答案极为接近。两人在空旷的巴格达街头踯躅了片刻后，终于找到机会去拜访远恩王子的军营。

石国旧时也称赭时国，是唐朝高僧玄奘取经必经之地，五谷丰登颇为富饶。这位远恩王子虽国破家亡，排场依然不小。巴格达城内外都张贴着招募勇士的告示，凭赛特和慧彦的身手想要混进去倒也并非难事。在军营大帐中赛特终于见到了这位远恩王子，面容枯瘦的他看样子已经年过三十，双目大概因为伤心略显红肿。营帐里摆设着美酒佳肴款待前来投靠的勇士，还有一个人正坐在其间饮酒，赛特看到这个背影之后有些讶然地低呼了一声。

"麦尔斯？"

"赛特，好久不见了。"麦尔斯转身露出微笑，与当日那个号称想要统治世界的他截然不同，"远恩王子，这两位一位是法兰克的骑士，一位是唐国的僧人，实力都相当强大，如果这两位愿协助王子您复国的话，您的希望就更大了。"

"唐国的僧侣，这……"远恩王子似乎被吓怕了，听到唐国僧侣的名号脸色立即变了一下。

麦尔斯放下酒杯，走过安慰远恩道："阁下放心。这位僧侣是位正直的人，身手也很了得。您目前正值用人之际，请切勿随便放弃这样优秀的人才啊……"

"啊，也对。"这个远恩王子显然没什么主见，"请诸位勇士入座，容鄙人好好为各位接风！"

远恩大概真是复国心切，对前来应募的勇士极尽奢华款待之所能，美酒佳肴丰盛无比。席间不免又谈起石国被大唐灭国的惨状，赛特这才知道原来是唐国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趁石国招待唐朝使节之际率兵破国屠城。想到曾在大马士革见到的那座废墟城市塔德莫尔，赛特无论如何也不愿帮慧彦说话了。

"麦尔斯，上一次你追的那个唐国人，最后怎么样了？"赛特不愿听远恩慷慨陈词，干脆与麦尔斯闲聊起来。

"别提了……难得有聚在一起，我们先痛饮几杯再说。"麦尔斯含糊其辞地带过了赛特的问题，这反倒让思维缜密的赛特多了几分疑惑。

"麦尔斯是不是在掩饰什么？"

慧彦和远恩王子的交谈打断了赛特的思路，此时远恩正说到唐国军队统帅的名字，赛特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跳

入耳畔。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和他的参谋黄雷！”

“黄雷？”赛特看了正低头喝酒的麦尔斯一眼，“不就是上次制造机关兽的那个家伙吗？一定是那家伙，他恐怕又是为了立功升官，不惜昧着天良做下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两位勇士，如今远恩势单力薄，血海深仇无法得报。还请两位鼎力相助，若日后……”

慧彦一挥手，打断了远恩的许诺：“远恩阁下……老衲有些肺腑之言，以老衲的身分也许有些不太入耳，但请一闻——这次惨剧的确是大唐的过错，但士兵也有家人子女，您这样是不是想要让更多人体会到丧亲之痛？”

慧彦没有看远恩的脸色，低头自顾说道：“远恩阁下……石国也是个以佛法立国的所在，佛法以慈悲为念，相信您一定能够明白我说的。”

远恩还未答话，那边正跟赛特欢声笑语的麦尔斯陡然摔下手中酒杯，声音高亢：“远恩大人！这僧人想劝说您放弃攻打唐国，千万不要被他迷惑了！他是个唐国人，难免偏袒自己祖国。倘若今天换作是唐国被人侵略屠杀了，他自己还会这样主张什么不要复仇，放弃仇恨吗？”

慧彦一脸平静地迎着麦尔斯的指责：“老衲只是觉得平民百姓都是无辜的，自己并无私心。老衲只想化干戈为玉帛，减少苍生痛苦。”

麦尔斯不屑地嗤笑道：“哼，就算不报仇好了。他们唐国的前锋部队目前还继续向着我们阿拉伯这边进军，为什么该住手的不是他们却是我们？”

慧彦双掌合什：“唉……老衲明白了。老衲这就去唐营找那位高仙芝节度使，尽力劝他退兵。”

赛特没料到场面会变成这样，只能与慧彦一同起身准备告辞。只是两人还未等抬脚，麦尔斯的声音又一次冷冷响起。

“远恩大人，不能放他们走！”

“这是为何？这两位也是一番好意，想要去为我们说项。”

麦尔斯看着赛特和慧彦，嘴角露出一丝残酷笑意：“远恩大人，无论他们说服成功与否，首先我们与阿拉伯军队联合的消息就被唐人知道。再说，那僧人毕竟还是个唐人，倘若他真的背叛我们，那不就糟了？”

麦尔斯句句切中远恩要害，这位石国王子终于还是挥手喊来了一队卫兵，场面越发难以控制。赛特一脚踹翻桌子，护着慧彦后退几步：“哼，我就知道一定会反悔。”

“赛特，唐军逼近，时间无多。我必须尽快赶过去，试试能否阻止他们进军，这里要靠你挡上一阵子了。”

“没问题。”看着手下败将麦尔斯又一次举起那笨重的骑士剑，赛特自信满满地后退了几步，一剑划开军帐，让慧彦先行离去。

“赛特，来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力量吧！”

麦尔斯的怒吼响彻夜空，赛特反手一剑刺向这位宿敌，却被麦尔斯轻易避开。两人都是远恩招募的勇士，周围士兵干脆放弃了围攻，只留下一小片空地给两人较量。

麦尔斯一只手高举向天空，一道黑色光芒从空中流入他的手腕，黑蓝色流光量如水一般缠绕在麦尔斯手臂上，化做一层漆黑护臂。无数的黑色光芒深入骑

士剑中央。

“受死吧！”

麦尔斯的吼声中，漆黑的骑士剑被插入地面，无数曲折裂痕自剑锋处向四周蔓延，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将赛特和麦尔斯都圈在当中。赛特还未来得及反抗，那股强劲力量已经渗入他的身体。几乎是一瞬之间，赛特只觉眼前一黑，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十四章

夜风很凉，星辰都在闪烁，昏昏沉沉地睁开双眼，沙砾硌着皮肤的冰凉触感让头疼减轻了少许，年轻的骑士在地上缓缓伸展四肢，终于在头疼中缓缓坐直身体。朦胧月色下，两名精灵分站在左右望着赛特，赛特左右看看这两位绝色精灵，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已不在远恩王子的军帐之中。

“赛特你终于醒了。”妮可拍着心口长出了一口气，“担心死人家了……你昏迷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刚才是被麦尔斯打败了吧？”赛特还能感觉到自己肌肉里潜藏的酸痛，“这里是哪里？”

“是啊是啊……麦尔斯是用魔法击败你的，好像是撒旦一派所用的邪恶魔法。”妮可一脸忧色，“当时我也被吓了一跳。”

赛特闻言深深皱起眉头：“麦尔斯会撒旦的魔法？难道是当时在恐惧地狱，那个康纳里士用魔法阵在他身上加了什么力量？”

赛特正在迷惑之际，卡玛猛然回首：“有人来了，我们先躲开一下。”

从远处走近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意图复国报仇的远恩王子。看到这位远恩王子，赛特不禁苦笑：“远恩王子殿下，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还要派麦尔斯来狙击我们？”

远恩隔着赛特几步坐在石头上，冷哼一声：“哼……你还说！那为什么现在我要变成你们的俘虏，在这沙漠荒郊中受罪？”

“俘虏？”赛特奇道，“被打倒的不是我们吗？”

“你问问他就知道了！”

远恩的口气不太友善，不过赛特顺着这位王子殿下的目光已找到了答案。身穿僧袍的慧彦站在月色下显得异常瘦弱，这位老僧人正一脸歉意地对着远恩王子行礼。

“慧彦师父，这到底是怎么了？”

慧彦念了一声佛号，解释道：“当时我已离去，回首却见你被麦尔斯打倒。情急之下只好先偷回营帐，挟持了远恩王子作为人质。幸好麦尔斯和那些黑衣大食士兵顾忌王子性命，才让我终于带着你逃到这沙漠绿洲来。”

说到这个，赛特不禁有些丧气：“对不起，慧彦师父……都怪我实在太没用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请别放在心上。”慧彦朗声道，“只是老衲觉得很对不起远恩王子，竟挟持他当作人质……”

“住口，你这阴险的唐人！”远恩怒道，“远恩今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们唐国人了！”

“阿弥陀佛。”慧彦叹了口气，“王子殿下请相信老衲，老衲一定竭力阻止高仙芝，请您放心好了。”

三人交谈之际，天色已渐渐越发

白，赛特整顿好行囊和武器正欲和慧彦出发，远处跌跌撞撞跑来几个商人。这些人身上衣服整齐，看似完全不像遭遇了强盗，只是口中不停喊着“救命”，“好可怕”之类的话。

赛特与慧彦对视一眼，从高台上一跃而下，拦住其中一人：“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被询问的那人眼神涣散，显然之前受到了极大震撼，在慧彦真气安抚下慢慢镇定下来：“鬼，鬼啊……刚才东边沙漠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集落，那，那里面还有许多人影，走来走去的……”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日，从未见过东边沙漠里有集落。”

那人缓了口气，有些无奈地道：“我，我们也不晓得啊……那个集落的样子，和以前丝路上的石国很像！”

远恩王子愣了一下，随即摇头道：“这不可能，石国还在更远的东边，越过波斯才是……鄙人自己都千里跋涉才来到此地，石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才古怪啊……”那名商人抱着头再度发足狂奔起来，“反正我们要溜了，你们也赶快离开吧！”

几名商人飞奔着离去了，赛特和慧彦望着远处东方的那片沙漠。果然在渐亮的远方有了集落的影子。

“竟然真的有……”

“不可思议……你昏迷的这几日老衲一直在四处寻找食物。”慧彦看着那影影绰绰的集落喃喃道，“但从未见过有此聚落……啊，我明白了，难不成是传说中的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

“是一种传说中叫做蜃的妖怪。”慧彦向着赛特解释道，“能够在沙漠中以气制造出豪华的宫殿，或是绿洲幻影，迷惑旅人，让他们为之追逐奔跑，最终丧命。”

“竟有这等妖怪？”

安卡陡然现身在赛特身边，低声耳语：“赛特，前面那个集落不同寻常，我感到一股非常奇怪的妖气，最好小心一点……”

“知道了，谢谢你安卡。”

安卡隐去身形，赛特随着慧彦带远恩王子朝海市蜃楼的方向进发。大概是近乡情怯的缘故，看到那些与石国无异的建筑，远恩王子的神色颇为激动，也带着少许不安。赛特知道这位王子曾经亲眼见到故国被焚烧杀戮，此刻他脑海中大概又一次浮现出了那些血色记忆。

让人意外的是居然有人站在海市蜃楼化成的集落门口，远远望见赛特和慧彦过来，立即朝着慧彦躬身行礼。赛特注意到这人身穿与黄雷相差无几的宽松服饰，只是面容上带着少许和善，不似黄雷那样眉宇间夹带强烈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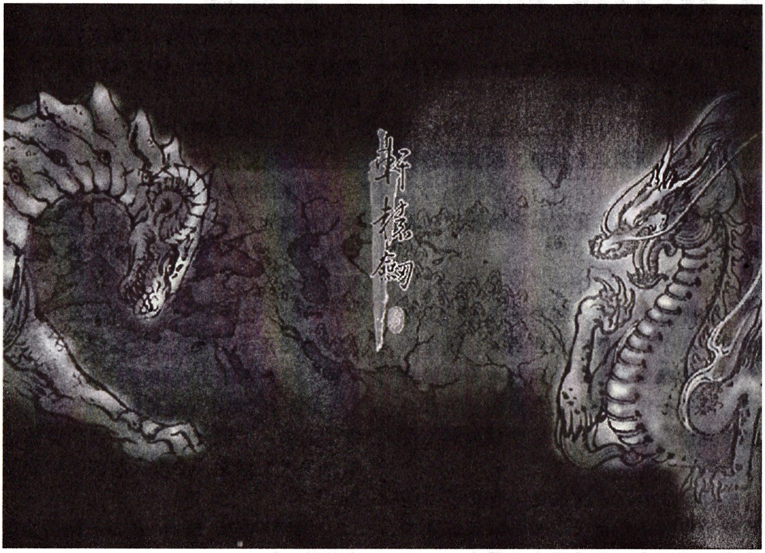
“慧彦大师，真的是您吗？”

慧彦朝着那位唐国人打扮的男子合什一礼：“阿弥陀佛，老衲就是慧彦没错，施主您认识老衲？”

“慧彦大师，果然是您！”这名唐国男子似乎很高兴，“小人曾在长安见过您讲说佛法，小的是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大人手下部将，名叫段秀实。”

慧彦闻言微微皱眉：“安西节度使的部将？这里已距大食的巴格达不远，难道说高仙芝大人的部队已推至大食附近了？”

“不，高大人的部队还在后头，他因听说最近西域各部对我大唐颇有不服之心，于是先遣我来大食探查风声。没想到小人行至此地，突然冒出这些奇怪的人影和集落，与我同行的商人们全被吓



跑了——说来奇怪，这景象是当初我们唐军在石国追杀石国王子时的景象。”

“这些……是过去的景象？”赛特看着浑身瑟瑟发抖的远恩王子，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是的，两位请看。”段秀实指向一侧，“那边还有另一个我和黄雷大人，真是让人疑惑……”

“爹，娘……”

三人只顾交谈，却未察觉远恩已逃向幻境一隅。赛特听见这一声惨叫，知道恐怕是远恩王子看到当日景象，又一次陷入恐惧之中。

“远恩王子当日躲入水井之中逃过一劫，如今他人应该也在水井之中吧？”

段秀实对石国所知甚细，三人很快找到躲在水井中的远恩，看到这位躲藏起来惊慌失措的王子，段秀实意识到他可能并非幻影。

“远恩，你挑唆西域各国与我天朝为敌，给我起来，我要带你回到长安，以凌迟正法，告诫西域各国！”

段秀实掏出绳索正欲绑缚蜷成一团的远恩王子，却被慧彦一把拉住。

“住手，段大人！这远恩之事，老衲也略知一二，这事明显是大唐之过，你切不可对远恩王子乱来……”

段秀实敬畏慧彦，伸出去的手就那样停在半空中了：“可是……可是这家伙是这侧西域诸国谋反的主谋啊。”

慧彦将自己挡在远恩身前，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远恩王子复仇心切，乃是人之常情。老衲能够理解他所受煎熬，不忍苛责……当日我唐军进攻石国，所用之谋略与欺诈无异，这你觉得是对是错？”

“小人，小人……”段秀实犹豫了片刻，终于放下手中绳索，叹了口气，“您说中小人的心事了……对于此事小人实在是迷惘不已。当日石国人淳朴好

客，我等为建立军功，却利用这一点害了他们……唉……”

“段大人能明白这一节就好，实在是吾等愧对了远恩王子啊……”

忽然之间，一个尖锐阴沉的声音在远处响起，听到这个声音，段秀实脸色顿时大变。

“段秀实，你竟敢私通敌军，该当何罪！”

“黄，黄雷大人……”

赛特循着那个尖利声音望去，又一次看到那个脸色惨白的唐国人。黄雷的双手拢在衣袖里，面带微怒地看着段秀实，只得一年不见，这名唐国使节浑身上下竟已浸着一股威严，仿佛久居上位者一般。

“赛特小心，这家伙没有影子，他可能也是沙漠幻影。”安卡从炼妖壶中飞出，“这个人不是那个唐国官吏，他是蜃楼王，一个专在沙漠中迷惑人的妖怪。”

赛特怒吼一声，手中宝剑化作一道青冥幽光，疾刺向那个假黄雷。顷刻间黄雷和周围的石国集落被这一剑逼碎，漫天的碎片在空中就这么碎裂开，一团黑影自黄雷的皮囊中飞快地退出去，一张面色惨白的年轻人的脸随即出现在空中，有些愕然地看着赛特和身边的几名精灵。

“蜃楼王？”

“没错，正是在下。”蜃楼王冷笑一声，“没想到你也有妖怪帮手，这件事实在太无趣了。”

“哼，你制造这些幻象，想要干什么？”

“在下只是想要证明真实与幻象之间并无区别罢了。”蜃楼王在赛特剑锋意指之下缓缓落地，身体却一直向后拉开距离，“今天在下只想招待这位远恩王子，尔等皆非主客。”

慧彦朗声念诵佛号：“阿弥陀佛，世间如梦……但幻象永远只是幻象，不可能是真实……”

“哼，这只是牛刀小试。下一次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分清幻影与真实！”

蜃楼王的身影消失在沙漠中，周围石国的幻象也因赛特那一剑破碎。只是刹那之间，众人所在的位置就只剩下荒野和沙砾。

“这，这……”没有了被追杀的幻象，远恩王子渐渐恢复了理智，“我，我刚才好像梦到……回故乡了。”

段秀实此时也无心再抓远恩回去，只是低头道：“慧彦大师……我们若想让高仙芝大人撤军，必须火速赶往军营那里……”

“阿弥陀佛，老衲一定尽心竭力劝退高仙芝。”

“等等？你们要去唐军军营？”远恩大叫道，“那我不是死定了？”

慧彦面容平静地看了远恩王子一眼：“王子阁下，老衲用生命担保，在让您回去之前，不会让您受到丝毫伤害……”

“哼，你们唐人最没有信用了！”

虽然远恩王子极力反对，一行人还是开始朝着唐军驻营的方向前行。大漠里风尘四起，赛特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丝毫不觉期待。在这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他开始慢慢理解慧彦为和平奔走时的心情了。

第十五章

从黎明时分开始奔波的赛特站在石头台阶上遥望山下，恒罗斯河两岸延绵

不绝的山脉中只有这条山谷能让军队通过，稀疏的丛林覆盖在峡谷两侧，阳光星星点点照下来，使得这里有了沙漠所没法拥有的勃勃生机。湍急的河水无法引船渡岸，惟一通往大食的道路就横亘在山谷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大唐军队已在前方驻扎，从这里遥望过去，能看到行军所用的星星点点火把。

“赛特，你怎么了？”慧彦看到赛特脸色不对。

“没什么。”赛特望着这条狭窄的山谷，低声说道，“慧彦师父，我只觉得这里实在是一处伏击的好地点。”

慧彦点头：“老衲也知道，不过这可不能说出来。段秀实大人已经去见高仙芝了，我们切不可让唐军有这种心思。”

赛特摇头：“不，按照我以前的经验，埋伏这种事总要知道对方行军的路线和时间……如果不确定敌人什么时候来就过早埋伏，反倒会变得不利。”

“……你的意思是说，唐军已经知道大食人的行踪？”

“嗯，以前我的工作就是去搜集敌人情报，按我的经验应是如此。”赛特迎着风眯起双眼，“看来唐国已经掌握了什么东西，否则不会如此笃定。”

两人说话间，段秀实已从唐军营地折返，这位忠厚的将武官脸色不太好，走到慧彦面前低声道：“慧彦大师，这支部队并非高仙芝大人的部队，而是黄雷大人所率的先遣队。”

“黄雷？”这个名字一入耳，慧彦和赛特脸色都是一变，“这更糟糕了。”

“是的……黄雷大人还说，跟慧彦师父您是老朋友，坚持让小人带着慧彦师父去见见他。”

“这黄雷可不会打什么好主意。”赛特反对道，“慧彦师父，你要不要推辞一下？”

“阿弥陀佛，都走到这一步了，老衲没有回头的道理。”慧彦合什道，“赛特，你留在这里照顾远恩王子片刻，老衲去和黄雷谈谈。”

“那么小人先回去禀告黄大人了。”

段秀实转身离去没多久，一人出现在山路尽头。午后的阳光照在这人身上，金黄铠甲反射出熠熠光芒。来人手中的重剑被紧紧握着，在地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伤痕，那张英俊的面容此时带着从未有过的邪恶和冷酷，让他仿佛几日之内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麦尔斯！”

赛特拉着远恩王子后退了几步，那一日麦尔斯用神秘魔法打败自己的场面仍历历在目。看到这个宿敌，年轻的骑士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麦尔斯勇士，你，你是专程来救敝人的吗？敝人好感动……敝人被这几个唐国匪人劫持到现在，请您赶快……”

麦尔斯斜睨了远恩一眼，不屑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本魔王说话？”

远恩愣住了：“麦尔斯勇士，你，你不是要帮敝人……”

“呵呵，他现在已经不是麦尔斯了。”另一个阴测测的声音在麦尔斯背后响起，不知何时一个面色惨白的教士出现在麦尔斯背后的阴影中，“你们看呐，他体内那伟大的灵魂已经觉醒了！”

“康纳里士？”赛特扬起剑，“你这杀不死的妖怪，是不是又像是上次在地狱里那样，对他动了什么手脚？”

“不不，我什么都没做。”康纳里士冷笑道，“我只是帮助他的灵魂自己觉醒而已，您说对不对呀，撒旦大人……”

“什么？”赛特一时间简直不相信自

己的耳朵，“他是……大魔王撒旦？”

麦尔斯高傲地昂起头：“没错，赛特。我就是圣经上所写的那位魔王，麦尔斯是本王转世为人类时的名字。可惜取得人类肉体后，本王所有记忆都会消失……康纳里士是本王安排来人间协助觉醒的忠实部下。”

麦尔斯的话让赛特瞬间明白了之前所有的前因后果，看来那天击败自己的力量正是这个魔王的真正实力。护着远恩王子又后退了几步，赛特冷笑道：“哼，麦尔斯你这家伙过去以教会骑士的名义四处捕杀不信上帝之人，没想到你自己就是魔鬼的领袖……”

“哈哈哈哈！”麦尔斯狂笑道，“你想上帝口口声声说博爱，他会命令人去迫害不信他的人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绝无可能。所有一切，都是本王杰作。数百年来，本魔王命部下渗入教会当中，篡改圣经，鼓励捕杀异教徒！”

“原来这都是你做的……”

“哼，赛特，如今魔界和西方世界都已被本王掌握，唯独这些异教徒的东方人界仍不受控制。”撒旦正色道，“赛特，我们数万年前曾携手并肩作战，这一次我们再度合作，征服人类世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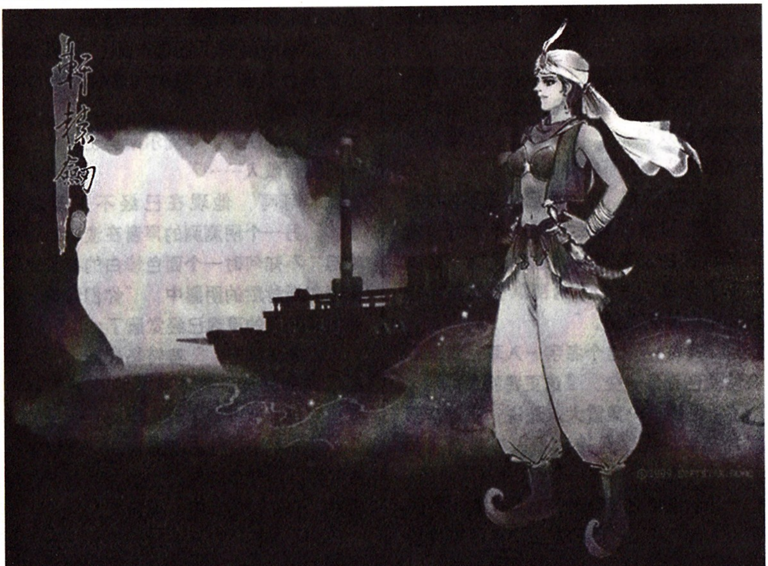
“胡扯！我看你是痴心妄想！”

“你不过是灵魂没有恢复记忆罢了。”撒旦对赛特的言辞并不在意，“让本王证明给你看吧——以我大魔王撒旦之名召唤你，出来吧，我的部下妮可！”

随着撒旦的呼唤，赛特的影子竟立即蠢蠢欲动。犹如第一次见到妮可那一幕一样，修长的人形轮廓慢慢升腾起来，最终化成了赛特熟悉的那个妮可。惟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妮可睁开双眼看着赛特时，表情变得很迷惑。

“赛特，是谁在召唤我？人家感觉到一股很强大的魔界气息。”

“妮可，你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



是谁？”

随着撒旦的召唤，妮可终于看清了眼前来人的样貌。即使转世为人，觉醒之后的强大力量也可感觉得到。

“撒旦大人……您，您怎么会在这里？原来麦尔斯就是你呀，人家不知道还用闪电劈你……对不起啦……”

撒旦傲然一笑：“赛特，怎么样？最初本王安排妮可来诱惑你加入魔界，不过这笨女人反倒被你同化，对你死心塌地……算了算了，我不计较这些。反正唐国和伊斯兰即将开战，本王非常期待着陆上最强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告诉了唐国所有伊斯兰军的情报。”

虽然早就料到，听到对方亲口承认后赛特仍是有些心惊：“原来唐国军队会在这里埋伏，是你泄漏消息给他们的？”

“没错，赛特你若恢复记忆，就会记得本王最爱恐惧、黑暗与混乱。本魔王这一路觉醒也花了不少时间，所以我也不求你马上给我答复。”撒旦冷声道，“我非常怀念过去我们一同挑战天界的时光。我会等候你自己觉醒，恢复记忆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言毕，麦尔斯和康纳里士随手招出一个小型法阵，两人就这么消失在赛特眼前。

“这，这是怎么了……”不明就里的远恩看麦尔斯消失在自己眼前，不禁有些害怕，“麦尔斯勇士他……”

“他出卖大食，把所有的军情都告诉了唐军。”赛特叹息道，“这一次恐怕唐军会获胜了。”

“麦尔斯勇士他……唉。”

“远恩王子，这里十分危险，我希望你能留在这里等候片刻。如今周围都是唐军军队，你如果出去，很容易别被认出捉住。”赛特整了整衣服，“既然慧彦师父要去见黄雷，我也和慧彦师父同去吧，如果必要的话，我也会考虑挟持黄雷。”

“哼，又是老一套……”远恩知道赛特说的是实情，索性在角落里坐下不再做声。

黄雷的架子不小，唐军的先锋部队在这里驻营后，居然也拉开阵列等候慧彦的到来。跟随段秀实进入军营口，那些士兵有意无意亮出的武器似乎在故意显示着什么。黄雷就站在军营空地中央，一只手扶着一头看似更加精巧的机关兽。

“慧彦大师好久不见呐，您来得正好，来瞧瞧晚辈新完成的机关兽。”

慧彦看都不看那机关兽一样，只是低诵佛号道：“万轰，你我也算故交，就免去客套吧。你现在带军潜入峡谷，是不是要埋伏什么人啊？”

“哈，慧彦大师果然聪明。”黄雷一肃衣摆，“据报西域各国阴谋勾结黑衣大食袭击我大唐，所以高仙芝大人令晚辈先来埋伏，好一举歼灭大食的蛮子们……”

“万轰，这一切皆是因你使诈灭了石国的缘故吧？”

“哼，慧彦大师，兵法有云，兵不厌诈。当时我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若非使些妙计，又怎能不费一兵一卒就灭了对方，扬我大唐雄威？”

“大唐在西域素有清誉，这一次你所作所为，却把我大唐在西域的名声全都毁了，你可知道？”

黄雷嗤笑一声：“哼，西域小国，蛮夷之邦，我天朝大唐要怎样处置，还由得他们吭声？”

“黄雷你这是病入膏肓了啊……”慧彦无奈叹道，“你为了立功沙场，就任意欺凌弱小，滥杀无辜？”

慧彦的话说得黄雷脸色一凛："哼，老秃驴死脑筋！上一次已经阻了我用机关兽帮助白衣大食，如今又来说三道四……你若真有那么厉害，先打过我的机关兽再说！"

随着黄雷话音落下，那头伫立的机关兽旋即起身，灵巧无比地冲向慧彦。这一次慧彦却没有再给黄雷任何表现机会，双拳化作一蓬雨点，无数次击打在机关兽身上，令巨兽的身上的木料和青铜尽数分离，碎成片片木屑！

慧彦展现出的实力让黄雷骇然，他后退两步怒道："可恶，又一次摧毁我的机关兽……来人呐，抓着这个秃驴。哼，你对机关兽下得去手，这些血肉之躯我就不信你能杀了他们。"

"糟糕……慧彦师父，我们现在只能先逃走了。阻止战争这种事，还是之后再想办法吧。"

慧彦扫了一眼从四面八方逼来的唐军士兵们，颓然点头："唉……老衲真是，遗憾啊……"

两人身形化作两道劲风，掠出营帐。赛特几个起落间已经跃到远恩藏身之处，抓住这位石国王子提气飞纵出去："快逃！"

连绵的恒罗斯山脉有足够的藏身之处，赛特和慧彦的身影消失在丛林里后，黄雷大概是怕暴露行踪没有继续追捕。赛特和慧彦从山脚飞奔至半山腰，正要喘口气休息片刻，却看到山脚下的另一侧已有大批人影晃动。

"这，这是大食的军队？！"

密密麻麻的黑衣大食军队已集结成方阵，朝着峡谷东侧缓缓推进。这些士兵手中利刃都被小心地掩盖起来，他们的脚步悄无声息，他们的身影融入黑暗的密林中。只消片刻之间，大食军队已扑向唐军先锋部队，战斗几乎在无声中已悄声展开！

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

第十六章

厮杀的声音很快打破了恒罗斯山谷的寂静，军队的呼喝声与死亡的惨叫交织在一处，惊起无数飞鸟。就连湍急的恒罗斯河水很快染上了一片赤红。赛特久经战场，对眼前的一幕并不陌生，但此刻看到慧彦一脸痛苦地握紧双拳，赛特发现自己居然也开始厌恶起战争了。

"老头儿，你说要说服唐军停战，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远恩看到大食军队与唐军厮杀的场面，原本复国的雄心壮志立刻被这残酷的一幕震惊了。

几乎每一瞬息都有数条生命消失，这就是战争，简单又残酷。

"远恩王子……你以为让一场战争停息有那么容易吗？慧彦师父也是想尽自己一份力，看能不能阻止它……事到如今，你不该怪他啊。"

慧彦看着山脚下的战斗叹道："赛特啊，感谢你能理解老衲的苦心。但老衲这次一番努力却完全失败了……老衲有一事相求，请你务必帮助老衲。"

"大师您请尽管说。"

慧彦挽起自己的僧袍，露出干瘦的双臂："老衲这次很对不起远恩王子，既然已经一次失信于他，就不能再失信第二次。事到如今，老衲也要下去参加战斗，请你代我照顾远恩王子，带着他平安离开战场，返回巴格达。"

"哼，说到头还是要去帮自己国



家。”远恩不屑道，“那之前何必冠冕堂皇，说什么为天下苍生之类的大话！”

“远恩施主，您错了。”慧彦正色道，“老衲身为佛门武僧，总想尽心竭力一番，以自己的多年武学，看能否将两军分开……”

“什么？”远恩愣住了，“您，您这不是去送死吗？敞人，敞人刚才只是说说气话而已，请您别赌气啊……”

慧彦没有回答远恩，只是拍拍赛特肩膀。

“受累了。”

言毕，孤独的武僧纵身跃下山崖，他瘦小的身影立即被淹没在两军的汹涌人潮中，犹如万仞巨浪中的一叶孤舟被吞入大海。

赛特看着慧彦的僧袍在厮杀的两军中若隐若现，心中万千感慨，转头对远恩说道：“王子殿下，除了武功之外，慧彦师父一直在教导我一种叫做王道的精神。他从来不讲什么大道理，但他一直用自己的行为，来亲自告诉我什么叫王道精神。”

“以前的我，只知道努力消灭敌人。但慧彦师父却教导我怎样去考虑别人的幸福和平安，说真的，我很敬佩他。所以我现在都想去他的国家看看，想要更了解他所说的王道……”

远恩竭尽所能地在汹涌人潮中寻找慧彦的身影，闻言有些奇怪地抬头：“你，你都不担心他吗？”

“下面的唐军和阿拉伯士兵数量都不算多，估计只是先锋部队。”赛特挥挥手，“走吧，我们继续上山，看能不能找到更安全一点的地方。”

从山顶向下看去，视野更加辽阔。此时的赛特终于看清了慧彦的位置，那名枯瘦的中国僧人就站在两军交锋的中

央，以一己之力不断震开两边的士兵，却不伤人。看着这样的场面，赛特几乎忍不住落下泪来。

从法兰克到阿拉伯，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伟大的人。

“糟糕，似乎又有援军。那是高仙芝吧？”远恩手指远处，唐军和黑衣大食军队的人数开始逐渐增多，被围在中央的慧彦又一次被淹没在人群之中。

两边部队的援军开始不断增加，慧彦的努力越发显得力不从心。赛特和远恩等了一会，忽见一个瘦弱身影窜上山头，朝着两人的方向飞来。

“慧彦师父……你还好吧？”

看到这位是唐国僧人安然无事，赛特心中不知为何充满了激动。远恩王子似乎也大受震撼。

“还好大师您平安无事……敝人真担心自己一时气话害了您的性命……”

“唉，赛特，远恩施主……老衲并非一时赌气，只是为自己平日信念而战。可惜就是尽力到最后一刻，也未能阻止这场战争。如今人数实在太多了，唐军援兵又多，看来只有等高将军胜了，老衲再去婉言劝他退兵了。”

“慧彦大师，现在远恩真的相信您是没有私心的人。远恩对过去无礼之举向您道歉……”

慧彦苦笑摇头：“不必说了，我们去更高一点的山头吧，现在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三人顺着山路行至尽头，这里道路崎岖，军队倒是无法冲上。站在这里向下望去，两方已死伤无数。火把和人声在山谷里混成一团，使得整个战场犹如人间地狱一般。

“你们看，阿拉伯军队来了更多的支援！”

随着远恩所指方向，赛特和慧彦看到不断有黑衣大食和许多其他西域诸国的士兵涌入战场。恒罗斯山谷原本地势就不开阔，此时黑压压一片大食士兵用来，气势惊人。原本稍占上风的唐军抵抗一阵后纷纷后撤，两军优势立刻拉开差距。

“现在轮到阿拉伯人占上风了。”赛特无奈道，“这些士兵好勇猛。”

“伊斯兰教徒相信若为安拉战死灵魂可进天堂。”远恩解释道，“所以他们作战时全都视死如归，异常勇猛。”

“加上那些西域诸国，这一战恐怕是唐国败了。”三人中唯有远恩兴高采烈，“老天有眼，唐国人多行不义必有恶报！真希望阿拉伯军队就这样一路打到他们的首都长安去！”

“高仙芝兵力较少，又出师无名，败也是天意。”慧彦望着山下，似乎在心中考量什么，“远恩施主，如果老衲想请你去劝说大食退兵，有可能吗？”

远恩愣了一下，很快拒绝道：“开玩笑……唐国无缘无故灭了我国家园，现在阿拉伯人为我复仇，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远恩施主。”慧彦踏前一步，“如果老衲以天下苍生的名义向您恳求呢？”

“这个……”

慧彦双手合什，对着远恩坦道：“原本老衲是打算唐军赢了，凭着自己跟高仙芝高将军的旧时情意，劝他退兵。可如今局势逆转，老衲与大食无亲无故，只有恳求您为老衲与这天下苍生出面，以复仇已成为理由，请大食退兵……”

远恩叹了口气：“如果是老师父您请求我，远恩虽不情愿，也不会拒绝。可阿拉伯的哈里发根本就是不悦你们唐国在他起兵时帮助欧马亚家，这完全是个

复仇的借口……”

“老衲也知道……唉，黄雷啊黄雷，你看天下苍生，有多少人为你一己之荣付出代价。罢了罢了……”

山下的唐军已经开始溃退，西域诸国组成的军队和黑衣大食的军队汇成一路，朝着唐军溃退的方向缓缓压进。

“两方实力相比之下，西域联军的数量反倒不比唐军人少，只是战争之道在于气势，唐军已无气势，看来是输定了。”赛特摇摇头，“看来唐国也没有什么战争不败之法啊……”

慧彦仰头望天，这一场战斗已持续了近一整天。暮色又一次降临，这位少林武僧遥望西域的万里河山，慨然叹道：“苍天啊……慈悲我佛，请指示愚昧底子，告诉弟子该如何遏制这一场浩劫……”

天地间没有回答，只有仍在持续的震天杀声。

慧彦紧握双拳，看着山下血流成河似要将双手捏出血来，无数的心念在僧人心中飞逝而过，过得片刻，这位少林武僧忽然起身扬起自己的僧袍。

“唉……三十余年，老衲未开杀戒，心存一念慈悲。如今看来终不免流他人之血——我佛在上，弟子慧彦愿以一己生命，同殉将命丧弟子手下之大食士兵。愿我佛慈悲，一切罪孽都由弟子承担，阿弥陀佛……”

“赛特，老衲有件事想托付给你。”

“请说。”

“如今这一路走来，老衲很高兴结识你这位忘年的异国朋友。”慧彦的口气忽然变得异常平静，“老衲待会要下去设法阻止大食军队的前进，倘若战死，请为老衲将尸体火化，送至我的师门少林寺。”

赛特愣住了：“您说什么？您不是不打算参与战斗了吗？”

“如今大食即将攻入大唐，两国自此恐兵祸连年。老衲愚钝，只能想到这个法子来遏制灾难蔓延……赛特，你也见到了，兵法与权谋绝非万能，失去了王道精神的大唐，已远非大食对手。请答应老衲，不要放弃你的求道之旅，去寻求王道的真谛，并将它带回你的家乡。很抱歉这趟旅程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但老衲万分高兴能今生有幸与你结下这段缘分。”

“慧彦师父……现在形势都已经如此了，您又何必……”

慧彦朝这个异国年轻人笑了笑，笑容里充满了苍凉与平淡：“赛特啊，你也知道老衲的为人。请务必好好保护远恩王子，别让老衲牵挂。老衲原想到西天天竺云游求法，如今看来这梦想似乎遥不可及了……”

言毕，这位武僧纵身跃下山崖，跳入山谷中央。

“我乃大唐武僧慧彦，你们休想再前进一步！刚才战败者不过前锋，大唐如老衲之武僧不知凡几，尔等欲入大唐，先过老衲这一关！”

犹如惊雷一般的声音在山谷中央炸起，赛特只是听着就觉得脚下有些漂浮，身旁的远恩王子更是捂着双耳犹如遭受重创一般。

“慧彦师父……这，这简直就是去送死啊……”

冲在队伍前锋的阿拉伯士兵们纷纷笑了：“原来是刚才那个只会把人弹开的老家伙啊，这有啥可怕的？兄弟们，上！”

冲在最前的两名士兵挥起弯刀，笔直劈向慧彦，眼前慧彦却纹丝不动，只是双袖一甩，柔软的衣袖顿时化作两道刀锋，划开这两名士兵的喉咙。

“啊……可恶！”

另一名士兵从背后袭向慧彦，却被武僧一脚踹飞手中武器，又一掌打在胸口，整个人连惨叫都未发出就飞出数丈。

又一名士兵趁着慧彦收腿之际砍向慧彦下盘，人刚贴近慧彦，喉咙已被一拳击碎，整个人干脆倒在慧彦身前。

终于展示出真正实力的武僧慧彦犹如修罗恶鬼一般，举手投足间已连杀数人。更多的阿拉伯士兵怒吼着冲向慧彦，无一不被一招致命。只是顷刻间，已有十数人命丧慧彦之手，慧彦仍站在原地没有挪动半步。

…………

…………

“赛特，这位慧彦师父现在怎么像厉鬼一样，好可怕……但这根本就是送死啊……”

赛特看到如潮水般涌来的阿拉伯士兵，他的心情随着慧彦身边尸体的增多慢慢沉下去，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慧彦的想法，对远恩解释道：“王子殿下……我明白慧彦师父的用意了。”

“啊？”

“他是要让阿拉伯人误以为唐国高手辈出，想要攻入得付出很大代价，来避免更多的杀戮……”

远恩望着双手已被鲜血染红的慧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着自己仍未复仇之事奔走，这位王子不由得低下头心生惭愧。

赛特长出一口气，再也不忍看下去。“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礼物……慧彦师父用自己的生命来亲自教导我们王道的真谛……”

山下的杀戮仍在继续，赛特已闭上双眼。从阿拉伯到恒罗斯这一路上慧彦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眼前浮现，即使经历了那么多生离死别，他仍不忍看着自己最尊敬的老人就这样死去。每一次大食士兵发出惨叫，赛特知道慧彦和自己一样都会心头一紧。

——舍弃了小我，成全天下苍生，这就是王道么？

不知过了多久，惨叫声似乎终于渐渐消失了。赛特睁开双眼，却看见一对阿拉伯士兵正警惕地望着自己和远恩，围拢在山路周围。赛特犹豫了一下，一只手按在武器上准备突围。

“你们都住手！”

一个熟悉的声音让士兵如潮水般分开了，美丽年轻的阿拉伯女子走到队伍最前端，大声道：“这几个人是过路的旅人，我认识他们，你们先退下！”

“薇达！”

美丽的女子看着赛特，叹息道：“这一次你无论如何也要被我打败一次了……否则我怎么在路上放你回去呢？”

第十七章

清晨的风吹过窗棂，洁白的窗帘在风中微微扬起，温润的阳光照在房间里，年轻骑士的思维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眼前的一切却陌生得让人感到一阵强烈的疏离。从窗口向外望去，恢宏的城市延绵出远超当年大马士革的繁华。宽敞的街道上行人络绎不绝，商贩们脸上的表情也是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目光从窗外回到房间里，宽敞舒适的床铺旁摆着一张华丽的石桌，炼妖壶被都摆在石桌上，看到这样熟悉的随身物件，年轻男子的头陡然痛了一下。

“这里是哪里？”

“妮可，卡玛，安卡，你们都在吗？”

“……你们都去了哪里？”

“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境吗？那些以前的往事……”

“赛特主人，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效劳吗？”

空气中慢慢浮现出的那个轮廓让赛特愣了一下，他想要去抓自己的武器却落了空。出现在房间里的姆斯比尔缓缓落在石桌上，神态恭敬地看着赛特。

“主人，您怎么了？”

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同时响起，浑身散发着冰冷气息的蓝魔神出现在努斯比尔身畔，态度同样毕恭毕敬。

“蓝魔神……你怎么也在这里？”

“主人，您在说什么啊？是您把我释放出来的。”蓝魔神奇道，“现在我和姆斯比尔都是您忠实的部下啊……主人您有什么吩咐要我们去做吗？”

“这……”赛特犹豫了一下，摇摇头，“暂时没有，你们先退下吧。”

冰焰和火焰消失在房间里，阳光依旧照在床头，一切都归于平静。赛特坐在床头愣了一会，刚想离开，却看见海盗莫雷站在门口朝自己躬身行礼。

“埃米尔大人，法兰克皇帝和唐国使节已经到了，请您前往会客大厅。”

“莫雷，你刚才称呼我为什么？”

“赛特大人，您是巴格达的最高长官埃米尔大人啊。”莫雷脸色古怪地看着赛特，“您不知道么？您是目前我们伊斯兰帝国仅次于哈里发的大人物，您看窗外那恢宏的巴格达城，这些庄严优雅的圆顶建筑，都是您自己亲手设计兴建的啊。”

“这，这是我设计出来的？”

吃惊事一件接一件，赛特还在犹疑，又有人推门进来。这一次的面容仍是他熟悉的人，那张永不放弃的美丽面容就那样带着一点淡淡无奈，贴近了赛特。

“莫雷将军，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夫



君失忆症又出现了……夫君他只要每次梦到过去的事，醒来就会暂时失忆。不过一会就好了，请别担心。”

“薇达？”赛特几乎要高声叫出来了，“我和薇达结婚了？”

“赛特夫君。”薇达缓缓走到赛特面前，温声问道，“您今天怎么啦？失忆得特别严重？你看着我，看着我的脸，仔细回忆一下，我是谁？”

像是被什么东西打碎了一个缺口，无数记忆从赛特的脑海中奔涌而出。看着这张坚强美丽的脸，赛特无意识地喃喃自语道：“啊……你是薇达，我最爱的妻子……啊，我想起来了。我是埃米尔·赛特，伊斯兰帝国真正的最高实权拥有者！”

尽管犹如梦境一般，赛特还是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薇达的身旁多了两个守护精灵，卡玛和安卡，是赛特五年前结婚当天送给薇达的；走廊里多了四尊石像，是移动岛上那四尊石像，也在几年前被赛特搬到巴格达。

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熟悉，惟一奇怪只有自己。赛特走在站满卫兵的长廊里，心中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冲动在翻涌。

“法兰克皇帝和唐国使节……”

步入会客大厅，坐在客人椅上的两人起身对着赛特行礼，看到这两张脸赛特再次吃了一惊。

“麦尔斯，你不是麦尔斯吗？”

“不错，如今我麦尔斯已是法兰克帝国皇帝。”麦尔斯笑道，“赛特啊，好久不见，站在权力巅峰的感觉如何了？”

“好久不见，赛特。”一名妙龄女子站在麦尔斯身畔，微笑着朝赛特行礼。

“你，你是莉莲？”

“不是啊。”女孩摇头，“你再仔细看看人家的脸。”

“妮可？！”

身穿盛装的妮可佯怒哼了一声：“真差劲，现在才看出来。都怪你以前不关心人家，所以人家又回到撒旦大人的身边，他现在是法兰克皇帝了。”

“那，那国王还有宰相丕平大人呢？”

麦尔斯冷长笑一声：“哈哈，赛特你忘记了吗？三年前我和你联手，把他们都消灭掉了。那个法兰克国王也就罢了，宰相丕平被我们处死之时，还一直不敢相信你会背叛他呢。”

赛特愕然地望着麦尔斯，又回头看看一脸平静的薇达，身体一歪几乎摔倒在地上：“怎么可能？我……我处死了我最尊敬的丕平大人？”

麦尔斯扶了一把赛特：“老友，权力就是这么个东西，不是你杀死对方，就是对方杀了你。你看他的儿子查理曼继续带领残余部队反抗，上个月我也把他消灭了。如今整个欧洲都已被荡平，正是我们东征之日！”

“东征？”

“赛特，你忘记了吗？”麦尔斯一只手紧紧握起，仿佛已将世界按在了手中，“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征服东方的唐国，统一全世界！如今我已扫平欧洲，你也支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以我们法兰克帝国的二十万大军，加上伊斯兰的三十万军队，一举拿下东方，这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军事行动！”

黄雷上前一步，毕恭毕敬劝道：“赛特阁下……目前我们那正在内战，大燕皇帝安大人已经完全掌握原来的大唐半壁江山，唐朝根基已摇摇欲坠，正是天赐两位东征的良机呐。”

麦尔斯一扬手：“没错！赛特，这位黄雷大人正是那位燕帝派来的使节，燕帝愿协助我们一些夹击大唐。嘿，我打

算灭了大唐之后，再背约灭掉燕国，征服世界的日子便指日可待，哈哈哈！”

推开议事厅的落地窗，麦尔斯手指穹空：“赛特，我听莫雷将军说你今天身有微恙，但我还是建议你去看看我们的大军，他们已经全部就绪了！”

顺着麦尔斯的手指望去，遮天蔽日的旗帜和铠甲在阳光下刺痛了赛特的眼。站在这里望着那整齐的军容，赛特忽然觉得头又刺痛起来。

“请，请等一等，让我考虑考虑……”

“赛特，军事行动刻不容缓。你身居高位，一言即可左右这国家的未来。请果断作出决定。”

努力摇了摇头，那股阵痛仍没有离开自己的身体。赛特望着远方，今天的朝阳似乎格外刺眼，深一口气缓缓平复心情，曾经的法兰克骑士，如今的巴格达埃米尔·赛特缓缓点头。

“好吧……我决定东征，既然我已是伊斯兰的最高长官，自有义务为帝国拓展版图！”

一切都犹如梦境，从巴格达出发的军队一直延绵到视野尽头。赛特坐在马背上，头顶是遮阳的华盖，身畔围着忠心的卫兵，头却仍隐隐作痛。遥远的世界似乎这一刻与自己贴近了几分，又再度相隔千山万水。马蹄下踏过的土地曾有过自己旅行的足迹，如今这些足迹任由雨打风吹去，在一千八百个日出日落后消散在风沙中，一切都没了消息，一切都随风而去。

“大人，前面就是恒罗斯了。”

“恒罗斯……”赛特抬起迷惘的双眸，看着自己熟悉的一山一水，那些曾经留恋过的星空，那些畅谈正道与慈悲的山野。风吹过境，一切都与昨日没有任何分别，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已不是昨日的那个赛特了。

“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前往慧彦大师的祖国……慧彦师父，我失约了……”

麦尔斯与赛特并肩在坐骑上，高声笑道：“赛特吾友，再向前就是唐国疆土，我们多年的心愿就要一起达成了。当日大唐帝国如日中天也不是伊斯兰的对手，如今他们自己内乱，我们此次东征必马到成功。”

赛特惘然地点点头，又想摇头。许多沧桑和凄凉在他内心中翻涌，却找不到出口。

陡然之间，一个惊惶的声音从队伍最前端传来。

“等等……那，那个是！”

顺着惊呼赛特策马前行，麦尔斯紧随其后，两人一路狂奔到队伍最前端，却看见一个瘦弱的唐国僧人站在狭窄的恒罗斯山谷中央，眉宇中透着一股视死如归的坚毅。

“慧彦师父！”

麦尔斯大惊，策马想要前行，却被前方惊惶的士兵挡住去路，只能破口大骂：“岂有此理！你，你这家伙，五年前不是已被赛特烧成灰烬了吗？”

“吾乃大唐武僧慧彦，尔等休想再跨近一步！”

这个高亢又雄浑的声音响起后，场面彻底失控了。那些伊斯兰士兵仿佛见到了最可怕的妖魔一样，纷纷抛下兵器转身就跑。

“这，这是当年那个……”

“唐国战神复活了，不死的战神复活了！”

“他一定有安拉的保佑，我们东征是违反安拉旨意的……”

占据部队大多数的伊斯兰军队彻底被

这一幕吓呆了，经历过恒罗斯之战的士兵们纷纷抛下手中兵器，转身向着巴格达方向逃去。一时间即使麦尔斯怒喝也无法阻止这混乱的场面。

千万人中，赛特却停下了脚步，他看着那个瘦弱的僧人，内心中某些东西像被什么人轻轻点了一下，让他下马快步走到慧彦面前。

“慧彦师父……”

这一刻周围的混乱仿佛都被什么东西凝固住了，赛特眼中只有这个最尊敬的老师。

“慧彦师父，我失约了……对不起您……”

慧彦看了赛特片刻，终于缓缓开口：“阿弥陀佛……老衲五年前就化为灰烬了，这只是老衲的魂魄。你不是答应过老衲，要去老衲的国家学习王道吗？来，赛特，回头看一看吧，你看看你背后的这些，是否就是你想要的？”

天地间蓦然的那一抹灵光划过心头，赛特回首望见了军队，望见了敬畏，望见了刀锋，望见了渴望，望见了贪婪，望见了欲望，也望见了自己那华贵的座驾……

“我要的……”

“权力、荣耀、财富……”慧彦的声音平静得一如梦中，“为了这些，值得你去背叛杀死昔日最信任你的长官，值得你四处去摧毁别人的国度，杀戮他们的亲人吗？”

听着这样的诘问，赛特感到自己枯萎的那颗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注入了一丝活力。

“赛特，别管这老家伙。”麦尔斯急的在一侧大叫，“他是鬼魂，希望你放弃我们即将到手的权力与荣耀！”

“赛特，无论老衲是否鬼魅，你只要去想一想老衲的问题！”慧彦叹道，“我知道你有一颗善良之心，来，问问你自己的心，问问你自己的灵魂吧……”

…………

…………

五年来的时光犹如一场华贵的梦，这一刻梦似乎终于醒了。面对慧彦的魂魄，赛特想起了自己最初在恒罗斯焚烧慧彦尸体的那一夜。那一天熊熊火焰烧红了天空，赛特就站在火焰旁垂首默默无语。

五年来的时光是否值得珍惜，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赛特努力去回忆，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找不到这五年时光中任何的快乐。除了妻子薇达，他几乎不记得任何事。

“我……我最快乐的时光，是丕平大人信任赏识我的那段日子，还有和肯迪、薇达、慧彦师父您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平安和友谊对我而言，才是无价的财富，即使拿全世界的权势来和我交换，我也不想失去！”

一旁的麦尔斯闻言怒道：“赛特，你胡说什么？我撒旦才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共同梦想是征服世界！”

赛特回首对着麦尔斯笑了笑，缓缓地摇摇头。

“不，我已经动了。我是赛特，不是什么埃米尔。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麦尔斯我决定放弃东征，我要从头开始去东方学习王道。这么多年来我东征西讨，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这个世界。”

“阿弥陀佛，老衲果然没有看走眼，我们走吧……”

“赛特，你在胡扯什么？”麦尔斯怒道，“你难道要放弃自己的军队吗？”

队伍尾端的薇达此时也追了上来："赛特，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要你跟我回巴格达去！每次你都是说走就走，五年前也是，现在也是……"

面对薇达的恳求，赛特依然缓慢坚定地摇头。

"薇达，虽然你对我很好，我却不断伤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但这一次我必须走，等所有该做的事都结束后，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

"赛特夫君……"

赛特最后看了一眼流泪的薇达，叹息着握住慧彦的手，两人的身体就这样消失在山谷之中，遁入虚空。

第十八章

"赛特，你刚才可是见了许多自己曾结识之人？"

睁开眼，眼前飘渺的云层游荡在无数奇峰之中，飘飘洒洒犹如仙境一般。那高耸入云的山脉之间，青藤蔓延着一抹昂然的绿意，在山间行走。赛特愕然望着这一幕从未见过的奇景，任凭风吹乱了自己的长发。

慧彦的魂魄就站在身旁，赛特被眼前的景色震惊了片刻才低声答道："是……我见到了很多自己熟悉的人。"

"他们都是挽留你的吧？"

"是啊……"赛特想起刚才自己看到的那些幻象，叹道，"妮可说我前生曾是撒旦好友，薇达想要让我留在巴格达，黄雷也出来拦我……是否因为我有这些羁绊，所以才非要经历那些磨难呢？"

"赛特啊，是非由你自己来定。"慧彦平静道，"你自己的心，总有一个方向的。"

"我也不知道。"赛特苦恼地坐在路边，懊恼道，"我自己也有一丝迷惘，看到薇达流泪离去之后，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尽快到唐国，完成我的旅程，然后与她团聚……"

"嗯，失去同情怜悯之心的人，永远不可能体会王道精神。"慧彦赞道，"你能有这样的心思，老衲觉得非常好。"

"这里已是天山了吗？"

"没错。"

"好壮丽的奇景。"赛特站起来继续打量四周，"那边有个小朋友，他会不会知道仙人的踪迹。"

"哈哈，那你就去问问吧。"

"小朋友，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仙人？"

眉宇间带着一股傲气的孩童看了赛特一眼："小朋友？这附近没看到什么小朋友。"

"你不就是吗？"

小孩哼了一声："没礼貌的家伙，我是鼎鼎大名的轩辕剑童。"

"那好……鼎鼎大名的轩辕剑童先生，您听说过这附近有仙人的传说吗？"

轩辕剑童无奈地撇撇嘴："咳……仙人已在石窟里等你很久了，下次记得有礼貌一点。"

剑童背后即是洞口，赛特微微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入洞中，这才发现山洞和自己想的出入甚多，原本以为仙人居住的山洞会绵长幽静，未料只是一个浅浅山洞，洞内一方石坛，坛上插着一把纹路古朴的宝剑。

"这洞里没有什么仙人，只有一把剑……"

赛特还没把话说完，那把古剑已冉冉腾空，化作一个白眉白须的老人，笑看向赛特。

“赛特，这就是老衲所说的仙人。”

“这……”

老人笑笑：“小朋友无需惊讶，老身乃是轩辕剑仙，乃神州千年古剑幻化成仙，在这里却已侯你多时了。你可知如今你已惹上一个大麻烦？”

“麻烦？”

赛特正想出口询问，却见轩辕剑仙眉头微皱，仿佛看到了什么事物一般，低声自语道：“好家伙，第一个麻烦还没解决，第二个更大的麻烦也招来了。小朋友，跟老身一起出来一下吧。”

随着轩辕剑仙走出洞外，麦尔斯已站在天山之巅怒气勃发地等着他。

“萨特，本王如此信任尊重你，你究竟把本王对你的情意当成什么？我们前世相约要一起征服人神魔三界，魔界已是我囊中之物，如今即将主宰人界，你竟给我半途而废！”

轩辕剑仙上下打量麦尔斯一番，摇头叹道：“这就是西方的魔界之王撒旦吗？好一个英武青年，锐气迫人……可惜武力永远不能真正征服什么，这位赛特小朋友已领悟了这一点，故此想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哼，死老头，你又是谁？”麦尔斯不屑道，“凭什么有资格教训本王？赛特你不要为这些家伙所影响，法兰克大军我已整顿完毕，薇达一人之力无法镇住三十万伊斯兰大军。如今唐国近在咫尺，只要我们合力，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前世的愿望也将慢慢实现。”

“麦尔斯，你对我的情意我十分感动，但我希望走自己的路。”赛特对于麦尔斯的建议想都没想，摇头拒绝道，“前世可能有过许多经历，但我已毫无印象，对我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

“赛特你……你想证明自己是正确吗？”魔王撒旦的本性在这一刻暴露无



遗，一股黑暗力量迅速在天山之巅蔓延，“那就用你的力量来证明吧！”

赛特凝神举剑，想要刺向撒旦，却被轩辕剑仙轻描淡写地拦住。

“看来是老身实现当初对慧彦诺言的时候了……”

轩辕剑仙的手上似有无穷力量，只轻轻一挥，赛特已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人像被随手抛向某个时空中一般，彻底失去了知觉。

麦尔斯也好，天山之巅也好，轩辕剑童和轩辕剑仙也好，还有慧彦师父也好……全都渐渐淡去，像是被擦掉的图画。一切都归于平静，一切都回归本位。

…………

…………

赛特再度睁开双眼时，轩辕剑仙仍站在对面，只是周围漆黑一片，应是午夜时分。脚下沙砾余温犹在，山野之中仍有星火点点，空气中漂浮着淡淡血腥，那场大战的尾声仍未清理完毕。一切都像是回到了最初，安卡漂浮在空中，左右环视着四周的一切。

“这里是……”

轩辕剑仙咄地一声断喝，让赛特回过神来：“看清楚，之前一切皆是幻影，如今尔等才终于回归真实世界里来！”

赛特扶起同样昏迷过去的薇达，被轩辕剑仙一语点醒：“原来从头到尾，这五年的时光都是幻觉？”

“是蜃楼王。”安卡喵了一声，“我们一直都在他制造的幻象之中。”

薇达此时也清醒过来，美丽的少女扶着头低声道：“我……当时我要带赛特回大马士革，然后……之后的全都是幻影？这么长的一段时光，全都不是真的？”

轩辕剑仙并未说话，只是一只手高高扬起，一道无形剑气刺破了死寂的夜，那个面色苍白的蜃楼王立即被迫现身。

“轩辕剑仙，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插手在下之事？”

“你这小妖，四处迷惑别人，我岂能坐视不理？”轩辕剑仙怒斥道，“你以前也是一位怀抱求道之心的有为书生，只是因被海市蜃楼迷惑致死，就怀恨他人，迷惑其路过的旅人……”

蜃楼王并不辩解，只是冷笑一声：“哼，他们瞧不起在下之幻影，在下当以小小幻影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愚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些人都将死在东征途中，你和老秃驴为何要坏我的事！”

“咄！”轩辕剑仙对着蜃楼王怒叱一声，伸手抄起赛特腰间炼妖壶，“宵小妖孽，还不速速就擒？炼妖壶，吾以轩辕剑之名，请为老身收镇此妖！”

轩辕剑仙的咒语声中，一道猛烈的旋涡自炼妖壶内激荡而出，蜃楼王惨叫一声，被飞速吸入壶中，自此再无声息。轩辕剑仙将手中的炼妖壶丢给赛特，想了想又嘱咐道：“小朋友，蜃楼王本身只能制造幻象，他能让你觉得这五年时光并非虚构，是借用了你身上能够穿越时空的能力……”

“这么说……这些事真的会发生？”

“不错！”轩辕剑仙颔首道，“若你与这位阿拉伯少女一同回国，最终你会与他成婚，并成为统治者，和撒旦一同率军东征。不过惟一有一点例外，那就是你的慧彦师父永远不会再出现阻止你……”

“为什么？不是慧彦师父把我救出幻境的吗？”

“慧彦已身死，魂魄也唯有在蜃楼王制造幻象之际才被召回幻境，他在那一刻利用机会带你神游天山，我才有机会出手救你。”

“慧彦师父的魂魄依然在关心我

吗……”赛特失魂落魄地站在沙漠中，沙漠夜晚冰冷漫长，犹如之前所做的那个噩梦。

“各位，你们的心绪一定很乱。”轩辕剑仙踩着祥云冉冉飘起挥手道，“老身先回石窟里去了，待你们平静一些后，再来找老身吧。”

轩辕剑仙离去后，众人相视无语，最后还是赛特先走到妮可的面前。

“妮可，我要离开这里了……你要不要一起来？”

妮可没说话。

“怎么了？不愿意吗？还是觉得跟在撒旦一起比较好？我只是怕你会被撒旦责怪，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

妮可瞪着眼睛，过了半晌才轻轻问道：“赛特，你真的不生人家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上次幻象中，人家跑回到撒旦大人身边帮他，所以很怕赛特生气嘛……”

赛特一拍头：“那只是幻影而已，既然我自己都被骗得晕头转向了，怎么可能责怪别人？”

“真的？”妮可的表情一瞬间鲜活起来，“人家……人家真的可以再继续跟着你吗？”

“走吧走吧，都一起相处那么久了，少了你，我也会寂寞的。”赛特转身拍拍炼妖壶，走向薇达。

“赛特，人家最喜欢你了……”

看着赛特朝自己走来，薇达一脸的柔情忽然变得有些僵硬，她痴痴望着这个让她不断鼓足勇气争取幸福的男子，也是半晌说不出话来。

“薇达，你愿意跟我一起去东方吗？”

“我已经说过答案了。”薇达扭头不让赛特看见自己的泪光，“你不必再多问一次。”

赛特默然点头，他知道薇达的坚强和果断。

“薇达……这五年来多谢你对我付出的温柔和体贴，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我第一次感觉到家庭的快乐和幸福。我永远忘不了你在月光下唱歌的样子，你的歌声和月光交织在一起，美得让人心醉……所以请你相信我，为了我心中最美的画面，我一定会回到这里来找你。从唐国学到我所要学的东西后，我会回到伊斯兰，然后永远陪在你身边……”

泪眼婆娑的少女猛然抬起头，像是在黑夜里看见了光：“你……你不会回到故乡，或留在唐国吗？”

“别担心，等我把所学的东西教给法兰克的丕平大人后，就一定会来跟你在一起。”

天边的云来了又走，被风吹散了，吹入了离愁的心。

“赛特……谢谢你。”薇达不再矜持，抱着赛特无声地哭泣，“我，我愿意等你，我会一直在巴格达等着你，一直一直，直到你回来的那一天为止……”

赛特抱着薇达，泪水沾湿了他的衣衫，女孩的哭泣声柔软了他的心。过去与未来的交错中，年轻的骑士选择了自己想要选择的，随后义无反顾。

第十九章

现实世界的天山比幻境中更美，在云雾缭绕中偶遇太阳初升，金色的光染遍了

每一缕云丝。赛特踩着青草和朝露登上天山之巅，轩辕剑童仍站在洞口默不作声。一名枯瘦老者的魂魄毅伫立在山崖一侧，听见脚步声回身对赛特展颜一笑。

“赛特……你来了。”

“慧彦师父。”

“我已知晓一切，看到你能舍弃荣华富贵，我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慧彦在朝阳中仿若浑身射出光芒，脸上的笑容却带着几分忧虑，“我留在这里等你，是为了和你一同前往大唐。如今我已是魂魄，这才知晓自己有数度前世，就如同你前世曾与撒旦旧识一样。我将以曾羽化成仙的前世身分，与你同赴大唐！”

“成仙？”

轩辕剑仙不知何时也已来到赛特身旁，见赛特疑惑，耐心解释道：“所谓前世，即是同一个灵魂的不同身分。慧彦前世乃是大唐开国元勋李靖，李靖已臻仙境，因此他能摆脱魂魄束缚，陪你同去大唐。”

轩辕剑仙说话间，慧彦的魂魄已如破茧之蝶，幻化出一个面目俊朗的年轻人。年轻人见到赛特微微一笑：“赛特，我出现在此并非偶然。我本是大唐开国元勋，如今闻知大唐有动荡之象，心生焦急。却因此发现了更严重之事——撒旦对大唐好像另有计划。”

“撒旦，不……麦尔斯他人应该回到法兰克了吧？”

李靖摇头：“不，他已经先走一步去了大唐。你的目的是王道，他的目的则是破坏王道。王道爱人，若这世间已无王道，就将沦入黑暗时代，正如你的故乡那般……”

“我懂了，我会尽快赶到唐国，阻止他的阴谋。”

赛特收拾好行囊辞别轩辕剑仙，从天山脚下顺路向东行进，虽仍是旅途艰苦，山水却比之阿拉伯地区丰饶许多。一路上山水相连的壮丽景象让赛特赞叹不已，他顺着商路蜿蜒东进，终于在数十日后来到长安。

长安城的广阔远超赛特今生所见的任何一座城市，甚至连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繁华都无法与之相比。从山上俯瞰这座城市，华丽厚重的城墙把城市包围在中央，方形的城市里街道整齐宛如用笔绘制在地面上一般，连绵的房屋竟然无法一眼望到尽头。

站在山巅遥望这座号称当世第一大城市的长安城，甚至连安卡和卡玛都忍不住发出赞叹。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城市……”

“喵，如果埃及没有被灭亡，恐怕也就和这差不多吧……”

慧彦生前记忆都存于李靖心中，在他的引见之下，赛特顺利找到了当朝学士白连仪的住处。这位大学士得知慧彦身死之事后虽然惋惜了一阵，但听说是为国而死，又激动了半晌。赛特是慧彦的弟子，白连仪当然对其好生款待。这样赛特终于在长安城中落下脚，也开始更加详细地学习大唐文化和各种礼仪知识。

不知为什么，长安城人来人往，赛特偶尔站在白连仪家门前，却总觉得自己只是个过客。

时间久了，赛特渐渐知道了如今长安的形势。皇上耽于享乐，贵妃娘娘则陪着皇上饮酒作乐，国戚杨国忠手握大权，白连仪虽屡屡上书帝王，却未见其效。恰逢高仙芝被大食军队重挫，受到皇帝苛责。如今皇帝宠信的丑臣安禄山似要出任新的安西节度使，朝廷中一片反对之声，皇帝却置若罔闻。

“看来哪里的皇帝都一样。”赛特听

白连仪介绍长安的状况，想起自己认识的那些君主和走过的国度，也只能无奈慨叹一句。

“皇帝如果堕落，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很渺茫了。”白连仪对赛特的好学大加赞叹，只是谈到大唐命运时显得有些黯然。

“可恶，麦尔斯究竟藏在哪里了？”

在长安住了数日后，居然一点都找不到关于麦尔斯的消息，这个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想到要送还慧彦的骨灰和舍利到少林寺，赛特还是决定先去旅行对慧彦的承诺。从长安道少林寺路途颇为遥远，这对习惯了跋山涉水的赛特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慧彦已在恒罗斯战死？”

少林武僧慧荣看到赛特所持舍利，脸色巨变片刻，终因佛法精湛没有面露哀色，只是合什叹道：“慧彦因乱世而死，而当今安禄山又将叛国，这该如何是好？”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安禄山会叛变。”赛特想起最近白连仪所说的话，摇头道，“只有一个人不知……那个人偏偏还是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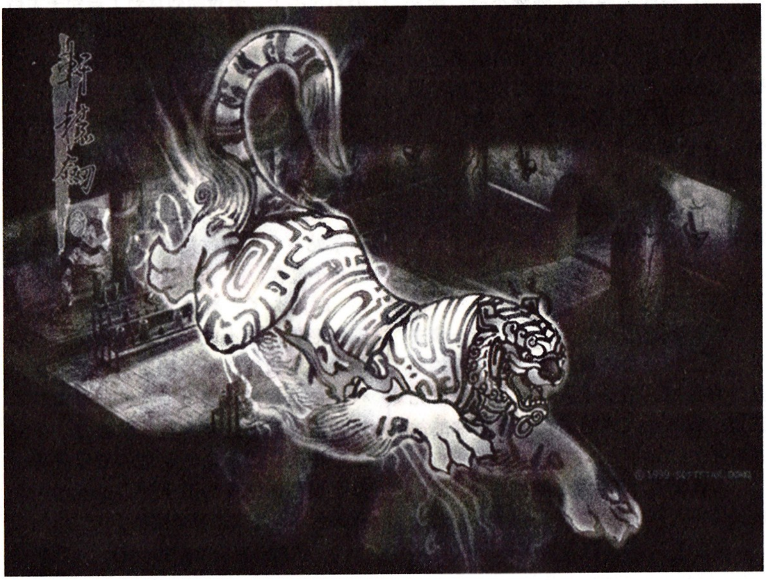
“唉，想去进谏皇上，却苦无门路。”

“或许白连仪大人可能有些办法。”

慧荣点头：“如此甚好……可惜啊，这乱世若是来临……”

“我先回去与白大人商量，慧荣前辈可在长安等候消息。”

赛特连夜赶回长安，与白连仪谈了慧荣之事。白大学士思索片刻，这才道：“听说有黄雷与安禄山勾结，在长安新建了宅邸，内有密道通往皇宫。若是你们能找到那条密道，既证明安禄山手下的人有心谋反，又能进谏皇上，你看如何？”



“倒也不错。”赛特对于这类工作向来熟悉至极。

如果时光能够倒退的话，赛特应该会后悔自己这个决定。

黄雷在长安的居所由安禄山出资兴建，风格居然与欧式无异。联想到这个邪恶的机关兽天才曾在欧洲旅行，倒也不足为奇。慧荣和赛特潜入黄雷宅邸之际正是夜幕降临，皇宫里歌舞升平的时刻。两人穿过密道，果然出现在皇宫内殿。

“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

内殿之中，监国杨国忠正在把玩龙椅，见到有人出现吃了一惊，连忙从龙椅上跃下。赛特看在眼里，没有出声。

“杨相国，我等有要事禀告皇上。”慧荣站前一步，“关于有人谋反的事……”

“谋反？”杨国忠吃了一惊，“什么？来人呐，有人要造反！”

“在吵什么呀？”被杨国忠的声音吵到，一把声音从内殿背后的寝宫传来。听到这把声音，慧荣和赛特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高兴。

“启禀皇上，这些人突然闯入。”

这种时候，慧荣也不顾身分与礼节了，径直喊道：“皇上，我们有急事想要上奏。”

曾与白连仪参加过群臣聚宴的赛特首先被皇帝认出来，皇帝微微一笑：“原来是来自西方的留学生赛特啊。好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皇上……臣等查到安禄山即将起兵叛变。”

唐明皇闻言双目一瞪：“胡说！朕与禄山情同父子，他怎会造反？”

“皇上息怒。”慧荣跪倒在地，继续说道，“臣等亲眼所见，安禄山打造兵符，安排计划，如今已是天下皆知！”

杨国忠冷笑一声：“那又如何？你怎能证明兵符就是安禄山打造的？你说天下皆知，难道是说皇上糊涂吗？”

“贫僧不敢……”

“启禀皇上。”杨国忠转身高声说道，“这等轻言不足以信，不如先将这两人拿下，等安大人从范阳回来之后当面对质如何？”

“万万不可！”慧荣急道，“皇上，若安禄山回到范阳，就会起兵了！”

杨国忠怒喝一声，挥手让两旁侍卫围过来：“大胆！皇上怎么做，还要你教吗？来人啊，拿下他们！”

两旁侍卫未等靠近慧荣，已被武僧之力弹飞。赛特看在眼里，正想上去帮手，却见慧荣对他摇首。

“慧荣大师！”

“赛特……这是天下百姓的大事，你不要插手……”

“大胆，这是想造反吗？”唐明皇一生从未见过有人敢于反抗自己威严，顿时怒气勃发，“你在朕面前伤人，还想让朕相信你是一心为国吗？”

“老衲知错了……贫僧今日以死谏国，请皇上明察！”

铿锵字句中，少林武僧慧荣抬头面向皇帝，一只手疾抓向自己天灵盖，竟无半分犹豫。

“皇上……请为天下苍生着想……”

手起手落，不过一个呼吸间的事情。慧荣的身体已经瘫倒在大殿中央，这位武僧双目圆睁，竟是死不瞑目。

看到这一幕，赛特忽然明白慧彦师父当日在恒罗斯的心境了。面对渐渐围上来的侍卫，他慢慢站直身体。

明皇见到慧荣自杀殉国，脸上怒色终于淡去，面对如此刚烈的武僧，连他也无法不为之动容。

“国忠……你还是去查查吧。”

面对慧荣之死，杨国忠却无动于衷，心中只是盘算着如何将揭发安禄山叛国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依旧嘴硬道：“皇上别相信这秃驴的话，虽说安禄山权大势大，但要说他叛国，臣以为是万万不可能的。来人呐，麦尔斯勇士，给我将这两人也拿下……”

赛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麦尔斯重逢了。

——难怪从来没有麦尔斯的消息，原来他就躲在皇宫里！

手持骑士剑的金发青年从偏厅走进大殿，手中剑锋笔直指向赛特：“杨大人，这小子就交给我对付！”

“麦尔斯……你居然在这里！”

麦尔斯冷笑一声，忽然说起法兰克方言道：“赛特啊赛特，你也太过分了。我竟还指望你能加入我们，却没想到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我们的事，如今看来是留你不得了！”

赛特看得出麦尔斯双眸中闪烁的魔力光辉，他谨慎地拔出武器，一只手按在炼妖壶上：“麦尔斯，你来中国想做什么？”

“哈哈哈！以前我都只是间接控制各地的统治者，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如今我醒悟了！我要亲自控制强大的中国，然后征服世界！”

“你总是陈词滥调。”赛特轻轻叩击炼妖壶，不屑道，“征服世界这么有趣吗？我永远不会加入你们的！”

“那就死吧！”

麦尔斯挥动手中武器，引出强大的魔力将宫殿彻底包围。赛特炼妖壶中的朋友们顷刻间一一闪现，集合四人之力将麦尔斯团团围住。道道雷光和火焰在瞬间喷薄而出，妮可与卡玛将各自的魔力压向麦尔斯，李靖和赛特则以手中武器刺向麦尔斯的身体。

“你在人间仍有肉体，受死吧！”

集合四人之力的强大力量瞬间冲垮了麦尔斯的身体。一蓬更加强大的魔力自空中扩散，渐渐将赛特也融入黑暗之中。

“可恶，竟敢毁了我的肉身……”

麦尔斯的声音自幽冥中传来，一团漆黑的影子凝固成人形。赛特在黑暗中想要挥剑，却发现自己什么力气也使不出来。无声无息的一团黑色火焰蔓爬上他的身体，下一秒钟赛特仿佛看见了许多人哭泣的面容，还有心脏碎裂的声音……他想要努力抓住什么，却发现自己的手已不受控制。黑暗最终吞噬了一切，包括痛苦和悲伤。

一切的一切，就在这一刻粉碎了。

西元七百五十二年，法兰克骑士赛特殓于长安皇宫，尸骨无存。

三年后，安史之乱揭开序幕。

第二十章

依稀在哪里听见了一丝声音，一个灵魂慢慢醒过来。

周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这个灵魂站在虚空中迷惘了片刻，忽然脚下一滑，跃入水中。

水波涟漪，池水清澈见底。夕阳照在水面上，层层粼光微微荡漾，这样的场面颇为熟悉，孤独漂泊的灵魂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只是在那儿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就沉沉睡去。

不知又过了多久，这个灵魂再度醒

来，它看见青山绿水之中，许多人影晃动。有些人手握明晃晃的金属，切开另一些人的身体。

再后来，灵魂又睡着了。梦中它梦见了一头金发背生双翼的女孩，梦见了坚强的女战士，梦见了慈祥的师长，也梦见了兴趣相投的好朋友。

那些梦随着醒来又一次被忘却了。

灵魂不知道时间如何流逝，它在人世间飘荡，随着乱世烽烟载浮载沉，最终落在一片草棚前。

一名老者正站在水池边，遥望天光碧波，望着望着忽然眼角流下泪痕，将手中杯酒一饮而尽。合着杯中酒，老者轻轻吟唱的声音在水面上漾开。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灵魂站在那里聆听老者的吟唱，渐渐想起了一丝往事。望着夕阳和草棚，他的双眼竟毫无征兆地流下泪来。

“唱的真好，虽然我不懂词句的意思，却能感觉到很美。”

老者放下酒杯，转身望见流泪的年轻人，善意地笑笑：“这首诗叫《长相思》，是我作的。”

灵魂慢慢习惯了说话，他快要忘记自己有多久没有说过话了。

“真是好诗。”

“朋友，谢谢你欣赏我的诗，要不要进屋喝酒聊聊天？”

灵魂犹豫了一下，跟着老者进了草棚。草棚里很简陋，灵魂站在老者面前，虽不知他为何会看到自己，却仍努力思索着自己的名字。

“我叫做赛特，请问您是……”

“我叫李白。”

“李白……名诗人李白？”

李白呵呵一笑：“嗯，你认识我？看你不像是中土人士，是来自外地了？”

“嗯……”

李白叹了口气：“唉，我也是离家之人，在这种夕阳之下，就会想家。”

赛特努力思索着自己之前的遭遇，却想不起什么，只能说道：“我……我是回不去了。”

“如今战乱四起，民不聊生，你想走也难啊……”

赛特猛然抬起头：“战争？已经战争了？”

“是啊……安禄山谋反，已经好几年了。”李白给自己添满酒，又是一饮而尽，“你并非中国人，还能懂我的诗，可见你下了苦心学习。”

“这，这都几年了？这么久了？”赛特惘然道，“我是为了学习而来……”

李白无奈笑道：“当年玄奘法师曾经西去取经，让文化得以更加繁盛，也算得了外国不少好处。如今难得有外国人来我国学习，却不得回归故里……我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这把剑你就拿去吧，至少可以防身保命。”

赛特抓起李白放在桌上的剑，剑锋出鞘映着夕阳的光彩，照在他的脸上。

“剑光可映自心，也可看清自己该何去何从。”李白又喝了一口酒，低声说道，“虽然这把剑只是便宜货，我还是给它取了个好名字，叫做轩辕剑。”

“轩辕剑？”

听见这三个字，赛特的灵魂蓦然间灵光一闪，何去何从，是是非非，恩怨情仇，千山万水，就在这一念之间全部被融会贯通！

“终于找到你了！”

下一刻，赛特的灵魂已站在天山轩辕剑仙的山洞中，轩辕剑仙满脸笑容地看着青年骑士，语气中透着欣喜和快慰。

“这里是天山？怎么了？我不是已经死了么？”

“你死后灵魂四处漂泊，知道你刚才想起了轩辕剑，想起了一切因果，我才能召唤你的灵魂来此。事到如今，你已有资格拿起轩辕剑了！”

“但是我已经死了……”

轩辕剑仙朗声笑道：“那是你应该经历的……若非有这种觉悟，你怎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小朋友，你现在快要想起前世了，若非你设计了反曼陀罗阵，能够打破因果，撒旦怎会有力量挑战天界？只要你想起一切，你将面对自己的一切。”

那些记忆慢慢在脑海中浮现，赛特脸上的迷惘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

“我想起来了……撒旦想要利用我的力量做什么？”

“我会给你再造一个肉身，到时你去问撒旦就知道了。”轩辕剑仙一声长啸，“因此事事关天界才开特例，新的肉身需要足够灵气维系，你不可离我太远。”

“这就是所谓的命不该绝吗？”赛特看着自己的灵魂一点点被肉体填满，奇妙的感觉在心头涌动，“这肉身我可用多久？”

“三十年，你要好好把握人生。”

从天山洞窟出来，这里依然奇景瑰丽。卡玛和安卡坐在山崖上无聊地望着远方，蓦然回首看到赛特朝她们走来，两人几乎同时起身奔向年轻的骑士。

“赛特！你不是已经死了？”

“是轩辕剑仙帮我，让天界给我再造了一个肉身。”赛特看见老友，心情也格外激荡，“哈哈，我的灵魂四处漂泊，还见到了大诗人李白。你们见到妮可了吗？”

“妮可说是要去找你的灵魂，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唉，不知要去哪里找她了……”

赛特带着炼妖壶重回长安，原本当世第一繁华的城市如今已略显破败。城市的街道依然整洁，却再也没有白连仪那样夜不闭户的人家了。行人们神色匆匆，除了仍有小贩在街头做生意外，比之当年已是冷清了许多。

白连仪已经去世，唐明皇也已逃出长安。一切都物是人非，站在长安城里，赛特想起自己初到贵境之际，也是这样站在白连仪家门外，看着人来人往，想像自己只是一个过客。

终章

赛特知道，自己与撒旦之间的恩怨必要有个了结。撒旦肉身当年一战被自己毁灭，仍有人在古长安废墟中制作反曼陀罗阵。因果循环一旦破裂，乱世更甚。

“当日撒旦以全力一击粉碎了赛特肉体，自己也遭受重创。”轩辕剑仙对撒旦一行的行踪略有了解，“否则反曼陀罗阵不会兴建如此之久。”

“那不是康纳里士吗？难道是他在继续兴建反曼陀罗阵？”

来到长安废墟入口，赛特一眼就看到曾自称恐惧之王的康纳里士，这一次他见到赛特却没有施展任何法术，反倒对赛特恭敬有加。

“啊，赛特大人！您的肉身还好用吗？”

“是不错，需要你管吗？”赛特几乎想要抽剑刺向这名地狱使者，却发现他的神态古怪，不像是对着敌人的态度。

“不不……您高兴就好。看您状况还不错，比我想像中好太多了。”

虽然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赛特还是跟着康纳里士进了长安附近的古长安废墟。

“赛特大人，反曼陀罗阵已经建好了。”康纳里士带着赛特穿过那些古老的废墟，两人的脚步声在这寂静的废墟里格外刺耳，“正等待您的到来。”

赛特愣了一下，没想到康纳里士这么直截了当。

“哦，赛特大人，您看到妮可那丫头了吗？”

“你知道她在哪里？”赛特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

“奇怪了……是我要她去带您来的啊……”

康纳里士话音未落，前方岔路走来两人，其中一人赫然就是赛特遍寻不见的妮可，另一人栗色长发，手持长剑，穿着一套有些破旧的旅人外套，不是赛特自己还能是谁？

“这，这是我？还有妮可？”

妮可看到赛特也呆住了，又看了看身边的那一个赛特，陡然尖叫起来：“天啊，竟有两个赛特！”

站在妮可身旁的那个赛特冷哼一声：“……原来是这样，没想到你居然回来了。难怪康纳里士会搞错。”

听着这把熟悉的声音，赛特心头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子。

“撒旦！你……你利用了我肉体？”

“什么？”妮可张开双翼，飞向赛特这边，“撒旦？康纳里士，你居然骗我！你还说可以让赛特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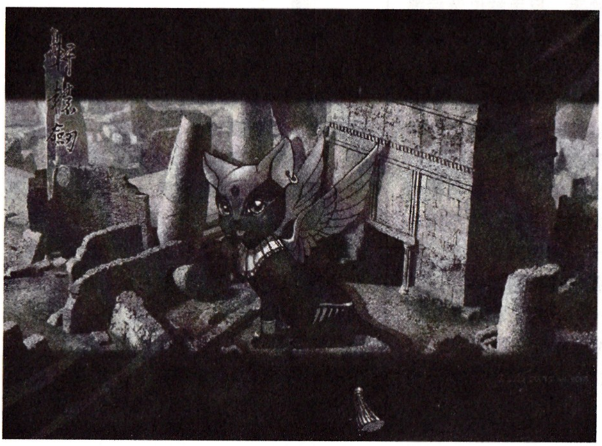
康纳里士阴阴一笑：“是啊，我说让赛特的肉体复活，又没说那里面的灵魂那是赛特。”

看到妮可安然无恙，赛特松了一口气，也颇无奈地摸摸这个魔界少女的头：“你也太糊涂了吧……”

“对不起，赛特，人家一直找不到你的灵魂所以……”

撒旦断喝一声：“喂，你们打情骂俏完了吗？妮可啊，你本是我手下的一名女魔将，为了诱惑赛特我才消去你所有记忆，结果现在反倒被赛特给拐走了。你还是回到我的身边吧……”

“才不要！”妮可一双小手紧紧抓住赛特的手，“人家喜欢的是赛特，绝不回你身边！”



“哼，不是自己的狗就不是好狗，看我怎么收拾你。”

赛特看着这个容貌跟自己一模一样，却有着迥然不同灵魂的敌人和朋友，叹了口气：“只要不顺着你的意思，你就要摧毁？”

“赛特，我以为你从哪里搞来的身体，原来是天界诸神给你造了个肉体，看来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本事了。”撒旦不怒反笑，“赛特啊，你看你多么受人欢迎，即使天界也对你青睐有加。还不是因为你造出这个反曼陀罗阵，可以打破因果。当你只启动一部分能力的时候，已经可以穿越时光，若是全部启动，就能干扰天理因果定律，你可知那是多么大的权力？”

赛特握住妮可的手，感受到身边女孩内心的喜悦，他看着那个骄傲的魔王，大声反驳道：“我今天回到这里，就是为了了结你和反曼陀罗阵。”

“哼，那就来试试吧。”撒旦举起手中武器，“以前还需要你来操纵这个反曼陀罗阵，如今有了你的肉体，我已经不需要你帮忙了！”

赛特松开妮可的手，反手抽出背后那柄青古剑。古老的铭文自剑脊上一路蔓延到剑柄，仿佛如泣如诉的古老诗篇。一股浩然正气自剑身上激荡而出，刺破了撒旦的魔力。赛特身畔漂浮起七色华彩，至纯至真的力量贯穿剑身。

轻飘飘一剑刺出，撒旦手中武器化作点点碎片，赛特一剑逼退撒旦，右手挥动炼妖壶，卡玛、安卡、李靖蜂拥而至，一道道咒符射向那曾属于赛特的肉体。

康纳里士发出一声悲鸣，被轩辕剑的光彩照到的身体顿时冒起一股黑烟。赛特持剑斩向撒旦之际，这位恐惧之王也现出原形。

轩辕剑蕴藏千年的灵气被赛特激发出来，撒旦占据的肉身现出道道裂纹，妮可双手高举，以极大魔力唤来一道惊雷，正落在撒旦头顶！

原本属于赛特的肉身喀嚓一声碎裂开来，一团黑影再度向上涌起，想要包围住赛特，却被轩辕剑的光芒刺到，蜷缩成一团飞快地退走了。

“原来有轩辕剑在帮你！”

妮可看着逃走的撒旦，有些吃惊地道：“撒旦大人竟会被打败逃走？赛特你现在变得好厉害……”

轩辕剑仙眉头一皱：“不对，他去反曼陀罗阵了！”

“那会怎样？”

“反曼陀罗阵可以无视因果循环，自也可以打破人间壁垒，让撒旦魔王的真身现于世间。”轩辕剑仙抬手将自己额间一方咒符摘下，“赛特，老身将轩辕剑全部力量交付与你，你现在可以使用轩辕剑与撒旦决一死战了。”

赛特握着轩辕剑，感受到那股力量的变化，对妮可点点头。

“走吧，妮可。”

“嗯。”

撒旦没有走远，人骨佛堂中一座巨大的莲花法阵稳居其中。撒旦的真身宛如上古魔神一般巍峨巨大，站在佛堂中央居高临下望着赛特。

“赛特啊赛特……天地人三界之中，无人能像你这样有巧思，反曼陀罗阵不仅可以让人断绝缘分，更可破坏因果，让恶人无恶不作更有善报，善人行善不得善终，来吧，我要抓住你，把你永远囚禁在地狱！”

撒旦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间都在微微颤抖。源源不绝的魔力从反曼陀罗阵汇入人间，在撒旦的体内急速



膨胀。片刻之间整个人骨佛堂里仿若地狱，撒旦竟用魔力制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狱世界！

赛特扬起轩辕剑，脑海中不知为何竟然回响起慧彦的声音。

"是是非非，皆中你自己判定。"

"我只希望人人都能安享和平幸福……"

"哪怕一己之力再微薄，也当尽心竭力！"

还有薇达的声音。

"夫君，我会永远在这里等着你，一直等下去。"

"不要离开我……"

"我薇达，一定不会输给你！"

慧荣的声音。

"皇上……请为万民苍生……"

"贫僧当以死殉国！"

肯尼的声音。

"真理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为了真理，我不愿崇拜偶像。"

"知识的力量，你永远也想不到……"

无数的声音在脑海中交织，一幕一幕，一次又一次。岁月如歌，歌声中带着苍凉的悲与喜。赛特紧握着轩辕剑，古剑上千百年来见证的历史仿佛渗入他的身体，充盈他的思绪，在他的体内升腾流淌，犹如血液般走遍全身。

智慧，王道，过去，未来，万民，圣贤，太平，幸福，和平，战争，死亡，贪婪，欲望，复仇，成败，权力，财富……

赛特睁开双眼，看见一条条路，那些路有的自己走过，有的尚未踏上。无论哪一条路，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即使站在长安街头望着人来人往，自己也不是过客，而是这繁盛人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轩辕剑破空而起，悠悠荡荡，斩断了迷惘，斩断了疑惑，斩断了恩怨和是非，斩断了魔王最后的希望。

一剑刺出，万法皆空！

撒旦的力量被这一剑刺空，周围的地狱景象轰然坍塌。黑暗魔力被人间正气

一荡而空，顷刻间人骨佛堂里再也没有撒旦的一丝魔力，只有他的声音却仍自信中带着孤傲："赛特，我虽然败了，你却杀不死我！"

"是吗？"赛特仰起头，高举腰间的瓷器，"炼妖壶！来！"

"不！"

这是百年来撒旦在人间发出的最后一次声音。

…………

…………

轩辕剑仙看着赛特手中的瓷壶，微微叹了口气："这炼妖壶能封他九十九年，人间可得百年太平，也算难得了。"

"如果时间更长会怎么样？"

"一旦力量足够，他就会逃脱。希望在这之前，他能够悔改。"

赛特笑了："希望撒旦悔改，那恐怕要几万年。"

轩辕剑仙点头："没错……不过妮可，你已洗尽魔界时的种种因果，如今又阻止撒旦有功，天界安排你在欧洲出生。几年后赛特就可与你见面。"

妮可抓着赛特轻轻蹭了蹭："嗯……那我去了，赛特，你到时候一定要来找我哦。"

赛特重重点头："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赛特，你会去找薇达吗？"卡玛问道，"如果可以，去找薇达，好好照顾她，不要让她成为爱情的孤独者。我会成为薇达的守护灵，一直保护着她。"

"嗯……我会的。"

李靖拍拍赛特肩膀："我还要留在这里，帮助摇摇欲坠的大唐，就不送你回欧洲了。"

"这个自然。"

"万水千山总有一别，希望你保重。"

轩辕剑仙笑了笑："赛特，为了保持你的新肉体，我必须跟着你一段时间了。"

"安卡你呢？"

"不介意我跟着你吧？"

"欢迎至极。"

走出长安废墟，新的一天正在展开。长安废墟旁的河面上，几只飞鸟划过水面，一轮红日正努力挣脱地面，令万物复苏的春风吹过头顶。赛特默默走过这混乱的时代，脑海中仍回响着一路上的点点滴滴，他的身影融入万千世人之中，与这生生不息的世界连成一首歌谣。几千几万年后，这个世界的太阳依旧这样升起，烟消云散的恩怨流淌在岁月里，也许只有歌谣仍在传唱。

西元七百五十六年，远恩王子回到自己的祖国重建家园，看到大唐的灾难，也平息了他的仇恨。之后他创造出许多动人的音乐流传在西域。

肯迪的子孙成为伊斯兰地区的大学者，以因果定律的学说闻名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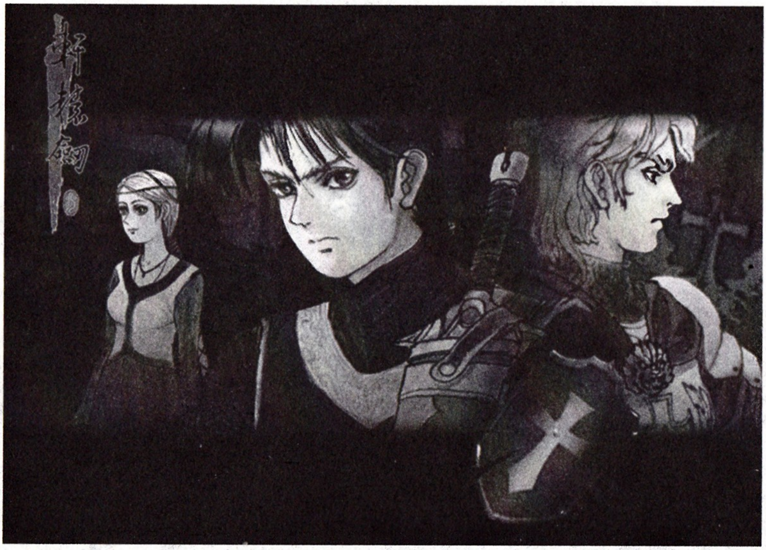
卡玛守护着薇达，薇达与赛特度过了十年岁月后逝世。

段秀实以正直闻名，十多年后接任节度使，在一次平乱中被叛乱的手下杀死。

赛特回到欧洲，将学到的知识和智慧用来协助丕平三世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开拓了加洛林王朝，但之后欧洲的黑暗时代把这些历史掩盖了下去。

薇达死后多年，赛特找到转世成人的妮可，两人一起度过后半生。

轩辕剑在赛特过完一生后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后记

《轩辕剑3云和山的彼端》发售于1999年，至今年恰逢十年之期，又逢《游小说》改版，这时候写它的剧情小说总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轩辕剑》系列的文化气息可能是所有中文RPG里最杰出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玩家认为PC中文RPG里《轩辕剑3》是一代杰作。但从小说创作本身上来说，本作对白过多，线索相交庞杂，剧情出场人物众多，与日式RPG小场景集中冲突的方式大相径庭。因此写起来也颇有些难度，效果也可能不如一些反复强调冲突的日式游戏。为了照顾篇幅删除了一部分分支情节，也对一些人物的描写做了简化处理。

如果单从创作角度来说，能够创作这么繁多的出场人物，与历史紧密相扣，又处处强调人文气息。虽然在最后的段落里过于强调唐朝的繁盛，让人有一种中国人自卖自夸的感觉，到最后的点题仍可以说创造了中文RPG内涵的巅峰。这几年中文RPG渐渐式微，日式RPG也慢慢落后于美式，每每想起当年的繁盛，总会有些唏嘘。希望这篇剧情小说能够让一些人了解这个系列，也希望老玩家看到这篇东西能想起在奔腾2前奋战的岁月。对很多人来说，过去的游戏已经不仅仅是游戏了，它其实也是回忆和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说一句，本作的封面和宣传海报是皇明月绘制的，非常精美。

（全文完）



原著/JosephStaten　译/小乖的小布头

序章

UNSC殖民地群波江座·爱普森星系军历2524年6月16日

陆战队员们此刻正穿梭在拂晓之际的天空中，两个4人小队挤在一架大黄蜂快速攻击机里，即使装载着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攻击机的速度仍然没有丝毫减慢，大黄蜂在刚才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都在贴着一片广袤的火山地貌的平原飞行，而现在，当飞机来回提升下降以躲避一片因多年前的大火树干已经被烧焦石化的丛林时，埃弗里·约翰逊下士不得不用尽全身力量才勉勉强强地在飞船的甲板上站稳，和其他人一样，埃弗里也穿着厚厚的黑色防冲击装甲，这粗糙的貌不惊人的玩艺从脖子一直包裹到膝盖，可以轻松化解任何看似致命的攻击，他的头盔刚好挡住刚刚理过头发的脑袋，银色的玻璃面罩很地隐藏了他方方的下颚和灰色的眼睛，只有在手腕处才可以看到埃弗里裸露的黑色皮肤，那里的皮手套没有能够挨上衣服的袖子。

即使是戴着厚厚的手套，埃弗里的手指仍然冻得直打颤，他不得不握紧拳头来保证血液的正常流通，埃弗里看了一眼头显（头盔显示屏）上的任务钟，上面蓝色的发光数字显示现在的时间为005716，就在这时，飞机滑过了一道山脉的最高峰，任务目标终于出现在了陆战队员们的视野中——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殖民地工业城镇，在这个小镇的某个地方，隐藏着一个叛军的军火库。

在大黄蜂的驾驶员告知陆战队员们准备就绪之前，埃弗里和他的队员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热身活动，挑选武器、装填弹药、系好安全绳索，外面的狂风是如此猛烈，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完全盖过了大黄蜂的引擎噪音，大黄蜂盘旋下降到城镇边缘的一个小山坡上，翼尖的两个推进器仍然在运转着以确保机身的平稳，陆战队员们迅速从飞机上跳下，他们的脚刚一在结霜的石地路面上着地就立刻向目标飞奔而去，埃弗里是阿尔法攻击小队的队长，他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观察着自己的装甲在黎明前的微光中是否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明白速度是两个小队是否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军火库的关键所在，埃弗里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前疾奔，纵身跃过一道低矮的篱笆，轻巧地跳过一堆堆塑料柳条箱，从废弃的箱子和工具可以看出这里原来是一个汽车维修商店。

当埃弗里和他的小队到达商店的前门时，大家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要不是头盔将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众人的呼吸在刺骨的寒风中说不定早就凝结成霜了。他们并不总是在需要急行军的任务中穿着这么厚实的装甲，更别说这样一次空中突击行动了，但是叛军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武器库中设置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小儿科陷阱，所以指挥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可不希望叛军们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得逞。埃弗里轻轻地用下巴挤压了一下头盔内的压力衬垫，挤压在小队加密通讯频道里造成了一次短暂的静电噪音，这是在告诉亡命徒小队的队长伯恩斯下士“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亡命徒小队现在正位于修理店的后门，当埃弗里听到伯恩斯同样的回答后，便从隐蔽的矮墙里起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面前生锈的铁门狠狠地踹去，正好一脚命中门锁。军情局的人曾经告诫他们里面的叛军可能会做出激烈的抵抗，但实际上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是赤手空拳，那些手持自制劣质手枪的家伙所射出的毫无杀伤力的子弹被埃弗里的装甲弹开。就在这个空隙，埃弗里和他的队员们迅速穿过破损的如同烂螃蟹一般的大门，开始手持武器扫视屋内的情况。

经验丰富的陆战队员们知道军情局那些呆子们所不知道的，真正的威胁来自那些躲起来不开火的叛军，他们一旦引爆暗处所埋藏的炸药，整个修理店都会被炸上天。一个被埃弗里手中的消声微型冲锋枪三点射打倒的叛军向后重重地摔在一个铁制的工作桌上，四肢在不停地抽搐着。埃弗里看到一个小小的圆柱形引爆器从这个人慢慢松开的拳头里滑落，砰的一声掉落到了地面上。

干掉了主要的威胁，陆战队员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那些挥舞手枪的“独立者”身上。

埃弗里早已习惯这样称呼这些反叛者了，这些杂种试图从联合国太空司令部，也就是所有人类和人类殖民地世界的保护者中脱离自立门户。当然，这些即将被“投石机行动”清剿的杂碎们在陆战队员们中还有一些其他更加简短且更加恶心的称呼，但它们都大同小异，因为它们的作用相同——当你杀一个人时不把他当成人会更容易下手些。

这些“独立者”就是敌人，埃弗里这么想，你不杀死这玩意它就会反过来要咬死你。这位年轻的下士在每次歼灭叛军时都要这么唠叨几句，以至于他真的开始相信这些看似荒唐的理论了。

虽然埃弗里手中的m7冲锋枪只能算是轻武器，但是它所射出的5毫米全金属包裹的子弹轻轻松松地在叛军的蓝色制服上射出

一个个血洞，一些叛军中弹后轰然倒地，另一些则在弹雨的打击下跳起扭曲畸形的舞蹈来，沾满鲜血的尸体随后便颓然地倒在满是油污的地板上。

战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交火只用了不到10秒钟，十几名叛军就已经七扭八歪的倒毙而亡，而陆战队员们连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

“他妈的！”伯恩斯下士充满爱尔兰口音的大嗓门在通讯频道里骂骂咧咧，“老子连子弹还没来得及换就全死绝啦。”

此刻，在高轨道的轻巡洋舰“游牧者突袭号”上，对于身处狭小作战指挥中心的汗流浃背的军官们，这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精彩演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猫捉老鼠游戏中，这次战斗可算是干净利落，完美无暇，但是埃弗里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警惕：“启动阿尔戈斯探测器，看看我们还能找到其他什么有趣的东西。”

下士把下巴从头盔内部的衬里抬开，继续用一个黑色的布满微型探测单元的塑料仪器在来回扫描着，这是阿尔戈斯探测器的便携版本，一种可以探测到化学爆炸混合物的镭射分光仪，功率更大更强的阿尔戈斯探测器被部署到殖民地的太空发射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和磁悬浮列车站里面，所有殖民地的重要交通枢纽都会配备一个。

除了不断地改变爆炸物的密度外，“独立者”的爆炸专家们开始学会把爆炸物隐藏在非易失性混合物里，经常出现阿尔戈斯认为没有威胁的物品突然爆炸的情况，比如一块毫不显眼的肥皂等等。军情局只好不断地分析爆炸残留物，并把新增的爆炸物化学成分加入到探测器的数据库，不过这正合叛军的心意，这些家伙总是不停改变他们的爆炸物原料。

埃弗里皱了皱眉头，阿尔戈斯在唧唧的叫个不停，试图锁定什么东西，但是刚才的交火让空气中充满了不可见的化学成分，阿尔法小队的其他3个队员只能凭肉眼进行搜索，检查修理店里成堆的电子仪器和修理工具，但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看起来像是炸弹的玩艺。

埃弗里深深地吸了口气，向指挥中心报告了这个坏消息：“阿尔戈斯探测器已经失效，请下达下一步的任务指示，完毕。”

下士和叛军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他知道如何做才能让上司得到有用的情报，他也明白一个聪明的陆战队员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不应该为了完成任务而去违反那该死的条例。

“军情局相信你们执行了条例，埃弗里下士。”陆军中校阿波姆回答道，“放手去干吧，我许可你这么做。”

就在埃弗里小队搜查维修店的同时，伯恩斯他们几个人把刚刚在交火中生还的4个“独立者”集合起来，命令他们在商店的大厅地板上跪成一排。他们蒙面的头巾都被拿掉，并且被黑色的塑料绳索捆绑得结结实实，埃弗里向戴着头盔的伯恩斯点了点头，后者毫不犹疑地抬起厚橡胶底的靴子，重重地踩在旁边一个叛军的小腿上。

停了整整1秒钟，那个男人才痛苦地尖叫起来，也许他和埃弗里一样在奇怪，为什么伯恩斯的靴子跺到地面的声音完全盖过了自己小腿断裂的声音，那个叛军痛苦地嚎叫着，声音凄惨而悲凉。

伯恩斯耐心地等那个男人喘了一口气，才透过头盔的外部发音器问道，“那些炸弹，它们被藏在什么地方！”

埃弗里认为踩断他的一条腿已经足以让那个男人屈服，但是那个“独立者”却出乎意料地顽强，他藐视这些所谓政府的走狗，既不乞求饶恕也不痛快地最后一次怒骂到底，他只是坐在地上，愤怒地注视着伯恩斯，下士立即又踩断了他的另一条腿，失去了平衡的男人脸朝下重重倒在地上，埃弗里听到了牙齿被撞碎的清脆响声，就像粉笔摔在黑板上一样。

“再不交待，就轮到你的胳膊受苦了。”伯恩斯警告道，他跪在那男人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头，猛地将其压在地板上，“或许我该尝试一些更有趣的新花样。”

“轮胎，在那些轮胎里面！”那名“独立者”终于屈服，有气无力地说道，埃弗里小队的陆战队员迅速跑到堆放轮胎的维修店墙角边，把它们轻轻放在地板上，开始仔细地检查起来。埃弗里知道这些“独立者”们的小把戏肯定不只这些，也许那些轮胎本身就是炸弹，叛军可能把爆炸原料混合在合成橡胶面里来生产这些轮胎，阿尔戈斯探测器迅速记录了这些新的混合花样并上传到了指挥中心。

轮胎的爆炸物混合配方并不在阿尔戈斯的数据库中，但是军情局的官员们已经对此次任务十分满意了，他们终于赶在叛军前面一步——就在不到一分钟前，数十个巡查通往殖民地首府卡斯巴高速公路的阿尔戈斯探测器中的一个依靠刚刚上传的数据资料成功锁定了一个发出同样化学混合物信号的16轮大卡车，它正准备停靠在花花公子吉姆酒店的停车场里，假如它没有被发现，那些大轮子肯定又会制造一起血腥的焰火表演。

当探测器——一个直径一米的由一个隐藏动力轴驱动的圆盘飞到大卡车上面时，它发现了从花花公子吉姆酒店里发出的第二种爆炸源信号，通过探测器上的热成像仪配合阿尔戈斯数据库里的资料，指挥中心认定这信号来自酒店拥挤的食品供给柜台——从离前门3张椅子不远的一个男人身上发出。

“大兵们，乘你们的小鸟立即返航。”阿波姆中校命令道，“我们有一个新任务。”

“这些俘虏怎么办？”伯恩斯问道，从那个叛军的断腿和满是碎牙的嘴里流出的鲜血已经沾满了他的靴子。

回答他的是军情局方面监督此次任务的代表，埃弗里从未见过他，和大多数神出鬼没的军情局官员一样，他也总是尽可能地保持低调，“那个供出情报的人还活着吗？”他问道。

“是的，长官。”埃弗里回答道。

“把他带回来，其余的就地解决掉。”他的话没有半点犹豫或者是同情，不管是对那些叛军还是他们的处决者都一样。埃弗里绷紧下巴，伯恩斯把m7调到半自动模式朝每个“独立者”的胸口开了两枪，那3个男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躺在地板上再也没有了任何移动，伯恩斯又给每个人的脑门上补了一枪，这样他们可是死透了。

埃弗里扭过头去，不忍心去看这血腥的屠杀，他竭尽全力想把那些充斥着叛军蓝色制服上的血洞和伯恩斯冒着白烟的枪口的画面驱逐出自己的脑海，人们常常会重新造访自己早先的记忆，但是这一幕，埃弗里这辈子再也不想回想起。

伯恩斯把他们惟一的俘虏扛到肩膀上，埃弗里跟着其他陆战队员们一起走出修理店来到了等待他们的大黄蜂前，他们被投放到这里仅仅只有15分钟就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准备打道回府，大黄蜂的推进器转动起来，循着原路开始返回，不过这一次，飞机在高空全速飞行着，瞬间就掠过了地下的火山地貌平原。

指挥中心的官员们正在犹豫现在是否应该让还在监视花花公子吉姆酒店的探测器击毁那辆卡车，他们唯恐它在陆战队员们抵达之前重新返回高速公路，这条四车道的公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子，探测器所搭载的小型导弹干掉一辆主战坦克都绰绰有余，即使它能够精准地击中卡车的驾驶室，爆炸仍然会波及到卡车的轮胎，所引发的连环爆炸会使周围的车辆和平民在劫难逃。也有官员说在停车场炸毁卡车是个更好的办法，但是阿波姆中校认为横飞的流弹碎片也会伤及酒店内的无辜百姓。

幸运的是，利用那个嫌犯从容不迫地吃掉早餐所耗费的20分钟，大黄蜂已经把陆战队员们运抵目的地了，探测器所拍摄的画面被实时传送到了埃弗里的头显上，当那个男人享用第二杯咖啡时，大黄蜂已经在高速公

路对面的一栋办公楼旁借着一道烟柱的掩护缓缓降落了。

埃弗里头显上的画面是从高角度拍摄的热成像图像，酒店内部一切发出热量的物体都是白色，相反，冷的物体则是黑色的，目标嫌疑人和食品柜台的其他人一样显得异常惨白，那人杯子里已经变冷的咖啡显现出深灰色，这个人要么再继续添一杯咖啡要么现在就得买单走人，但最重要的是，埃弗里注意到这个男人被阿尔戈斯探测仪标注为红色，这说明他身上有爆炸物残留痕迹，埃弗里猜想要么这个男人最近曾经去过那个修理店，要么他可能亲自制造了那些爆炸轮胎。

埃弗里乘坐的大黄蜂攻击机旋转着机身，慢慢地正对那个办公楼落下，他拉紧了系在肩膀上的黑色绳索，并慢慢从攻击机的机翼上卸下一挺m99座式高斯来复枪，这种武器可以将弹丸通过电磁加速系统加速进入到2米长的枪管中，这样子弹出膛时就可以拥有极高的速度，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反材料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远距离摧毁炸弹等军火目标，当然，它对于人类等软目标也是极其危险的。

埃弗里把来复枪的支承座放到了自己的抗震装甲上，然后把枪抱到怀里，来复枪的瞄准系统立刻与他的头显建立了无线连接，一条蓝色的细线通过探测器的指引指向目标，这就是m99的射击矢量坐标，5.4毫米的钨弹就将沿着这道轨迹射击，当埃弗里调整着来复枪的角度使其正对目标的胸膛时准星变成了绿色，就在此时，也许是那个男人感觉到一道无形的直线正从自己的身体直穿而过，他把信用卡拍在柜台上，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地乱转起来。

埃弗里用拇指拨起了来复枪的一个电晶体开关，来复枪唧唧叫了两声，电池还很充足，埃弗里深深吸了口气，低语道“已经锁定目标，请求准许开火。”

在阿波姆中校许可前的几秒钟里，目标又突然起身开始在酒店的木制双层门那里闲逛，埃弗里看到他为一家四口拉开了大门，埃弗里想像着那个男人微笑着——可能对那一对匆忙追赶自己两个调皮孩子的夫妇说着什么亲切的话语。

“请求批准。”阿波姆回答道，“随意射击。”

埃弗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并渐渐扣紧了扳机，他等那个男人又逛了几步，直到确定子弹的飞行路线将穿过停车场而不会伤及无辜，当那个男人来到自己的包前，也许是来拿车钥匙时，埃弗里开火了。来复枪的子弹呼啸着从枪管射出，正好从两栋建筑物中间穿过，它的弹道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以每秒一万五千米的速度径直冲过高速公路击中了目标的胸骨，转眼间，男人就变为了横飞的尸块。

两架大黄蜂立即起飞加速穿过了高速公路，埃弗里的小队在空中盘旋提供掩护，伯恩斯的小队则直扑酒店，爱尔兰下士没等飞机停稳就从机舱一跃而出，直扑大卡车而去，粉白相衬的帆布盖着汽车的驾驶室，粗糙的灰色帆布挡在拖车的一边，目标嫌疑人的一只胳膊正好滚落到两个轮子中间。

“这里已经安全了！”伯恩斯透过小队通讯频道喊道。

“还没有！”埃弗里说到，从探测器的监视录像中他注意到那个死人刚刚坐的椅子旁边还有一个红色警告。“酒店里面还有一枚炸弹。”

伯恩斯和他的小队迅速破门而入，酒店里面的食客们呆呆地望着这群仿佛是从自动贩卖机里蹦出来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一个女招待甚至还拿出了一份菜谱，伯恩斯粗暴地将她推开，当下士从食品柜台下掏出一个带着金链子的勃艮第网眼钱包时，他的阿尔戈斯探测器开始像一只发怒的昆虫一样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酒店远处盥洗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身穿裁减不齐的灯芯绒大衣和黑色短裤的中年女子走了出来，正在悠闲地甩着

刚洗过的手，她抬头看到了亡命徒小队，猛地停了下来，涂着浓浓睫毛膏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钱包——那是她的钱包。

“跪下！”伯恩斯咆哮着，“把手抱到你的头上！”

就在下士把钱包放到柜台上伸手去掏m7的一瞬间，那个女人迅速跑到刚才那个四口之家围坐的桌子，一把拉过年纪最小的男孩，他顶多只有4岁，女人勒着孩子的脖子，男孩已经开始有点喘不上气了。

伯恩斯咒骂着，声音大到连指挥中心的人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因为穿着如此厚重的装甲，他可以易如反掌地放倒那个女人，可是现在她有了人质的掩护又重新夺回了对局面的控制权，“滚回去！”她尖叫着，“听到了吗？”她用另一只手从大衣里掏出一个和先前埃弗里在修理店发现的一模一样的引爆器，她把引爆器放到小男孩的面前，“立即后退要不这些人全都得死！”

在这一瞬间，没有一个人敢挪动步子，女人的威胁如同无形的锁链把所有人牢牢地绑在了椅子上。突然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连滚带爬地向出口涌去。

埃弗里通过头显观察到了这一切的混乱，超过30名市民蜂拥挤向亡命徒小队，他们被挤得连连后退，无法继续瞄准目标。

“约翰逊，快开枪！”伯恩斯喊道，埃弗里乘坐的大黄蜂一直盘旋在酒店上方，来复枪的准星也一直在女人的胸口处来回游荡，但是她的热成像几乎和男孩的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突然，约翰逊看到男孩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抱头向那个女叛军示意他没有任何武器，埃弗里听不到男孩父亲的请求——他们谈话声音太小，亡命徒小队的头盔难以接收到，但是他的冷静却使那女人愈发地疯狂起来，她退到休息室，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引爆器，她已经歇斯底里了。

“快干掉她！”伯恩斯喊道，“要不我就要开枪了！”

“正在瞄准！”埃弗里说道，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男孩从女人身前奇迹般地移开。

“正在瞄准！”他重复道，希望这可以暂时不让伯恩斯扣动扳机，但他还是没有开火，就在他犹豫的瞬间，男孩的父亲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引爆器。

埃弗里只能看到女人向后摔去，那个父亲向前推着那个女人，而他的儿子夹在两者中间，他听到了伯恩斯m7的开火声，然后是钱包里炸弹爆炸的闷响和外面大卡车轮胎爆炸时所发出的地动山摇般的巨响，探测器的视野突然变得白花花一片，埃弗里被闪得睁不开眼，紧接着扑面的热浪和冲击波把他掀翻到大黄蜂的机身上面。

埃弗里晕过去前最后记得的是飞机推进器的巨大噪音，那听起来更像是惊悚尖叫而不是痛苦的呻吟。

第三章

靠近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UNSC运输航线·2524年9月3日

丰饶号角号运输舰上的导航电脑肯定不是整艘船上最贵重的部件，至少比船上货物的价值差远了：250公吨的新鲜水果——主要是瓜类——它们被分类装到真空密闭的箱柜中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船舱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毫无疑问，除了这些，导航电脑的价值也远远不如丰饶号角上最重要的部件——安置在船舱集装箱后部的动力十足的磁力耦合加速器。

这个球根状的小小加速器只有船舱集装箱十分之一的大小，乍看之下它有那么一点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有着和很久以前地球上曾经使用的远洋货轮一样的怪异鼻子，惟一不同的是远洋货轮在出港之后可以凭借自身动力随心所欲地来往穿梭于大海之中，可

是假如缺了加速舱的肖·藤川加速器，丰饶号角号可是哪里都去不了。

和最初人类进行太空探索时使用的火箭不同，肖·藤川引擎并不产生任何推进力，而是在时空的流动层面上短暂地撕开一个裂洞，从裂洞中可以通往一条被称作跃迁空间断层的多维空间通道，简称为跃迁断层。

假如我们将宇宙想像为一张薄纸，跃迁断层就是将同一张纸压揉为一个紧绷的纸球，褶皱和过度压缩的空间维度极有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时间漩涡，这通常会强制肖·藤川加速器从跃迁中跳离——这种把飞船强制带回安全空间的办法常常使飞船距离预定目的地十万八千里之远。

一次短距离的星系内跃迁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轻松搞定，相距数光年的星系间跃迁可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假如燃料充足的话，一艘装备肖·藤川跃迁加速器的飞船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把所有人类控制的星系都逛个遍，毫不夸张地说，假如不是托拜厄斯·肖和华莱士·藤川在23世纪末的惊世发明，人类文明很有可能仍然仅仅局限于太阳系之内，鉴于肖·藤川加速器如此伟大的历史功绩，许多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肖·藤川加速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记住，不是之一。

实际上，跃迁加速器最无以伦比的优点是安那令人吃惊的实用性，数个世纪过去了，加速器的基本构造仅仅有过轻微的修改，假如保养得够好的话，肖·藤川加速器很少耍性子罢工停业。

很不幸，丰饶号角上的加速器恰恰因为故障而使整艘运输舰都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这次丰饶号角号并没能像预期那样在跃迁空间中一路舒舒服服地从丰饶星直达最近的小曲星系，在半路上它就重重地摔回常规空间——这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陨石和其他危险的星际漂浮物，船载的导航电脑还没有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运输舰就翻了一个360度的筋斗——它的加速舱开始大量泄漏放射性冷却剂。

UNSC商业运输部之后不久就会确认丰饶号角号的情况为Slip Termination Preventable即“可预防性的跃迁中止”，但是运输舰的人类船长们（此时仍然有人类作为运输舰的舰长进行服役或工作）对此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Screwing the pooch——见上帝去了（本意为郑重地诅咒某事，最早起源于美国海军飞行员，原意为飞机因失控等坠落海面失事）不过，这两种理解不可不谓为神似。

假如一名人类舰长不走运碰上丰饶号角号现在所面对的突发事件，他十有八九已经被吓得精神错乱了，从超光速飞行中突然减速退出跃迁，这种要命的情况足以令任何经验丰富的人类舰长们手足无措，相比之下丰饶号角号上导航电脑的反应不可不谓迅速精确，它迅速操控推进舱的机动飞行火箭进行了一连串精妙的联氨气体喷射，在这要命的翻滚把推进舱从货舱上甩落下来之前停住了这艘已经半死不活的运输舰。

危机被暂时化解了，导航电脑冷静地开始进行受损评估并迅速发现了问题所在，为肖·藤川跃迁加速器提供动力的一对反应堆所共用的废料处理器发生了超载。原本这套系统拥有严密的自我纠错系统，但是疏于护理和年久失修早已把它折磨得奄奄一息，所以当反应堆提供最大出力以启动跃迁时，这套可怜的纠错系统彻底报销掉了。之后的事情就再明白不过了，反应堆出现过热而使肖·藤川加速器被强制关闭，导致了丰饶号角号从跃迁过程中突然跳出。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明了的维护疏漏，导航电脑将这些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假如丰饶号角号上的导航电脑拥有UNSC大型船只所配备的人工智能百分之一的性能，它也许会花些功夫来考虑自己是多么幸运，来想像这场意外本该是多么更加可怕，来浪费几个运算周期去享受自我安慰所

带来的那么一点儿快感。

此时，寄居在推进舱狭小控制室的导航电脑干净利落地用丰饶号角上的微波激射器对准丰饶星发出了遇难信号，并为之后漫长的等待进行准备。

微波信号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能抵达丰饶星，导航电脑知道丰饶号角号的糟糕情况不可能在这之前有任何大的改观。还有一点不得不说，运输舰上惟一值得抢救的就是跃迁加速器，可惜它已经几近支离破碎没有任何回收利用的价值了，还不如等放射性冷却剂挥发干净再对船只进行回收，尽管这意味着反应堆加热单元的报废和一船水果被冻成一大坨冰疙瘩。

令导航电脑惊奇的是，在丰饶号角号动弹不得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一个船只信号就出现在雷达屏幕上，导航电脑迅速调整微波激射器向飞速靠近的那艘舰艇发送新的遇难信号，准备迎接意料之外的救援神兵。

<\\DCS.REG#HOP-00987111>>>

DCS.REG#(???)

<\我的引擎报废了。

<\你能帮助我吗？<\

导航电脑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新的接触信号源认定为一艘船只记录进航行日志，因为它与自己资料有限的数据库中的任何一种已知舰艇外观轮廓都有所不同，尽管对方并没有回应先前发出的遇难信号，导航电脑还是尝试着又发送了几次，经过了几分钟漫长的等待，信号源慢慢进入丰饶号角号入坞摄像机的视野范围之内。

导航电脑并没有对目标外观进行精确分析的能力，但从人类的视点来看，这艘飞船像是由粗线绕成的一个怪异鱼钩。在它那钩状的船头后面是节状的船身和如刺般密布的各式扭曲天线，船尾是炽热发光的引擎。整艘船呈现深蓝黑色，在灿烂的银河衬托下，显得更加扎眼。

当信号源距离丰饶号角号的左舷只有几千米时，3个深红色的圆点出现在它的船头，起初它们类似于测量丰饶号角号损伤情况的某种信号，瞬间之后就变得耀眼无比，接着丰饶号角号整个船身都哀号起来，各式各样的警报信号瞬间就将导航电脑淹没了。

假如导航电脑机警一点，它就可以发现那些圆点其实是具有毁灭性的激光——从而迅速启动机动飞行火箭对这些弹幕射击进行有效规避。但当对方将丰饶号角号的推进舱轰成碎片，蒸发掉它的机动飞行火箭并融化掉其中精致的肖·藤川加速器后，它就只能眼巴巴地任人宰割了。

慌乱之中，导航电脑迅速将遇难信号标记从“引擎故障”更改为“蓄意袭击”，并提高了发送信号的微波激射器的工作频率，但是对方迅速发现了导航电脑的小把戏，大功率的激光立即扫射过来，漂亮地烤熟了微波激射器的内部电路，彻底断绝了丰饶号角号求救的最后一丝希望。

既不能动弹又不能求救，导航电脑只剩下一种选择——等待并静观其变。对方紧接着又发现并干掉了丰饶号角号的外部摄像机，这样，导航电脑就又聋又哑、丧失视力，完完全全丧失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激光停止了射击，经过了一段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货舱内的传感器向导航电脑报告：发现船壁破裂。这些传感器比导航电脑还要迟钝，它们还在空虚地高兴着，煞有其事地汇报着有些放水果的箱子被打开了，而这会导致水果的新鲜得不到完全的保证。

导航电脑仍然处于一片迷茫不知所措之中，直到一对恶心的爪子试图把它从架子上拉下来然后狠狠摔到地上。

稍微聪明一点的电脑也许会利用自己工作生命中的最后几秒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UNSC控制的边缘地区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海盗袭击，或是试图理解袭击者们兴奋的叽叽喳喳声到底代表意味着什么，但是导航电脑只是把它最重要的记忆存入到闪存之中——船只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紧接着，袭击者把它从架子上狠狠地拽了下来。

320小时51分零7点8秒后，负责丰饶星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发现并将丰饶号角号的遇难信号登记在案，尽管这只是她一天中所接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脉冲信号中的一个，但是不得不说，运输舰未完成的这条遇难信号还是彻底搞砸了她预期中美好的一天。

在确认没有其他运输舰存在和丰饶号角号一样的问题之前，希弗暂时关闭了泰尔拉（tiara：罗马教皇的三重冠，冠状头饰）内的所有运输通道，泰尔拉不仅仅存放着希弗的数据库，更是支撑丰饶星7座轨道电梯的中转轨道空间站。

希弗明白这样程度的暂停运输可能会使整个星球的航务运输都陷入一片混乱，当货运箱柜在轨道电梯里下降的时候，更多的箱柜可能正在电梯的最下端的仓库里面等待着运输。把一切恢复正常估计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最糟糕的是货运延迟可能会引起希弗最讨厌的那个家伙的注意，从而把他吸引过来……

"早上好，亲爱的？"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透过扬声器回荡在希弗数据中心内，这是一个存放赋予希弗生命与逻辑的处理器组和记忆组列的房间，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位于泰尔拉的中心地带。话音刚落，丰饶星的另一个人工智能麦克半透明的身躯就出现在全息投影器之上——一个支撑希弗核心硬件的银白色圆柱体。麦克只有半米来高，但他全身每一英寸都散发着美国西部英雄的豪气与魅力——破破烂烂的皮靴，蓝色粗斜纹棉布牛仔裤，齐肘方格布衬衫，潇洒的身姿在烟尘沙土中若隐若现，仿佛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劳作从拖拉机上走下一般。麦克摘下白灰色的牛仔帽，露出一头深色秀发："运输的停顿是怎么一回事？"他问道，并用手腕擦了擦湿湿的眉毛。

希弗意识到了麦克的动作暗示他推掉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专程来拜访自己，不过她也心知肚明，麦克聪明的大脑只分配了一小部分资源来泰尔拉拜访自己，而剩余的麦克——也就是负责丰饶星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仍躲在一个孤零零的地下室里面忙活着自己的事情呢。

希弗并没有给麦克面子而显露真身，她仅仅给这"小半个"麦克发送了一条言简意赅的通讯：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

<\升降梯将会于0742时恢复正常。\>

希弗希望自己的冷淡使这次不愉快的接触尽早结束，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越是把希弗的这种鄙视与不屑当作进行深入交流的盛情邀请。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麦克拖长自己懒洋洋的南方口音，慢吞吞地说道，"你知道我会很开心能……。

<\升降梯将会于0742时恢复正常。

<\我不需要你的任何帮助。\>

希弗切断了全息投影器的电源，麦克的形象仿佛卡住了一般，不一会就烟消云散了。接着希弗清理掉了她通讯缓冲器里残留的那点"麦克"，她这么做或许太过粗野了，但是她实在受不了麦克那令人头疼的随意调情。

尽管知道麦克刚才的流汗仅仅是模拟的虚拟影像，希弗还是能体会麦克工作的辛苦。当她为丰饶星的货物运输忙得不亦乐乎时，麦克正在为作物的种植和装箱累得头晕目眩。麦克拥有自主的工作序列，接近一百万个半自主劳动机械君特（JUTON）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处理那些数不清的琐碎问题。希弗也知道和她一样聪明的麦克，大脑思考的速度快得惊人，就在麦克刚才和自己搭讪的短短一会工夫，他可能已经搞定了不计其数的复杂任务：譬如计算下个季度庄稼的收成等等。

希弗逻辑核心的运算数列试图帮助她摆

脱乱发脾气的坏毛病，但是希弗的理由也无可厚非——这种无任何意义的面对面交谈只适合在同人类沟通时使用。

随着21世纪中叶第一个人工智能的降临，一场围绕它们存在的激烈争论就随之展开：它们会不会发展到自身过于聪明而使人类本身的智慧在它们面前变得一无是处？

为人工智能增添语言和情感是为了使他们更具亲和力。在慢慢掌握了语言能力之后，他们更像人类了，就像是聪明早熟而又彬彬有礼的人类儿童。数个世纪之后，随着像希弗这样聪明的人工智能问世，人工智能不仅仅要掌握言语的能力，添加各方面模仿也变得势在必行。因此，人工智能拥有了各自独一无二的虚拟全息影像——就像就像口音怪异的牛仔麦克和发音纯正的具有北欧日耳曼皇室血统的希弗。

在希弗刚刚出生——也就是刚刚被安装在泰尔拉上时，她闲暇时经常考虑自己选择的口音是否合适。丰饶星的居民们大都来自地球昔日的中心——美国，他们的祖先来自于北欧的斯堪地纳维亚，所以希弗觉得自己的选择可以拉近她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但是这种说话的语气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傲慢，甚至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希弗曾经后悔这可能会让别人误以为她是一个假正经，不过还好，丰饶星的居民还是很喜欢希弗那口亲切的乡音。

对丰饶星的居民来说，希弗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她是联系丰饶星和外界的惟一渠道。尽管如此，她还是尽量避免和居民们直接交谈，她的逻辑运算核心不时地提醒她，对居民们居高临下的谈话或者训话是对自身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希弗决定采纳运算核心的建议，尽量少一些与居民们自我陶醉的交谈。

对于一个聪明的人工智能来说，迷失于自我通常会让他们感到深深地沮丧，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即使他们拥有几近无限的智慧。假如人工智能不对自己的这种沉迷加以自我限制，这种犹豫不安的情绪最终会使它们自身的逻辑程序陷入狂乱，他们会自以为至高无上的神明一般，居高临下地俯视创造自己的人类。这是极其危险的，人们通常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先下手为强处理掉这些人工智能，谨防他们的飘飘欲仙对自身及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麦克在与希弗搭讪这方面的百折不挠已经清楚地表明他有点太放纵自己了，但是希弗并不认为麦克的这种自我放纵源于自身的混乱。换句话说，她知晓麦克死皮赖脸的原因，麦克也多次亲口告诉过希弗：“亲爱的，你微笑时的样子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肯定你生气时会更加楚楚动人。”

实际上，在麦克骚扰希弗的同时，希弗运算核心的温度瞬间上升了好几开尔文度——这场交流令希弗如此烦躁和恶心。她的感情约束法则认为这是对于麦克骚扰的正常反应，希弗无奈地更换了自身核心矩阵内的冷却剂，开始冷静地考虑对策——假使麦克胆敢再次挑衅，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但是络绎不绝的通讯和报告迅速打乱了她的思维，各地的运输延迟报告层出不穷，泰尔拉空间站的延迟情况最为严重。希弗对于运输系统的全面调整延迟让下级数以千计的低级人工智能忧心忡忡，她迅速调用更多资源来对于运输系统进行处理更新，同时，像一位和蔼的母亲一样，温柔地安慰烦躁不安的子女：

<\\>负责丰饶星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全体位于泰尔拉的居民及工作人员

<\本次系统延迟为正常情况。

<\升降梯将于0742时完全恢复正常。

<\我保证你们马上就可以在回家的旅途中了。\>

丰饶星于2468年被人类发现，成为UNSC第十七个殖民星球，同时，她也是距离地球最远的殖民地。作为艾普森印第安星系惟一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从丰饶星跃迁到达距其最近的人类殖民地小曲星系大

约需要六个星期；抵达致远星，也就是位于波江星座艾普森星系的人类最繁荣的殖民地大约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丰饶星都是一个偏僻的交通不便的殖民地。

“那么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希弗经常对于在丰饶星上学的小朋友们这么问道，不过她从来不对那些泰尔拉的常客——维护自己的工程师提这些问题。

其实答案很简单，即使是貌似发达的土地表面改良技术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大气环境处理器或许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这些都远远不能完全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在星系移民热潮和随后肖·藤川跃迁器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UNSC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主要花费在那些适宜生命居住的星球，毫无疑问，它们数量稀少而且彼此之间距离遥远。

假如不是因为适宜人类居住，没有人愿意大老远地跑到距离地球如此遥远的丰饶星定居，因为在近地殖民地里有太多地方可以容身了。丰饶星的富庶让许多人都大跌眼镜，丰饶星殖民地建立后不到20年，它的农业及牲畜产量就位居所有殖民地之首，足有六个其他殖民地居民的一日三餐由丰饶星供给，而丰饶星的体积却并不怎么巨大，直径4000公里不到的赤道，仅仅只有地球三分之一大小。

尽管希弗对于已取得的成绩很是谦虚谨慎，但是丰饶星为人类殖民地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她和丰饶星的居民们有理由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现在的希弗却十分沮丧。刚才调查得出的结论表明是她的疏忽才导致丰饶号角号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丰饶号角号的推进舱已经超期服役数月，负责小曲星系航运的人工智能本该在船只启航前发现汇报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却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希弗也没有多加留意，所以这次事故也有她的一份责任。

希弗决定对所有推进舱重新复查一遍，尽管激活了自己更多的运算数组，希弗给自己设定的0742时期限还是迫在眉睫。刚刚好在0742时，丰饶星的航运系统开始缓缓地恢复运作，希弗松了口气，使所有在升降梯内的货舱都能尽量平稳地开始移动。

希弗内心深处回荡起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希弗的逻辑核心，也就是她的“大脑”供体是一个极其享受打扮的女人，她常常陶醉于梳子梳头时那独有的感觉，一天两次的梳妆打扮让她很是满足。制造一个聪明的人工智能经常会产生像记忆一样的副产品——当你探索人类的大脑时，常常会遇到很强的化学干扰，希弗很享受自己控制升降梯上下时肌肉运动知觉痛楚所带来的快感，但是运算法则及时把她从这种虚幻的陶醉中硬拉出来。

希弗开启了一条通信附属通道，选中了一个官方DCS损失报告模板，开始给上级书写一份认错报告，并附加上一份丰饶号角号所发送的不完整的遇难信号附件，希弗突然发现报告结尾有一连串错误的数据流，在检查过确定这些错误无伤大雅后，希弗把这份报告发送给了正要跃迁到致远星的运输舰“批发价格号”上。

干完这些，希弗把丰饶号角号的事故暂时抛到脑后，把损失报告和其他一些文件压缩储存到自己的记忆晶体内，这下可轻松了，即使是DCS怪罪下来，也要等上好几个月时间呢。

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如果想从此摆脱麦克那无休止的骚扰，就必须把自己的本分工作搞好，这样麦克那个家伙才没有理由来继续那单方面的调情。

当批发价格号距离跃迁断层进入点（此点即为肖·藤川加速器将船只拉入跃迁空间的理想坐标）还有两千公里时，舰载导航电脑确认希弗发来的报告已经储存完毕，并向希弗发送了一条启程准备完毕的通讯报告。

当导航电脑进入自检程序的最后阶段并

准备关闭其他不必要的设备时，它收到了一条加急的优先通讯。

<\\\>负责丰饶星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DCS.LIC＃WP—000614236

<\嗨，老兄，等下！

》收到

<\你能帮我捎带点东西吗？

》否决

虽然微波发射器在短距离内可以精准的传送信息，但是星系间的通讯大都还是要靠船载的记忆晶体来传达。超光速飞行使批发价格号这样的货船成为名副其实的26世纪快递员。

实际上，批发价格号已经携带了数不清的信息——从情书到法律文件，DCS都要保证它们被安全地送抵目的地，所以麦克的请求还是很正常的。

<\谢谢啦，DCS这几周都在靠我来捣鼓那些q4发射任务。土豆可能要再多些阳光，但是小麦……

》*警告！秘密泄露！

{DSC>REG＃A—16523.14.82}*

<\只是把我的一些补充修改加到我们亲爱的女士的文件里面，那些狗屁官样文件没有必要再进行一次修改，对吧？

》发现侵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记录在案！

<\喔！什么！！！？？？

》并且会被递交给DC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等待/报告

》(…)

》()

<\老兄？

<\你没事吧？

>>对不起，刚才系统发生未知错误

>>请重复您的优先请求

<\好的，没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一路顺风，收到了吗？

>>确认\>

导航电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刚才的异常关机，它把和麦克刚刚的谈话忘得一干二净，人工智能的文件和希弗的报告编码加载在了一起，但是导航电脑却认为它们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导航电脑重新检查了一遍跃迁坐标计算结果并启动反应堆为肖·藤川加速器供能，5秒之后，批发价格号的船头出现了一道闪光，时空就此撕裂分离。

运输舰进入跃迁空间断层而裂洞却依然存在，它发光的边缘扭曲了周围的群星，裂洞顽强的闪烁着，仿佛只有它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才要关闭。但是当批发价格号深入到断层空间内部的时候，支撑裂洞的能量就会消失，它就会在伽玛脉冲中崩塌爆炸——量子力学规律决定了它的最终命运。

第三章

地球大芝加哥工业区·2524年8月10日

埃弗里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快到家了。芝加哥——这个曾经是美国中西部心脏的城市，如今已经扩张成为一个覆盖原先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超级大都会，这里已经不是原先意义的美国领土，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是。也许这里的一些居民还会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们是联合国公民，这种统治上的剧变是必要的，当人类开始踏上大规模的星系移民之路——先是火星，紧接着是木星，然后是其他星系的星球，这种政体剧变就在所难免。

坐在从轨道返回大湖宇航基地的军用穿梭机上，埃弗里通过掌上电脑确认了自己两星期的假期，这可是他自从投石机行动后所享受的第一个休假。埃弗里的长官在休假前

给埃弗里发了一条简讯，告知了他最后一次任务中战友的伤亡情况，埃弗里的阿尔法小队几乎全员毫发无伤，但是亡命徒小队可就没有这么走运了，3名陆战队员在行动中阵亡，而伯恩斯下士至今仍伤痕累累的躺在医院之中。

简讯里并没有提及普通市民的伤亡情况，但是那辆大卡车爆炸时的巨大威力仍使埃弗里记忆犹新，恐怕不会有什么幸存者吧。

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些可怕的回忆，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大脑保持一片空白，他恍恍惚惚地走进从宇航基地回家的磁悬浮列车中，一会儿之后，当埃弗里从别墅果林站的升降平台走出时，芝加哥晚夏温暖湿润的潮湿空气才让他缓过神来，夕阳在天边炽热地燃烧着，埃弗里闭上眼睛，享受着从密歇根湖吹来的阵阵清风，微凉的阵风开始变得强劲起来，路边的枫树在风中优雅地翩翩起舞。

埃弗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慢慢地走着，他穿着海军海蓝色的制服，有领子的衬衫，戴着军帽。当他到达theseropian时，全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这是一个退休康复中心——至少当他走进闷热的大堂时这里的医用电脑是这么告诉他的，埃弗里的姑妈马希丽在他参军后没有几年就从和埃弗里还是一个孩子时就一起居住多年的，位于黑石大街的公寓中搬到这里居住了，现在埃弗里的姑妈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她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更重要的是，没有埃弗里的陪伴，她是那么孤独难耐。

当埃弗里等待电梯将他带上37楼时，他瞥了一眼聚集在娱乐室里的或是秃头或是满头银发的老人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聚集在播放新闻的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一起刚刚发生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的恐怖袭击——一连串的恐怖爆炸至少使数千名无辜市民死于非命。和以往一样，电视里的政府发言人仍不慌不忙地否认政府的军事打击行动有任何不力和迟缓，但是埃弗里对事实心知肚明，大反乱至今已经吞噬了至少一百万条生命，叛乱者的袭击越来越频繁，而UNSC的打击报复行动也毫不手软，这场令人恶心的内战使人类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娱乐室里一个有着深深皱纹和灰色硬朗头发的黑人老人看到埃弗里不禁皱了皱眉，他对身旁一个把轮椅塞得满满的穿着宽松便服的白人女人耳语了几句，不一会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身穿制服的埃弗里。他们朝埃弗里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一些人充满崇敬，而另一些人则对埃弗里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其实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埃弗里在穿梭机上已经换好便服了，但最终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姑妈而决定换回制服，她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太久，等待有朝一日埃弗里能够衣锦还乡，出人头地。

电梯里面似乎比大厅还要热，但是埃弗里姑妈房间的空气却仿佛要结冰一般的寒冷，埃弗里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呼出的白色哈气。

“姑妈？”埃弗里喊道，顺手把行李扔到客厅破旧的蓝色地毯上，拿着刚刚在宇航基地买的几瓶免税波旁威士忌酒，他不知道姑妈的医生会不会允许她喝一点酒，但是他知道姑妈原先对冰镇薄荷酒情有独钟，“你在哪呢？”但是没有任何人来回答他。

客厅里的墙壁上贴着印有花朵图案的壁纸，一些照片被黏在壁纸上面，其中的几张年代非常久远，一些是姑妈从前经常提及的已经去世的亲戚的照片——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了，其余大多数的相片都是姑妈自己的3英寸彩照，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姑妈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埃弗里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少女时代的姑妈站在密歇根湖畔的岸堤上，她是那么漂亮迷人，身穿蜜蜂图案的条纹浴袍，戴着宽宽的大草帽，正撅着嘴对着相机和正在照相的人——埃弗里的姑父——他在埃弗里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但是这些老照片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

对劲儿，它们的焦距好像都有些问题，埃弗里走在通往姑妈卧室的狭窄走廊里，当他用手抚摸照片的玻璃框架时，吃惊地发现上面竟然结了薄薄的一层冰。

埃弗里用手掌擦净了靠近卧室房门的一张全息照片，一个男孩调皮的脸从霜冻之中浮现出来。是我，埃弗里不禁笑了，想起那天姑妈带他去照相——那是我的第一次礼拜，紧身的牛津衬衫勒得他喘不过气来，鞋子因为不合脚而涂抹了大量的巴西棕榈蜡油，那味道他至今难以忘怀。

埃弗里慢慢长大了，他穿的大多是远方亲戚们送给姑妈的破旧衣服，这些本来就破破烂烂的衣服穿在逐渐健壮起来的埃弗里身上显然是太不合身了。姑妈总是笑笑："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亲戚们的孩子也爱玩啊，弄破衣服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啦，哪有一个男孩子能一直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呀。然后她从衣橱里拿出针线缝补起来，不过姑妈欣慰的是，她的辛苦没有白费，每次礼拜时埃弗里都是那么潇洒帅气。

"看看你现在有多帅。"照这张照片的那天姑妈喃喃道，"多么像你妈妈啊，多么像你爸爸啊。"

那时的埃弗里还不明白，英俊的脸庞是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惟一遗产，姑妈的老房子和现在的公寓里没有一张埃弗里父母的照片，对于他们，姑妈从来不愿多说什么，一个字也不。

"姑妈，你在吗？"埃弗里问道，轻轻地推开了卧室的房门，仍然没有任何回答。

埃弗里至今还记得那天父母激烈的争吵，结果是父亲暴怒之下抛下母亲一走了之，而母亲在不久之后也撒手人寰，留下只有6岁的埃弗里……他最后看了一眼照片，穿着白色休闲裤和多色菱形花纹袜子的埃弗里在姑妈的鼓励下，朝着镜头害羞而开心地笑着，是那么天真无邪。

埃弗里打开了姑妈卧室的房门。

如果寒气逼人的客厅可以比作一个大冰箱，那么卧室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冻柜。埃弗里此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当他看到那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头的香烟——每天姑妈醒着时每小时都要抽一支，他明白了一切的一切——姑妈已经去世了。

埃弗里看到了姑妈的遗体，僵硬地躺在棉毯下面，他脖子后面的冷汗几乎要凝固了。埃弗里走到床边，颓然坐到一张破旧冰冷的椅子上，整整一个小时，他的脑中一片空白，直到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她就躺在这儿啊。"一个清洁工在走廊里自言自语道。一个披着齐肩金发的凹下巴男人慢慢走进了卧室，"我的上帝！吓死我了！"他看到埃弗里时猛地往回一跳，"你是什么人？"

"已经多少天了？"埃弗里问道。

"什么？"

"她孤零零躺在这里有多少天了？"

"听好了，除非我知道——"

"我是她侄子，"埃弗里咆哮道，眼睛死死地盯着床，"到底多少天了！"

清洁员咽了咽口水，咕哝道："3天。"

他慌忙解释道："你看，这场意外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她并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知道她在星系内有什么亲戚……这座公寓是全自动化的，在她去世时房间就自动冷冻起来……"

"把她从这儿带走吧。"埃弗里平静地说道。

那个清洁工叫来了自己的搭档，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两个人一起整理好床铺，轻轻地把埃弗里的姑妈放到担架上面。

"你姑妈的个人档案显示她是一个新教婆罗摩西派（小说虚构的一个基督教分支教派）的信徒，对吧？"清洁工边搬边问。

埃弗里的视线重新移回床上，他没有理睬清洁工。

姑妈的遗体是那么瘦小。她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但埃弗里记得在社区生活部门把他无情地扔到姑妈家门口时她看起来是

那么高大和坚强，在6岁的小埃弗里心中，他的“新妈妈”是那么慈祥、和蔼、温柔、自律。

“那么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瘦高的清洁工问道，“我会通知你处理中心的名字。”

埃弗里把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放到大腿上，两个清洁工注意到了埃弗里紧紧握着拳头，关节咯咯直响——他们明白了现在立即闪人才是最好的选择。两个人摇摇晃晃地把担架抬出卧室，磕磕碰碰地从走廊将埃弗里的姑妈抬出了房间。

埃弗里的双手仍在颤抖不已。曾经有一段时间，姑妈的健康情况很糟，但是在他们最后一次通话中姑妈告诉他不要担心，那时他恨不得立刻回到姑妈身边，但是上级命令他再执行一个任务。

“命运真他妈的是捉弄人啊！”埃弗里诅咒道，当姑妈奄奄一息时，他正搭乘着大黄蜂攻击机在花花公子吉姆酒店的上空盘旋。

埃弗里从椅子上起身，快步走到行李那里拿出那瓶刚买的免税波旁威士忌，他抓起制服把酒瓶塞到帽子里面转身走出了房门。

“小马驹酒吧。”埃弗里对大厅里的服务电脑问道，“它现在还营业吗？”

“每天营业到凌晨4点。”电脑透过电梯楼层选择按钮下面的一个话筒回答道，“女士不需门票，需要我为您叫一辆出租车吗？”

“我自己走过去，”埃弗里掏出酒来狠狠地喝了一口，自言自语道，“趁我现在还能走的时候。”

不到一个小时这瓶酒就见底了，但酒这东西可是好找得很。一天、两天、足足三天的狂饮，酒吧的老板热情地招待着埃弗里，一点一点地把埃弗里的工资装到自己的口袋，却对埃弗里含混不清讲述的故事毫不热心——除了一个在哈斯特大街酒吧里跳舞的女孩，这个红发美女假装认真在听着埃弗里稀里糊涂的讲述，埃弗里可不管这些，他一次又一次地拿着信用卡在女孩肚脐上镶有钻石的刷卡器上刷着，刷得越多，女孩长着雀斑的脸和懒散的笑容就靠得越近……直到一双大手有力地按到埃弗里的肩膀上。

“大兵，不要动手动脚。”一名酒吧保安大声警告道，轻易地就压过了酒吧内喧闹的音乐声。

埃弗里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那个女孩正在舞台上扭动着腰际。那男人是如此健硕以至于肌肉几乎要将外套撑开，他强壮的手臂上青筋暴露。

埃弗里耸了耸肩，“我付过钱了。”

“不许动手动脚！”那男人冷笑道，两颗白金门牙闪闪发光，“想摸的话……更多的钱。”

“多少钱？”埃弗里晃晃悠悠地来到了靠近舞台的一个小桌子，晃了晃手里的信用卡。

“500块。”

“去你妈的。”

“我说过了，如果想摸的话，就要掏这么多。”

“已经花了这么多了……”埃弗里喃喃道。UNSC发给他的工资并不怎么丰厚——而且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帮助姑妈去住进疗养公寓。

“哈，看到了吧？”那男人指了指那个女孩，她苦笑着，重新回到了舞台上面。“兵小子，你的花言巧语看起来不太管用啊。”他锤了锤埃弗里的肩膀，“这小美人儿可不是你在艾普森星系用完就扔的那些叛军荡妇们。”

埃弗里很反感男人的锤击，很反感被叫做小子，但是有几个人会在意他在战场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放开你的爪子让我走！”埃弗里咆哮道。

“想找茬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随时奉陪。”

保安迅速从皮带里抽出一根铁棒，“出

去练练，怎么样？”他手指轻轻一动，铁棒立刻变长了一倍，闪烁着吓人的电光。

埃弗里瞬间对那男人失去了兴趣——一对一还他妈抄家伙，真不要脸。他曾经在海军军情局审讯叛军时见过这玩意儿，知道这小东西的厉害，不过埃弗里很怀疑在军情局特工门手里威风八面的审讯利器换到这家伙手里是否还会威力依旧。

“来陪我玩玩吧。”埃弗里暗暗想到。

埃弗里坐在桌子中央，伸手去拿酒瓶，“我在这里没事，感觉很好。听好了你这狗娘养的……”

埃弗里趁势虚晃一下，顺着那男人的力道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反剪过来。他把那男人猛拉过来，肘部狠狠击打过去。舞台上的女孩尖叫着，伴随着她尖叫声的是保安骨头碎裂的声音，鲜血溅满了他的脸和头发。

就在那男人跪在地上痛苦尖叫时，他的两个同伴闻声而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是那么强壮——踢翻了所有挡路的东西，瞬间就冲了过来。埃弗里转过身来直面他们，但是……他喝醉了，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埃弗里挣扎着，被两个保安架离到酒吧的后门，就在下楼的一瞬间，两个人滑了一下，埃弗里看准机会挣脱开来，然后把刚才自己脸上挨的那一拳十倍返还给了那两个不识相的家伙……埃弗里蹒跚地离开了那片喧闹的灯红酒绿之地。

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埃弗里身上制服已经脏臭得可以和战地伪装服媲美了，路上的行人对他指指点点，他赶忙跑到磁悬浮列车轨道的支撑柱下躲藏起来，埃弗里往身子下面垫了一块绿色塑料板，很快就昏睡过去。

“让我为你骄傲，做好本份之事。”这是姑妈在埃弗里被征募那天对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她粗小的手指滑过埃弗里的脸庞，“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到。”

埃弗里这么多年也一直试着这么做，他远离地球，为了保护姑妈和像姑妈一样的人们而战斗——和那些危及他们生命的杀手、叛军、敌人们不停战斗。但是，自豪从何而来？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吗？

埃弗里的脑海中出现了那个小男孩，他被拿着引爆器的女人死死抱在怀里——他想像着自己可以射出完美的一击——拯救所有无辜市民和他的陆战队员们。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明白，永远不会有那完美的一枪，那颗结束血腥内乱的神奇子弹永远不会出现。

埃弗里被一阵彻骨的心寒惊醒，身下的塑料板因为列车驶过的振动而移到了一边，后背靠着冰冷的水泥柱，埃弗里把头深深埋入双膝之间。“对不起，我很抱歉，”他哽咽道，希望姑妈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到他深深的忏悔。

失落、内疚和愤怒瞬间击垮了埃弗里。

当斯中尉顺手关上自己那辆深蓝色小汽车的车门时，力道之大震得四个轮子晃个不停。他已经引那孩子上钩，在一切都要大功告成之时，孩子的父母却不合时宜地出现了，如果不是看着当斯制服的面子上，那孩子的父亲说不定早就对他拳脚相加了。尽管当斯中尉已经远离战场多年，但是骨子里他还是一名令人生畏的UNSC海军陆战队训练教官。

当斯中尉重新整理了一下手上的候选人名单——那些在他冷不防的电话询问和街边调查中对当兵感兴趣的年轻人——他安慰自己，战争时期可不是那么好征兵的啊。大反乱愈演愈烈，没有人愿意在这场毫无意义的人类内耗中白白送掉性命，上级交给他的任务简直毫无完成的希望——每月招募5名新兵。现在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而当斯中尉连一个指标也没有完成。

“这不是真的吧……太疯狂了……”当斯中尉望着自己汽车的保险杠苦笑起来，上面用红色油漆潦草地涂抹着：叛乱者们，都

去死吧！

当斯理了理凌乱不堪的头发，现在这样的口号越来越常见了，地球和近地殖民地的人们大都认为结束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内战的最好方法就是撤出UNSC的军事力量，给予那些叛乱者们想要的自由，但是对于那些正在亲历大反乱的艾普森星系的居民们，这无疑于痴人说梦。

中尉毕竟不是政客，虽然他很怀疑联合国会放弃武力镇压而对叛乱者们实行安抚政策，但是战争还在继续，陆战队员们都是从志愿者中招募的，而他只剩下几天时间完成上级交给他的配额任务，如果不能召集足够的志愿者，他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啦。

中尉打开汽车后备箱，拿出自己的帽子和公文包。他大步走向招募中心，突然发现一个男人歪歪扭扭地倚靠在门口。

“4889—20114—AI”埃弗里喃喃道。

“什么？再说一次？”当斯问道，他听出那是一个UNSC的服役编号，但他实在不敢相信在自己办公室外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脏兮兮的家伙，竟然是一个佩戴4星V型肩章的海军陆战队下士。

“怎么，你不相信？”埃弗里抬起头来，“自己去查查看。”

中尉扶起埃弗里，他可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不明身分的家伙的鬼话。

埃弗里打了个饱嗝：“我擅自离开了岗位，呃，大概有72小时了吧。”

这句话引起了当斯的注意，他打开公文包，拿出掌上电脑，“再给我说一次你的服役编号。”埃弗里含混地重复着，中尉迅速将其键入掌上电脑。

几秒钟之后埃弗里的服役信息出现在屏幕上，中尉吃惊地看着满满一屏幕的战功报告和战地嘉奖，猎户座行动、万花筒作战、混乱雨林清剿、投石机行动……数十个发生在不同星系的任务，它们中的大多数当斯连听都没听说过。埃弗里的个人简历上还附有一条来自舰队通讯频道的优先通讯信息，直接由位于致远星的海军陆战队最高司令部下发。

“没有人会关心你擅离职守的。”当斯把掌上电脑放回公文包，“实际上，我很高兴的告诉你，你的调离申请被批准了。”

埃弗里充满怀疑地看着当斯，他并没有申请任何调离啊。但是对于此时晕晕乎乎的埃弗里来说，什么事都比回到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强得多，他眨了眨眼睛，“去哪里？”

“通知里并没有说。”

“最好一直都这样。”埃弗里喃喃道，他的头重新靠回招募中心的大门上——大门的玻璃上正好是一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的海报，上面写着：绝不后退，奋战到底，服从命令。埃弗里闭上了眼睛。

“嗨！”当斯叫道，“士兵，你不能睡在这里！”

但是埃弗里已经打起了呼噜，中尉摇了摇头，将埃弗里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扶到了自己汽车后座上。

当斯把车开出停车场，汇入到中午时分拥挤不堪的车群中，他盘算着找到一个开小差的战争英雄是否能与自己份内那5个新兵人头抵消——后座的那个家伙是否能让自己的上司满意？

“显示到大湖宇航基地最近的道路！”当斯对汽车命令道。看着汽车挡风玻璃上慢慢浮现的全息影像，当斯摇了摇头，“我要是真这么幸运就太好啦。”

第三章

靠近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星盟传教分配船·第23个时间循环

达达布死死地盯着异星人飞船上堆得满

满的各式各样水果，不禁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食物，更别提有机会大快朵颐了。在星盟内部，达达布的种族——咕噜人，很不幸在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排行垫底，他们曾经为自己能在星盟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奋斗过，但事实证明这些奋斗都是徒劳无益的，所幸，他们并不是惟一被鄙视欺压的种族。

放置水果的一个箱子旁边，3个豺狼人正围着一地鲜嫩多汁的西瓜激烈地争论着，达达布试图不惊动他们而悄悄从一边溜过，尽管他是“次级罪责号”上的执事，但在这艘由豺狼人主导的船上，他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余存在。即使最乐观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同盟也是极其脆弱和危险的。经过了漫长的旅行，船上的物资补给早已捉襟见肘，达达布甚至有点担心那些饿肚子的豺狼人有天会把自己煮了吃掉。

一个西瓜飞了过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撞击声，不偏不倚地命中达达布蓝灰色的脑袋，四溅的汁水沾满了达达布全身。达达布从头到脚都被坚实的盔甲所覆盖，所以这个飞来横“瓜”并没有伤到他什么地方，但是远处那3个豺狼人还是高兴地大笑起来。

“这是对我们神圣执事辛苦工作的奖励！”一个豺狼人咧着锋利的牙齿讥笑道，他是这个豺狼人小队的头儿扎尔，他尖脑袋上的深紫色柔软尖刺就是最明显特征，可以让人轻易地把他和另外两个豺狼人区分开来。

达达布深深喘了口气，继续大步向前走去，面具里面连接他哈巴狗一样的鼻子和大嘴的圆形输气口因为刚才的撞击而稍有松动。和能在有氧环境下活蹦乱跳的豺狼人不同，咕噜人只能靠甲烷气体过活。这些甲烷储存在达达布背后一个锥形的储气罐内，通过与储气罐侧面连接的一个导管输送到达达布的面具里。

更多的西瓜朝达达布飞来，他不去理会那些漫天乱飞的西瓜飞弹，径直从豺狼人身边走过。达达布的冷淡让3个投手很扫兴，他们重新开始争吵起来。

次级罪责号是星盟宁静首相庞大传教舰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传教船通常负责对于星盟控制星域周边的勘探巡逻工作，执事可以说是星盟内部最低贱的官职了，但也是咕噜人们奋斗一生才能达到的最高官职了。高攀不到执事职位的咕噜人们只剩下两种职业可以选择：苦役和炮灰。

并不是所有咕噜人都可以来传教执事船上工作，达达布之所以在事业上有了如此之大的突破因为他比绝大多数的同类都要聪明，他能更好地理解星盟的神圣诏书并将其解释给他人。

星盟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下的政治或者军事同盟，它更是一个宗教联盟，所有的信众都向他们至高无上的神权领袖——先知宣誓效忠，他们相信宇宙中的某些地方隐藏着一些神迹，而这些神迹中更是蕴含着无以伦比的超神科技，这些遗迹和先进的科技都是由一个已经消失的异星人种族所发明并遗留至今的，他们的名字叫先行者。次级罪责号之所以远离星盟领土，深入未知星空，惟一的目的就是前来寻找这些失落的遗迹和科技。

作为一名执事，达达布必须确保豺狼人严格按照诏令上的条款行事，不幸的是，自从他们登上了这艘异星人的运输舰，豺狼人们就炸开了锅，把所有的规矩和命令忘记得一干二净。

达达布一边咒骂着，一边沿着货柜查看起来。一些货柜被豺狼人脏兮兮的爪子扒开，他们把这里弄得一团糟，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散落一地的被豺狼人吃了一半的各种水果，心里盘算着这里到底会不会藏有先知们感兴趣的东西。作为执事，他有监督属下工作的义务，至少要祝佑这次搜查——特别是当可能找到某些有用的物品，而它们又属于某个星盟尚不知晓的种族。

先知们在专注于搜寻神迹的同时也不断致力于为星盟增加新的信众与追随者。尽管这些工作由同化部门负责，作为神职人员的达达布还是希望一切都按星盟章程来办。

作为一名执事，达达布明白现在只有好好表现，将来才有可能得到升迁，达达布做梦都想离开次级罪责号，远离那些令人作呕的豺狼垃圾们，更重要的是，执事们的任务是布道——达达布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族人的精神领袖。这可是一个崇高远大的理想，但是和其他虔诚信徒一样，达达布充满了希望，希望支撑着它的信念，他希望有一天能梦想成真。

走廊的尽头是一部升降梯，达达布走了进去，开始研究起控制器来。他伸出毛茸茸的小手，朝他认为是向上的按钮按了一下，结果升降梯真的向上移动了，达达布高兴地咕哝嘀咕了起来。

从升降梯里出来，走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就到了运输舰损坏严重的推进舱，达达布小心翼翼地穿过一扇压力门，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他关掉头盔里面的嗅觉处理薄膜，定睛一看，认出了船舱中央一坨粘乎乎的纤维状物体——他妈的，这些白痴到极点的豺狼人竟然在这里大便！

达达布抬起他长有四个脚趾的又肥又厚的脚掌，小心翼翼地穿越豺狼人布下的“雷区”，这些该死的家伙们准是刚才吃水果吃坏了肚子。他正想着，突然感到腿被一个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刚刚试图同次级罪责号对抗的异星人金属盒子。

找到这艘异星人的飞船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豺狼号（达达布因为对于豺狼人在次级罪责号占主导的现状不满，从而对次级罪责号的贬称）当时正在按计划搜寻神迹，当他们正要启动跳跃程序时，雷达上发现在距离他们不到一个距离单位的地方有一连串电子辐射信号。起初，那个花痴豺狼人女舰长楚尔雅还以为他们可能会遭到不明船只的攻击，但是当他们接近信号源时，连达达布都看出来这只是一艘引擎出了毛病的可怜破船。

可楚尔雅还是不放心，希望再次确认这个铁家伙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在一连串华丽的弹幕掩护后，她派遣扎尔小队登舰一探虚实，顺便干掉那个烦人的乱叫小盒子——确保它永远失去召唤援兵的能力。达达布十分担心兴奋过头的扎尔他们会弄坏船上有助于自己升迁的宝贝，但是他也不敢对楚尔雅明说，他听说过太多和他一样的咕噜人执事因为如此冒犯豺狼人而命归西天，对于他们死因调查的结论如出一辙——不幸的意外。

不过还好，最终女舰长还是同意达达布将那个盒子带回来，或许，仅仅是一种小可能概率事件，她也发现了这个小盒子对于星盟同化部门的重要性。她本可以不需要达达布而亲自过来搞定这一切，但是看着盒子上豺狼人的排泄物滴答滴答地流到自己的手上，达达布突然发现这女人还真是他妈的有那么一点先见之明。拿着这个臭哄哄的盒子，咕噜人执事开始慢慢沿原路返回。

在躲过豺狼三人的又一次“水果飞弹”招待后，达达布通过登舰通道飞速跑回次级罪责号上面，他马不停蹄地奔到甲烷储藏室（全舰惟一一个是甲烷气体环境房间），迅速扒下盔甲上的胸带，他退到墙角一个三角形区域里，一根输气管道从墙上慢慢伸出并开始向他的储气罐里输送甲烷。

达达布解开盔甲，不停拍着胸口，上颚几乎要从头盔里伸了出来。他脱掉头盔，狠狠地扔到了地上——但是在头盔并没有落地，而是被一个光芒四射的什么东西稳稳地接住了。

一个哈洛克（即小说和hw中的星盟单位工程师，下文即称为工程师）漂浮在房间中央，弯弯的脑袋和长长的嘴巴长在充斥着粉红色气体的半透明液囊上，脊骨前方伸出四只前臂——更确切地说是触角，紧紧地抓着达达布的头盔，把头盔放到自己嘴巴旁边

的一组深黑色圆形节点前仔细地检查着，然后它开始用两只前臂对达达布比比划划诉说着自己的好奇。

达达布把手尽量弯曲以模仿工程师手的形状，<没有，损伤，是我，太累，穿它>，他用手语向工程师比划着。

工程师从他液囊一个类似括约肌的电子管中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同时，喷气将它送到墙边，工程师把头盔挂到了墙壁的钩子上。

<你找到那个装置了吗？>工程师转过身来问达达布。达达布抱出盒子，工程师立即兴奋地触须狂舞，<我能摸摸它吗？>

<你摸，可以，想闻，没门。>达达布干脆地回答道。

但是工程师既不忌惮盒子上残留的豺狼人大便也不理会达达布刚才的冷笑话，他把异星人战利品卷到嘴巴旁，兴奋地一探究竟。达达布跳到独立食品分配机旁边的软垫货盘上面，解开缠绕在一起的管子，然后把它送进嘴中吸食起来，这些索然无味的液体引不起达达布一丝食欲，“船上的伙食真他妈差。”达达布忿忿地边吃边想。

达达布看着工程师还在饶有兴致地摆弄那个盒子，身体的液囊反复膨胀缩小，这怪异的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达达布在整个航行途中都在研究工程师们的肢体语言，可还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实际上，光是搞清楚工程师那怪异的名字——“比较轻”就耗费了他N个时间循环……

达达布清楚工程师们是如何复制再生的，或者说是如何繁衍后代的。他们从体内器官中分离出自己的后代，简直和让他们在异星人盒子上打个孔那么轻而易举。达达布不得不感叹，世界真奇妙啊！但最令达达布感到吃惊的是工程师父母们能够恰到好处地给自己新出生的孩子们充气，从而令他们在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就拥有漂浮于空的本领，这个过程仿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工程师父母给孩子所起的名字——“非常沉”，“刚刚好”，“比较轻”……

一边吃着平淡的食物，达达布一边用鼻子尽情呼吸着房间内的甲烷，虽然这里的甲烷和自己储气罐里的一样不怎么新鲜，但是最少呼吸起来更加自由舒畅，无拘无束。达达布看着工程师小心翼翼地将触角伸进盒子里面谨慎地向内部探索，不得不再次庆幸有一个工程师陪着自己真好。

达达布还是神学院一名见习执事的时候就和工程师们打过交道，但是他们常常独来独往，全身心投入到舰船的维护工作中。所以工程师对着达达布扭动手指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工程师重复多次咕噜人才明白：哦，这家伙在跟我打招呼问我好呢～

突然，比较轻猛地从盒子中缩回触角，他身上的液囊迅速膨胀着，手指不停地敲打弯曲，达达布费劲全力才勉强跟上他“说话”的节奏。

<智能！遗迹！坐标！毫无疑问是那些异星人！甚至比我们自己拥有的还多！>

<停下！>达达布赶忙打断他，他跳起来，嘴里的食物喷得老远，“再说一遍！”

工程师尽力放缓触角扭动的速度，达达布死死地盯着工程师的触角，最终明白了工程师所要告诉他的惊天发现。

<你，肯定吗？>

<千真万确！我们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舰长！>

次级罪责号是艘不大的传教船，达达布以最快的速度换好甲烷，整理好盔甲，然后和工程师急急忙忙奔赴舰桥……

“要么摘掉你的头盔。”女舰长在达达布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完工程师的发现后不紧不慢地说道，“要么试着口齿伶俐点儿再汇报一次。”楚尔雅坐在高高的指挥椅上，淡黄色的皮肤使她成为整个舰桥里最明亮耀眼的物体。

达达布清了清嗓子，咽下嘴里残留的食物后继续开始汇报，“这个小东西里面存有和

我们船上类似的导航路径坐标……”

“是我的船。”楚尔雅打断道。

达达布赶忙应答道，“是，毫无疑问是您的船。”达达布不止一次希望楚尔雅有着和扎尔一样的多刺羽毛，这些雄性豺狼人身上的羽毛会随着他们的心情变化而不断变色。而现在达达布不得不竭尽来全力揣测楚尔雅的心思，和所有的女性豺狼人一样，楚尔雅头上长着深灰色的皮肤硬结组织，远远望去像是层层叠叠的伤疤交错在一起，使她的肩部看起来更加隆起粗壮。

“这小东西实际上是某种导航装置，虽然它现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达达布决定循序渐进，他偷偷示意了一下正在捣鼓墙式控制面板的工程师，“不过它里面还存有其出发地的具体坐标。”

比较轻的触角在发光的按钮上飞速进行着操作，不一会，一个空间全息影像就出现在楚尔雅面前的一个全息投影器上，投影器由两个黑色透镜组成，一个放置在铂金的基座上，而另一个嵌入到舰桥之中。

“我们现在位于这里。”达达布指着全息影像上一个代表次级罪责号方位的红色三角形，“当我们发现这艘异星人的飞船信号时……”这时影像放大并移动到了另一边（由比较轻控制），“这里就是我们找到它们时的坐标，而这里，就是比较……您的工程师相信是这艘飞船的出发地点。”

楚尔雅转了转红宝石般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全息影像。眼前的未知星系位于星盟领土之外，也就是说那里并不属于自己的巡逻范围。但是先知们相信很久之前先行者曾经是整个银河的霸主，所以可以这么说，每个星系都是神圣的土地——每个星系都可能隐藏着无比重要的神迹和那些无以伦比的先进科技。

“那么它的目的地呢？”楚尔雅问道，她长长的舌头在鸟嘴里面打着转儿。

达达布赶忙再次示意工程师，工程师轻轻地低叫着并击打自己的两个触角。

“恐怕数据已经丢失了。”达达布回答道。

舰长紧紧抓住了椅子的扶手，咕噜人竟然学会了工程师的语言——硬生生在自己和属下之间插了一腿，这简直不可接受！她早就想找个借口把达达布踢出船去让它永久作为宇宙垃圾漂浮在太空中，但是面对前方未知的空间和星系，她意识到这个还算本份尽职的小家伙突然身价倍增。

“干得非常好！我早就想对你的尽职尽责进行表彰和嘉奖了。”舰长重新坐回到椅子上，“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对议会汇报这个发现？”

“无论如何，我都将遵从舰长您的决定。”达达布小心翼翼地选择着用词，楚尔雅很少问他事情，更别提让他提意见了，“我为先知服务，忠实履行先知的意愿是我无上的荣耀。”

“或许等我们对异星人的星系好好探索一番再进行汇报也不迟？”楚尔雅沉思道，“尽我们所能为我们伟大的先知提供更多有助决策的信息？”

“我肯定议会会……感谢您为他们所作的进一步的探索和侦察。”达达布并没有冒然说出“允许”这个词，即使是舰长一意孤行将船开离巡逻区域，达达布也对此无能为力。再怎么说，楚尔雅才是……舰长。

达达布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无论他们在眼前的未知星系找到什么具有战略价值的东西，都将为自己加官进爵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达达布心甘情愿冒这个风险，毕竟和议会的联络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或延迟。

“正和我意。”楚尔雅说道，“我会立即着手确定一条新航向。”她抬起头，“愿我们循他们的足迹不断前进。”

“并通往更加光明的前途”。达达布赶忙接着楚尔雅将祝福词说完。

刚才的祝福是为了纪念先行者们伟大的预言——他们启动了7个神秘光环后就此

从星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遵循先行者们的足迹前行就可以获得永生不朽是星盟宗教的核心旨意。先知对星盟千千万万的信众们许诺：“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神圣光环！总有一天我们将追随先行者而去！”

达达布，和数以十亿计的星盟信众们对此都坚信不疑。

达达布从舰长那里慢慢退下并示意工程师和他一起离开。他尽力潇洒地回身走开，从打开的自动舱门离开了舰桥。

“咕噜小傻子可真是宗教狂热者啊。”楚尔雅等到舱门关闭，打开舰桥内的通讯频道，“带上你们能拿的东西，马上从异星人飞船上返回。”

“但是舰长，”扎尔报告到，“这些食物足够……”

“马上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楚尔雅尖声命令道，她仅有的耐心已经完全耗费在那该死的咕噜人身上了，“别去管那些垃圾食物了！”

楚尔雅用力拍上频道开关，然后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慢慢地低语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找到更多，更多，更多。”

第四章

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UNSC殖民星球丰饶星·2524年9月21日

轻型快速巡洋舰“一退再退(twoforflinching)号”冷冻舱上的电脑让埃弗里进入长长的循环睡眠中，根据他的请求，主控电脑让他享受了一连串合成代谢休息，睡梦让他体内的人体伦琴当量变得极不活跃。这些都由冷冻舱内环境的细微调整和谨慎改变完成，通过静脉注射的调理药品既可以控制埃弗里睡梦的频率和时间，同时也可以影响到他做梦的内容。

但是在埃弗里进入冷冻睡眠前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药品或医疗手段，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在他与叛乱者们不计其数的激烈交锋中那最不堪回首的一次，那些烧焦泛黄的记忆碎片令埃弗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毫无疑问这些血淋淋的惨痛记忆埃弗里这一生都再也不愿想起，但是最令埃弗里恐惧不安的是那些反复如一的梦境似乎在以某种方式暗示他——在那次任务中，他所起到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假如没有他的参与，也许一切会圆满的多。他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姑妈和蔼的声音：“让我以你为傲，做好本份之事。”

冷冻舱内的主控电脑突然侦测到埃弗里脑部发出高强度的电波信号——他正努力试图从冷冻睡眠中苏醒过来，主控电脑于是对埃弗里注射了更大剂量的安眠药。一退再退号刚刚从跃迁中跳离回到常规空间，现在正加速驶往自己的目的地。是时候该启动对埃弗里实施解冻了，而被解冻对象在整个过程中都应处于睡眠状态。

安眠药再次让埃弗里陷入了沉沉的睡眠，他的脑海里重新浮现出那些梦境……

一辆重型大卡车翻到在路旁的壕沟里，浓烟从它燃烧的引擎中滚滚冒出。那些在远处检查塔中的陆战队员们以为埃弗里又干掉了一个狗娘养的叛军自杀性袭击者，发出一阵兴奋的喝彩和欢呼声。但是，随后他们才发现，是阿尔戈斯探测器刚才出现了故障才发出探测到炸弹的错误信号……那个在大卡车驾驶室里死不瞑目的平民驾驶员什么错事都没做，却因阿尔戈斯探测器的又一次失灵而白白送掉了性命。

埃弗里刚刚走出新兵营地才刚刚几个月，这场惨烈的内战却早已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你时常留意UNSC的新闻报告和舆论宣传，就会发现叛乱者们无一例外地都被描述成无恶不作的坏蛋。已经两个世纪了，

那些对UNSC不怀好意的殖民地分离主义者们不断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治权——拥有更多权力和自由去维护和保障自己所在世界的生存利益，而不为整个人类帝国的生存和发展去考虑一丝一毫。

最初，无论是在地球还是在殖民地中都有许多民众对于这些独立者们抱有同情甚至某种程度的支持态度。这些反抗者们也许确实难以为继自己的生活——没有工作，无法供养子女，政府那套官僚主义作风的帮扶政策对于改善生活根本无济于事，还有那些地球政府派遣的官员对于殖民地所采取的高压政策等等。但是当更多独立者们从政治抗议转为激进的暴力袭击后（当多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人们对他们的同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他们对UNSC军事目标和那些殖民地政府的支持者们发动袭击，但是当UNSC开始集中力量开展对清剿后，不计其数的平民在双方你来我往的袭击对抗中白白丧命。

新兵埃弗里并不清楚为什么同样的叛乱没有发生在像天鹅座这样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也许就是地球旧式国家体系崩溃以及联合国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吧。而在UNSC太阳系外人口最为稠密的波江座艾普森星系，政府细致入微的严密管辖却正好适得其反——叛乱无时无刻不在各地重复上演……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啊。

UNSC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的势力十分庞大，埃弗里时常在想，为什么不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之前给予那些独立者们以致命一击呢？致远星上的舰队司令部，那么多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各级法院和执法机构，以及那些数量庞大的工业基地园区——这些强有力的经济发动机和治安保卫者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也没有开拓出一个令政府和独立者们双方都满意的双赢局面？随着战争的进行，埃弗里逐渐明白，正是这些UNSC不可或缺这样或那样的重要资源才是引发这场战争的真正导火索。

埃弗里的身体逐渐开始升温，而脑中的那些记忆碎片也随之慢慢鲜活起来……

早已摇摇欲坠的房屋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轰然倒下，一枚炮弹突然在人群中爆炸，弹片和人体残肢如倾盆大雨般散落到运输护卫队员们身上。房顶上重机枪无情地扫射着，陆战队员们疯狂地奔跑起来寻找掩护，惨叫声、子弹的呼啸声和无线电里的喊叫声混杂在空气中，飞机在空中肆意地投放炸弹……妇女和孩子们慌不择路地从燃烧着的房子中逃出，沾满鲜血的足印一直延续到视野的尽头……

埃弗里的眼珠在眼皮下不自觉地转动着，他想起了姑妈语重心长的嘱咐："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到。"

埃弗里挣扎着想要起身，但是主控电脑给他注射了更大剂量的药物，埃弗里无助地徘徊在虚幻飘渺之中，可怕梦魇最终抓住了他……

一家人头攒动的路边餐馆，一个被一群志在必得的陆战队员们包围的绝望女人，一个双腿不停颤抖的将要窒息的男孩，一个救子心切的父亲的最后一击……然后就是那震耳欲聋的巨响和那令黄蜂攻击机几近坠毁的恐怖冲击波。

埃弗里猛地坐起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冷冻舱里满是他呼出的白色呵气。主控电脑迅速启动了紧急通便清除程序，尽管对埃弗里注射了超过3倍的睡眠引导剂，解冻苏醒的最后一步还是出乎意料地碰到了些麻烦。主控电脑注意到了埃弗里身体的异常状况，小心翼翼地撤出埃弗里身上的静脉注射器和导尿管，缓缓打开了冷冻藏透明玻璃舱门。

埃弗里扭了扭身子，活动了一下胳膊，然后剧烈咳嗽起来。等他缓过气来，埃弗里听到脚掌拍击冷冻室橡胶地面的声音。不一会儿，一块小小的方形毛巾出现在视野中。

"我拿到了。"埃弗里粗声粗气地说

道，“你可以走了。”

“解冻完不到五分钟就差不多可以下地活动了啊。”那个男人说道，听声音应该和埃弗里年纪差不多，“我见过更快的，不过你已经非常不错了。”

埃弗里抬头看那个人，和他一样，那个男人同样也是赤身裸体。但是他的皮肤苍白得吓人，金发刚刚从他不久前才剪过的脑袋上长出，就像田地里那些新长出的麦苗一样。男人的下巴又长又窄，他笑时憔悴的脸庞不自然地抖动着。

“希利中士，海军医护兵。”

他是海军的人——而不是一名陆战队员，但是至少他看上去还是蛮友好的。埃弗里拿着毛巾仔细地擦拭着自己最近才修剪过的脸颊和下巴，“约翰逊，下士。”

希利咧嘴笑了起来：“哦，不错，至少我不必向你敬礼问候。”

埃弗里将腿从冷冻舱里伸了出来，踩在地面上，他的脑袋现在又肿又涨，感觉好像要爆炸了一样，他深深吸了口气，希望尽早摆脱这恶心的眩晕感。

希利指了指房间另一边的封闭舱门，“拜托老兄，门可是在那边啊，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个什么样的好梦，但我猜你现在的计划里不包括我们互相盯着老二对看吧。”

埃弗里和希利穿好衣服，找出他们各自的行李，然后到一退再退号的机库报到。轻型快速巡洋舰可以算是UNSC现役中最小巧玲珑的一种战舰了，它并不具有携带战机的能力，实际上，它几乎连放置舰队标准的救生用大黄蜂穿梭艇的地方都没有。

“找个位子坐好，系好你们的安全带！”穿梭舰的驾驶员扭过头来粗声粗气地说道，“我们之所以停在这个鬼地方就是为了要放下你们这两个家伙。”

埃弗里放好行李就坐到了穿梭艇中间的一个位子上。穿梭艇穿过机库的舱门，从巡洋舰的船尾穿出进入太空之中。

“你以前去过丰饶星吗？”希利大声喊道，试图压过穿梭艇推进器的轰鸣声。

埃弗里扭过头去对着驾驶舱：“从来没有。”

实际上他去过丰饶星，但是很难确切说出到底是什么时候去的。虽然在冷冻睡眠过程中你并不会变老，但是时间仍然在慢慢流逝。自从埃弗里参军以来，他在冷冻舱里面待过的时间几乎和他醒着的时间差不多长。但是无论如何，埃弗里去过丰饶星——找到目标，计划袭击，最终干掉那些腐败的殖民地官老爷们。这是他在海军特别作战部狙击手学院的毕业测试项目，毋庸置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

穿梭舰内部逐渐亮了起来，埃弗里眨了眨眼睛，丰饶星已经出现在驾驶舱的主观察玻璃上，层层叠叠的云层下面是一个表面大都被陆地所覆盖的星球，阳光透过未受污染的大气层照射到地面上，反射回明亮耀眼的绿色，煞是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来丰饶星。”希利说道，“嗯，虽然没有我想像中那么漂亮，不过还是蛮不错的。”

埃弗里点了点头，他没有发表过多的评论，和大多数他所执行的任务一样，他在丰饶星上的行动同样属于高度机密，希利中士应该没有权利去知晓这一切吧。

在丰饶星深蓝色的大气极光中飞行了一会儿后，穿梭舱掉头向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轨道建筑缓缓飞去。当他们逐渐靠近时埃弗里才察觉到——丰饶星上空那两道美丽的银色拱弧……埃弗里上次造访丰饶星时并没有来过这里。

等到飞船飞得更近，埃弗里看到那些拱弧上链接着许多数千米长的金色细线——那些链接轨道空间站和丰饶星表面的轨道升降梯，远远望去，仿佛宇宙中精致美丽的金丝银线。

“坐好了！”驾驶员喊道，“貌似前面有点堵车啊。”

穿梭舱缓缓前进着，不断调整方向小心翼翼地穿过轨道上不计其数的运输舰和推进舱，埃弗里心里不由得讽刺道，“这些船只的设计者们可真是够懒啊。”

推进舱外面到处都是裸露的电线，储物柜和各式各样的软管，只有昂贵的肖·藤川跃迁加速器被严严实实地放置在引擎保护罩内。

“欢迎光临泰尔拉。”大厅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声礼貌的问候，“我是希弗，有什么能为你们效劳的吗？”

埃弗里拉开行李袋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个草绿色的帽子，“请为我们指点一下方向，亲爱的女士。”他戴上了帽子，把帽檐拉到眉毛附近。

“乐意为您效劳。”人工智能回答道，“通过这扇气闸门就可以直接到达大厅，然后右转一直向前就可以到达3号升降梯联接站，假如你们走错方向我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你们。

气闸门慢慢打开，天花板上的电灯也随之亮了起来。狭窄的待命室里空气污浊不堪，这里的空气循环系统看起来运转得不是十分正常。埃弗里猜想泰尔拉大概有四公里长，内部直径大约有300米，由6根巨大的钛合金斜拉柱支撑着整个空间站。

“你接受过很多CMT训练吗？”希利边走边问。

埃弗里知道CMT指的是什么——Colonial Militia Training（殖民地民兵训练），UNSC一项颇受争议的殖民地政策。表面上，殖民地民兵训练旨在提高殖民地居民的自救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些经过训练的民兵在自然灾害救援和殖民的内部安保事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有这些民兵来处理日常的安全事务，陆战队员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实际上，殖民地民兵训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建立帮助正规军清剿叛军的准军事部队。埃弗里一直认为给那些政局不稳的殖民地居民发放武器不是什么好主意，以他在陆战队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今天你亲我热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同室操戈，翻脸不认人。

“从来没有。”埃弗里又撒了个谎。

“呃，那为什么来这里呢？”希利继续问道，“想换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吗？”

“差不多吧。”

希利摇了摇头，笑道，“看来你以前的职务捞不着一点油水嘛。”

“你不会理解在我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埃弗里暗暗想到。

埃弗里看着观察窗外逐渐出现在视野中的两个背靠背的大型集装箱货柜，虽然距离很远，但是他还是隐隐约约看到有两个推进舱从远处沿着轨道升降器飞向那两个货柜，一旦推进舱和各自的货柜相连接，他们的磁力耦合器就会改变磁极以吸附货柜——两艘新的轨道运输船就在这短短不到30秒内完成制造。

希利不由得吹了声口哨，“这些机器可真他妈精准啊！”

埃弗里和希利的看法相同，不仅仅是这座轨道电梯上，泰尔拉所有7座轨道电梯都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分离组合，这些都让人惊奇不已，叹为观止。

“向右再转一次，然后你就能看到那扇高架气闸门。”希弗说道，她的声音在越来越窄的通道里愈发洪亮，“哦，你们来的真巧，刚好赶上一班电梯。”

同样等待在气闸门外的是十几个空间站的维护技师，他们不安地看着这两名不速之客——尤其是希利，这家伙一直在诡笑着。埃弗里看着眼前即将搭载他们的“马车”十分高兴，这些小型货柜主要用来将移民者们从飞船直接运送到丰饶星表面，看来里面没有什么乘客，埃弗里心想：“终于可以清净会儿啦。”

随着一阵呜呜的警报声，气闸门慢慢打开，埃弗里和希利跟随维护技师们穿过一段

弯弯曲曲的通道进入“马车”内部，找好位子后，他们就把随身行李扔到了座位下面的储物柜里面。

“所有人都坐好了吗？很好。”希弗透过埃弗里座位上方的话筒说到，埃弗里系好安全带，虽然在轨道空间站里可以享受脚踏实地行走的快感——因为那里有自旋生成的人工重力，不过一旦“马车”离开空间站开始下降，这些美妙的重力就会暂时和他们说拜拜。

“祝愿你们旅途愉快。”

“哦，我肯定我们的下士先生会非常享受这次旅行。”希利朝埃弗里努了努嘴，狡黠地笑道。

警报声再次响起，随后气闸门慢慢关闭，埃弗里开始了自己的下降旅途。

在希弗的一小部分脑细胞控制埃弗里乘坐“马车”下降的同时，另一份乘客出现在了数据库核心投影器上。

“嗯，该怎么说呢，欧·西格宁小姐，对于您亲自到来主持这次船只审查失事工作我表示万分感谢，您的旅途还算愉快吧？”

希弗的全息影像穿着有如夕阳余辉一般的齐踝无袖礼服，她一头出彩的金发被收到耳后，如瀑布般直达腰部，在礼服的映衬下更显得光彩照人。白皙柔嫩的肌肤，婀娜多姿的身段，再加上她那如粉脂一般的玉颈和玲珑可人的尖尖小下巴——活像一个即将上台表演的美若天仙的芭蕾舞演员。

“就那样吧。”西格宁回答道，“我可不想从大老远被冻成冰棍运过来。”

那个坐在希弗数据库核心投影器前沙发上的女人穿着不怎么起眼的UNSC中层官员制服——一身比她皮肤的颜色稍深一些的灰色套装。领口的深红色DCS勋章和她的勃艮第唇膏恰好相映成趣，“最近几天，我可真是闲得慌啊，到处逛逛的感觉也是蛮好的。”

欧·西格宁的口音富有旋律，敏感微妙，希弗迅速翻阅了资料发现她出生于天鹅座的新耶路撒冷殖民地，透过数据中心的微型摄像仪，希弗看到欧·西格宁正背过手去整理盘起自己长发的那几个漂亮发卡。

“我觉得目前为止波江座的武器禁运行动执行得十分富有成效。”希弗尽力使自己看起来楚楚动人一些。

“嗯，我手头的案子在过去18个月里面竟然莫名其妙地翻了三番！”欧·西格宁叹了口气，“坦白地说，对于武器走私，我可并不是十分专业。”

希弗把手放到胸前：“哦，很抱歉又增加了您的工作量，我会重新递交我的证词并使其更加简明扼要，去掉那些对于小曲星系维护协议的风险评估直入主题……”

“实际上呢……”欧·西格宁打断道，“我还有一个当事人。”

希弗眨了眨眼睛：“哦？我不知道。”

“那是我最后才决定的，尽管我可以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了当地把你和他的审计合二为一。”

希弗感觉自己的线路内圈逐渐热了起来，他的？还没等她抗议一下……”

<\\\>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

<\很抱歉我冒然闯入，这些全是那个女人自己的主意，我保证。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件事与我有关啊，你管着那个装着导航电脑的盒子，而那一船的水果毫无疑问是我的嘛。

希弗花了几十微妙的时间考虑了一下，这家伙说得有点道理，但是如果麦克真要和自己一起审计，她就必须给他立下规矩。

》进行语音通讯。

》我想要她听见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下午好！”麦克透过数据中心的扬声器懒洋洋地说道，“女士们，我没有让你们

久等吧？”

“还好吧。”欧·西格宁从口袋里掏出掌上电脑，“我们才刚刚开始。”

在她启动电脑的短短几秒钟时间里，两个人工智能在私下里聊着天：

<\我猜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我说话的口气啊？”

》真聪明。

<\呃，我可是很崇拜你说话那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雍容之气。

希弗放松了点，伸出手来指着欧·西格宁的掌上电脑：“假如您想找我的报告，它在第一部分，第……”当她不慌不忙地跟欧·西格宁说话时，她的逻辑核心跳过感情抑制运算数组的限制，怒气冲冲地直逼麦克而去：

》我受够你那无聊至极的调情了，真难想像一个正常的人工智能会对这种下流的事情如此乐此不疲。

》我相信你正在发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么疯疯癫癫下去，我只好将你那荒谬的行为连同DCS最高委托一起优先提交给我们的上司。

希弗顿了顿，核心的温度一路飙升。

<\我看我们亲爱的女士有太多怨言了。

》你说什么？

<\我引用的那可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啊，我的甜心，你自己查查看啊。

》查查看什么？

希弗迅速从储存数组中扒翻出所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从古至今各种人类语言，方言版的莎士比亚戏剧），然后把它们一股脑地塞进麦克的数据缓冲库中。希弗又找出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们各种语言版本的作品，把它们一起打包扔到了麦克的缓冲库中。希弗要让麦克这个死家伙知道，他不仅仅错误地引用了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我看我们亲爱的女士有太多怨言了），而且就凭他对戏剧的那点幼稚理解，也可以这么说，他那点可怜的思考能力在自己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幼稚可笑。希弗还觉得不过瘾，又把从埃斯库罗斯（希腊悲剧诗人）时代的悲剧诗到25世纪宇宙荒诞主义喜剧，连同它们各种版本和语言的翻译，一股脑地丢给了麦克。

欧·西格宁抬起头来，“第几段来着？”

“……第三段。”希弗回答道，虽然她的回答仅仅慢了区区几秒钟，但是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来说，这点时间简直和一个小时一样漫长。

欧·西格宁把胳膊放到膝盖上，脑袋偏向一边：“虽然没有强制规定，”她礼貌地说道，“但我还是请求你们不要背着我窃窃私语好吗？”

希弗向她行了个屈膝礼：“非常抱歉。”这个女人可是比以前和希弗打交道的那些DCS（商业航运署）雇员们聪明得多啊，“我和我的同事麦克刚才正在对比丰饶号角号的载货单据，以防出现什么误差。”

因为不想撒谎，希弗迅速将丰饶号角号的载货数据传输给麦克。

<\仅仅只有莎士比亚戏剧吗？

》你什么意思？

<\我还想要他的十四行诗。

希弗接着说道：“不过看起来我们各自掌握的数据之间没有什么误差。”希弗看不到麦克的脸，不过从他的话中希弗猜到麦克现在一定乐开了怀。

“耶！”麦克兴奋地哼哼道，“我们两个的想法完全一致！”

欧·西格宁笑了起来：“请继续。”

希弗关闭了数组启用运算核心来帮助她回到通情达理的状态。她的编码逐渐赶走了心中的困窘、烦躁和所受的伤害。当她逐渐冷静下来，她重新打起精神来迎接麦克的反驳，但是，就像麦克无数次标榜自己是一名彬彬有礼的绅士一样，这次他直奔主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写——一句调情的话都没有。

第五章

丰饶星·2525年9月21日

"马车"刚刚从泰尔拉开始下降时，埃弗里就感觉到一阵似有似无的眩晕感。虽然轨道空间站上的人工重力并不是十分强，但是"马车"仍然要启动磁力结合翼以和3号升降梯的超导电膜电组进行短暂的排斥对冲加速——这样才能从那里顺利下降到达地面。就这样行驶了几千米之后，磁力结合翼才慢慢收回，停止了工作。埃弗里这时才感觉脑袋里面好过一点，现在只需要靠丰饶星自身重力就足以把将"马车"拉扯下去了。

透过"马车"内部的扩音器，迎宾电脑告知乘客们此次旅途的终点站是丰饶星位于赤道附近的行政首都奥特加德（Utgard(北欧神话)外宫，指Utgard-Loki统治下约顿巨人之家位于仙宫与尘世之外的部分），整个旅途大约需要耗费一个小时左右。接着，隐藏在埃弗里座位上方的微型话筒询问埃弗里是否想听听殖民地政府机构对于丰饶星的大致介绍，埃弗里瞥了一眼坐在几个位子之外的希利，这家伙一直在无所事事地摆弄着自己的衣服。为了找个理由不再回答希利那令人不快的问题，埃弗里决定还是选择听听介绍来打发剩余的无聊时间。

突然，埃弗里感觉口袋里面的掌上电脑抖动起来，他从口袋里面掏出电脑，打开隐藏触摸板，链接上网络，然后戴上了耳塞。海棉衬垫的耳塞用着感觉正好。外面"马车"嘶嘶的加速声逐渐变成了低沉的怒吼，戴着耳机的埃弗里按下了录音陈述的播放键。

"我谨代表殖民地政府当局，热烈欢迎您来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丰饶之都——丰饶星！一个男声热情激昂地说道，"我是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尊贵的客人，叫我麦克就好了。"

殖民地政府徽章慢慢出现在埃弗里的电脑屏幕上——一只闪闪发光的雄鹰，周围是17颗星星，每一颗都代表着UNSC管辖的一个殖民星系。雄鹰张开的翅膀下面是一群翘首期盼的殖民者们，他们满怀憧憬地望着一列列朝着鹰嘴飞来的巨型移民船。

这徽章寓意着人们要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但是对经历过大反乱的埃弗里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安慰纯粹是扯淡。

"对于整个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人们来说，丰饶星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地。"伴随着背景正在播放的丰饶星赞美诗第一章节，麦克懒洋洋地介绍道，"但是，为什么整个星系只有我们才能为大家源源不断地输送鲜美肥美的嫩肉和营养可口的蔬菜呢？"为了更好地烘托气氛，麦克停顿了一下，就在这个空当埃弗里座位对面墙上投影器丰饶星的图像转了个圈，丰饶星的北极地区显示在图像上——

被逐渐下陷的大陆包围着的一片无冰深蓝色海洋。

"因为我们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两个巨大优势。"麦克继续着自己的自问自答，"那就是我们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宜人的温度气候。艾达（EDDA，古冰岛两文学集之一，1230年问世的古冰岛散文集或1200年问世的古冰岛诗集）大陆覆盖了超过丰饶星三分之二的表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肥沃的耕地。两片低盐份的海洋——北面的胡金洋和南面的木宁洋——是丰饶星主要的——"

希利拍了拍埃弗里的肩膀，下士摘掉了一个耳机。

"你想要点什么东西吗？"希利指着观测窗旁边放着一排食物和饮料的自动售货机问埃弗里。埃弗里摇了摇头："谢谢，我不需要。"

希利从埃弗里面前飘了过去，顺着过道

一路到底，在“马车”的尾部存在着足够重力，希利稳稳当当地落下，扶着扶手来到自动售货机前面。还没等他走出一步，脚底就结结实实地打了个滑，摔了个底朝天。埃弗里看出他是在故意出丑——在旅途中给大家找点乐子。

希利的玩笑还真管用，坐在埃弗里右边一排位子上的泰尔拉维护技师们乐翻了天，看着动作滑稽的希利，他们又是拍手又是吹口哨，而希利则是耸了耸肩，无奈地笑了笑，继续来到自动柜员机前。

埃弗里皱了皱眉，他刚刚加入陆战队时非常喜欢希利这种性格的战友：喜欢开玩笑，到处惹麻烦，善于在教官眼皮子底下惹是生非。但是埃弗里的小队里面并没有太多像希利一样的捣蛋鬼，虽然埃弗里很不情愿承认，但是经过在海军特战部这么长时间同叛军进行作战，他和他身边的战友已经逐渐丧失除了冷酷之外大多数正常人的情感。他和周围这些“正常人群”已经渐渐疏远陌生了。

“艾达大陆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都位于海平面500米以下，”麦克继续道，“实际上，只有比福斯特（Bifrost：连接天地的彩虹桥）悬崖地区的地势变化起伏较大——通常人们称呼那里为大断崖——它将整个艾达大陆一分为二。请自己透过窗户向下看一看，现在您应该可以看到它，就在奥特加德西边不远的地方。

埃弗里摘掉了另一个耳塞，留下麦克继续慢吞吞地自说自话。

透过层层叠叠的云层埃弗里刚好能够看到比福斯特悬崖的一角——在胡金洋南面的大陆北部平原在这里急转直下，形成了沿西南方向斜切赤道的深不可测的石灰泥板岩断层。由于观察窗的角度问题，埃弗里并不能直接看到正下方的景色，但是他还是能够想像底下的情景：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泰尔拉的7座轨道电梯在奥特加德附近投下了美丽壮观的倒影。

几分钟过去后，观察窗外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田园风光：一望无际的绿色，黄色和灰色——不同颜色的梯田纵横交错着，被一条条银色的细线分割开来。埃弗里猜得没错，这里确实是轨道磁力运输系统的一部分组成结构——从7座轨道电梯延伸出7条高速主干道，以它们为中心的交通体系向四周不断辐射延伸，就像一片叶子上的叶脉一样细小而有序。

“马车”的电脑再次发话提醒乘客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马车”就要抵达奥特加德站了。当奥特加德第一座建筑出现在埃弗里视野中时，希利和那些技师们还在一起喝得不亦乐乎，地面的景色没有埃弗里想的那么雄伟壮观，远方的地平线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座高塔，而且没有一座超过20层楼高，但是每一座看起来都十分时尚漂亮。看来自从埃弗里上次来丰饶星，这里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埃弗里还记得自己上次来到丰饶星时，整个星球不过只有一小片破破烂烂如贫民窟般的小房子，而整个丰饶星殖民地的人口那时才不过区区五六万人。埃弗里最后看了一眼掌上电脑上的数据，经过短短几年发展，现在丰饶星的人口已经足足超过了30万。

突然那些建筑从视野中消失，一切都骤然变暗，“马车”已经到达3号轨道升降器的基座站——一个巨大的方形建筑，它的旁边是一大片仓库，里面堆满了货柜。埃弗里和希利以及那些技师们排队等在行李取出口，在拿到行李后，他们一起从旅客终点站走出轨道升降器基座站，艾普森印第安星系明亮和煦的阳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

“这些恶心的农业殖民地，”希利抱怨道，“总是他妈的热死人。”

奥特加德闷热的空气再加上两个人身上灯芯绒棉的制服，瞬间就把埃弗里和希利捂得半死。两个人沿着石板斜坡路刚刚走到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浸满汗水的衣服就紧紧地贴在他们身上。这时一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停到了路边，后座的全息屏幕上重复着这

么一条信息——负责运输：约翰逊和希利。

“那还不快开门！”希利发着牢骚，一拳砸到出租车顶上。出租车司机打开车门，伸出后备箱。放好行李之后，埃弗里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而希利一屁股坐到了后面一排的位子上。仪表板里的风扇呜呜地吹了起来，潮热的空气中顿时多了一股清凉之气。

“你们好。”出租车一边启动加入到路上零零星星的车辆之中一边叽叽喳喳地说道：“我被告知要带你们前往……”出租车顿了一下，接着机械地说到：“殖民地·民兵·训练营·格莱德希姆高速公路·第29号出口·目的地是否正确？”

希利擦了擦下巴上正在往下淌的汗水，刚才他在“马车”上还没有喝个痛快呢。他含含混混地说道：“是的是的，不过我们要中途停一下，现在先去第十三大街一趟。”

“明白，第十……”

“等等！”埃弗里打断道，“继续沿着原先的路开到训练营去！”

出租车慢了下来，看来它被两名乘客的意见不一搞糊涂了，出租车随后向左开了一段并停靠在路边的一个公园旁——那是奥特加德的中心步行公园。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刚才一个技师告诉我在那里有很不错的小妞……我觉得我们应该先——”

埃弗里打断希利，“出租车，换成我来驾驶。”

“您愿意承担因手动驾驶……”

“是的！再给我一张地图就好了。”

一个小巧紧凑的方向盘慢慢从仪表板里伸出，埃弗里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准备驾驶。

“人工驾驶确认完毕。”出租车说道，“请小心驾驶。”

埃弗里慢慢踩下油门开始加速，这时挡风玻璃上出现了一幅熟悉到毛骨悚然的全息地图，埃弗里粗粗扫了一眼，突然回忆起了眼前的这一切。

“好了，把地图关掉吧，还有，把那该死的风扇关小一点。”

“你看，约翰逊。”希利卷起袖子，含混地说道，“你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你扫扫盲。到这里来参加这个什么殖民地民兵训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你不会莫名其妙地吃枪子儿，其次，这是份比较好混日子的工作。”

埃弗里猛地一打方向盘，希利的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门上，他哼了一声，重新坐好。“在波江座这一身制服可是会送你下地狱，在其他地方，有这一身行头可了不得呢。”

埃弗里控制自己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地松开油门把车子停了下来，在他的左边，中心公园的喷泉正在向空中喷水，水雾在整个街道上弥漫开来，出租车沾满尘土的挡风玻璃不一会儿就满是了星星点点的污泥，出租车迅速启动擦拭器讲这些污垢清洗干净。

“我身上的制服，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令我感到骄傲自豪。”埃弗里慢慢说道，“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是一名光荣的陆战队员，不是那些没上过战场，更别提作战杀敌的海军菜鸟们。我身上的制服经常会让我想起UNSC士兵行为准则，我记得上面明文禁止现役士兵饮用酒精并和平民无端勾搭在一起。”埃弗里等希利慢慢坐直了些，继续道，“最重要的是，我身上的制服让我想起了我那些再没有机会穿上它的兄弟们。”

埃弗里的脑海中又浮现起了那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队陆战队员如魅影般的闯入一家饭店，在黄蜂攻击机的热成像仪上呈现出一个个煞白的影像。埃弗里扭过头来，死死地盯着希利：“你不尊重这身制服，你就是不尊重我。听懂了吗？”

希利尴尬地咽了下口水：“嗯，我懂了。”

“从现在开始，请叫我约翰逊下士，明白？”

“我知道了。”希利做了个鬼脸，扭过头去看这窗外。他没有把心里想说的说完，埃弗里看着抱着肩膀的希利，心里明

白这家伙想说什么——我知道了……知道个大头鬼。

出租车已经到达了中心公园长街的尽头，埃弗里加速穿过十字路口，路旁屹立着雄伟壮观的丰饶星议会大厦。这个I型的花岗岩建筑被一圈铁制的栏杆围在当中，前面是一大片经过精心修正的绿色草皮，大厦的屋顶覆盖着被阳光照得发白的稻草秸杆。

埃弗里想了想自己刚才对希利所说的话，他稍稍有些后悔。他和希利性格相似，但是自己却像对待一个毛头新兵一样对待希利。我是不是有点伪善呢？埃弗里有点搞不懂，回到芝加哥那三天他也是喝得烂醉如泥啊。

埃弗里刚想扭过头去向希利赔个不是，希利喃喃道："呃，那个约翰逊……下士先生，您能行个方便把车子开到路边吗？我……不对，希利中士他有点醉了，想在路边吐个痛快。"

就这样安静地开了3个小时之后，约翰逊他们已经穿过了比福斯特峡谷底部，正疾驰在爱达荷（Ida：Idaho美国爱达荷州）平原上。艾普森印第安星系主恒星橙紫色余辉洒满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因为丰饶星比较小，所以极目远眺会发现地平线有那么一点点弧线——远方是一片弓形的成熟稻田，然后是爱达荷平原绵延几百公里的果园。埃弗里放下出租车的车窗，新鲜的空气扑鼻而来，将车内的闷热潮湿一扫而光。UNSC军方的地球历现在显示是12月，而在丰饶星现在正值盛夏——恰好是丰收的季节。

当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后，天立刻就变暗了。高速公路上没有照明灯，附近也没有任何殖民者们的定居点。丰饶星没有自己的月亮，尽管星系内的4颗其它行星距离丰饶星距离都不远，但是那点黯淡的星光根本不足以照亮埃弗里他们前进的道路。借着出租车的前车灯，埃弗里远远望向前方的出口标志，把车开出了高速公路。

出租车在坑坑洼洼的砂砾地面上一蹦一跳地前进着，在麦田里面拐了几个弯后，车子驶进了一个阅兵广场，四周是一圈全新的单层建筑：食堂、兵营、车库、电力站还有医疗站——和埃弗里以前见过的那些基地布局差不了多少。

就在埃弗里开着车子绕着阅兵场的旗杆转圈时，前灯照到一个男人正坐在礼堂台阶上抽烟，烟味透过出租车窗户飘到埃弗里鼻子里，他立刻就闻了出来——威廉甜心牌香烟，这玩意儿几乎是所有军官们的最爱。埃弗里把车子停下从里面跳了出来，迅速向面前那个抽烟的男人敬礼。

"稍息。"庞德上尉深深吸了口香烟，"是约翰逊和希利，我猜得没错吧？"

"是的，长官！"两人齐刷刷地回答道。

庞德慢慢踱了过来："很高兴见到你们，让我来帮你们拿点行李吧。"

"非常感谢您，不过我们两个人只带了两个包，让我们自己拿就好了。"

"轻装上阵，枕戈待旦哈。"上尉笑了。

走在上尉后面，埃弗里暗暗观察着庞德——他比自己稍矮一点，但有着更加宽大结实的肩膀。他猜上尉刚刚50出头，但是上尉那健壮的身材，干练的小平头，茶褐色的肌肤都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只是，上尉他没有右手。

埃弗里注意到上尉将制服袖口卷起，干净利索地扎在了自己的右肘上。埃弗里收回目光，他见过太多被截肢的人了，但是看到一个残疾的现役海军陆战队员确实挺罕见。

庞德朝出租车努了努嘴："很抱歉让你们乘坐一辆平民的汽车过来。我们的疣猪在一个星期前就该到了，都怪那该死的运输舰又一次迟到了。我正在联系其他连排的小队长，他们估计现在正从奥特加德赶过来呢。"

"那些新兵们在哪儿？"埃弗里一边忙

着从汽车后备箱拿行李，一边问道。

“他们星期一才过来，我们可是有一整个星期来准备迎接他们哈。”

埃弗里关上后备箱，就在他转身离开的同时，出租车自己启动，电脑控制它开上高速公路原路返回了。

“哪个排是我的？”埃弗里问道。

“第一排。”庞德用手中的香烟指了指阅兵广场南面两个兵营中的一个说道。

希利把行李扛到肩上：“长官，你不会把我和那些新兵蛋子安排住在一起吧？”

“只是稍微住一小段时间，现在医疗站被塞得满满当当，什么时候你在里面腾出一块地方，什么时候你就可以搬到那里自己一个人爽了。后勤部的那些傻瓜给我们调拨了我们八辈子都用不完的医疗药品和补给品，他们一定误以为我们的处境和那些在贡品星系（注：此星系叛乱极其严重）的战地医院差不多呢。

希利吃吃地笑了起来，而埃弗里却没有。他回想起自己见到的战地医院人满为患的情景，那里再多的医疗物资储备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消耗殆尽。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就去食堂那里的自动售货机那自己找吧。”上尉继续说道，“去吧，好好休息下。我已经起草好了第097号计划，上面制定了详细的训练内容和日程，确保我们的第一阶段训练行动万无一失。”

“今晚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吗？”埃弗里问道。

庞德咬紧香烟：“没了，大兵，要是有事我们明天早上再去处理就好了。”

埃弗里最后看了一眼庞德叼在嘴里的香烟，然后敬了个礼，转身向第一排兵营走去。希利忙跟上他一起走了过去。

庞德上尉默默地看着埃弗里和希利远去的背影，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动地一直等待。庞德扔掉香烟，朝上面踩了几下后，转身向自己在车库旁边的办公室走去。

半个小时之后，埃弗里把带来的行李整理妥当了，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房间的柜子里面——排长住在兵营前门的旁边。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希利在兵营另一端，一边哼哼唧唧地自言自语，一边整理着行李和床铺。

“嗨，约翰逊下士！”医护兵扯着嗓子喊道，“你有香皂吗？”

埃弗里顿了顿，回答道：“看看淋浴台那里有没有？”

希利现在的毕恭毕敬让埃弗里脸上挺挂不住的，不过还好，埃弗里很高兴在自己的房间可以听到隔壁希利的讲话声，这样当训练开始时，自己对于那些新兵的心理动向也可以了如指掌。埃弗里明白，一个好的教官应该懂得如何避免每天训练下来筋疲力尽的新兵们把自己心中的不爽和郁闷发泄到别人身上——如何正视并转移自己的愤怒。假如教官对于士兵们的引领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他最终会赢得所有士兵的尊敬和爱戴。

不过埃弗里也清楚，总有那些小混蛋们想要整自己的时候，至少自己可以听到一些他们那不可告人的计划，并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先下手为强。

“唉，只在这里睡一晚上就好啦。”希利安慰自己道，“要是明天我还不能把那该死的医疗站清理干净，我就要搬去和那小子住在一起啦。”

“你要去上尉那里？”埃弗里把毛毯扔在床上，他要练习一下，好以后教那些新兵小子们如何叠出标准漂亮的行军被。

“不是，是另一个排的头儿，他叫什么来着……等等啊，我查查我的电脑。”

埃弗里铺平毛毯，干净利索地折叠起来——从前他的教官可是总是夸奖他被子叠得利索啊。

“伯恩斯……”希利说道，“诺兰·伯恩斯下士。”

埃弗里顿时怔在那里，呆呆地，一动

不动。

“你认识他吗？”

埃弗里慢慢叠完被子，他摸了摸床上的枕头和床单：“是的。”

“哈，你知道他要来这里吗？”

“不知道。”埃弗里木然地把枕头套好。

“你们两个是朋友吗？”

埃弗里愣了一下，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认识他好久好久了。”

“哦，我晓得了！”希利用嘲笑的口吻继续道，“恭喜你们两个老相识阔别多年终于重逢于此啊哈哈，真他妈嫉妒死我了。”

埃弗里听到隔壁传来咯咯的窃笑声和拉行李拉链的声音：“唉，你觉得上尉的胳膊是怎么一回事啊？”

埃弗里没有回答希利的问题，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高速公路上疾速驶来的疣猪战车的引擎声所吸引。疣猪在兵营门口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怒吼的引擎熄了火，接着埃弗里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埃弗里转身来到衣柜前，从里面拿出了自己干净的衬衫和裤子，还有印有UNSC黄铜色徽章的皮带。突然，他身后的房门被一脚踹开，埃弗里感到一阵冷风飕飕地窜进他的脖子。

“床叠得不错呀，”伯恩斯下士说道，“妈的，老子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一个月，是时候该了结先前发生的那一切了。”

埃弗里把皮带紧紧的卷在一起，藏在手心，然后关上衣柜门，扭过头来面对着自己先前的好伙伴，好搭档。伯恩斯没有戴着出事那天的银色面罩头盔，那天，埃弗里没能及时干掉饭店里的那个女叛军；那天，伯恩斯失去了3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眼前的伯恩斯仿佛又回到了那天出事的时候，他的目光飘忽迷离，深蓝色的眼睛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

“因为这一切的变故，”伯恩斯自嘲地笑道，“我有段时间整天大小便失禁，每次当那些护士们给我换来新的床单和被褥时，她们要不把它叠得紧得要命，要么就让它那么松松垮垮地铺在我的身子底下。”

“很高兴见到你，伯恩斯。”

“不过。”伯恩斯继续着，丝毫不理会埃弗里的问候，“你的这床被子叠得确实棒极了。”

爱尔兰下士伯恩斯的脸上布满了粉红色的新鲜伤疤——他的头盔玻璃罩在那次强烈的爆炸中被炸得粉碎。爆炸产生的弹片正中他的面部，给他留下了从左太阳穴到耳朵根部一条长长的缝合细线。他那乌黑的头发在爆炸中被烧得精光——现在那些刚刚长出的都是术后重新移植的头发。

“你还活着，我很高兴。”埃弗里说道。

“你现在怎么样？”伯恩斯操着浓重的爱尔兰口音问道。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生死与共，埃弗里已经完全可以听懂这些爱尔兰方言了。但是，他想告诉伯恩斯一件他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的事情。

“他们都是好人，好战士。我很抱歉。”

伯恩斯摇了摇头：“说这些话太晚了，一点用处都没有。”

说时迟那时快，伯恩斯以惊人的速度瞬移到埃弗里面前，张开胳膊狠狠地将埃弗里压死到衣柜上，然后反锁住埃弗里的双手用膝盖死死地顶着对方的肋骨。埃弗里痛得直抽冷气，下意识地一头撞到伯恩斯的鼻子上，伯恩斯呻吟着，松开了手，踌跚地向后退去。

埃弗里一下子闪到伯恩斯背后，用皮带紧紧地勒住他的脖子。伯恩斯的眼睛一下子突了出来，埃弗里并没有想置他于死地，他只是想暂时制服伯恩斯。伯恩斯又高又壮，足足比埃弗里重20公斤，埃弗里必须尽可能快地控制住局面。

不过伯恩斯也不是吃素的，他怒吼一声，向前一倾身子，抓住埃弗里的手腕，将埃弗里狠狠摔到房间的墙壁上，力道之大连墙上的夹合板都被震出了细小的裂缝。

埃弗里被震得牙齿都快掉了下来，鲜

血慢慢从他的嘴角流出。不过每次伯恩斯弓紧身子将埃弗里向墙上撞去的时候，埃弗里将皮带勒得更紧了。伯恩斯大口地喘着粗气，埃弗里看到他脖子上青筋毕露，耳朵慢慢变成了紫色。就在伯恩斯快失去意识之前，他一个倒钩，脚后跟用力踢在埃弗里的腹股沟上。

埃弗里也不敢示弱，他看准机会一脚踢在伯恩斯的胫骨上，然后用力将他压倒在床上，伯恩斯的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床角，鲜血四溅。埃弗里抬起拳头正要一击解决问题，一阵剧痛伴随着虚弱的酸楚感席卷了他全身，伯恩斯眨着流淌着鲜血的眼睛，看准了埃弗里的拳头，稳稳接住了那冲向自己脑袋的一击。

"那时你为什么没有开枪？"伯恩斯咆哮道。

"当时有市民在那里！"埃弗里呻吟着。

伯恩斯一拳捣向埃弗里的肚子，然后抓着他的衬衫一路将他推到房门上，埃弗里感到自己的肺都要炸开了。

"你接到了不论付出任何代价，立即击毙目标的命令！别忘了！"伯恩斯怒吼着，抬起脚踩向埃弗里。

埃弗里从牙缝里努力地向外挤着："那里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

"那我的小队，我的人怎么办！你想过他们没有？！"

伯恩斯试图一把抓起埃弗里，但是埃弗里左手格挡住伯恩斯的进攻，右手一记老拳锤到伯恩斯的脸上，接着抬起膝盖磕向对方的左肾。但是伯恩斯动作更快，他一个回身死死扼住了埃弗里的脖子。

"军队一直在培养你成为一名合格的杀手！他们都要我们成为合格的杀人利器！"伯恩斯将埃弗里摔倒在地上，踩着他的脸。埃弗里此时眼冒金星，他挣扎着想要起身，但是此时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劳无益的。

伯恩斯冷笑着："你没办法逃避这一切的，就像你他妈没办法逃避我一样。"

埃弗里就要昏死过去，突然，他听到背后一声清脆响亮的拉枪栓声。

"伯恩斯下士！"庞德上尉冷静的说道，"往后退，冷静点！"

伯恩斯弯下身子紧紧地勒住埃弗里的喉咙，"我们在解决一些私人问题，这里不关你的事。"

"放开他，否则我保证我你的脑袋会在下一秒开花。"

"放你妈的狗屁。"

"你错了大兵，"上尉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冷酷，"我肯定会开枪的。"

伯恩斯慢慢松开了手，埃弗里软软地瘫倒在地板上，他看到上尉用右手的义肢握着一把M6制式手枪，他的手指和前臂肌肉组织都反射着钛合金光亮。

"我知道那次行动的伤亡人数。"庞德说道，"38名平民死伤，3名你小队的队员阵亡。但是约翰逊下士显然并不需要为这一切的不幸承担责任，他并没有任何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失职。这就是我想要让你们两个搞明白的。"

伯恩斯握紧了双拳。

"你现在暴怒如雷，我可以理解。不过今晚一切的不愉快，都到此结束。"庞德看了看埃弗里，"假如你还有什么事情，现在就可以解决。"

"长官，没有长官。"埃弗里嘶哑道。

庞德回头看了看伯恩斯："你有吗？"

没有丝毫犹豫，伯恩斯抡起拳头一拳打在埃弗里脸上，"这样子还差不多。"

埃弗里吐出一大口鲜血，他并没有逃避伯恩斯，是他自己跟来了——同样是退出投石机行动被调任到这里。埃弗里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这份怀疑和焦虑比白白挨打更让他感到无比的窝火。

"约翰逊，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庞德说道。

埃弗里猛地起身，朝伯恩斯撞了过去。

伯恩斯的一颗牙齿从空中落地，正好掉

在了希利脚下的地板上，他听见声音刚要过来劝劝架，希利小心翼翼的抬起脚跨过伯恩斯的牙齿。

“上帝啊。”医护兵盯着地上的鲜血和牙齿喃喃道。

“好了，一切就此了结了。”庞德放下了枪，“这是命令。”

上尉最后看了两个下士一眼，然后转头关上房门离开了兵营。

“呃，牙科方面可不是我的专长啊。”希利弯下腰捡起伯恩斯的牙齿，小心翼翼地说道。

“没什么，我们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伯恩斯扭头盯着埃弗里，后者正机警地看着他，他朝地上吐了口血痰，“不过我永远也忘不了发生的那一切。”

说完伯恩斯慢慢转身离开了兵营。

“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止个痛什么的。”希利说道。

“很好。”埃弗里轻抚着下巴，现在他只想多和希利聊聊天，不要让自己犯困睡着。

埃弗里扭过头对希利说：“你确定现在要和我住在一起吗？”

医护兵停在门口，看到他一脸的笑容，埃弗里第一次感到了一阵放松和宽慰。

“和你睡一起还挺不错的，约翰逊。”希利扭头看了看外面伯恩斯的背影，“千万别让我和那家伙住在一起，说不定半夜里他就把我煮了吃了呢。”

（未完待续）





阿尔萨斯

巫妖王的崛起

著/克里斯蒂·戈登　译/Norris

序章·梦境

风呼啸着，犹如孩童痛苦的哀嚎。

铲齿鹿群挤作一堆取暖，它们厚重而毛茸茸的毛皮能够抵挡最猛烈的风暴。鹿群围成一个圈，将颤抖呜咽的小鹿犊子围在中间。它们低着头，将头顶巨大的鹿角抵在冰雪覆盖的地上，在雪花飞旋中闭紧双眼。它们呼出的蒸汽一瞬间就在口鼻处冻结，这些铲齿鹿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忍耐着。

……狼和熊则躲藏在各自的洞穴中，等待着风暴的离去，前者成群地挤在一起，后者则形单影只。尽管饥肠辘辘，它们却一步也不愿前行，直到恸哭的凛风略微减弱呼啸，直到茫茫大雪稍稍停歇。

从大洋方向刮来的风拍打着卡玛古村庄，撕扯着那些以巨大海洋生物的骨骼为框架的兽皮。当这场风暴过去以后，已经居住在这里无数个年头的海象人知道又得重新修补更换他们的鱼网和陷阱了。他们的住所虽然稳固，然而在这场风暴中也总是难以避免地被损坏。海象人们全部聚集在他们最大的屋子里，这座建筑深陷在地下，对抗着肆虐的风暴，屋子里点着冒烟的油灯。

长者阿图伊克沉默地等待着，毫不掺

杂情感。在过去的七年里，他已经经历了太多这样的风暴。他已经经历了太多岁月，他长牙的长度和泛黄的色泽，以及褐色皮肤上的皱褶无不见证了这一点。然而这些风暴并不仅仅是自然的风暴。他看了一眼族中的那些年轻后辈，他们正颤抖着——并非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恐惧。

“他在做梦。”他们中的一个僵直着胡须，目光闪烁地低语着。

“安静。”阿图伊克严肃地打断他。那孩子猛然一惊，又陷入沉默。于是周围又只剩下暴风雪痛苦的哀嚎。

那来自深处的声音，好似一缕轻烟袅袅升起，无言而又充满了意味，仿佛几十种声音交织而成的一首圣歌。嘈杂的鼓点和骨头碰撞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汹涌的暗流，涌向那无言的召唤。最猛烈的狂风拍打在牦牛村的围栏、兽皮和小屋上，风被那小村庄抗拒着，牦牛人的建筑弯曲而坚固的屋顶笼罩了一大片室内空间，仿佛表达着对这片严酷土地的轻蔑。

在深沉的声音和远古仪式中，风的呼啸仍然听得到。仪式中的舞者，一位名为卡米库的萨满，忽然踏错了一步，蹄子尴尬地绊了一下。他迅速找回平衡继续仪式。集中注意力，现在要集中注意力。这就是凡人驯服元素，榨取它们的服从的关键；这是关系到他的族人能否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关键。

随着舞蹈的进行，汗水渗出来，浸湿了他的毛发。他闭上大大的褐色眼睛来集中精神，蹄子再次找回那有力的节奏。他抽搐般地来回摇晃头部，短角猛力刺向天空，尾巴也随之抽动。其他舞者跟随着他的动作。他们的躯体开始发热，火堆也熊熊燃烧起来，尽管雪片和寒风不断从屋顶的烟孔灌进来，屋子里仍然保持着温暖舒适的温度。

他们都知道外面在发生着什么。他们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控制这场暴风雪。不，这是“他”的力量。但他们仍然可以舞蹈、盛宴、嘲笑这风暴。他们是牦牛人，他们能够忍受。

外面是充满着狂乱的蓝色与白色的世界，然而在大厅里面，空气静止而温暖。一人多高的壁炉里堆满了厚重的木材，燃烧中发出的噼啪声是大厅里惟一的声音。装饰华丽的壁炉架上雕刻着各种幻想生物，上方挂着巨大的铲齿鹿角。许多雕刻着巨龙头的火把架上，火炬正熊熊燃烧着。光线照亮着这个能够容纳几十人的宴会大厅，橘色调的火光驱散了每一个角落里的阴影。冰冷的石头地面上铺着温暖而柔软的毛皮，这些毛皮来自白熊、铲齿鹿和其他动物。

一张长而厚重，雕刻华丽的桌子占据着这个大厅的大部分空间。它至少足够围坐上三四十人。但是现在，只有三个人影坐在桌前：一个男人，一个兽人，和一个孩子。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坐在主位上的男人的位置比另外两人略高一点，兽人和孩子则坐在雕刻有长毛象的座位上。那个男人明白眼前的一切并非现实。他在做梦，他已经在梦境中待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这个大厅，这些铲齿鹿装饰，壁炉里的火，桌子——旁边的兽人和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他梦境的一部分。

坐在他左侧的兽人是一位年老的长者，然而仍然充满力量。橘色的火光映射在他那可怖的面孔上——那是一个绘着花纹的骷髅。他生前曾经是一位拥有无穷力量的萨满，即使是现在，即使是作为那男人想像中的一个虚构人影，他仍然令人生畏。

那个孩子则相反。他也许曾经是个漂亮的孩子，有着海绿色的大眼睛，白皙的面容，金黄的头发。但那是曾经，并非如今。

那个孩子病了。

他骨瘦如柴，曾经明亮的眼睛已经黯

淡，深陷入眼眶，蒙着一层白翳。皮肤上遍体脓疮，破裂的疖子留出绿色的黏液。他看上去呼吸困难，胸口随着呼吸而微微起伏。男人甚至以为他能看见男孩胸腔里吃力地跳动着的心脏。那心脏本该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然而现在它仍在顽强地搏动着。

“他还在这里。”兽人指着孩子的方向说。

仿佛为了证明兽人的话一般，孩子开始咳嗽。血和唾沫喷在他面前的桌上，他用穿着腐朽衣物的瘦弱胳膊抹了抹苍白的嘴唇。他吸了一口气，犹豫着开始说话，这个尝试对他而言显然相当费力。

“你没有……还没有赢得他。而且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既愚蠢又顽固。”兽人咆哮道，“这场战斗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赢了。”

男人的手握紧了扶手，听着两个同伴的对话。这个梦在过去几年里反复出现；现在他觉得这一点儿也不有趣，开始有些烦人了。

“我厌倦了这种争斗。让我们来个了断。”

兽人朝着男孩瞥了一眼，骷髅般的脸上露出了令人厌恶的笑容。孩子又开始咳嗽，但他并没有在兽人的目光面前退缩。他带着一种尊严，慢慢坐直了身子，乳白色的眼睛从兽人身上转向那个男人。

“是的。”兽人说，“这毫无意义。很快就该是醒来的时候了。醒来，再次进入那个世界。”他转向那个男人，眼中发出光亮，“再次走上你曾经选择的那条路。”

骷髅仿佛要从他的脸上分离出来，变成另一个实体悬浮在那儿，整个房间也随之改变。那些雕刻着巨龙的木质火把架摇晃着活了起来。那些衔在巨龙口中的火炬喷吐着烈焰，随着龙头的摇摆而投射出舞蹈着的怪异影子。外面的风呼啸着，大厅的大门砰然敞开。雪在三个人影间飞舞。男人张开双臂，让刺骨的寒风如斗篷般包裹全身。兽人放声大笑，那头骨从他的脸上分离出去，发出它自己的狂笑声。

“我会让你看到你真正的命运与我联系在一起，而你只有彻底摧毁‘他’才能掌握真正的力量。”

纤弱的男孩已经被席卷而来的猛烈寒风刮倒在地。他喘着气试图爬回椅子上。他朝着男人望去——带着希望、恐惧和义无返顾的决心。

“一切还没有完。”他低语着，不知为何，尽管狂风呼啸着卷过大厅，兽人和骷髅正大声狂笑，男人仍然听到了他的低语。

第一卷 少年天骄

第一章

“拉住她的头！就是这样，伙计！”

通体白毛的母马大汗淋漓，嘶鸣声中汗水已经将她的毛色染成灰色。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国王的独生子，洛丹伦王国未来的统治者——迅速抓住笼头，低语着安抚待产的母马。

母马奋力扬起头，几乎把那九岁的男孩拖离地面。

“喔，白魔。”阿尔萨斯说，“放松点，姑娘，很快就好了。别怕别怕。”

杰伦·巴尼尔开玩笑地咕哝着：“伙计，

要是有那么一大坨东西要从你的身体里拉出来，我可真怀疑你是不是还能放轻松。”

他的儿子杰林正蹲在父亲和王子的身边。杰林和阿尔萨斯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就连白麾嘴里温热湿润的唾沫滴在了他们腿上也浑然不觉。

“再加把劲儿，姑娘。”巴尼尔一边说着，一边慢慢抚摸着白麾的躯体。那包裹在有光泽的胎膜中的小马驹几乎就要完成它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旅程了。

阿尔萨斯其实本不该在这儿。不过当他没有功课要做的时候，他经常偷偷跑到巴尼尔家的农场来看看他家驯养的骏马，还有找他的伙伴杰林一起玩耍。两位少年都明白，一个牧马人的孩子——即使他们家的马匹经常被王家马厩买去——可算不上是一位王子“合乎体统”的伙伴。不过两人都满不在乎，而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个大人打算阻止两位少年之间的友情。结果就是阿尔萨斯经常跑过来，和杰林一起堆沙堡、扔雪球、玩守卫和盗贼游戏等等。这天恰好杰伦让他们一起去见证新生命诞生的奇迹。

这“生命诞生的奇迹”其实也挺恶心的，阿尔萨斯心想。他之前没有料到这个场面里会出现这么多……粘液。白麾又开始喘气了，她的双腿僵硬地绷直，在一片黏糊糊的声音中，她的孩子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她的头部沉沉地倒在阿尔萨斯的膝盖上，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她的肋骨随着呼吸而明显地一起一伏。男孩微笑着抚摸她潮湿的脖子和厚重粗糙的鬃毛，抬头看着杰林和他父亲正在照顾刚刚诞生的小马驹。在这个季节，马厩里还颇有些冷，水汽微微地从它潮湿温暖的躯体上飘起来。养马人父子用毛巾和干草迅速擦干净小马驹身上还未完全脱掉的胎盘，阿尔萨斯看着这一幕不觉露出了微笑。

小马驹浑身湿透着，蜷曲着四肢，在昏暗的灯光下眨着大眼睛四处张望。那一双褐色的眼睛最后锁定在阿尔萨斯身上。你可真漂亮呀，阿尔萨斯心想，他不禁屏住呼吸，突然意识到这“生命诞生的奇迹”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白麾挣扎着想站起来，阿尔萨斯赶紧跳着站起身来贴住马厩的木墙，免得被这匹大马撞到。母马和新生的小马驹互相嗅着，然后白麾一边低声咕噜着一边用她的长舌头替孩子舔遍全身。

“呃，伙计，你身上穿的可有点不像话了。”杰伦说。

阿尔萨斯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一颗心马上就沉了下去。他全身粘满了稻草和马的唾沫。阿尔萨斯耸耸肩：“也许我在回城的路上应该跳进雪堆里。”他笑着说。然后他稍微严肃了一点，接着说，“别担心，我已经九岁了，我可不再是个小孩子了。我想去哪儿就去……”

这是忽然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男声，夹杂在小鸡们咕咕叫的声音里面，而阿尔萨斯一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立刻严肃起来。他挺起小小的肩膀，用力试图擦掉身上的稻草——但最终还是没什么效果——走出马厩。

“乌瑟尔阁下。”他尽力保持着“我是王子，你最好记住这一点”式的声调说道，“这些人对我很好。我恳求您，不要踩伤他们的家禽。”

还有那些金鱼藻花床，他一边想着，一边瞥了一眼那些被积雪覆盖着的土堆。那是瓦拉·巴尼尔的骄傲，几个月以后，那里将盛开出美丽的花朵。他听见杰伦和杰林跟在他后面也走出了马厩，但并没有回头看，而是朝着面前全副武装，骑在马背上的骑士致意……



“你穿着盔甲！”阿尔萨斯气喘吁吁地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会在路上跟你说明。”乌瑟尔严肃地说，“我会派人回来带回你的马，阿尔萨斯王子。坚毅即使带着咱们两个也一样能跑得很快。”他翻身下马，一只有力的大手托着阿尔萨斯的手臂，帮助他翻上马背，好似毫不在乎这孩子的重量。当骏马正要扬蹄全速奔出农场的时候，瓦拉正好走出她的屋子。她正用毛巾擦干净双手，鼻子上还粘着一些面粉，一双蓝色明眸带着焦虑望向丈夫。乌瑟尔礼貌地朝她点了点头。

“恕我不能久留，女士。”乌瑟尔说着，把戴着盔甲手套的手搁在额前谦恭地行了一礼。然后他一夹自己的坐骑“坚毅”——与它的主人一样，战马也披挂着全副甲胄——骏马立刻飞奔而去。

乌瑟尔铁钳般的手臂护着阿尔萨斯的腹部。一股恐惧在孩子的心中突然升起，但是他推开乌瑟尔的手臂，很快压下了心中的惧意。

“我学过马术。”他说道，语气中的傲慢盖过了焦虑，“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一名从南海镇来的信使刚刚到达，现在已经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他带来了坏消息。几天以前，几百条满载着暴风城难民的船，已经在我们的海岸登陆。”乌瑟尔说。他并没有松开手臂。阿尔萨斯放弃挣脱的打算，扭过脖子仔细听着，他海蓝色的眼睛盯着乌瑟尔冷峻的面容，“暴风城已经陷落了。”

“什么？暴风城？怎么可能，谁干的？怎么……”

“我们很快就会弄明白。幸存者里包括瓦里安王子，他们由暴风城的宿将安度因·洛萨带领。瓦里安王子和其他人将在几天后到达首都。洛萨警告我们，他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很显然，如果有什么能够摧毁暴风城的话，我们肯定得提高警惕。我受命带你回去。现在可不是让你跟平民一块儿玩乐的时候。”

阿尔萨斯被这消息惊呆了，他回过头，紧紧抓着坚毅的鬃毛。暴风城！他以前从未去过那儿，但是关于那座城市的传奇故事

他并不陌生。暴风城拥有坚固的城墙和美丽的城市。在建造之初，稳固就是它首要考虑的因素，这是为了确保它能够在烈风的呼啸中巍然屹立，城市的名字也正是得自于此。而如今它竟已经陷落——是谁或是什么东西，竟然拥有能够撼动这样一座巨城的力量？

“同行的有多少人？”阿尔萨斯提高声音问道。骏马正朝着城市飞奔，阿尔萨斯只能提高声音以便盖过鼓点般的马蹄声。

“不清楚，不过不会是小数目。信使说所有逃出来的人都来了。”

逃出来？从什么手里逃出来？

“还有瓦里安王子？”他当然很熟悉瓦里安这个名字，正如他熟悉每一个邻国的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的名字一样。突然，他睁大眼睛。乌瑟尔只提到了瓦里安，但没有提到王子的父亲，莱恩国王……

“他很快就会成为瓦里安国王。莱恩王在暴风城殉国了。”

这个悲伤的消息比起刚才听说的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更让阿尔萨斯深受打击。阿尔萨斯一家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自己，他的姐姐佳莉娅，母亲莉安妮王后，当然还有泰瑞纳斯国王。他曾经见过其他国家的王室家庭，并且明白自己的家人之间的确是非常亲近。假如你失去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还有自己的父亲——

“可怜的瓦里安。”阿尔萨斯说着，同情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

乌瑟尔有点不知所措地拍拍他的肩膀：“唉，对那个孩子，真是令人悲伤的一天。”

阿尔萨斯突然打了个哆嗦，但是这丝毫不是因为这明媚冬日里的寒气。这个美丽的下午，这蓝色的天空和周围白雪覆盖的景象，在他眼中突然都变得黯淡下去。

几天以后，阿尔萨斯来到城墙上找到他的卫士之一法里克，给他带去了一大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这次拜访，就跟阿尔萨斯去拜访巴尼尔家、去拜访王城的洗衣妇、仆人、铁匠以及几乎住在王家领地里的每一个下人一样平常。尽管泰瑞纳斯每次都要叹气，但是阿尔萨斯知道从来没人会因为跟他说话而受罚，甚至有时候他都觉得这些其实是他父亲暗中默许的。

法里克充满感激地微笑着接过杯子，真诚地深深鞠躬。他脱下手上的盔甲手套以便用茶杯取暖。看上去一场雪即将降临，天空呈现出苍灰色，不过暂时来说天气还算晴朗。阿尔萨斯趴在城墙上，用交叠的双臂枕着下巴。他远远眺望着提瑞斯法林地连绵的白色山丘，穿过银松森林的道路通往南海镇。安度因·洛萨、法师卡德加和瓦里安王子正沿着这条路前来。

“看见他们了吗？”

“没有，殿下。”法里克一边啜饮着杯中的热茶一边回答着，“他们可能今天到，也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才到。假如你想在这儿等，殿下，恐怕你得等上好长一阵子呢。”

阿尔萨斯向他投去一个笑容，愉快地眯起眼睛说：“这总比上课有意思。”

“喔，殿下，这你可比我明白多了。”法里克婉转地回答，显然他努力忍着没有笑出来。

守卫慢慢喝完茶，阿尔萨斯叹了口气，向着远方的道路又瞧了一眼。这种等待一开始很令人兴奋，然而现在他开始觉得无聊了。他想回去看看白鬃的小马驹怎样了，但是他很快想到，现在想要不被人注意地溜出去几小时不知道有多难。法里克说得对，洛萨和瓦里安可能距离城堡还有好几天的路……

阿尔萨斯眨了眨眼。他慢慢从手背上

抬起下巴，眯起眼睛仔细看。

"他们到了！"他指着远方大声喊。

法里克立刻放下杯子跑到他身边。他点了点头。

"好眼力，阿尔萨斯王子！马文！"他大声喊道。另一个士兵听到命令迅速立正，"快去报告国王，洛萨和瓦里安的队伍接近了。他们会在一小时内到达城堡。"

"是，队长。"年轻的士兵领命。

"我去我去！我去告诉父王！"阿尔萨斯话音未落就抢着跑了出去。马文犹豫了一下，想看看上司的意思，但阿尔萨斯可不甘落在他后面。他快步跑下阶梯，在冻结的残冰上滑了一下，只好一口气跳下剩余的石阶，跑过庭院，几乎要冲进王座室的时候才想起来应有的体面，赶紧刹住脚步。今天是泰瑞纳斯国王会见民众代表的日子，他定期倾听平民关心的事情，并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

阿尔萨斯将身上漂亮的红色刺绣符文布斗篷的兜帽向后拉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让它像轻柔的雾一样从嘴唇之间呼出来。走过大门口的时候，他朝着两名卫士点了点头，对方利落地向他敬礼，然后转身为他推开大门。

王座室是一间用大理石和石块砌成的巨大厅堂，上方天花板呈圆形的穹顶，室内明显比外面的庭院暖和多了。即使在现在这样的阴天里，穹顶上八角形的天窗还是能够投下充足的自然光线。沿着墙壁放置的火炬稳定地燃烧着，为这个房间带来温暖以及一种橘色的光芒。房间正中的地面上镶嵌着优雅的洛丹伦纹章，周围饰以复杂的环形图案。不过现在大厅里站满了人，他们满怀敬意地等着轮到自己觐见君王的时候。

阶梯式高起的台子上安置着装饰了珠宝的王座，泰瑞纳斯二世国王端坐其上。国王满头金发，只有鬓角略微有些灰色，他的脸上也稍微有些皱纹——那是种充满笑意的线条，而不是岁月在人的心灵和脸庞蚀刻下的忧愁。他身穿一套精心裁剪的蓝紫两色长袍，长袍上的金色刺绣在火光和王冠的光辉中若隐若现。泰瑞纳斯略微前倾着身体，全神贯注地跟站在他面前的人交谈——那是一位爵位较低的贵族，阿尔萨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蓝绿色的眼睛充满着热情。

有那么一会儿，虽然阿尔萨斯带来了大家都关心的消息，但他只是站在那儿望着他的父亲。阿尔萨斯和瓦里安一样，都是一国的王子，君王的血脉。但瓦里安刚刚失去了父亲，永远地失去了，一想到有一天将在古老的加冕仪式上，在庄严的圣歌中面对那空空的王座，阿尔萨斯不禁感到喉咙一阵哽咽。

圣光在上，请让那一天越远越好。

也许感觉到儿子炽热的目光，泰瑞纳斯望向大门。他的眼睛在微笑中稍微眯了一下，很快把注意力又转回到面前的申告者身上。

阿尔萨斯清了清喉咙，迈步上前："请原谅我打断您，父亲。他们快到了。我看见他们了！他们会在一小时内到达城堡。"

泰瑞纳斯稍微振作了一下，他清楚"他们"指的是谁。国王点点头："谢谢你，我的儿子。"

聚集在王座室的人群互相交换着眼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明白"他们"指的是谁，于是人们开始打算退场，他们相信今天的会议恐怕就到此为止了。泰瑞纳斯举起一只手，大声说道："不，诸位。今日天气晴好，道路通畅。当我们的客人们应当到达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到达。在那之前，让我们继续会议。"他露出了悲悯的微笑，"我有预感，等他们到了以后，让我像这样倾听诸

位诉说的时间恐怕将所剩无几。在那之前，让我们尽可能把能处理的事务都处理完吧。”

阿尔萨斯满怀骄傲地看着父王。这就是人们如此爱戴泰瑞纳斯的原因——也是国王总是对儿子与平民的“冒险”视而不见的原因。泰瑞纳斯总是深切地关心他所统治的民众，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这种观念同样深深植入阿尔萨斯的心中。

“我可以骑马出城迎接他们吗，父亲？”

泰瑞纳斯端详着儿子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不。我想你最好不要出席今天的会面。”

阿尔萨斯突然觉得被狠狠揍了一拳。不要出席？他已经九岁了！洛丹伦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刚刚遭受沉重打击，一位并不比他大多少的孩子刚刚失去了父亲。他心中感到那么一瞬间的气愤。为什么父亲不让他出席如此重要会议？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若是在与父亲独处的时候，阿尔萨斯早就反驳他了。但是现在这个场合，不应该和父亲在这么多人面前争论。即使他完完全全相信自己是对的。阿尔萨斯深吸一口气，鞠躬，然后转身离开。

一小时以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已经舒舒服服地隐匿在王座室上方，俯瞰着整个房间的许多个包厢之一内。他偷偷微笑着，幸好自己的体型还小，可以藏在座椅底下，假如这时有人探头进来巡查的话也不易发现他。这时他稍微有些不安，再过一两年，他就没法藏在这里了。

但是再过一两年，父亲当然会意识到我应该出席这样的场合，我也就不需要躲藏了。

这个想法令他很开心。他卷起斗篷当作枕头，等着会面仪式开始。王座室里安置着取暖用的火盆、火炬，房间里还站着许多人，所以室内相当暖和。温暖的空气和人们低声交谈的声音让阿尔萨斯平静下来，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他差一点就睡着了。

“陛下。”

一个洪亮有力的声音传来，阿尔萨斯猛然惊醒。

“在下安度因·洛萨，暴风城的骑士。”

他们到了！安度因·洛萨阁下，暴风城的宿将……阿尔萨斯从座椅下方小心地探出头去，确保自己隐蔽在蓝色的帷幕后面，偷偷向外窥视。

洛萨本人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武士的气息，阿尔萨斯充满赞许地想。他高大、健壮，全身披挂着重甲却仍然表现得安逸轻松，显然他已经非常习惯于这一身戎装的重量。他几乎完全没有头发，上唇和下颌蓄着浓密的短须。在他身边站着一位身着紫罗兰色长袍的老者。

阿尔萨斯的目光落在在场的那位男孩身上，他一定就是瓦里安·乌瑞恩王子。他身材颀长，虽然略显单薄，但宽阔的肩膀预示着有一天他将变得更加健壮。瓦里安王子看上去既苍白且疲倦。阿尔萨斯惶恐地发现这位略微年长他几岁的少年是如此失落、孤独和害怕。当他被引见给国王的时候，瓦里安回过神来，礼貌得体地做了回答。泰瑞纳斯善于让人觉得舒适自在。很快他就遣散了大部分廷臣和卫兵，从王座上站起身来迎接这些来访者。

“请入座。”国王说着，并没有按照他应有的身分，坐回他那辉煌华丽的王座上，而是坐在王座下面的最高一层台阶上。他像一位父亲一样把瓦里安拉过来坐在自己身边。看到这一幕，阿尔萨斯脸上露出了微笑。

阿尔萨斯藏在高处，仔细观察聆听着王座室里的交谈。下方的声音飘进他的耳

朵里，仿佛说着一些虚幻离奇的话题。然而来自暴风城的这位强壮的骑士，以及一位未来国王苍白的面容，令阿尔萨斯意识到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可怕的事实。

下方的人们谈论着一种被称为“兽人”的生物，他们不知从何而来，开始大量出没于艾泽拉斯世界。这种生物体型高大，长着绿色的皮肤和獠牙，嗜血成性。他们组成“部落”，像一股无法阻挡的暗潮一般涌来，“足以淹没整个大陆。”洛萨沉着脸说道。正是这些怪物攻陷了暴风城，制造了无数的难民——以及尸体，阿尔萨斯意识到。这时一些廷臣质疑洛萨的描述，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洛萨提高音调，脾气也上来了，但泰瑞纳斯迅速缓和气氛，结束了会面。

“我会马上召集邻国的列王。”国王说，“这场动荡让我们所有人都忧心忡忡。殿下，请您暂时留住在我的宫殿中，我也会尽我所能为您提供保护。”

阿尔萨斯笑了。瓦里安会留下来，和他一起住在宫中。有个贵族男孩能跟他一起玩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他跟佳莉娅相处得还不错，她比他大两岁，但是，嘿，她是个女孩儿，而尽管他更喜欢跟杰林一块儿玩，但是他明白他们能在一起的时间毫无疑问会很有限。而瓦里安，他和阿尔萨斯一样，是有着王族血脉的王子。他们可以一起习武，骑马，探险……

“你是说我们要准备应战了。”他父亲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阿尔萨斯的心情又变得阴沉起来。

“是的。”洛萨回答，“这将是为我们人类种族的生存而战。”

阿尔萨斯压下心中的情绪，如同来时一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他的隐匿处。

正如阿尔萨斯预期的一样，很快瓦里安王子就被引到客房。泰瑞纳斯把一只手轻轻放在少年的肩上，亲自陪着他进来。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等在客房里的时候，即使他感到惊讶，也一点没有表现出来。

“阿尔萨斯。这位是瓦里安·乌瑞恩王子，暴风城未来的国王。”

阿尔萨斯向他的同辈鞠躬行礼：“殿下。”他以正式的礼节说道，“欢迎您光临洛丹伦。我只期望我们能在更令人愉快的情形下见面。”

瓦里安优雅地回礼：“正如我对泰瑞纳斯国王所说的，在这艰难时刻，对于你们的支持和友谊我深表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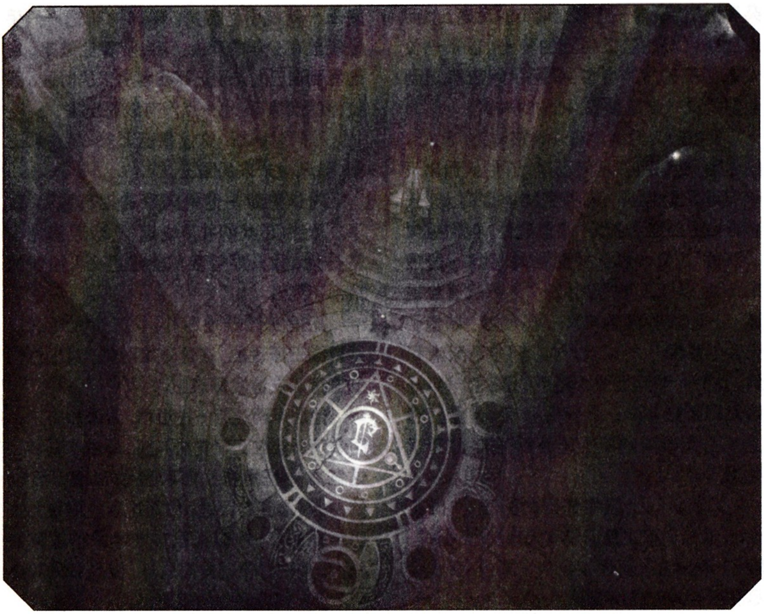
他的声调透着一种艰难、紧张和疲乏。阿尔萨斯接过瓦里安的斗篷、外衣和马裤，这些衣物是用符文布和魔纹布精心缝制的，衬着漂亮的镶边。然而这套衣服看上去已经很脏了，好似瓦里安大半辈子都穿着他们。他的脸很明显擦洗过，但是鬓角和指甲上仍然留着泥土的痕迹。

“我马上让仆人送食物和毛巾过来，还有热水和浴桶，你可以清洗一下，瓦里安王子。”泰瑞纳斯又提了一次瓦里安的头衔，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忘掉这些繁文缛节，但是阿尔萨斯明白国王现在强调这身分的原因。瓦里安在这九死一生的经历之后，在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需要知道自己仍然被尊重，仍然是尊贵的王室成员。瓦里安紧闭着双唇点了点头。

“谢谢您。”他终于缓了过来。

“阿尔萨斯，你来招呼我们的客人吧。”泰瑞纳斯充满安慰地按了一下瓦里安的肩膀，然后转身关上门离开。

两个男孩互相看着对方。阿尔萨斯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尴尬的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着。最后阿尔萨斯冲口说出：“对于您父亲的事，我很难过。”



瓦里安畏缩地转身走向巨大的窗户，在那里他能够眺望整个洛达米尔湖。一整个早上都是大雪欲来的天色，现在总算是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如白色的毯子悄无声息地覆盖大地。而在晴朗的日子里，在窗口就能直接看到洛达米尔湖中的芬里斯城堡。

"谢谢。"瓦里安说。

"陛下一定奋战到了最后一刻！"

"他是被刺杀的。"瓦里安的声音听上去直白而不露情感。阿尔萨斯大吃一惊，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眩晕。在冬日冷峻的光线中，少年的侧影在阿尔萨斯眼中显得不自然地沉着。只有充血的眼白和噙满了悲伤的褐色瞳孔，看上去像是有生命存在，"一个他信任的朋友要求跟他私下交谈，然后她杀了他。一刀刺进心脏。"

阿尔萨斯凝视着眼前的少年。光荣的战死对他而言已属难以承受的离别，更何况这……

冲动中他伸手握住另一位王子的手臂："昨天，我看着一只小马驹降生。"他说。这句话听上去不着边际，但这是他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件事情，于是他认真地说出来，"等天气变好以后，我就带你去看看它。它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东西。"

瓦里安转头盯着他看了许久。各种情绪在他的脸上掠过——愤怒、怀疑、感激、向往、理解。泪水突然充满了褐色的眼眸，瓦里安别过脸去。他把脸埋在臂弯里，佝偻着身子，肩膀在呜咽中颤抖着，尽力忍着抽泣的声音。然而凄厉的哭声还是无法压抑，在这一刻以前他甚至没有机会渲泄他的哀恸——为一位父亲，一个王国，一种已经离

他远去的日子。阿尔萨斯紧握着同伴的手臂，感觉到它如岩石般刚硬。

“我恨冬天。”瓦里安呜咽着说，这四个字仿佛带着他内心最深的伤痛，一句不知所谓的回答让阿尔萨斯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此等悲痛，更对此无能为力，阿尔萨斯松开手，转头凝视窗外。

窗外，飞雪因风而起。

第二章

阿尔萨斯失望极了。

他以为当兽人入侵的消息传来时，他就可以开始真正的训练，也许还可以跟他最好的新朋友瓦里安一起习武。然而事与愿违。对抗部落的战争意味着每一个有能力拔剑的人都要参军，包括武器匠。瓦里安挺为他的小伙伴感到遗憾的，于是他尽可能试试看能不能帮他，不过最后，他只能叹口气，同情地看着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我不想做这么说，但是……”

“但是我的水平糟糕透了。”

瓦里安扮了个鬼脸。两人正在军械库大厅里，穿戴着头盔和皮护胸，挥舞木剑进行格斗。瓦里安一边说着，走到武器架旁边挂起训练用剑，摘下头盔：“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你动作敏捷，协调性也很好。”

阿尔萨斯有点儿不高兴了，他知道瓦里安只是不想让他太受打击。他迟疑着跟过去，把他的剑收起来，解开身上的护具。

“在暴风城，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武。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有一套为我量身定制的盔甲了。”

“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阿尔萨斯抱怨着。

“抱歉。”瓦里安笑着看着他，阿尔萨斯也不情愿地还以微笑。尽管他们的头一次见面交织着悲伤与尴尬，但是阿尔萨斯很快发现瓦里安有着强韧的心灵和乐观的天性，“我只是不明白为何令尊没有让你也从小就开始训练。”

阿尔萨斯明白：“他只是想保护我。”

瓦里安吸了吸鼻子，把他的皮制胸甲也挂起来：“我父亲也试图保护我，但是没用。命运总是以某种方式嘲笑我们。”他看着阿尔萨斯，“我受的训练是如何战斗，不是如何教别人战斗。我可能会弄伤你。”

阿尔萨斯觉得脸上发烧。他一点也不觉得阿尔萨斯有可能伤着他。瓦里安看出他的话无意中让这年轻的男孩更受伤了，便拍了拍他的肩膀：“听我说，等战争结束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可靠的教官。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跟泰瑞纳斯国王说。我想你肯定很快就能把我打趴下了。”

战争终于结束了，联盟凯旋而归。部落的酋长，曾经强大无比的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被戴上镣铐，押解到王都。看到这个强壮的兽人在洛丹伦被游街，让阿尔萨斯和瓦里安大为兴奋。年轻的圣骑士，安度因·洛萨的副官图拉扬在长官战死以后击败了毁灭之锤，之后他仁慈地饶了那畜生一命。而泰瑞纳斯也是一位内心温和的人，他同意图拉扬的决定，禁止伤害那只生物。人们纷纷嘲弄讥笑他，看着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他们带来恐惧的家伙无助地变成人们轻蔑讽刺的对象，这毫无疑问大大振奋了士气。但是在国王的保护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不会受到伤害。

这是阿尔萨斯惟一一次看到瓦里安的面孔在憎恨中扭曲，他想这可没法责怪他

的好朋友。假如兽人胆敢谋杀泰瑞纳斯和乌瑟尔，他也一定会往那丑陋的绿皮怪物脸上唾一口痰。“他该被处决。”站在胸墙后面看着毁灭之锤被押着走近王宫，瓦里安咆哮道，“而且最好让我来动手！”

“他会被关在幽暗城里。”阿尔萨斯说。那是古代王家的地窖，牢房和下水道，以及王宫地下复杂扭曲的暗巷。那座巨大的地下迷宫不知何时被人起了这么个绰号，仿佛那是另一个冥界地府。昏暗、潮湿、肮脏，幽暗城本来只属于被囚禁的罪犯和被遗忘的死者，但是那些最穷困的人也经常会设法摸进去。对于无家可归者而言，待在这里至少比待在外面等着冻死强。就算是阿尔萨斯也能明白，如果你想搞到些东西的时候——不那么合法的东西——应该去哪儿找。王都守卫队偶尔会试图清理幽暗城聚集的种种污秽，然而每一次都无功而返。

“从来没有人能活着走出幽暗城。”阿尔萨斯对他的伙伴保证，“他会死在他的监牢里。”

“对他而言这也太宽容了。”瓦里安说，“图拉扬应该一开始就干掉他。”

瓦里安的话确有先见之明。兽人的大酋长只是在面对轻蔑和憎恨的时候才会露出卑微的表情。事实上他还远没有被打垮。从阿尔萨斯听到的只言片语中，他猜测看守毁灭之锤的守卫被他垂头丧气的神情所欺骗而放松了警惕。没人确切地知道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是如何逃脱的，因为看守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报告——他遭遇的每一个看守都被扭断了脖子。但是在幽暗城留下的一连串尸体指出了毁灭之锤逃跑的踪迹，那些守卫、穷人和罪犯的尸体从幽暗城门洞大开的牢房一路延续到臭气熏天的下水道。不久以后，毁灭之锤再次被抓获，这一次他被关进惩戒营。当他又一次越狱以后，联盟严阵以待，准备面对潮水般的兽人再次进犯。然而没有入侵发生，不知道毁灭之锤最终是死了，还是在监狱中磨光了他的战斗意志。

两年过去了，在第二次兽人战争结束时，人类联盟曾经将兽人进入艾泽拉斯世界时穿越的黑暗之门封印起来。然而现在看上去黑暗之门即将再次被开启，甚至它可能已经被打开了。阿尔萨斯不太确定局势究竟如何，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详述当下的局势，即使他未来注定将成为洛丹伦的国王。

这一天天气晴朗温暖，阿尔萨斯有点想带着他的新坐骑“无敌”出游——两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他曾经亲手为这只小马接生。也许晚些时候他可以外出，但是现在阿尔萨斯的脚步将他带到了军械库，瓦里安曾经在那里与他练武，在那里毫无悬念地打败他。尽管阿尔萨斯肯定他的伙伴并非故意让他难堪，但是内心留下的刺痛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弱。

两年了。

阿尔萨斯走向挂着木质练习用剑的武器架，取下一把剑。在十一岁的年纪，阿尔萨斯进入了他的家庭教师称之为“茁壮成长”的阶段——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抱着阿尔萨斯一边落泪一边说他“已经是个年轻人了”，不再需要家庭教师了。他九岁时训练用的小剑是一把给孩子准备的武器。现在他已经是个身高五尺八寸的年轻人，而且按这个趋势看他很快会成长得更加高大。他抽出剑试试分量，左右挥舞了几下，脸上突然露出笑容。

他稳稳地握着手中的剑，走向一套旧盔甲。

“荷！”他大喝一声，把面前的那副盔甲想像成一只给他父王带来许多麻烦的恶心绿皮兽人。他站直身体，用剑尖抵住盔甲的咽喉部。

“你以为你能从这里过去吗，邪恶的兽人？你在联盟的领地上！这次我放过你。滚，永远别再回来！”

啊，但是兽人不懂什么叫投降或者荣誉。他们只是一群蛮子，所以他们拒绝俯首称臣。

“什么？你胆敢不走？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了，现在，受死吧！”

他挺剑突刺，就像从前看过瓦里安做的那样。不过这一剑并没有刺进盔甲，这幅盔甲太古老，太贵重了。他只是一剑刺在盔甲旁边。猛攻，格挡，俯身躲闪，用剑护住身体然后旋转挥出——

他喘不上气来，剑好似有了生命一般脱手而出，在房间里飞过。它撞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带着摩擦声在地上滑出好远。

该死！他望向房门，恰好看见穆拉丁·铜须的脸。

穆拉丁是驻洛丹伦的矮人大使，麦格尼·铜须国王的弟弟。他天性快活，对一切——从麦酒、烤馅饼到国家大事——都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在朝中是极受欢迎的客卿。他也享有伟大武士的声誉，在战场上既狡猾又勇猛。

而他恰好看到未来洛丹伦的国王假装在砍兽人，武器却脱手飞出去的样子。阿尔萨斯突然感到浑身冒汗，羞得满脸通红。他试图说点什么来掩饰一下。

“呃，大使……我刚才只是……”

矮人干咳了一声望向别处说：“我在找你的父亲，孩子。能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他吗？这屋子里的拐弯太多了。”

阿尔萨斯沉默地指着左边的楼梯。他看着矮人走开，两人什么也没说。

阿尔萨斯长这么还从没遇到过这么令人尴尬的情形。羞耻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眨着眼睛硬把它们收了回去。甚至没把木剑捡起来放好，他直接逃出房间。

十分钟以后，他自由地骑着马跑出马厩，一路飞奔向提瑞斯法林地的山丘。他带了两匹马，正骑着的是名为“真心”的灰斑骟马，性格温顺，旁边跟着正在受训的二岁小马“无敌”。

在“无敌”刚刚降生，阿尔萨斯头一次望向它的眼睛时，他就感觉到与这只小马驹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纽带。阿尔萨斯那时候就知道，这将是他的坐骑，他的伙伴，一匹有着强韧之心的坐骑对于他而言就像——不，更甚于——他的盔甲和宝剑。这种拥有名贵血统的马匹如果受到精心照料，通常会有超过二十年的寿命，这匹马将优雅地驮着阿尔萨斯走进他的加冕典礼，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忠实地完成它的使命。它不是一匹战马。战马会被隔离开来饲养，它们只在特殊的时刻用于特殊用途。当他有一天踏上征程的时候，他将拥有一匹战马。但“无敌”将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

这匹公马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它的皮毛、鬃毛和尾巴都是灰色的。而随着它一天天成长，毛色也逐渐变得像它诞生的那一天覆盖大地的霜雪那样洁白。在巴尼尔的马厩里，这样的毛色也相当罕见，那里的“白马”其实通常只是指浅灰色的马匹。在给小马取名字的时候，阿尔萨斯颇费了一番踌躇。一开始他想用“落雪”或者“星光”这样的名字，但是最后，他决定延续洛丹伦的骑士们不成文的传统，以一种美德为他的坐骑命名。乌瑟尔的坐骑名唤“坚毅”，泰瑞纳斯的坐骑人称“骁勇”。

他的，是“无敌”！

阿尔萨斯迫不及待地想要骑上“无敌”，但是驯马人警告他，两岁的小马还太过稚嫩，距离可以载人至少还要一年：“两岁的马还只是小宝宝。”他说，“它们还在

成长，它们的骨骼还没有完全成型。请耐心些，王子殿下。再等它一年吧，在那之后，它将为您效劳二十年。”

但那真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太长了，阿尔萨斯回过头看着跟在后面的小马。这段乏味的慢跑对“真心”而言已经有点竭尽全力了。相比于年长的骗马，两岁的小马跑起来仿佛飞一样轻灵。它的耳朵朝前竖着，张大鼻子嗅着林地里的芳香。它的眼睛大而明亮，好像在说：来吧，阿尔萨斯，到我背上来……

当然，稍微骑一次应该不会有事的。只是一段小跑，然后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返回马厩。

他放慢“真心”的速度，然后把它的缰绳系在一根低垂的树枝上。当阿尔萨斯走近“无敌”的时候，它开始嘶鸣起来。阿尔萨斯微笑着一边用手掌抚摸着它，一边掏出一个苹果喂给它。“无敌”已经习惯于戴着一副马鞍活动，这是缓慢而耐心的训练过程的一部分，以便帮助小马慢慢习惯于驮着骑手奔跑。但是一副空马鞍和一个活生生的人仍然有着很大不同。他还需要花许多时间和这动物待在一起才能互相熟悉起来。阿尔萨斯简短地祈祷了一句，然后趁着“无敌”还来不及躲开的时候，迅速翻身上马。

“无敌”后仰着立起前腿，猛烈地嘶鸣起来。阿尔萨斯双手抓住马鬃，紧紧贴在马背上。小马反复跃起又蹬腿，但阿尔萨斯坚持趴在马背上。“无敌”从一根低矮的树枝下跑过去，试图把阿尔萨斯扫下马背，他大叫一声，但还是没有放弃。

接着“无敌”开始狂奔。

或者说，它几乎要飞起来了。至少在头晕眼花的年轻王子眼里是这样，他蜷缩地趴在马脖子上大笑。他还从没有骑上过速度这么快的动物，他感觉到心脏在兴奋加速。他甚至没打算设法控制“无敌”，能做的一切只有努力待在马背上。它真是充满荣耀，野性，美丽和他梦想的一切。他们将——

在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之前，阿尔萨斯腾空飞起，重重地摔在草地上。在这猛烈的冲击下，阿尔萨斯好一阵子都喘不上气来。他慢慢站起身，身上到处都疼，不过幸好没受什么伤。

但是“无敌”已经迅速跑远看不见了。阿尔萨斯挥舞着拳头踢着地上的土堆大声咒骂。他这下可要倒霉了。

阿尔萨斯回去的时候，“光明使者”乌瑟尔爵士正等着他。阿尔萨斯从“真心”背上滑下来时扮了个鬼脸，把缰绳交给了仆人。

“‘无敌’刚才自己回来了。它的腿上受了伤，不过我想你会很高兴听到，驯马人说它会好起来的。”

阿尔萨斯撒了个谎说他们受了惊吓，“无敌”就自己跑掉了。但是他身上粘满了草梗，很明显摔下过马。无论是不是真的受过惊吓，乌瑟尔绝不会相信小王子当时老老实实地待在温顺的老马“真心”背上，。

“你应该知道，现在还不能骑它。”乌瑟尔板着脸继续说。

阿尔萨斯叹了口气：“我知道。”

“阿尔萨斯，难道你不明白吗？在它这个年纪，假如你给它太多压力，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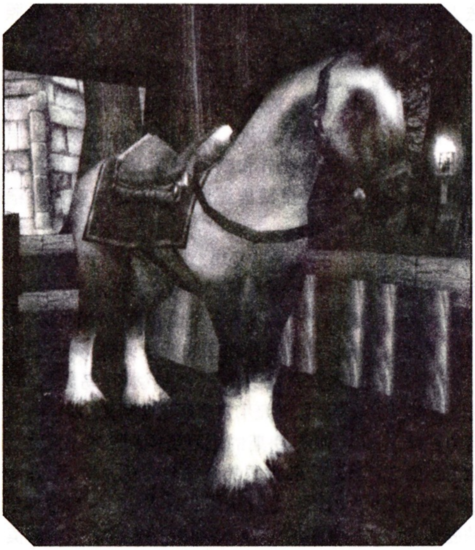
“我明白，好了吧？我可能会弄跛它。就这一回，不会有下次了。”

“就这些吗？”

“是的，阁下。”阿尔萨斯闷闷不乐地说。

“你又逃课了。”

阿尔萨斯沉默不语，也不敢再看乌瑟尔。他心中充满愤怒、尴尬和痛苦，急着想



一小时以后，阿尔萨斯清洗干净，更换了一套简洁优雅的外衣，匆匆赶到位于王宫一翼的王家小教堂。

那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但是装饰华美。它是那种在每一个人类城镇都能看到的传统大教堂的缩小翻版，而在细节修饰上又略显铺张。人们手中传递的圣餐杯以黄金精工锻造，镶嵌有漂亮的宝石；放置在教堂里的桌子也是一件历史悠久的古董。甚至长凳上都准备了舒适的软垫，而在平民的教堂里，信徒们通常要坐在简单的木椅子上举行仪式。

阿尔萨斯悄悄走进小教堂的时候，不出意料地发现自己是最晚到的一个，又想到今天父亲有几位重要的访客，心中不禁有些退缩。除了通常出席的几位——他全家，乌瑟尔以及穆拉丁——以外，托尔贝恩国王也在场，不过看起来他比阿尔萨斯更不情愿出现在这种宗教场合。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一位女孩，端庄纤细，一头金色长发，背对着阿尔萨斯。阿尔萨斯好奇地盯着她看，不小心撞在一条长凳上。

去泡个热水澡，再来一杯石南草茶缓解一下疼痛。他的右腿膝盖开始肿起来了。

“至少你还赶得上下午的祈祷仪式。”乌瑟尔上下打量着他，“虽然你需要清洗一下。”阿尔萨斯满身大汗，他也知道自己闻上去跟匹马似的。这种气味很好，他心里想。这个想法倒是出自真心，“快点儿，我们得在小教堂集合。”

阿尔萨斯甚至不知道今天的祈祷主题是什么。对于信仰之事，他一向了解得很含糊。圣光对于他的父亲和乌瑟尔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他也知道他们热切地期望他成为同样虔诚的人。但是尽管他亲眼所见的证据确凿无疑地证明着圣光的真实，他见过牧师和新近兴起的圣骑士团通过圣光实现的真正奇迹，包括治愈伤口病痛和保护人们，但是他从未像乌瑟尔那样感受到召唤，坐在那儿冥想上几个小时，或者像他父亲那样不时在交谈中虔诚地引经据典。圣光对他而言就只是……存在。

他撞在凳子上的时候，可能还碰掉了一个碟子。莉安妮王后闻声转过头来。王后刚刚年过五十，美貌依然。她微笑着看着儿子，笑容中充满关爱。她的礼服裁剪完美，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一个金色发箍里。佳莉娅年方十四，看上去就像“无敌”刚刚降生的那天一样，懵懂而活泼，责怪地瞪了他一眼。很显然，他骑马出行时的过失家人都已经知道了——或者也许她只是因为他的迟到而生气。泰瑞纳斯朝儿子点点头，目光回到正在主持仪式的主教那边。阿尔萨斯

在无声的责难中缩手缩脚地走进去入座。托尔贝恩并没有注意到他，穆拉丁也同样没有回头。

阿尔萨斯无精打采地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长凳上。主教开始今天的宣讲，他抬起手，凭空划出一片柔和的白色光辉。阿尔萨斯心里期望那个不认识的女孩能稍微转一下头，这样他就能瞥一眼她的脸蛋。她是谁？显然是某位贵族或是上层人物的女儿，否则她不可能被邀请参加王室的私人礼拜。阿尔萨斯默默猜测着那个女孩的身分，他对这件事可比对礼拜仪式的兴趣大多了。

"……以及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殿下。"主教吟诵道。阿尔萨斯的注意力猛地被拉回来，以为自己是否听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愿圣光祝福他的每一片思想，每一句话语，每一个行为。愿他在圣光的庇佑下成长，成为虔诚的圣骑士。"当主教的祝福降临的时候，阿尔萨斯忽然感觉到一股平静的暖流在心中淌过。身上的伤痛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变得精神抖擞，内心安宁。主教又转向王后和公主，"愿圣光照耀莉安妮·米奈希尔王后，愿她……"

阿尔萨斯微笑着等着主教逐一为在场的每个人施以祝福。这样他就会说出那个陌生女孩的名字。阿尔萨斯背靠着墙壁，好整以暇地期待着。

"我们谦卑地恳求圣光祝福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愿她沐浴在治愈与智慧的祝福中，令她……"

啊哈！那神秘的女孩这下不再神秘了。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比他小一岁，戴林·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之女。那位将军是在上次战争中统帅联盟舰队的英雄，同时也是库尔提拉斯的统治者。令他感兴趣的是她为什么会在这儿，以及……

"以及祝她在达拉然学业顺利。愿她成为圣光的化身，以一位法师的身分，普照她的人民。"

那就对了。她正在前往达拉然的旅途中，那座美丽的魔法城市距离洛丹伦的王城并不太远。考虑到王室贵族和上层社会的礼节和款待是如此繁复，很自然地她要在城里逗留几天以后才会出发继续旅程。

阿尔萨斯心想，这可能会很有趣。

在礼拜结束的时候，阿尔萨斯已经悄悄挪到门边，第一个迈步走出小教堂。紧跟在后的是穆拉丁和托尔贝恩，两人都有点如释重负的样子。泰瑞纳斯、乌瑟尔、莉安妮、佳莉娅和吉安娜走在后面。

阿尔萨斯的姐姐和普罗德摩尔家的女孩都有着耀眼的金发和窈窕身材。但是两人的相似之处也就仅此而已。佳莉娅有一种骨感的优雅，面容好似古典名画中的美人，皮肤苍白而柔软。吉安娜则明眸善睐，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她的动作更像是习惯于骑马和步行。她显然长于户外运动，所以肤色晒得微棕，鼻子上还有一些细微的小点。

阿尔萨斯觉得，这一定是个不介意被大雪球砸在脸上的女孩，也是个不介意在热天下水游泳的女孩。一位和他姐姐不同，可以跟他玩在一起的女孩。

"阿尔萨斯，可否借一步说话。"背后传来一声低沉的招呼，阿尔萨斯转头看到矮人大使正盯着他看。

"当然，阁下。"阿尔萨斯回答道，一颗心沉了下去。他现在想的是去跟那个新伙伴谈谈——他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和得来——而穆拉丁多半会提起早上在军械库里令人尴尬的一幕。不过至少矮人知趣地离开了人群几步。

他转头看着王子，粗短的拇指钩着皮带，板着脸沉思着："伙计。"穆拉丁说，"我

就直说吧，你使剑的路子可真难看。”

又来了，阿尔萨斯觉得血涌上脸：“我知道。”他回答，“但是父王……”

“你父亲有很多事情要操心，这事儿不能怪他。”

嘿，他想说什么？

“呃，我自己摸索着练习的效果不太好。你早上也看到了。”

“我知道。如果你肯学，我来教你。”

“你……你愿意教我？”阿尔萨斯一开始还不敢相信，然后马上就欢呼雀跃起来。在矮人闻名于世的许多特点中，英勇善战无疑是其中之一。阿尔萨斯甚至怀疑穆拉丁会不会顺便传授他豪饮麦酒的酒量，那是矮人闻名于世的另一个特点，不过他决定还是不要问这个比较好。

“嘿，我就是这么说的吧？我跟你父亲说过了，他也同意。这事儿耽搁得有点太久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我不想听任何借口，而且我会很严厉。而且假如什么时候我对自己说，‘嘿，穆拉丁，你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那么这事儿就完了。怎么样，同意吗，小子？”

阿尔萨斯忍住笑，他觉得一个站起来还比他矮那么多的矮人这么叫他“小子”挺滑稽的：“同意，阁下。”他热切地回答。穆拉丁点点头，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阿尔萨斯微笑地与矮人握手，瞥了父亲一眼，看到他与乌瑟尔正专心地交谈。两人几乎同时望向阿尔萨斯，两双眼睛都透着沉思。阿尔萨斯暗暗叹了口气，他明白这个眼神。找吉安娜玩就算了吧，在她离开之前，也许他都没机会再见到她了。

在佳莉娅那边，姐姐正搂着吉安娜的肩膀，带她离开房间。但是在她就要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时候，海军上将普罗德摩尔家的女孩甩了甩满头金发，回头看着阿尔萨斯。

两人四目相投，满眼笑意。

第二章

“阿尔萨斯，你能够站出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泰瑞纳斯国王说，“我为你感到骄傲。”

在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以贵宾身分做客米奈希尔家的那一个星期里，“责任”成了阿尔萨斯生活的关键词。这并不只是因为师从穆拉丁的剑术训练刚刚开始——这训练就跟穆拉丁说的一样，既严格而又丝毫不容许懈怠，他全身肌肉酸疼，遍体瘀伤，而训练中稍一分心就可能挨一耳光。然而更糟的是，正如阿尔萨斯预料到的那样，乌瑟尔和泰瑞纳斯决定，是时候让王子开始在其他方面的训练了。于是阿尔萨斯必须每天黎明时分起床，匆匆吞下一份面包夹奶酪的简单早餐，然后跟随穆拉丁开始清晨的马术练习。清晨的训练通常以一段徒步行军告终，而这位十二岁的年轻人最后总是会累得像浑身散了架似的透不过气来。阿尔萨斯私下疑惑，矮人与岩石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神奇的共鸣，让他们只要脚踏大地就能不知疲倦。结束马术练习回到家，洗完澡，接下来的时间表安排是历史、数学和书法课程。用过中饭以后，接下来整个下午都要待在小教堂，跟从乌瑟尔一同祈祷、冥想以及讨论圣骑士的意义与他们必须严格遵从的信条。吃过晚饭，阿尔萨斯就会一头倒在床上，精疲力尽，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晚饭的时候他和吉安娜又见了几面，她和佳莉娅的友情亲密极了，小姑娘们总是像两个小贼一样不停地说着悄悄话。阿尔萨斯终于觉得自己快被逼到极限了，这时多亏了那些烦人的历史和政治学课程在他脑中灵光一现。他向父王和乌瑟尔主动请缨，亲自护送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前往达

拉然。

阿尔萨斯当然没有明说他主要是想偷几天懒。而对泰瑞纳斯而言，他很高兴看到儿子懂得主动站出来申请这个职责。吉安娜听到这个消息也露出微笑，阿尔萨斯当然也能如愿，于是此事就皆大欢喜地定下来了。

于是在初夏时分，当花儿盛开，林中的动物生机盎然，太阳在蔚蓝的天空上普照世间的季节，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陪伴着那位笑容灿烂的年轻金发女孩，踏上了前往神奇的魔法都市的旅程。

他们启程的时间比计划的略迟一些——阿尔萨斯刚刚开始对吉安娜·普罗德摩尔有了些了解，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女孩不是个严格守时的人，但是阿尔萨斯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一点也不着急。当然他们不会只有两个人独自上路，根据礼节同行的还有吉安娜的侍女和一两名骑马的卫士。不过仆人们知趣地远远落在后面，让两位年轻的贵族有独处的空间。他们骑行了一会儿，然后停下来准备中午的野餐。就在他们分享面包、奶酪和加水稀释的葡萄酒的时候，阿尔萨斯的一名随从走过来请示。

"殿下，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准备在安伯米尔过夜。明天早晨我们继续出发前往达拉然，预计明天入夜时分就能抵达。"

阿尔萨斯摇摇头："不，我们今天继续走。晚上我们可以在希尔斯布莱德附近过夜。这样吉安娜小姐明天中午就可以抵达达拉然。"他微笑着看着她。

她也回以一个灿烂的笑容，然而他在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失望。

"您确定吗，殿下？我们的计划是在安伯米尔接受当地人的款待，而不是让这位女士露宿在外。"

"没关系，凯文。"吉安娜说，"我可不是一碰就碎的瓷娃娃。"

阿尔萨斯露齿而笑。

最好几小时以后她仍然这么想。

当随从们准备扎营的时候，阿尔萨斯和吉安娜离开宿营地出去探索。他们爬上一座小山丘，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向西可以看到安伯米尔小小的农场和定居点，甚至远处席瓦莱恩男爵城堡的尖顶。向东望去，他们几乎能够辨认出达拉然的轮廓，近一些的兽人收容所则看得更清楚一些。自从第二次兽人战争之后，这些兽人们就被圈在这样的营地里。这比起不由分说地将他们全部杀干净要仁慈得多，泰瑞纳斯曾经这样向阿尔萨斯解释。同时，兽人似乎处于一种奇怪的萎靡不振的状态。大多数时候，假如有人类搜捕或者猎杀他们，他们通常都无心恋战，而是自动放下武器走进收容所。战争结束后，人类联盟建立了不少这样的营地。

他们分享了一只烤得马马虎虎的兔子，天黑以后不久就去休息了。确认所有人都睡着了以后，阿尔萨斯穿上外衣，迅速套上靴子。略一迟疑，又拿起他的匕首系在腰带上，掂手掂脚地走向吉安娜。

"吉安娜。"他低声耳语，"快醒醒。"

她悄无声息地醒过来，脸上毫无惧色，双眼在月光下眨了眨。吉安娜坐起身来的时候，阿尔萨斯向后蹲下，把一根手指搁在嘴唇上表示不要出声。她悄声问道："阿尔萨斯？出什么事了？"

他笑了："你想去冒险吗？"

她歪着头疑惑地问："什么冒险？"

"相信我。"

吉安娜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说："好吧。"

她和这一行里的所有人一样和衣而眠，现在只需要穿上靴子披上披风就可以出发。她起身一边用手梳理一下头发，一边

朝阿尔萨斯示意准备好了。

吉安娜跟着阿尔萨斯爬上他们在同一天早些时候探索过的那道山脊。在夜间攀爬相比于白天更有挑战性，不过是夜月色清朗，他们脚下也没有打滑。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阿尔萨斯指着前方说。

吉安娜有点吃惊：“那个收容营？”

“你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他们吗？”

“从来没有，我也不想去。”

他皱着眉头，有些失望：“快来，吉安娜。这回我们就有机会走近了看看兽人是什么样子。你不觉得好奇吗？”

月光下她的表情难以辨认，她的眼睛像一潭死水般变得黯淡：“我……他们杀了德里克，我哥哥。”

“他们还杀了瓦里安的父亲。他们杀了许多人，所以他们现在被关在收容所里。但是——这次我们可以自己亲眼看到。过去毁灭之锤被关在幽暗城的时候，我没好好看过他。我今天可不想再一次错失良机。”

她沉默了，最后他叹了口气：“好吧。我带你回去。”

“不。”她的回答吓了阿尔萨斯一跳；“我们走。”

他们悄无声息地下山：“好吧。”阿尔萨斯小声说，“白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仔细记录了他们的巡逻时间。看起来他们晚上的巡逻也没什么不同，也许时间间隔更长。因为兽人已经没什么斗志了，我估计守卫也觉得有人越狱的可能性很小。”他充满安慰地对她微笑着说，“这对我们很有利。除了巡逻队以外，两个塔楼上还一直有人了望。我们必须特别小心提防他们，但是希望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前方而不是后面，因为这座收容所是在一片峭壁下依山而建。现在，我们等那个伙计巡逻结束，然后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靠近到墙边上去看个仔细了。”

他们等着那个看上去无聊透顶的守卫慢慢踱过去，又过了几次呼吸的间隔：“把你的兜帽戴上。”阿尔萨斯说。因为两人都是金发，在月色下太容易被守卫发现。吉安娜看上去有些紧张，但又十分兴奋，很听话地照着做了。幸好她和阿尔萨斯都披着暗色的斗篷，“准备好了？”她点点头，“好，我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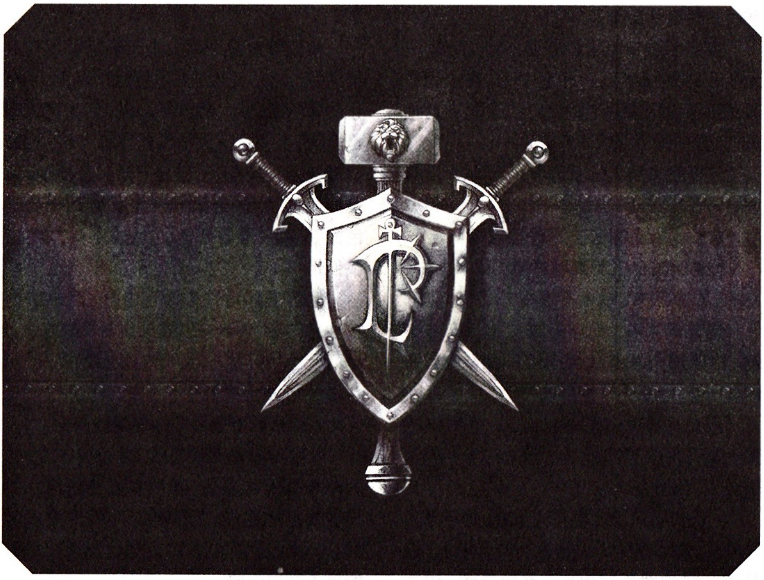
他们安静地快步滑下山脊。阿尔萨斯按住她背后，等到守卫转头望向其他方向，然后示意她开始行动。他们朝前跑去，确信斗篷能可靠地掩盖他们的踪迹，又往前跑了几步就紧贴着营地的外墙隐蔽起来。

收容所建造得很简陋，但也很有效。它的外墙用木头建造，差不多就是把原木并排着树起来捆好，顶部削尖了，深深插入地面。木墙上有许多裂口，足以让这两个好奇的孩子往里张望。

一开始里面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些大个子的身影。阿尔萨斯转头仔细张望，那些都是兽人。他们有些蜷缩在地上，身上盖着毯子，有些在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然而毫无笼中野兽身上那种张扬的对自由的渴望。在那边可以看到像是一个兽人家庭的聚落——一个男兽人，一个女兽人和一个兽人孩子。女兽人比男兽人略微消瘦矮小一点，正把什么东西抱在胸前。阿尔萨斯认出来那是个婴儿。

“喔。”吉安娜在他耳边低语道，“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悲伤。”

阿尔萨斯哼了一声，马上想起来必须保持安静。他迅速朝瞭望塔看了一眼，但是上面的守卫什么也没听到。“悲伤？吉安娜，这些野蛮人摧毁了暴风城。他们曾经试图彻底灭绝人类。他们杀了你哥哥，圣光在上。别在他们身上浪费一丁点同情。”



“不过……我以为他们里没有孩子。”吉安娜继续说，“你看到抱着小宝宝的那个兽人了吗？”

“他们当然有孩子，就连老鼠都会生崽子。”阿尔萨斯说。他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也许他早该想到这就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正常的反应。

“他们看上去不像是会伤人的东西。你确定他们应该被关在这儿？”她转脸看着他，一张白白的俏脸映着月色，在他脸上寻找他的反应，“把他们关在这里的费用很高。也许应该把他们放走比较好。”

“吉安娜。”他尽量柔和地说，“他们是杀人凶手。即使他们现在看上去不会害人，谁能保证把他们放出来以后，他们就不会再干坏事呢？”

她在黑暗中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回答。阿尔萨斯摇摇头，他已经看够了——守卫很快就会巡逻回来：“该回去了吧？”

她点头同意，沿着来时的路回去，迅速跟着阿尔萨斯跑回丘陵。阿尔萨斯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到守卫正转头朝这边看过来。他扑向吉安娜，揽着她的腰把她按在地上，自己也重重地倒在她身边：“别动。”他说，“守卫在朝这边看！”

尽管突然被推倒在地，但吉安娜马上反应过来，很聪明地趴着一动不动。阿尔萨斯很小心地转头，尽量让脸藏在阴影中，观察守卫那边的情形。虽然在这个距离上看不清脸，但是守卫的姿态很明显既厌烦又疲倦。等待好似漫长得难以忍受，阿尔萨斯觉得自己的心跳声震耳欲聋，终于守卫又转头看向别的方向。

“真抱歉。”阿尔萨斯一边扶着吉安娜站起来一边道歉，“你没受伤吧？”

“没有。”吉安娜微笑着回答。

不久以后，他们就回到宿营地。阿尔萨斯抬头望着星空，心中充满了满足。

今天过得可真不错。

第二天不到中午的时候，他们抵达了达拉然。阿尔萨斯以前从没来过这个城市，当然他听过很多关于这里的故事。魔法师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群体——非常强大，但又总是不与外人来往。阿尔萨斯记得，两年前安度因·洛萨和瓦里安·乌瑞恩王子——现在已经是国王了——前来会见泰瑞纳斯，带来兽人入侵警告的时候，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卡德加。卡德加的到场本身，就让安度因的陈述更有分量。肯瑞托的法师们以前从不介入世俗王国的政治活动。

他们也从不会邀请诸国的王室贵胄前来达拉然，以尽东道之谊。只是因为吉安娜前来达拉然求学，作为护卫的阿尔萨斯和他的随从们才被允许入城。达拉然非常美丽，甚至比洛丹伦的王城更为辉煌。它看上去不可思议地整洁明亮，就像一座完全建立在魔法之上的城市。城中几座造型优雅的高塔直入云霄，它们的底部是白色基石，塔顶则是环绕着金色装饰的紫罗兰色尖顶。许多高塔周围都有闪亮的石头如舞蹈般漂浮着。其他的高塔则装着彩色玻璃窗，反射出五颜六色的阳光。全城花园繁茂，野生的奇妙花朵芳香四逸，令阿尔萨斯几乎头晕目眩。也许是空气中交织的魔法拨动着他的心弦。

入城的时候，阿尔萨斯觉得自己就像乡下人一样邋遢，他几乎后悔了昨天没有按照计划在安伯米尔留宿，而是在野外露营。假如他们留在安伯米尔，那么他至少有机会能洗个澡。但假如那样，他和吉安娜就不可能有午夜收容所的冒险了。

他瞥了一眼同伴。她的蓝眼睛圆睁着，眼中充满了敬畏和兴奋，这座城市让她惊讶得合不拢嘴。她转头看着阿尔萨斯，弯弯的嘴唇浮现出笑意。

"我能在这里学习，是不是很幸运？"

"当然了。"他微笑地回答。她对这个回答甘之如饴，然而他却感到……失落。魔法对他的吸引力显然没有魔法与吉安娜产生的共鸣那么大。

"听说外来者在这里一般不受欢迎。"她说，"真可惜，要是能常常见到你该多好。"

她有那么一瞬间羞红了脸，阿尔萨斯一下子忘记了这座城市的排斥，真心地希望能再次见到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

他真心希望如此。

"再来！你这侏儒小娘们！我会揪住你的小辫子——哎哟！"

盾牌敲中了正在挑衅着的矮人的脸，幸好戴着头盔，他只是被击退了一两步。阿尔萨斯挥剑猛砍，紧紧贴在头盔下的脸露出得意的笑容。紧接着他突然向后被撞倒在地，一张胡须纠结的矮人大脸扑了上来，根本来不及举起剑格挡。他闷哼一声，把腿缩到胸前用力蹬出去，一脚踹在穆拉丁的肚子上。这一回换做矮人被向后踹飞出去。阿尔萨斯迅速放下腿，利落地腾身而起，冲向还倒在地上的教官，一击紧接着一击地攻过去，直到听到那句阿尔萨斯以为永远不会从穆拉丁嘴里说出来的话。

"我认输！"

阿尔萨斯竭尽全力收住最后一击，他猛然后拉，让剑转向上方挥去，结果一下失去平衡跌倒在地。而穆拉丁仍然躺在地上，胸口猛烈地起伏。

一股寒意从阿尔萨斯背后升起："穆拉丁？穆拉丁！"

浓密的青铜色胡须后面爆发出一阵真诚的笑声："干得好，小子，干得好！"他挣

扎着坐起来，阿尔萨斯伸手想帮矮人站起身来。穆拉丁快活地用力拉住伸来的手说道："瞧啊，你总算留心学会我的必杀技了！"

阿尔萨斯松了口气，笑着接受赞扬。有些穆拉丁教他的东西会在他的圣骑士训练中不断重复，不断磨练，不断强化。但是其他东西——好吧，他可不觉得"光明使者"乌瑟尔会熟悉一脚踹在对手肚子上，或者顺手抄起一个破酒瓶子这样的招式。除了战还是战！穆拉丁·铜须要确保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学会战斗中可能用到的所有路数。

阿尔萨斯现在已经十四岁了，每周他都要跟穆拉丁训练几次，只有穆拉丁必须出城履行他身为大使的职责的那些时候才有例外。一开始，训练就像师徒俩预想的那样，糟糕透了。阿尔萨斯的头十多节课每次都会被打得遍体瘀伤，鲜血直流，一瘸一拐。他固执地拒绝任何治疗，坚持认为忍受伤痛也是进步所必须的一步。穆拉丁深表赞同——然后把他揍得更狠。阿尔萨斯从不抱怨，即使他心里的确不平，即使穆拉丁对他破口大骂，或者在他累得甚至举不起盾牌的时候还是毫不松劲地猛击。

他固执地拒绝抱怨和放弃，结果获得了双倍的回报：他学有所成，同时赢得了穆拉丁·铜须的敬意。

"噢，是的，阁下，我很用心。"阿尔萨斯咯咯笑着。

"好小子，好小子！"穆拉丁垫起脚尖用力拍他的肩膀，"就到这儿吧。你今天挨揍挨够了，该休息一下。"

他一边说着一边眨眨眼，阿尔萨斯同意似的点点头。今天挨揍的可是穆拉丁，而他看起来跟阿尔萨斯一样快活地看到这个结果。王子心中一下子对这位矮人充满了感激。尽管穆拉丁是位非常严格的导师，但他又是阿尔萨斯最爱戴的一个。

他轻轻吹着口哨大步走向自己的卧室，但是突然一阵争吵令他停下脚步。

"不，父王！我不要！"

"佳莉娅，我不想再说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爸爸，求你了，别这样！"

阿尔萨斯悄悄走近佳莉娅的房间。房门半开着，他心中略带担忧地站在那儿听。泰瑞纳斯一向宠爱佳莉娅，究竟是什么事让她如此乞求父亲，甚至对父亲脱口而出"爸爸"这个她和阿尔萨斯渐渐成年以后就不再挂在嘴上的称呼。

佳莉娅抽泣着，阿尔萨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推开门进去："对不起，我不小心听到了……但是出了什么事？"

泰瑞纳斯最近好像有些行为反常，此时他正满脸怒意地看着十六岁的女儿："这不关你的事，阿尔萨斯。"泰瑞纳斯咆哮着，"我吩咐佳莉娅做的事情，她必须服从我。"

佳莉娅瘫倒在床上哭泣。阿尔萨斯惊愕地来回看着父亲和姐姐。泰瑞纳斯低声喃喃自语着什么，愤怒地摔门而出。阿尔萨斯回头看了一眼姐姐，马上跟着父亲走出去。

"父王，请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不要质疑我，佳莉娅有义务服从我，服从她的父亲。"泰瑞纳斯大步穿过门走进一间会议室。他认出屋子里有达瓦尔·普瑞斯托伯爵，它是泰瑞纳斯国王十分器重的一位年轻贵族。还有两位来访的达拉然法师，他不认识。

"回到你姐姐那儿去安慰她，阿尔萨斯。我会尽快过去找你们，我保证。"

阿尔萨斯最后看了一眼三位访客，点了点头，回到佳莉娅的房间。他的姐姐看上去没有挪动，不过哭泣已经平静了许多。

阿尔萨斯一片茫然地坐在她身边，觉得十分尴尬。

佳莉娅坐到床上，脸上被泪水浸湿了："很抱歉，让你看到这些，阿尔萨斯，但是……但是也许这样更好。"

"父王要你做什么？"

"他要我嫁人，可我不依。"

阿尔萨斯眨了眨眼睛："佳莉，你才十六岁，还没到结婚的年纪呢。"

她拿起一条手绢，轻轻抹着哭肿了的眼睛："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父王说这无关紧要。他要把婚约定下来，然后在我生日的那天，我就要嫁给普瑞斯托伯爵。"

阿尔萨斯睁大海蓝色的眼睛，恍然大悟。怪不得普瑞斯托会在这儿……

"呃。"他有点尴尬地说，"他地位尊贵，而且……我觉得他很英俊，所有人都这么说。至少他不是什么古怪的老头子。"

"你不明白，阿尔萨斯。我才不关心他多有权势，他有多帅，甚至他是不是个好人。问题是我根本没得选。我……我就像你的马，我被当成了一个物件，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父王觉得合适就拿我送人——完全是政治联姻。"

"你……你不喜欢普瑞斯托？"

"喜欢？"她蓝色充血的眼睛生气地眯起来，"我根本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哪怕一点点……唉，说这些又有什么用？我知道这在王家贵族之间很平常，我们都是筹码。我只是没想到父王也……"

阿尔萨斯也没想到。他从来没怎么考虑过自己或者姐姐跟谁结婚的事儿。他更关心和穆拉丁练剑，骑着"无敌"出行之类的事。但佳莉娅说得对，在贵族之间，为了巩固地位而联姻这种事情很普遍。

他只是从来没想过父王会把自己的女儿像……像一匹母马那样卖掉。

"佳莉，我也很难过。"阿尔萨斯真心说道，"还有别的人选吗？也许你能说服父亲换一个更合适的的……换一个你真心喜欢的。"

佳莉娅轻轻地摇摇头："没用的，你也听到了。他根本不问我的意见，他不是问我愿不愿嫁普瑞斯托伯爵——他是命令我嫁给他。"她恳切地看着弟弟，"阿尔萨斯，答应我，答应我等你做了国王以后，不要这样对你的孩子。"

孩子？阿尔萨斯完完全全没考虑过这码事。他甚至还没见过什么让他心动的——好吧，有一个，不过也有好一阵子没想过她了……

"还有等你结婚的时候——爸爸不能像命令我那样命令你。一定要对那女孩子好，一定要确定她爱你。至少要问问她是否愿意和谁分享她的一生和……和床第。"

她又开始落泪，但阿尔萨斯被刚刚意识到他将来要面对的命运给惊呆了。他现在才十四岁，但是在短短四年以后，他就要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突然回想起以前听过的关于米奈希尔王族血脉未来的只言片语。他的妻子将是一位君王的母亲。他必须慎重选择，但同样，正如佳莉娅请求的那样，也必须不负于情。他的父母显然彼此深爱着对方。尽管已经结婚多年，在他们的微笑和一举一动中仍然深深浸透了爱意。阿尔萨斯想要的就是这样的婚姻。他要的是一位伴侣，一位朋友，一位……

他迟疑了，假如他不能如愿呢？

"我很遗憾，佳莉，但也许你是个幸运儿呢？也许拥有选择的自由，结果却不能选到意中人，岂不是更糟。"

"为了这自由，我宁愿……宁愿一死……"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

任。”阿尔萨斯沉下脸悄声说道，“你要嫁给父王指定的人，而我将娶这王国需要的人。”他断然站起身来，“对不起，佳莉。”

“阿尔萨斯……你要去那儿？”

他没有回答，而是快步穿过王宫，跑进马厩。他不等马夫过来，自己熟练地给“无敌”装上马具。阿尔萨斯明白这只会是一时的逃避，然而他还只有十四岁，逃得了一时是一时。

他在“无敌”的背上俯下身子，让雪白的鬃毛拂过脸庞。骏马肌肉匀称，气度优雅，扬蹄飞奔而出。阿尔萨斯的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起骑马更让他高兴了，人与马仿佛融为一体。他已经等待太久，他的耐心经历过痛苦的煎熬，从这匹马降生那一刻起，他就看着它一点一点长大，但是所有耐心都是值得的。他们是完美的一对。“无敌”对他别无所求，似乎只是梦想着逃出马厩的禁锢，正如阿尔萨斯梦想着逃出王室血脉的禁锢。他们比肩同行。

他们跑向阿尔萨斯最爱的纵马一跃的地点。在王城东面，靠近巴尼尔的马场附近有一片连绵的山丘。“无敌”飞奔着，泥土在它的重蹄下深陷，它如履平地一般跃上山岭。它转身调头，沿着狭窄的小道奔跑，马蹄下石块碎裂飞溅。它与阿尔萨斯，两颗心在激动中加速。随后阿尔萨斯引导骏马转向左侧一道路堤，那是通往巴尼尔马场的捷径。“无敌”毫不犹豫，尽管这是阿尔萨斯第一次让它纵马跳跃。它积聚全力，向前一跃而起，那真是辉煌的一跃，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瞬，骏马和骑手腾空而起！他们稳稳地落在松软厚实的草地上，然后再次跃起，所向——

无敌！

第四章

“如您所见，王子殿下。”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中将说，“所有税金都被善加利用。在这座设施里，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事实上这里的安全性非常可靠，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搞些角斗比赛。”

“我听说了。”阿尔萨斯说着，在收容所指挥官的随同下，走向空地。敦霍尔德城堡本身并不是一座收容所，而是所有收容所的中心，这座巨大的城堡上空中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这是一个晴朗干燥的秋日，和风吹拂着城堡上空飘扬的蓝白两色旗帜，猎猎作响。在他们沿着城墙巡行的时候，风吹乱了布莱克摩尔的黑色长发，也撕扯着阿尔萨斯的斗篷。

“您也将亲见。”布莱克摩尔露出逢迎的笑容，向王子保证。

这次突击巡查是阿尔萨斯的主意。泰瑞纳斯对阿尔萨斯的积极主动和同情怜悯大加赞赏：“这百利而无一害，父王。”阿尔萨斯说，当然他大体上也是这么觉得的，尽管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去亲眼看看布莱克摩尔圈养的那个兽人玩物，“我们应该确保税金花得合情合理，而不是被布莱克摩尔私吞。我们将打探清楚他是不是妥善对待所有角斗比赛的参赛者，而且没有走上他父亲的老路。”

布莱克摩尔的父亲，艾德林·布莱克摩尔将军是个声名狼藉的叛徒，曾经试图出卖国家机密。尽管父亲的罪行早在许多年前就被揭露了，那时候艾德拉斯还不过是个孩子，但是这个污点在艾德拉斯整个从军生涯中始终伴随着他。只是他的骄人战绩，特别是在对抗兽人时格外的勇猛，让他能够一路晋升到今天的地位。然而即使是在



早晨这个时候，阿尔萨斯还是能在他的鼻息里嗅到酒味。尽管他估计这样的消息对他父亲而言早已不再是新闻了，但他回去以后还是会如实禀告。

阿尔萨斯向下望去，假装兴致勃勃地看着那几十名守卫刻板地立正在那里。他怀疑假如他们未来的国王没有盯着他们的时候，这些守卫是否还会如此专心致志地警戒着。

"我很期待今天的角斗。"他说，"我会看到你手下的萨尔下场吗？我对他的事颇有耳闻。"

布莱克摩尔笑了，他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子下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今天本没打算出场，不过为了让您尽兴，王子殿下，我会安排他跟最值得一战的对手打一场。"

两小时之后，比赛开始了。在那之前，阿尔萨斯和布莱克摩尔，以及一位名为卡拉迈·朗斯顿伯爵的年轻人共进午餐。后者布莱克摩尔介绍说是他的"门生"。阿尔萨斯本能地对这个朗斯顿没有什么好感，注意到他手上柔软，举止乏力。至少布莱克摩尔是在战场上靠真刀真枪打下来的爵位，而这个孩子——阿尔萨斯以为他还是个孩子，事实上他比十七岁的王子年长一些——却是让别人端着盘子奉上一切。

好吧，我又何尝不是，他想着，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身为一位国王，需要作出何种牺牲。朗斯顿看上去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自律，现在他也不打算约束一下自己的食欲。他自顾自地享用桌上的肉块里最鲜嫩可口的部位，吞下最奢华的糕点，又用几杯葡萄酒把这一餐美食送下肚子。相比之下，布莱克摩尔吃得略微节俭一些，可他喝的酒比朗斯顿更多。

阿尔萨斯对这一对活宝的厌恶在布莱克摩尔的侍女走进来时达到了顶点。他看到布莱克摩尔对这侍女毛手毛脚。这位金发女孩衣着简朴，脸上有着一种无需修饰，浑然天成的美丽，阿尔萨斯在她微笑着的

蓝眼睛里看到一丝不快。

“这是塔蕾莎·福克斯顿。”布莱克摩尔说。女孩收拾着桌上的碗碟，布莱克摩尔还在她手臂上蹭来蹭去，“她是家仆塔米斯的女儿，我想您晚些时候会见到他。”

阿尔萨斯对女孩露出一个最灿烂的笑容。她让他有点想起了吉安娜——她的头发在阳光下闪耀，她的皮肤也是晒过的浅棕色。她飞快地还以微笑，然后假装认真地继续整理碟子，离开时很快地行了个屈膝礼。

“您很快也会有这么一个的，老友。”布莱克摩尔说着大笑起来。阿尔萨斯花了一秒钟咀嚼这句话的意味，惊愕地眨了眨眼，另外两人笑得更厉害了，这时布莱克摩尔举杯祝酒。

“敬金发小妞。”他细声细气地说。阿尔萨斯回头望向塔蕾莎，心里想着吉安娜，迫使自己也举起酒杯。

一小时以后，阿尔萨斯已经彻底忘了特蕾莎·福克斯顿以及心中为她而抱的不平。他已经吼得喉咙沙哑，鼓掌鼓得手都疼了，这真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经历过的最紧张激烈的时刻。

一开始他还觉得有些拘谨。最初几对放进角斗场的对手还只是野兽之间的斗殴，两只野兽仅仅为了取悦观众而拼死打到一方倒下：“在这之前，你们待它们如何？”阿尔萨斯问。他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看着它们互相残杀让他觉得不痛快。

朗斯顿正要开口，布莱克摩尔做了个手势让他闭嘴。他微笑着向后靠在长沙发上，伸手捏起一串葡萄：“当然是精心照料了，我们希望它们以最佳状态投入战斗。”他说，“所以我们小心地捕获它们，然后精心喂养。如您所见，角斗很快就能分出胜负。假如一只动物从角斗中活下来而又无法继续战斗，那么我们就会马上了结它，很仁慈。”

阿尔萨斯希望这人没有说谎。他觉得有些反胃，布莱克摩尔很可能没有说实话，但他决定假装不知道。当角斗进入人对野兽的环节时，不适的感觉消失了。在他目不转睛地观看战斗的时候，布莱克摩尔说：“这些人收入颇丰，他们其实也赚了不少名气。”

但不包括兽人，他想。阿尔萨斯知道这一点，他也认同这一点。那正是阿尔萨斯期待的——看看布莱克摩尔圈养的兽人玩物，像一个一生下来就为了在这角斗场里搏命的战士一样战斗。

他不会失望。很显然，从开始到现在的一切都只是热身。当栅栏门打开，一个高大的绿色身影大步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全都站起来，大声咆哮。阿尔萨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加入欢呼队伍之中。

萨尔身形高大，很显然，他比起阿尔萨斯在收容所里见到的所有其他兽人更健康，也更机敏。他身上几乎不穿盔甲，也没有戴头盔，绿色的皮肤紧紧绷着健壮的肌肉。他站着也比其他同类更直立。角斗场里的欢呼声震耳欲聋，萨尔在场地里走了一圈，举起双拳，抬起他的丑脸沐浴在纷纷落下的玫瑰花瓣中——通常只有节日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排场。

“我教过他这些。”布莱克摩尔骄傲地说，“真奇怪，真的。人们为他欢呼，但是他们每次来都是想看到他被干掉。”

“他有输过吗？”

“从未输过，殿下。将来也不会。不过人们还是会满怀希望地来，钱也会源源不断地来。”

阿尔萨斯看着他说：“只要确保国库从你的收入里收取恰当比例的税金，中将，你就可以一直举办这些比赛。”他的目光回到场内的兽人身上，看着他完成他的入场仪

式，“他……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是吧？”

“绝对。”布莱克摩尔立刻回答，“他是人类养大的，懂得害怕和敬畏我们。”

好像听到主人的评价一样——尽管在如潮的欢呼声中这是不可能的——萨尔转向阿尔萨斯、布莱克摩尔和朗斯顿的方向。他用力敲打着胸膛以示敬意，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您瞧见了吗？绝对是我养的宠物。”布莱克摩尔咕哝着。他站起来，举起一根旗帜挥下去，在赛场的另一边，一名体格健壮的红发男子也挥舞了另一根旗帜。萨尔转向大门，抓起作为武器的巨大战斧，准备开始这一轮较量。

守卫开始拉起大门，在他们还没完全把大门打开的时候，一只有“无敌”那么大的狗熊轰然冲出。它颈上的毛竖着，像一颗炮弹一样径直冲向萨尔，咆哮声甚至盖过了人群的欢呼。

萨尔站稳了，几乎在要被撞到的最后一刻侧移一步，同时轻若无物地挥出他的巨型战斧。战斧在狗熊的侧面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那只野兽在痛觉的刺激下发疯似的怒吼起来，转着身子把鲜血撒得到处都是。兽人再一次站好，把重心放在赤裸的脚踝上，然后以一种相对于他的体型而言几乎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狗熊迎面冲去。随着一声标准的通用语怒吼，巨斧猛力劈下，狗熊的头部几乎被完全砍断，然而它还是跑了好一阵子，最终像一团烂泥似的抽搐着倒下。

萨尔仰起头，发出胜利的怒吼。人群疯狂了，阿尔萨斯凝视着他。

如阿尔萨斯所见，兽人在这场战斗中没有受一丝伤，这野蛮人甚至不用喘口气。

“那还只是开场。”布莱克摩尔说着，微笑地看着阿尔萨斯的反应，“接下来会有三个人进攻他。他还受限于不能杀掉对手，而只能打倒他们。那会是更具有策略性的战斗，而不仅仅靠蛮力。不过我得承认，还是一斧头斩杀一头巨熊这事儿更让我骄傲。”

三个人类角斗士，每一个都身强力壮，肌肉健硕，走进赛场，分别向他们的对手以及人群致意。阿尔萨斯看到萨尔比起他的三个对手都更强壮，他开始疑惑布莱克摩尔把他的兽人玩物训练得这么能打究竟是否明智。假如萨尔设法逃出去，他就可能把这些战技传授给其他兽人。

尽管安全设施不断加强，逃跑仍然是可能的。说到底，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也逃出过幽暗城，那还是位于王宫地下的心脏地带。萨尔同样有可能逃出敦霍尔德。

这次出巡为期五天。一天夜里，塔蕾莎·福克斯顿来到王子的卧室。有些踌躇的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阿尔萨斯疑惑为何仆人没有去应门，更吃惊地看到那个漂亮的金发女孩站在门口，端着一盘鲜美的食物。女孩目光低垂，然而衣着性感，以至于王子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她行了个屈膝礼：“布莱克摩尔主人派我来，献上这些食物来取悦您。”她说着，绯色的红晕爬上脸颊。阿尔萨斯被弄糊涂了。

“我……请向你的主人转达我的谢意，虽然我一点也不饿。还有，我想知道他把我的仆人们都弄到哪儿去了。”

“他们应邀去和其他仆人一起聚餐了。”塔蕾莎解释道。她的眼睛还是不敢抬起来。

“我知道了。好吧，中将阁下真是好客，我想我的仆人们都会感激他的。”

她还是没有走的意思。

“还有什么事吗，塔蕾莎？”

脸颊上的红晕更深了，塔蕾莎终于抬起目光看着他，眼中只有冷静和顺从：“布莱克摩尔主人派我来，献上这些食物还有……我……取悦您。”她又重复了一次，“请您尽情享用……”

阿尔萨斯一下子明白过来。理智、窘迫、厌恶、愤怒，一下子全都涌上来。他努力控制住自己——这不是这个女孩的错，实际上，她才是受害者。

“塔蕾莎。”他说，“我会留下食物，谢谢。别的我不需要了。”

“王子殿下。恐怕我的主人坚持……”

“告诉他我说了，这样就可以。”

“殿下，您不明白。如果我就这样回去……”

阿尔萨斯低头看了一眼她端着盘子的手，这时她的长发恰好垂了下来。他伸手拨开头发，皱着眉头看见她手腕和脖子那儿正在变成黄褐色的青色瘀痕。

“我明白了。”他说，“那就进来吧。”让她进屋以后，他关上门。

“在这儿你想待多久都可以，然后回去向你的主人回报。另外，我可没法吃光全部这些东西。”他举手示意她坐下，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笑着掰开一块糕点。

塔蕾莎眨眨眼睛看着他，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她松了一口气，为他倒酒的时候，脸上露出感激的神情。过了一会儿，她开始认真答他的问题，而不只是礼节性的回一两句。接着他们聊了几个小时，直到他们觉得时间差不多到了该让她回去的时候了。她拾起托盘，对他说：

“王子殿下——我很高兴看到，未来将成为我们国王的人是如此心地善良。将来您选择作为您王后的那位女士一定是最幸运的女人。”

他在她身后关上门，在门上靠了一会儿。

他选择作为王后的女士。他回想起与佳莉亚的谈话；幸运的是，泰瑞纳斯后来有些怀疑普瑞斯托了——虽然没有什么实据，但足够让国王对女儿的婚事三思而行。

阿尔萨斯也几乎快到结婚的年纪了——比起佳莉亚差一点被许配给普瑞斯托时的年纪还大了一岁。他大概迟早得考虑王妃人选的事儿。

明天一早他即将启程回宫，在这儿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冬季的寒意在空气中蔓延。秋天最后的荣光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曾经挂着金色、红色和橘色美影的树木，现在变得光秃秃的，映衬着灰色的天空。再过几个月，阿尔萨斯就要迎来他的十九岁生日，那时候他将成为白银之手骑士团的一员，对此他早已准备就绪。几个月以前，他师从穆拉丁的训练已经告一段落，现在他随乌瑟尔进行练习。两位师长的训练各有不同，但很相似。穆拉丁教给他的是专注，和为胜利竭尽全力的意志。圣骑士对于战斗抱持一种更为仪式化的视点，他的教导更集中于一个人进入战场时的心态，而不是具体挥剑的战斗技巧。阿尔萨斯对两者同样重视，然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机会在真正的战斗中用上他的所学。

通常这个时候，他应该在祈祷，然而父王正出访激流堡，乌瑟尔陪他同行。这意味着阿尔萨斯在这几天时间里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午后时光，尽管天气不太好，他可不想浪费这几天时间。他熟练地翻上“无敌”的马背，驾驭着它在树林中飞奔而过，这匹坐骑的步伐仅仅因为地上几寸厚的积雪而有所迟滞。他能看到自己的呼吸吐出的白气，

还有这匹名为“无敌”的骏马甩着头喷出的气息。

这时又开始下雪了，不是那种懒洋洋飘落的大片雪花，而是砸在身上生疼的小而硬的结晶。阿尔萨斯皱了皱眉头，继续前行。再往前骑一会儿就回去，他对自己说。他也许可以在巴尼尔的农场稍事休息。自从他上一次拜访巴尼尔家以来，已经过了好久了，杰伦和杰林一定会很高兴看到当年那只傻乎乎的小马驹，如今已经长成了高大的骏马。

虽然刚才心生退意，现在阿尔萨斯又满心冲动地想着新的目的地。他左腿略微施压，坐骑立刻转向，顺从地完美配合着主人的想法。雪越下越大，针刺般地戳着他裸露在外的皮肤，阿尔萨斯拉过兜帽戴在头上，试图稍微获得一点保护。“无敌”摇着头，皮肤猛地抽动，好像夏天里被蚊虫咬烦了一样。它沿着小道奔驰，头颈前伸，和阿尔萨斯一样享受着全力奔跑的所有快乐。

他们马上就要跑到纵马跳跃的地点了，回宫以前，坐骑可以享受一下温暖的马厩，而骑手也可以来一杯热茶。阿尔萨斯的脸在寒冷中开始有些失去知觉，他戴着精致皮革手套的双手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用缰绳勒紧了冻僵的手，迫使手指弯曲，调整自己准备迎接那一跃——不，他提醒自己，飞跃，那一跃就好像飞一样——

——但是他们没飞起来。最后一刻，阿尔萨斯感到“无敌”的后蹄在冰雪封冻的石头上滑了一下，那是种可怕的感觉，马腿慌乱地挥动，马在嘶鸣，它的腿徒劳地试图在空中找到一个落脚点。阿尔萨斯喉咙突然一紧，他意识到自己正失声尖叫，扑面而来的不是落雪覆盖着的柔软草地，而是一片锯齿状的岩石，他们正以要命的高速撞上去。他猛拉缰绳，绝望地期望这能帮上什么忙……

动物剧痛的哀鸣像爪子一般挠着他的脑子，这声音令他感到彻骨般深寒，一下子从昏迷中惊醒。一开始他完全动不了，躯体不由自主地痉挛着，但他还是努力朝着嘶鸣传来的方向挪动。最后他总算能坐起来。疼痛袭遍全身，喘息中带着痛苦的杂音，他意识到他至少断了一根肋骨，也许更多。

雪愈发的大了，他几乎看不清前方三尺以外的东西，他忍着痛转动脖子，试图寻找……

“无敌”。它的眼睛转动着，身下一片血色的东西不断扩大，融化着积雪，在这冰天雪地中化为蒸汽。

“不。”阿尔萨斯低语着，挣扎着想站起来。视野周围好似一片漆黑，他几乎再一次失去知觉，只靠着纯粹的意志力坚持着。他慢慢走向那惊慌失措的坐骑，拼命忍着剧痛和几乎要把他吹倒在地的风雪。

“无敌”两条强健有力的后腿仍然完好，但前腿在落地时摔得粉碎，挣扎扑打着身下浸透了鲜血的积雪。阿尔萨斯看到坐骑的断腿时，肚子里立刻翻腾起来。它的腿过去是那么笔直修长，优雅强壮，现在却随着“无敌”一次又一次想站起来却不可能成功的尝试而弯折成怪异的角度。雪花飘过，热泪夺眶而出，眼前的一切模糊起来。

他艰难地走向他的马，哭泣着跪倒在它身边，试着——还能做什么呢？这不是普通的擦伤，不是包扎好了带到温暖的马厩和草垛上休息一阵子就会痊愈的。阿尔萨斯抱着坐骑的头，想要抚摸它，让它平静下来，然而“无敌”引剧痛而狂躁，不断哀鸣。

找人帮忙。牧师和乌瑟尔爵士……也许他们能治疗……

比肉体上更强烈的痛苦击穿了年轻人的躯体。主教已经随同父亲前往激流堡，乌瑟尔也是。也许哪个村子里有牧师，但阿尔萨斯既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在这样的暴风雪中也不可能找到……

他瑟缩着躲开坐骑的躯体，捂住眼睛耳朵，整个人在哭泣中颤抖着。在这场风暴中，他不可能来得及在“无敌”失血而亡或是冻死之前找到人来治疗它。阿尔萨斯甚至不确定他能找到巴尼尔家的马场，尽管它距离这儿应该不远了。整个世界一片莽莽，除了眼前这匹垂死的骏马，它是如此信任他，从一道冰冻的路堤上跳出去，结果现在却躺在一片血泊中。

阿尔萨斯知道他必须这么做，但是他下不了手。

他永远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坐了多久，哭泣落泪，想看不见也听不见他最心爱的坐骑痛苦哀鸣的情形，直到“无敌”的挣扎终于减缓下来。它躺在那里，体侧起伏着，眼珠痛苦地转动。

阿尔萨斯的脸庞和四肢全都失去了知觉，但他还是爬向那匹马。每一次呼吸都痛苦难忍，但他需要这种痛苦。这都是他的错，他的错！他捧起坐骑的头，搁在膝盖上，在那短短的宁静的片刻，他仿佛不是身处雪地坐在一只受伤野兽的身边，而是在马厩中陪伴着一匹即将分娩的母马。在那一刻，一切才刚刚开始，而不是走向可怕的，可以避免的终结。

他的泪水落在坐骑宽大的脸颊上。“无敌”战栗着，它褐色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在悄无声息地忍受着痛苦。阿尔萨斯扯下自己的手套，用手抚摸着骏马灰红色的肌肉，用双手感受着“无敌”呼吸的温度。然后，他慢慢将坐骑的头放下来，站起身，用刚刚暖过的手摸索他的剑。他俯看着将死的动物，双脚淹没在积雪融化形成的红色血水池中。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

“无敌”冷静，信任地回应着，好像它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好像明白这非做不可。阿尔萨斯无法忍受这一幕，泪水又一次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用力擦干。

阿尔萨斯举起剑，笔直刺下。

至少这次他刺得很利落；强有力的一击直接刺穿了“无敌”的心脏，尽管冻僵的手臂本没有可能干得这么漂亮。他感觉到利刃穿透皮肤、肌肉，刮过骨骼，扎在下面的泥地里。“无敌”最后一次弓起身子，颤抖了一下，不再动弹了。

那天晚些时候，雪渐渐转小，杰伦和杰林发现了他，蜷曲着身子紧紧依偎着骏马渐渐变冷的尸体，它曾经是那么雄健，充满活力。年长的杰伦俯身扶起他的时候，阿尔萨斯失声痛哭。

“抱歉，伙计。”杰伦说，声音几乎令他难以忍受地温和，“抱歉弄疼你了，还有抱歉，这场意外。”

“是的。”阿尔萨斯虚弱地说，“这是场意外。它失足……”

“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天气。风暴来得太快，你真幸运，能活下来。来吧——我们把你弄进屋去，然后派人去王宫报信。”

当农人把他挪到自己强壮的臂弯里时，阿尔萨斯说：“能把它……埋在这里吗？这样以后我可以来看他？”

巴尼尔跟他的儿子交换了一下眼神，点点头说：“啊，当然。它可是一只好马呢。”

阿尔萨斯探头最后望了一眼那匹他起名为“无敌”的骏马。他要让所有人相信这是一场意外，他无法忍受让任何人知道他刚刚经历的一切。

就在此时此地，阿尔萨斯立下誓言，倘

若任何时候，任何人需要保护——为了他人，即使需要作出任何牺牲——他都会做。

不惜任何牺牲，阿尔萨斯下定决心。

第五章

夏日炎炎，太阳毫不留情地蒸烤着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殿下，他正骑着马穿过暴风城的街道。今天他心情很糟糕，尽管事实上这一天可能是他这一辈子一直在期盼的大日子。阳光在他身上的全套盔甲上闪耀着，阿尔萨斯觉得在他走到大教堂之前，这头顶的太阳就会把他烤熟了。胯下的新坐骑虽然健壮有力，训练有素，血统纯正，但它惟一让他想到的，只有它不是“无敌”这个事实。“无敌”几个月以前刚刚过世，思念的悲伤仍然时时刺痛着阿尔萨斯的心。庆典刚刚开始，阿尔萨斯就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想不起来该做什么了。

泰瑞纳斯国王骑在自己的马上，与阿尔萨斯比肩而行。他看上去似乎对阿尔萨斯的烦恼毫无察觉：“这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一天，吾儿。”泰瑞纳斯微笑着对阿尔萨斯说。

除了这气温和重得要死的头盔，阿尔萨斯心想。不过他对戴着这副头盔还是很满意的，它完全遮盖住了阿尔萨斯的面容，而此时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对父亲装出个笑容：“的确如此，父王。”他努力保持用一种冷静的声调回答。

这是许多年来暴风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庆典。除了泰瑞纳斯以外，许多国家的君主、贵族和名流都应邀出席，他们列队骑行，穿过暴风城里白色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前往气势恢宏的圣光大教堂。这座教堂曾经在第一次兽人战争中遭到破坏，但现在已经完成重建，规模和华丽程度更甚于从前。

阿尔萨斯童年时代的挚友瓦里安，现在已经继位成为暴风城的国王，也已经完婚，并且当了父亲。他敞开王宫大门，盛情款待所有来访的王室成员和他们的随从。前一天晚上，阿尔萨斯跟瓦里安两人把酒言欢，那是他这一次远行中最令他高兴的时刻。十年前那个悲伤孤独的孩子，今天已经成为一方的君王，自信，英俊，专注。清晨天还未明的时候，酒到酣处的两人来到军械库再次拾起木质练习剑，比试起来。欢笑中他们回忆起童年一起度过的时光，酒精只是略微削弱了两人的剑术。瓦里安从很小就开始习武，向来剑术超群，现在的水准更胜从前。但是阿尔萨斯也同样获得过名师指点，不仅天赋卓绝，更下了一番苦功。

但是白天的仪式气氛完全不同。刻板的礼仪，身上被晒得滚烫的盔甲，还有那种觉得自己配不上那即将被授予的荣耀的担忧，搞得阿尔萨斯心烦意乱。

阿尔萨斯破天荒地跟乌瑟尔谈起这种担忧。那位令人生畏的圣骑士，从阿尔萨斯记事起便对圣光的信仰犹如岩石般坚定的信徒，他给阿尔萨斯的回答却出乎意料。

“孩子，在加入骑士团的时刻，没有人会感觉到自己真的准备好了。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荣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的确谁也配不上它。它是优雅，是纯粹，是质朴。而我们只是天生卑微的存在，因为我们只是人类。人无完人——当然，还有精灵、矮人和所有其他种族也一样。但是圣光普照世人。它关爱我们，因为我们能够在逆境中奋起，因为我们能够互相扶持，也因

为我们能够通过每一天的努力将圣光之道传播给更多人。尽管我们永远无法完美，但我们努力不殆，止于至善。”

他一只手按在阿尔萨斯的肩膀上，对他露出了一个少见的微笑：“所以今天你要站在那里，像我从前也站在那里一样，感受着你永远不可能配得上的圣光，就像每一位圣骑士都曾经感受到的一样。”

他的话令阿尔萨斯稍微宽心了些。

他挺起肩膀，向后推起头盔上的面罩，朝着炎炎夏日下聚集着欢呼的人群微笑挥手。玫瑰花瓣洒落在他身上，号角齐鸣，他们已经走到大教堂跟前。阿尔萨斯翻身下马，一名马夫跟上来牵走坐骑，另一名仆人接过阿尔萨斯用力脱下来的头盔。他的金发被汗水浸湿，他迅速用戴着盔甲手套的手匆匆整理了一下。

阿尔萨斯以前从未来过暴风城，他被这座大教堂放射出的宁静与力量交织的感觉所震撼。他缓步走上覆盖着地毯的阶梯，走进石砌的建筑内，心里不禁感激这室内凉爽的空气。薰香的气息熟悉而令人沉静，就和他的家人在王家小教堂里点燃的一样。

这里没有令人头晕眼花的庆祝人群，只有沉默而充满崇敬的显贵名流。阿尔萨斯认出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吉恩·格雷麦恩、托拉斯·托尔贝恩、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

阿尔萨斯眨了眨眼，嘴唇微微露出笑意。吉安娜！她在这几年里已经长成一位大姑娘了。不是那种楚楚动人的美丽，但是很漂亮，充满活力与知性的气质，就像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的一样。



她注意到阿尔萨斯在看着她，也还以一个笑容，微微颔首致意。

阿尔萨斯的注意力回到前方的祭坛上来，但是心中已有一丝旁骛。他希望在仪式结束后能有机会和她说说话。

大主教阿隆索斯·法奥在祭坛边等着他。相比于阿尔萨斯见过的所有贵族，这位大主教更让他想起冬天爷爷的形象。他矮胖敦实，蓄着一把飘逸的雪白胡须，眼光明亮，即使在这庄严的典礼上，法奥大主教也透着一种温和慈祥的感觉。阿尔萨斯走到大主教面前，满怀敬意地单膝跪下，法奥便翻开一本大书，开始宣读。

“以圣光之名，我们聚集在这里接纳一位新兄弟。蒙圣光之赐，他将脱胎换骨。承圣光之能，他将启迪群氓。凭圣光之力，他将斩除邪恶。携圣光之智，他将牧同胞于乐土。”

在他左侧，几位男女身穿白袍，平静地站在那里。他们有的手持圣器，有节奏地晃动着，有的端着大蜡烛台，还有一个人托着一条蓝色刺绣披肩。这些人之前都被介绍给阿尔萨斯，但一下子想不起他们的名字。这可不像平常的他，他通常都很关心周围的仆从侍者，努力记住所有下人的名字。

大主教法奥示意牧师们上前为阿尔萨斯施以祝福。他们走上前来，托着蓝色披肩的牧师将披肩围在阿尔萨斯颈上，用圣油涂满他的额头。

“以圣光之名，治愈你的同胞。”这位牧师说道。

法奥转向阿尔萨斯右侧的人说：“白银之手的骑士们，若你们接纳这位兄弟，请为他施以祝福。”

与第一组人不同，这些身穿厚重耀眼的盔甲，挺立在阿尔萨斯右侧的男人们都是他所熟知的。他们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创始成员，自从许多年前骑士团建立以来，这是他们头一回聚集在一起。乌瑟尔当然位列其中；提里奥·弗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强壮而优雅，现在统辖着壁炉谷；身高六尺半的巨汉赛丹·达索汉；虔诚的大胡子加文拉德。骑士团五位创始人中，惟有一位缺席。那就是图拉扬，第二次兽人战争中安度因·洛萨的副官。在阿尔萨斯十二岁那一年，他领军穿过黑暗之门深入险境，再也没有回来。

加文拉德手持一柄重锤走上前。它的银色锤头上蚀刻着符文，稳固的木柄包裹着蓝色皮革。他将战锤放在阿尔萨斯面前，然后退回到他的同袍身边。接下来走出队列的是“光明使者”乌瑟尔，阿尔萨斯的授业恩师，他捧着一对仪式肩铠。乌瑟尔是阿尔萨斯眼中最为自律的人。他以一种有力而撼动心灵的声音说道：

“以圣光之力，愿你的敌人灰飞烟灭。”他将手搁在阿尔萨斯的肩上，停留片刻，也退回队列。

大主教法奥温和地对王子微笑。阿尔萨斯平视着对方的目光，心中的困扰荡然无存，心如明镜。

“起身立誓。”阿尔萨斯遵从法奥的命令，站起身来。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愿意在此立誓，恪守白银之手骑士团的荣誉和信条吗？”

阿尔萨斯眨了一下眼睛，有一瞬间略感意外，大主教没有称呼他的头衔。当然，他马上意识到，我是以一个人，而不是王子的身分被接受：“我愿意。”

“你愿意立誓，从此沐浴圣光的荣耀，将它的智慧传播于众人吗？”

“我愿意。”

“你愿意立誓，逐邪恶于尽，救危难不

息吗？”

“我愿——以鲜血和荣誉之名，我愿意。”这是最后一句结语，他差点说错了。

法奥安慰似的对他眨了下眼睛，转身向牧师和圣骑士们宣告：“兄弟姐妹们，聚集于此见证的人们，请举起你们的手，让圣光赐福于他。”

牧师和圣骑士们纷纷高举右手，现在他们的手上正发出柔和的金色光辉。他们指向阿尔萨斯，将那光辉聚集在他身上。阿尔萨斯双眼充满惊奇地圆睁着，等待着辉煌的光芒将他笼罩。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等待延续着。

汗水从阿尔萨斯额头上冒出来。哪儿弄错了？圣光为何没有带着祝福拥抱他？

这时，一束阳光流动着从天窗上倾泻而下，缓缓朝阿尔萨斯站的位置移动，笼罩着一身戎装的王子。阿尔萨斯松了一口气，这大概就是乌瑟尔所说，每一名圣骑士在最开始都会体会到的那种“配不上”的感觉吧。乌瑟尔的话语浮现在阿尔萨斯的脑海中，“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荣耀……它是优雅，是纯粹，是质朴……但是圣光将普照世人。”

此刻，圣光照耀着阿尔萨斯，流淌在他体内，炫目的光辉令他闭上眼睛。起初这种感觉是温暖，然后变为灼热，阿尔萨斯在它面前略微退缩。他感到……脱胎换骨。全身空灵，被洗刷干净，然后再被填满，他感到圣光在体内膨胀，然后渐渐消退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他睁开眼睛，伸手握住面前巨大的战锤，那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象征。他的手握住锤柄，抬头望向大主教法奥，后者脸上绽开善意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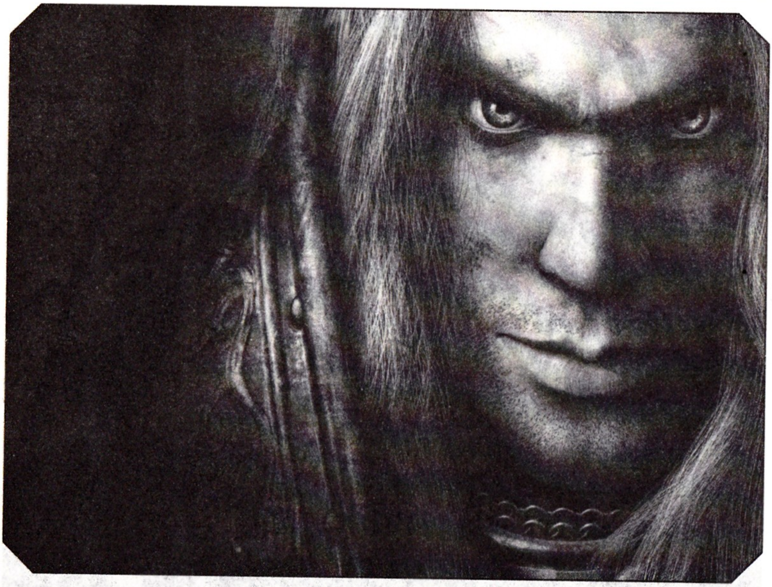
“起来，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的圣骑士守护者。欢迎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

阿尔萨斯情不自禁地微笑，他紧紧握住巨大的战锤，这武器如此庞大，以至于在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没法举起它，然后大喝一声，将战锤高举起来。这是圣光的力量，他意识到，圣光让这柄战锤在他手中举重若轻。他高声欢呼，整个教堂里的人们突然回应着他似的爆发出喝彩和鼓掌。阿尔萨斯被刚刚接纳他的兄弟姐妹们环绕着，这时他的父亲、瓦里安和其他人涌上祭坛，刚刚的肃穆感被一扫而空。瓦里安试图大力拍他的肩膀，但是手掌落在厚重的肩铠上被刺疼了，两人爆发出大笑。这时阿尔萨斯被某种力量推动着转过身，直视着一双蓝色的眼眸，那是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微笑的脸庞。

他们相隔只有几寸，被人群推挤着拥在一起，马上又被围上来祝贺这位新晋白银之手圣骑士的人群分开。阿尔萨斯不愿放过这转瞬即逝的机会，他左手迅速揽住她的纤腰，把她拉向自己。吉安娜看上去吃了一惊，但脸上没有丝毫不快，让他紧紧抱在怀里。她回应他的拥抱，贴在他胸口笑着，然后微笑着把他推开。

有那么一瞬间，这个炎热的夏日午后，人群庆祝欢呼的声音好像消失了，阿尔萨斯眼中只有这位晒黑了的微笑女孩。他可以吻她吗？他应该吻她吗？他当然想。但是正当他内心挣扎的时候，她松开手后退一步，原来靠在胸前的女孩金色的长发换成了另一位姑娘的金发。佳莉亚欢笑着紧紧抱住亲爱的弟弟。

“我们都为你骄傲，阿尔萨斯。”她呼喊着。他笑着回抱姐姐，很高兴听到她的赞美，又有些遗憾刚刚没有吻到海军上将的女儿，“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圣骑士！”



“干得好，孩子。”泰瑞纳斯说，“今天我为你自豪。”

阿尔萨斯眼睛眯了一下。今天？那是什么意思？他的父亲其他日子里就不为他感到自豪了吗？他突然心生怒意，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又是生谁的气。圣光在接纳他的时候迟疑了；吉安娜在他吻她的时候退开了；还有泰瑞纳斯的话。

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开始用力拨开人群穿出去。他受够了这些人的推挤，他们中没几个人了解他，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

阿尔萨斯十九岁了。在同样这个年纪，瓦里安已经加冕为王整整一年。他正处于一个想干就干的年纪，现在更有白银之手加持的祝福指引着他。他不愿只是在洛丹伦的王宫里消磨时光，或是浪费时间在烦人的国事访问上。他要做一些事情……有趣的事情。一些他的力量，他的地位，他的能力为他赢得的事情。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未完待续

 文/DAYMOON 编/清雨



GUNGRAVE 人物介绍



白兰度

黑帮组织米雷利的年轻干部之一，对组织忠心耿耿，与玛丽亚是恋人。



哈利

白兰度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崇尚实际利益第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玛丽亚

白兰度的恋人，同时也是老爹好友的女儿。

美加

玛丽亚的女儿，一直受到白兰度的保护。

老爹

这个城市里最大也是惟一的黑手党组织——米雷利的领袖，深受属下的爱戴。

时冈博士

研究将死者复活成僵尸的科学家。

GUNGRAVE 序章

对于一个真正的城市，晚上才是它醒来的时间。

汤普森不记得自己最早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句话的了，也许是某本书的前言，或是某部电影的旁白，但这不重要，每当晚上这间酒吧正式开始营业的那一刻，他总是会想起这句话。三五成群的顾客相继进门之后，原本占地颇大而有些空旷的酒吧一下子就显得狭窄起来，白天的寂静也很快变成了一支夹杂着调笑声和叫骂声的喧嚣乐曲，在昏暗的光线下，一切看起来都少了几分真实，这种气氛往往令第一次踏足这地方的人有些茫然若失，但对于站在吧台后面的汤普森来说，这种气氛才能令他有自己确实生存在这个城市的感觉。

是的，不是醒来，而是复活。那句话说得很好了，但还不够。他这样想着，把擦好的杯子放回去，同时拿起了新的一个，这时最靠近吧台的几张桌子爆发出了一连串咒骂声。

汤普森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很快就明白了缘由所在，在上面的电视屏幕里最新一场的赛马刚刚结束，4号马大爆冷门，这些人显然都是输家。

“狗娘养的，这他妈一定有鬼！”一个看起来醉得最厉害输得也最多的男人骂骂咧咧地把手里的一打马票往地上一摔，然后用力踩了两脚，依然像是不解气一样，顺手把桌子上的一个酒瓶往地上一砸，清脆的爆裂声让更远处几桌的人也望了过来，看到不过是个输钱的醉汉在发泄后，目光又纷纷收了回去。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这让男人感到更加不快，他像是要示威一样站了起来，对着刚才收回去的视线方向叫骂起来：“来呀，你们这群胆小鬼，要打架还是什么我他妈的都奉陪到底……”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口齿不清的污言秽语，对于这样一个酒鬼的挑衅，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置之不理，只有远处一个身材普通的黑色西服男子像是有些听不下去，径直走了过来。

看到有人应战，醉汉显得更加高兴，他朝那个人咧着嘴笑道：“嗨，看不出你还挺有种……”接下来的话没等说完，他已经被其余几个同伴死死堵住嘴巴，按回到了座位上，而当中一个看起来最清醒的人则赶紧迎上前去，满脸陪笑的解释着什么，也许是看到对方的谄媚表情出自真心，也许是觉得自己和这样的人动怒有失身分，过了几分钟，黑衣男人哼了一声，直接推开门走了出去，这群人才松了一口气，开始转向醉汉指责他，而那男人也一脸犯错的表情不敢还嘴。

汤普森面无表情地目睹着刚才这一切，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连他们交谈的话也能猜出个大概，因为那个黑衣人……是米雷利的人。

这个城市在夜晚复活，而让它复活的是米雷利，这个城市里最大也是惟一的黑手党组织。

从汤普森来这间酒吧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被教会两件事情，擦杯子的

方法和米雷利的由来，前者让他谋生，后者则保证他不会横死街头。而这些年来，米雷利已经比当初更加壮大，军火，毒品，赌场，这些黑道的生意都在米雷利控制之下，任何一家大型的公司如果想平安营业，也必须接受米雷利的合作要求，而一般的市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命运都在米雷利控制之下，如同那群每天赌马的酒吧常客永远猜不中黑马一样，一切都在米雷利的意愿下运转，和一般只能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三流组织不同，米雷利已经植根于这个城市的每一处，和它血脉相连，米雷利能让这个城市复活，也能让它死亡。

包括这间酒吧在内，背后的老板也和米雷利的干部有着某种关系，才能在这种地方生存至今，所以汤普森刚才并不担心黑衣男人出手教训那个醉鬼，就算真出了人命，也自然有另外的人来处理，只不过从结果看起来，米雷利的人也无心和几个不入流的混混计较。

这才是真正的组织，严格而有纪律，没有必要时绝不出手，一出手就要扭断对方喉咙，所以他们注定和那些小巷里动刀子打架的流氓不同，就好像米雷利的首领，也是一个时常出席各种慈善捐款活动，定时到孤儿院和孩童们分享快乐时光的和蔼中年人，无论怎样看，也联想不到他的外号会是“血腥哈利”。

汤普森打了个寒噤，有些不太敢想下去了，米雷利的情报网同样也是无处不在的，他不希望自己某一天睡下后再也醒不过来，他走到酒吧另一头，想换一首音乐，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前面角落那个有些偏僻的位子多了一个人。

很高大，这是汤普森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即便是坐在高脚椅子上，也能看出来这个人至少比自己高出两个头，和那身材相称的一件更加巨大的风衣把整个人遮盖起来，加上留着一头银灰色的长发，连相貌也完全看不太出，从坐上这个位子后不知道有多久，他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连姿势都没有改变。

不知道的话还以为这里多了一具尸体，汤普森有些恶毒地想，虽然这么说，但他也的确看过几个人下一秒真正变成尸体的现成例子，而原因之一往往就是因为多余的好奇心。所以他决定不去主动管这个不速之客，不管他是在等人还是排遣失意，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夜色愈暗，酒吧里的灯愈亮，喧嚣声也愈大，等到汤普森换了第三张CD后，那个高大的风衣男子终于有了改变，整个人像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一只手缓缓抬起来，在吧台上用两根手指有些木讷地敲了两下。

汤普森多少有些意外，看不出这个人知道这里要酒的一些默认规矩，这么说来，自己现在也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大概是几年前的老顾客刚刚旅行回来叙旧而已，他一边想着有的没的，一边把一只装满酒的玻璃杯推了过去。

男子慢慢握住了酒杯，像是确认手感一样来回抚摸着，然后端起来一饮而尽，令汤普森不禁感叹了一下——刚才那可是满满一整杯烈酒，这家伙居然像喝白开水一样直接倒进嘴里，等到那个男人把杯子放下后，这一次不用他伸手暗示，汤普森马上又推过来一只。

连续倒了五杯左右，男子每次都

是一口喝干，汤普森多少也有些佩服起他的酒量来，正当他打算送过第六杯的时候，酒吧厚重的木门带着刺耳的门轴声被推开，一名少女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刚一进门，就两手拄在膝盖上喘息了好一阵后才抬起头来扫视着酒吧，最后落到了那名男子身上，她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马上朝这边走了过来。

音乐刚好在这个时候有了一小段停顿，导致她这一连串的动作吸引了不少酒客的目光，有几个人甚至当场吹响了口哨。

这间酒吧并没有禁止女人入内，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名少女都不是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地方，脸上没有浓妆艳抹的脂粉，身上也没有搔首弄姿的衣着，一身暗红色的夹克加上黑色长裤，配合那一头爽朗的短发让她看起来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活力，而在周围喝醉男人的眼中，这些都只能更强烈地引诱他们。

少女看起来对于自己踏足这里的不合适全然没有自觉，也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眼光和动作，很快她就走到了男人面前，略有不快的埋怨着："真是的，又一个人突然跑掉了，我可是等了好久才跟过来。"

有一阵，男子仿佛才意识到对方是在和自己说话一样，慢慢转过头来看着这名站着还不及他坐着身高的少女，看到他这样子，少女略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伸手拉住了风衣的袖子向外走去："回去了，博士在等着。"

汤普森咳了一声，虽然他对这两个人的关系也有些好奇，但现在他首先要先尽到工作的职责，少女转过脸去怔了一下，才恍然大悟的呀了一声："啊，对不起，多少钱，我来付账。"一边有些手忙脚乱的翻着外套的口袋。

旁边的桌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刚才输钱的酒鬼又一次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带着比先前更强烈的酒气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朝着少女大咧咧的笑道："嗨，小丫头，这种连几杯酒都要女人付账的废物还是趁早甩掉的好，要男人的话这里就有……"

他的话没有说完，因为风衣男子已经站起身来，挡在了似乎有些害怕而躲在他身后的少女前面，而这个时候汤普森证实了自己的估计没有错，这个男人确实很高大，比自己高两个头，比眼前的醉汉高一个半。

猛然间眼前出现了一个仰视才能看到脸的大块头，醉鬼略有些畏惧地后退了一步，但是回过头看了看自己同伴的数目和反应，他又有了胆量，这个人最多只是高些壮些，总不可能又是米雷利的干部，我们一起上还怕了他不成？带着这样的想法加上酒精的麻醉，他反瞪过去对方的视线骂道："你他妈的吓唬谁……"另一只手突然抄起桌上的酒瓶，朝着风衣男子轮了过去。

以一个酒鬼的表现而言，这个动作已经堪称完美，足以证明烂醉也没能洗掉这群混混打架的本能，但汤普森看在眼里，只是替这个醉汉叹了口气，从那个男人站起来的一瞬间，他已经知道了答案，不是体格和清醒与否的差别，而是专业和业余的差别，这个风衣男子站在那里的姿势就是一个专业的保镖能站出的姿势，这一点，他对自己的判断力也很有自信。

如他所想，风衣男子甚至没有任

何闪避，只是简单的伸出一只手便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然后像是赶走苍蝇一样往前一挥，醉汉就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带着连退好几步，最后扑通一声跌坐到地上，手里的瓶子也掉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周围的同伴围拢过来，一时间有些发愣，不好决定是要一拥而上还是就此罢手。

“砰”的一声，酒吧的木门再一次被打开，和刚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明显是被人用力踢开的，下一秒钟十几名黑衣人冲了进来，各种枪械随即魔术一般出现在他们手里，一排黑洞洞的枪口围成一个扇形，而所指向的尽头正是吧台前的男子，以及他身旁的少女。

“米雷……”不知道是谁带着颤音喊出了这个未完的单词，而这一瞬间，汤普森也以极快的反应作出了明智的判断，第一时间趴下去，藏在了吧台下面，接下来的几分钟内，传入他耳边的只有比方才混乱百倍的嘈杂交响乐，玻璃杯的破碎声，桌椅的翻倒声，男女们的哭喊声，当然还有仿佛永无止境的枪声。

他当然没有看到，同一时间，风衣男子同样转身伏下身去把少女护在了自己怀里，他高大的背影如同一面墙壁，把少女纤细的身体完全遮挡住，如雨般的子弹也因此全部倾注他的身后，那一身风衣也在几秒钟里就变成了无数破布，四散飘落。

为首的黑衣人一挥手，枪声骤停，酒吧里还能动的人已经连滚带爬地躲到了角落一声不吭，眼前一片空旷，只有男子的背影一动不动，但背后无数的弹孔都证明这个人应该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一个黑衣人走上前去，想要确认一下被他护在身内的少女情况，突然他呆住了，像是看到什么怪物一样。

男人还活着，而且仿佛全然没有感觉一样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来，即使带着无数弹痕，他依然面无表情，惊慌失措的反而是他怀里的少女，她虽然看不见男人身后的伤，也能从刚才的如雨枪声作出判断，她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危险，只是努力想要挣扎出来去察看对方的情况。

风衣男子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因为眼前少女焦急的脸，那种表情和他沉睡已久的记忆渐渐重叠起来，曾在很久之前，也有这样一张相仿的脸，总是以这样的表情担心着自己，查看自己打架后的伤，以责问的言语关心自己。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失去了这份记忆的？

“玛丽亚……”男人的声音机械地重复着某个名字，像是在努力辨识这个名字代表的意义，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得温柔，又从温柔变得冷漠，最后变回了那张平静如水的面孔。

“开枪，还等什么！”虽然只有短短十几秒，但是这群杀手的首领终于反应过来，就算目标是真正的怪物又怎样，自己的组织连怪物都可以操纵，已经垂下的枪口纷纷再次举起来对准目标。

“玛丽亚！”男人突然高吼道，一瞬间狰狞的面孔判若两人，转身拔枪高举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迎着新一轮弹雨，他的手里出现了两支巨型武器，从直径而言与其说是枪口，倒更像是火箭炮一样，只不过对于正常人来说需要扛在肩上使用的武器，他单手就能轻松握住。

交响乐再一次响起，只不过这一次演奏者和倾听者刚好相反，面对彼此火力和身体上的差距，瞄准或是闪避对于男子来说都失去了意义，他要做的只是不断地扣住扳机扫射眼前阻挡的一切对像，很快枪战变成了屠杀，黑衣人们纷纷如麦子一般被扫倒，仅有的几个幸存者想要夺门而逃，都被男子先一步的弹雨扫及，整个人被打飞，在地上抽搐几下，变成冰冷的尸体。

几分钟以后，一切再次安静下来，在男子的面前也同样是一片空旷，他意犹未尽地松开扳机，像是在怀念什么一样左右扫视，突然这个时候少女从身后拉住了他。

"够了，已经够了！"少女带着哭音抱住了男子的手臂，"没有敌人了，所以不用再开枪了！"

男子脸上狰狞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他把武器插回腰间，伸出手拉住了少女，为她擦去了眼角的泪痕。少女这才发觉自己的样子，有些腼腆地侧过了脸："回去吧，你受了伤，要博士治好才行。"

这一次男子没有再做任何表示，少女拉着他的手，两个人走出了已经成为半个废墟的酒吧，当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远处黑暗，汤普森才慢慢探出头来，而他脸上的表情同样是一脸看到怪物的样子。

不是因为方才的那一场枪战，也不是因为那个男人打不死的身体，这些在这个城市里并不稀罕，当那个男人的头发因为动作散开时，他终于认出了那张尚有印像的面容，那是一个本来应该已经死去的人，如今，他复活后回来了，汤普森颤抖着声音，像是要说服自己一样慢慢吐出那个名字。

"白兰度……"

"白兰度·希特。"在一个小时后，这个名字从另外一个人口中说出，而在他前面，这个名字的主人正在一间玻璃容器里沉睡着，只不过看起来决不是一般的沉睡，无数仪器笼罩在他的周围，上面不断显示着各种数据，受到的待遇更像是急症的重病人一样。

"一直沉睡着什么都没有改变，醒来之后即使不愿意，心也会被意志所支配，被过去的记忆支配。"一身白衣，看起来几分学者气质的中年人像是自言自语一样念着，"所以他总是在寻找着过去的影子，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时冈博士，请告诉我这一切。"回来后就一直呆坐着的少女下定决心般抬起头来，"我想要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我妈妈的事，我爸爸的事，还有他的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称为时冈博士的中年人转过头来，看向少女，而少女同样毫不犹豫地迎向他的目光，好一会儿，时冈博士终于点了点头："好吧，浅葱小姐，你有权力知道这一切，在这个男人和你妈妈玛丽亚之间发生的一切故事……"

当那个名字再次出现在耳际，玻璃容器里面的男子表情有了一丝变化，如同在永恒的睡眠中也能感到那个名字从十多年前开始便始终带给自己的安详一般。

GUNGRAV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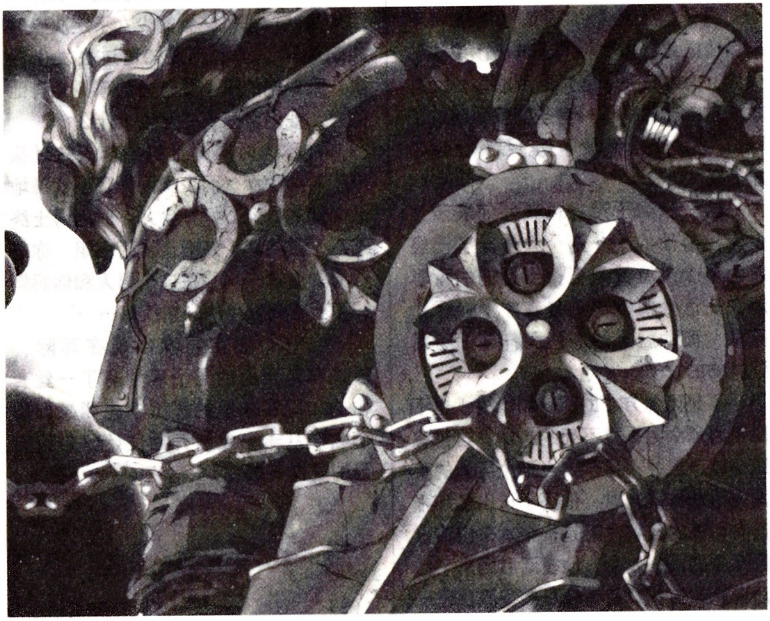
当时的这所城市或许还没有迎来它后来的那份繁华，但至少在阳光不及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事情依然相差无几，大人物可以在灯火通明的舞会上交流一桩桩买卖，而在那些远离街区中心的小巷子里，偷窃，勒索，情报贩卖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才是小混混的生存之道。

"看看这个，这是今天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绝对是真货。"在一家小酒馆里，一个看上去手脚灵活，皮肤褐色的瘦弱小伙子正自豪地炫耀手上一件珠宝首饰，从上面宝石的光泽就能看出来价值不一般，不过他身旁的同伴看起来没他那么兴奋："肯尼，算了吧，这东西一点都不值钱。"

"你说什么呢，哈利？"肯尼不满地看过去，"这东西绝对是真的。"

"我知道，但就因为是真的才不值钱。"哈利放下手里的纸牌，他看上去和这群人一样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相貌俊朗，只不过处事风格让他说话时总带着一份和年龄不符的成熟做派，"这东西是直接从店里面弄出来的，你能卖给谁？一出手就会被马上发现的。"

肯尼一下子泄了气，哈利说得没错，这类东西就凭他们几个的能力，确实没有办法转手销赃，"该死的。"他



悻悻地骂了一句，这个时候却有一只手从旁边伸了过来，他惊奇地看了一眼手的主人，“白兰度，你要这个？”

白兰度默默点了点头，如果说哈利的成熟感来自他的话语，那么白兰度刚好相反，沉默是他的标志，同伴经常开玩笑地说白兰度一年说的话大概还比不上哈利一天说的，“是要给玛丽亚吧。”哈利的声音恰好传了过来，“这样也不错，肯尼你就给他好了。”

这笔交易就在肯尼的无奈下敲定了，此时门突然被一个气喘吁吁的壮汉推开，连一直在吧台后面忙着的乔尼斯也抬起头看向他们的最后一个同伴。

“内森，怎么回事？”最先有反应的还是哈利。

“迪特……迪特那家伙又召集了一拨人马，要来找我们麻烦。”内森的脸色很不好看，“怎么办，哈利？”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哈利，等待他拿定主意。

“还能怎么办，老规矩，先下手为强。”哈利披起大衣站起来，白兰度随即跟在了他身后，肯尼，内森也自动走了过来，一行人向着门口走去，“乔尼斯，拜托你看家了。”

三个小时后，几个人兴高采烈地勾肩搭背着胜利而归，虽然和出来的时候相比每个人脸上都多了几块淤青，衣服也变得破烂了不少，但能再次给一直和他们过不去的迪特一伙一次教训，这种满足感什么都比不上。

“白兰度真他妈的棒！”内森一把从乔尼斯手里接过一杯啤酒仰脖倒进喉咙，“有时候我都怀疑他还是不是人。”

在刚才那场斗殴的最后时刻，不能忍受自己这群人又一次被几个小伙子打垮的迪特癫狂地拔出了从黑市弄来的手枪，就在场面紧张到极点的情况下，白兰度一言不发的一步步走上前去，好像根本不知道眼前的枪口会随时射出致命的子弹，那种自信带来的无形压迫感反而让举着枪的迪特一步步后退，手也颤抖起来，在他面临崩溃，即将要扣下扳机的一刻，白兰度铁钳一样的大手牢牢抓住了枪身，轻而易举地夺了下来。

“以前大概不是，但最近我觉得他还是个正常男人。”肯尼的玩笑话让其余几个人大笑起来，对他们这几个多年的好友来说，白兰度交到女朋友比他打架时的神勇更加不可思议。

白兰度不在酒馆里，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就遇到了等候在那里的玛丽亚，同伴们立刻知趣地先行告退了，留下两个人此刻在路旁的长椅上坐着。

一头金黄色的短发，一双碧绿色的瞳孔，更重要的是整个人身上始终带着的淡雅气质，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名叫浅葱玛丽亚的少女都不应该是属于他们世界的一分子，而她和白兰度结识的经历也实在有些传统老套——在某个晚上，偶然经过的白兰度从几个流氓手里救出了玛丽亚，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向对女人看起来毫无兴趣的白兰度在那天回来后竟然表现得有些失常，令知道原因的同伴们称奇不已。

而当第二天玛丽亚居然找到这间酒馆来道谢后，肯尼事后表示他能理解白兰度的选择，内森则打赌说当时白兰度的表情绝对是他出生以后最丰富的一次，只有哈利一如既往冷静地帮忙不善言辞的白兰度应对着，总之从那时过去

的几个月的时间，玛丽亚都时常会如今天这样，出现在白兰度的生活里。

“总算是没有受伤。”玛丽亚的声音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沉默，“我今天和叔叔看到了你们又在打架。”

迎向眼前少女七分担心三分责怪的视线，白兰度低下头去：“对不起。”

“算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玛丽亚叹了口气，“你没事就好。”

尽管肯尼内、森他们经常猜测平时说话都是用最简单词汇的白兰度约会时要怎么办，但实际情况还真和他们的想像相差无几，即便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白兰度也很少主动开口，只有单方面的倾听和回答，更多时候他都是默默注视着对方的脸，仿佛这样就已经心满意足。对此哈利则评价说这就是白兰度的方式，勉强不来。

不知道这样算是他的温柔还是笨拙呢？玛丽亚偷偷想着，不禁又叹了一口气：“喂，白兰度，不要再去打架好吗？”她决定还是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可以让叔叔帮忙，给你介绍别的工作，你的话一定没有问题的。”

白兰度没有回答，事实上这也不是第一次，玛丽亚也同样知道他无法回答的原因。

“朋友……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一直到最后深夜白兰度送玛丽亚回家的时候，两个人也没有再对此说过什么，在十字路口处，玛丽亚的叔叔老远就等候在那里，而当他看到白兰度时，脸色同样沉了下来，白兰度显然也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受欢迎的客人，一早就停住了脚步，看着玛丽亚的身影和他一起消失在远处，彼此间好似还在争论着什么。

和他们几个一样，玛丽亚的父母也已经不在了，而收养她的叔叔杰斯特很讨厌他们这样的小混混，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玛丽亚和他们几个的来往，只不过看起来柔弱听话的玛丽亚只有在这件事上分外坚持，让她的叔叔生气之余也毫无办法。

再回到酒馆的时候，其余几个人都早早醉倒了，只有哈利依然在沙发上翻阅着东西，看到白兰度推门进来，他打了招呼：“哟，约会怎么样？”

白兰度没有回答，走过来坐在他对面，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哈利对此早就习惯了，同样举起了手里的杯子：“干杯。”

两个人的杯子轻轻一触，尽管大家都是一同出来混日子的同伴，但对于白兰度和哈利两个人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情要来得更加长久，早在同一间孤儿院的时候就彼此玩在一块，到现在有很多默契的习惯都是不需要言语配合就心领神会的。

“刚才上面有人传了话下来，希望我们和迪特不要闹得太大。”哈利像是漫不经意地说起这件事，“说到底，还不都是迪特那笨蛋自己来找麻烦。”

“上面”的意思，就是真正的黑道组织，和他们这些人不同，不管是哈利几个人还是迪特一伙，在对方眼里都不过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只要在所管辖的地盘下不惹出大麻烦，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胜负乃至死活。

“迪特那家伙今天又输了一次，以后估计也没什么人肯跟他混了，反倒是我们被上面这么传话，说明迟早会被人

重视的。”哈利有些兴奋的握紧拳头，另一只手端起的酒杯也晃动起来，“到时候加入组织也不是不可能，白兰度，我们一定要往上爬，你要帮我！”

白兰度看向哈利那有些狂热的眼睛，和在其他人面前总是装出一派冷静成熟的模样不同，在白兰度面前哈利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加入正式的组织，然后受到赏识，带领大家出人头地是哈利一直以来的梦想，而在其他同伴眼里，他也是天生要做大事的类型，哈利的头脑和白兰度的拳头是他们这个五人组合能在这里生存至今的保障。

只是这个梦想在几天后就受到了挫折，肯尼当天中午出去后就没回来，等再传来消息时才知道因为之前那件首饰的缘故，他被米兰达珠宝连锁店的人抓走了。

“切，早就告诉他不要信任那些情报贩子。”哈利有些懊恼地站起来回踱步，这一次的事情和以往不同，对方不是什么街头流氓，能在这个城市里做珠宝生意，和黑道必然有挂钩，对于肯尼这样身分的人，对方只要高兴，第二天街头就会多出一具冰冷的尸体。

“怎么办？哈利，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内森也知道这次的情况不同，即便如此他也对哈利抱有最后的希望，一旁的白兰度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这类拿主意的事他很少参与，要做的只是等待命令。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去把他接回来啊。”哈利脸上恢复了往常那份镇定，“走吧，这次可能麻烦点，乔尼斯，还是老规矩，看好家。”

“那个……哈利。”一头蓬松金发的乔尼斯有些畏缩地看过去，但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开口说，“我……也去吧，大家说好在一起……”

“你想什么呢？”哈利笑着把他推回去，“以为我们会送死吗？我们肯定会把肯尼带回来，所以你还是看好家做好饭等我们回来，记住，要做五·个·人的。”

哈利的言语和神态总是格外有说服力，哪怕知道他不过是装作出来的镇定，也能让看到的人增加不少信心，因此乔尼斯安心地点了点头。

同样是三个小时后，几个人再次带着比平时多三倍的淤青还有伤口倒在了路边，任凭大雨把他们浇个湿透，连最强壮的白兰度一时间也没有力气把大家扶回去，不过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因为肯尼也在身旁。

“那个混蛋老太婆……居然说是怕地毯弄脏才懒得杀我们……”哈利有气无力地咕哝着，“我们的命还不如那块地毯值钱吗？”

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哈利的言辞起到了说服力，也许像是还有心思开玩笑的肯尼刚才说的那样对方是看中了哈利的美色——总之这件事最终在他们肯交还首饰之后，每个人挨了一顿痛打后就此了账，比起之前预测最糟的情况来，已经是格外顺利了。

就这样躺了不知道多久，最先站起来的还是白兰度，他扶起了哈利，接着内森背起了被打得最厉害的肯尼，有些担心地看看他肿得不成人形的脸。

“没问题，最多躺上几天。”哈利咳了几声，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只要人活着就好，就当他受一次教训，回去吧，乔尼斯等得该着急了。”

几个人连扶带拉地朝着酒馆的方向走去，不管在外面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在那里，就能安心的喝上几杯睡一觉，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都平安无事，有事的却是看起来最安全的乔尼斯，被等的人回来了，等人的人却不在了，现实永远就是这么讽刺。

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乔尼斯倒下的身体也带着微温，他额前的弹孔却已经流干了鲜血，脸上带着一份震惊的神色，还有已经再也无法睁开双眼，几个人怔怔地望着这一切，一时间还无法相信失去同伴竟然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迪特的哥哥拉德，几天前从监狱里出来了，不是什么流氓，而是真正的杀人犯，和他那手里有枪也只是为了壮胆的弟弟不同，扣扳机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情，那天晚上他来到了这个酒馆，当时只有乔尼斯在，一切真的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一夜之间，哈利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和往常的争地盘斗殴不一样，这一次对方是真的要他们几个的性命，往常的情报贩子转眼间就成了出卖他们的人，几个人在大街小巷里东躲西藏，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心容身的地方。

“喂，哈利……你们走吧，我暂时不能动了。”内森捂着胸口从靠着的墙壁软软坐下去，“肋骨断了……这么下去会拖累你们的。”

“走，我们还能走去哪里？”哈利苦笑着，狠狠一拳打上墙壁，“那些家伙们都是见风使舵的混蛋，去哪里都会被他们通风报信的。”

几个人没再说话，他们也知道哈利说的是实话，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在下水道这种地方逃过一天是一天。

夜深了，受伤的内森和肯尼早早睡着了，只有哈利和白兰度两个人并肩坐着，彼此一言不发，到最后率先打破沉默的还是哈利。

“白兰度，我太天真了。”哈利苦笑着看向上方昏暗缝隙里透过的光线，“到最后，我们还是小混混，只不过一个敢杀人的家伙，就能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我从前一直觉得可以带领大家往上爬，有麻烦也一定找到解决的办法，每天过得开开心心，这就是想要的自由，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都根本是幻想，不过是没有本事的人在做梦……”

无论哈利说什么，白兰度始终一言不发的听着，很久之后，哈利慢慢低下头来：“好想自由……真不想死啊……”他喃喃地说道。

一支大手放到了他的肩上：“那就活下去吧，大家一起活下去。”白兰度终于说了他今天最长的一句话。

第二天，白兰度却突然消失了，大家开始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但随着外面雨下得越来越大，依然看不到半点迹像，哈利终于坐不住了。

“真是的，没想到白兰度也会搞这种事情，明知道现在这种情况还到处乱跑。”哈利警惕地探出头去看了看周围，然后挥手示意内森和肯尼出来，“现在叫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哈利，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内森和肯尼对视一眼，“那家伙可能在的地方只有那里啊。”

在四楼的一所房间里，杰斯特又拉开了窗帘看了一眼，从几个小时前，那

个男人就一直在一个地方等待着不知道何时的回应，雨势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对方始终如一尊雕像般一动不动。他皱了皱眉，推开门走了下去。

看到对方迎着自己走过来，白兰度张了张嘴唇，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对于这个第一次见面就直接说出反感自己的老人，他并不憎恨或是厌恶，反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尊敬。好在对方化解了这份尴尬，直接挥手要他跟过来："到这边来，不要让玛丽亚发现你在楼下等她。"

"我听说了你们的事了。"老人一开口还是那么直接，"你走投无路所以想到这里来寻求庇护吗？"看到白兰度的脸上依然毫无变化的表情，他重重跺了一下脚，"还是说，你想在死前见她一面。"

这一次白兰度终于缓慢地点了点头，老人叹了口气，从腰间伸出了双手，一只手里是一沓钞票，另一只手……则是一把枪。"拿着，然后离开这个城市，不要再回来，也不要再想玛丽亚的事情，你无法带给她幸福的。"

他其实并不反感眼前这个年轻人，活过大半辈子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年轻人的眼神还是十分纯净，即使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他也有着一些没有被磨灭的东西，然而……对于玛丽亚而言，他只会让她伤心。这个年轻人和过去的自己的一样，永远属于那边的世界，不属于玛丽亚身处的世界，自己用了太多的时间才从那个满是鲜血和杀戮的世界脱身出来，将成为孤儿的玛丽亚抚养成人，只要有半点可能，也不希望再次将玛丽亚卷入那个世界。

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如他所想一样，他应该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两人僵持之际，一辆轿车呼啸着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的两个人马上把枪口对准了白兰度。"找到了。"其中一个家伙狞笑着说。

拉德的人，白兰度居然还能冷静的想着，和之前不一样，对方不会犹豫着不敢开枪而错失机会，自己看起来马上要死在这里，看着对方慢慢用力的手指，他闭上双眼，努力让自己在最后回忆起玛丽亚的面容。

枪声响起，同时传来的还有刚赶到的哈利他们的呼喊声，白兰度睁开双眼，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毫毛无伤，开枪的竟然是身旁玛丽亚的叔叔，对方两个人手里的枪都被打掉，彼此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枪法娴熟的老人。

"滚回去，以后不要再找这个年轻人的麻烦。"老人平静地说。两个人才反应过来，跳上车落荒而逃。哈利等人也出来跑向白兰度。

老人放下枪，冲着旁边还有些惊呆的白兰度笑笑："怎么样，还宝刀未老吧……"

声音和微笑戛然而止，白兰度几乎分不清枪声和老人胸前的弹孔哪一个更先出现，中了枪的老人像是要难以相信这件事一样向前走了一步，然后身体无力的向前倒了下去，一双眼睛牢牢望向天空。

"玛丽亚……"那是他最后念出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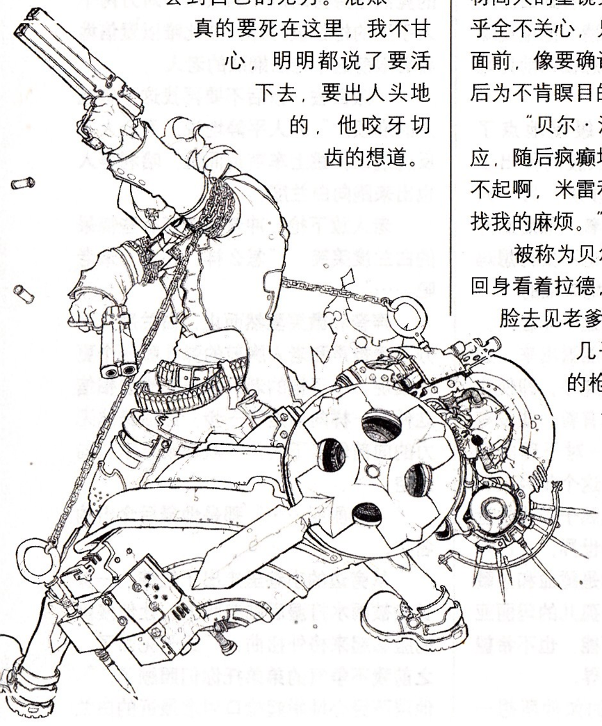
从旁边的小巷里走出了拉德，一头长发被雨水打湿后贴在脸上，让他瘦削的脸看起来格外扭曲："终于见面了，之前我不争气的弟弟托你们照顾了。"他漫不经心地举起枪口对准最近的白兰

度，“现在，享乐时间要开始了。”

白兰度没有抬起头，他一直半跪着看着老人的遗体，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拉德突然怒吼着“不要无视我啊”把他踢飞出去，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同伴关切的叫声也传不到他的耳畔，整个人如同死了一般。

“切。”拉德看着这个情况，厌恶地骂了一句，“一点都没趣，不然还是先从你开始，哈利少爷？”他把枪口指向了哈利。

哈利盯着朝向自己的枪口，一向睿智的大脑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头一次体会到自己的无力。混账……真的要死在这里，我不甘心，明明都说了要活下去，要出人头地的，他咬牙切齿的想道。



枪声再度响起，同样的刺激终于令白兰度抬起头来，一个巨大的身影挡在了哈利面前，是内森，然后又是一声枪响，这一次是肯尼，两个人一前一后倒在冰冷的水洼里，同伴的逝去终于令白兰度从茫然中清醒过来。他本能地朝着哈利扑了过去，第三枪因此打在了他的肩上。

“感人的兄弟情谊啊。”拉德嘲讽一般地笑着，“不过不用急，这一次我会连开两枪送你们两个一起走。”

正当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又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而过，和方才一样停了下来，这次从车上下来的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墨镜男人，对于现场的情况似乎全不关心，只是径自走到老人的尸体面前，像要确认什么一样低下身去，最后为不肯瞑目的老人合上了双眼。

“贝尔·沃肯？”拉德率先有了反应，随后疯癫地狂笑道，“这可真是了不起啊，米雷利的干部大人物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

被称为贝尔·沃肯的男子站起来，回身看着拉德，然后点了点头：“没有脸去见老爹了，只好我来解决。”

几乎是同一时刻，两个人的枪彼此扣下了扳机，身体也同时启动，闪避，反击，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胜负也很快分出，拉德捂着胸前的伤口跪了下去，一只手还想要捡起掉落的枪，但是贝尔并没有像新手一样给对方机会，连续的枪声响起，拉德抽搐了几

下，瘫痪在地上。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哈利和白兰度两个人从头到尾都只能呆呆地旁观着，确认拉德死亡后的贝尔·沃肯也同样无视他们存在一样径自离开，只有在经过他们身边时，才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同伴的仇，你们自己去报吧。"

很久之后，哈利的面容才变得渐渐狰狞起来。

"不要……求求你饶了我……"迪特的身子抖如筛糠，满脸恐惧的神色，在他脑门上抵着一只手枪，哈利和白兰度两个人正面无表情的站在他的老巢里，周围是倒下去的几个仅存的手下。

"你从我们这里夺去了太多的东西。"哈利的脸已经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只不过最熟悉他的白兰度能察觉到那眼神后隐藏着的冷漠和疯狂，"但我不会要求你偿还，我只是来给你另一样东西的。"

"死亡。"手指轻轻扣下了扳机。

那一夜的雨下个不停，从那时起，白兰度觉得自己和哈利都有了改变，他们失去了肯尼，内森和乔尼斯，失去了这个城市里面的回忆，但只有两个人的他们变得更加令其余人畏惧，走在街头时其余人也会本能地察觉到什么而闪到一旁，白兰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只是按照哈利的指示去完成一件又一件的行动，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暂时忘记某些事情。

从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再见过玛丽亚，也鼓不起勇气去见，甚至无法想像她得知事实后的场景，只是从某些渠道得知，她被她叔叔的老朋友收养，这个消息足以令他放心。如果不是因为哈利还在这里，他几乎真的想过就此离开。

"喂，白兰度，知道米雷利吧。"

白兰度无声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正在公墓前祭拜逝去的朋友们，这是他们每周的惯例。哈利所说的米雷利，就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黑手党，拥有的势力远超一般人的想像，玛丽亚的叔叔杰斯特似乎从前年轻时就和米雷利的干部有过来往，这大概是那一晚贝尔·沃肯会突然出现的理由。

如果自己不是那么不善言辞，也许能更早从那个老人口里了解到更多，也许能早些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白兰度第一次这么后悔自己的木讷。

"我这段时间知道了不少米雷利的事，我想……"哈利这句话还没说完，白兰度突然伸手把他拽倒，一发子弹擦过他头发打在墓碑上，溅起一片火光。

"那群混蛋。"哈利很快反应过来，骂了一句。藏在墓碑后面的他们能看到四五个人正包围了这所公墓，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个人锋芒毕露，虽然威慑了不少人，但也得罪了不少人，眼下看起来就被对方抓准了机会，利用这个时机来算帐。

人数和火力上的差距都是明显的，加上墓地四面空旷，两个人只能且战且退，正当他们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突然枪声停住了。

"搞什么鬼？"哈利有些怀疑地探出头去，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公墓旁边停了几辆黑色的桥车，和那晚一样打扮的几名黑衣人手里举着手枪乃至冲锋枪，从外侧反包围了这几名刺客。

"这里是老板一位老朋友安息的地

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为首的一位男子举着枪一步步走过来，和当时白兰度给予迪特的压力一样，虽然手里也有武器，其中的一名青年只能看着对方慢慢把手放到自己肩膀上，像个老友一样和自己打招呼，只不过那话语背后的含义绝非字面意思的亲切。

“想想你们的家人，亲戚还有朋友，不要和组织作对，然后好好做些有意义的事。”每说一句，被挤到一起举起手的几个人只有点头，等到看到对方并没有为难自己的意思，才如蒙大赦一般迅速逃走，男子若无其事把枪放回上衣口袋，看向站起身来的哈利与白兰度。

“为什么要救我们？”哈利难以置信地问道，两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米雷利的人突然出现，他几乎要怀疑这是不是单纯的巧合。

“你没必要知道，告辞了。”男子说完就打算转身离去，但是哈利像是不肯错过机会一样冲上前去：“我想要加入米雷利。”

男人仔细打量着这个满身尘土，又一脸自信的毛头小子：“恐怕你没有这个条件。”

“我可以做到，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我会给组织证明我的用处！”

白兰度在背后有些发怔地看着哈利，认识这么久，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哈利露出这种眼神，是即使在孤儿院里面对稀罕的玩具时，在酒馆里遇到打扮入时的美女时，在黑市遇到廉价转手的珠宝时都不曾有过的执着和兴奋。

那天晚上，他们转瞬就对派来刺客的主使者扫荡了回去，同时那也是对方留给哈利的第一个考验，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整晚没睡的哈利看起来有些疲惫，但当黑色轿车在远处渐渐浮现时，他的眼神立刻清醒过来，燃烧起狂热的火焰。

轿车停下了，男子透过半摇下的车窗看向哈利，对他手里的战利品视而不见，只是指了指后面的座位：“想跟上来的话就上车。”

哈利兴奋地拉开车门，却又想起什么一样看向白兰度，从刚才起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哈利抱歉地笑了笑：“对不起，要你一直陪我到现在，再见了，白兰度。”

白兰度却出乎哈利意料一样摇了摇头，然后跟在他旁边拉开了另一侧的车门，坐了进去。

哈利的表情先是茫然，然后笑了起来，即便已经明白了这就是白兰度表示关心的方法，他还是没有想到他会真的决定跟着自己一起，他伸出手握向白兰度的大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轿车缓缓驶动，向着街道的另一处尽头开去。

GUNGRAVE 二

米雷利，这个城市最大的黑手党，通常被简称为组织，成员大概有八千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人左右是组织的高层干部，是被组织首领"老爹"认可的"家族"成员，组织插手多种生意，从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

这些简单的事情对于这个城市在黑暗里活动的人们来说，几乎算是常识一样，只不过即便白兰度已经算是米雷利的成员之一，对于组织的了解，所知道的也仅限于这些而已，要说有什么特别，大概就是他知道了那天带领自己和哈利进入组织的男人名叫兰迪，是家族成员之一。

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特殊照顾，加入组织后，白兰度被分配到西区的一间旧楼改装的办公室里，帮助那里的老大威基打杂，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关注电视上面的赛马消息，在结果出来时，根据情况向那些需要钱的人放高利贷或是讨债，宛然有规律又正式，和上班族的生活也没什么两样。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不善言辞的白兰度接电话时经常不知道如何应答，但追捕那些欠钱不还的主顾时则是一把好手，也让起初看他不顺眼的新伙伴很快接受了他的风格。每到月底，白兰度就会跟随威基到总部去把收上来的钱交给上一级的干部，再领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也就在第四个月，他意外地遇到了哈利。

两个人并没有安排到同一个地方，也就难得见上一面，之前只是从肯尼等人墓前偶尔新增的鲜花才能了解到哈利现在还存在于这个城市里，和看上去同几个月前完全没有改变的自己不一样，哈利的打扮更加正式，一身洁白的西服加上领带让他看起来更加像个成功人士，看到白兰度后，哈利笑了起来："哟，忙完喝一杯去吧。"

跟着哈利来到他熟悉的一间酒吧，白兰度多少还不太习惯这种和当初小酒馆完全不一样的喧嚣场所，而哈利像是驾轻就熟一样坐到了往常的位置，同时也为白兰度介绍了几个新名字：鲍勃、李。他们都是哈利新结识的组织里面的朋友，而对他们来说，哈利同样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像，一个加入组织几个月的新人，很快就在组织里面打响名气，行事手段也有一套，这都是让他们决定跟在哈利这边混的原因。

像当初肯尼他们认为的那样，哈利天生是做大事的人物，看着眼前正兴奋不已的谈起米雷利最近参与的一笔笔大生意的哈利，白兰度默默地想着，这种场所和身分才是最适合他的，过去在乔尼斯的小酒馆大家一起喝酒时，他的表情也只是单纯的开心，而不是现在这种兴奋和享受。

"喂，白兰度。"在回去的路上，离开时一脸醉相的哈利这个时候全然没有醉意，"刚才不方便说，但是我真的认为，米雷利是个了不起的组织，知道吗，我这几个月经手过的买卖，随便一桩就有一千万的利润，一千万呀！"

白兰度并没有太惊讶，就算他这边

的高利贷生意，每个月交上去的数额也是从前难以想像的数字，米雷利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怪物。

“我要往上爬，现在还不成，组织里我依然是个新人，只有得到老爹的赏识，才能有机会进入家族，成为高级干部，所以，白兰度。”哈利停下脚步，满脸期待的看着白兰度，“过来帮我吧，和刚进组织不一样，现在我可以把你调过来的，凭你的本事一定有机会出人头地的，在那边收债是没有前途的。”

白兰度跟着停下来，却没有向往常一样马上点头摇头作为回答，而是继续保持沉默。

“算了。”过了好一会儿哈利叹了口气，“我也知道这不符合你的个性，那天你会跟我一起来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他伸出手摸了一支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烟后再吐出来，“是为了玛丽亚吧。”

那个名字让白兰度浑身颤抖了一下，哈利说中了他的心事，当时他选择坐上那俩轿车，不仅仅是因为哈利是他这个城市里仅存的朋友，更因为他有一种感觉，只要留在这里，也许总有一天能再见到玛丽亚，就算不能见面，至少自己和她在同一个城市，这种想法成为了他心底最后的安慰。

看到白兰度那张脸少见的神情变化，哈利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摇了摇头，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狠狠踩灭，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条：“这是玛丽亚现在就读学校的地址。”

白兰度本能地伸手接了过来，哈利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的心沉了下去：“本来不想给你看这个的，但是不说不行，玛丽亚现在住在老爹的家里，明白吗，就是我们米雷利的老板啊。”

不去看白兰度的脸，哈利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虽然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的玛丽亚和组织已经有了关系，也是家族成员之一，所以你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转过身去走向十字路口的另一侧，最后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到怔在那里的白兰度耳朵里，“好好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话吧，为了你也为了我。”

第二天在当地一所大学门口，从清晨开始一个看似形迹可疑的高大男人就徘徊个不停，好几次都几乎让警卫来把他轰走。

这个人当然就是白兰度，从哈利手里拿到地址后，整个晚上他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来到了学校附近，只要远远见上一面就好，他用这个想法来说服自己，能在远处确认她平安，这就足够了。

“白兰度？”一个熟悉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所有念头，他抬起头，玛丽亚正站在他前面，甚至来不及让他找地方躲起来。

数个月后的再度见面，当一切到了不能逃避的时候，白兰度发觉自己反而没有当初想像的那样不知所措，在旁边的一间咖啡厅里，两个人像当初一样，交谈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像有默契一样，没有提及过这段时间的许多事情，在告别回家的路上，白兰度再次确认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自己和玛丽亚在同一个城市，这已经足够了。

米雷利的行动一如既往的迅速，

仅仅隔了一天，白兰度就收到了来自上面的警告，要求他不要再去那所学校附近，正当他以为自己又要再一次和玛丽亚说再见的时候，第二个消息接着传来，却是来自组织高层的一封邀请信。

站在效外一间庄园的小屋里，即便是一贯面无表情的白兰度也多少带了几分紧张神色，毕竟眼前这个戴着墨镜，看上去一脸慈祥的老人就是组织的最高首脑，也是一手创办米雷利的人——“老爹”。

如果哈利知道自己能和老爹这样见面，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白兰度不由得这么想道，不管怎样，现在站在这里的要是哈利的话，一定不会像自己这样坐立不安，只不过就算是哈利大概也想不到，老爹没有问他玛丽亚的事情也没有问他自己的事情，而只是要求白兰度和他一起去钓鱼。

白兰度没有钓过鱼，同样也不曾想过自己会和老爹一起钓鱼，但这个下午他确实发现了钓鱼的乐趣，对于他这样一个习惯沉默等待的人来说，钓鱼确实是再适合不过的活动，而这个下午他的最终收获不光是水桶里的一条鱼，还有老爹所讲述的许多过去。

杰斯特的老朋友就是老爹，所以为了完成杰斯特的遗愿，老爹决定收养玛丽亚，也从此不可避免地为她带来麻烦，为了她的安全，她和老爹的关系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也是白兰度被禁止和玛丽亚在学校附近见面的原因，作为弥补，在几天后，白兰度就被再次邀请到别墅里，在那里他又一次见到了玛丽亚。

老爹不希望玛丽亚和这边的世界有过多接触，白兰度也因此隐瞒了自己的现况，只说是在朋友的一间公司里帮忙生意，这大概还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说谎，不过看起来玛丽亚并没有起疑，对于白兰度不再插足危险的世界，她显得格外高兴。

“喂，白兰度，几天后有一个酒会，到时候你也来吧。”看到她的笑容，白兰度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守护，这是米雷利的宗旨，白兰度在回去时不禁想起了这句话，上司威基在和自己闲谈时说起过，老爹在和自己钓鱼时也说起过，在这个城市还是一片荒芜时老爹就来到了这里，从一无所有开始奋斗至今，为了守护身边的事物创建了米雷利，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组织壮大的同时，要守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这也正是组织干部被称为家族的用意。

孤儿的白兰度并不明白家族的含义，但如果是玛丽亚，他想他能理解那份守护的心情。

几天后的酒会上，发生了一桩意外，来自敌对组织闪电的杀手混进了酒店里，在他的枪口对准老爹的瞬间，偶然出现在那里的白兰度及时冲过去挡在了老爹身前，那一刻他脑海里出现的只有不久前看到的玛丽亚的礼服姿态，和自己穿着西服也不相衬的长发比起来，果然她才是天生适合这种场所的，白兰度这样想着，然后昏迷了过去。

死神这次并没有带走白兰度，年轻健康的身体很快战胜了伤口，因为这份当之无愧的功绩，白兰度被组织提拔上来，成为哈利身边的帮手，伤好后的白兰度看上去没有多大改变，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沉默寡言，只不过这次他不但没

有拒绝工作的调动，反而主动开始练习射击。

"那家伙是天生的枪手。"指导过他的贝尔·沃肯一次看过白兰度练习射击后，曾经私下里在和哈利闲谈时这么评价过，而哈利只是耸耸肩，表示这不意外，和钓鱼有些相似之处的是，射击同样需要一双稳定的手，一点判断目标的眼力和一份抓住机会的耐心，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白兰度很快成为这方面的佼佼者。

头脑和双手，像那时在底层闯荡一样，哈利和白兰度两个人再一次以自己的默契合作开始了奋斗，而在他们身边还有擅长情报收集的鲍勃，制定计划的李，加上一次行动中折服于白兰度的枪法和哈利的气度而加入的杀手九头文治，这群人很快在组织里也是声名鹊起。

"看呐，白兰度。"哈利掩饰不住兴奋之意把两张邀请函放到白兰度前面，"家族成员集会的邀请函，我们做到了，明天老爹肯定会正式把我们当作家族成员介绍给大家。"

白兰度露出难得的微笑，是为了自己这个好友终于达成心愿而高兴，在起初他多少担心过哈利会要求自己拜托玛丽亚向老爹说些什么，但看起来哈利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没有让他为难，现在哈利同样靠着自己努力爬到了这个位置。

"干一杯吧。"哈利取出一瓶陈年威士忌和两个杯子，"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明天还是穿的正式点。"

哈利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当着其他家族成员的面，老爹正式宣布了哈利·麦克多韦尔和白兰度·希特成为新的家族成员，虽然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就成为干部是组织历史上的头一次，但这段时间来他们做出的事情也的确令人无话可说，因此很快大家就以掌声通过了这份决定。

这次酒会上，两个人也见到了不少之前没有机会接触的家族成员，哈利在这种场合显得如鱼得水，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很快就和一个个人像老友般攀谈起来，相形之下白兰度的表现比以往更加笨拙，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就找不出任何话题可以聊下去，看到他这样子，一些本来想结识的人也知趣的转向哈利那边，他随后走到一旁，靠在树上想着心事。

"可惜现在不方便钓鱼。"一个声音在白兰度背后响起，他猛地回过头，发现正是老爹。

"不用介意，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合，我年轻时候也不喜欢，哈利就不一样。"他看向正和一个褐色皮肤的女孩搭讪的哈利，"那是雪莉吧，想不到转眼间都这么大了，看起来似乎对哈利印像不错，贝尔该担心了。"

白兰度跟着老爹的视线望过去，依稀还记得方才介绍时说起过，这位名叫雪莉的少女是贝尔·沃肯的女儿。果然很快贝尔就走了过来，拉走了显然还想多说一会儿的雪莉，哈利只能无奈地挥手告别。

看着这出好戏，老爹笑了笑："贝尔一直不太喜欢哈利，觉得他太有心计，不过看起来他女儿不这么想。"

"哈利很能干。"白兰度低声说道，他不太清楚哈利是否真的会对雪莉动心，不过如果是的话，他希望自己能

为朋友说上两句好话。

“我知道，不然今天你们也不会在这里。”老爹看向再次陷入沉思的白兰度，“别说别人了，你呢，最近你都没有来看玛丽亚，她很想念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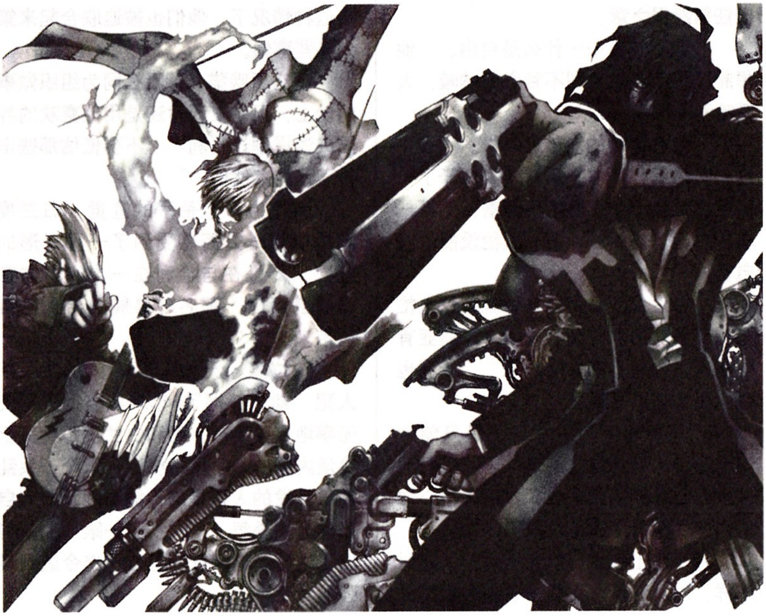
“工作很忙。”白兰度言不由衷地回答道，这句话并不是真心话，和从前相比现在的任务虽然确实变得繁多，但也不是抽不出半点时间，只是每当他空闲下来想要出门的时候，耳边还没散去的枪声和呼吸间血腥的味道就在无形间拉住了自己，把他推往相反的方向。

回去的路上，哈利还在有些兴奋地向白兰度讲及今天集会的收获，而一旁的白兰度还是有一听没一听的应和着，在老爹今天提及玛丽亚的事情后，他再一次涌起去见面的想法，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主动向哈利申请了新的工作。

这种心情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但并非负面，连在他身边的九头文治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下白兰度的可怕。就在方才，自己足足三个小时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的目标被赶来的白兰度透过窗帘一枪击毙，仿佛单凭直觉一样明白子弹必然会命中。

“那家伙是怪物吗？”看到目标到死也不相信的扭曲面容，九头文治自言自语，在刚加入组织时他还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赢回来输掉的那一战，但随着时间流逝，他发觉自己面对这个被称为大哥的人，心情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敬畏。

确认，瞄准，射击，然后开始下一次任务，白兰度觉得这就是自己现在



生活的一切，玛丽亚在老爹身边会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所以自己只要守护就好，守护组织，守护老爹，也就是守护玛丽亚，所以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只有确认，瞄准，射击。

“别再把脏活一个人揽在身上了。”又一次任务结束后，贝尔·沃肯这样对白兰度说道，他不喜欢最近和雪莉来往愈加频繁的哈利，但是对于哈利身边这个沉默寡言的白兰度，他并不反感，“做事可以再率意些，自由地做事情就好。”

白兰度望向身边这个从年龄和资历都足以作自己师长的家族老成员，自己刚刚杀掉的人是他多年的好友，但因为违背了组织纪律必须得到处罚，而最后还是自己代替下不了手的贝尔·沃肯扣下了扳机，此刻在葬礼上，对方却看不出任何怨恨之意。

“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想起了那个夜里哈利不甘心的呐喊，大概哈利能明白。

“你和年轻的老爹还真像。”丢下这一句话后，贝尔·沃肯转身离开了，留下白兰度一个人继续思考着，他再一次的想起了玛丽亚，这一次他没能战胜自己。

“白兰度，公司的事情就真那么忙吗？”面对相隔好久的见面，玛丽亚有些高兴之余也不禁怀疑起来，“哈利也是，根本都见不到面。”

“对不起。”白兰度还是只能木讷地回答。看到他这副老样子，玛丽亚多少安心地笑了起来：“本来还担心你的，但现在看你还是老样子。”

那个晚上和每一次两个人在一起时一样，玛丽亚单方面的讲着各种事情，白兰度则是一个专心的听众，听着她讲述学校里面的各种小事，而当玛丽亚说起毕业后希望找一份工作早些独立，不再依靠老爹的时候，白兰度才首次觉得，时间在不觉中已经流逝了太多。

“喂，白兰度，到时候不如介绍我去你们的公司吧，我们就能常在一起了。”

玛丽亚的声音回荡在白兰度的耳边，他摇摇头，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脑海中驱除开去。

成为家族成员的哈利扩展了更多的人脉关系，而他的手腕在更高的位置上也就显得更加灵活，一改以前米雷利的某些作风，不仅是黑道生意，连许多正规商业公司也被纳入米雷利的体系之下，敌对组织的生存余地越来越狭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被迫联合起来策划某些事情。

“穷鼠啮猫。”看在同为组织做事的份上，贝尔·沃肯还是用他喜欢的异国成语提醒过哈利：“不要低估那些走投无路的家伙们。”

而作为一个杀手的直觉，白兰度则是从另一方面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是在与哈利在一次和对方在酒吧会面时，那名野兽般的男人给自己带来的。

布拉德·沃，杀了327人的超级杀人犯，却只关押了8年就从监狱里平安无事地走了出来，而和白兰度那种完全冷漠内敛的杀手风格相比，那个一头乱蓬蓬红发的人则是毫不掩饰地释放着自己身上的杀气，只对视了一眼，他就得出了结论，这个家伙是自己迄今遇到最强的对手。

会面的现场没有直接发生冲突，但对方的反扑很快到来还是超乎哈利的预料，接连几天，好个据点都被对方连根拔起，而且有几个已经布置了足够的人手，但从现场断续传回来的惊恐声音则讲述着难以置信的事实："那些家伙……怎么打都不会死……还能站起来……啊。"

"混账，什么不会死的怪物！"哈利一拳捶到桌子上，"怎么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确实很荒唐，白兰度也不愿相信，但是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他和九头文治两个人正被十几名这样的怪物逼上了绝路。

在对方展开行动之后，他们就在街上盯住了布拉德，随后就是一阵闪电般的街头枪战，但最初被白兰度击中要害的杀手很快就若无其事的站了起来，无论给他们身体造成多少伤害，整个人依然能像具僵尸一样诡异地行动，到最后甚至根本不在意什么闪避和动作，就是凭借打不死的身体一点点把两个人包围起来。

"怎么样，小哥，我的部下很结实吧。"布拉德的语气听不出是夸耀还是嘲讽，好似只是在宣告这个事实。

白兰度没有回答，对方似乎并没有马上结果他们的意思，他盯住对方高大的身体，思考着擒贼先擒王的可能，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既然部下有这那种打不死的身体，很可能这个人也是一样，但他也不想单方面作一个听众听他说些什么鬼话，眼前的人不是玛丽亚，也不是哈利。

"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白兰度直截了当地发问。

"很简单，要你去拿一样东西。"布拉德转着手里的枪口，"你们首领老爹的脑袋。"

白兰度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犀利起来，但是布拉德毫不介意地继续说了下去："不用这么紧张，小哥，看到你的时候就明白，你和我是一类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天生的杀手，什么名誉金钱这些都是多余的附赠品罢了，到我这边来，我保证你不会无聊，连这具打不死的身体也可以得到，不是很有意思吗？"

明天凌晨零点，二十八号仓库，留下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对方就径自带着人离去了，甚至不打算留下人质作为抵押，也许觉得不起作用，也许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自信，白兰度扶起受伤的九头文治，他也同样听见了刚才的对话。

"大哥，不要背叛。"在告别时，九头文治头一次这么对白兰度说，白兰度还是没有回答，他现在有另外要去的地方。

站在远处，白兰度看到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在别墅门口停了下来，管家过去拉开车门，玛丽亚从车上走了下来，白兰度一动不动凝视着那个身影，像是要把那份影像永远刻在视网膜上一样。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到玛丽亚了，他这样想着。

哈利并不知道白兰度那边发生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情报网被对方的反扑破坏得很厉害，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从李提供的线索，他多少搞清楚了那些僵尸怪物的由来，并且顺藤摸瓜找到了进行实验的实验室。

“复活死人的实验？作为不死战士的副产品？”哈利翻阅着一份又一份的资料，“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些实验品，我一定以为这些是编出来骗小孩子的。”他转向一旁的实验室负责人，“能做到这一步，你也的确称得上天才，时冈博士。”

“我只是个把灵魂卖给恶魔的疯狂科学家而已。”一身白衣的时冈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现在你要怎么做，毁了它还是利用它？”

“不不，为什么只有两个选项。”哈利笑了起来，“你只要继续你的研究就好了，不过这一次资金由我来提供，至于要怎么样，那是之后考虑的事情。”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九头文治打来的，一接过电话，里面焦急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哈利，大哥……白兰度一个人”

……

“就你一个人！”布拉德怒吼的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起来，“说好的东西呢！”

白兰度的回答则是手里两支从口径而言与其说是枪更像是火箭炮的巨型机枪，卖给他的老板告诫过他这武器的后坐力让它一般是架在车上用的，但这是现阶段他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了。

“有意思，交涉决裂了吗。”怒极的布拉德反而笑了起来，“但我没想到小哥你会对那个米雷利忠心到连命都不要的地步，为了什么？”

“守护。”白兰度的回答言简意赅。

“守护？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守护的？”布拉德的示意下，十几名现在只能称为怪物的尸体杀手从角落里走了出来，缓缓形成了对白兰度的包围。

“有的，所以从现在起这里将会变成战场。”率先扣下扳机的还是白兰度，大口径的子弹带着呼啸声飞向最近的一名僵尸。

当哈利等人赶到时，距离仓库老远就能听到轰鸣一般的枪声，而仓库里面也已经真正成为了地狱一般的景像，箱子的碎片，崩塌的水泥块，加上满地的弹壳让整个地面变成了一个浓缩的沙盘地形图，白兰度半倚在最后一个完好的箱子后面，大口喘着粗气，脸上已经溅满了鲜血，有别人的，也有他自己的。

“做得漂亮，小哥，但这真的是最后了。”布兰德扫视着倒下去的七具不成人形的肉块，白兰度的想法没有错，就算是不死身的怪物，依靠行动的尸体本身被打烂后也就无法再度动起来，所以他选用了大火力的武器，力图粉碎尸体的手脚，这家伙果然是个天生的战斗专家，在这种不利局面下还能完成这个成绩，布兰德这么想着，“虽然不能让你做手下有些可惜，但我保证你的尸体会成为新的一员。”

“那可不行，白兰度是我这边的人。”仓库外面，哈利一行人走了进来，布拉德狞笑着回过头：“帮手吗，但是你们多了几个人又能怎样？”

哈利身旁的人纷纷举起武器，但多少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和怪物作战，不是每个人都有白兰度的决心，而哈利则是一脸平静地伸出手指向布拉德身后：“时间到了，看看你的僵尸军团。”

如同魔法宣告一样，在这一刻，布拉德身边打不死的怪物像是被抽空了气的玩偶一样萎缩着瘫痪了下去，手脚抽搐地扭曲成不可思议的角度，却连任何

声音也发不出来，布拉德惊异地看着这一切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你……你这家伙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只不过是时间到了，你大概还不知道，第一批的僵尸并不成熟，只有一周左右的活动时间，顺便告诉你，你的同伴也已经被解决了，现在是你输了。"

听到哈利说出事实真相后，很快就从短暂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布拉德脸上再次露出残酷的笑意："结束了吗？"他看看前面的枪口和后面走出来的白兰度，"这样还不够啊，在最后的最后，必须放一个大烟花才成。"他突然从手里掏出一个带着注射器的药剂瓶，直接扎进了自己脖子。

所有人一下子都呆住了，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哈利，"开枪，快开枪！"其余人这才清醒过来，纷纷扣下扳机，子弹如雨一般射向布拉德的巨大身躯，把他打得连连后退，但始终摇晃着，没有倒下去，接着的几秒钟，药剂发挥了作用，身体膨胀起来，伤口也很快停止了流血，僵尸化完成了。

新诞生的怪物单手抓起了两米高的集装箱，直接朝着前方砸了过去，轰的一声，烟尘四散。

"这怪物。"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躲开碎片的哈利咒骂道，一瞬间他转过了好几个念头，是暂时撤走还是呼叫援兵，这样会不会让其他家族的人小看自己的能力，但烟雾散去后，他猛然发现布拉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自己前面，一双手慢慢伸了过来。

同样来不及做任何反应，甚至来不及闭上眼睛，白兰度便从旁边扑了过来，以惊人的气势把巨大的怪物扑倒在地，在他再度想站起来之前两只巨大的枪口已经抵住了他，白兰度以一贯冷静的眼神死死盯住，然后双手紧紧合拢，无论身下的身躯如何挣扎，无论枪支的后坐力多么强大，他的一双手始终在轰鸣和火光中保持稳定。

当一切真正都停止下来后，即便是僵尸化的布拉德也已经看不出任何活动的迹像，甚至看不出这曾经是人类的痕迹，在满地的鲜血和肉片中，白兰度双手终于松开了武器，跪在地上，整个人身上也沾满了血肉的碎片，连一旁的哈利也觉得有些眩晕。

对于白兰度自己而言，他的耳朵也同样被刚才近在咫尺的一连串枪声震得麻木，回音不断，始终在他耳边敲打个不停。

已经再也听不到玛丽亚的声音了，他想。

GUNGRAVE 三

晚上十点钟过后，酒吧的生意越发红火，酒保汤普森来回忙碌的频率也大大加快，等他把手里的一个杯子放回去，才发现有个位子又多了一名客人，他皱皱眉头，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

“先生，这个位子是老顾客预定的，方便的话还是……”那个男人抬起头的面容让他揉了揉眼睛仔细打量了几下，才不敢置信地发出疑问：“白……白兰度先生？”

“哈哈哈哈。”哈利大概很久都没有笑成这样了，不过今天一整天他的心情看起来都不坏，“刚才在家族会议上，那些老家伙们也是要等到你介绍时才敢相信，我敢打赌这几天的情报话题都是你的新形像排名第一，对吧，鲍勃？”

从前认识白兰度的人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的确都会不敢相认，即便是和玛丽亚参加舞会时也不梳理的长发现在被彻底剪掉，前额头发也被整齐区地梳往后面，鼻梁上多了一副四方眼镜，加上定做的西服领带，整个人焕然一新，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文员。

“想做的话不也还是做得到么，白兰度。”哈利吩咐酒保把酒送过去，即便在大家私下里聚会时，白兰度也还是保持职业习惯，一个人在全酒吧里最有利的位置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玛丽亚看到的话不知道怎么评价，哦，不好意思，我失言了。”他抱歉地一笑。

在上一次的事件之后，两个人在组织里的地位又有了变化，在别人眼中哈利已经从组织的后起之秀变成了组织强有力的基石，依靠他的努力，组织的地盘实力急速扩张，虽然手法颇受争议，但功绩摆在那里也让人无话可说，另一方面，白兰度作为现在组织，或者说黑社会最可怕的杀手，被单独命令领导一批年轻人作为组织的一支特殊力量，每次的家族会议上，两个人的报告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在首位。

鲍勃，李，九头文治，当然还有白兰度，这些人在明眼人看来都是围绕哈利为中心形成的团体，而哈利也不介意别人这么认为，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这间酒吧集会。

“哈利，时间快到了吧。”李提醒道，在这些人里面，这个人也许是最特别的一个，白兰度并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但是在前一阵的那起事件里，出卖组织成员情报的人就是李，哈利最先发现了这点，但是没有汇报给上面，而是单独约出来见面，之后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旁人并不知晓，只是从结果来看，李的反戈一击让哈利重新夺回了主动，也重新赢得了这个得力的手下。

“对了，我一会要去和雪莉见面。”哈利轻佻地吹了声口哨，虽然贝尔·沃肯一直在反对，但雪莉本人的意愿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两个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是组织里公认的一对，而一贯风流倜傥的哈利在和雪莉交往后，也一扫常态的洁身自爱起来，连周围这些

死党都找不出他半点毛病，今天晚上除了雪莉之外，贝尔·沃肯也会出席这场晚宴，看起来是要正式摊牌了。

哈利离开后，这场聚会也就无疾而终了，白兰度和九头文治两个人则到最近的射击练习场去完成每日的功课，看到哈利离开时的神情，就算贝尔·沃肯再怎么不情愿，相信他也有办法说服对方把女儿放心交给他，尽管在其他人眼里，都认为哈利是为了拉拢贝尔·沃肯才接近雪莉的，但只有白兰度这么觉得，这次哈利大概也是认真地喜欢雪莉。

不过，也许这是错觉也说不定，自己本来就不懂这些东西，白兰度这样想着，然后扣下扳机，看着子弹准确地命中靶心。

第二天哈利和雪莉订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组织，老爹当然也是第一批知道的人，他放下手里的鱼竿，多少想起了这对年轻男女最初见面时的场景，也想起了那天一旁落寞的白兰度，距离上一次他来这里，又已经是不知道相隔多少时间了，他觉得自己也许应该做些什么。

“玛丽亚，最近白兰度和他朋友的公司业绩不错，这也是他忙起来的原因。”在夕阳下，老爹并不想这样欺骗自己的养女，只是他和白兰度一样，找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我打算让他们加入我的公司，这样你们就能常见面了，怎么样？”

玛丽亚没有回答，老爹疑惑地看过去，他的直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是想让白兰度……继承组织吗？”玛丽亚平静的声音让老爹手里的鱼竿颤抖了一下，一条大鱼因此跑掉了，他干脆松开手，看着钓竿慢慢滑进湖里。

“是吗……原来早就瞒不下去了吗……”

“叔叔的事情，杰斯塔叔叔的事情，还有白兰度做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了。”玛丽亚低下头去，像是在叙述和自己无关的事，“最初是怀疑，但之后作了调查，也就明白了一切，当最早白兰度来学校看我的时候，他就加入组织了吧？”

老爹默认地点了点头：“你恨我吗？”他问道。

玛丽亚摇了摇头，泪水却已经从她眼角滑落。

“他加入组织，是为了他的朋友哈利和你吧，那个人和当初的我一样，认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会守护身边的重要事物，但是随着手上鲜血的增多，他渐渐觉得这样的自己没法带给你幸福，却又有比任何人希望你幸福，他就是这么笨拙的一个人啊。”老爹无奈的叹息着，看着自己泪流满面的养女，“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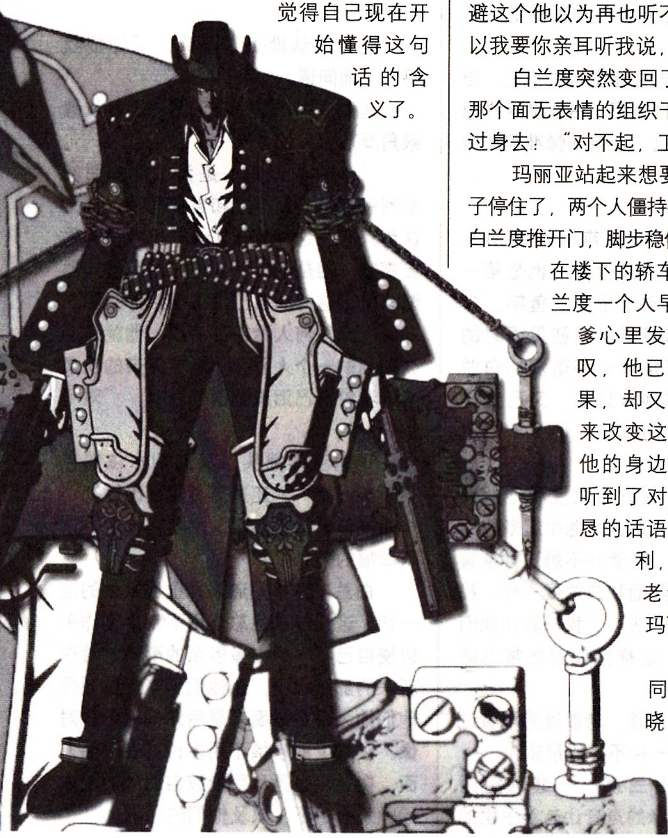
玛丽亚摇摇头，虽然泪水依然在不断流出来，她还是努力想摆出笑容：“如果他希望我幸福，那我也会努力追求幸福的。”

白兰度并不知道在别墅里发生的这一切，这几年来他总是用不断地工作来迫使自己不去想许多多余的事情，看在新来的部下眼里，让他们觉得这位领导他们的大哥各方面都是后辈们敬仰的对像，工作上的事情不用多说，在生活方面，白兰度也是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照顾那些手下，以及他们的家人。

“谢谢你，白兰度。”已经多了不少白发的威基站在一座墓前，对自己曾经的属下，现在的上司这么说道。

虽然仅仅在一起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已经是组织家族的白兰度并没有因此忘记相处过的他们，在威基母亲生病的最后一段时间，也是白兰度帮忙安排最好的医院，让她的人生能够了无遗憾。

要守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这也正是组织干部被称为家族的用意——白兰度觉得自己现在开始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了。



那天晚上，白兰度被老爹以保镖的名义叫出来跟随他上了车，而当他上楼推开指定房间门的时候，房间里一个意外的人让他呆住了，盛装的玛丽亚坐在那里。

“白兰度，好久不见了。”玛丽亚的微笑一如往昔，却让白兰度觉得有些刺眼，他不禁避开了对方的视线。

“看着我，我知道一切，所以不要再逃避了，看着我。”玛丽亚的声音依然一句句的传来，他差点捂住耳朵来逃避这个他以为再也听不到的声音，“所以我要你亲耳听我说，我对你……”

白兰度突然变回了平素在射击场上那个面无表情的组织干部，他平静地转过身去：“对不起，工作很忙。”

玛丽亚站起来想要迈出的脚步一下子停住了，两个人僵持在那里，最后还是白兰度推开门，脚步稳健地走了出去。

在楼下的轿车里，远远看见白兰度一个人早早走了出来的老爹心里发出一声无声的喟叹，他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却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来改变这些，当白兰度从他的身边擦肩而过时，他听到了对方一句轻声却诚恳的话语：“能加入米雷利，我真的很高兴，老爹，请你照顾好玛丽亚。”

那一晚的事情同样没有多少人知晓，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哈利，也不知道在这几个人之

间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值得组织关注，家族的老成员之一，当初引荐哈利和白兰度的兰迪在某个夜里遭到刺杀，当场车毁人亡，事后从他的私人保险库里查找出证据，他已经背叛了组织，因此得到肃清。

这件事在家族的成员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没有多少人相信老资格的兰迪会因为公布出来的账簿就背叛服务了二十多年的组织，反而另一个消息更容易引起人们联想，据说在事故发生的前几天。兰迪开始对哈利的账目表示怀疑，认为这几年来他私吞了大批本应上缴的财产。但怀疑归怀疑，在如今的情况下，没有人想率先出头向哈利责难，连最有资格的贝尔·沃肯明显也因为雪莉的缘故，对这件事拒绝发表任何意见，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而事件中心的焦点人物哈利一如既往地出席各种会议，丝毫不因为流言而有什么介意或辩白，这种做派在一部分人眼里，是清者自清的表态，而在另一部分人眼里，这根本就是肆无忌惮的嚣张做派。

“还用问什么，肯定就是他！”一位和兰迪私交甚好的干部暗地里这样咒骂，“下手的肯定就是那个死神白兰度！”

白兰度不知道哈利作的每一件事情，但至少他能确认自己和这件事无关，这几个晚上，他在射击场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每一次都到深夜才肯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

“大哥，不要背叛。”当他出来时候，发现跟随自己时间最长的副手，九头文治在门外伫立了不知道多久，仿佛就是要为了向他说一句这早就说过的话。

“不要背叛。”九头文治又重复了一次。

“当然了。”

兰迪的死慢慢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人们淡忘，又一条新的消息开始流传，一手创建米雷利并且看着它壮大的老爹有心从首领的位置上退休，很快就会在最近的家族集会上宣布下一任首领的名字，这个消息毫无疑问是最近以来最大的爆炸性新闻，连组织最底层的成员也很快得知这项传闻，甚至公然在酒吧里面谈论争辩。

哈利·麦克多韦尔，如果有什么赌博集团敢就这件事开盘口的话，那么哈利身上的盘口也许很快就会宣布停止下注——实际上候选人几乎毫无争议的集中到了这个加入组织虽然才几年，但是已经几乎变成在新人耳朵里组织代名词的俊朗青年身上，如果不是已经和贝尔的女儿雪莉订下婚约，不少老家族成员甚至会打找这个年轻人做亲戚的主意，尽管他们可能私下里一样会咒骂这个小子的不择手段。

不过也有少数成员，主要是集中在白兰度手下那一支枪手队伍身上，觉得白兰度·希特才是老爹的合适接班人，虽然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无非是白兰度大哥枪法厉害或者是从某些小道听来的白兰度大哥和年轻时的老爹很像云云，更多的原因大概还是私情作祟，不过态度倒是很坚决，好几次还因为这个在酒吧和别人打起来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白兰度大哥做首领来得好。”一个有些喝

多了的小伙子大概算是这批人的代表，“哈利大哥虽然能干，但是总让人觉得……”一声冷冷地咳嗽从旁边传过来，几个人回头望过去，立刻知趣的住了嘴。九头文治正朝这边走过来。

“以后不准再说这个话题。”他的声音冷如寒冰，“这不关你们的事，不要给哈利大哥和白兰度大哥添麻烦。”

“这是怎么回事，白兰度？”在另一辆轿车里，话题中心的两个焦点人物正在见过老爹后回去的路上，但能让哈利少见的失态并不是什么老爹的责问和质疑，而是在最后，当玛丽亚出来时，和白兰度之间仿佛陌路的表现，她径自扶起了老爹，像个妻子一样引着对方回去。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玛丽亚和老爹走到了一起，你到底在想什么？”即便是消息灵通的哈利也不知道三个人那一晚发生的事情，但看到白兰度当时冷静的表情，哈利至少能判断出白兰度早就知晓甚至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这让他多少有些恼火。

听得出对方有几分真切关心的神色，白兰度终于回过头来：“不好吗？这样玛丽亚也能得到幸福。”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没有任何波动。

哈利死死盯着老朋友的脸，似乎想要从那张亘古不变的面孔里读出一些东西来，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你这个混蛋。”他狠狠骂了一句。

两个人没再说话，等到白兰度临下车之际，他告别的时候才突然留下了另一句话：“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说完他顿了顿，“让哈利·麦克多韦尔成为老爹的继承人，不是吗？”

这句话让哈利的嘴边多少露出一丝笑意。

不管发生多少事情，也不管引发多少猜测，约定那一天的家族会议终于如期召开，而在前来的一路上，哈利明显感受到了周围人注视自己的目光有着不同，有些是羡慕，有些是嫉妒，还有些是质疑，甚至也有明显示好的视线，对于这些他统统以微笑回应，他已经不是当初第一次来家族集会时还有些兴奋的毛头小伙子了，今天不管发生什么，要做的事情也都已经做好了，剩下的只是等待和收获。

白兰度在自己身旁，不用看也知道他还是老样子，而右前方的贝尔·沃肯，戴着的墨镜让人看不出他的想法，但哈利对此丝毫不担心。

老爹像往常一样，说了些简单的开场白，而大家多少也有些心不在焉，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的重头戏是什么。

“可能有人已经知道了，今天让各位聚集在一起。”当老爹这句话响起时，不少人都是浑身一颤，终于等到了消息的证实，而老爹接下来的话语更是一字一句的清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是为了宣布我引退的事情。”

“米雷利已经成立35年了，最初创立它，是因为有着想要守护的东西，而这也是米雷利一直以来的宗旨，但是，我老了，所以想要从在座当中选出继承人，继续米雷利的事业，这个人是……”

老爹的目光沿着前方扫视过来，即便知道不可能是自己，当视线偶尔在某个人身上多停留一阵时，那个人依然会有些局促，不自禁咽下口水，而当全场扫视过后，那双曾令许多人不敢直视的视线牢牢锁定在了最前排哈利的身上。

哈利没有回避，没有低头，而是坚定不移地迎上了这双视线，现场的气氛紧绷到了极点，甚至能听见几个人过于紧张的心跳声。

也许在这当中只有十几秒，甚至更短的沉默时间，但在大多人心目中这好似过了几年一样漫长，最后老板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份寂静。

“阿尔扎克·迪诺。”

这个名字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名字的主人也不例外，一时间本来应该安静的会场也无法掩盖住骚动，连一贯纹丝不动的白兰度也不禁看向老爹，不少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交换起意见来，想要讨论接下来的应对。

一阵清脆的掌声响起，传出这声音的人，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成为焦点的哈利，他脸上的微笑没有任何波动，仿佛就是单纯地向胜利者献上掌声祝福，然后像是溅起的涟漪一样，周围的人自觉地一个接一个鼓起掌来，掌声从稀疏变得密集，庆祝新一任首领的诞生。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阿尔扎克那家伙啊？”在哈利私人的办公室，或者说是秘密会议室里，鲍勃正难以置信地发问道，在他身边当然还有李，九头文治等人，能到这里来的，都是哈利亲信当中的亲信。

“没什么，那个家伙喜欢就让他做去。”在私下里的场所，哈利的表情也看不出有任何失意之处，方才在会场上的微笑看起来也不是掩饰，“说到底，这只是个名字是吗？”

“没错。”身后的李点了点头，也许他最能理解哈利这话的意思所在，也能明白选择跟随的这个男人目光所及之处的长远。

“先不管这个，还是听听我们的老爹怎么说吧。”哈利伸手拿起一个仪器前的耳机戴在头上，而从那里传出的俨然正是老爹和白兰度的对话。

白兰度在会议后留了下来，而老爹也像早知道他的来意一样在等着他。

“为什么？”白兰度还是一样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

“的确，大家都以为一定会是哈利。”老爹的声音听起来低沉了许多，“他确实很能干，也有领袖的气度，米雷利的现况可以说是他的努力才取得的，但我始终有着某种担心。”

白兰度没有接话，老爹继续说了下去：“我不是在有意测试他对组织的忠诚心，但是如果他能明白米雷利守护的意义的话……”

“哈利不会背叛的。”白兰度突然开口道，“绝对不会。”

“哈利，怎么了？”一旁的鲍勃看到戴着耳机的哈利脸上突然露出了和平时不同的一种微笑。

“没有什么。”哈利的笑容和那晚如出一辙，只不过更加决绝，他也听到了白兰度接下来的一句：“我会守护米雷利，清理组织的背叛者。”

“我们有多久没有来这里怀念小时候的事情了？”看着眼前的一片荒芜，哈利这样问起身边的白兰度。

“不知道。”白兰度摇摇头，他也是被哈利突然叫过来的，这里是曾经是他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孤儿院，但在他们离开不久后就被拆除掉了，现在只有几处断垣残壁还能保留当时的印像。

“找到了，没想到还有印像。”

哈利走过去指着一处断墙的低凹给白兰度看，“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两个最先发现，然后就决定从这里翻出去冒险。”

回忆起往事，白兰度的目光也柔和了许多：“我记得是你出的主意。”

“但是有你帮忙我才能爬上去。”哈利捡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后来被院长发现了，然后我们一起挨了训。”

两个人那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往事，记得那一天的风很大，吹着晾衣杆上面的衣服不断飞舞，好似随时都能插上翅膀一样飞向空中，在孩童力所能及的目光尽头里，那高墙之外的天空就是整个自由的世界。

“于是我那时就开始想，要是能自由就好了。”哈利结束了回忆，拍了拍白兰度的肩膀，“不如我把这里买下来吧，然后重新建起来，到时候你和我都能常来这里看看。”

白兰度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难得你有空，也陪我一起去肯尼他们墓前看看吧。”

“肯尼？啊啊，对。”哈利一下子有些发怔一样愣神了，“我也刚好想说的。”

在肯尼几个人的墓前，白兰度向往常一样放下了鲜花和堆砌的小石头，那是他表达的方式，哈利则又建议不如把这附近也买下来，防止其余人捣乱，白兰度还是不置可否，他也顺带问起了哈利和雪莉两个人相处的情况。

“已经说定了，等她大学毕业后我们就马上结婚。”哈利耸了耸肩，“其实我倒没有催促的意思，都是雪莉等不及了，而且以后恐怕要对贝尔叫爸爸了。”他说着不知道算不算幽默的玩笑话。“倒是你，也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吧。”

对于哈利的建议，白兰度第三次以沉默作答，在最后哈利则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白兰度，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看。”他的声音严肃起来。

在郊外的一栋研究所大楼里，白兰度明白了哈利想让他看的东西是什么，那项能让死人复活，变成打不死怪物的禁忌技术这几年来一直在哈利的资金注入下继续研究，而且看起来已经有了极度的进展。

“怎么样，新一批不死僵尸的技术已经更加成熟，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时间限制，力量只有更加强大，而且可以专听我一个人的指挥。”在上升的电梯里，哈利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得意，“有了这种力量，我还需要在意什么首领吗？整个城市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

白兰度没有说话，阳光在他背后迎面照到哈利的脸上，看起来格外虚幻。

“阿尔扎克死了。”哈利平静地说出了另一项事实，“他的运气真不好。”

白兰度的目光迎上哈利，对方也没有逃避，两个人仿佛在无形之中完成了一次问答。

“白兰度，帮我做掉老板吧。”哈利没有使用他们一贯的称呼，也许就是想证明自己能够挑战这份权威，“对现在的米雷利来说，老板才是多余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名号，实际的大部分权力我都掌握在手里了，而借助这里的力量，我可以把米雷利变得更加壮大。”看到白兰度没有任何反应，他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筹码押上的时候了。

“干掉老板，你也能重新得到玛丽亚……”

这句话的下文被一只拳头打断了，哈利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的世界在一瞬间倾斜了起来，后背撞击地板的冲击感和右脸颊的疼痛几乎是同时传到了中枢神经，他才明白自己重重挨了一拳，然后像个口袋一样倒了下去，一直没有反应的白兰度动了，而且一动起来就比任何人都快，一拳击倒哈利后他接着另一只手直接从地上抓起哈利的衣领，把他推到墙壁上顶住，另一只手已经头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好友。

电梯还在上升，甚至来不及走过一个楼层。

哈利没有动，也来不及动，更加不需要动，他头一次看到白兰度这种扭曲的脸，也头一次明白自己还是有不了解对方的时候，那只铁钳般的大手勒紧了脖颈，几乎令哈利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不动，而且丝毫不畏惧地用目光回击白兰度狰狞逼问的视线，哪怕对方另一只手的食指已经放到了扳机上面。

电梯还在上升，距离到达顶楼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哈利依然没有动，反而是白兰度那只单手举起重机枪也不会发抖的手颤抖起来，好像那只手枪沉重得超出想像一样，最后终于当地一声，从那只手枪掉落在电梯的地板上，白兰度松开了抓住哈利的手，回过身去，夕阳透过玻璃电梯洒在他弯下腰而显得有些佝偻的身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刚刚跑完一场马拉松或是潜泳一百米。

电梯终于停了下来，门却没有打开。

“白——兰度！”

听到了哈利几乎是从喉咙里嘶吼出来的咆哮声，白兰度猛然回过头，哈利手里已经握住了他刚才掉落的手枪，枪口对准了自己，他的手同样在不停地颤抖，只不过有一点不同，哈利最终扣下了扳机，而且不止一次，像是要反复确认一样，把弹膛里的子弹尽数倾注到相距不到一米的白兰度身上。

第一发子弹让白兰度的胸前溅起一朵血花，第二发子弹让他的身体向后飞去，接着是第三发，第四发，白兰度后退的身体撞破了电梯的玻璃外墙，和无数玻璃碎片一起从高空中坠落下去。

没有痛苦，也没有感伤，白兰度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无比轻盈，虽然身体在下落，但是带给自己的感觉就像是飞翔一样，哈利的身影急速被拉远，成为一个模糊的影子，碎片在头顶的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七彩的光芒，视线所及之处只有无尽蔚蓝的天空，再也没有什么能阻碍自己和它之间了。

原来这就是自由，也还不坏，白兰度闭上眼睛，想要更加体会这种感觉。

他的意识也永远坠了下去，坠入无尽的黑暗中。

GUNGRAVE 四

“那一天，白兰度·希特死去了，因为出卖组织而被哈利·麦克多维尔亲手肃清。”整整讲述了一晚，时冈博士的声音听起来多了几分沙哑，而在一旁默默倾听的美加虽然已经有了倦意，但在过去发生的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让她脑海里掀起了太多波澜。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说法，但那个时候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时冈长叹一声，“哈利已经控制了组织的实际权力，偶尔的反对者也被他培育的怪物清除掉，为了组织的平稳，减少无谓的牺牲，前任首领，美加小姐您的父亲决定把大权正式交给哈利，来换取当时已经怀孕的玛丽亚夫人的平安。”

“爸爸……但是为什么后来又……”美加茫然地问着，对于自己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她几乎一无所知，更加无法想像自己父亲曾经会是米雷利的首领。

“哈利以为自己掌握着一切，但是白兰度知道的比他想像更多。”时冈想起了那一天的事情，“白兰度很早就知道了哈利继续资助我研究的事情，所以他找到了我。”

“你说什么，要我准备把死后的你复活？”当白兰度说出自己的要求时，时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人是疯了吗？

白兰度没有疯，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清醒，他知道哈利的野心，知道老爹的抉择，甚至知道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他无法背叛组织，也无法背叛哈利，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守护这一切，所以他很早为老爹留下了遗言，一旦自己死去后，无人阻止哈利的情况下，就要时冈把自己的尸体变成最后的兵器，来继续守护。

“即使死了也要继续守护吗……白兰度。”读着白兰度的遗言，老爹终于泣不成声，看往白兰度安眠的遗体，他做出了身为米雷利首领的最后一个决定。

“他要求我不再复活白兰度，让他就此安眠下去。”时冈回忆着，“然后将夫人送到一处安全的地方，自己去找哈利，也许那就是白兰度的死带给他的打击吧，随后我就听到了老爹的死讯，米雷利从此彻底被纳入哈利的手里，在那之后，十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十四年的时间，控制了米雷利的哈利也彻底控制了这个城市，血腥哈利的外号不胫而走，米雷利比最初的实力扩大了七倍有余，然而宗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守护的意义早已荡然无存，所过之处只有恐怖和杀戮，只听命于哈利的不死怪物加上身边的四大天王，没有人敢反抗哈利的统治。

对他而言，当初的老爹都早已是角落不起眼的记忆，这一次也只不过是因为手下偶然发现的一份情报，派人去收拾十四年前遗落的一桩麻烦而已。

“没想到连老爹最后的遗愿，我也没能做到。”时冈苦笑着看向一边疗养

的白兰度，“我本来以为可以让他就这么沉睡下去，但是到了最后，为了保护小姐你，我还是必须唤醒这个人。”

“够了，不要再说了！”美加抱着头，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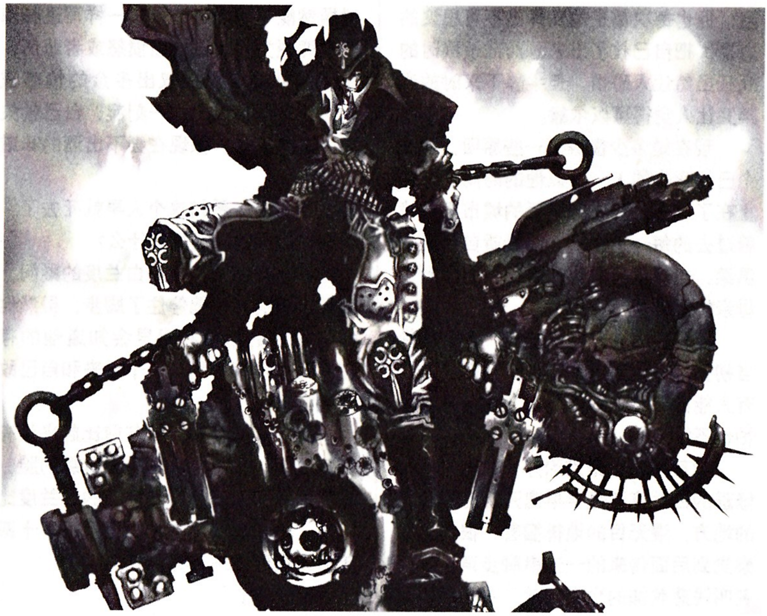
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只不过一夜之间，她就失去了所有东西。

自小被母亲抚养长大，虽然没有父亲，但是母亲的慈爱让她14岁的人生毫无遗憾，而在那个晚上，她整理杂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张旧照片，上面除了年轻时的母亲和看上去全然不像自己的父亲外，还有一个身材高大，头发又长又乱的年轻男子。

“喂，妈妈，这个人是谁？”她指着照片开心地问道，看到自己母亲的表情，她觉得自己的猜测对了，“其实是妈妈年轻时的追求者吧，看上去虽然有点怪，但也还不错，他现在在哪里，不如你们再见一见面吧，妈妈这么年轻，地下的父亲也不会责怪的。”

对于精力充沛活泼可爱的女儿一连串的问题，玛丽亚不知道如何回答，岁月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但是却把她的内心凝固的如一潭死水，她抚摸着女儿的头，想要转移她的注意力，突然外面的密集脚步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终于还是来了，她有些自嘲地想道，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漫长残酷的等待反而是一种解脱，惟一挂念的只有女儿美加，她从墙上取下了步枪，然后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女儿推给了忠心的管家：“带着她去找博士！”



那是美加记忆里母亲最后的声音，接下来的回忆被枪声掩盖住了自己的哭喊声，看着母亲倒在血泊里，而自己被拖上了车，然后不断的逃亡中，管家也倒在那群怪物的追杀下，而自己终于来到博士的实验室，看到了一具尸体。虽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但自己还是能认出，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男人。而尸体竟然不可思议地站了起来。

如今自己知道了他的名字，白兰度·希特，一个曾经跟随自己父亲，爱过自己母亲，也被自己母亲所爱的人，也是如今自己复仇和保护的惟一希望。

美加望向沉睡中的白兰度，从苏醒后的第一天起，他的行为就始终让人无法猜测，经常抛下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作为一个保镖来说，实在不太合格，好几次都让自己陷入危险，但也每次都是他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把自己救了出来，而他杀戮时的疯狂虽然让人恐惧，但平静下来时的温柔又让人觉得可以依靠。

现在她多少懂得了一些原因，他是个已经死去的人，所以他的时间永远停止在了过去，在十四年后的城市里寻找着过去的每一点影子，而凝望自己时的温柔，也仅仅是因为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母亲的痕迹。

“白兰度……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当初要离开妈妈呢？”这个问题当然没有人能回答她，即便是白兰度自己，恐怕也不能。

次日凌晨，结束治疗，或者说更像修理的白兰度还是早早离开了他们暂居的地方，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很快他就察觉到后面传来的一连串脚步声，那个名叫浅葱美加的少女像前几次一样叫着自己名字跟了上来。

“等一等我啊，真是的。”少女责怪的声音传进他耳朵里，依稀和十多年的某个记忆重叠了起来。

她是老爹和玛丽亚的女儿，所以有些像玛丽亚，白兰度这样想着，只不过比起很多时候稳重温柔的玛丽亚，美加看上去依然有着这份年纪的活泼，即便短时间经历了别离的伤痛，年轻依然能抚平一切伤口，也许在玛丽亚更加年轻的少女时代，在自己不曾了解的她的过去，她也有着这样无拘无束开心的笑容。

老爹死了，在自己死后的几天；玛丽亚死了，在自己苏醒前的几天，而自己也早就死了，下手的都是一个人，自己曾经认为最要好的朋友，哈利·麦克多维尔。白兰度发现自己接受这些信息时居然能平静地当作资料一样写进脑海里，即便觉得自己应该愤怒或者悲伤，也无法从内心里提取出多余的情感波动，也许从复活的那一刻起，自己就失去了这些东西，像现在尝不出酒的味道一样。

白兰度·希特这个人早就死去了，现在在这里的自己算是什么？

同样没有人能回答白兰度的疑问，眼前出现的人让他停住了脚步，虽然他知道现在的米雷利迟早会知道他的存在，他也没有想到第一个过来和自己敌对的会是这个人。

九头文治，和十四年前比起来没有任何改变，依然是往常一样紧绷的脸，和复活后多了一脸沧桑憔悴的白兰度比起来，他才是如同在棺材里沉睡了十四年后直接醒过来一样。

“大哥。”

“文治。”

和多年前一样的打招呼方式，只不过作为决裂的宣告，九头文治举起手里的枪对准了白兰度：“我说过，不要背叛的。”

白兰度看向这个在组织里和自己搭档时间最久的手下，也是除了哈利之外他最有认同感的对像。

“既然死去了就该沉睡，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再一次醒过来，大哥？”文治没有急于开枪，也许是知道眼前的白兰度并非简单的子弹能解决，“变成你从前憎恨的怪物也要活下去吗，然后再一次背叛，我对你很失望，大哥。”

白兰度没有回答九头文治看似无理的责问，但是躲在他身后的美加忍不住开口了：“因为你们！你们杀了我妈妈！他才醒过来复仇，为什么一定要杀了妈妈不可，她已经和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许是的，小姐。”九头文治根本没有在意小女孩的质问，“但是哈利讨厌老爹的一切痕迹。”

“竟然……就是这样简单的理由。”对方冷漠的语气让美加跌坐在地上，再也无力站起来。

“那是哈利的命令。”九头文治的声音第一次有了起伏变化，似乎想要把十四年来的郁闷一次发泄出来，“不是吗？我为了追随你们而加入米雷利，为了让哈利成为组织首领一直奋斗到现在，但是为什么你中途退出了？你不是哈利最好的朋友吗？回答我啊，大哥！”

白兰度没有理会，转身扶起了美加，示意要她找个地方躲起来。

“想不起来吗，还是不知道答案，算了。”文治的脸重新回到了以往下决心时的平静，“叛徒必须肃清，这也是你教我的，大哥。”

枪声打破了清晨街道上的寂静，随后却被更大的爆炸声掩盖住，白兰度躲过了文治的第一枪，却没有躲开在周围早就布置好的炸弹，爆炸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致命伤害，冲击波却让他的人飞了起来，重重摔到地上。

“你现在是不死身的怪物，而我只是普通人。”文治的声音透过硝烟传来，“所以我会不择手段。”

又一声巨大的轰鸣，白兰度连打几个滚，消去了冲击力，然后抓起一块水泥板碎片，朝着声音的位置砸了过去。

对方显然闪开了这一下，但只要他移动，就有空隙反击，白兰度连发数枪，都被文治间不容发的闪过，子弹擦着衣领滑过去，他敏锐跳到车后，从后备箱取出另一杆枪。

文治进步了，不，也许是自己退步了。白兰度这样想着，十四年的时间看来有着太多鸿沟，取代自己成为组织第一杀手的文治在实战里磨炼出了更多的经验和技巧，而一直沉睡的自己现在要依靠这具尸体般的身体才能弥补这份差距，从前那种对于目标捕捉的直觉和做出最佳反应的判断力都需要慢慢找回来。

略微的分神令他的反应慢了一步，一发子弹命中了他的右臂，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是冲击力让他察觉到自己中弹，从苏醒后开始到现在，这具身体已经不知道挨过多少次这样的枪击，完全不当作一回事，但是这次多少有些不一样，麻痹感从右臂传了上来，整只手很快像石化了一样感觉不到任何活动迹

像，手里的枪也掉在了地上。

这种停顿在战场上已经足以致命，很快又是数枪，白兰度双膝跪了下去，麻木传遍整个身体，他茫然地看着九头文治向他走过来。

“怪物也是有极限的，这点不是当初大哥你做到的么。”他指了指手里的枪，“既然米雷利有这个技术，同样也有抑制怪物活动的产品，我对你很失望啊，大哥。”

他把枪指在了白兰度的头上：“知道我为什么一个人来吗，因为我曾经是你的手下，我无数次期待过和你一定要分出胜负，最后竟然是这么收场。”

如果他的话没有错，被这只枪的子弹打中头部，即便自己也会再次死亡吧，白兰度这样冷静地想着，身体的麻痹感看起来短时间无法消失，也很难想办法反击。

“住手！”美加的声音再次插进了两个人之间，她举起枪瞄准了这边，但就算外行人也能从她抖个不停的手看出她根本就没有开枪的经验，就算再近的距离也不可能命中。

所以九头文治仅仅瞄了一眼，根本没有在意：“小姐，我没有杀你的兴趣，现在的事情已经和你无关了。”

“住手！”美加带着哭音又一次重复，“为什么要这样，你们不是同伴吗？”

“曾经是的，但是他背叛了，所以必须肃清。”

“不会的，我了解他，他不会背叛，一定是你们的错！”

“你了解？”九头文治突然怒吼道，“你了解什么！”

美加被对方突然的爆吼吓呆了，手中的枪一下子掉在地上，接着一声枪响，打在她身边的墙上，碎片四散，她抱住头蹲了下去，接连几枪都准确的命中她身边，中间夹杂着九头文治的怒吼声，“只不是个小鬼，你知道我们过去的事情吗！是这个家伙最先选择了另外一方，选择了老爹，选择了那个女人……”

他的话没有说完，后面升起的阴影已经掩盖住了阳光，九头文治回过头，本来应该无法动弹的白兰度已经站起了来，喉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文治！”那只大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手指立刻松开了，他想要用另一只手去拔枪，但是对方的另一只手握紧拳头重重打在了他的脸上，眼前的世界立刻被飞溅出的鲜血染红了，鼻骨肯定断了，然后第二拳打过来的时候，头上的天空旋转了90度，自己肯定已经倒在了地上，然后是第三拳，第四拳，雨点一般，脖子被紧紧抓住，没有半点挣扎机会，很奇怪的是自己还能保持计算数目的冷静。

不要背叛，大哥。

不要背叛哈利·麦克多维尔。

九头文治闭上了眼睛，白兰度也终于停下了扼住对方喉咙的手臂，美加已经扑过来拉住了他，他看着旁边那张脸，这一次没有和记忆里的面容重叠混淆，她叫浅葱美加，是自己现在应该守护的人。

守护，这是米雷利曾经的宗旨，自己就是为了这个而存在的。

而只要现在的米雷利存在一天，美加的安全就永远没有保障，为了方便自己行动，白兰度找到了这个城市里仅存

不多的回忆之一，最开始加入米雷利时在他手下帮忙的上司威基和老同事，他们现在早已经离开了组织，可以的话，白兰度并不想把他们牵连进来，但面对现在组织的强大，他实在没有办法保证能带着美加一起还能时刻保证安全，尤其是现在连身体的优势也无可倚仗的情况下。

但随后，这个决定就成为白兰度再一次后悔的源泉，他一个人闯进了米雷利的总部，见到的是之前就早有些瞧不起自己，觉得现在可以和自己一较高下的鲍勃，尽管他的陷阱和怪物手下给白兰度造成了麻烦，但最后还是解决了对手，但在回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错误，他还是低估了现在米雷利的强大之处。

屋里一片狼藉，威基等人都倒在了地上，身体冰冷多时，白兰度没有眼泪，他早就明白这具身体连痛苦都做不到，美加被抓走了，下手的人是李，整个组织里最擅长阴谋的家伙。

白兰度没有犹豫的时间，他随即赶向指定的地点，他没有料到的是中途拦在他前面的居然是贝尔·沃肯，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自己师长的人。

九头文治和自己，也许就像是自己和贝尔·沃肯，自己可以对鲍勃等人毫不犹豫地决断，但面对这个人，白兰度只有平静的对视，似乎想要等待对方做出结论。

“哈利当上首领后不久，他就和雪莉结婚了，两个人现在也在一起。”贝尔·沃肯像是说着别来的一些杂事，但白兰度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当初选择哈利那一边的理由，现在决定阻挡在自己前面的理由。

“我一直在反对，从雪莉认识他的第一天开始。”贝尔继续沉湎于当时的回忆中，“我也警告过她哈利的野心，告诉她哈利会把她卷入麻烦之中。”

“雪莉知道这一切，她还是选择了哈利，所以我也只有选择哈利，背叛了老爹。”贝尔·沃肯没有用枪，反而举起了腰间那把看起来像是装饰品的日本刀，“对你来说，我是叛徒吗？我对老爹抱有歉咎，但是，我对至今为止的行为从没有后悔过。我的女儿和哈利在一起，我希望今后也是如此，所以，我会保护米雷利，就算违背老爹的意志。我也会跟随以哈利为首的米雷力，正式向你提出决斗！”

守护，眼前的人也是在守护自己重视的东西，白兰度茫然地想，而且对方选择了和自己一样的牺牲，把自身改造，也正因为如此，白兰度才只有尽自己的全力去杀死这名前辈。

子弹和日本刀的较量，看起来是一场根本不平等，也应该一边倒的对决，但令人惊异的是贝尔·沃肯的剑术，虽然知道自己这位前辈和外表不符，对日本文化有着惊人的爱好，白兰度还是没有料到对方可以强到这个地步，改造后的身体的视力和反应速度让贝尔数次用刀锋改变了子弹的轨道，闪动着拉近距离，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刀痕。

“就算你没有感觉，四肢都断掉的话，也不可能再行动。”贝尔把刀收回鞘中，那是拔刀术的姿势，不同的是他依然保持着移动前进的姿态，“但看起来砍下你的脑袋更加直接。”

白兰度也没有再选择闪避，而是猛地冲上前，这同样是近距离命中的必杀机会，两个交错的身影在瞬间分出了胜负，白兰度跪了下去，却是最后的胜利

者，贝尔·沃肯的墨镜碎掉了，那是白兰度第一次看到他墨镜下的眼睛。

那是和雪莉一样的红色。

当贝尔最后倒下去时，白兰度相信他的目光一定是在看着记忆里的雪莉，而他还要依然拖着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向前走下去，同样为了一名女性。

美加没有大碍，也许要多少感激于李的疯狂恶趣味，为了替鲍勃报仇，他决定要在白兰度面前再亲手杀死美加，面对着突破了大概五十名僵尸来到这里，随时都可能倒下去的白兰度，李狞笑着举起手里的爪子兵器，和从前一样，这是他的嗜好，而理所当然的，他也接受了身体改造。

怪物，而且是彻底的怪物，看着眼前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的巨大身躯，白兰度举起了手里的枪，和贝尔·沃肯不一样，我不会有半点犹豫。

确认，瞄准，射击，经过这段时间接二连三的恶战，白兰度多少找回了当初的感觉，原本还无法运用自如的武器逐渐开始变得和双手一样灵活，即便是如同异型蜘蛛的李以惊人速度在狭窄的通道里来回移动，白兰度的子弹总是先一步打击到他。

你很弱，所以才变成怪物，白兰度没有说话，但目光里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贝尔·沃肯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敌人。

这种目光同样是李不能忍受的，和鲍勃对于白兰度对自己的无视不满一样，当初李则是无法忍受哈利对白兰度的信任，在他心目中白兰度的忠诚远不及自己，尽管在最后事实证明他的分析没有错误，他也始终明白白兰度对哈利来说是个特别的存在。

李大吼着，用爪子切断了整条通道的支撑柱，白兰度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只能看着一旁的美加从自己身边滑落，而李发出最后的狞笑，扑了过来。

他带回了美加，却失去了时冈博士，及时赶到支援的时冈博士虽然帮忙救下了美加，身体却受到了致命伤。

“不要白费力气了。”看着还在想办法为自己止血的少女，时冈温柔的勉强着摸了摸她的头，像对女儿一样，“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己身体的构造，没有救了。”

白兰度扶起了脱力倒下的美加，眼前这个人也许能让死人复活，但是却救不了自己。

“我要向你说抱歉，白兰度。”时冈咳嗽着擦去嘴角的血迹，像是要让自己看上去安详些一样，“虽然很残酷，但还是要告诉你，我不在的话，就没有人帮忙继续调整你的身体，这样你最多只能再活动十天左右的时间。”

美加呆住了，这几天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打击让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承担多少，白兰度却像是有准备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要消灭组织，不知道这点时间还够不够，但是能找到哈利本人，也许还可以……”时冈现在每一句话都像是要耗尽全身力气一样，“但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不要死！”美加再一次哭喊着抱住了这个老人，“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离开了，为什么啊！”

“谢谢你啊，小姐。”时冈由于失血而过多苍白的脸露出了最后的微笑，“我本来才是早就应该死去的人，从开始这项研究那时候起，我的灵魂就死去



了，我没法停下它，是我造出了这份野心，然后十几年来一直行尸走肉般地度过，但是遇到小姐你让我最后能发现自己还是有一点用途，是你让我活了过来……”

他的声音突然停止，依然带着微笑的脸歪向一旁，再也没有变化。

美加停止了哭声，她的喉咙已经变得嘶哑，白兰度默默地把这个老人的身体放好，然后走向门外，他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每一分钟。

“不要！”美加发觉了白兰度的用意，扑过来抓了他的衣摆，“连你也要离开我吗，你们都要走了，剩下我一个人！”

白兰度以自己惯有的温柔方式把美加的手拿开：“在这里安心等着，我会尽快回来。”

“骗人！”美加头一次反应这样激烈，“你已经打算去同归于尽了！不要复仇了，这样的结果我不要！”

少女哭泣着看向白兰度：“不要再管什么组织了，我们两个人走吧，走到组织找不到的地方去，我会从现在开始学习，机械也好，医学也好，一定找到让你继续活动下去的办法，这样就够了，我不要复仇了，能和你在一起就好！”

如果那个时候，在自己怀里这样哭泣的是玛丽亚，自己会不会做出和当初完全不同的决定呢？白兰度突然这么想到，但即便死人能够从坟墓中走出来复活，也没有办法改变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

美加不会明白的是，有些事情不关复仇，也不是守护，而是无论生死，都必须作出的了断。

GUNGRAVE 五

哈利·麦克多维尔曾经以为自己并没有什么抛弃不下的事情，无论是挫折还是失败，在他看来过去的事情就只能成为过去，迷恋这些只能让自己背上不必要的负担，即使在那一天亲眼看着白兰度从自己面前坠落下去，他也觉得，自己最终会淡忘这件事，脑海中还能马上盘算如何寻找借口安排善后给其余人交代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也一度以为自己做到了，坐在米雷利最高首领的位子十四年，他办了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白兰度，老爹，玛丽亚这些名字如同当初的肯尼、内森一样慢慢成了个单纯的符号，从手下得到玛丽亚情报的那一天，他也像当初白兰度说起肯尼一样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然后随手发布了清除命令。

我做得到，他这样想着，像我当初说往上爬一样，说要成为米雷利首领一样，说要自由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

然而这个命令唤醒了那个梦魇，白兰度·希特，那个名字又回来了。

“白兰度……”看着照片上的脸，虽然有了不少改变，哈利还是认得出这个影子，“宁愿复活变成怪物也要向我复仇吗，那我就再一次让你长眠不起！”他像是诅咒一般在办公室里吼叫着。

白兰度没有死，组织的数名干部却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从九头文治开始，以往哈利身边寸步不离的四大天王现在都没有下落，加上最近复仇者的传言，这些都不可能彻底隐瞒得滴水不漏，虽然当着哈利的面没有人敢在家族会议上质疑什么，但私下里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几个新的小圈子开始讨论对策，这在哈利以往的高压统治下是不可能想像的。

哈利当然知道，但他暂时也没有好的办法，这十几年来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从他进入组织开始，这几个人就围绕在他身边，和他共同进退，组织这些年的正常运转也完全靠着这些人的存在，当他们几天内接连离开后，光是善后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九头文治，在白兰度死去后直接接手了先前他领导的暗杀战斗小组，成为组织的第一号杀手，甚至直接处理了不少还在怀疑白兰度事件真相的部下，由于他和白兰度走得最近，哈利最初还多少有些担心他是否对自己和其余几个人一样抱有忠诚态度，但几次秘密接触后他就放下了心，这个人对于从属有着极强烈的欲望，丝毫不用怀疑他的选择，而随后替自己清理掉当时开始调查自己的兰迪就是最好的表态，在这一次，也是他最先单独请缨去解决白兰度。

鲍勃，和看起来憨厚呆滞的肥胖外表不符，是天生的情报专家，哈利在进入组织后就发现了他与众不同的长处，也最早拉拢结识他，让他从此心甘情愿的为赏识他的哈利卖命，不但是从各方面收集情报，反过来散布操作情报也是他的所长，现在他的死让组织的情报方

面彻底瘫痪，很多只有他才了解的联系方式必然将永远找不回来了。

李，一个第一眼看上去不可捉摸的人，但是擅长揣测人心的哈利还是抓住了他的想法，看中他的策划手段，所以即便当时发现他是敌对组织派过来的卧底，哈利也决定冒着风险反过来收服他，事实证明这项投资是完全值得的，即便被底下人认为是最危险不可捉摸的人物，哈利反而能确信，这个人对自己的忠诚是最可靠的，同样为了自己，这个人不惜改造自己身体。

还有贝尔·沃肯，这个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老一辈，对于哈利而言，本来也并不期待他对自己的效忠，只要他能继续保持沉默就好，但最后看起来，这个人对自己女儿的溺爱远远超出了想像，在当初订婚的那个晚上，哈利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将来的目标和野心，而那个男人在死死盯住了自己一刻钟后，最后还是低下了头，做出了决定。

现在都不在了，因为一个白兰度·希特，哈利盯着镜子里自己扭曲的脸，努力提醒自己要镇静下来，不然只有继续犯下更大的错误。

虽然人才难得，但失去的东西就没法回来，现在要紧的事情有两样，白兰度·希特已经收到最新的消息，他的身体没有维修调整不可能永远活动下去，只需要保护好自己不给对方机会就是，而关于组织里的不满声音，需要看情况镇压或是调节，制造僵尸的王牌还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了这个，就不怕他们作乱。

我可以，像克服当初那些困难一样，哈利咬着牙对自己这样说。

“哈利，该出门了。”雪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对于自己这个懂事体贴的妻子，哈利一直很满意，虽然没有孩子略有遗憾，他回过头，发现雪莉的眼睛还有些红肿，像是刚哭过。

“爸爸的事情，我很抱歉。”他伸手把雪莉拥入怀中，“我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没有必要道歉，哈利。”雪莉的声音听起来同样坚定，“爸爸是为了组织而死的，我相信这是他的愿望。”

是的，为了组织，我就是组织，所以我必须肃清一切反对的声音，错的是你，白兰度，最开始就是你背叛了。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在那一天老爹找上门来的时候，哈利并没有杀掉他的意思，权力已经在自己手里，留下一个有名望的前任首领作为盾牌，以后很多事情对于刚刚树立地位的自己会方便很多，只要以玛丽亚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为要挟，要老爹听话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老爹提到了白兰度，而且讲了白兰度早就知道自己策划一切事情的安排，那个混帐老头子以为自己是谁，以为他比自己更了解白兰度吗？自己是从孤儿院起就和他一起长大的，所有事情不开口他就能明白，但是因为这个老头子的出现改变了白兰度，所以你必须得死！

第二次失控的哈利因此扣下了扳机，像他当初对白兰度所做的一样。

几天以来白兰度几乎不眠不休地在各个角落里寻找着组织的任何迹像，随着身体记忆的渐渐苏醒，即便是那些怪物也不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更不要说组织的一般成员，而没有刻意掩饰行动后，也有更多的人记起了十多年前米雷

利曾有一个最可怕的杀手，虽然不太现实，但当时白兰度的死本来就是黑暗里的秘密，死神从地狱回来复仇的消息在组织内部迅速的传播开来。

“哈利首领，希望你能给出一个解释。”

在最新的家族会议上，几名干部终于联合起来向哈利提出质疑，而从现场没有太多惊讶的反应来看，这次行动也是事先策划好了的。

“解释什么？虽然最近组织是遭遇了一些问题，但米雷利几十年的历史，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尽管不同于年轻时的俊朗面容，但带上了一些中年人痕迹的哈利看上去更加令人敬畏，即便现在面对突然的集体发难，他看上去依然能保持一贯的沉稳。

“是白兰度的事情，现在已经都表示，对方的目的就是复仇。”

“哦，看起来你们调查的不错，但是那又怎么样，我们不是早就开始了对他的追杀吗，肃清当初漏网的叛徒。”

“但是……”说话的干部吞了一口口水，“现在的情况是白兰度只希望对一个人的复仇，整个组织并没有必要牵连进来。”

“真有趣。”哈利突然笑了起来，让离他最近的人畏缩地颤抖了一下，“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意见，我作为米雷利的首领，需要和组织有所区分？”

说话的人有些胆怯，毕竟接下来的话就意味着正式摊牌，看了看周围说过支持的几个人，他还是鼓起了勇气：“我们大家都认为首领和白兰度分出结果是危害最小，也是最快结束的办法。”

“看起来你们都是这么想的了。”哈利的目光一排排扫视过去，有些人迟疑的避开视线，有些人不安的低下头去，最后还是几个地位较高的人给出了附和。

“米雷利不能因为个人问题瓦解。”

“这段时间发生的情况比较特别。”

“很好。”哈利看似满意地向后靠去，拍了拍手，“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门被撞开了，闯进来的是一群手执武器的僵尸，在哈利的手挥下后，屋子里面立刻响起了一连串的惨叫声。

肃清了家族干部的反对声音后，哈利像是再无顾忌一样，他放出了实验室里面所有的产品，这些只听命于哈利一人指挥的怪物开始任意游荡于这个城市，镇压任何不安的因素，米雷利的恐怖马上令整座城市变得不安起来，白兰度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不得不把美加随时带在身边照顾，而从那天后就失魂落魄的美加变得比白兰度更加沉默，两个人一大一小的身影相依而行，在城市的角落徘徊寻找着。

“哈利疯了，米雷利会被它彻底毁了。”在郊外一处秘密地点，组织里面少数幸存者和几个退休的上一代干部——多数是哈利上台后意见不合而主动引退的人——在讨论着当前的情况。

“但是那些怪物怎么办，只有哈利一个人能指挥他们。”

“收买哈利那个实验室的人，要他们开发那种对怪物的特殊子弹，他们也该清楚这样下去的结果。”

穷鼠啮猫，那是贝尔·沃肯曾经提醒过哈利的成语，更何况这些前干部

并不是老鼠，他们或多或少手里依然有着一些力量，哈利也许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现在他已经没得选择，曾经的四大天王全部不在了，惟一能依靠的只有这批僵尸，他也只能寄希望于它们尽快把反对的声音全部压下去。

只是对方的反扑还是远远超出哈利的预料，就在不久后，他就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怪物被那种专用的子弹——本来只有九头文治调用去对付白兰度的——击中，而效果看起来甚至有了明显的改良，原本怎么也不会死亡的身躯迅速崩坏瓦解，消失殆尽。

“妈的！”在轿车里看到这一切的哈利一拳打在方向盘上，“那些家伙们也背叛了吗！”

堤坝一旦有一个缺口出现，就会一瞬间扩大进而崩溃，当哈利所倚仗的怪物不再成为威胁时，原本被压制下去的不满立刻爆发出来，米雷利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内部革新，将哈利的势力一扫而空，转眼间前天还是高高在上的米雷利老大，现在已经成为了组织内部下令要追杀的对像。

我做错了什么？哈利咬着牙这样问自己，和自己对待别人一样，他们对待自己也没有手下留情，手下被清洗，存款被冻结，连住处也被包围起来，从早晨起匆匆逃出来到现在，竟然找不到一处能够安心躲藏的地方，如同一下子回到了多年前那个大雨的夜晚，自己一行人丧家之犬一样的在下水道里躲藏逃窜，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身边还有白兰度、肯尼、内森这些好兄弟。

自己的人生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又如同回到了那个原点，像是在嘲笑自己追求自由的努力徒劳一样。

不，我决不会就这么甘心，只要有机会，我还能东山再起，哈利像从前那样继续对自己这样说，来为现在增加一点信心。

他紧握方向盘，看了一眼旁边座位上的雪莉，因为疲惫和紧张她已经睡着了，对于现在的情况，她没有任何怨言或动摇，只是像当初选择了自己一样，坚定不移地一直跟在自己身边，这或许现在哈利的最大安慰。

突然前面迎来的车辆令哈利本能察觉到危险，他马上猛地一转方向盘，后面的防弹玻璃立刻传来雨点一般密集的枪声，雪莉同时惊醒过来，本能地靠向哈利。

虽然过了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哈利年轻时的反应依然存在，他抱着雪莉趴了下去，虽然是防弹玻璃，但在对方大口径子弹的轰击下，也很快出现了蜘蛛网一样的裂纹，皲裂的玻璃碎片开始掉落下来。

哈利推开车门，拉着雪莉闪了出去，而对方看起来也不肯就此罢休，两个黑衣人跳下车来准备追杀，但或许是他们太过于把哈利和僵尸怪物联系起来，却忘记了这个男人在成为组织首领之前，也是曾经几次在第一线战斗过的，虽然不可能像白兰度那种的死神，但哈利一样可以开枪。

三个人的枪几乎同时响起，哈利扣下扳机的速度快了一步，两个人中的一个瞬间倒了下去，但另外一个捂住胸口跌倒前，还是来得及举枪瞄准，同样在这瞬间，雪莉飞身挡住了那颗致命的子弹。

“啊，啊……”哈利的声音哽咽在喉头间，一切都是那样熟悉，他仿佛

看到了那个雨夜肯尼他们奋不顾身地掩护自己一样，自己的妻子身后迅速出现了一抹殷红，然后不断扩大。"哈利……"她的声音微弱的传来。

"为什么啊，雪莉……"哈利曾经以为自己的泪水早已干涸，但是现在发现他的眼角依然还会湿润，"我明明答应过的，要让你得到幸福……"

"没有关系……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我已经很幸福了……"雪莉伸出手，想要再一次触摸自己丈夫的脸，"接下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了……"她的手无力地滑落下去。

路旁的一家小教堂里，惟一的一名神父本来到上午时还有些无所事事地看着彩绘玻璃透射过来的光线，这几天城里正是乱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还有心思前来礼拜，更不用说婚礼洗礼一类的事情。

但是眼前却还是有着一场葬礼正在进行，而出席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有一个看上去无比憔悴的中年人。

"出席者只有你一个人吗？"他怜悯地问，死者是对方的妻子，死因则是枪伤，看起来是被卷入了这几天的混乱，愿上帝保佑这对可怜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熟知米雷利的一切，所以这个神父没有认出眼前正是引起混乱的源泉本人，血腥哈利，也同样不能理解在这个时候哈利选择出席这场惟一一个人的葬礼意味着要着多大风险。

在单调的哀乐声中，哈利轻轻拿起雪莉戴着结婚戒指的手，仔细端详着她熟睡的面容，在自己认识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还只是个孩子，对于自己的一切充满好奇，自己接近她的初衷的确是因为讨好贝尔·沃肯，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女人已经成为自己为数不多的依靠。

放心吧，雪莉，你不会寂寞的，很快就会来找你的，哈利默默念着，最后一次看了自己的妻子一眼，然后走了出去。

现在我和你一样，一无所有了，我们来最后的了结吧，白兰度。

在二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所孤儿院，但在十四年前时就早已经变成一片废墟，那里有着哈利和白兰度两个人童年的共同回忆，哈利曾经对白兰度说想要买下这里作为纪念，但就像他所许诺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些都没有实现，没有做到，于是现在这里依然是荒芜满地，碎落的砖石是为数不多的点缀，在勉强能称得上一所房间的地方，哈利坐在那里，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在被组织追杀，他在等待着白兰度的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高大的男人慢慢出现在视野里，像哈利知道他回来一样，他也知道哈利会在这里等他，两个人阔别十四年后的见面地点和他们分道扬镳那一天没有任何两样，好似那是刚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白兰度默默地走了进来，坐在哈利的对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激动的表示，而是像普通的老朋友那样寒喧起来。但时间还是在会面的人身上留下印记，不论是岁月的痕迹还是生死的隔阂。

"哟。"和平时一样，首先打破沉默的肯定不会是白兰度，但哈利开口的第一句却是一个有些突兀的问题，"复活你的是时冈博士？"

“和你见面前我要求的。”

“多管闲事。”哈利耸耸肩，“老爹临死前和我说了很多事情，说你早就知道我做的一切，但你还是一直在看着，在想什么？在等我悔改，还是等待时机？回答我啊，白兰度？”

对面的人这次没有任何反应，这种感觉反而让哈利觉得熟悉，就算是从坟墓中走了出来，白兰度也没有多大变化。

“还是老样子，白兰度。”哈利把放在地上的一瓶波旁酒拿起来，“就算在我面前也不能让你多说两句，但就算庆祝我们再见面，干一杯总是可以的吧。”

像从前很多次一样，两个人举杯碰了一下，然后各自一饮而尽，在旁人眼里看起来这更加像是叙旧的老友，看不出之间存在半点仇恨。

“白兰度，我很可笑吗，在你眼里，野心勃勃的我很滑稽吗？”哈利的疑问还在继续发出，“我想要往上爬，想要得到全部的东西，然后换取最大的自由，这些都是错误的吗？”他指了指手里的酒，“老爹否定我的一切，但是他呢？他做的事情和我又有多大区别呢？”

白兰度看着哈利，这是他记忆中第二次看到哈利如许激动的神色，第一次是在多年前那个雨夜，哈利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像要把心里积压已久的情绪一次发泄出来一样，哈利永远都是那么能言善道，就算是陌生人他也能很快靠言语博得对方的好感，所以他身边总是集聚着一群人，他是天生的领袖，而自已总是习惯在角落的阴影处做一个单纯的听众。

“我背叛了米雷利，背叛了老爹，但是你呢，你为什么选择老爹而背叛我？我和老爹的做法有什么不同？老爹创办了米雷利，米雷利就是他的东西，



有他的宗旨，也染上了他的颜色，所以他不选择我，因为觉得我的方法和他不一样，我想要米雷利，就只有从他手里抢过来！”

“老爹知道自己犯过的错误，所以他的米雷利选择守护，而你领导下的米雷利并没有。”白兰度像是回答哈利，又像是自言自语，这种辩驳的言词不是他擅长的，他只是把当初和现在的想法如是说出来而已。

“不过是个伪君子。”哈利突然又笑了，“算了，事到如今再争论这些也没有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杀了玛丽亚，杀了老爹，也杀了你。”他从怀中掏出手枪，“所以你有资格复仇，拿起枪来吧，我们总要有个了断。”

彼此交错而过的两只手各自举起了枪，端平，互相瞄准了对方的眉心。

几辆轿车停在呆坐在地上的少女身旁，美加茫然地抬起头，看着车上下来的几名老人。

是米雷利的人吗？她想，但是怎样都无所谓了，就在不久前，白兰度已经离开了自己去做最后的了断，连他也走了，无论自己怎么叫喊，他都不肯回过头来。

“美加小姐。”其中一个老人居然礼貌的搀起了少女，“已经结束了。”

美加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之前白兰度从怪物的变化多少猜到了这个结果，所以他放心地把少女单独留下来。

“哈利已经不是组织的首领了，现在正被组织追杀中。”老人像是阐述着一件寻常事情，“所以之前对美加小姐的追杀也已经取消了，您现在安全了。”

哈哈，少女失态的苦笑起来：“这算什么……”她嘲讽的看着这群人，“就这样随便决定了别人的命运，那些人……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啊。”

“我很抱歉，但是这也是组织的决定。”对于少女的态度老人并不介意，“我和老爹生前是多年的好友，所以小姐您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

这句话给了少女最后的一丝希望，她抬起头请求道：“请帮我找一个人。”

枪声同时响起，倒下的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逼近废墟外的两个人，哈利和白兰度两个人同一时间都瞄准了对方身后真正的目标。

“嘿嘿。”哈利自嘲地笑道，“追兵来得真快，现在你明白了，我早已经从组织首领的位置被赶了下来，只是个亡命徒……跟那个时候一样。”

白兰度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包围了这里，他拉着哈利趴了下来，一串密集的子弹从两个人头上擦过。

“为什么要救我？”即使这个时候，哈利还不忘记继续发问，“这不是正好吗？还是你觉得必须亲手解决我？”

白兰度没有回答的空暇，他朝着外面开火，周围的追兵虽然一路追赶哈利的行踪到这里，却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在，在交火几分钟后，还是有人认出了这个银发黄眼的复仇者，这段时间以来一个人就把组织搞得天翻地覆的男人，也是让血腥哈利下台的导火索。

“怎么回事？他不是来找哈利麻烦的吗？现在这是要干什么？”这个疑问是在场大多数人的心里发出的，不过显然不是思考的好时机，再怎么说对方

不过是多了一个人，人数和火力上依然是这边占有绝对性的优势，能在这里拿到哈利的脑袋，对于自己将来在组织的地位有更大的好处，包围圈很快再度形成，开始慢慢压制过来。

如果是往常的白兰度，这些人或许还不能给他造成麻烦，但是他的躯体已经到了极限，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腐坏的迹像，反应也没有几天前那样灵活，几个大胆一点的杀手已经利用障碍物了掩护杀到了几步远的地方，哈利察觉到白兰度的虚弱，举起手枪加入到了反击的行列当中。

上一次这样和白兰度一起并肩作战还是什么时候？不，哈利突然意识到根本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只是自己想像中的错觉，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和白兰度一起冲锋在第一线，无论是小混混的时代，还是组织的新人时代，自己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出谋划策，即便有时候冒险，也都是计算后有把握的行动，而在这种场合，白兰度总会挡在自己前面，自己只能看得到他那高大的背影。

最先靠近的三个黑衣人不约而同的一起从两侧扑了上来，一颗子弹从近距离反弹进来，打中了哈利的身体，他感觉那里像是被烧红的钉子钉了一下一样，鲜血像泉水一般喷出来。

白兰度那一刹那停下了射击，看着哈利倒了下去，他突然爆发出一声咆哮，直接伸手抓住了一名杀手的枪口，把他整个人拎了起来，直接摔了出去，然后手里的枪口一阵狂扫，把另外两个人打成了马蜂窝。

“怪……怪物！”这个举动让看到的人都不寒而栗，暂时延缓了逼近的打算，让他们赢得了一点时间，白兰度看向倒在地上的哈利，伤口没有立刻致命，但出血量十分之多，很快染红了他的白西服。

“我从小混混的时代就没有挨过一颗子弹，本来一直很自豪这件事情的……”哈利勉强摆出自己惯有的微笑表情，“你还没回答我呢，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我是你的仇人……为什么不下手，是同情我吗！白兰度！”

哈利一声声的叫喊传进了白兰度的耳朵，他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好熟悉，对了，就是在那天向着自己开枪的时候，哈利也是这样疯狂地叫喊自己的名字。

看到白兰度那种不知是怜悯或是漠然的眼神，哈利突然无法再忍受下去，他努力伸出手去抓住白兰度的衣领，但是挣扎了几次都没法让自己再站起来，最终他只能无力地松开手：“杀了我吧，雪莉也走了，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征兆的，一颗手榴弹突然从窗口飞了进来，随着爆炸声，这片已是勉强支撑的废弃建筑群终于在颤抖中像个垂死的人一样缓慢崩塌下去，溅起一片巨大的烟尘。

“哈利，我真的好幸福。”这是雪莉和自己在结婚典礼上的笑容。“哈利，我女儿今后的幸福就交给你了。”贝尔·沃肯第一次向着自己低下头去。还有九头文治，鲍勃，李，然后是肯尼，内森，乔伊斯，原来传说是真的，人在临死的时候，一生的所有事情会像走马灯一样依次出现，而最后出现的场景自己觉得格外熟悉，也是像现在这样躺在地上，而一个孩子正跑过来，朝着也是孩子的自己打招呼。

哈利睁开眼睛，看见了白兰度，他正挡在自己身上，背上是一块砸下来的巨大石板，就在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掩护自己，周围的杀手再一次的扑了上来，白兰度怒吼着掀掉石板，子弹如雨一般打在他身上，他却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只是像被逼入绝境的野兽一样，发出撕裂的吼叫声，冲向了杀手当中，仿佛就算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准有人企图跨过他的身体去伤害哈利。

枪声终于停止了，现场已经没有能站立的人，在砖石密布的地面上，白兰度拖着自己破旧不堪的躯体，一点点地爬到了哈利身边。

“白兰度……对不起，对不起……”哈利的声音带着呜咽，最后终于毫不掩饰的放声哭了出来，“现在我明白了，那个时候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最快乐的，一切都是我的错，原谅我……”

但是泪水不光从他的眼中涌出，白兰度本来应该不具备任何感情的这具身体这一刻也是泪流满面，他终于坦率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也错了，没有选择哈利·麦克多维尔，而是选择了组织，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要我对你开枪，我做不到……”

也许早在那一天开始，在孤儿院里两个人跑过来互相报出名字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注定要成为这样的朋友，一同哭，一同笑，一同出生入死，一同醉倒街头，一同追求视野里蓝天深处的自由，就算中间发生过种种事情，他们两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还是相信对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他们已经长大了，但此刻仿佛依然是当时的孩童，像小时候在孤儿院里受了委屈一样号啕大哭，像个孩子一样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感情，倾诉内心的想法。

好久，哭声在风中停息了，两个人再一次交错地举起了枪口，重新对准了对方的眉心。在最初相遇的地点，像最初相遇时一样报上自己的名字。

“白兰度·希特。”

“哈利·麦克多维尔。”

“我们回家吧。”

浅葱美加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发生过每一件事情，无论她怎样哀求，要他们帮忙，得到的只有家族干部冰冷的拒绝，当她拼命奔跑着赶到废墟时，一切早已结束，全家的仇人死去了，她惟一可信赖的人也死去了。

在分别的那一个夜晚，她曾经不顾一切的说出了隐藏着内心深处的话语，想要抓住最后一点渺茫的希望留住他，告诉白兰度自己喜欢他，但是在最后他还是只用那只大手温柔地摸了摸自己的头。

“美加小姐，你是个坚强善良的少女，一个人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今天，明天……一直都要活下去，开心地活下去。”

美加这样回忆起他每一次话语的时候，突然有些明白他当初离开自己母亲的原因了，白兰度·希特，他就是这么一个笨拙而又温柔的人吧，所以他永远也成为不了复仇者，只能成为守护者。尽管知道自己做的一切也许会徒劳，还是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活下去。

米雷利依然在这个城市里生存，它和这个城市已经密不可分，即便哈利不

在了，一切还是会如同机器一样继续进行下去，也恐怕无法再回到老爹最初制定它时的轨道，但是这对美加而言并不重要，家族并非只有组织里才存在着，只要继续活下去，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找到守护的目标，所以她依然还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努力的度过每一天。

因为，那是她和自己那位守护者的约定。

GUNGRAVE 后记

《铳墓》的世界观里有着超乎现实的技术，有着令死者复生的神奇力量，但是在这些背后，所描绘的依然只是一个单纯的黑手党世界，每个人都在这个城市里以自己的方式生存，而他们之间的冲突让整个世界因此生动起来。

所以和所有故事一样，故事的灵魂依然是人物，不仅是哈利和白兰度两位光与影的主角，老爹，玛丽亚，九头文治，贝尔·沃肯，时冈博士，甚至出场不多的威基在故事里也都是个性鲜活的角色，有很多的细节让人可以记住，但很可惜的是由于小说本身的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加以描绘。

如果这篇小说让不了解《铳墓》的人对这个世界产生兴趣，让了解的《铳墓》的人体会到另外角度的感悟，那就是它最大的存在意义。





死魂曲2

文/玛娜

人物介绍



年龄：20
性别：男
职业：编辑

科幻杂志《亚特兰蒂斯》的实习编辑，因为夜见岛在29年前发生的种种神秘事件而前来取材，却在乘坐前往夜见岛的翔星丸号时意外遇险，被卷入了怪异的事件中。

年龄：18
性别：女
职业：打工

在夜见岛附近港口打工的少女，拥有可以操纵他人行动的“感应视”能力，不过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能力，使她在童年时代受到了许多排挤与压力，变得有些害怕与人交流。





年龄：18
性别：女
职业：无职

一树守在夜见岛遇到的神秘美少女，有着不喜欢见到光的体质，为了救出母亲而请求一树守陪伴自己。

年龄：21
性别：男
职业：自卫队二等兵

自卫队员，在运送物资的训练中突然遇到意外，不得已在夜见岛迫降。他是个很有精神和干劲的小伙子，对所有人都抱持着善意。





年龄：38
性别：男
职业：自卫队少校
自卫队员，和永井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起迫降到夜见岛。三泽是名相当冷静的人，还曾在滑雪射击比赛中取得冠军。一直以来他都受到了幻觉的困扰，需要服用药物抑制幻觉。



年龄：33
性别：男
职业：小说家
以爱情小说《人鱼之泪》一举成名的人气小说家。三上有严重的弱视，一切行动都要依靠身边的导盲犬帮助，他的视力是受到童年时代的某起事件影响而变成现在这样的。



年龄：29
性别：女
职业：占卜师
拥有可以读取他人记忆的“过去视”超能力的女性，是多河柳子的好友，多河柳子遇害后，她遇到了突然来访的阿部仓司，并为了探明好友去世的真相而和阿部仓司一起前往夜见岛。



年龄：24
性别：男
职业：无固定职业者
多河柳子谋杀案的疑犯，和柳子是同居恋人的关系，但是在柳子被杀前似乎和她发生过多起争执。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他找到了章子一起前往夜见岛探明事件的真相。



年龄：52
性别：男
职业：巡警
在夜见岛出生的警官，一度曾任职警部补，不过因为一次失败而遭到了贬职。他是一名非常尽忠职守的警察，由于专注于工作，妻子过劳而倒下了，女儿也对他怨恨在心。



年龄：14
性别：女
职业：初中生
失去了记忆的初中生，对过去的一切都已经回忆不起来了，遇到藤田茂后受到了他的照顾。



年龄：29
性别：女
职业：无职
29年前在夜见岛海滩被人发现的少女，发现的时候记忆已经全部丧失了，三上父子俩收留了她并生活在一起。加奈江很害怕见到阳光，因此被村民视为不吉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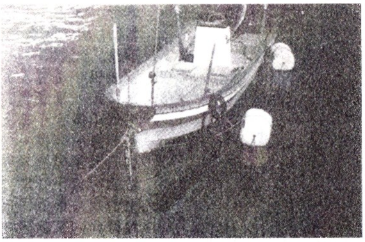
多河柳子

年龄：18
性别：女
职业：饭店服务生
和阿部仓司同居的女性，本是母胎送往人间的鸽子，却因为爱上了普通的生活而违背了自己的使命，被岸田百合所杀害。

木船伦子

年龄：33
性别：女
职业：中学生
木船郁子和多河柳子的母亲，19年前布莱特温号事件惟一的生还者，当时她已经怀有同学中岛一郎的孩子。





怪异

–7：00/夜见岛近海沿岸 翔星丸号

翔星丸号行驶在通往夜见岛的近海上，船身正以不缓不慢的速度朝着岛的方向驶去，透过玻璃，已经依稀可以看得到窗外延绵的海岛。

今天真不是个旅游的好天气，几片乌云涌到了空中，暴风雨眼看着就即将到来。船里的几名乘客望着周围昏暗的天气，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不，应该说这艘船的乘客一开始就没有开心过，特别是靠着窗边的一对男女——穿着赛车夹克的平头男子与用墨镜和草帽将自己严密包裹起来的女性，两个人就像是在逃避他人视线一样，举止看起来非常不自然。

一树守忍不住再次用眼角瞄了他们一眼，两个人似乎立刻发现了，表情瞬间变得警惕起来，船内的气氛立刻陷入了僵硬。

“那个，今天多亏了你才能乘上这艘船呢。”一树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向身边的男子道谢。

一树守是为了给自己工作的神秘杂志《亚特兰蒂斯》取材，才千里迢迢从东京来到这个据说发生了许多怪事的夜见岛，不过在码头寻找船的时候却遇上了一些麻烦，幸亏有这名男子的帮忙才能顺利搭上这艘船。而且更让一树惊讶的是，这名视力似乎有些问题的男子居然是曾以畅销小说《人鱼之泪》成名的人气小说家三上脩，如果能顺便采访一下他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也不过了。

而且，据说三上脩以前曾经在夜见岛住过一段时间，离开岛后突然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这和一树此行的目的可谓是绝妙的巧合……不，也许不是巧合也说不定。

似乎已经习惯了他人的热情，三上摸着乖乖趴在自己脚边的导盲犬，客气而冷淡地答道。

“只是碰巧要去的地方相同罢了。”

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冲击突然让船身摇晃起来，没有防备的乘客几乎被晃到了地上。一树立刻推开船舱的门冲到了甲板上，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却不是想像中的暴风雨。

那是远比暴风雨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景象——周围的海面被染成了一片血一般的鲜红色，与阴沉的天空连成一片，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之前正在甲板上工作的短发少女早已被甩进了鲜红的海水中，没等一树扑过去抓住她的手便沉入了海中。狂风大作的同时，海啸的声音也尖锐得震耳欲聋，暴风雨毫不留情地攻击着单薄的船只。很快，红色的巨浪高高地涌了过来，将翔星丸号吞没了。



预兆

–5：00/夜见岛金矿采掘所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离岛04呼叫县警局，离岛04……”

不停地呼叫着总部却总是听不到回应，

藤田茂不禁有些烦躁起来，与此同时，一阵尖锐的杂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看来想要通过无线电与总部联系是不太可能了。

藤田沮丧地将电话放回原位，轻声发着牢骚："看来这次不只是减薪就好了……真是烦啊。"

自从多年前从夜见岛警察局离开，藤田茂已经很久没有踏上这片荒废的土地。但是，由于最近听渔夫们说在岛上看到有年轻的少女出现，无法坐视不理的他自作主张又返回了岛上，没想到，刚一来就发现这座岛上的无线电和所有通讯都被切断了。

就在烦恼于目前状态的时候，一个黑影突然从藤田的脚边飞快地钻了过去，藤田立刻用手电筒向黑影的方向照去，那并不是他的错觉，在黑暗中确实有什么存在，只不过在亮光之下瞬间便消失了。

"对不起啊，朝子……这可比我想像的更糟，我简直是自找麻烦。"看到这样的情形，藤田情不自禁地握住了腰间的警棍，轻声向家人道着歉。

一边用手电筒小心地照着四周，藤田一边保持着警惕向金矿采掘所外走去。然而，在朝着港口的方向望去的时候，一片奇异的光芒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片光芒是一艘客轮发出的，看起来像是不久之前才停靠在这里。但是……为什么会有客轮来到禁止登陆的夜见岛呢？而且还是这个时候……

"怎么又想多管闲事了，我真是学不乖啊……"自嘲地苦笑了一下，藤田终究还是放弃了按照原路离开的打算，加快脚步朝港口的方向走去。

遭遇

—3：00/夜见岛港口 海豚码头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树终于睁开了眼睛，从地上爬起来茫然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暴风雨已经风平浪静，天色早就阴沉下来，废弃了的码头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同船的几个人则早已不知所踪。一树将掉在地上的眼镜重新戴了起来，这才发现脚下似乎有一个奇怪的黑影，但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罢了，黑影转眼之间就如一阵旋风一般溜到了远处。

注视着远方的黑影，一树深呼吸了一口，朝着码头的出口走去。

一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调查从29年前开始陆续在这里发生的种种事故。

夜见岛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岛屿，它又被称为"忌之岛"、"黄泉岛"以及"暗之岛"，据当地传说是连接冥界之门的关键点，关于这座岛的各种神秘传闻几乎从未停止过。

出没在岛上的大型猫科动物夜见光猫、食用后会产生幻觉的夜见通草、在海中死去并回来的尸体……

在这其中，最让人们念念不忘的还是那起事件——

29年前的8月2日，夜见岛的海底电缆突然断电并导致全岛大停电，根据之后的调查，这次断电的原因是深埋在海底的巨大电缆被切断，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更让人惊讶的是，第二天一早，由黑暗所笼罩的夜见岛终于被清晨的阳光所照亮，但所有的村民都像是被蒸发一样消失不见了。

海底电缆断电的十年之后，又是一个8月2日，一辆在行驶中靠近夜见岛的客船布莱特温号突然消失，客船上的所有乘客都离奇

失踪，只有一名叫做木船伦子的初中女生在夜见岛旁的海边被发现，她也是这次意外的惟一幸存者。

而现在，回忆起那不像是存在于正常世界中的红色海面，一树不禁感到了一阵兴奋与害怕交杂的复杂心情。

或许自己已经找到了揭开夜见岛神秘面纱的暗门。

踏入岛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从岛屿中心树起，仿佛直达天边的铁塔以及环绕在岛屿四周的钢筋水泥堤坝。

六十年代，这里由于兴旺的黄金采掘事业而一度被称为“日本的黄金乡”，可笑的是现在它已经被视为百慕大一样的存在。

由于夜见岛早已禁止游客登陆，岛上的居民也都陆续搬了出去，所以一度因采矿而热闹起来的岛已经渐渐成为了一片废墟，空气与建筑混浊不堪，只有从历经了风雨洗礼的各种采矿所和办公室中才能依稀看出一点昔日繁荣的风采。

曾经是漂浮在海上的水泥要塞，如今却变成了老朽不堪的巨大废墟，这幅情形突然间让一树感到了些许的悲凉。

码头外紧接着的建筑是一排破旧的建筑工地与废品仓库，四周几乎一片黑暗，除了月亮之外再无其他的光源，只有借着手中的电筒才能依稀看到前面的东西。一树沿路拾级而上，就在电筒微弱的光芒中，一双沾满了鲜血的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被突如其来的景象所惊吓，一树几乎要惊呼出声，但是，几乎是一种本能阻止了他的举动，让他默不作声地躲进了墙角里。

躲到墙角阴影中的同时，那个双腿沾满鲜血的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像是没事一样走了几步，探出脑袋朝四周张望了几下。他的脑袋伸进路灯的光芒下，露出了黑洞洞的双眼与正向外涔出鲜血的嘴巴，青白色的皮肤如同一具已经死去多时却又爬起来的尸体，在他的脸上，居然还流露着疯狂而满足的笑容。

看到那个人，一树不禁屏住了呼吸，将自己更多地隐藏到墙角中。对方向一树的方向望了一眼，以仿佛全身骨折一般的姿势爬上楼梯，钻到了另一边，趁着这个机会，一树蹲下身来，小心地冲过了楼梯。

虽然一树没敢仔细看清刚才那个人，但是他可以确定，一定要离开那个人远远的，不，说不定是不是“人”都很难说。

到了那个人已经无法听到脚步声的地方，一树飞快地向前狂奔起来，并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棍子插在了腰间。附近有一间像是仓库的小屋，一树推门走进去，想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收入囊中。

然而，那仓库里的情景却让他吓了一跳：一名穿着红色针织衫的长发少女正俯在地面上，似乎昏迷了一段时间。

“喂，不要紧吧？”一树慌忙走过去将少女扶起来。

“这是哪里……”听到一树的声音，少女终于睁开了眼睛，茫然地注视着四周。

就在此时，一阵响声突然从外面传来，少女立刻像惊弓之鸟般瞪大了美丽的眼睛，钻到了一树的背后轻声哀求道。

“救救我，他们在找我。”

一树点点头，让少女先留在仓库里，深吸一口气后独自一人走了出去。之前看到的那个“人”正好将铁门推倒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一树的肩头，立刻张开不断向外流出黑色血液的嘴巴朝着一树的脖子咬去。一树奋力将他推开，抽出腰间的棍子，拼命向对方挥去。

棍子打在对方的身上，传来了沉闷而空洞的声音，随着一声惨叫，那个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确定对方已经没有呼吸后，一树将少女叫了出来，沿着旁边的小道向前走去。

恳求

—2：00/夜见岛 四鸣山林路

“不要紧吧？坐这里吧……那家伙已经不在了。”

带着名叫岸田百合的少女走进没有人烟的山路后，一树停下来，让她坐在林间小道旁的石椅上。虽然在之后那个“人”又爬起来继续追着他们不放，但逃进森林之后，现在总算将他甩开了。

“你有带手机吗？我的好像坏了。”

百合不安地摇了摇头，看起来像是被刚才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是嘛，这可糟糕了……看来只有等到天亮再说了……”

一树叹了口气，打量着阴暗的天色，看起来离天亮还有不短的时间，总之，先等到天亮再说，一切应该都会好起来的。

“我妈妈……被关在这座岛上……”

一个轻柔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咦？你说什么？”

“我必须尽快去救她，而且那个人也说要帮我的。”百合小声地说道，“可是，那个人……”

“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报警了吗？”

“求求你，请相信我！”百合突然抓住一树的手，以祈求的目光注视着他。“谁都不帮我……现在我只能靠你了。”

在百合楚楚可怜的目光凝视下，一树实在无法说出拒绝的词语。

邂逅

—02：00/夜见岛 苍之久村落

漂浮在鲜红色的海水中，三上脩的耳边似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脩……脩……”



温柔而优美的声音不停地呼唤着三上，那是深深刻在他心中的声音，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忘记了，但是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的声音……

“脩……”

跟随着那个声音，三上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他又清晰地看到了眼前的东西，看到了藏在记忆深处的瞬间。

在他的面前，一名美丽的少女漂浮在蔚蓝的海水中，黑色的长发在水中划出了美丽的弧线，阳光从天空中洒下来，将她的四周照得闪闪发光。三上穿着睡衣，小心翼翼地趴在船边，望着那名少女。

“脩……不要看……”少女回视着脩，温柔地说道，“不要看……”

在阳光的照射下，少女的身体就这样渐渐沉入了海中里，渐渐化为了泡沫……

导盲犬用温湿的舌头将三上脩从沉睡中唤醒了。

望着周围再度朦胧的一切，三上一时之间几乎无法回忆起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导盲犬则迫不及待地向着三上刚才躺着的楼梯上方爬去。

“小司？是什么？”虽然疑惑，三上仍然跟着一直以来陪伴着自己的导盲犬小司向上爬去。他眯起眼睛，仔细地观察着面前的景象，突然间，三上就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般颤抖了起来。

“这是……和那时候一模一样……”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和童年时代的记

忆几乎没有区别，小时候，他就是和家人一起住在这里，熟悉的台阶、熟悉的木门、和家人一起度过的生活……苍之久村落，这个熟悉的名字突然跳进了他的脑海中。

三上犹豫了片刻，将面前的木门推开。

门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玄关，一名成年男子浑身鲜血地躺在木板上，似乎早已断了气。在他的身上伏着一个几岁大的小男孩，正不停地摇晃着男子的身体并哭喊着，小男孩穿着蓝色的睡衣，看起来刚从睡梦中被惊醒。

突然发现站在门外的三上后，小男孩丢下父亲的尸体，带着一脸泪痕飞快地跑进了玄关另一侧的门里。纸门被拉上的声音重重传了过来，而注视着这一切的三上早已惊讶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我。”

没错，那个小男孩就是三上自己，而死去的男人则是他的父亲，三上隆平。

就在此时，三上的背后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来者飞快地走进了屋子里，警惕地注视着三上。

“从来没见过你，你是谁？”那是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人，一只眼睛用黑色的布条缠了起来。虽然他还不认识三上，但是三上却记得他的名字。

他是村里最有权势的太田家家主，太田常雄。作为夜见岛上的守旧派，太田和一帮人非常反感从外地搬来岛上的三上父子俩。

太田常雄疑惑地盯视着三上的一举一动，然而，在他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一股黑色的烟雾像是拥有意识一样飘进了三上隆平的尸体中。转瞬之间，三上隆平就突然站了起来，无视脩的存在，追着惨叫的太田常雄冲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小司也拖着三上向屋外跑去。

钻进三上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小木屋后，小司呜呜叫了几声，用前爪不断地刨着地面。不一会，泥土中露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张孩子的蜡笔画。

画面的中央是一位身着淡蓝色衣服的长发少女，但奇怪的是天空上没有画上太阳，而是涂满了黑色的云。

就在三上呆呆地注视着那幅画的时候，屋顶的木头突然因年久失修发出了奇怪的吱呀声，注意到了这点的小司使尽全力将三上撞出了小木屋，与此同时，木屋上的屋顶突然坍塌下来，全部砸到了小司的身上。

由于听到了小木屋的声音，一名尸人注意到了三上，飞快地追了过来。失去了小司的指引，三上只能在几乎无法看清的山道中跌跌撞撞地向前逃着，突然之间脚下一空，便这样失足滑落了下去。

▶▶▶紧急着陆

—02：00/夜见岛 碑足

“冲田先生……冲田先生……你可不要死啊……”

年轻的士兵俯在战友的身体上，带着哭腔大声地呼喊着，远处是因迫降而受损的直升机残骸旁，浓烟还在不时地涌出来。

就在不久之前，他们驾驶的直升机遭遇了意外，失去方向与信号、无法与本部联络……无奈之下只好迫降在海中的小岛上，而飞行员冲田在降落的时候不幸罹难。

三泽岳明紧紧皱起眉头，注视着已经没救了的冲田和后辈永井赖人，并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刚才在飞机上突然失去信号的过程实在是太突然了，虽然没有出声，但是一股浓厚的不安感从三泽的脚底升了起来。

“2136紧急情况发生，从现在起由我指挥紧急避难行动。”望了一眼被黑暗所笼罩的远处，三泽向永井发出了指令，“立即撤退。”

“……明白！”永井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杠起身上的佩枪和冲田，有气无力地跟着三泽朝村中心的方向走去。



实战
-1：00/夜见岛游乐园 管理小屋

即便是管理室里的电话也无法接通，三泽岳明试了几次，终于放弃了努力，拿起枪回到屋外。一推开门，永井的抽泣声就传到了三泽的耳中。

“那家伙已经死了。”三泽走近永井，拉住他的领子把他拽了起来。“站起来！”

然而，永井仍然没有任何要停住哭泣的意思，反倒干脆跪倒在地上，大哭特哭起来。冲田是他来到自卫队后一直照顾着他的前辈，没想到居然在这次简单的任务中……

面情绪对失控的士兵，三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现在不是在拍电视剧，动作不快点的话我们也很危险，快走吧。”

听着三泽的劝慰，永井泪眼朦胧地望向冲田，然而，冲田已经不在地上了，映入他眼帘的是冲田举起枪射向他的景象。

一颗子弹穿过永井脑袋上的钢盔，将钢盔击落到地上。目睹着这难以置信的一幕，永井张大嘴巴，几乎连话都已经说不出来。

“冲田先生……？”

没有错，正举着枪的那个人确实是已经死去的冲田无疑，他仰着头望向永井，正得意地发出一阵阵狂笑。

“这怎么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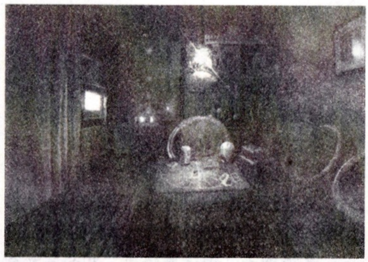
永井倒在草丛中，惊慌失措地喃喃自语起来。

“二等兵，还击。”三泽将手枪递给永井，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这么会这样……为什么？”永井呆滞地凝望着冲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而冲田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杀意。

“这是自卫射击，快开枪。”三泽将永井拖起来，“必须开枪……现在可不是在训练。”

永井的双手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闭上眼睛，绝望地扣下了扳机。



透视过去
-01：00/夜见岛 苍之久渔港

“真的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们得救了……是吧？”

阿部仓司一边尝试着将心爱的赛车外套上沾的灰尘拍掉，一边在堤坝上四处张望着。一起乘坐翔星丸号要前来这里的乘客一个都没见到，只有他们孤零零地在堤坝上醒来。

面对这种情况，阿部有些不知所措了，他的目光投向站在一边的喜代田章子，想要借着说话来掩盖心中的不安。

但是，章子压根没有听到他到底在说什么。

在来到堤坝的时候，章子的面前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景象。

那是一名穿着淡蓝色衣服的长发少女，她的眉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紧锁，正在和一个几岁大的小男孩说话。

"脩……没错，用七把钥匙打开七扇门……"

少女说着寓意不明的话，她身边的男孩也是一副惊讶的模样。

很快，那残旧的景象就从章子的眼前消失了。

"……柳子？"

章子忍不住轻轻地念出声来。

没错，那个少女的脸……和柳子实在是太像了。

多河柳子，她曾是章子最好的朋友。

说是曾经其实也不尽然，尽管柳子与男友同居之后就渐渐和章子疏远了，但是两人偶尔还是会以电话和书信的方式联系，直到昨天章子在电视中看到了柳子的死讯为止。

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档新闻节目，主持人用官方的语调冷静地播报着案件的情况。

多河柳子，饭店服务员，和一名无职男子同居生活。今天在公寓中被发现死于他杀，死因是头部被钝器多次重击。邻居之前曾经多次听到她与男友争执的声音，因此警方初步怀疑疑犯为同居者阿部仓司并已经展开了搜捕行动。

章子不禁想要捂住嘴，让自己不要在占卜店里叫出声来，而阿部仓司就在这个时候闯进了她的店里。

阿部贸然闯入的原因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是杀害柳子的凶手，作为一名有着超能力的占卜师，章子完全相信这一点。虽然阿部看起来一幅吊儿郎当的模样，但他绝不是会杀死自己女朋友的那种人，真正让章子在意的是柳子之前曾经屡次和自己提到过的事情。

长久以来，有一件事总是困扰着柳子，那似乎和她的母亲有关，但是，即便是柳子最好的朋友，章子也并不完全清楚那件事情的详情。沮丧的时候，柳子也曾告诉章子自己本不应该继续留在这里，还说过"还有另一个自己"之类奇怪的话语，但是恢复正常之后，她又像是忘记了这一切一样闭口不提。

章子相信，这些事情才是柳子被害的原因。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为了查明柳子的死因，章子运用自己赖以为生的超能力为两个人占卜了一次，超能力指向的地方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夜见岛。刚踏到岛上的时候，章子还感到有些疑惑，不过随即而来的那段影像立刻证明了他们并没有找错地方……

"但是，没理由啊，而且这也很旧了……"章子很快地否定了将那名少女当作是柳子的想法，按照她的判断，这段记忆的发生时间至少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柳子还是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而已。但是……和柳子一模一样的少女，这件事本身应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

"我说啊，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望着困惑的章子，阿部从堤坝的另一头凑了过来，虽然对方完全没有在听，阿部还是坚持不懈地继续说了下去，"其实，我也曾经看过一次幽灵呢……以前，我们家养的狗死了……"

章子仍是一副沉思的模样，阿部终于泄气地闭上了嘴："……看来你对我说的话完全没兴趣嘛……"不过没安静多久，他就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将棋形状的挂饰的东西，高高地举起来打量着，"这个……是不是纯金的啊？"

看到这个情形，章子忍不住向阿部相反的方向扭过头去，直到现在为止，她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柳子会选择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一阵尖利的警报声打断了她的思考，章子向远处望去，赤红色的巨浪正从海中涌起，向他们的方向扑来。

在红色巨浪冲来的同时，刺耳的警报声仿佛地底的呜动一般，充溢着四面八方。

疑惑

-1：00/夜见岛 瓜生森林

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百合突然踉跄了一下，摔到了一树的背上。

“不要紧吧？”一树赶紧转过身，将百合扶正，不料百合反倒紧紧地抱住一树，将头埋进了他的胸前。

“我一直、一直都很寂寞……”百合闭着眼睛，轻声说道，“我一直在等待……等人来帮我，等待能和我合为一体的人……”

感受到怀中少女的柔弱与无助，一树不禁轻轻搂住了她的肩膀。

一阵强光突然从背后传来，随着百合的一声惊呼，两名男子从树丛中冲出来，跳到了一树面前。

“是谁？”一树眯起眼睛喝问道。

“我还要问你是谁呢？在这里干什么？”其中的一名男子反问。

瞳孔终于适应了手电筒的强光，一树才看清两名男子居然穿着自卫队的制服，不禁松了一口气下来。

“太好了，得救了……”

两个男子中的一个还很年轻，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另一名年长些的剃了光头，目光非常犀利。他并没有与一树寒暄，而是注意到了躲在一树身后的百合。

“那个人怎么了？”三泽指着百合问道。

此刻，百合像是非常害怕的样子，不停地向一树的后面缩去，躲避着三泽的观察。看到这幅情景，三泽举起枪，朝着百合的方向走去。

“喂，别这样！你没看到她不喜欢吗？”感受到百合的不安，一树试图伸手拦住三泽，不过却完全没起一点作用，这让一树不禁有些愤怒了起来，“喂，干吗啊！你！不要太过分了！”

两人的争执一触即发的时候，永井突然指着远方惊声大叫起来。

“三泽少校……那个！”

在永井所指的方向，一排红色的巨浪像会移动的山峰一样朝所有人压了过来，被这难以置信的景象所震惊，几乎没有人发出声音，所有人都呆呆地站在原地，凝望着那红色的巨浪。

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仿佛占据了整个天空。

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吗？

失去意识前，一树忍不住这样想着。

幻视

0：00/夜见岛 瓜生森林

哭声、笑声、男人与女人的低语声……无数声音汇聚成了一团迷雾，将一树牢牢地罩在其中，它们就像是一双双手，拼命想要钻进一树的脑海之中，令脑袋仿佛都要被挤得破裂开来，在这团迷雾中，一树紧紧地捂住了耳朵……

一阵幽香从远处飘了过来，将一树从迷雾中拉了出来。百合蹲在他的面前，那幽香正是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

“……你没事吧？”一树捂着脑袋从地上爬起来，将目光投向周围的时候，才发现那两名自卫队队员已经不见了。“那些家伙呢？”

没等百合说话，一阵奇异的感觉突然涌入了一树的体内。就和在昏迷时体验到的事情一样，无数东西拼命地想要挤入他的脑海中，受到剧烈的刺激，一树忍不住弯下腰来。

挤进脑海中的东西渐渐变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有实感了，像是已经和一树慢慢融为一体。在恍惚之中，他的眼前出现了百合与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的景象。

那名女子是一树从未见过的人，她正用力地推搡着百合，一边大声尖叫道。

“你这个妖女！为什么你还没死？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

“喂！快住手！”

一树慌忙冲上去，将百合从和服少女的面前拉走，只听到少女用生气的声音不停地叫着“来人啦！快来人啦！”

浮现在脑海中的景象突然结束了，一树又一次看到了站在面前的百合。她的表情非常平和，就像是早已知道了发生在一树身上的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一树惊讶地问道。

“它们还会再追过来的……我们最好快点逃走。”百合望了望周围，轻声说道，“拜托，闭上眼睛，然后试着去感受你的周围。”

在百合坚定的目光示意下，一树疑惑地闭上了眼睛，听着耳中传来的百合的引导，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动静上。

慢慢地，一树看到了……

伴随着混乱的呼吸声，各种景象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了另一些“人”所看到的世界，看到了正沿着自己走来的路飞快地前进，很快就要追赶上自己的“人”的视线。

他听到发出混浊不堪的低喃声、不停在黑暗的小道中徘徊、寻找着下一个猎物的“人”的声音，感觉到了一直伏在屋顶不眠不休的狙击手的杀气，监视着走进自己视线的猎物。

即便是闭着眼睛，他也能看到那些“人”想要干什么。那些“人”早已失去了生命，只留下死亡已久的躯壳与混浊的意识，睁着血红的眼睛，不停地在黑夜中搜索。

它们是从海中归来的尸人，目标是一切还活着的生命……

▶▶▶ 怀疑

00：00/夜见岛 瓜生森林

“奇怪，再怎么说这一切也太超乎寻常了。”

走在森林的小道中，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疑惑感在一树的心中愈发强烈。

自从踏上这座岛以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变得越来越怪异，先是奇怪的黑影、在荒岛上四处徘徊的尸人，然后是赤红的海浪，接下来……可能是由于红海的缘故，自己居然看到了尸人们所看到的东西。

而这所有怪事百合似乎都心知肚明，却不肯透露一点关于夜见岛和自己的事情给一树。

“你不觉得吗？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一树停下脚步，试探着再次询问道，“而且，你认识刚才那个女孩吗？”

百合垂下头去，没有回答一树的问题，只是轻声说道。

“我妈妈一直以来都在放飞鸽子，但是，鸽子从来没有飞回来过……我必须要尽快去妈妈那里……”

“……嗯，你所说的妈妈，真的有这个人吗？”犹豫了片刻，一树还是决定问出这个已经困扰了自己很久的问题。

“太过分了！”百合突然抬起头，愤怒地大叫道，“你果然还是不相信我呀？你不愿意帮助我妈妈？”

“不，那个……”

面对着突然爆发的百合，一树有些不知所措，想要伸手去拉住她的手臂，百合却大叫了一声好疼，便丢下一树一个人生气地跑进了树丛之中。

▶▶▶ 异样感觉

00：00/夜见岛 崩谷

醒来的时候，章子发现一直在身边罗罗嗦嗦的阿部仓司不见了，而自己也从堤坝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像是居民居住区的地方。

她看了看周围的地面，没有一丝被洪水冲过的迹象，周围一片黑暗，现在究竟是



几点呢？距离被冲上岸的那个时候过去了多久？章子完全没有一点头绪。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来到这个小岛之后，她的能力变得愈发活跃，就像现在一样，一股奇怪的感觉突然涌入了她的脑内，自己的意识中仿佛交杂了别人的视线。在那个人的视线中，不远处就是正向前懒散踱步的阿部。

“哦，运气不错！”阿部像是又在地上发现了什么，开心地蹲下去捡了起来。

现在所看到的情景让章子不安起来，因为那个正注视着阿部的视线，是某种非常邪恶的东西……。

必须要快点找到那个家伙……章子一边想着，一边跳上了不远处的卡车。点亮车灯的时候，前方深邃无边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几团黑雾在车灯的照耀下不停地蠕动着，并发出了烧焦般的声音。很快，那些黑雾就散开了，但是这古怪的一幕却深深地摄住了章子。

噩梦

01：00/夜见岛 瓜生森林

火车到来前的铃声响了起来，顺着半敞的窗户飘进了狭小的房间里。

一台老旧的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动着，为这个房间增添了一些生气。三泽一动也不动地跪坐在桌前，桌上的电话正发出连续的铃声，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它，在这个空气的流动几乎凝固的房间中，三泽全身心关注的，只是柜子后面的东西。

因为那个柜子后面的东西，他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终于，三泽站起来走到了柜子前，他屏住呼吸，慢慢地蹲下，伸头向里面的黑暗中望去。

不过那里除了黑暗外没有任何东西。

三泽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终于平静下来。这时，他看到了一直站在自己背后的那个小女孩……

“哇啊啊啊……”

三泽从梦中突然惊醒过来，这才发现自己仍然在岛上，他慌张地环顾四周确认并无异样后，这才将满脸的冷汗用袖子擦干。

那些东西又来了……那些可恶的幻觉，看来，不快点离开这座小岛不行啊……三泽望向连一颗星星都没有的黑色天幕，不安地想着。



丧失

01：00/布莱特温号 货物室

矢仓市子在黑暗的船舱中慢慢坐了起来，面前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如此陌生，她战战兢兢地环视四周，因为害怕而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小声呼喊着。

“中岛？伦子？大家在哪里啊？”

但是周围什么回应的声音都没有传来，

在空无一人的货舱中，只穿着水手服的市子突然觉得有些寒冷。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自己明明正和同学们乘坐着客轮返回家里，由于参加中学生网球赛并得到了冠军，所有人都非常开心，在船上相互追打着……

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像只是一眨眼的时间，再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截然不同了呢？

突然之间，一阵异样的感觉涌入了市子的脑中，市子不知所措地大声叫着，想要将那种感觉丢开。

“这是什么？讨厌啦，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要形容那种异样的感觉的话，就像是别人的视线混进了自己意识里，痛苦、难受、恶心……又带有莫名的恐惧感。通过那视线，市子感觉到了船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很多人存在，但是那些人……绝对不是自己的朋友。

望着漆黑一片的货舱，市子感觉自己的眼泪似乎都要掉出来了，为什么大家将自己一个人丢在这个地方都消失了呢？究竟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中岛一郎和木船伦子都去了哪里呢？伦子不是还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自己商量吗？为什么全部丢下自己跑掉了呢？

在船舱中傻傻地站立了一会，市子咬了咬牙，走进电梯向操舵室走去。如果还有同学留在船上的话，他们应该也会在操舵室聚集的。

船舱中和走廊中不停有拿着武器的怪人徘徊着，他们的身上沾满了业已变色的血液和恶心的淤泥，市子很小心地避开他们的视线，钻进了操舵室中。

但是，面前的情景又让她失望了，操舵室中一个人也没有。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市子慌慌张张地接起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了一名中年男子的声音。

“喂？喂？有人在吗？你在哪里？”

“我在……我在二楼的操舵室。”市子急忙对着听筒大声喊道，然而没有等到回音电话就突然被切断了，市子试图再次拨回去，却没有人接。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市子大口地呼吸着空气，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尽管没有人接，但是还有一个办法，也是惟一的一个办法……

市子闭上眼睛，开始慢慢尝试着集中精力，努力寻找着像刚才那样的感觉。虽然过程令她非常头痛，但是市子仍然坚持着。其他人的视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面前，红色的世界、疯狂的喘息声、充满了杀意的意识……不，这些都不对……

就像搜索频道一样，市子一个一个地排除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终于，她找到了正常的视线。

通过那个视线，市子确认了男子的位置——地下二层的机关室。

市子飞快地冲出操舵室，一刻也不停歇地下着楼梯，朝机关室冲去。因为慌张，她的脚步声引来了一个怪人的追赶，市子甚至没有勇气回头望一眼，她飞快地冲到机关室前，一边用力地拍打着铁门，一边放声大喊道。

“救命呀！救救我！”

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中年男子走出来，一枪击中了市子身后紧追不舍的怪人，直到这个时候，市子才发现那个“人”简直不能称之为人，而更像是一具曾被反复击打的尸体。

但是不管怎么样，见到警察令市子绷紧的弦终于松懈了下来，她一边大声地哭泣着，一边抱住了那个警察。

咒缚

02：00/夜见岛港 岩石场

木船郁子紧紧地堵住耳朵，不停地向前

跑去，尽管如此，还有不断有各种声音传入她的耳中，清晰得难以忽视。

“总觉得那个人有点恐怖。”

“是啊，突然间就不发一语……而且还有她的那种眼神……”

为了摆脱这些声音，郁子更用力地捂住了耳朵，但是，声音仍然不停地从四面八方涌入脑海中。

“你不觉得有时她好像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似的……”

“真邪门，太可怕了……”

“你们知道吗？她胸口的印记……”

“……怪物。”

“别说了……闭嘴！”对着不断嘲笑自己的少女们的声音，郁子再也无法忍耐地大叫出来。

周围的色彩突然之间全部都消失了，一片黑暗笼罩了四周，无数双手从地底伸了出来，想要将她拉入深邃无底的黑暗中。

“不！”

被自己的惨叫声从噩梦中惊醒，郁子立刻爬了起来。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身边是一片岩石，不远的地方，红色的海水正不断重复着涨潮与降潮的的过程。

回忆起被红色的海水从甲板上卷入海中的情景，郁子苦笑了一下，抱住膝盖坐在原地。

“真是倒霉呀……居然在打工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

不协调

02：00/布莱特温号 左舷通道

为了尝试使用无线电和外界联络，永井跟着三泽搜查了停靠在港口的客轮布莱特温号，但是，走在空无一人的船舱中，永井愈发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紧张。

“少校，我……渐渐感到有些不安。”紧跟在三泽的后面，永井一边爬着楼梯，一边向三泽诉说着自己的疑惑。

怪事不光只是冲田的死而复生而已，这整座岛都非常不对劲。躲在黑暗中偷偷窥视着两个人的视线，无时无刻都会出现的黑雾，还有和冲田一样怪异的岛民……只要再多在这里待一会，永井都觉得自己像是困在一场醒不来的噩梦中一样。

“我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是我脑子出问题了。”

“那要不要给你自己脑袋一枪看看啊……如果是梦，你会从温暖的被窝中醒来。”

三泽猛地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将枪对准了永井的额头，语调中充满了奇妙的亢奋：“但如果不是在做梦的话，这一切都会结束……”

永井呆呆地望着三泽，突然之间，站在自己面前的那个人似乎变成了从来都未曾见过的陌生人。

“砰！”

三泽像是真的按下了扳机般全身颤抖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

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三泽的诡异举动，永井突然感觉到了来自背后的视线，他快速转过身，用手电筒向楼梯下照去，只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少女尖叫了一声，匆匆地逃进了走廊。

“喂！你别走！”

虽然只是一瞬间，不过永井仍然认出了那个少女，她就是不久前在树林里见到的岸田百合。

拿不定主意的永井向三泽的方向望去，而三泽却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自顾自地推开楼梯顶端的门迈了进去。

“什么嘛，那家伙，自以为是……”永井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朝百合逃走的方向追去。

破绽

03：00/夜见岛 瓜生森林

带着在船上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百合回到了陆地上，百合仍然是一幅不安的模样，看到这个情形，永井担心地追问道。

“你没事吧？”

百合摇了摇头，突然举起双手，轻轻抚摸着永井的脸颊。

“你……愿意相信我吗？愿意帮助我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百合会这样对待自己，但是被那柔软的手指所抚摸，永井仿佛感到了一股醉意。

一把枪突然插到了百合和永井之间，枪口正对着百合。

三泽举着枪，面无表情地盯着百合，似乎随时都会扣下扳机的样子，永井回过神来，猛地推开枪口，百合则趁着这个时机飞快地逃进了森林里。

“你疯了吗？我早就觉得你不正常了！”永井一把推开三泽，向他怒目而视。

自从三泽开始不停地服用那些药之后，他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现在，永井再也无法对他的种种奇怪行径继续沉默下去，这段时间里的不安、担忧与紧张全部爆发了出来。

“混蛋！我再也受不了了！为什么是你！为什么冲田先生会……”由于愤怒，永井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什么，只管将自己的怒火发泄了出来。

与不断大声怒吼着的永井相反，三泽则冷冷地盯着永井，看不出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悔恨

02：00/苍之久村落 三上家起居室

市子精疲力尽地坐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两眼空洞地望向前方。跟着藤田茂从游轮上逃出来之后，藤田带着她躲进了一栋普通的民宅里，现在他们终于暂时安全了，但是想起突然失踪的同学们和游轮上发生一切，市子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尽管如此，一得知自己的安全困意就不住地涌上来，市子的眼皮不时地合在一起，而她则努力地想要克制这股困意。

“我害怕睡觉……我不想睡……好像有什么东西会来……”

“别担心，警察叔叔会看着的，放心地睡吧。”藤田温柔地劝慰着市子，“等休息完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岛，好吗？”

似乎是被藤田的微笑说服了，市子点点头，依在墙角闭上了眼睛。

看着绑着两条马尾辫的市子，藤田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朝子还是中学生时的模样，那个时候她是多么的可爱……但仿佛只是一眨眼，朝子就变成了大人，对自己抱着巨大的敌意。

真想再看到那样可爱的朝子啊……藤田轻声地叹着气，如果那个时候能再多花一些时间在妻女身上，再多关心一点她们，事情也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种难以挽回的局面。但是，藤田似乎总是不自觉地开始多管闲事，就像今天一样，本来他早已应该回到家里，结果现在却因为自己的责任感而被困在岛上。

“为什么我总是会这样呢……？真烦人啊……”

望着已经放心地睡过去的市子，藤田既有一种放下心来的感觉，又对自己有些无奈。

迷路

03：00/夜见岛游乐园 旋转咖啡杯

自从百合跑掉之后，一树一直在后悔自己对她说的话有点太过分，本以为已经没有



弥补的机会了，没想到在走进游乐园时，他又一次遇到了百合。

百合正坐在落满灰尘的旋转咖啡杯里，她似乎已经不再生气，而是轻声召唤一树坐到自己的身边。

“看，你看……”

百合掏出一只制作精美的玻璃鸽子，放到两个人的面前，慢慢地转动着。

没等一树说话，她突然松开了手让玻璃鸽子掉到面前的旋转盘上，碎片溅的到处都是。

“这里是让形态形成的世界。”凝望着碎掉的鸽子，百合说道，“不赶快的话一切都将回归，变成原来的样子……回到虚无的混沌……”

伴随着百合的话语，鸽子的碎片突然聚集到一起，最终复原成了原来的样子。透明的鸽子就像是从未曾坏掉一样，在灯光的映射下发出晶莹剔透的光芒。

虽然面前发生的事情还是那么奇怪，但是一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习惯了，他并没有问百合，即便问了，她也不会回答的。

百合轻轻依偎到一树怀中，柔声说道：“只有你会相信我，是吧？我一直在等，等着你来……”

一股熟悉的幽香飘进了一树的鼻腔中，一树温柔地搂住百合的肩头，默默地点了点头。

百合站了起来，走下旋转杯，唱起了一首如同民谣般的歌曲，那首歌的调子孤独而寂寥，让一树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幽怨。

“这首歌……可以带我到妈妈那里……”百合幽幽地说道，让一树用幻视截取自己的视线。在百合的视线中，原本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个如同封印石碑一样的东西。

跟随着百合的带领，一树在游乐场中找到了七个这样的东西，每当依照歌词中的内容将石碑上的图案拼好，石碑上就会漾起一团红黑色的雾，似乎象征着封印的解除。

第七个封印解开后，一阵震动随之传来，百合凝视着一树的背后，缓缓伸起手指向那个方向。

“你看……”

一树回过头去，在他背后的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五彩光芒混杂着红黑色的雾气从洞口中喷涌而出，与废弃的游乐园构成了难以想像的奇异景象。

替身

03：00/夜见岛 第一炮台遗址

都想起来了。

童年的事情几乎全部都想起来了……

三上呆呆地站坐在墙角，手中紧紧握着那幅自己在孩提时代藏到罐子里的宝物，眼眶不禁湿润起来。

那个一直以来都深藏在自己记忆深处，让自己写下《人鱼之泪》的少女叫做加奈江，之所以回到夜见岛，之所以仍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因为她。

加奈江是三上的姐姐，不，与其说是姐姐，其实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罢了。29年前，脩和父亲在港口玩耍的时候正巧遇到了被海水冲到岸边来的加奈江，加奈江失去了所有记忆，但是，由于她和脩早已死去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三上隆平决定将她收留下来，三个人一起生活。

加奈江和脩很快就变得密不可分了，但

是三上隆平却无法遏制住自己的担忧。加奈江和自己的妻子有相同的长相已经是一件怪事，再加上她还非常害怕见到光……他试图向村民们隐瞒关于加奈江的事情，但是以太田常雄为首的一群人仍然知道了加奈江这个不祥的存在，并商量好要在一天深夜将加奈江杀死。

那一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将脩哄睡，然后自己回到了客厅。脩是被楼下嘈杂的声音惊醒的，他揉着眼睛走进客厅，发现父亲已经死了，身上沾满了鲜血的加奈江拉着他的手，一边躲避着村民的追赶，一边将他带到了山顶的缆车旁。

"要好好地等着我哟，我一会就会过去的。"

加奈江一边说着，一边将脩放进缆车，让缆车滑到村外。

缆车快速地沿着轨道滑下去，呼啸而过的风声让脩忍不住感到害怕，他注视着越来越远的加奈江，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但是细微的声音很快就被风声所吞没，连自己都听不到了。

之后，加奈江遵守了和脩的约定，逃到了缆车前带着脩一起跑，但是在逃到港口的堤坝上时，村民们追来了，脩和加奈江不慎落入了海中。

加奈江将脩抱到了海中漂浮着的一艘小船上，自己则漂在海里不停地划动。不知道过了多久，太阳出来了，加奈江让脩闭上眼睛，自己渐渐地在阳光下化为了一片泡沫，消失在蔚蓝的大海中，那宛如梦境的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脩的心中。

虽然获救之后，脩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家人的记忆、童年的记忆……但如人鱼般化为泡沫而死的美丽少女却是如此鲜明，从未在他的眼前褪色。

"不过你命还挺硬的呢，如果我不来的话你绝对死定了。"阿部望着正坐在墙角陷入沉思的三上，有些得意地说道。如果不是他及时来到斜坡下救了三上，三上可能早就被追来的尸人打爆脑袋了。

突然之间，阿部觉得低垂着眼睛的三上有点眼熟，于是毫不客气地凑到了他的面前，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哪里见过……对，对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看到名人，阿部几乎将自己所处的环境都忘记了，兴奋地大叫起来："这些会不会被写成书啊，这样我也会出现呢！"

"如果能活着回去的话……"

三上的话总算让阿部的满腔热情暂时为之熄灭，他叹了口气，大声抱怨道。

"唉，我怎么跑到这鬼地方来了呢……那个白痴占卜女人也消失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

"你也在找什么东西吗？"三上轻声问道。

如果要说找什么东西倒也没错，但是，阿部对自己的目的仍然非常疑惑，甚至不比章子了解得多。之所以来到这里完全是因为章子的坚持，然而，和章子分散了之后，阿部已经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了。他抓了抓头皮，由于不知道怎么回答而反问道："那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三上的目光虚无飘渺地望着前方，轻声答道："来找我的回忆……"

"嗯……对了，你那只狗呢？"阿部突然发现三上变成了孤单一人，不由得好奇地问道。然而，三上却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之中，轻声喃喃念道。

"她也成了我的回忆，大家都从我身边离开了……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我就能全部想起来了……"

一声嗥叫声突然从不远处传来，阿部立刻紧张地跳了起来，带着三上朝声音的反方向逃去。

奇忆

04：00/夜见岛游乐园 时钟广场

好不容易和阿部一起逃离了充满了危险的区域，三上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座废弃的游乐园中。

阿部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过了片刻才抬起头来打量周围的环境。

“废弃的游乐园呀……感觉有些凄凉呢。”

说着，阿部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放进口中，可惜随身携带的打火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丢失了，阿部不悦地哼了一声，重新将烟放回到了烟盒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周一直都在响着让人不舒服的噪音，像是警报声，又像是什么生物的呻吟声，在这些噪音之中，三上突然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脩……”

加奈江的声音不停地呼唤着三上的名字，一瞬间激起了回忆的涟漪。

“七扇门的七把钥匙……”环顾四周，三上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在很久以前他也曾到过这里，那个时候，是加奈江带着他走进游乐园，告诉他要打开七扇重要的门……

加奈江还说过，妈妈放出了许多鸽子。

但是之后究竟怎么样了呢？似乎是没有打开全部的门，加奈江很失望，但是什么也没说。

三上突然转向阿部的方向，认真地向坐到了熊猫摇摇车上的阿部拜托道。

“拜托你了，带我，带我一起去吧！”

带他一起到达那个可以见到加奈江的地方……



幻影

04：00/夜见岛金矿职员住宅

三泽叹了气，将最后剩下的药一口吞下。

很快，他闭上眼睛，吐出了一口气。表情从沮丧变成了喜悦，露出了一丝不常见的笑容。

三泽拿起手中的枪，以开玩笑的语气向周围的住宅中叫道。

“永井！你在哪里？永井～我们一起来玩玩吧！”

但是，他的呼唤声被湮没在黑暗之中，没有人回答。

三泽端起枪，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向住宅中走去，一边用力地推开被关上的门，一边不停呼唤着永井的名字。

不远处的楼顶灯光突然亮起并发出了一声响动，虽然之后便迅速归于沉寂，不过却没有逃过三泽的双眼。他闯进住宅，毫不迟疑地对着守在门口的“人”射了几枪，摇摇晃晃地爬上楼梯，推开了那扇被永井作为藏身之所的门。

就像是感觉到三泽的到来一样，电灯突然亮了起来，但屋中并没有永井，而是一个绑着麻花辫的小女孩。

小女孩背对着三泽，垂着脑袋不知道在做什么，在三泽靠近的瞬间，小女孩突然转过脸来，露出了一张被血污沾满、扭曲变形的脸……

被幻觉困扰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三泽都清楚地记得那可怕的一天。

那一天，他接到了任务去发生大规模塌方的羽生蛇村进行救援，在救援活动中，一个叫做四方田春海的小女孩于这场巨大灾难的第三天被发现仍然活在废墟之中，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救出来的时候还安然无恙。

人们都用奇迹来形容这件事，但是对于三泽来说一切却大不相同。将四方田从废墟中抱起来带进直升机的时候，三泽看到了，他们刚离开的废墟中伸出了无数双赤红色的手，拼命挥舞着……想要抓住他和四方田春海。

那一刻，他见到了所有死于羽生蛇村中的人们的怨恨聚为一体的模样。

救出四方田之后，三泽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四方田的面容和无数双手就像毒素一样钻进了他的脑中。为了控制这些幻觉，长久以来三泽一直在通过药物治疗自己，但是越是服用药物，看到的幻觉也就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对药物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而现在，最后的药也没有了，它们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出现了。

想到这里，三泽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真实

05：00/夜见岛 第1炮台遗址

藤田从高台上跳下来，落入了草丛之中，然后又站起来，接住了跳下来的市子。由于失去了平衡，两个人不小心摔倒在草丛中，藤田连忙将市子扶起来，关切地询问道："不要紧吧？"

市子微笑着点了点头，拍了拍水手服上的灰站起来。

"通过这前面的地方，警察叔叔的船就停在那里，再加把劲吧！好吗？"

说着，藤田茂就握着手电筒在前面开路。

手电筒的光芒突然照到了一个伏在地上的人，藤田惊讶地走过去，发现那竟是十年前从岛上失踪的太田常雄。

十年前，也就是1976年的8月2日，那天晚上海底电缆突然断裂，包括太田常雄在内的岛民们都离奇地在这座岛上失踪，从此之后，夜见岛就被封锁了起来，而现在，他居然在这里见到了仍是十年前模样的太田常雄。

"大叔！"藤田轻轻地晃动太田，太田终于恢复了意识。

"你是……藤田家的笨儿子啊。"认出了藤田，太田常雄缓缓移动身体，想要从地上爬起来。但是从动作上来看，太田受的伤似乎相当严重。

刚刚爬起来了一点，太田常雄的目光突然变了，他直勾勾地瞪视着藤田的背后，大声叫道。

"祸害啊！污秽……覆盖了整个岛屿……"

因为激动，太田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最终声音渐渐变小至无法听清，他也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就在太田停止呼吸的瞬间，三团依稀拥有人形的黑雾拥了过来，聚集到太田的身边，不停地变化着形态。最后，一团黑雾融入了太田的体内消失了，太田则突然爬了起来，像被操纵的人偶一样，以扭曲的步伐扑向藤田。

藤田反射般地举起佩枪射中了太田，与此同时，几团黑雾又一次靠近了太田的尸体。

看到这幅情景，藤田慌忙拉起市子躲进了地下通道中，但是，藤田终究没能躲过太田的追逐，被一记重击砸昏了过去。太田常雄狞笑着靠近摔倒在地的市子，伸出手向她

抓去。

面对着太田，市子突然笑了。

太田伸向市子的手突然缩了回去，惊恐万分地向后退去，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转眼间就消失在了地下通道的尽头。

藤田从地上爬起来，疑惑地望着太田消失的方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他感觉到市子向自己走来，便转过身去，然而，首先映入他眼帘的竟是一把锋利的尖刀。

“市子！”

藤田没有看错，市子正高高地举起一把刀，冷笑着插入了他的胸口。

手电筒掉到了地上，藤田也应声倒地，市子蹲下来，一边笑着，一边不停地将刀插入藤田的身上。

鲜血像泉水一样流满了地面，藤田已经不再挣扎。他凝视着因为黑暗而无法看清的天花板，像是梦话一样低声说着。

“真是讨厌啊……抱歉了，朝子……”

真是讨厌啊……直到最后，也无法做到父亲的本分，朝子一定会很生气吧……

藤田的眼睛慢慢失去了光彩，呼吸声也停止了。

与此同时，市子仿佛突然惊醒过来，难以置信地望着藤田的尸体和自己手中的刀。

“这……这不是我！……我在那时就已经死了……”

市子悔恨与痛苦交织的哭喊声在地下通道中不停地回响着，她不断地推动着藤田的尸体，想要将藤田从死亡中唤醒。

“我已经死了！我不是我！”

咆哮

05：00/冥府

洞穴比一树想像得还要更加深邃巨大，在被黑暗所遮蔽了的空间里，一截细长破旧的木梯不断向下蔓延，这就是一树惟一能够看到的东西。

百合不紧不慢地在前面走着，丝毫也不惧怕这地底的奇异景象，一树只得加快脚步跟在她的后面。不知道走了多久，百合才终于停了下来，这时，一树的面前已经是另外一幅景象。

红色的海水充满了整个空间，在地底蔓延开来，木梯则延伸到了海水中央一块小小的陆地上，海水里，一株像植物枝干一样的巨大生物高高地耸立着。

“为什么在地下竟然有这种地方？难道……”一树目睹着万分异常的一切，将充满了疑惑的目光投向百合，而百合则转过身来，第一次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看……看我好吗？”

百合微笑着说道，将肩膀上的围巾丢到了地上，接着又开始解开上衣的扣子。

一树惊讶地注视着百合的举动，却无法将自己的目光移开。

“……拜托，看看我……看看真正的我……”百合以充满了诱惑的目光凝望着一树，不断地将扣子解开，最终拉开了衣襟。

一树感到自己仿佛要窒息了。

他看到了一张脸。

在衣襟被拉开的地方，袒露出的并不是百合的躯体，而是一张巨大的脸，衣服被拉开的时候，那张脸睁开眼睛，朝着一树露出了笑容。

一树向后退了几步，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几乎无法说出话来，看到这副情景，百合美艳的容颜上浮现出了快意的大笑。像是要呼应她的笑声一样，红色的海水中突然钻出了一只巨大的怪物……

鸽子的归来

06：00/冥府

百合终于回到了冥府，这么多年来，她

是第一个回到母亲身边的鸽子，她终于将迎来与母亲合为一体的荣耀。

可怜的母亲……一直以来都想要回到地面上，但是她为了这个目的而放出的鸽子却都背叛了她，以母亲赐予的生命在人间碌碌无为地过着可耻的生活。

只有自己，只有自己一个人遵循着母亲的愿望，用尽全心身地爱着母亲。

加奈江……

加奈江是母亲放出的第一只鸽子，为了更快地达成母亲的愿望，它模仿了三上隆平妻子的相貌，顺利地混入了夜见岛上。母亲几乎以为她要成功了，但最终她却甘于被无聊的亲情所腐蚀，一事无成地死在了海上。

还有多河柳子……

多河柳子是最让百合生气的鸽子，为了让柳子不受任何人怀疑地前往地面，母亲花费了漫长的时间。

她在19年前一艘失事并坠海的客轮中遇到了一名怀孕的初中生，将自己的希望藏到了胎儿的身上，初中生回到地面后终于顺利地诞下了一对双胞胎郁子和柳子，母亲慢慢地等待着，等待着柳子带着希望回到自己的身边。

但是，柳子却又一次让母亲失望了，平庸的她爱上了人类的生活，爱上了平庸的人类，为一点点小小的幸福而堕落，不肯理睬母亲的呼唤。

没有其他选择，百合只好找到柳子并杀了她。

还有一些鸽子没有觉醒，不过现在，百合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梦想，她能感觉得到，母亲已经渐渐融入了自己的体内，再过不久，自己就会和母亲一起回到梦寐以求的地面……

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中，一树感到自己似乎被慢慢地控制了。

怪物和百合融为了一体，百合的脑袋出现在了怪物的身上，但是面对这种诡异的景象，一树的脑袋已经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力。身体的操控权似乎被百合夺走了，明明知道害怕，想要逃出这个地方，但是却仍然不受控制地张开双臂，向百合的方向走去。

“跟我一起……”

百合微笑着弯下腰来，伸出长长的前肢，将一树拥入怀抱……

突然，一树感到自己又夺回了知觉，他没有被百合吸入身体之中，而是狠狠地跌倒在了地上。

“快逃！我快支持不住了！”

木船郁子对着一树大声叫道，她紧紧握着拳头，似乎正在抑制百合的行动，看到那个穿着黄色T恤的短发少女，一树突然想起来她就是之前在海啸时堕入海中的人。

与此同时，三上脩和一树之前在船上见到的阿部仓司也被这奇异的景象所吸引而走了过来。

“柳子？不、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见到酷似柳子的百合，阿部惊讶地张着嘴巴，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向前迈步。

百合抬起头来，微笑着望向两个人，三上突然像是着魔了一样，大步朝百合走去。

“姐姐，姐姐是你吗？”

在进入这个奇异的空间后，三上突然能看到了，一片血红色的世界中，加奈江正站立在中央，静静地等待着他回到自己的身边。

“我……一直都好孤单啊……我一直独自待在漆黑的地方……不要再丢下我了……”

三上踉踉跄跄地迈动脚步，向加奈江走去。在加奈江面前，他仿佛一瞬间变回了那个软弱胆小的孩子。

“脩……看着我……”

随着三上的靠近，加奈江露出了熟悉而温柔的笑容。

尽管阿部尝试着想要叫住三上，但三上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不停地向百合走去。章子也拼命地沿着台阶跑了下来，大声地叫道。

“不要！脩！不能看！”

章子的声音和平时听起来并不一样，听到这个声音，三上疑惑地转向章子，试探地问道。

“姐姐……？”

突然之间，三上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并不是加奈江。虽然和加奈江长得一模一样，但其他的方面却又截然不同，他慌慌张张地想要从百合的身边离开，但已经来不及了。

百合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了三上，随即而来的是无数双交织而来的手……巨大的力量将三上向里吸去，最终完全吞噬在体内。

吸收了三上后，百合发出了一阵满足的笑声，随着她的笑声，地面上冒出了无数白色的暗灵。

“快逃呀！快逃！”

郁子大声地呼喊着，拔腿沿着木梯向上爬去，暗灵们也紧追不放地跟了过来，如同潮水一样向地面涌去。

孤影

08：00/夜见岛 退湖湾

离开了藤田之后，市子没有方向地走到森林中，虽然全身都是鲜血且又累又冷，但她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突然，市子脚下踩空摔了出去，从斜坡滚到了下面的公路上。一瞬间，在市子一片空白的记忆中突然出现了让自己感到无比害怕的一幕。

木船伦子在甲板上想要抓住自己的手，但是最终失手掉入了海中，只拉下了伦子手腕上的手链。鲜红的海水中……自己似乎漂浮了很久、很久……

没错，自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又重新醒来了？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忘记了？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算是什么东西呢？

从硬硬的公路上爬起来，可以看到不远处堤坝下鲜红的海水，市子痛苦地摇着脑袋，但只能想起好友伦子模糊的脸。

“我想一起……回去……”

市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着路的另一侧走去。

逃脱

08：00/冥府

通往地面的阶梯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白色的暗灵在两人的身后不停地追逐着，沿着漫长的阶梯，木船郁子和一树手脚并用地向上爬去。但是，不管怎么拼命向上爬，暗灵都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两人身后。

向后张望暗灵的同时，一树突然被阶梯绊倒在了地上，眼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一树大声对身边的郁子叫道：“不要管我，你自己快逃！”

“是吗？装酷？你白痴呀，在这种地方你装给谁看呀！”郁子不甘心地拉着一树的胳膊，想要将他从地上拽起来。然而，从地面上蜂拥而来的一团团黑雾状的尸灵突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尸灵和暗灵由前后两侧将两人重重地包围了起来。

已经没有可以逃的地方了，郁子绝望地和一树对视了一眼，虽然明知徒劳，却仍在暗灵冲过来的时候护住了脑袋。

预计之中的冲击并没有降临到郁子的身上，尸灵和暗灵像是天敌一样纠缠到了一起，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存在，趁着这个时机，郁子赶紧拉起一树冲上了地面。

刚一踏上地面，原来的洞穴和阶梯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场。郁子停下脚步，试图在视线所及之处寻找游乐场的出口，但是，还没有等他们轻松下来，一阵轰鸣声就突然自地底响起，一眨眼的时间里，两人背后的地面上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看来还没能顺利摆脱那些家伙呀……郁子后退几步，正要朝游乐场的大门走去，一树却突然拉住了她的胳膊：“等等！这些家伙不断地冒出来，我们不能就这样不管。”

“那要怎么办？”郁子束手无策地望着背后。

“七把钥匙，对，把那些都破坏掉也许就能恢复原状了……”

郁子惊讶地望着一树，露出了询问的神色。

“我被利用了……”

一树悔恨地握紧拳头，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郁子。

因为听信了百合的花言巧语而打开了通往冥府的七道门，让这些可怕的生物来到了地面……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有用，但是现在可能只有这个办法能够弥补已经发生的一切。

朝石碑走了几步，郁子突然站住了。

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名穿着警服的尸人正端着枪，宛若巡视一样在阶梯上不停地张望着，完全挡住了两个人的去路。只要发出一点点声音，那个尸人就警觉地朝声源望来，简直可以说无懈可击。

郁子表情凝重地望着那个尸人，像是在思考什么，最终，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看起来非常辛苦。没过多久，那个尸人突然转过身去，走到了远处的花坛旁，开枪射死了另一名持枪的尸人。

与此同时，郁子突然睁开了眼睛，像是做了什么消耗了很多体力的事情一样大口喘息着。

“那是我的能力……”面对着一树疑问的目光，郁子解释道。“可以操纵在脑海中感觉到的尸人。”

说着，郁子拉着一树快速跑到暂时死去的尸人身边，拿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枪，对准不远处的石碑毫不犹豫地射击，石碑立刻应声而碎。

“这就是全部了。”

将最后一块石碑击碎后，郁子如释重负地放下枪来，此时，洞穴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强烈的光芒，黑雾不断地外喷涌而出。由于不明白这种变化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郁子和一树呆呆地站立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离别

11：00/苍之久村落 三上家起居室

从游乐场逃到村落的民居后，一树和郁子终于暂时躲开了暗灵与尸灵的追赶。

可能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用的原因，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格外压抑。郁子伸手迅速地碰触了一下一树受伤的脚踝，便缩回手并突然站起来。

“对不起……你已经没事了吧……在这种状况下真抱歉，不过……我真的不擅长与人共处……”

说着郁子就站起来向屋外跑去，一树立刻伸手拽住了她的手。

“等一下呀！”

“为什么我会没事，你应该知道吧？”郁子突然转过身来，“我可以读出别人心里的想法，而且这能力现在越来越强……”

听到这句话，一树反射般地松开了手，惊讶地望着郁子。

“怎么这样……别用那种像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我啦。”



郁子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自嘲地笑了笑就一个人离开了房间。

畏惧

12：00/夜见岛 四鸣山林路

虽然和一树、郁子两人在逃跑的过程中走散了，不过阿部和章子反倒更轻松地逃离了尸灵的追赶，躲进了林间小道里。

由于看到了和柳子一模一样的百合，阿部看上去要比平时沉闷很多。

“我虽然搞不懂……但我知道那家伙和普通人不一样。”阿部突然停住脚步，低声说道，“有时候她会莫名其妙的发狂，不过，她说过，和我在一起……她很快乐……”

想到柳子美丽的笑容，一股强烈的悲伤感让阿部哽咽了起来。

“果然……死掉的真是柳子……”

直到现在，他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柳子的死亡，一直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柳子已经没有了，再也不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

由于感受到阿部发自内心的悲伤，章子走过来，温柔地抱住了哭泣的阿部。

一片红色的光芒突然照亮了四周，章子和阿部惊讶地抬起头来，发现那红色的光芒正是从天空传来的。

赤红色的云层与天空缝隙之中，夜见岛的标志性铁塔高耸入云，然而就在铁塔的尽头与云层交织的地方，天空中居然倒映出了夜见岛的模样。

就像是投射在水面中的倒影一样，天空中、地面上，两个夜见岛就像是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奇妙的景象还在慢慢地向四周扩大。

在这诡异的景象下，章子和阿部几乎震惊得停止了呼吸，一股莫名的恐惧强烈无比地侵入了他们的心中。

“我感觉到有人在叫我……”章子似乎听到了什么，突然梦游般地向前走去，阿部慌忙捡起地上的木棍跟了上去。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能让全部……”章子一边低声念着，一边不停地向前走去，每走一段，就停下来抱住脑袋，努力地感应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29年前的晚上发生了什么……那个孩子……我必须要找到那个孩子……”

看到这样的章子，阿部紧紧握着木棍，担心地跟在她的后面。

虚无

13：00/夜见岛 第1炮台遗址

高台的草地上，三泽分开双腿以大字形仰卧着。

天空像镜子一样映出了现实中的夜见岛，见到如此怪异的景象，三泽却仍无动于衷地躺在那里，像是做梦一样轻声自语道。

“那一边真远啊……”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传来了少女的尖叫声，三泽爬起来，抓起丢在一边的枪，循着声音的方向找去。

从高台上向下望去，一个浑身黑色的暗人正在追赶穿着水手服的女生。随着三泽的枪声响起，暗人应声而倒，三泽看了看少女逃亡的方向，笑着跳下高台跟了过去。

一声枪响吸引了永井的注意，他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警惕地观察着远处发生的一切。

路过一条小巷的时候，永井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三泽的声音。

“我闻到了……比那女人更腥的味道……”

三泽意味不明的话在通道中听起来非常清晰，永井放轻了脚步，悄悄地靠过去，却发现他正疯狂地朝着一名穿着水手服的少女

射击。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用枪口指着少女，三泽不停地逼问道，而少女则因为被吓到而尖叫连连。

看到这样的情形，永井又想起了三泽用枪指着百合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容忍三泽这样肆意而为下去了……不，他再也无法忍受发疯的三泽了。

“住手！”

永井大叫了一声，咬紧牙关扣下了扳机，三泽的叫声突然停止了，他朝永井的方向看了一眼，难以置信地望着腹部不断溢出的鲜血。

“干的不错嘛。”三泽走近永井，一头栽到了永井的肩膀上，像梦呓一般轻声说道。“只有我会先醒来……抱歉了……”

话音未落，三泽就顺着永井的身体滑下来，动也不动地倒在了地上。

在他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了一丝奇异的笑容。

纪念日

14：00/夜见岛港

章子和阿部坐在角落中，两人因为精疲力尽而沉默无语，突然之间，阿部唱起了一首歌。

“祝你生日快乐……”

“干吗啊？怎么突然唱起歌来了？”章子惊讶地问道。

阿部将之前从地上捡到的将棋挂饰放到了章子的手中：“今天不是你生日吗？我看到驾照上写的……”

“啊，对哦，说的也是……”身处于这个与现实完全脱节了的小岛上，章子自己都已经完全忘了时间的存在，她轻轻地捏着手中的挂饰，轻声道，“这真是最糟糕的一个生日啊……”

“我觉得……好累啊……”阿部也叹了一口气，向后伸展了一下肩膀，“谢谢你……相信我。”

章子对着阿部露出了一抹羞涩的微笑，随后便靠到了阿部的肩头，什么也不说地望着前方发呆。

看到了章子的笑容，阿部不久便进入了梦乡。

夺回

14：00/夜见岛金矿支援住宅 C栋102室

让市子在一间门没有锁上的公寓中坐下后，永井放下枪，尝试着安慰还在后怕的市子。

“没事的，肯定没事的。我一定会救你的，好吗？”永井不停地向市子重复道。

渐渐地，市子的神情终于平缓下来，然而，就在她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她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无比，并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叫声。

市子所望向的方向是永井的背后，在背后的壁橱中，一个巨大的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伸了出来。

远远超越了人类想像的巨大的脑袋像狗一样俯在地上，而其后的身体和脑袋相比起来渺小得简直可笑。

巨大的脑袋飞快地朝两个人扑来，永井惊呼一声摔到了地上，怪物立刻掉转目标，向市子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永井也立刻爬起来，抓起枪跟着市子的惊叫声冲了出去。

“市子！”

永井一边大声地呼唤着，一边在居民区中寻找市子和怪物的身影，但是不管是谁的身影都早已消失不见了。永井仍然坚持地寻找着，竖起耳朵在一片死寂的公寓与公寓之间仔细谛听着哪怕一点点细微的响动。

突然之间，他看到一个闪烁着光芒的东西躺在公寓前的草坪上，那是一个镶有青绿色宝石的手镯，内侧刻着N·K两个大写字



母，手镯的金属扣好像曾被用力拉扯过，已经歪斜了。

永井将手镯收到口袋里，开始沿着这栋公寓挨家挨户地搜索着，终于，在进入304室的时候，市子正低头抽泣的背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市子！”永井迅速冲进了房间，并在确认自己的身后没有尸人跟上来之后才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然而，永井突然发现，市子并不是在哭泣。

相反，她笑的几乎已经喘不上气了。

市子一边笑一边摇摇晃晃地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拿起身边的一把枪对准永井，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枪的后坐力比市子想像的要更大一些，子弹射偏了，市子望着侥幸躲过的永井，发出了一阵像银铃般愉悦的笑声，又一次将枪指向永井。

永井反射性地向前滚去，用最快的速度冲下了楼梯，紧紧贴在墙角的阴影处，让屋外的黑暗将自己隐匿起来。

市子的大笑声慢慢地接近了，她环视一圈，没有发现躲藏起来的永井，便摇摇晃晃地朝左手边的另一栋公寓走去。感受到危险的远去，永井剧烈的心跳终于平缓了下来，他呆呆地坐在房角的阴影中大口地呼吸着。

这一切对他来说简直太熟悉了……那个时候，冲田也是这个样子……而他不得不将冲田亲手杀死……

没过一会，市子又从另一栋公寓下来了，她举着枪，目光却一直扫视着地面，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默念着什么。

“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靠近永井的时候，永井听到市子不停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重要的东西……莫非就是那个手镯吗？

永井捏住口袋中的手镯，突然下了一个决定。等市子走进对面两栋公寓的其中一栋后，他飞快地冲到另一栋的天台上，将手镯放到地上醒目的地方，随后在一旁躲了起来。

过了十分钟左右，市子的笑声又一次靠近了永井，然后，天台的门被砰地推开了。

“一定要看到啊……”永井闭上眼睛，默默地祈祷道。

就在这时，市子的笑声突然停止了。

凝视着地上的手镯，市子手中的枪跌落在了地上，她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一样恢复了往日的神态，茫然地向天台边的栏杆旁走去。

“我……那个时候从船上……”

没错，那个时候……自己从船上掉了下去，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在死去之后，那只散发着腥气的生物靠近了自己……它究竟做了什么？

“快醒醒吧！”

担心市子失足坠楼，永井慌忙赶过去将她拉了回来，并将手镯塞到了她的手里。

“看！这个是你很重要的东西吧？”

回想起那只生物的样子，市子突然发出一声恐惧至极的尖叫，将永井推倒在地，飞快地沿着楼梯逃下去了。

憎恶

15：00/布莱特温 前部甲板

一树打开舱门，光照进了昏暗的船内，一群暗灵发出了奇怪的尖叫声，纷纷化为黑雾消散了。

“原来它们怕光……”目睹着怪物的死亡，一树意识到自己无意间竟找到了消灭它们的方法。

回想起百合对自己的利用与欺骗，一股强烈的憎恨感从一树的心中升起，他将门开到最大，尽情地享受着黑雾消亡前最后的悲鸣。

“该死的怪物……！该死的怪物……！该死的怪物！”对着黑暗船舱中的怪物，一树歇斯底里地大叫着，随着悲鸣声渐渐变小，他感到有一种东西已经在体内慢慢地萌生出来。

一树掏出了在船上找到的手枪，将手电筒点亮，踏入了船舱中。

“什么鬼东西啊，快消失吧……”

在光芒的照射下，船舱中的暗灵们纷纷扭动着身躯逃避一树的身影，而一树则毫不留情地将它们一一毁灭。

在昏暗的船舱中，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

▶▶▶ 彷徨

15：00/夜见岛 苍之久村落

在章子的意识中，一些并不属于自己的往日影像断断续续地涌出。

那些不连续的记忆中，总是有一个穿着蓝色睡衣的小男孩站在哪里，不停地对自己叫着姐姐。

“脩……你在哪里？”

章子突然从睡着的阿部身边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向苍之久村落走去，追随着自己的感觉，毫无目的地徘徊着……当她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挂了“三上”名牌的一栋住宅前，而一股强烈的灵感就在距此不远的地方。

章子向着正在对自己发出呼唤的那个地方走去，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但是周围的一切却让她感到那么熟悉。

或许是加奈江的回忆在不经意的时候，一点点地混进了自己的记忆中吧。

章子终于找到了灵感的中心点，她俯下身来，用手电筒仔细地照着长满了杂草的泥土地。

地上确实有一样东西。

一把沾满了血的匕首。

一段残旧而发黄的影像突然浮现在章子的脑海中。

那是一个普通的玄关，躺着一具尸体的普通玄关。一名中年男子刚刚断气，他的血液流的到处都是，章子就站在男子的身边静静地看着他，感受到血流过脚趾，手中温热滑腻的感觉……

手中……

章子惊讶地向自己的手望去，沾满了鲜血的右手中赫然握着一把匕首。

“不……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的！”

章子忍不住大叫起来，玄关前的木门突然被推开了，一群渔夫装扮的男人出现在门前。看到门内的尸体，他们一边尖叫着怪物，一边冲进来想要抓住章子。

章子飞快地转身逃到了旁边的书房，拉开窗户打算跳出去。突然之间，章子眼角的余光扫到了窗户旁的镜子，她停住了跳出去的步伐，好奇地向镜子里望去。

镜子里的，居然是她自己的脸。

……

影像突然消失了，章子重新看到了那把血液早已凝结的凶器。

突然之间，一股强烈的感觉开始从身体内开始向外翻涌，就像是自我正被一直隐藏在体内的强大意识所吞噬。章子痛苦地呻吟着，身躯几乎俯到了地面，现在她终于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被召唤的原因。

那些影像的主人想要得到她的身体，看到了这么多加奈江的记忆后，她已经无力抑制加奈江的侵食了。

……

章子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她的呼吸已经平缓，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章子抬起头，而她的面孔已经变成了加奈江的模样。

反抗

16：00/布莱特温 操舵室

已经不知道自己杀死的究竟是第几只暗灵了，一树满腔的怒火渐渐熄灭下来，继而涌上的是一股强烈的悲伤。

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将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自暴自弃地用仇恨来掩盖自己的过错？而且，还肆无忌惮地伤害帮助自己的人……

在一树坐在地上休息的时候，一只暗灵从背后悄悄地爬了过来，向一树扑去。发现到不对的一树慌忙站了起来，但是眼看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就在此时，一只脚伸了过来，将暗灵牢牢地踩在地上并碾了几下，暗灵随即烟消云散，永井端着枪走进了操舵室。

“太阳下山了，那些家伙又会开始蠢蠢欲动了。”

“还有一个人呢？”

发现三泽的缺席，一树好奇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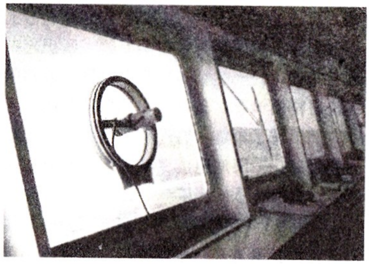
“死了……是被我打死的。”

看到永井的表情，一树并没有继续问下去：“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黄色T恤且说话尖酸的女孩子？”

“没有，没看到。”永井摇了摇头，开始巡视操舵室。

一树苦笑了一下：“这下完了……我似乎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了，已经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了……”

“你如果还有时间说这些，倒还不如挣扎到最后还比较好吧？在电影里最后会幸存下来的不都是这种人吗？”永井绕了船舱一



圈，走回到一树的面前，强行将一树从地上拽了起来，“好了，站起来吧。”

共同战斗

18：00/四鸣山 离岛路线第4号铁塔

从船里出来后，一树才发现空中的异样之处。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变化，空中夜见岛的倒影已经越来越大，很快就将占据半个天幕，而这倒影的中心，就是位于夜见岛中心的第4号铁塔。

“我明白了！”

观察着奇异的景象，一个想法突然从一树的脑海中蹦了出来，他似乎有些明白在这座岛屿上发生的怪事的来由了：“那些家伙原来是想从那里开始侵蚀现实世界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永井露出了一幅不明所以的神情。

“这里是虚无的世界，我们现在眼前所见到的景象只不过是29年前现实世界的重现而已。”一树清了清嗓子。“你有没有想像过，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

看到一树的神情，永井忍不住小声嘀咕道：“这个人又要开始讲故事了……”

“在我们身处的宇宙之外，存在着无数个与我们的宇宙非常相近但却又有所不同的其他宇宙，这种理论就是所谓的‘平行宇宙’。”

不久前的《亚特兰蒂斯》杂志增刊号上刚刚制作过关于平行宇宙的专题，回想起杂志上的理论，一树相当确定自己现在遇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当靠近夜见岛的时候，时空突然出现了裂缝，将他们带回到了29年前的夜见岛——海底电缆突然断电，所有村民都集体失踪的那一天。

不，不一定是29年前，甚至可能有其他的时空也参杂进来，譬如说那艘本该在19年前就已经坠入了海底的布莱特温号客船。

几个不同的时空与世界以夜见岛为基点相交了，这就是之所以在岛上遇到这些怪事的原因。而这样想来，村民们当时也并不是集体失踪，夜见岛自古就流传着不能靠近海边的习俗，可能是村民们被红海所影响，像自己所看到的那样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吧……

“我们要在那些家伙之前到达那座塔的塔顶，说不定那里就是连结这里与现实世界的时空裂缝。”指着远处的铁塔，一树自信满满地说道，“平行宇宙的数量相当于所有已经被我们这个世界所舍弃的可能性的数量，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不过，如果我们以观察者的身分到了那里，可能性便会归纳成一个，让世界回归原样。”

说着，一树就不由分说地朝着塔的方向走去。

“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就随你便吧……”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一树这一大段话的永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垂头丧气地跟上了一树的脚步。

走到近处后，铁塔似乎变得比之前看到的还要高，漫长的铁梯在一树和永井的面前不断向上盘延，沿路到处都是在塔上徘徊的暗灵，无论怎么爬也爬不到尽头。

爬进铁梯中央的一间办公室后，一树意外地在地上看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根形状扭曲的树枝，树枝上挂着奇特的饰物，饰物上写着“太田常雄”的名字。

一树将树枝捡起来，好奇地观察着，触摸到那充满质感的树枝，他突然间明白了自己找到的是什么东西。

在夜见岛的诸多传说中，有一个关于灭爻树的传说。

相传，在岛上出生的人们都会被授予一种名叫灭爻树的神木树枝，树枝上印有新生儿的名字，自古以来，岛民都有将灭爻树插入死者的尸体以使其彻底安息的传统。虽然现在灭爻树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灭爻树的树枝却仍然流传了下来，一树没想到，自己现在竟亲眼见到了灭爻树的树枝。

将灭爻树插到裤子的口袋里，一树继续向上爬去，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可能有1个多小时吧，他终于看到了塔顶就在不远的上方。

“只要再一会就好了……”

一树仰望着塔顶，轻声对自己说道。

“哎，帮我一下吧。”

永井从另一条岔路爬上来，却发现永井所站的地方和自己有一人多高的差距，于是伸出了手示意一树拉自己一把。

“求人帮忙时应该说声‘请’吧……”稍微放松下来后，一树忍不住和永井开起了玩笑。

永井深吸一口气，突然举起了枪对准一树，还未等一树有所反应，枪声就响了起来，一个暗灵应声从一树的背后倒在了地上。

想到刚才的情形，一树不禁感到手脚有些发软，永井像是看透了他的想法，嘲弄道。

“你怕什么呀？受到别人帮助后要说什么啊？”

“……得救了，谢谢……”一树有些害羞地将脸扭到了一边。

“我也拜托你了。”

永井微笑着朝一树又一次伸出了手。

两个人的手刚刚握到一起，永井的背后突然冲出了一个暗人，狠狠地撞了他一下。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撞中，永井整个身体飞出了铁梯，向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中坠落下去。一树愤怒地大吼一声，从自己所在的平台跳到了永井原来立足的地方。

和平常见到的暗人不同，这个暗人的脑袋长在腹部的位置，是正常人的数倍大，一只眼睛上还缠了一条黑色的布带，看起来非常诡异，而那巨大的脑袋上则是正常的身体，远远看去就像是有人骑在一匹坐骑上。

目睹了永井掉落铁塔的一幕，一树抽出腰间的手枪，疯狂地朝头脑暗人的脑袋与背后射去，被如此密集的子弹击中，暗人惨叫着倒在了地上。

将手枪收回腰间，一树凝望了永井掉下去的地方片刻，确认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才转过身向上爬去。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那只头脑暗人早已经醒来了，等到一树背对着自己的时候，它才爬起来朝一树冲去。情急之下，一树抽出口袋里的树枝刺入了头脑暗人的体内。只听到对方一声惨叫，一股明亮的蓝色火焰突然亮了起来，暗人的身体碰到树枝的部分全部像是融化在光芒中一样快速消失、化为烟雾，而小小的树枝则像是吸收了生命一样，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

很快，那只巨大的暗人就化为了一颗树，彻底从一树的眼前消失了。

暗人

20：00/四鸣山 离岛路线第4号铁塔

木船郁子也来到了铁塔前。

虽然和一树分开后她尝试了许多办法，但是，似乎只有这个铁塔才是惟一的出路。

站在高耸入云的铁塔下，暗人们的意识如潮水一般像郁子涌来，郁子突然之间感受到了它们的想法和感觉，明白了它们的过去与欲望。

它们已经在世界上存在无数年了。

在天地还没有分开，世界是一片混沌的时候就存在着，然而，当光被创造出来后，这些污秽与邪恶便被迫纷纷逃走。

它们中的一部分逃入了地底，化为了惧怕阳光的暗灵和母胎，一部分则躲进了海中，成为带来灾厄的尸灵与堕慧儿。但是，它们一直都亟盼着重新回到地面上，对地面的思念从未停止……

“那些家伙，原来一直在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它们始终都在忌恨着人类，长久以来在黑暗中……一直……”

在暗人们的意识中，郁子感觉到了令她不寒而栗的黑暗与寒冷，它们的目的是将地面变成没有阳光存在的世界，这样，人间就会重新成为它们的世界。

“怪物……我必须要阻止它们……”

郁子的心中突然涌起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举着手中的高尔夫球棒向铁塔顶端爬去。突然，一截装饰着奇怪饰物的树枝被丢到了郁子的脚边，远处，一个人影飞快地在她的视线中消失了。

郁子好奇地捡起树枝，在树枝挂着的饰物上，有印出的“藤田茂”三个字。

和解

21：00/四鸣山 离岛路线第4号铁塔

郁子跌跌撞撞地在铁塔上行走着，步伐蹒跚的她不小心踩到了松动的地面，突然跌落下去，尽管抓住了梯子的边缘，却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树突然抓住了郁子，将她拉回到铁塔上。

终于脱离险情后，两个人伏在地上大口

地喘息着。

“刚才对不起，我不应该放手的。”

“啊？”没有料想到一树会向自己道歉，郁子不禁感到有些吃惊。

“我……已经不想再后悔了，而且，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些……”毫不躲避地凝视着郁子，一树问道，“这样你有没有稍微信任我一些啊？”

“你这个人……真是个傻瓜。”

虽然嘴上仍然在说着刻薄的话，不过郁子却望着一树，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 狂笑

22：00/四鸣山 离岛路线第4号铁塔

不知道又爬了多久，可能是将这辈子总计要爬的楼梯数量都爬完了，郁子和一树一边揉着已经渐渐失去知觉的小腿，一边坚持着向上攀登。

在这段时间里，塔顶周围另一个世界的倒影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一旦超过那个临界点，无数个相交的世界就会分离，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还没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可能就再也无法离开这里了。

一树不知道那个临界点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从目前的局面来看，那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

走在身边的郁子突然停下了脚步，一树这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到不远处的地面上趴着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双马尾少女。

一树刚想走过去，突然被郁子紧紧地拽住了袖子。

“不行！”

郁子紧张地大声制止着一树，听到郁子的声音，水手服少女也站了起来，踩着梦游般的步伐向两人走去。

这时，一树和郁子才发现少女的胸前沾满了鲜血。

“你不是也很寂寞吗？我一直在等着你……在漆黑的海底……”少女向着郁子露出了奇怪的笑容，“快了，我们马上就能在一起了……”

说着，少女突然放肆地狂笑起来，从身后抽出了一把武士刀，向两人靠近。

看到这危险的一幕，一树立刻拉住郁子的手向塔顶逃去，少女则紧追不放地尾随其后。一边追赶着一树和郁子，一边疯狂地砍杀着四散而逃的暗灵。

眼看着一树和郁子就快爬到铁塔的顶端，少女正要追上去，却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了巨大的声音而脸色骤变。

一条白色的巨大生物突然打破了少女面前的墙壁，狠狠地撞倒了她，少女不甘地望着那强大的生物，眼中流露出了怀念与憎恨的复杂光芒。

那就是母胎，和自己一同因为畏惧光芒而逃走的同胞。

但是，为什么它从来都不肯理会自己呢？就连它所放出的鸽子们都是一样。不论如何地想念着它，它都无视自己的存在……

突然之间，少女体内的生物也感到了生命与力量的涌动，光芒离开地面的时间已经足够久了，自己终于到了该重新回到故乡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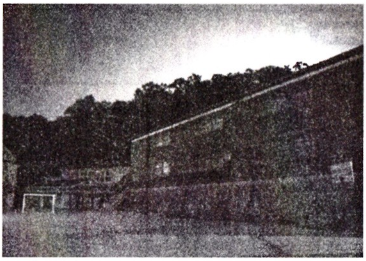
它微笑着离开了少女的身体，并回到了在深海中渐渐醒来的躯体之中，向着睽违已久的地面慢慢游去。

▶▶▶ 决战

23：00/夜见岛 潮降滨

永井从地上爬起来试着活动自己的四肢，奇怪的是并没有感到什么疼痛，此时，他才注意到周围的景象——自己已经跌落到了塔底的一片空地上，不远处是被堤坝挡住的赤红色海水与一所小学。

在地面上看来，铁塔的顶端像是遥不可及的巴比伦塔一样，几乎看不到尽头，回想



起被暗人撞下来的情景，永井感到自己的积怨已经完全爆发了。

对这些怪物们的畏惧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憎恨。

他瞥了一眼停在空地上的军用卡车，发现一枚信号弹和炸药赫然躺在那里，便将两样东西都塞进了口袋，发动卡车向着笼罩在一片黑暗的小学里驶去。

在车灯的照耀下，来不及躲开的暗灵纷纷被卡车撞倒并碾过，永井将车停在学校中央，点燃信号弹，周围顿时被照成了一片白昼，暗灵的惨叫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不要小看我！”

永井一边大叫着，一边将炸药丢进藏匿了诸多暗灵的教学楼里，随着一声轰鸣，教学楼瞬间便坍塌下来，躲在教学楼里的暗灵纷纷涌了出来，永井立刻举起枪，对着暗灵们疯狂地扫射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暗灵们已经彻底从学校中消失了，永井驾驶着卡车，从学校中开出来，回到了空地上。

铁塔上的奇异景象仍在继续着，回忆起一树的话，永井有些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应该留在这里还是应该继续向上爬。

此时，一片黑色的雾气突然遮住了周围的天空，邪恶的气息不知不觉地包围了整个空地。永井立刻紧张地举起枪环顾四周，却听到了一阵熟悉的笑声。

“那么地痛苦却好像是一场梦……”

这声音……这声音是那个人的不会错。

“不赶快让恶梦快点结束的话……”

声音越来越接近永井，一张巨大的脸庞随即出现在他的面前，永井惊呼一声向后退了一步，对方则大笑着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虽然变成了怪物，但是永井不会认错，那张脸正是之前被自己杀死的三泽岳明。

三泽也变成了怪物吗？难道说在这里死去的人都会变成邪恶的怪物？

既然如此，就让我给你永远的安息吧……

永井蹲下身来，循着三泽的声音快速绕到了他的背后，三泽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一边不停地叫喊道：“永井～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吧～”

为了挡住阳光，三泽的脸上和其他暗人一样，用破破烂烂的布条随意包裹着，硕大的脑袋像虫子的腹部一样在地上不停地蠕动，看起来非常滑稽。永井就在那脑袋转过去的瞬间，快速地射出了一梭子子弹。

三泽一边剧烈地挣扎着，一边发出了惨烈的叫声，不到一会的功夫，就彻底瘫软在了地上。

“这样……就都结束了……”

永井长长吁出了一口气，然而，还没有等他坐下来休息一会，空地上就又有了新的客人。

市子突然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看起来已经精疲力尽了的样子，很快就昏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红海中突然掀起了一阵巨浪，一个青白色的巨大头颅从海中迅速地爬了上来，将市子的身体吞入口中。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堕慧儿终于从海底回到了地面，因为强烈的喜悦，它在空地上快速地滚动着，发出一阵阵令人难受的嘶吼声。

“混蛋……怎么还有啊……”

永井摸出口袋里所剩无几的弹药装入枪膛内，飞快地找了一个隐匿处躲了起来。青白色的头颅仿佛知道永井所在的位置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朝永井滚来，永井慌忙躲闪过去，自己原来所在的地方却已经在堕慧儿的碾压下变成了一片废墟。

站在距堕慧儿只有几步远的距离外，永井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怪物的全貌。

青白色的头颅边像是梳着辫子一样垂下了几根长长的触须，怪物正是凭借着那些触须进行移动。可能是受到了海水的长期浸泡，它的瞳孔、嘴巴，全都变成了腐鱼的颜色，并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腥味。

看着堕慧儿的模样，永井几乎抑制不住想要狂呕的冲动。

突然之间，永井看到了空地上的巨大油罐，立刻冲着油罐的方向跑去。就在跑到油罐前的时候，永井突然转了一个弯，紧跟在他身后的堕慧儿果然中计，狠狠地撞到了油罐上，油罐被撞得裂开，里面的油也尽数流到了堕慧儿身上。抓紧这个时机，永井将油罐旁连接应急灯炮的电线狠狠地丢在了堕慧儿身上。

巨大的火光突然燃起，点亮了整片空地。

堕慧儿痛苦地在地上翻滚着，用充满怨恨的青白色眼球狠狠地瞪着永井，火焰已经让它在海中生存惯了的身体感到无比痛苦，剧烈的光芒令它失去了所有的力量，而那个注视着自己的痛苦不停狂笑的男人，更是深深地让它感到愤怒与害怕。

它憎恨这个毁掉了自己希望的男人，憎恨充满在这个世界中的光，憎恨一切仍然活着的生命。

满怀着恨意，堕慧儿的身体渐渐被烧成了灰烬，这股火光也穿透了黑暗的天幕，传到了阿部的眼中。

“那是什么啊……”

阿部疑惑地望着火焰久久不能移开目光，直到火焰熄灭，他才又继续向前走去，寻找着失踪的章子。

崩坏

23：00/四鸣山 离岛路线第4号铁塔

三层、两层……

终于要到达铁塔的顶端了，虽然已经全身脱力，但一树和郁子仍然咬着牙加快了脚步。

铁塔已经开始摇晃起来，世界很快就要收束，由重叠的状态回到各不相干的状态，但只要走到塔顶……

突然，巨大的百合的脑袋从铁塔旁浮了上去，它的身后还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看到两个人，怪物露出了嘲笑一般的表情。

与此同时，铁塔更加剧烈地摇晃起来，一些不太牢固的铁皮纷纷掉落下去，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空洞。一树紧紧地拉住郁子，在铁梯上拼命保持着平衡，躺在下方的水手服少女早已随着松掉的铁皮一起坠落了下去。

突然之间，一树和郁子脚下的铁梯也开始晃动起来，随着两人的惨叫声，他们掉入了另一个空间。

那是一个天空被血红色所笼罩的世界，云、太阳、所有一切都消失了，只有红色的物质在天空上不停变幻着，时而变深，时而变浅，像是在血管中流动的血液，四周则不断传来仿佛永远不会停止的噪声。

郁子突然惊叫起来，一树向她所看的方向望去——那只怪物正在血红色的天空上自在地游弋着，愉悦的笑声即便是在地面也能清楚地听到。

“……母胎……”

注视着怪物，郁子轻声念道。

母胎终于动手了，它突然从天空上钻下来，伸出如同爪子一样的手，想要将两个人抓住，在这个毫无遮挡的空间中，两个人惟有不停地逃避着。

“脩……”

突然间，一个声音自两人的背后传过

来，百合从岩石的背后梦游般地走了过来。

不，不是百合……

虽然和百合有着同样的长相，但她却穿着章子的衣服，而且给人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在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糅合了温柔与爱的气息。

“脩……你在哪里？在这里吗？”

有着百合面孔的少女不停地在地面上走来走去，呼唤着脩的名字，突然之间，她的右手发出了一道光芒并向出现在天空的母胎射去，母胎痛苦地捂住了被击中的地方，发出了一阵叫声。

与此同时，一树感到自己的手中多出了一样东西，他慌忙低下头去，看到的却是一根不知道来自于什么生物的巨大骨头。

惊慌之下，一树飞快地丢掉了骨头，再看的时候，骨头已经化为了两柄被红色剑气所环绕的利刃，握住这柄利刃，一股巨大的、不会枯竭的力量从一树和郁子的手中萌生出来。

能赢……

只要有这个就一定能打败母胎。

环顾四周，一树飞快地爬到了最高的岩石上，紧握利刃等待着……

红色的天空上，那条白色的怪物不停地游动，在一树的附近钻来钻去。一树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它的动作，终于。母胎的手从背后偷偷地伸了下来，一树立刻挥起利刃，狠狠地击中了母胎。

母胎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声，从空中坠落下来，重重地摔落到了地上。早已等待着它的郁子全力扑了过去，将自己的重量压在利刃上，全部插入了母胎的躯体中。

母胎停止了挣扎，红色的光芒瞬间将它包围起来，响彻在周围的噪音化为了刺耳的警报，巨大的红色海浪又一次涌了过来，清洗着整个世界……

一树和郁子、永井、阿部……所有仍然活着的人都被卷入了红色海水中，世界终于走向了收束。

夺回的世界

24：00/不明

永井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在海水涌来的一瞬间，永井失去了意识，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这里。他一边揉着腰，一边从地上爬起来，当目光投向前方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他。

他所在的是一个红色的世界，红色的地



面，红色的天空，红色的海……天空上高高悬挂着黑色的太阳，成群结队的暗人们正在做着日常的各种工作。

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正在散步的暗人、跳着奇怪舞蹈的暗人、在海边慢慢踱步的暗人……周围的建筑上写着的都是永井不认识的奇怪语言。

一个暗人突然发现了闯入自己世界的永井，发出了害怕的叫声，周围的暗人也慌张地大叫起来，纷纷朝着与永井相反的方向逃去。

看着这一切，永井终于明白了。

一树的话是正确的，铁塔是连接世界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无数世界的连接已经断裂了，它们又回到了相互平行的状态，再也不会重叠。

而自己，已经被原来的世界遗弃，进入了暗人的世界。

永井疯狂地大叫起来，举起手中的机枪向周围不断地扫射，身边的一切仿佛都已经离他迅速远去，他不想感觉，不想听到，不想思考。

暗人们接连不断地像布袋一样倒下，街道瞬间被尸体所占据，在血红的世界中，仿佛只有永井一个人的身影孤单地屹立着。

收束的世界

24：00/四鸣山 离岛路线第4号铁塔

一树终于睁开了眼睛，也许是因为太累了，也许是因为真的昏迷了过去，总之，这一觉似乎睡的相当舒服。他站起来在周围走了一圈，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了铁塔上。

天空恢复了原样，铁塔也恢复了原样，没有一点曾经崩坏过的痕迹，但是，只有郁子不在身边。

一树不停地在铁塔的每一层上寻找着，终于在距离自己大约五米的下方看到了郁子，确认了郁子只是昏迷过去而已后，一树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远处的山脊中渐渐升起了一轮红日，光明与温暖即将笼罩大地，这确实是原来的世界没错，他们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郁子也渐渐清醒过来，支起上半身望向远方。

凝视着太阳升起的美景，一树的脸上露出了安心而满足的微笑，他没有注意到背后郁子的异状。

郁子正悄悄用手遮挡着阳光，试图躲到一树的背后，在她的双眼中，突然浮现出了一道从未见过的冷酷之光……

全文完

佣兵传奇
——《女神侧身像》同人



文／骷髅骑士　编／夜蓝

乳白色的薄雾在晨曦中渐渐淡去，让城堡和森林都渐渐露出身影来。

战马不安地摇晃着脑袋，喷出的白色鼻息迅速在空气中消散。骑士们握紧长矛，紧张注视着被雾霭笼罩的对面，那里的敌军阵地已经清晰可见。

本方的指挥官在大声命令攻击阵列排好队形，预备发起第一次骑兵冲击，而这时敌军的旗帜已经开始移动，显然是先发起了进攻，这让指挥官有点慌张，赶紧发出攻击命令，于是骑兵们组成不怎么规则的长线迎了上去。

17岁的少年骑士拉尔森就在这支队伍中。他深深呼吸一口，随即大喊着与战友们投入了战斗，与敌人的钢铁阵线撞在一起。长矛很快折断，长剑也已经出现缺口，这是一场必死无疑的战斗，但拉尔森毫无畏惧，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勇敢已经被所有人看见，即使是天上的神祇也不能忽视！

一个！又一个！冲上来的敌人接连倒下！身边的战友已经死伤殆尽，只有拉尔森还在厮杀，他的银白色盔甲已经溅满污泥和鲜血，让它在灰黑色的敌军中看上去也不显眼了，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离开他身前至少两米，以免被这个年轻的死神取走灵魂。

敌军司令官皱皱眉，问他的幕僚："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好像是哪个没落小贵族的子弟。"

"不能让他再妨碍我们。他已经给我们制造了太多麻烦，愿奥丁大神认同他的灵魂……放箭！杀死他！"

在如雨的箭矢中，少年骑士终于停下了脚步，他身上插满了箭枝，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只是前所未有的疲劳感袭来，不得不后退靠在一棵大树上。而敌兵们依然不敢接近他。

"结束了？"拉尔森弥留的意识这么想着，"那么，我的灵魂，会往何处去呢……是冥之女王赫尔的冰之国，还是……"

仿佛是为了响应他的呼唤，一个全身发着柔和光芒的金发少女出现在空中，她那蓝宝石一样的迷人眼眸，正看着他微笑："勇敢的战士，拉尔森啊，我是瓦尔基里，瓦尔哈拉的女武神。我代表奥丁大神认可你的勇武，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同伴。"

拉尔森觉得自己整个人变得轻松无比，他伸出手，与女武神温暖的手掌握在一起，然后飞起来，飞向遥远的天际……

"……就是这样？"老佣兵赫尔维格摸着自己的大胡子，很显然是在辛苦地压抑自己的笑意，"这就是你想要的？"

意识到对方的语气，拉尔森有些沮丧地低下头："没错。我一直觉得，能够有资格到瓦尔哈拉的勇士，就该有这样的死法。"

赫尔维格拍拍他的肩膀："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来了不是吗？"

"关键是过程，过程啊！"拉尔森大声抗议，"我活在人世上就这点要求了，结果只有最不重要的一条是符合的！其它整个过程，都是一场丢人现眼的闹剧！"

"哪里是闹剧，你真的很勇敢。"

"那有什么用……"拉尔森又沮丧起来，"我就像个傻瓜……"

"行了行了，还有很多人怎么死都来不了呢，你就别抱怨了。"赫尔维格搂住拉尔森的肩膀，另一只手指向前方，"看，这就是天界的大门——欢迎来到英灵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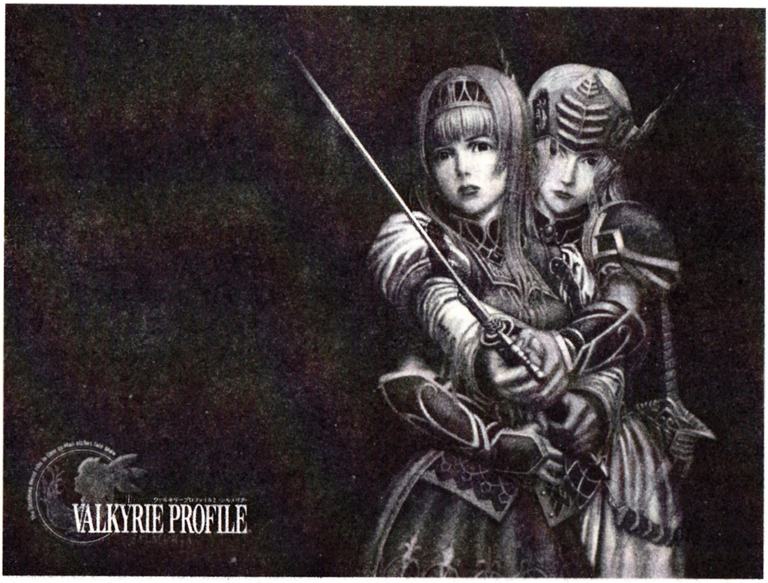
"为什么是你来说这句话啊……"拉尔森小声咕哝。

安德烈·拉尔森，17岁，原本是一个小贵族家的子弟，个人履历大致如下：幼年时家族因战争被灭门，母亲带他逃出来，在乡下以平民身分度日；三年前母亲又因病去世，拉尔森被同村一个佣兵收留，在几个月前这位佣兵战死，他则成为那个佣兵团的新成员。由于受到民间传说中"女武神把勇士的灵魂带去瓦尔哈拉"的影响，拉尔森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战场上华丽战死，然后投入温柔美丽的女武神怀抱，反正人间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于是在一个小时前，他所盼望的战争打响了。是的，这是一场敌我悬殊的战争，冲锋的号角已经吹起，拉尔森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在队伍的最前列，但是当他平举长矛冲过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对方居然先射出了一大堆弓箭！有没有搞错？你们的骑兵呢？好吧，忘记了冲锋前会有弓箭掠阵是我的错，但只要背后的伙伴们冲上来，我也有信心在他们掩护下杀入敌阵！……但为什么后面没人跟上来？

隐隐觉得不妙的拉尔森回头望去，发现本队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挂起了一面大大的白旗，团长的大嗓门很清晰地传来："不要攻击，我们只是佣兵，我们投降，投降！"

"……你大爷！"拉尔森这句粗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因为在他看到那面白旗的同时，自己的脖子也突然一凉——一支箭矢



穿透了他的脖子。

17岁的少年拉尔森就这样摔下马来，匆匆结束了他的短暂一生，交战双方的士兵们漠然从他身边走过，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

当拉尔森再次恢复意识时，离战斗开始已经过去了很久，战场上空无一人，连尸体都抬走了，天上星星一闪一闪，仿佛在嘲笑他的幻想。

“醒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响起，“你可真能睡啊，和以前一样，臭小子。”

“……赫尔维格大叔？”拉尔森揉揉眼睛，确认这人就是收留自己的那个好心老佣兵，但遇到“熟人”让他更迷惑起来，“你为什么在这里……不，不对，我在哪里？”

“你在你死去的地方。”赫尔维格回答，“看来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个死人了，这很好，省去了不少劝说的麻烦，有很多人始终不相信自己死了的事实呢。”

“好吧，我已经死了，你也已经死了，那么这里是阴间？”

“不，这里还是人世，不过我们马上也要离开了。我就是在等你醒来，然后离开这儿。”赫尔维格指指头顶，“去你想去的地方，瓦尔哈拉。”

拉尔森顺着他的手往上看：“瓦尔哈拉？等一下，我不是听说，要去那里必须是被神选中的勇士吗？”

“你很英勇啊，完全符合入选资格。虽然死法不怎么好看。”

“但，但是应该是瓦尔哈拉的使者来迎接……”

“你以为我是干吗的？”赫尔维格露出熟悉的笑容，拉尔森却觉得有冰水从头浇到脚，“我就是来迎接你的使者啊。”

拉尔森的尖叫声响彻夜空，甚至不合常理地惊飞了几只森林里的野鸟——活着

的生物一般是听不到灵魂的声音的。"为什么是你！瓦尔基里呢？！应该是女武神来接我啊！你以为我那么拼命去死是为了什么啊？！"

"我是很理解你的理想啦。"赫尔维格很同情地看着他，"毕竟我也跟你说了不少女武神的传说，但事实往往很残酷……回头再跟你解释，现在我们先启程吧。"

"我，我赌上了一生耶……"

少年骑士发起牢骚来就像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一样没完没了，伴随两个灵魂穿过现世与幻界的间隙，穿过日月星辰，直到巍峨的神宫大门出现在面前。

在此期间，赫尔维格大叔一直尽职尽责地听着拉尔森的唠叨，并且以理解的神态不停点头赞同。不过当拉尔森咕哝出那句"为什么是你来说这句话啊"之后，大叔终于稍微严肃了一点。

"小子，你想知道为什么是我这个煞风景的老头儿来接你吗？"赫尔维格停下脚步，严肃地盯着拉尔森。这让拉尔森有点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嘴硬："那当然吧？由温柔美丽的女武神接去英灵殿，这才是大多数战士所渴望的吧？如果知道接引使者是你这样的邋遢大胡子，恐怕战场上不怕死往前冲的士兵会少一半啊！"

赫尔维格露出受伤的表情："虽然你说的是实话，但可不可以稍微考虑到我的心情呢？好了听着，我的小勇士，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是使者对吧？那么先要记好一件事——踏入英灵殿大门之后，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因为你马上就要接触到事实，而且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有，有那么严重嘛？"拉尔森吞了口唾沫，"大叔啊，我们真的是要前往英灵殿吗？"

"当然是英灵殿，伟大的瓦尔哈拉，自古以来勇士们死去后重聚的圣地，大神奥丁的精锐部队基地——如假包换！"

"……里面是不是已经被赫尔的死人大军占领啦？"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阴暗……我死了才几个月，佣兵团里那帮混蛋到底跟你灌输了什么？"

"是你故意强调得这么严重，我当然要做好一定心理准备啊！"拉尔森一边说，一边推开眼前的大门，"听好喔，大叔，如果巨狼芬里尔就守在门后边，打算把来的人都吞下去，你最好先跟我打个招呼……哇啊！"

脑袋好像被什么击中了，拉尔森眼前一黑。再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而赫尔维格依然守在旁边，脸上还是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醒了啊，小子？那我们出发吧。"

拉尔森揉揉脑袋："你这句台词好耳熟啊……我们这是在哪里？"

"你这句台词也重复了。"赫尔维格指指他背后，"这是你的房间，记住房间号，斯露德-2855103，不要走错。"

拉尔森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敏感地竖起耳朵："斯露德？哪个斯露德？"

"当然是瓦尔基里女神之一，雷神托尔的女儿斯露德啊。你被划归她管辖。"

拉尔森跳了起来："她在哪儿？！"

赫尔维格递给他一张纸。

由于幼年时曾学过一些知识，所以拉尔森并不像普通佣兵那样目不识丁，他好奇地读了起来："'亲爱的安德烈·拉尔森'……为什么只有我的名字是手写啊？……'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令人侧目，即使伟大如奥丁也为你的奋战而鼓掌。你用行动为自己争取了进入英灵殿的资格，现在你是一名光荣的神之战士了，编号为斯露德-2855103，'……这个号码也是手

写！‘我非常荣幸有机会与你并肩作战，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过得愉快，并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战斗技巧，我们需要你的力量——爱你的斯露德’。”

“看出问题了吗？”赫尔维格问。

“没有。”

“笨蛋。”赫尔维格把纸取过来，指着几个地方，“你刚刚自己都说出来了，只有专属于你的部分是手写，其它部分都是印刷……只要换了名字和编号，这份欢迎信适用于每个人啊！”

拉尔森悲愤起来：“斯露德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

“你想怎样？让她双手捧着这张纸递给你，顺便在你脸上亲一下？”赫尔维格嗤之以鼻，“快醒醒吧。好了，与其用说的，不如让你自己亲眼去看一下。刚才你一进入英灵殿就被打晕，所以我只好直接把你拖到你房间里了。这算瓦尔哈拉的福利吧，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对了，”拉尔森想起来，“我到底是被什么打晕的？”

“被一个酒罐。”赫尔维格站起来，开始向门外走去，“不要太在意，多几天你就习惯了……现在那场斗殴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吧，跟我走。”

“斗殴？”拉尔森始终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只好跟在大叔背后，绕了几道楼梯后，重新进入了英灵殿。

迎接两人的是一片狼藉，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死状甚惨，有几具特别惨烈的，拉尔森只来得及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影子就被赫尔维格捂住眼睛拖走了：“别看别看，我记得你还没满十八岁吧，这几个太血腥了，十八禁的……”

“我又不是没见过死人！”拉尔森大声抗议着，被拖着走过一条很长的通道，路上不停地碰到那些支离破碎的桌椅和器具，不知道刚才到底是哪个酒罐砸中了自己，反正地上全是酒罐的碎片，酒水和血混在一起，看上去就是个大屠杀的现场，他甚至怀疑自己还停留在人间的战场上——不，在自己丢脸死去的那个战场可比不上这里，那个战场上的尸体只有一具。

“真的是太丢人了……”一想起那具可怜的惟一的尸体属于自己，拉尔森就不由自主地陷入沮丧之中，但赫尔维格却理解错了他的意思：“什么丢人？在瓦尔哈拉杀人可一点也不丢人，反正所有死掉的人在午夜就会复活。这里是英灵殿，每个人生前都是骁勇的战士，你要是在这里没杀掉几个人，谁都会看不起你的！”

“这算什么英灵殿，简直是凶灵殿嘛！”

“你很快也会这样的。”赫尔维格在一张桌子前停下来，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是几个穿着古朴盔甲的战士，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英灵，但对两人都露出困惑的表情。

“哟，这个小哥是新来的吧？”一个穿着深黑色盔甲的女性笑着站起来，她头盔上的红色头缨骄傲地跳动着，但她扭头看着赫尔维格却又变得苦恼起来，“呃，你，你是……”

“我是赫尔维格，塞蕾丝大人。”赫尔维格看来倒是习惯了，“七个月前加入您的部队。”

塞蕾丝的表情转为恍然大悟：“哦对，赫尔维格！……不好意思，人太多了就是记不住，我真的老了……哈哈……那么，预定的下次作战日是？”

“是后天。对了，这小子叫做安德烈·拉尔森，是我的后辈，让他也加入没问题吧？”

塞蕾丝豪放的一挥手：“当然没问题！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越多越好啊！……小伙



"那个，我也知道啊……"拉尔森此时才第一次认真打量起自己所处的地方来。毫无疑问，这里是英灵殿的一部分，基本结构就和普通的人间神殿类似，但是要宽大无数倍，庞大的支撑石柱直通向天际，云彩在地面与天花板之间飘过，而这样的石柱有无数根，从眼前延伸出去，直到地平线的尽头……

子你叫什么名字？"

"……拉尔森，安德烈·拉尔森。"拉尔森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赫尔维格是"年轻人"。

"这么年轻就战死，肯定很英勇吧！我期待你的表现哦！"

塞蕾丝坐回去和那几个人继续聊着什么，但拉尔森还是隐约又听见她的声音："那小伙子叫拉尔……啥来着？"

"她没问题吧？这么快就忘记我的名字……"等走远了，拉尔森终于忍不住发问。

赫尔维格叹了口气："你如果在这里呆了五百年，有上万个部下，你能保证自己记住某天来的一个新人的名字吗？"

"不能……等一下，五百年？上万个部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看你的周围，拉尔森！"赫尔维格第一次叫了对方的名字，他的手指指向天穹，"看看这里，这伟大的英灵之地！数千年来，世界上的勇士都在这里集合！"

拉尔森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闯进了巨人客厅的小蚂蚁。

"这里容纳了有史以来所有人间的勇士，你知道多少人吗？"赫尔维格伸出一只手掌，"五千万！每个人都是英勇善战的武士！塞蕾丝大人他们，就是凭借着自己生前死后的能力，逐渐成为上万英灵的长官！小子，你才活了十七岁就已经死了一次，还有什么放不开的？你的未来说不定也能成为精锐兵团的司令官！"

听着这些话，拉尔森觉得自己体内沉寂的热血又要沸腾了。是啊，自己知道的传说不就是这样吗？自己向往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迈的战斗，痛快的享受！现在还可以再多一个目标，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我一定不会像那个胆小的佣兵团长一样，我会冲在部下的最前面，在战场上尽情搏杀，然后回来继续享受美酒好肉的生活——不过，为什



么传说中应该在英灵殿为勇士斟满美酒的女武神，一个都没有看到？

“女武神？”赫尔维格撇嘴，“我也是来了才知道，原来女武神都是人间各国国王的公主或众神的女儿中挑选出来，确实啦，每个都是万中无一的美人，英姿飒爽，绝对比你能想像到的最美好形象还要美好一百倍……可是能达到标准的太少太少了，我到这里七个月，总共就看见过女武神一次，而且我都不知道那是谁。”

“英灵殿到底有多少女武神？”拉尔森终于问出了这个关键性问题。

赫尔维格拍拍他肩膀：“十八个。”

“……啥？！”拉尔森觉得自己的心脏被狠狠打了一下，“你是不是少说了数量单位……”

“不，就是十八个，”赫尔维格坏笑着，“不是十八万，还不如你手指脚趾加起来多。”

“那怎么还能‘服侍着英灵殿里的勇士们’！你刚才说过这里有五千万英灵吧？！十八万都未必够啊，你说十八个？！”

“又没说要每天服侍你，一百年有一次就不错了，这就是广告啊。”赫尔维格好像很理解的样子，“平均每个人要应付两百多万英灵，换我的话估计先自杀了。所以收起你的幻想吧，不如先期待什么时候第一眼看到女武神比较好。”

“是喔，这就是你代替女武神来迎接我的原因——女武神根本不够用？”

赫尔维格大笑起来：“你很聪明嘛！”

“那，刚才的那位塞蕾丝小姐又是？”

“她啊，很有名的，你没听说过七百多年前那位‘斩铁姬’吗？”

“‘斩铁姬塞蕾丝’……哦哦，就是那个迪邦公国的公主啊，传说中的人物哩……不过怎么……”

“怎么‘看上去好像老年痴呆’吗？就是因为在这里呆了七百多年啊。你如果七百年后能像她这个状态，那已经很不错了。”

拉尔森努力想在脑海里描绘自己七百年后的样子，但对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难度太大了，在把未来计划到第三百年时他不得不停止了想像，并由此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赫尔维格……我们就这样在英灵殿里无休止的住下去，直到千万年之后吗？”

“对以前的英灵们来说，确实是这样。”赫尔维格少有的迟疑了一会儿，“但是我听说，天界的不稳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蕾娜斯大人滞留在下界迟迟不归，似乎是诸神间出现了裂痕……或许你不用等七百年，'诸神的黄昏'就已经来到了。"

"等三百年已经很可怕了。"拉尔森这样想着。但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前面所吸引——几百人手持各种兵器，嗷嗷叫着乱战在一起，呼喝怒骂声此起彼伏："卡西尔！你在瞄准哪里，砍他的左手啊！""太卑鄙了，是谁在撒石灰，安瑟尔！是你吧！""诗帆，是我啦，我是苏芳！你眼睛看不见就不要来帮忙啦……"

"都是些听上去很耳熟的名字啊，"赫尔维格抽出背上的长剑："反正后天要进行部队演练，今天就当热身吧！拉尔森，要不要加入啊？"

"加入，加入什么？"

"打架啊，这是英灵殿发泄压力的最好办法哟！"

拉尔森目瞪口呆的看着一个青年的头颅从人群中飞起，落到自己面前："你就管这个叫'打架'？！"

但是这时候由不得他，随着赫尔维格的加入，战场迅速延伸过来，几个战士已经举着战斧冲过来了。就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背后一柄长剑伸了过来，将这几个人纷纷刺倒，一个清脆的声音随即响起："嘿嘿，刚刚回来就碰到打架！我也要加入！"

拉尔森扭头望去，发现那是一个穿着明亮蓝色盔甲的少女，只是脸部被头盔挡住，看不到面容。见拉尔森不动，少女显得很有点不满："你呆着干什么？随便捡起一把剑跟我上啦！"

于是拉尔森就莫名其妙地被拖入了战团。逐渐的面前敌人少了起来，两人也有了交流的机会。

"还是瓦尔哈拉好，我去人间找蕾娜斯姐姐找了半年，累死了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拉尔森楞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少女是在问自己："啊，我叫拉尔森，安德烈·拉尔森，今天刚到英灵殿，编号是斯露德-285……什么来着……你呢？"

少女揭开面罩，露出一张让拉尔森头晕目眩的鲜花般面容，她正在笑着，湖水般清澈的瞳孔发出动人的光芒："那么，你是我的部下咯……初次见面，我是斯露德，托尔之女斯露德。"

接下来少女说了什么拉尔森完全没听见，他呆呆地看着女武神的梦幻容颜，一动不动，突然脖子很熟悉的一凉——他发现自己的头颅离开身体飞了起来，显然是被人偷袭了。头颅在空中飞行，意识陷入黑暗前的那几秒钟，他甚至还能看见那个偷袭了自己的战士抬头望见斯露德，然后马上和自己一样呆住，随即又被另一个人砍倒……

"红颜祸水啊……"

拉尔森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又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了。而说出那句话的赫尔维格依然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就像从没动过一样。

拉尔森摸摸自己的脖子，没有切痕，自己的脑袋好好地长着，这让他怀疑昏迷前看到的是幻觉，但赫尔维格的话打消了他的疑惑："你小子有本事嘛，刚到英灵殿第一天就和斯露德并肩作战，你知不知道接下来有两百多万人打算扁你？"

"真，真的是斯露德？"

"对啊，你被砍掉头以后，她好像很失望的样子，玩了没几分钟就离开了……"赫尔维格凑近拉尔森，"我听说在下界接引英灵的女武神都要先转世，以人类身分出现，蕾娜斯大人似乎就在下界和某个英灵坠入情网了，你小子是不是也偷偷做了什么？"

"你，你觉得我有那种机会吗？"

“喜欢女武神又不是丢脸的事情，这里哪个男性不希望得到她们的青睐？”赫尔维格哼哼道，“不过归根结底，只靠一两次邂逅是不够的，你要用这里流行的规矩来证明——证明你是最好的战士，证明你配得上女武神！顺便告诉你，过去三千年里，有6个人成功的得到了女武神的芳心哟！”

“明白了。斯露德，等着看吧，我会成为你最忠实可靠的部下……”拉尔森的眼前依然浮现着女武神的脸——不过他并不知道这六人先后被编入“对巨人国突击敢死队”，并即刻派出去执行任务了，该部队名额统一为1人，任务内容则统一为“消灭所有巨人！任务完成前不许回来！”

不知道有怎样的未来在等着自己的少年此刻豪情满胸。

赫尔维格没有打扰他，自顾自走出门去，门外一个男子问道：“怎么样？”

“干劲很足哩。遇到斯露德让他很亢奋。”

“那就好，我们队里可有至少三千人准备明天卯足劲打他一顿，看来他能撑下去。”

“……‘天眼的艾伦’也沉迷于这种事情啊？”

“因为过去几百年都很无聊嘛……”

拉尔森没有听到这个阴谋，而阴谋也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两个小时后，突然高鸣的号角打破了整个瓦尔哈拉的宁静。

“敌袭，敌袭！！所有单位，全副武装进入作战序列！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所有单位进入作战序列，一级战备，一级战备！！！”

拉尔森晕头转向地跟着一大群人冲下楼梯。虽然下意识的觉得自己该加入塞蕾丝的小组，但大厅里的人山人海让他迅速陷入了迷茫，在五千万人里想找到赫尔维格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就这么呆呆站着，直到有人过来拽他：“喂，你不是我们这一队的吧？”

拉尔森扭过头去，认出是之前参与“打架”的人之一，好像叫做安瑟尔的金发青年：“对不起，但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个队伍……”

“新来的？”安瑟尔有点意外，但马上就释然了，“算了，反正今天事出突然，估计很多人都找不到位置，也不差你一个。运气真好呀，刚来就遇到了‘诸神之黄昏’！”

“等，等一下，你说这就是‘诸神之黄昏’？！”拉尔森觉得自己一定和命运女神上辈子有仇，至少该让我在瓦尔哈拉休养身心两年吧！

“还有什么情况能让整个瓦尔哈拉总动员？好了，过来站到这边，到时候和我们一起杀出去就行了。”

战鼓激动人心地擂响了，传令兵大声报告着目前的战况：“布伦希尔德大人的第一军团出动了！已经查明来犯的主力是叛逆者洛基，死之国的女王赫尔，还有霜之国的巨人军团！巨狼芬里尔和黑龙尼德霍格也在其中！”

“所有的反派都集合了耶。”安瑟尔啧啧感慨着，伸手招呼拉尔森，“来，喝杯酒吧？”

“喝，喝酒？这不是战前吗！”

“别紧张，你看前面那么多人，保证睡一觉都轮不到我们。”安瑟尔懒洋洋地坐在一张桌子上，仰头将酒壶里的液体倒入口中，没有任何人来制止他。这让拉尔森意外又紧张，不知道万一出战命令下来该怎么办，当然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五个小时后，他，安瑟尔和其它几个士兵一起，在桌子边醉成一团，俨然已经称兄道弟起来。

“哦哦，那个第一天就……跟女武神说上话……的幸运儿……就是你小子啊？”



“我，我也没想到……她就是斯露德……她真的很漂亮……”

“要叫大人，斯露德大人！”

“可是那样……就觉得好像不亲切了……”

“嗳呀，我也觉得叫大人多见外呀，还是叫斯露德好。当然你叫斯露德姐姐的话我也不介意。”

“姐姐？你看上去比我小耶……唔啊啊啊啊？！”拉尔森的酒突然醒了，他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少女，对方正毫不客气地从已经不省人事的安瑟尔手里抢过酒壶。

“小声一点啦。”斯露德指指旁边那些还保持着站姿，但已经发出鼾声的士兵，“我也是无聊得到处溜达，突然看到你在这里，就下来陪你们喝一杯咯……不要小看我，我可是雷神托尔的女儿啊，论酒量也不会输的。”

“无，无聊？！现在不是诸神之黄昏的战役已经发动了吗？”

“对啊，瓦尔哈拉总动员嘛……”斯露德打了个哈欠，“问题就在这里啊，为了容纳多达五千万人的英灵军团，英灵殿采用了叫做什么复合式什么什么的建造方法，把多层空间叠加在一起……你是没看过英灵殿的设计平面图啦，简直就是把电信、联通和移动的标志同时放在一起那么乱啊！而且几个空间只有很少的通道连接，不同空间的英灵串门还得交漫游费，出口又少，大家平时都懒得外出，所以路线也不熟悉……总之，现在每小时冲出英灵殿的部队只有三十万人，我的军团排在最后一位啦，你算算轮到我要什么时候？”

“……”拉尔森用叉子蘸着酒水在桌子上画了一会儿，叹着气把叉子放下来，“我，我能回去睡个觉不？”

“我很想支持你的想法，不过现在宿舍大门锁了喔。你叫拉尔森对吧，要活下来啊！”斯露德纵身飞到空中，拔出剑来朝那些昏昏欲睡的战士们高声喊道，“要活下来啊，战士们！”

仿佛被惊醒的巨兽一般，士兵们一片接一片发出欢呼：“斯露德大人！是斯露德大人！”“女武神万岁！”“为了瓦尔哈拉！”

其中也掺杂着“斯露德大人，我活下来的话要和我约会啊！”之类的声音，然后那人马上在拳脚到肉的声音中沉寂了。



“不要太得意喔，斯露德大人只是因为连续遇到你，才记住你的名字……”安瑟尔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满脸嫉妒地打击着拉尔森，“斯露德军团有接近三百万人，只要三个月，不，一个月没看到你的话，就会把你忘记啦！”

“那有什么关系！”拉尔森响亮地回答，“我现在有机会为她而战了不是吗！”

但事实是残酷的，当一周以后，最后的女武神军团冲出英灵殿时，拉尔森已经重新变得无精打采，和他一样无精打采的还有上百万战士。在这一周里，百无聊赖的士兵们想尽了一切打发时间的办法，拉尔森就在“斯露德军团运动会”的俯卧撑比赛里取得了第三名，但赏金和他的盾牌又随即被“斯露德军团第四十三赌场”的骰子夺走，当出击的命令下来时，甚至还有上千人酣睡不醒……

门外一片狼藉，雄伟的宫殿已经被毁掉大半（拉尔森很吃惊在室内居然没发现这件事），英灵殿前曾经一望无际的铃兰草原也被焦土代替，而残存的英灵们正在和巨人苦斗。敌人看上去依然无穷无尽，这支最后的英灵军团作用仅限于在战斗汪洋中再加入一朵小浪花。

在击倒两个巨人后，拉尔森发现自己身边已经没有还能站着的同伴，惟一一个还能喘气的战士也已经重伤倒地，但他的眼神依然充满希望，他紧紧抓住拉尔森的手：“陛下，请你一定要……得到宇宙！”

“啊？！”

“不好意思，串场了……总之……女神，就托付给你们了！”

“……你说这个的时候，不需要特意套上一件黄金圣衣吧？还带翅膀的……说到这个，女神在哪儿啊？”拉尔森抬起头，试图找到女神斯露德的踪影，但他只看到一个拿着巨大武器的中年男子正和另一个年轻人对峙，年轻人的话音传来：“我的王啊，奥丁，让我见识一下神枪冈格尼尔的威力吧。”

“洛基……你竟然拿到了龙神的宝玉！”

一秒钟后强大的爆炸气流席卷大地。

“奥丁大人……奥丁大人……”女子的哭泣把拉尔森从睡梦中拉回现实，不过这时他对自己每每错过精彩时刻的昏迷已经

很麻木了。抱着“好吧，现在怎么样了”的态度，他撑起身体，看到一个绿衣女子正抱着那个中年男子的尸体痛哭，而她旁边则站着另一位美丽的少女，少女的蓝色铠甲与斯露德很像，但她的头发是明亮动人的银色。

“芙蕾……为什么你不能把这种感情用在人类身上？”少女轻轻叹息着，随即转身向废墟上的幸存者们大声宣布，“战士们，我是女武神蕾娜斯！我知道你们是尽了全力去战斗，而你们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但我们面前还有一个敌人，造成这一切的源头，洛基！我要去讨伐他，愿意跟我来的人，就站起来吧！”

拉尔森这时候正好站起来，想试试找到斯露德、赫尔维格或安瑟尔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一只大手从背后揽住了他的肩膀：“好样的！不愧是神选中的勇士，纯爷们！铁血真汉子！走吧！”

“哈？等一下，我只是……”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只是个普通的佣兵，但这种战斗你不觉得很爽吗？”大手属于一个魁梧的壮汉，他眼角的伤疤和背上的大剑都很醒目，“来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嘛！对了，我叫阿琉哲，你呢？”

“我是打酱油的……算了！”拉尔森发现说什么都没用，自己已经被拽到了传送阵上，而且传送阵已经启动了……

据后世记载，蕾娜斯与洛基的最终对决在铃兰草原上进行，她身后的英灵们给了她无穷的力量，让她能够击败洛基，但是做为当事人之一的拉尔森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阿琉哲！刚才洛基说什么？”拉尔森现在还记得，他当时可是一把掐住阿琉哲的脖子，“蕾娜斯手里的魔剑，是因为有我们才无法发挥出威力？”

阿琉哲镇定地把他的手掰开：“她就是那个性格嘛，因为这把剑威力全开的话，连我们也抵挡不住，所以她一直压抑着……”

“……那你把我拽来干啥？！我们乖乖的留在瓦尔哈拉打扫战场，让蕾娜斯大人和洛基火力全开的打一场不就好了吗？”

“那样的话，世界可能会毁灭哦。”

“你以为只让洛基单方面发挥出实力，世界就不会毁灭吗？！”

“我没有那样想过。”

“那你还这么镇静，是有什么办法吧！”

“……也没有。”

“……这个可以有！”

阿琉哲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这个，真没有……”

就在两人在蕾娜斯背后互掐时，洛基出手了：“女神啊，虽然同样拥有四宝，但这场战斗必定是我赢，因为只有我能毫无顾忌的全力施展！”

这种情景已经很习惯了，拉尔森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再次”不妙，但他什么都来不及做，只能在心里骂出一个“靠”字，就“再次”失去了知觉。

所以他现在想起“诸神之黄昏”就心烦，和生前期待那场壮绝作战的心态完全相反。当别人问起来时，他总会大发牢骚：“你说我这个英灵有多失败吧，第一次进英灵殿就失去知觉，第一次遇到女武神又失去知觉，好不容易决战来了，却在英灵殿里打了一个星期的麻将，冲出去之后只打了五分钟还是失去知觉……”

“行啦，至少你参与了最后和洛基的战斗。”斯露德撇着嘴。

“你是说那场我去了还不如不去，结果也是中途失去知觉的战斗吗？”

"洛基毁灭世界后，蕾娜斯姐姐也是因为感受到你们的思念才能重造世界啊。"

"光是感受思念的话，我根本就不必去战场嘛……"

"对了对了！"斯露德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蕾娜斯姐姐虽然重造了世界，但神族需要详尽的资料才能重造，蕾娜斯姐姐说，我的资料是你提供的——老实交待哦，你怎么知道我的资料？"

"资料是别人给我的……"拉尔森又想起那个微风吹拂的铃兰草原。女武神蕾娜斯正与自己的恋人卢西奥相拥着，他远远地站在一边，觉得有点烦躁。

"看到女武神甜蜜的样子，有什么不满吗？"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问道。

"没什么不满，"拉尔森以为这也是一个重生的英灵，"只是想起了另一个女武神，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眼镜男突然换上了热情的表情："原来你也对女神有企图啊，世界虽大，知音难觅啊！来来来，看看你喜欢的是哪个女神？芙蕾？阿莉？芙莉娅？希露梅莉娅？布伦希尔德？……"

拉尔森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手上的那个大本子，上面大概囊括了整个天界所有女性的资料，生日血型三围乃至出浴照应有尽有，让他一阵恶寒："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变态吗？你怎么能被选进英灵殿的？！"

"失礼喔，我名为雷扎德·巴雷斯，不是英灵，乃是一个人类魔法师，只是和女神有点渊源，看你我皆为同道中人，想帮你一把而已，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你说那人叫雷扎德？！"斯露德睁大眼睛，打断拉尔森的回忆，"一个戴眼镜的魔法师？！他后来去了哪里？"

"好像他说找到了达成心愿的办法，要用什么时空转移回到五百年前来着……"

斯露德跳起来，转身朝背后的瓦尔哈拉宫跑去："蕾娜斯姐姐！我找到雷扎德的下落了！"

"不追上去吗？"一直在旁边打瞌睡的安瑟尔突然问。

"世界才刚刚重新创造，我觉得还有很多时间……"

"你怎么没有危机意识呢，英灵可是越来越多，这样下去你和其余五千万英灵有什么区别？"

听到这句话，拉尔森一下子就有了很直接的危机意识，他毫不犹豫地扭头追了上去，安瑟尔看着少年的动作忍不住笑了起来，直到他背后的人咳了一声，

"你是不是忘记提醒他什么？"说话的是赫尔维格，"好像今天是蕾娜斯女神又一次试验操控龙神宝珠的日子……你忘记她前两次操控的结果是什么了？"

安瑟尔拍拍头："啊呀！"

拉尔森的感觉来得稍稍迟一点。蕾娜斯的操纵失败发生在几秒钟后，也就是拉尔森踏上瓦尔哈拉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轰隆隆的巨响过后，女神像一个做实验失败的科学家一样，顶着满头的灰尘，慌慌张张的从震塌一半的大门中跳出来："有没有人受伤？"

"拉尔森又昏过去了，算不算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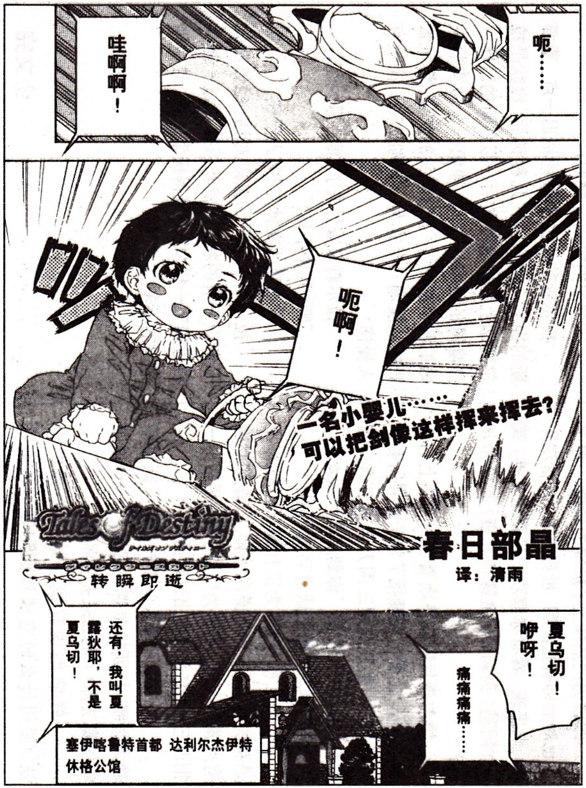
"呃，那个不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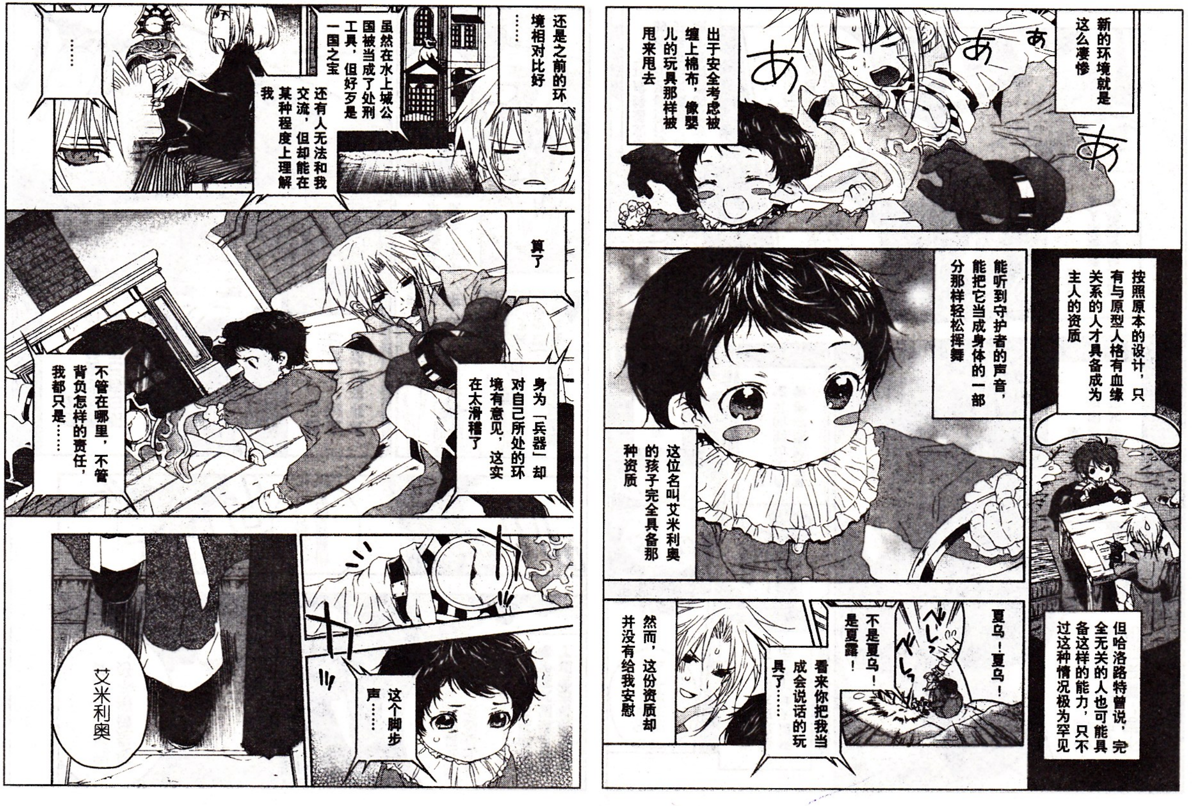
"那么我的女神，没有人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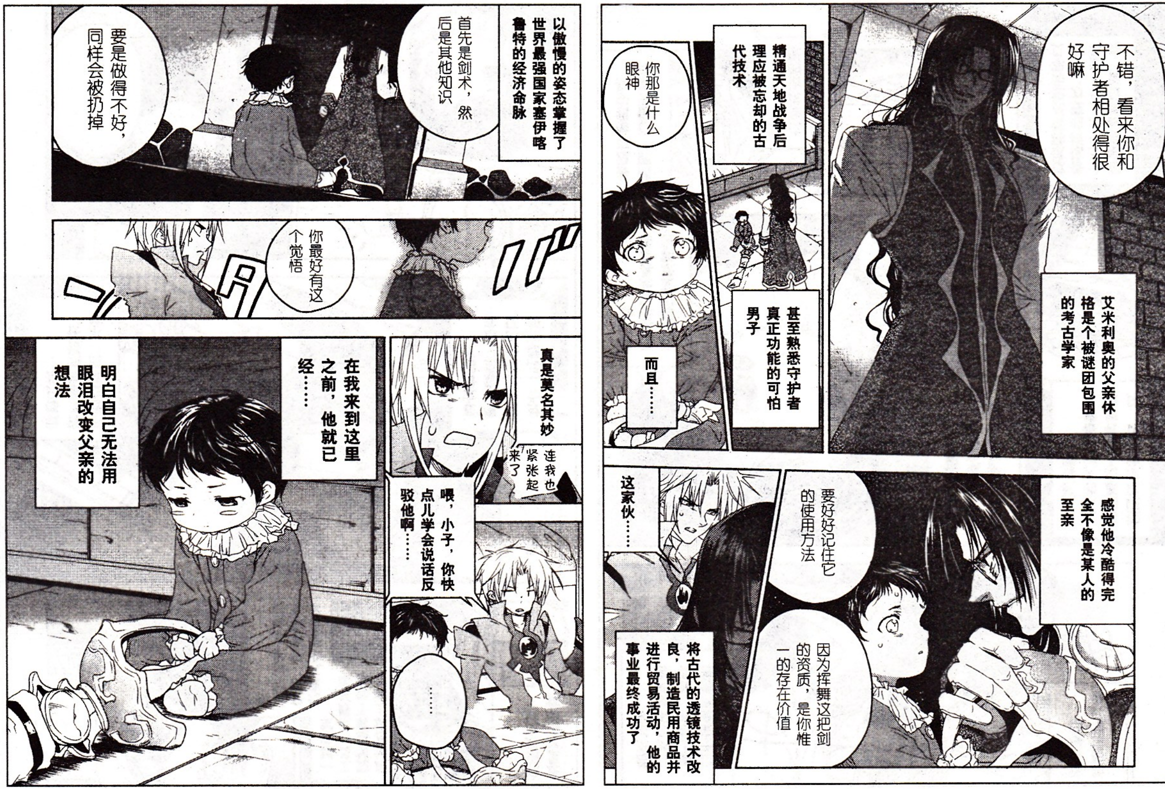
拉尔森没有听到这段对话，他依然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就和以往错过一些关键性情节一样，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他错过的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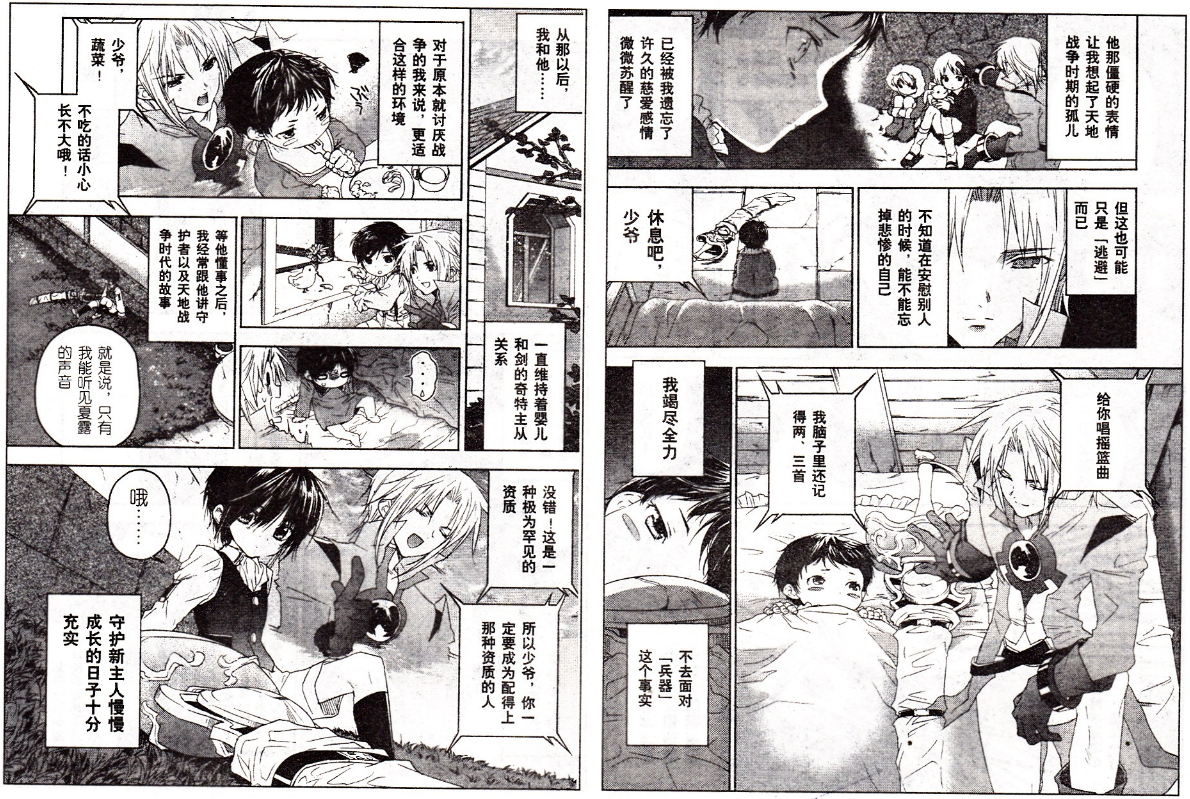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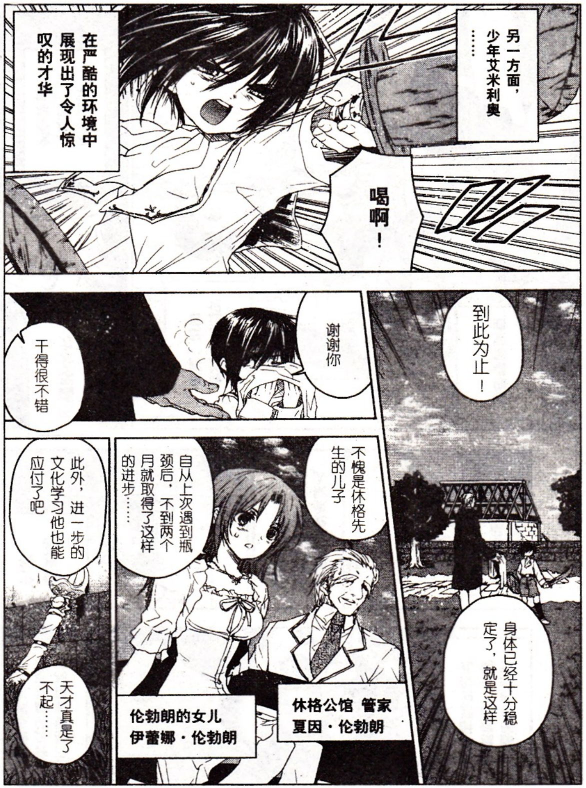

第十五回


呃……
哇啊啊！
呃啊！
一名小婴儿……
可以把剑像这样挥来挥去？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夏乌切！
咿呀！
痛痛痛痛……
还有，我叫夏露狄耶，不是夏乌切！
塞伊喀鲁特首都 达利尔杰伊特
休格公馆


新的环境就是这么凄惨
あ
あ
あ
あ
出于安全考虑被缠上棉布，像婴儿的玩具那样被甩来甩去
按照原本的设计，只有与原型人格有血缘关系的人才具备成为主人的资质
能听到守护者的声音，能把它当成身体的一部分那样轻松挥舞
这位名叫艾米利奥的孩子完全具备那种资质
但哈洛路特曾说，完全无关的人也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只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夏乌！夏乌！
不是夏乌！是夏露！
看来你把我当成会说话的玩具了……
然而，这份资质却并没有给我安慰
还是之前的环境相对比好……
虽然在水上城公国被当成了处刑工具，但好歹是一国之宝
还有人无法和我交流，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
……
算了
身为「兵器」却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意见，这实在太滑稽了
不管在哪里，不管背负怎样的责任，我都只是……
艾米利奥
这个脚步声……


不错，看来你和守护者相处得很好嘛
艾米利奥的父亲休格是个被谜团包围的考古学家
精通天地战争后理应被忘却的古代技术
甚至熟悉守护者真正功能的可怕男子
你那是什么眼神
而且……
感觉他冷酷得完全不像是某人的至亲
要好好记住它的使用方法
因为挥舞这把剑的资质，是你惟一的存在价值
将古代的透镜技术改良，制造民用商品并进行贸易活动，他的事业最终成功了
这家伙……
以傲慢的姿态掌握了世界最强国家塞伊咯鲁特的经济命脉
首先是剑术，然后是其他知识
要是做得不好，同样会被扔掉
你最好有这个觉悟
真是莫名其妙
连我也紧张起来了
喂，小子，你快点儿学会说话反驳他啊……
……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他就已经……
明白自己无法用眼泪改变父亲的想法


他那僵硬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天地战争时期的孤儿
已经被我遗忘了许久的慈爱感情微微苏醒了
但这也可能只是「逃避」而已
不知道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能不能忘掉悲惨的自己
休息吧，少爷
给你唱摇篮曲
我脑子里还记得两、三首
不去面对「兵器」这个事实
我竭尽全力
从那以后，我和他……
对于原本就讨厌战争的我来说，更适合这样的环境
少爷，蔬菜！
不吃的话小心长不大哦！
一直维持着婴儿和剑的奇特主从关系
……
等他懂事之后，我经常跟他讲守护者以及天地战争时代的故事
就是说，只有我能听见夏露的声音
没错！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资质
所以少爷，你一定要成为配得上那种资质的人
哦……
守护新主人慢慢成长的日子十分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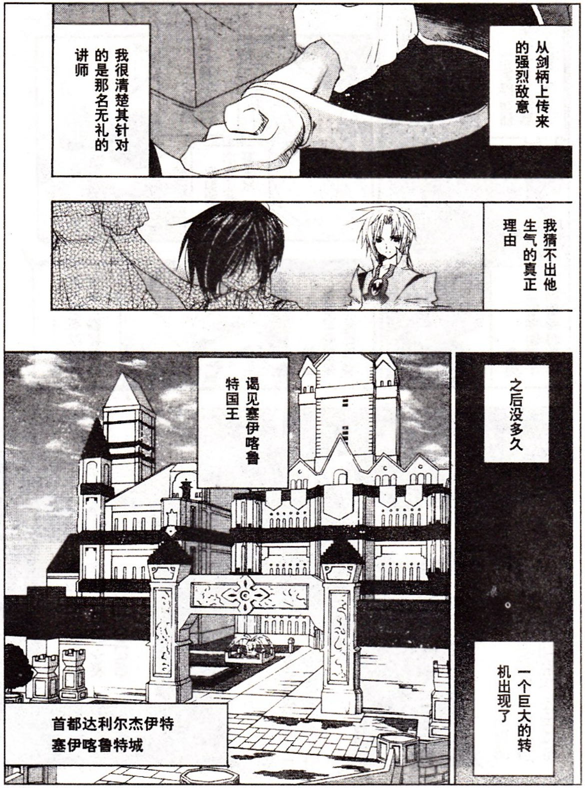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少年艾米利奥……
在严酷的环境中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才华
喝啊！
到此为止！
身体已经十分稳定了，就是这样
谢谢你
干得很不错
不愧是休格先生的儿子
自从上次遇到瓶颈后，不到两个月就取得了这样的进步……
此外，进一步的文化学习他也能应付了吧
天才真是了不起……
休格公馆 管家 夏因・伦勃朗
伦勃朗的女儿 伊蕾娜・伦勃朗


别轻易说什么天才之类的
你们可能无法想像少爷有多么努力
母亲死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亲只是偶尔会露个面，下达几项命令
而完成那些毫无道理的任务就是少爷与至亲间的惟一牵绊
少爷到底是怎么想的……
？
你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什么？
啊！少爷你辛苦了！
就算把训练武器换成铁制的也没关系
哦，好厉害！这是实力的证明啊
不过……休格先生说你现在用真剑还太早了
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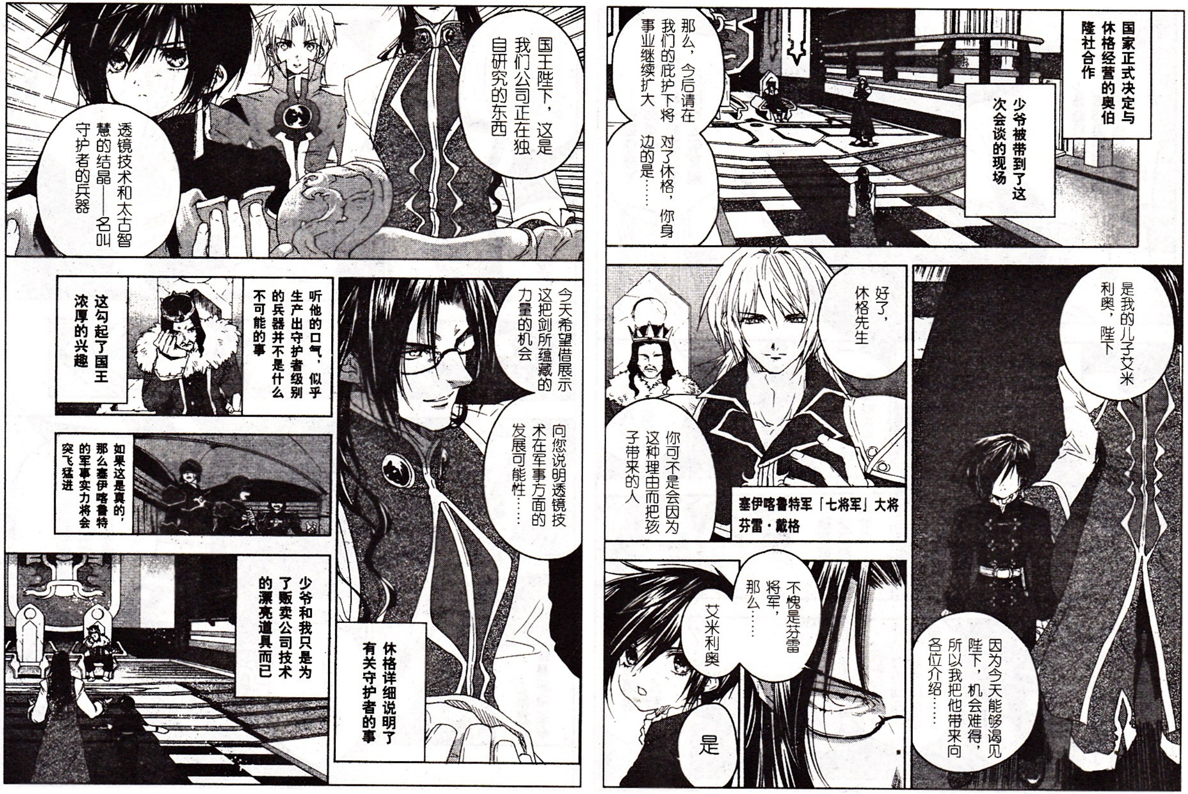

你其实是一柄威力非常强大的剑吧
真希望尽快得到休格先生的许可，尽快拿起你
少爷……
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从未被当做「兵器」来使用
说的也是……
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庆幸的一件事
然而……
伦勃朗先生，打扰一下
虽然以讲师的身分这样说有些失礼
但「那东西」应该是剑吧？
我实在无法苟同将武器当成玩具的做法
仆人们也觉得和一把剑说话实在有些……
自己是「兵器」这个事实，却不断地被人提醒着
在其他人眼中，我都只是一把古旧的剑而已
和这位年幼的主人之间无论多么融洽
休格总有一天会揭开这些包裹物
到那时候，我终将再次变成「兵器」……
也好，只不过是恢复了原本的功能而已
因为我是守护者啊……



呃！
嗯!?
那、那是什么眼神……
这样可不好啊，老师
竟在背后非议奥伯隆社未来的总帅……
没那种事，伦勃朗先生，我……
到那边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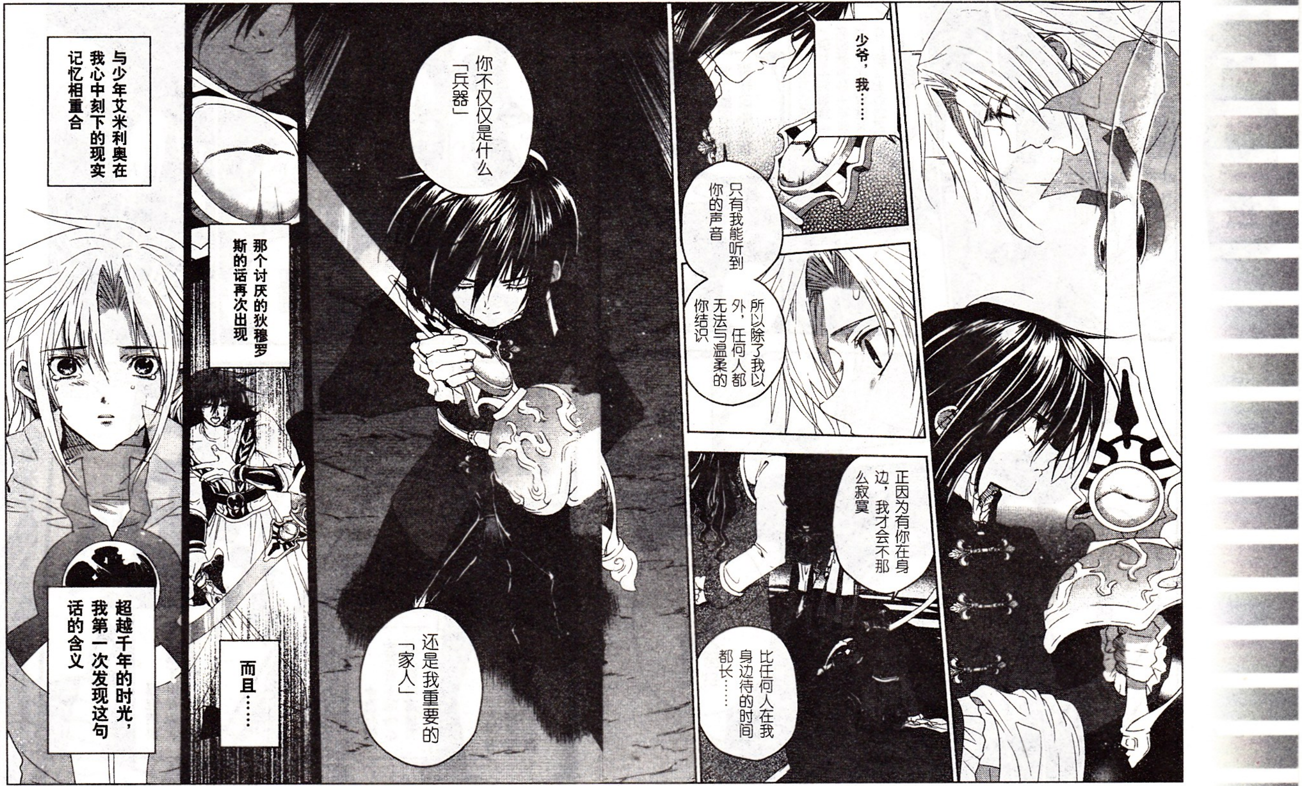
从剑柄上传来的强烈敌意
我很清楚其针对的是那名无礼的讲师
我猜不出他生气的真正理由
之后没多久
一个巨大的转机出现了
谒见塞伊喀鲁特国王
首都达利尔杰伊特
塞伊喀鲁特城


国家正式决定与休格经营的奥伯隆社合作
少爷被带到了这次会谈的现场
那么，今后请在我们的庇护下将事业继续扩大
对了休格，你身边的是……
是我的儿子艾米利奥，陛下
好了，休格先生
你可不是会因为这种理由而把孩子带来的人
塞伊咯鲁特军「七将军」大将
芬雷·戴格
因为今天能够谒见陛下，机会难得，所以我把他带来向各位介绍……
不愧是芬雷将军，那么……
艾米利奥
是
国王陛下，这是我们公司正在独自研究的东西
透镜技术和太古智慧的结晶——名叫守护者的兵器
今天希望借展示这把剑所蕴藏的力量的机会
向您说明透镜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发展可能性……
听他的口气，似乎生产出守护者级别的兵器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这勾起了国王浓厚的兴趣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塞伊咯鲁特的军事实力将会突飞猛进
休格详细说明了有关守护者的事
少爷和我只是为了贩卖公司技术的漂亮道具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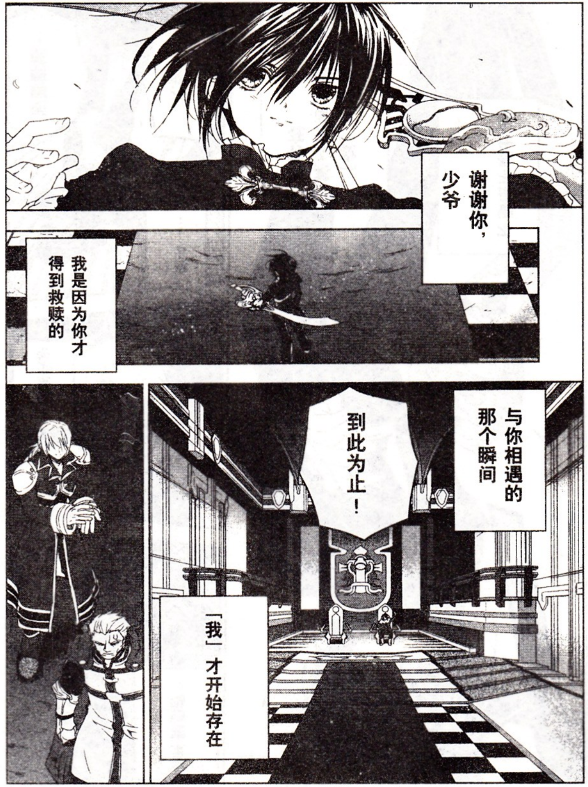

不过，也有人对这个提案不怎么感兴趣
原来如此……希望奥伯隆社的技术也能在军事上作出大的贡献
陛下，请您稍等
难道您真的相信这个生意人说的话？
休格！你其实打算趁此机会干涉国政吧！
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多莱德恩将军
我只是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考虑
塞伊喀鲁特「七将军」
古斯塔夫·多莱德恩
闭嘴！
在天地战争中出现的「能说话的剑」？大言不惭也要有个限度！
而且为了推销它，居然让孩子捧着这东西谒见陛下，令人恶心至极！
今天被批评得更露骨了
恕我直言，将军
您的意思是本国的士兵比这恶心的兵器要优秀吗？
无礼
在陛下面前发言时要注意你的语气
要注意的是将军才对
刚才休格先生应该已经说明了
守护者是「具备人格的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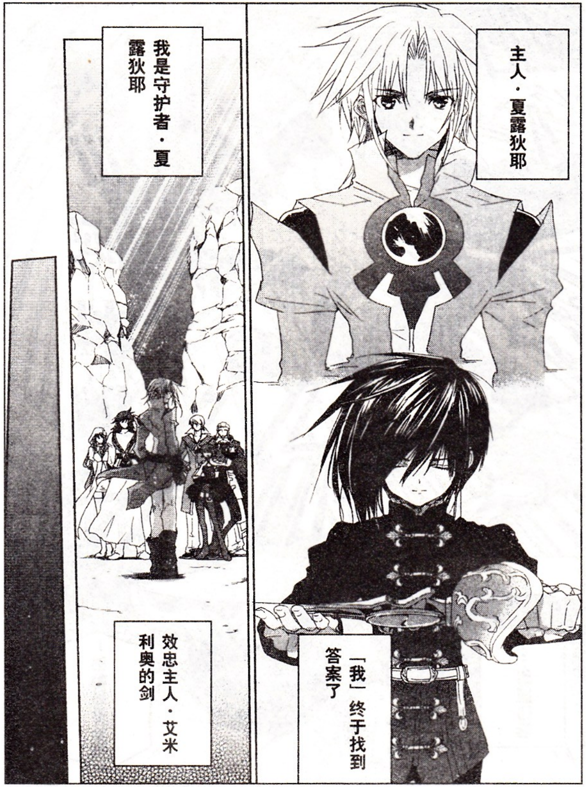

你显然……
诋毁了夏露狄耶的名誉！
呃！
什……
真是抱歉
到底是个小孩子
这样可不行啊，艾米利奥。怎么能把据说十分优秀的塞伊喀鲁特士兵和一把剑做比较呢
嗯
看来你也会推销商品嘛，休格先生


陛下，这不是对我军的侮辱又是什么！
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东西的力量，也不清楚它是不是真的！
在将军们提议让少爷和士兵交手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为少爷刚才那句出人意料的话而动摇
让他吃点儿苦头
对手只是小孩而已，轻而易举
那么，休格先生……
嗯
解放


与少年艾米利奥在我心中刻下的现实记忆相重合
超越千年的时光，我第一次发现这句话的含义
那个讨厌的狄穆罗斯的话再次出现
而且……
你不仅仅是什么「兵器」
还是我重要的「家人」
少爷，我……
只有我能听到你的声音
所以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无法与温柔的你结识
正因为有你在身边，我才会不那么寂寞
比任何人在我身边待的时间都长……


不管是不是什么「兵器」
「我」已经成为了某人无可替代的重要存在
你不害怕吗？
第一次和你并肩战斗，心里面欢欣雀跃
完全不
不愧是少爷
那么……
开始！
呃啊啊啊！
我们面前……
没有任何障碍！
魔神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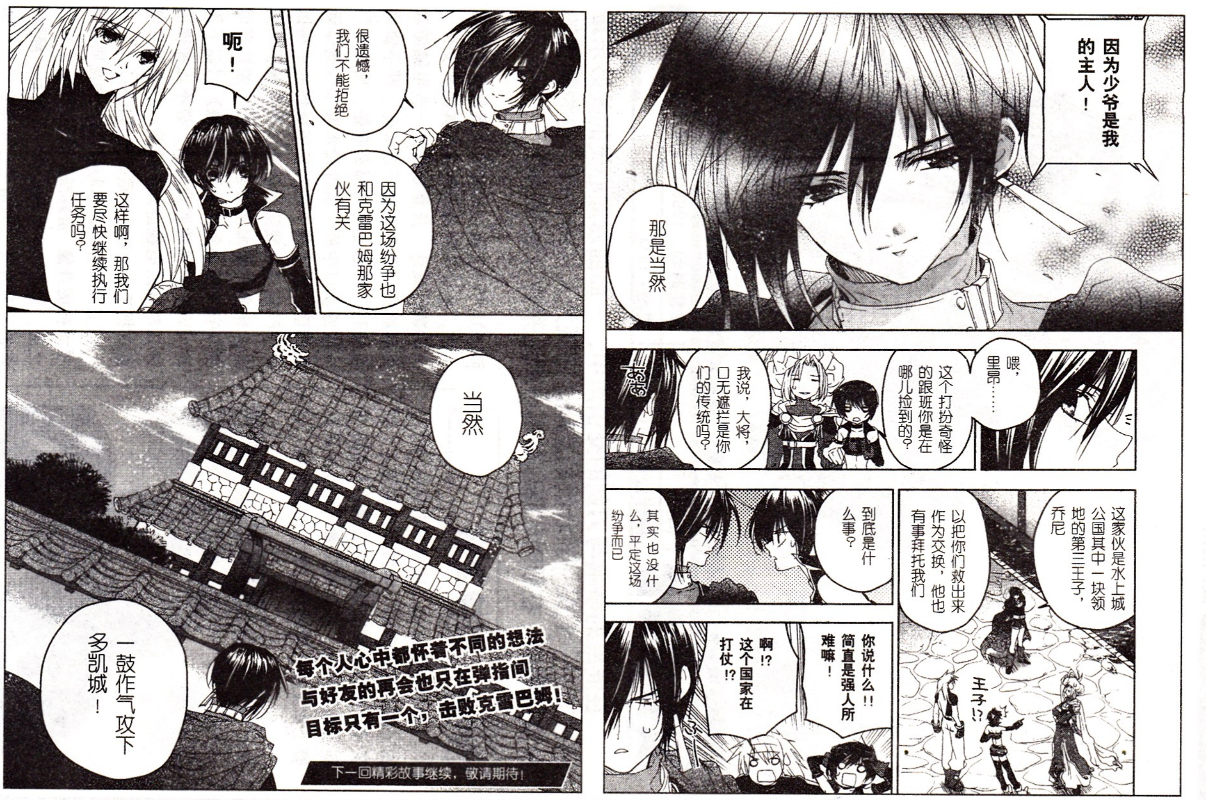

谢谢你，少爷
我是因为你才得到救赎的
与你相遇的那个瞬间
到此为止！
「我」才开始存在


主人·夏露狄耶
我是守护者·夏露狄耶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效忠主人·艾米利奥的剑


现在
水上城公国·多凯港
魔神剑!!
哎!?
刚才的剑技难道是……
喂喂，你们在这儿也想独吞好东西吗?
其他大部分都被斯坦他们解决了
终于汇合了
里昂！还有其他几位！
活下来固然很好……
啊!?
那家伙竟然会说安慰的话!?
但是……
让我们费了不少工夫
特别是露蒂！下次要是再违反集体行动的原则，我绝对不会去救你



还是平常的里昂比较让人放心……
你知道就好
你不会变得更坏了吧？
不过，这次我确实也有做错的地方，抱歉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真是难得，这次你值得表扬
里昂，从刚才开始你就在想什么啊？
没发觉这件事也好……
这不都是因为……你吗？
应该都多亏了里昂才对
我？
什么？
船遇到袭击的时候
能冷静思考的只有你一个
大家能活着再见都多亏了里昂
谢谢你
哼，随随便便说出这种话
夏露
我想起了一件你以前告诉过我的事
曾经参加天地战争的主人们
也都是阶级、思想地位各不相同的人，在战斗中慢慢建立了信赖
那……就是这个样子吗？
没错
但现在要比那时候好得多



下一回精彩故事继续，敬请期待！

 文/清雨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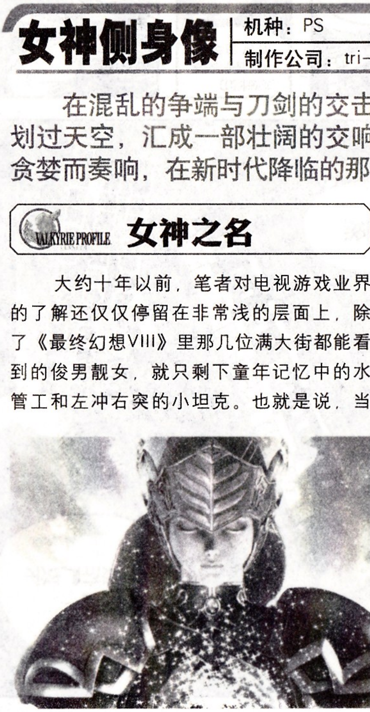
女神侧身像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9年12月22日
制作公司：tri-Ace	类型：RPG

在混乱的争端与刀剑的交击声中，一曲曲震颤心灵的美妙乐章划过天空，汇成一部壮阔的交响。它既为人性的光辉，也为神性的贪婪而奏响，在新时代降临的那一刻迎来爱与恨的巅峰。

女神之名

大约十年以前，笔者对电视游戏业界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非常浅的层面上，除了《最终幻想VIII》里那几位满大街都能看到的俊男靓女，就只剩下童年记忆中的水管工和左冲右突的小坦克。也就是说，当



时的我对PS主机上的游戏普遍具备怎样的水准，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是在玩过一些电脑游戏之后感觉PS的画面也不过如此，并不像很多报刊、杂志上写得那么夸张，更看不到一些好友口中的"次世代水准"究竟体现在哪里。除了那个相对易于操作的手柄以外，PS主机在我眼中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大玩具，根本不适合玩游戏。如果当时的我有幸能玩到《女神侧身像》（以下简称《VP》）这款游戏的话，说不定会提前好几年加入电视游戏的阵营，彻底抛弃曾经占据了我大部分闲暇时光的电脑。

直到SE在2007年3月将这部作品取名为《女神侧身像 蕾娜斯》移植到PSP主机上之后，笔者才有幸得见庐山真面目。经过8年的岁月洗礼，清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随

便看段CG都兴奋得直喊的毛头小子，见识过的游戏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其中不乏世人皆知的名作。可即便如此，在PSP那略显寒酸的小屏幕上第一眼看到它的画面，笔者便彻底明白了它有何资本在当年造成那么惊人的影响。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之实

最开始的感觉是隐隐约约的与众不同。同样是2D画面，但日式RPG特有的艳丽色彩在这里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屏幕就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似的，淡化了色块和颜色的边界，呈现出油画般的质感，同时也与游戏整体的沉重、阴郁氛围恰到好处地结合了起来。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样的画面风格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叙述中起到了显著的强化作用，正是那幽深的色彩让一个个或凄美或惨痛的故事显得如此扣人心弦，让一代经典得以诞生。

提到《VP》，就不能不说说它数量众多的配角。打动人心的情节需要优秀的人物来演绎，是人物的行为、话语以及与其他人物的互动编织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故事。而这也正是《VP》最出彩的地方。无论是刚毅勇敢的佣兵亚琉哲，还是调皮可爱的公主杰拉德，甚至包括大反派理查德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场景和人物不断变换，但真挚的情感却始终如一。由于故事里的人物大都在瓦尔基里的帮助下将生命延续到了死亡之后，因此能够以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生前的遭遇。以战魂的身分在瓦尔基里身边俯瞰这个世界时，他们是否会在其中发现似曾相识的人或事，面对熟悉的情景，他们是莞尔一笑还是匆匆把头瞥向一边，这些细致入微的设定都是以往很多同类游戏中从未涉及的。也正是在处理这些细节时的独特视角，将这部作品的整体层次又提升了一个等级。按照以往的经验，一部RPG中出现过多的可选角色大都会招来玩家的不满，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角色能力的平衡性也是一大问题，但有了故事背景、特定情节以及华美的人物设定的帮助，从《VP》诞生之初到现在，几乎很少听到有人抱怨这一点，更多的是对各个角色的赞美和喜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神奇的结果。

或许在《VP》诞生之前，从没有人想过用这样的形式改写传承了千年的北欧神话。表面上是在讲人与神，人性与神性的抗争，但实际上通篇都在赞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贬损自私、钻营、不可一世和冷酷的漠然。这款游戏就像一部史诗一般，用最新奇的光影和文字讲述着永不褪色的真情。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之末

《VP》有漂亮的画面，有感人至深的剧情，有余音绕梁的音乐，有酣畅淋漓的战斗，但它之所以在爱好者心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些单个的要素，而是它们结合到一起之后造成的轰动效果。超越感动、超越惊艳、超越一切在以往的游戏中获得的体验，这就是《女神侧身像》。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生化危机5

机种：PS3/XBOX360 | 发售时间：2009年3月12日（PS3）

制作公司：CAPCOM | 2009年3月13日（XBOX360） 类型：AVG

他急忙冲到窗口向下看去，而映入眼帘的，是自己最亲密的搭档与黑衣人逐渐下坠，最终在万丈深渊中消失不见的一幕。

“吉尔——！！！”

新的开始

公元2003年3月，安布雷拉公司败诉，被判对发生在浣熊市的惨剧及其他一系列犯罪活动负有直接责任，不久后便宣告破产。全球制药联盟（GPC）为了避免这一事件对自己身影响，很快斥资成立了生化恐怖安全评估联盟，简称BSAA，旨在保护全球各地免受B.O.W.（生物兵器）的威胁。这一组织最初的成员只有十一名，其中包括前S.T.A.R.S.成员克里斯和吉尔。不久后BSAA正式被联合国接管，而且还享受到了几乎等同于国际刑警组织的待遇，再加上GPC的资金支持，使得BSAA以超乎常人想像的速度日益壮大起来。到了2006年，BSAA已经真正成为了一支国际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分部，并同时提供除武力以外的技术、医疗、精神方面的援助。然而B.O.W.的泛滥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2009年3月，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只身一人来到非洲基居巨自治区，准备和当地的BSAA部队一起调查一宗有关新种生化病毒“衔尾蛇”的交易。和临时行动搭档谢娃碰头后，他们谨慎地在村庄中穿行，准备去找线人口中惟一知道重要线索的人。然而突发的异变让这次行动变得更加恐怖和诡异——一名金发少女在被人从嘴里硬塞进某种黑色的物体后，很快变成了动作敏捷、力量奇大的寄生怪物。这显然不是克里斯所熟悉的丧尸，两人惟有继续前进，才可能查明这一切异状背后的真相。

果不其然

这部作品自公布之日起便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究其原因，除了这是风靡全球的“《生化危机》系列”在次世代主机上的正统续作以外，还包含有另外几个神秘因素，首先，在《生化危机4》做出如此惊人的改变——包括游戏系统、操作方式、情节结构——之后，《生化危机5》是否会回归系列最本源的形态？游戏主角是新的主人公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面孔？随着游戏相关情报的不断释出，各界的疑问相继被解答，但游戏最终的形态依然显得扑朔迷离。特别是官方对整体故事脉络和游戏结局的讳莫如深更是加重了玩家对这款作品的好奇。难道威斯克最终会被彻底干掉不成？

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制作小组还真就这么干了。看到那个纠缠了克里斯、吉尔多年的大反派、英武帅气的墨镜男被两枚火箭炮轰杀至渣，我想“生化之父”三上真司一定会泪流满面。从剧情的整个脉络以及发展前景来看，威斯克一直是照着系列最终BOSS的模式来培养的，他强大、他傲慢、他邪恶、他与主人公克里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只要克里斯没死，那么威斯克作为其对立面的反衬作用就不会消失。哪怕是在游戏系统天翻地覆的《生化危机4》中，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制作小组十分用心地延续了威斯克的影响力，那种压倒性的魄力和存在感正是三上真司多年经营的结果。这样一个人物的价值，对整个系列来说都重要得无以复加。如果就这么轻易死去的话……当然，客观地看，其实CAPCOM完全可以让他在今后的作品中继续出现，毕竟这个角色的人气之高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是串联整个剧情的关键人物，让他复活绝对比就此彻底被消灭要有利得多。

生化未来

吉尔的墓碑，威斯克的末日，不能不说这些噱头在吸引玩家眼球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尽管手法老套，但十分奏效，只是比起三上时代的“生化危机”总感觉《生化危机5》少了些内涵，多了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虽然现在的画面和音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探索过程中的“恐怖”和“发现”两个重要因素却明显被减弱了，没有体现出“生化危机”应有的游戏氛围。不过战斗爽快感的大幅提升在玩家群中也并非完全不受待见，毕竟本作的操作方式和曾经大红大紫的《生化危机4》如出一辙，越肩视角的沿用一定成功地保住了很多从四代开始接触这个系列的新玩家。剧情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也算不过不失，让笔者这样的剧情派玩家既挑不出什么明显的漏洞，也找不到值得仔细玩味的桥段，实在是无奈之至。现在能做的只有期待系列下一部作品能够少一些动作要素，多一些气氛的渲染和烘托，不要变成彻头彻尾的动作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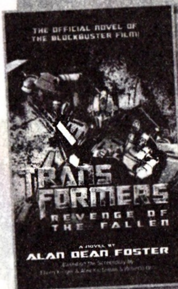


游书苑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变形金刚2 卷土重来》

作者：阿兰·迪恩·福斯特（美）



一名国家安全顾问忽略了一个神秘的警告，同时火种源的碎片也被送到一个极为隐秘的海军基地保管起来。整个世界看上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场全面的战争迫在眉睫。

用文字来表现影片中的一个个大场面，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阿兰·迪恩·福斯特做到了。本书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字里行间透出了独特的动作性和场面感，而这也正是原版电影所具有的最大特色。尽管在阅读时听不到让人激动不已的变形音效，看不到擎天柱正气凛然的姿态，但文字的独到魅力依然会将你带入那个梦幻般的世界。

《怪物猎人 疾风之翼④》

作者：冰上慧一（著）布施龙太（插画）



在搬到冬多尔玛五年之后，曾经的新手猎人迪安终于在搭档玛蒂丽娅的提携下获得了受到众人仰慕的“G级”称号。然而大自然中还存在着让他们这样的高手也一筹莫展的神秘力量。迪安的挑战还远没有到达尽头。

在本作中，主人公依然保持着标志性的谦逊态度，在人物性格上的改动不大。不过故事情节并没有按照以往的模式一条线拉到底，感觉比较新颖。特别是最后的城市防卫战部分描写得十分细致，让人在阅读时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情节变化而起伏。

《最终幻想XI 祈祷之风》

作者：はせがわみやび（著） 金田荣路（插画）



在一个平凡无奇的早晨，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的少年选择在这一天展开了他的冒险之旅。对未来充满期待同时又心怀不安的阿尔遇到了嘉鲁卡族的骑士和一名职业为白魔道士的少女，这次宿命般的邂逅让他卷入了一个蠢蠢欲动的恐怖阴谋之中……

这是一本网络游戏的改编小说，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详细介绍整个《FFXI》的故事背景、种族结构以及其他一些设定方面的细节，以此增强读者的代入感，所以不必担心没有玩过原作而得不到阅读的乐趣。整个故事颇具特色，将一个纯粹的“剑与魔法世界”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荒野兵器：代号F》

作者：细江ひろみ（日）



大地上的绿色正在消失，缓慢地，但却毋庸置疑地逐渐变成一块块荒野，这就是珐尔盖亚。在这个资源枯竭的世界之中，有一群自由自在的，只遵循自我意志生存的“渡鸟”。怀揣着不同的思想、感情与过去走到一起共同战斗的罗迪、塞西莉亚以及扎克三人，就是“渡鸟”中的一小部分……

本书忠实再现了游戏的情节，虽然由于篇幅的原因多少有一些删节，但总的来说对原作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尽管战斗场面的过于简单每每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从整体来看对本书的质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加强了情节之间的转换和衔接，使主线更加清晰。恰到好处的笑料也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

《转生学园月光录》

作者：安曽了（日）



第一次见到九条绫人时，鹰取祥悟感到了一阵无法歇止的冲击，因为对方拥有着他所不具备的一切。那时的鹰取祥悟十六岁，九条绫人十五岁。后来，被并称为“刚之九条，柔之鹰取”的两个人为了改变被血缘和习俗束缚的天照乡，展开了一系列并不引人注目的活动。

全书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奇怪”。虽然人物简介中还有封面上出现了九条绫人、草风八云、馆胁道文等人物，但书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都是关于鹰取祥悟的，整本书简直成了他一个人的传记，直到最后才提到少许和游戏开头有关的内容，这一点实在是令人感到费解。

《最终幻想水晶编年史 命运指环 我们的世界》

作者：工藤治（著）イノコ（插画）



双胞胎尤利、杰琳卡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好友阿尔、米斯一起，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幽灵”忽然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在带来一连串疑问的同时，也为这对姐弟打开了残酷的命运之门。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救赎还是绝望？

虽然游戏原作的人物造型、音乐乃至画面风格都充满童趣，但实际上故事本身延续了一贯的勇者救世界模式，并没有十分明显的低龄化痕迹。在小说中，作者从早已逝去的奥公主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由此产生了很多游戏中没有的情节和观点，给人一种与游戏完全不同的奇特感受。

 文/源氏の小手



你这样的传说

——《空之轨迹》系列漫谈

该如何形容《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这部作品，这是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童话，因为它涉及了生离死别，阴谋与政变；它也不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占据了大半部分的感情线；不是传奇，因为里面的角色开始大多默默无闻，哪怕他们其实有着深藏不露的身世。它曾经流露过让人落泪的悲伤，也曾给予玩家不灭的勇气与坚定，它有着脸红心跳的暗示，却也有怎么都让人读不懂的欲言又止，也许它的名字正是最好的解释——传说。它是一部传说而已。继承了“卡卡布系列”（《英雄传说3》-《英雄传说5》的统称）风之诗海之韵的气质，之后也用三部曲向着崭新的旅途甩开步子。

《空之轨迹-FC》

星星的所在之处，是少女旅途的方向。

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你我仗剑浪迹天涯



艾斯蒂尔·布莱特是个如同太阳一般闪光的耀眼女孩子，带着强烈的光，能够灼伤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也能给予他们光明与温暖。她出生在一个叫做洛连特的小城镇，小镇上有袅袅的烟与平和的居民，不繁华，很温馨。她很小的时候失去了母亲，与脱线的父亲一起生活，这个叫做卡西乌斯的中年男子看似不良，却在后面的旅途中逐渐让玩家大跌眼镜。开场他深夜归来把一个昏迷中的小鬼当做礼物一般送给了自己只有十岁的女儿（……为什么这个剧情让我讲得这么猎奇？），那是怎样的一

个少年呢？有着黑色的短发与琥珀色的眼睛，目光凶狠，如同小刺猬一样只要接近就会竖起故弄玄虚的刺，一张漂亮的脸上写明了几个大字叫“生人勿近”，但是在艾斯蒂尔面前一切男人都是纸老虎，小姑娘对着受伤的少年大发威风，彻底给这个刚进门的，意义等同于童养婿的约修亚立下了“不能反抗艾斯蒂尔，她是这个家的老大”的规矩。

他们所在的国家称之为利贝尔，有着英明的女王，国土不大但是国力强盛，十年前的百日战争虽然一度给这个国家重创，却没有留下其治愈不了的伤，利贝尔以能源闻名，在这片大陆有一个各国公认的组织称为“游击士”，虽然名字有点老土但是很受人尊敬与欢迎，他们不干涉政权，以帮助市民作为天职，哪怕对方只是想找丢了的戒指或者想要什么魔兽的眼珠与爪子（我说你真的可以不这么猎奇地介绍剧情吗？）。游击士与游击士之间的实力以字母代表等级区分，最强级别为S级，据说整片大陆也只有四名而已，艾斯蒂尔的父亲卡西乌斯就是大名鼎鼎的其中之一。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更让众玩家气得牙痒痒的身分，那就是利贝尔在百日战争中力挽狂澜的英雄，因为没能保护艾斯蒂尔的母亲才在战后退役成为了一名游击士。

艾斯蒂尔与约修亚转眼到了16岁，正是可以成为游击士的年纪，双双漂亮地通过了游击士的考验，踏上了巡游全国的修行之路，就在这时卡西乌斯神秘失踪，各种各样的怪事像是在指引他们朝着某个方向前行一样，故事才刚刚开始……

修行、冒险，以及恋情

艾斯蒂尔与约修亚并不是缺乏紧张感的人，但是在刚刚成为游击士之后的待人处事上还是有些青涩，比如一开始他们无法识破空贼女的真面目，在对待失踪定期船上有自己父亲的名字时无法保持冷静等等，但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位良师益友在身边，那就是号称“银闪”的游击士雪拉扎德一直在帮助他们。雪拉在成为游击士之前是一位巡游大陆的舞者，类似吉普赛人的装扮让她充满了异国情调，外表轻佻但是性格坚定，是艾斯蒂尔与约修亚的好姐姐，对于两个小鬼懵懂的恋情早就看在眼里，但是一到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上就会遮遮掩掩一点也不痛快，以致于《空轨》三部曲都在跟奥利维尔打太极拳。RPG战队一般需要4个人就可以去战BOSS，所以艾斯蒂尔+约修亚+雪拉+奥利基本就是前期很完美的阵容了，两个物理攻击的猛将加上两个大魔法师，一路相处得倒也愉快。在对待空贼问题上刚刚入门的两个小孩子多多少少有点拿不定主意，反倒是奥利维尔让大家采取了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方式打了漂亮的一仗。当然，艾斯蒂尔是不会感激他的。

游戏前期比较出彩的人物除了两位主角就属雪拉与奥迪维尔，这个第一章就出场的、自称爱与和平的吟游诗人，实际上是个特大型号的史莱姆、赖皮蛋与讨厌鬼（笑），总是摆着POSE讲着自以为是的话，虽然确实有着漂亮的金发与紫水晶一般的眼睛，穿着谈吐无一不具备贵族风度，但是由于太死蠢而被主角一行人当做垃圾一样嫌弃，甚至因为喝掉价值连城的红酒而被投入监狱……喜欢雪拉，但因为两个人都是

经验老到的成年人，所以感情上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奥利维尔的身世算得上是纵横《空之轨迹》前两部的最大包袱之一了吧，有着帝国人的身分，知晓各种各样的秘密，又试图探听关于利贝尔的所有情报，与某位帝国高阶军官来往甚密，对各种各样的战局与历史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枪法百发百中，同时又有着ED6中最强回路的魔法师属性（《FC》时期他的“泰坦咆哮”简直是秒杀级！），而这个男人直到第二部才终于露出自己真正的身分——帝国皇子，虽然是庶出，但是从他的行为来看，未必没有与嫡子争夺王位继承权的资格。再加上有幼驯染的穆拉·范德尔紧紧跟随，这样的角色想不受欢迎都难。

继续说回《FC》，RPG的守则是同伴分分合合，说得简单一点是为了让大家均匀练级，所以雪拉与奥利维尔在第一章结束之后就双宿双飞回洛连特去了（……误很大），这一别就别到了《FC》的终章……接着艾斯蒂尔遇到了傲娇“重剑”阿加特、可爱得彷佛能够捏出水来的机械少女提妲、来自共和国的“不动金”、温柔贤淑的水系魔法师克洛斯等等等等，同伴已经集合完毕，BOSS与杂鱼在你我对面排排站等着你拍一下我拍一下。

如果要我给《空轨》的三部曲打分，《FC》的分数在剧情铺设上应该获得毋庸置疑的最高记录，没有任何拖沓的剧情，主线剧情是寻找父亲，支线内容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比如帮助测试导力枪、运动鞋、追击魔兽、寻找某样物品之类的任务，比起《SC》，《FC》要显得清爽得多，而且在主线剧情的安排上显得异常紧凑，从卡西乌斯的失踪到艾斯蒂尔与约修亚的追踪，到收到克鲁兹发给他们的黑色导力器，到去中央公房寻找拉塞尔博士解析，到博士被理查德大佐绑架，到希德“背叛”帮助博士逃亡，再到艾斯蒂尔识破理查德妄图发动政变的阴谋，打算直接觐见女王而参加全国武道大会等等等等，每一个剧情都是一波三折非常吸引人。

理查德是很早出场的角色，金发黑衣白手套长军服蓝眼细剑，虽然是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的情报部总指挥官，但是却意外地没有任何傲气甚至谦虚到自闭。于是《FC》的终场战是正义的伙伴一起扑向了最终BOSS理查德（“于是”是怎么来的？），这位获得卡西乌斯真传的洋葱头剑气如鬼，在四对一的情况下撂倒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FC》曾经出过一个理查强化版补丁，为了见识一下这位在《空之轨迹》中SPD最高的剑士到底能佛挡杀佛到什么程度我自虐地去试毒了，结果奋战了不下50次之后忍不住泪流满面，《FC》里最高级别的角色HP不过5000一点，强化补丁版的洋葱理查德能够消耗15点CP发一个光轮斩轻松打掉我方一半的生命值。这个角色在《FC》中出场，在《SC》中沉寂，在《3RD》中作为主力归来，口头禅是“都说了已经不是上校了……”但事实上被人叫做上校却会很高兴（傲娇？），SPD全游戏最高，身为武将却有着一条没有限定任何属性的、完全可以媲美大魔法师的回路，物理攻击输出高到惊人，S技樱花残月无属性，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装备最强武器“慧星”加可爱猫咪套装加忍者短布鞋加超斗魂腰带加道化纹章加穆拉支援加时间加速改可以做到AT表上的十一连击！基本上只要有他在，根本不用费尽心思地研究什么站位与战术，关门，放理查德，杀！

不过理查德的弱点在于忧国忧民，身为高级军官的他并不是草莽精神与铁血手腕

的崇拜者，他的擅长在于情报分析与过滤，甚至还专门去建立了情报局（八卦局局长你好），这个连搞个政变都要跟女王彻夜长谈一番的“高洁的爱国者”说白了只是在没有卡西乌斯的利贝尔超级没有安全感而已，充满着莫名其妙地被害妄想与对自己的不自信，而结社就是抓住了他的这一点并加以利用才会成功。古代兵器与“福音”的出现让这位剑鬼爆发了深刻的反省，竟然以一己之力横身挡在想要袭击艾斯蒂尔的“幻想乐章”前，幸好千钧一发时“《空轨》系列”中最让人感到设定作弊的卡西乌斯大叔出场，受到鼓舞的主角们开始伸展拳脚，用棒子的绝对不用脚，能用枪的肯定不用手，于是《FC》以正义的伙伴拯救了失足青年，和平地回归了大地作为皆大欢喜的结局。

……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是差点就会这样的，《FC》不过是“《空轨》系列”的一个序章而已，有关结社的目的与动向不过是冰山一角，理查德发动的政变只是大环境下的一个小小插曲。约修亚在《FC》的最后让人大跌眼镜地留下告白宣言就远赴他乡，一时间让无数玩家玻璃心碎了一地，原来沉着英俊的男主角事实上一直在为最终BOSS效力，哪怕他被控制，哪怕他太身不由己，但是不能原谅自己的约修亚决定遵从6年前他与卡西乌斯的约定“一旦我的存在威胁到了这个家就会自动消失”而与艾斯蒂尔不告而别。遵守承诺的勇气确实令人尊敬，但是少女却有自己的看法，“他根本没有打算挣扎就想去逃避”，艾斯蒂尔是个太坚强太坚强的女孩子，她经历过为拯救自己而牺牲的母亲的死亡，又因为父亲特殊的身分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与不安，现在好不容易觉察到情窦初开的自己喜欢的是青梅竹马的约修亚，刚刚整理完心情想要告白的时候却被对方说“你太耀眼了，如此肮脏的我没有资格笼罩在你的光芒里，所以我选择离去”，艾斯蒂尔是个爱哭鬼，但是却能很快振作，她的笑容并不像《FF7》中的女神爱丽丝会拯救谁，而在于艾斯蒂尔的笑容能够感染谁。她所一直珍惜的是与同伴并肩作战与走来的全部回忆，悲伤也好，快乐也好，都是她无以伦比的珍宝。害怕过危险吗？当然，因为她才16岁。那么要停止脚步吗？不可能，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约修亚的决定也许也是一种保护，他怕曾经亲手导致亲生姐姐死亡的自己又要再一次失去重要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想过，艾斯蒂尔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被他留下来。

不是抛弃，是不被需要。不是不够信任，而是让人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与你一同承担。

《FC》主要刻画的是少年少女细腻的感情与他们的心路成长，为了寻回六年来一直站在自己身边吹着口琴的黑发少年，艾斯蒂尔再次踏上征程，她心无旁骛，她责无旁贷。



《空之轨迹-SC》银之意志、金之翼。

翅膀所能到达的地方

你了解浮游都市大崩坏的传说吗？

曾经有个极度文明与发展的世界，一夜之间却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一般毁灭。那是索多玛的苹果，只可远观不可触摸；那是潘多拉的盒子，想要打开就要以永远失去希望换得。但是却总有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极致的享乐。而噬蛇的结社组织就是这么一个可笑的存在。

从《SC》开始，空轨的世界观更加开阔，艾斯蒂尔与约修亚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小孩子的故事，它牵扯到更多的利益纠纷与国家格局，人们的选择与行为，甚至可以导致塞姆里亚大陆再度回到10年前那场血火纷飞的战争时代。卡西乌斯一边说着支持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去把我那个笨蛋儿子带回来”，却也一边履行着父亲的职责，积极地预测各种各样可能突发的情况。不夸张地说，《SC》的主角是所有角色。

但是《SC》的剧情不足之处在于头重脚轻，寻找约修亚是《SC》的主题，而前期的铺垫又不是很好，每章一个结社成员作为BOSS登场，第一章与克洛斯有关（怪盗暗恋公主……不过那算有关吗？！），第二章与不动金有关（瘦狼与金是曾经的师兄弟与情敌），第三章与提妲有关（玲与提妲的友情成为《3RD》中玲加盟凯文一阵的关键之一），第四章与雪拉有关（露西欧拉与雪拉情同姐妹），第五章与阿加特有关（牵扯到他妹妹的死与村子的秘密）。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约大爷接了回来。……之后系统它提示我第六章结束了。



搞什么啊，《SC》只有九章的容量好吗？！

基本上《SC》好看的剧情部分都在五章以后，屠龙作战在3D效果下显得尤其惊心动魄，《SC》比《FC》要煽情得太多太多，无论是艾斯蒂尔找回约修亚时的告白，还是提妲抱着阿加特大哭说“谁也不许说阿加特哥哥的坏话，即使是你自己也不行”都是能让人泪腺崩坏的存在。《SC》给了莱维非常多的戏份，而莱维这个人明显是扮猪吃老虎的典型性代表，从来都是声音大雨点小，对付宛如弟弟一般的约修亚自不必说，对待弟媳的艾斯蒂尔也不用说，连对待阿加特都要因为提妲的关系而让步，莱维你还真是愧对宣称“我将化身修罗”的剑帝之名啊（笑），第五章阿加特一直伪装的坚持被莱维一手斩碎，曾经的信仰被动摇，伤口被撕裂，他想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只是一心一意呵护着心底的一个小小

的角落。其实莱维在对待阿加特的痛苦这件事上真的有点不够厚道。每个人不可能都经历相同的事，也绝对不会产生完全一样的心情，无论是欢乐遗憾还是失落与痛苦，那些感情只可能是一个人的心境，别人可以揣测却不可能百分百地理解，因此才会讨厌满口“你不过是XXX”、“这样的你只是在XXX”的角色，比起哪怕是一味自责却从未想过后退的阿加特，总是一副“天下人全部负你”嘴脸的莱维，你又了解些什么呢？去向整个世界复仇的人充其量是个可怜的偏执狂，而固执地认为对方都跟自己一个想法只能归类为自以为是吧。但是换个角度想，莱维那些刺人的话未必是在对阿加特讲而是在对他自己呢？……算了，只能说在《空轨》中死了老婆女友姐姐与妹妹的男人别扭的类型都差不多。

约修亚夺回战有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就是战斗有时间限制，如果艾斯蒂尔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撂倒所有敌军，约修亚就会以英雄救美的姿态出场；当然如果你打赢了敌军他也一样会出场只是对话稍有不同。虽然他们注定是官配我们这些当观众的人又何必管他们俩谁救谁这种无聊的问题，但是作为代入感极强的RPG，我曾经试过无数次读档最后甚至重打了一整章只为给艾斯蒂尔配齐必要的轰杀回路……所以说你何必呢？

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走。只是害怕失去的感情如影随形。艾斯蒂尔不再迷茫，她没有准备腹稿，面对约修亚只是一句一句地道出自己的心声。那么漫长那么漫长的岁月，跟你一同成长，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你的不安与懦弱，恐惧与坚强，哪还需要说什么别的，给一个拥抱，许下今后的日子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协力承担的诺言，第六章的结局是温暖的沙滩上有着小小恋人的感动相拥。

接下来《SC》第七章的剧情简直是噩梦中的噩梦——因为导力停止就如同没有电的现实世界——不过好歹沉闷没有持续很久，帝国军队在哈肯大门界外大军压境。

《SC》最精彩的剧情莫过于奥利维尔的表演。

威风凛凛。老谋深算。初露锋芒。这样的几个形容词给那个骗吃骗喝的大赖皮蛋其实并不过分。克洛斯也是王，但她是稳妥，奥利是狡猾，他设下了一个又一个语言陷阱去诱导对方，也同样做套给自己的“同伴”（除了穆拉），那是一场光用看的就能体会紧张的对话，那是一场大国与大国博弈的交锋，但褪下一切伪装之后，不过是帝国的庶出王子对霸权主义的帝国宰相宣战而已，他想要征得利贝尔的支持，他想要这个世界不再陷入血火与不义之中。奥利维尔的心里一直装着这片大陆，他的装腔作势与卖蠢不过是虚伪的假面而已……当然，当他装模作样对着从天而降的卡西乌斯做惊讶状，做初次见面状，做共犯同盟露出嘿嘿笑脸状时，我还是不禁喃喃了一声“……或许他是真的傻也说不一定……”

是结束，也是开始

终章里的浮游都市设定多少有点老套，坍塌的人类文明永远是因为人类的贪得无厌，最后诺亚的方舟接走无辜的人，洪水冲刷一切再重新开始。中枢塔中我跟许多玩家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更换阵容，为求得完美的对话与剧情，第一层是怪盗，带公主

去；第二层是瘦狼，要带不动金去……对阵玲的时候特地带了提妲，两个小姑娘你一言我一语，艾斯蒂尔虽然永远跟她的爸爸一样是个老好人脾气，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许别人任性，话不投机半句多，吃了败仗的玲转身离去，因此才有了《3RD》中艾斯蒂尔与约修亚的旅程“一直在找一个人，想要带她回家去”，中枢塔上越高层越接近真相，当与莱维相逢的时候如果带上新出场的凯文·格拉哈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对话，战后的莱维竟然会像对待一个熟人那样亲切地询问起凯文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做露菲娜的女子。这是让所有玩家都云里雾里的一段对话，但是如果你从《FC》时期就有收集游戏中的全部小说并阅读的习惯，你会了解露菲娜是小说《红曜石》中的女主角，后来因公殉职，但是她的离奇死亡到底与星杯骑士团有什么关系？《SC》的好在于后期的铺垫不错，当然这也是被许多玩家诟病“故事说不圆了就有续作”，对着死去的怀斯曼喃喃“约修亚我真羡慕你啊，你还可以重新开始，可我就不行了……”的凯文，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瞬间黑化在《SC》的结局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

《SC》的结局是怀斯曼被星杯骑士用秘宝盐化，但是福音却被代号0的小丑回收，“蛇”的成员口中的盟主绝对另有其人，怀斯曼不过是庞大盘蛇中一个小小的尾巴，结社的实力遍布大陆，就是料事如神的卡西乌斯也有失策的时候。不过王国、帝国与共和国的联合作战很可能是未来对付噬蛇的最可行办法。这个设想也许会在《英雄传说7》中达成。

找回了约修亚的艾斯蒂尔依旧是明媚的阳光，但是阳光并不是每一个角落都能普照到。不过约修亚有他的太阳就已足够，号称这片大陆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女朋友的神父凯文·格拉哈姆，他早在5年之前就阔别了他的女神。

艾斯蒂尔与约修亚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而有些人的故事却已经开始。

《空之轨迹-3RD》
前往约定之地，无尽荒野之彼端

身为负罪人的神职者开始咏唱

《3RD》制作决定的消息一经公布许多玩家就大拍脑门表示恍然大悟，其实从《SC》的结局里就很容易地能够看出FALCOM官方想要做下去的意图，怀斯曼被自称“星杯骑士”的白袍青年轻易射杀，这位在前作里一直以“只守不攻”为属性，以“治愈系也是我的目标嘛”著称于世的神父，有着两颗尖尖的可爱虎牙，武器是一把十字弩，有着不同于羸弱神职员固有形象的意外结实的肌肉，只有咏唱咒文的时候才让人相信他是供神者的事实，喜欢穿着一双斯托雷登旅游鞋，不擅长纸上作业，不笑的时候似乎若有所思，笑的时候其实才是跟所有人保持距离，他最开始说自己只是平常的巡回神父游走于塞姆里亚大陆救助迷路的羊羔，并以其为借口发挥死缠烂打的能力陪着失魂落魄的艾斯蒂尔回到洛连特的老家寻找约修亚，之后被人几次三番地质问才吐出自己是星

杯骑士团的一员，就在大家都觉得“星杯骑士团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嘛”的时候他一箭射杀我打了至少半个小时的最终BOSS怀斯曼并轻描淡写地说“抱歉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小角色，我是星杯骑士中的守护骑士NO.5，外法猎人凯文·格拉哈姆。”

……够了！如果有机会你是不是想说自己只是12位守护骑士中的中等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

结果他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空之轨迹-3RD》，凯文荣升主角。

开场的飞船战基本就是让在《SC》中玩过凯文的人爽的，什么叫物魔双修，在理查德出场之前凯文就是物魔双修！（……）傻瓜神父COS邦德被捕获，之后单人秀，飞窗从几千米的高空一跃而下，接住他的是守护骑士NO.5专用飞艇，摆了两个POSE坐上总指挥位置的凯文一副神清气爽，连一向绿得不能再绿的芦荟头都显得更加青葱——看看吧，这就是当主角的好处，那个在《SC》里就差没把“我是个好人和尚”标签贴在脸上的凯文用《3RD》向大家证明：长得像芦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跟对组织。结社那种LOGO丑老板又蓝染的地方且不多说，看人家星杯骑士团，制服好看！管理军队化！有专用飞船！有美丽的副官妹妹还是X2的！《3RD》的舞台还是利贝尔，但是不难看出它为下一作做了许多铺垫，16个主要角色齐聚一堂，每场都要苦恼带谁不带谁来的问题，结局是主角的一方再度拯救了世界，之后大家各归各位，这次真的要说GOODBYE。

新出场的女主角莉斯是个不同于艾斯蒂尔般阳光的女孩子，有点冷冰冰的（其实是天然呆），温柔又治愈系，有着莫名的耐心与固执，虽然得知真相之后全然不震惊露菲娜的死而马上原谅凯文，为他考虑的莉斯非常想让人吐槽的就是“你真的喜欢你姐姐吗？”Orz。

事实上《3RD》是“《空轨》系列”中类似外传之类的存在，浮游都市崩坏半年后，凯文奉命负责回收名为方石的东西，却与从骑士莉斯两个人卷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这是个能够反映人心意志的世界，因为反映者强大的内心，这个镜之世界一面保持着条条有序的秩序一面向现实世界侵蚀，与其说《3RD》是一个结束，不如说它是连接《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与《英雄传说7》的一个纽带，它交代了《SC》之后的许多故事，抖掉了星杯骑士团这个一直神神秘秘的组织的包袱。



这一部游戏中最别出心裁的设定在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星门，必须经由特定的人物与条件才能开启，内容是相关人物的回忆与游戏，

有补完也有铺垫，有续章也有前传，其中印象很深的星门发生在《SC》结局之后的庆功会上：

那场举办在王宫天台的庆功会中，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庆祝着，约修亚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穿梭，幸福地笑着，满足地交谈着，情人与情人，朋友与朋友……唯独凯文站在会场中看似显眼的正中间，却孤零零。

其实有些时候我是希望没有《3RD》的。关于星杯骑士团第五名的故事就在《SC》最后他一箭射杀怀斯曼之后戛然而止不好么？去剥离一个人的生命，透析他鲜血淋淋的灵魂，生生逼迫他直面那并不精彩的过去。为了能摆脱过去而努力生存的人固然可敬，但毕竟做不到一直无畏无惧，所以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去掩上伤口等它静静地结疤脱落留下痕迹。假装开心也好，真的快乐也罢，比起《SC》里那样矛盾着与人相处的模式与《3RD》中近乎讨好的设定，现在我更想看到另外一种结局：那个从未把心完全融入众人的星杯骑士，在世界的另外某处，有着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圈子。他来了，之后他留下一个凝重背影挥挥手走掉，不揭破，任你猜。不告诉人真相，他的星杯骑士团是一个谜。

当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主角，又有什么意义呢？

空之女神，请听异教徒的告解吧

号称外法猎人的守护骑士实际上也并没有比约修亚幸福到哪里去，甚至说凯文比约修亚更悲惨也说不一定。没能阻止母亲的自杀，或者说是亲手造成了母亲的自杀而获得了圣痕的“罚”，之后他又错手杀死了对他最重要的露菲娜，约修亚的圣痕不过是复制品，真正的原型原来是在那个一直笑着说什么都没关系的凯文身上。

因此《3RD》对于喜欢这名傻瓜神父的玩家来讲并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体验，重玩《SC》打到约修亚让凯文给他在圣痕上下暗示的剧情时不免多想了一下，那个在《SC》里总是勉强自己融入人群尽全力去微笑的星杯骑士，当时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去面对黑发少年手臂上的圣痕。最后又要以怎样的表情去面对一个被艾斯蒂尔用微笑拯救了的人。

羡慕，嫉妒，不能言表，记得要对他们所有人微笑。开始用轻浮的态度麻痹所有人，强行进入他们的世界，之后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跟他们成为朋友，你不过是在执行任务。再之后却屡屡在必要时刻帮着他们战斗，渐渐忘记了最起初的目的与那样不堪的自己。

直到约修亚用赤红色的圣痕提醒自己道，你不过也是背负着十字架生存的罪人罢了。没有重生的权利。

因此《3RD》总是让人打得很疲惫。在望不穿的阴霾深处有着汩汩的血与暗暗的黑，销魂蚀骨的记忆里，是恶魔嚣张刺耳的狂笑，那些不安，自责，恐惧，总是在稍微放松一下嘴角露出由衷笑容的时候，就像幽灵一般迅速袭来，铺天盖地，无法喘息。

所以才不要随从，也不想结识朋友，跟艾因总长有联系是因为作为星杯骑士No.1

的她，有着足够的实力不会被自己误杀掉。笑容也许不是凯文的伪装，却是他与所有人保持同样距离最好的武器。但还是想要同伴，因为一个人走的路总是太辛苦。每次接受最难的任务，就是在体会最濒临死亡的感受。想要赎罪，也想过自己是不是还能被拯救，但当拯救的机会来临却又重新陷入慌乱与恐惧，就是这样矛盾的人，在炼狱里背对着莉斯说，“用痛苦来自我惩罚，这样的我唯独不想被你看到。”

越是痛苦的回忆才越不想提及，对待身边的人总是程度越亲密才越残酷。其实比起赎罪，更想得到的，还是原谅吧？

也许凯文真正喜欢的人应该是露菲娜而不是莉斯，13岁被她捡回家，17岁为了追随露菲娜闯了星杯骑士团的总部，再之后两年，守护猎人第五位，成为了让“异端”为之色变畏如虎的“外法猎人”。就像没有办法阻止尤里安离开的杨一样，只能盯着孩子的背影心想他是不是长高了一些。当时面对拼命拼命要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少年，露菲娜的心情我不敢去想。

惟愿回忆安息

这一部比起前两部的不同在于对于正邪的界定更加模糊，还拿星杯骑士团来讲吧。我个人十分、非常、特别不喜欢中文版把“外法猎人”翻译成了“异端制裁者”，星杯骑士团没有那么高尚，其中的神职者各个手上都染满了血。他们自己也知道，同为罪人的自己不过是封圣省的狗罢了，黑吃黑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正义，因此看似地位相差悬殊的“制裁”行为完全就是个不好笑的笑话，他们不过是在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用极端的暴力，用巨大的阴谋。在《SC》中凯文曾经很模糊地对奥利维尔说“不要打探星杯骑士团的事情，有许多事情我们只能睁只眼闭只眼”，《3RD》中结社的爪牙挑衅凯文说，“就让我看看你的本性吧，有着黑暗过去的小哥”，听了这话的凯文收敛起一贯的嬉皮笑脸与前一秒还在调侃的“请手下留情啊”转而露出一副陌生的阴狠表情“你们也不是什么善类，那么我正式认定你们为‘外法’，狩猎开始。”所以凯文自称“外法猎人”很大程度上只是种自嘲，法是有权力的人定的，并不是浩渺宇宙之间永恒的真理，而他只是木然地把出离于他们规定的游戏法则以外的人全部狩猎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惩罚与制裁。因为他们最清楚，互相蚕食才是他们最本质的原生态。

《3RD》中的第七章《悠远焰群》恐怕是全游戏中最虐人的一章吧——《3RD》中的秩序建立者其实是凯文，一心想要赎罪的他利用圣痕在折磨自己，但是为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为了守护那些依旧重要的东西，他只能扬起手亲手斩碎过去的纠缠不休。伤口会愈合，眼泪会干涸，但是在直面它们的过程中，你我还剩几许勇气在萦绕？非常非常喜欢第七章凯文一路娓娓道来的语气，不想往下看，又不能不往下看。太难过，太胸闷。就像已经结疤的伤口遭遇重创再度鲜血汩汩。并不是一直在到处逃避，只是在积攒面对你的勇气与自信。我们无论谁的心中都没有太多的坦然与坚定，所以才会不断否定懦弱的自己，才会渴望一次又一次有什么人能向着处于深渊最底层



的自己伸出手说，跟我走，我给你改变。但也只是想一想而已，真正能够承受痛苦的煎熬，长出翅膀飞出绝望的人，除了你自己以外，谁都不行。

如果说约修亚是因为艾斯蒂尔而被拯救出绝望的深渊，那么可以说凯文是为了不再失去莉斯而主动走出自责的囚笼。《3RD》是一场旧友会，每一场重逢都是一次泪水。可以使用的穆拉与尤利娅，可以对打的摩尔根将军西德中将与卡西乌斯，能够再次见到露菲娜与莱维，凯文被西德问到感觉如何的时候回答“像做了一场噩梦”，但是当时星杯骑士的表情却有着微妙的柔和，其实是一个温暖的好梦吧。哪怕醒来之后依旧要不许回头地前行。

《3RD》的剧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啰嗦。最终的结局不过是死去的人不再疲惫，活着的人依旧要为爱而等待，莱维与露菲娜消失的处理都蛮不错，尤其是莱维。约修亚的几次欲言又止看得我无比胸闷。说什么好呢，这种时候其实什么也说不了。泪流满面都不一定能表达此时的心情，更何况比起眼泪，还是笑容才更好。无论如何还是想跟死去的人哪怕再见一面。不是懦弱到无法前进，只是因为太过思念。《3RD》的这一剑一度戳得我肝肠寸断，不是抱着过去不肯放手，只是想拥抱一下逝去的故人，之后好好说一声，谢谢，还有再见。

因为这次之后，真的是再不能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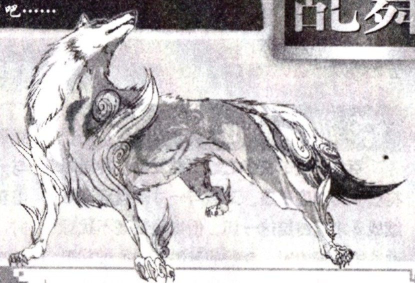
但凯文抱着莉斯说，不要哭，总有一天，我们跟姐姐可以再见面。

你这样的传说

认认真真把“《空轨》系列”通关了至少几十遍，熟悉到要在哪一关哪个位置耍稀有装备都了若指掌，太喜欢太喜欢这个游戏，不仅仅是好玩，更多的是剧情的曲折与人物的丰满，想要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想要跟他们一起仗剑天涯路，想要跟他们一起前往无尽荒野的彼端，想要携手去到那个约定的场所，亲见英雄的传说幻化做天空的轨迹，Never End。

神魔乱舞

神话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先河，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尽管神话具有地域性，但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神话反映的都是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愿望的理想化。《神魔乱舞》这个栏目将带领读者们从神、魔、兽和武器的四重视角感受神话传说中所蕴含的浑厚魅力，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神》的日本神话世界中吧……



tiān zhào

天照

日文原名：アマテラス

属性：神

出自：《古事记》、《日本书纪》

登场游戏作品：《大神》、etc

登场动漫作品：《五星物语》、etc

游戏剧情回顾

察觉到国中的异变，一直守护着神木村的木精·咲耶姬使用了自己历经百年、几乎耗尽全部魔力来守护的神器真经津镜和位于村前的白野威石像，唤醒了沉睡中的天照大神。那纯白无垢的芳容与百年前击退强大魔物拯救了世界的白野威如出一辙，这也令咲耶姬对觉醒后的天照给予了厚望。可是天照似乎对咲耶姬喋喋不休的赞美毫无兴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倒头便睡，这样的白野威真的可以让世界重回光明吗？

解说

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记载，“神世七代”之一的伊邪那岐在爱妻伊邪那美因生产下火神时被火焰灼伤至死后，因思念爱妻而亲赴黄泉之国，但出现在伊邪那岐面前的伊邪那美早已腐烂丑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伊邪那岐慌忙逃离了黄泉之国。由于在黄泉之国中沾染上了污秽之物，伊邪那岐便在河水中清洁自身，当他清洗左眼时就生出了掌管高天原（神所居住的地方）的太阳之神——天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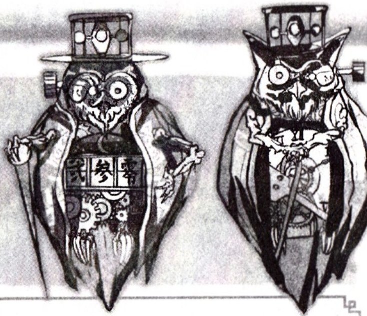


在日本古代神话事典中，都将天照记载为一位全身散发着璀璨光辉、美丽和蔼娴熟的女神，而且在《大神》这款游戏中，笔神们也称呼天照为“我的慈母”。但在民间同样流传着天照其实是男神的说法，因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太阳神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男神。Clover Studio在制作游戏时同样融入了男性的设定，比如天照会被木精·咲耶姬性感的身材吸引、抬起一只脚撒尿的姿势等等。

公元698年，日本天皇的皇大神宫被创建，天照从此被奉为是“天皇家的祖先神”，也是神道教的最高神祇，被广泛祭拜。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的传说便是由此而来。现在在日本各地都存在着许多用来祭奠天照的神社，总社是位于伊势神宫内的皇大神宫，其中珍藏着据说是天照授予天皇的三件神器之一——八咫镜。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称天照的原形其实是公元2世纪末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卑弥呼本是侍奉太阳神的巫女，在她过世前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现了两次日食，这与日本神话中天照躲入天岩户中，世界因而无光的记载相符合。另外以统计学的方式，利用天皇的平均在位期间推算，也可得到卑弥呼的时代和天照的时代重合的计算结果。

guó dī dī、 cūn dī dī
国滴滴、村滴滴

日文原名：コタネチクチク·モシレチクチク
属性：魔
出自：阿伊努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大神》



游戏剧情回顾

百年一度的玄冬之蚀已然发动，神居即将被冰封彻底覆盖，天照与一寸唯有选择继续战斗才能终结这一切。但当他们毫不犹豫地冲进神殿中时，突然而至的尖锐冰锥却阻挡了他们前行的脚步。仰头望去，巨大的双子魔神扇动着宽广的羽翼悬浮于空中。那究竟是机械还是生物？是人造或是天成？天照与一寸被魔神压倒性的气势深深震慑住了。当黄金魔神胸前的钟表指针重合在十二点时，伴随着响彻云霄的钟声，众人的时间仿佛是被凝固住了一般，就连身体也静止在了那一瞬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魔神一点点向自己逼近……

解说

在古代，科学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人们无法合理解释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便会将其归结为神魔在作怪，例如上文提到的天照躲入天岩户中使得世界陷入黑暗之中等等。而在日本的本州北部（库页岛、北海道等地）居住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的神话中也同样有着关于日食的描写，那就是“国滴滴、村滴滴”。

“国滴滴、村滴滴”是位相当恐怖的恶神，他一直伺机想要阻击太阳女神。每当日出和日落时分，“国滴滴、村滴滴”都会张大自己的嘴巴企图将太阳吞入口中。众神为了防止这种不测发生，便在每日日出之时向其口中投入两只狐狸，日落之时则投入十二只乌鸦，趁着“国滴滴、村滴滴”进食的间隙好让太阳平安通过。然而某一日，“国滴滴、村滴滴”还是在日出之时捉住了太阳，并将她关进重重牢笼之中，从此世界便被黑暗所笼罩，人类和众神都纷纷陷入沉睡，甚至有睡死的情况接连发生。万般无奈之下，众神只得向阿伊努民族的英雄神阿伊努拉库鲁发出邀请，请求他解救太阳还大地以光明。阿伊努拉库鲁化身为微风穿过层层牢笼的把守，来到太阳女神的身边，将她从监牢中带了出来。“国滴滴、村滴滴”见状大怒，狂吼着向阿伊努拉库鲁袭来。阿伊努拉库鲁不慌不忙地抬起一只脚，将恶神之城踩入地狱，随后又将承载着太阳的云之小舟向空中掷去，就这样，阳光重新开始普照大地，世间的万物也随之恢复了生气。不甘落败的“国滴滴、村滴滴”引诱阿伊努拉库鲁来到地底的冥界，二神展开了长达6年之久的死斗，最终阿伊努拉库鲁成功地将恶神打入地狱之底不得翻身。那之后，阿伊努拉库鲁重回上界，和众神一起守护起了人世间的和平安宁，受民众的虔诚拜祭。

在游戏《大神》中，“国滴滴、村滴滴”被设定成为猫头鹰造型、戴着高高的礼帽和单边眼镜、手持拐杖的双子魔神，日文原名也变成了“白银魔神コタネチク”和“黄金魔神モシレチク”。而与双子魔神一直在交战的阿伊努族战士オキクルミ指代的就是英雄神阿伊努拉库鲁（阿伊努拉库鲁的别名又叫“オキクル”）。

bā qí dà shé

八岐大蛇



日文原名：ヤマタノオロチ

属性：兽

出自：《古事记》、《日本书纪》

登场游戏作品：《大神》、《无双大蛇》、《拳皇》、etc

登场动漫作品：《神无月巫女》、《火影忍者》、etc

游戏剧情回顾

一名男子偷偷潜入了封印八岐大蛇的神社内。他轻蔑地注视着眼前插在石板中的宝剑，口中喃喃自语道：“莫非这就是封印着八岐大蛇的传说中的宝剑‘月呼’吗？愚蠢至极！那只不过是骗人的传说罢了！”一边说着，男子一边将双手放于宝剑的剑柄之上用力向上拔起。随着清脆的摩擦声划破寂静的天空，长达数百年的封印就此被解开，黑暗中隐约浮现出了八对不祥的红光。刹那间，瘴气从洞穴中滚滚而出直冲云霄，遮天蔽日势不可挡……

解说

八岐大蛇是日本神话中所登场的传说中的生物，《日本书纪》中称其为“八岐大蛇”，《古事记》则称其为“八俣远吕智”。八岐大蛇日文原名中的“オロチ”意为“拥有灵力的生物”，相传它有八个头和八个尾巴，身躯延绵起伏如八座山峰和八座山谷，背上被苔藓与树木所覆盖，腹部则溃烂流血，双目如火一般灼红。

八岐大蛇是许多动漫游戏作品中都很喜欢使用的题材，关于它的各种传说也是五花八门。比较常见的传说是关于建速须佐之男命斩杀八岐大蛇解救奇稻田姬的故事。建速须佐之男命是伊邪那岐自黄泉之国逃离后清洁自身时由其鼻子诞生的神祇，地位相当于天照的弟弟。他虽武功高强但行为放荡，令天照颇为头痛，干脆躲入天岩户中，大地因此陷入黑暗，妖魔也趁机肆虐。众神为了安抚天照，无奈之下只好将建速须佐之男命放逐出天高原。这之后，建速须佐之男命来到了出云国的肥河上游，遇到一对老夫妇正在哭泣。原来这对夫妇共育有八位女儿，但每年八岐大蛇都要来吃掉他们的一个女儿，这种残忍的献祭行为已经持续了七年，而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将最后一个女儿奇稻田姬献给大蛇。听完老夫妇的描述，建速须佐之男命以将奇稻田姬许配给已为妻为条件帮助老夫妇斩杀大蛇。他先将奇稻田姬变成一支梳子插在自己的头上，又令老夫妇酿造烈酒，并在围墙上做出八个门，每个门前均摆上一桶烈酒。闻到酒香的大蛇将自己的八个头穿过门口贪饮美酒，随后便醉倒不醒人事。建速须佐之男命见状拔出十拳剑向大蛇斩去，斩到尾巴时，十拳剑居然被砍出一道缺口。原来在大蛇的尾巴中藏有一把坚硬无比的大剑。建速须佐之男命将这柄宝剑献给了天照，这就是天照的三种神器之一——天丛云剑（草薙剑）。

另外在中国的先秦古书《山海经·桀帝志》也有关于八岐大蛇的描述。相传古代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海面上有过一次巨大的海底火山喷发，喷出来一只奇形怪状的一只大章鱼。因为大章鱼飞到天上时头冲中国触手冲日本，因此中国人称其为九尾狐，日本人则称其为八头蛇。

bō zhǐ jìng

八咫镜

日文原名：八咫鏡
属性：武器
出自：《古事记》、《日本书纪》
登场游戏作品：《大神》、etc



游戏剧情回顾

“你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只要一直向着前方的道路迈进就可以了！”当天照被常暗之皇剥夺了所有能力、遍体鳞伤之时，他感受到了来自人间那些曾经得到过他帮助的人们的祝福与鼓励。让太阳重新升起吧！让温暖的光芒再度普照这个世界吧！满怀感激地合拢双手、忠心地向一直在帮助着自己的神明献上最真诚的信仰吧！众人的祈祷化为无数光芒会聚到天照的身上，凝聚成无与伦比强大的力量。璀璨的光华之中，天照宛如重生般堂堂而立，而在他的背上，则是被熊熊火焰缠绕着的最强武器——八咫镜！

解说

八咫镜是日本神话中所记载的三种神器之一，为天照大神赐予初代天皇的皇位象征之物。建速须佐之男命蓄意妄为之时，天照躲入了天岩户中不肯出来。众神便令一位擅长铸镜的神明石凝姥命打造了一面镜子悬挂于天岩户前，并一起在天岩户前跳起了祭祀舞蹈“神乐”。被喧嚣声吸引的天照打开了天岩户的门缝，并通过镜子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从未见到过镜中自己的天照被镜子吸引而走出天岩户，天地也因此而恢复了光明。这面镜子就是八咫镜。因镜子可以映出所有事物的形状，因而代表着“正直”。当天照将八咫镜赐予初代天皇之时，曾命令他“要永远把这面神镜当作我的化身来庄严地祭祀”。历代天皇均严格遵守这道命令，一直祭祀着这面天照大神化身的八咫镜。现在八咫镜被视作是天照大神的御神体而被安奉在皇大神宫内，受到皇室成员们的虔诚祭拜。

在《日本书纪》中，八咫镜又被写作“真经津镜”，而在游戏《大神》中，真经津镜是天照所拥有的第一把武器，八咫镜则是武器进化之后的最终形态。





文/玛娜

踏上试炼山

地点 试炼之山 **出处** 《最终幻想Ⅳ》

不远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试炼之山。

试炼之山，试炼的不仅仅是力量与勇气，更多的是信念与希望，不够坚强勇敢的人总是会在它的考验下失去信心，但是塞西尔不怕，他有着足够强大的信念。

塞西尔是一个孤儿，但是，从出生起本该就背负着不幸命运的他，却很难界定幸与不幸之间的区别。

虽然没有父母，可是巴伦国的国王在小时候就收养了他，像父亲一样对他悉心培养，为了报答国王的养育之恩，塞西尔选择了成为一名暗黑骑士，使用消耗自己生命力的禁忌力量为国王效力。

当他长大后，成为了巴伦国赤翼舰队的队长，拥有了至高的权力，手下掌管一群忠心于他的属下，同在巴伦国王手下效力的龙骑士团长凯因是他的挚友，温柔美丽的白魔法师萝莎是他的爱人，命运对于年纪轻轻就身居重职的塞西尔无疑是慷慨的。

但是，这一切却因巴伦国王的改变而全部变质了。



为了得到水晶，国王命令塞西尔前去袭击村庄，一边是犹如父亲般的亲人，一边是大义与百姓，塞西尔别无选择，但是，当他带着国王交付的东西前往魔导士之村的时候，那样东西突然引发了惊人的爆炸，将活力四射的村庄夷为一片平地。

背叛、愤怒、疑惑、不解，悔恨，种种感情冲击着塞西尔，从这一刻起，他就决心用自己的余生为自己赎罪并解开这个谜团。但是，暗黑骑士的身分就是像是刻在他身上的丑恶烙印，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看到那身漆黑的盔甲，人们就会对他感到畏惧与害怕。

终于，塞西尔找到了曾经因自己的过错而被毁灭的魔导士之村，向长老忏悔了自己过错，感受到了塞西尔变化的长老告诉他。

“依靠暗黑剑的你是不能打倒真正的黑暗的，就连你自己也随时可能被邪恶的心所感染，如果想用善良的心去战斗的话，就前往试炼之山吧。”

而现在，塞西尔就站在那座山的山脚下，只要到达山顶，神圣的力量便会让他脱胎换骨，摆脱暗黑骑士那黑暗的宿命，成为深受人们信任的圣骑士。

只要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战斗之后，塞西尔终于做到了，他终于站在了这里，勇敢面对自己的过错与罪恶，为自己的软弱与盲目赎罪。

光明，将洗清他的过去。

永恒的光明

塞西尔再次证明了，所有的荣耀都建立在苦难和磨砺之中。

屠杀村庄，抢掠水晶，为虎作伥，无恶不作？而这一切都不过是站错边所带来的后果而已，只是这些后果接踵而至，几乎让他无力抵抗，好在那个世界中还有一个名词叫作转职。

从小父母双亡，被巴伦王国的国王所收养，成为辅佐国王的暗黑骑士，指挥赤翼舰队捍卫自己的国土，面对恩重如山的国王的命令，纵然心存疑惑，他又可以怎么样？

燃烧自己的生命以对抗敌人的邪恶剑术，即便什么也不做就令人畏惧的黑色盔甲，塞西尔的疑虑与善良被黑色面甲重重遮住，在忠诚与罪恶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指责与仇恨之下，他也只是个受害者而已。

黑暗无法战胜真正的黑暗，只有光明才能将黑暗尽数驱散。听到了长老指点的这一刻起，他才懂得了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虽然错过了起点，却不会再错过终点。

这个男人，实际上不是特别果断，也不是特别坚强，他需要朋友与爱人的支持，才挺过了难以想像的磨难，将黑暗全部洗去，以圣骑士的身分取回自己失去的一切。作为一个男人所应背负的罪恶与荣耀，他全都看过，于是，才真正踏向了永恒的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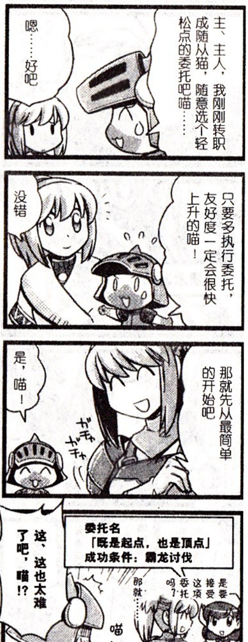




我回来了，波凯村

作者：宫须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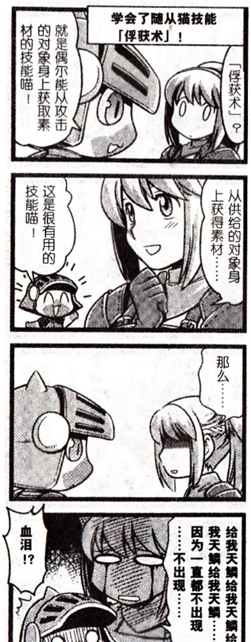
第一个任务



素材玉不够用了



那东西总是不出现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非常残忍的俘获术



被剥掉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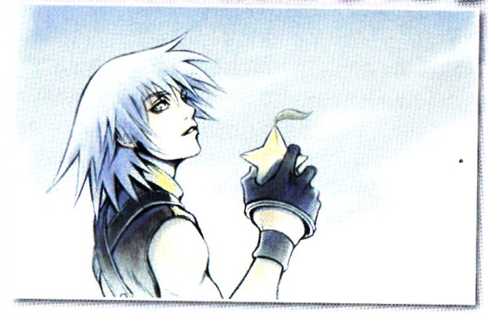
被偷走了！



将心中的黑暗化作成长的力量 利库

登场作品

《王国之心》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王国之心II》
《王国之心 358/2days》



“嘿，索拉！”命运之岛上，名为利库的银发少年一边眺望着囚禁着自己所在世界的一望无际的大海，一边对身边正在摆弄木剑玩具的棕发男孩说道：“等我们长大之后就离开这座小岛吧。等待着我们的应该是真正的冒险，而不是这种小孩子才会满足的把戏。”此刻他的眼中写满了宏图大志，他的心渴求着更为强大的力量。

出生在命运之岛上的利库从未离开过这座美丽安宁的小岛，他在这里长大，与索拉和凯丽成为了好朋友，比赛赛跑、踢水球、和索拉一起练习剑术、享用凯丽精心烹调的美食，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心却从未顺从于这份平静，如同所有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利库对于终日反复的生活感到厌倦，自以为已经足够成熟的他向往着大洋彼岸更为广阔的世界，他想要挣脱命运之岛的束缚，亲手去谱写自己的乐章。

终于某一天，改变突然而至。命运之岛被黑暗所吞噬，凯丽受到异变的影响而陷入昏迷之中，通往外界的大门被开启，利库长久以来一直渴求的变革发生了。然而被键刃选中的拥有强大心灵的勇者却并不是他，而是与他最为亲密的另一个少年——天真无邪、似乎永远都长不大的索拉。

为什么被选中的不是自己？为什么索拉会丢下凯丽不管去和狗与鸭子展开冒险？利库一遍遍地扪心自问他究竟比索拉欠缺了什么，却从未察觉到黑暗的触角已趁机潜入了他的身旁，蠢蠢欲动地迷惑着他的心智，引诱着他敞开心扉。

朋友尚且置身于危难之中、索拉却和别人构建起了新的友情，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持有键刃？既然索拉完全不顾及凯丽的死活，那么能拯救这个女孩的人就只剩下自己，为此自己需要足以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哪怕那是来自于黑暗的也无所谓，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证明谁才是最有资格成为键刃主人的人！利库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决定，他接纳了黑暗，选择成为暗之住民中的一员，并因此导致自己的身体被安塞姆所操控。但在一次又一次与索拉的交锋中，他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失败。心不一定要无比坚强，它可以脆弱，甚至有时它会选择屈服，但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应舍弃心中的那份光芒，那才是一切强大力量的源泉，只要坚守着心中的光，哪怕身处无尽的黑暗中也决不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激战过后，安塞姆消失在了从暗之门内所射出的万丈光华之中，仅凭索拉一人之力难以将大门重新关闭，而门内侧的无心们正争先恐后地涌向光明的世界，危机尚未结束。就在此时，利库出现在了门的内侧——

“别放弃啊！”他高声向索拉喊道，“我们一定能做到的！”在米奇国王的协助下，分割光明与黑暗的大门的门扉渐渐合拢到了一起，利库与国王被留在了黑暗的世界之中。“凯丽就拜托你了”，银发少年向挚友展露出的温柔笑容就这样消失在了门的另一端，那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洋溢着阳光般的气息。

至此，利库已经不再会为盲目追求力量而迷失自我，他紧紧抓住了心中的光，并勇敢地去面对黑暗，将其化为了自身成长的力量。利库成为了特殊的存在，他位于光明与黑暗的夹缝之中，黎明与黄昏的交界之处，他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由通往黑夜的黄昏之路，而是冲破黑夜迎来曙光的黎明之途。光明与黑暗本是密不可分的一体，黑暗也不一定代表着邪恶，正如同光明选择了索拉，黑暗也选择了利库作为它的代言。

两位少年从此走上了截然相反却又相同的道路，而他们的心仍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王国之心》这款游戏刚刚公布之时，众多玩家都被其中充斥着的众多迪士尼角色搞得有点头大，甚至在还没有玩到游戏之前就已将其定义成为一款面向低龄玩家的肤浅剧情作品，而这一偏见至今仍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心中，阻碍着他们去了解、去认知、去感受《王国之心》的深邃世界。

关于《王国之心》是何等的优秀早已不用笔者在此付诸于更多的赞美之词，全系列加在一起超过600万份的销售量足以说明一切。诚然，《王国之心》的主题是相当光明向上的，尽管其中夹杂着无存、无心、十三机关等复杂难懂的设定，但将这些华丽的外衣逐一剥去之后，显现出来的仍然是少年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以坚定的信念来克服重重险阻最终拯救世界的故事。这种设定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动漫游戏作品男一号的身上，特别是JUMP系的热血漫画更是如此。

索拉的单纯善良与坚强勇敢固然在感动着我们，但他太过于纯粹也太过理想化，他的心仿佛可以过滤掉一切有害的杂质，晶莹剔透宛如在极寒之地绽放的雪莲，如此心无旁念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的。而作为第二男主角的利库，反而更能令玩家产生共鸣。

叛逆，这是利库带给玩家的最初感觉。虽然他只比索拉大1岁，但在他的身上却很难找寻到16岁的男孩所应该具有的天真、活泼等特性，故作成熟的小大人模样映衬出了不少玩家童年时的身影。利库一直认为自己要强于索拉，而且索拉也并没有否认过这一点，所以当键刃选中索拉作为主人之时，利库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之所以会被黑暗所引诱不过只是因为不甘心输给那个总是跟在自己身后的少年，说是意气用事也并不为过，利库对于使用黑暗的力量究竟会给自身、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全然没有考量，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向凯丽、向所有认识他的人证明：自己比索拉更强。

黑暗实现了他的愿望。但同时，利库却也发现，自己在这场较量之中输得体无完肤，他软弱的内心居然成为滋生“恶”的温床。

重新找回了自我的利库依旧选择留在黑暗之中，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由黑暗来支配他，而是他驾驭了黑暗，并将其化作让自己成长的力量。于是1年之后的《王国之心II》中，出现在玩家面前的利库已然成长为一名气宇轩昂的青年，曾经的浮躁与狂气被沉着稳重所取代，虽然依旧不苟言笑却并不吝惜展现内敛的温柔。尽管他仍然没能成为键刃的持有者，却在这个过程中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且从今以后都将坚信不疑地走下去，不再迷茫。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暗星（光荣自豪地）我宣布，《游小说》第一次改版项目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

四周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暗星（微笑着示意）那么，各位记者请提问吧。

记者甲（男）我想问一下，改版是否意味着将会增加小编的工作量？

暗星（继续微笑）呵呵，第一个问题就很尖锐啊……其实虽然栏目和页数都有所增加，但"官方小说"的容量已经压缩了不少哦，所以也算是一种均衡吧……不过大家请放心，像这样的强档栏目我们肯定是不会取消的，只是让它变得短小精悍一些。

记者乙（男）啊？不会取消吗？可是据我所知，现在有些官方小说在读者中的反响并不佳，而小编翻译起来也很累……我记得你们有个主力叫夜蓝对吧，您不觉得这让人家有点吃力不讨好么？

暗星 呵呵，这位记者同志挺关心我们编辑的嘛……我可以保证的是，对官方小说的选择，今后我们会更加慎重的，谢谢。（眼里闪过一道疑惑的光）

记者丙（女）我的问题是，如果遇到工作量增加的情况，是否也会相应地提高小编的奖金呢？

暗星（开始需要努力保持微笑）这个嘛，当然还是要听从上级的指示，我的职责只是负责把《游小说》做好……

记者甲 那这次会不会借机砍掉之前不受欢迎的栏目呢？比如"游漫堂"、"游书苑"、"游戏议会"什么的……

暗星（微笑的嘴角出现一丝扭曲）呃……那些栏目有不受欢迎吗？（疑问急速加深）这几个人的语气怎么听着越来越耳熟……对了，清雨那帮家伙死哪儿去了？

越发感到不对劲的暗星正欲扫视四周以寻找手下的身影，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在他面前上演了……

记者乙（一把拉住记者甲的衣领）喂！你小子也太贪心了吧？一下子就想扔掉三个栏目！把这些都砍了你以后岂不是闲得要死？

记者丙（一把扯住记者甲的头发）就是！别以为戴上假发就没有人认得出你了！

记者甲（奋力挣扎）造孽啊造孽，我哪有你们贪心啊？你！刚才不是还想引导老大把官方小说取消了？你！每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一个6页的读编，还问什么是不是会提高奖金……

记者乙 废话！你的砍了，还不是要拿别的内容来代替，到时肯定会转嫁到我们身上！

记者丙 没错！既然你那么想砍掉这几个栏目，干脆连工资奖金也一并砍掉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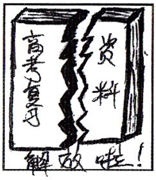
……

在三人混乱的拉扯中，台下各界人士纷纷后退，而站在台上面对此情此景的暗星沉默十几秒后，铁青着脸说出了一句足以令全场安静下来的话语：

下楼！跑27圈！！

于是，上个月充当威胁的这项惩罚最终还是降临到几个人身上了……

本月最上镜读者：
北京·孙轶



本月读者囧言：
拜托（跪倒），给我一只"鸡"吧！我不想当无机族了！——贵阳·魏荻

嘶嘶交友栏

网名：当幸福来敲门/QQ：759586784
网名：真田有希村/QQ：1048353517
网名：火炎焱燚·狼/QQ：152213557
网名：苍月零星/QQ：403287850

《游小说》第25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18%	第一名：生化危机5	第一名：初鸣之声——《想君：秋之回忆》同人
满　意：55%	第二名：潜龙谍影2	第二名：忆中曲——《寂静岭2》同人
一　般：26%	第三名：影之心II	第三名：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不满意：1%		

互动空间

（上海·王晨）关于小说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只是封面与文章严重不符合，你们完全可以根据小说的核心内容来定制一张《游小说》的封面，不必要有挂狗头卖羊肉的趋势！（我没有写错，真的！！）

现在的狗肉可比羊肉贵啊，您的意思是那字数要以万计的小说内文还比不上一幅小小的封面？

不知你是不是指将不同游戏的人物凑在一起？如果是这样，那最后很有可能出现劣质PS的效果……

（成都·Kon）有变革是很好，但是……为什么网络游戏会出现在预告里！喂喂……小游呐……网游那东西能有小说么？就算有那还能看么？？

那是因为你没有爱啊……谁说网游没剧情的？你知道有多少人等着我们上网游的小说吗？看了本辑的《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或许你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北京·孙轶）6月4日，迎来了我20岁的生日，在全校同学的祝福声中，我过得非常快乐。咱现在也是奔3的人啦！哈哈！

（义愤填膺）这也算奔3？你是在讽刺我们这些老人吗！？

（摄像机对准拍摄，话筒递上）能动员全校的同学来庆祝生日，请问您身家几何？

（贵阳·魏荻）最近，我在天幻网看到一条动人……哦不，惊人的新闻，那就是SE公司公布的有关《FF14》的消息。Oh,my god！SE怎么可以这样！《13》都没出它慌什么慌？它对得起我家Notis，对得起我家奶挺，对得起我家的无名小正太吗！？而且还是什么网络游戏，当然反正我是无机族，无所谓的啦。但是，表跟我说《13》又会延期吧？虽然我玩不起，但是我一直在等CG呀！SE你这个大BAGA！！！

消息一出，果然是让所有的人都惊诧莫名啊。不过之后会怎么样，现在还是个谜吧？

这个问题……SE干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大家就一笑了之吧。

（上海·王哲）不知不觉中，《游小说》好像已经变成同人女的天下了，虽然我不确定同人女的真正含义，不过按同学的解释，应该是不会有错的。男女编性别互换什么的，简直是越来越离谱了，编辑的人数变来变去只剩四个人了，里昂的漫画又不见了，当初我最爱的四格也是……同时，连载的内容是多了，但连载的长度也多了（个人感觉），导致我要数月才看一次《游小说》（买后放着，等小说连载完再一起看）。总之，要抱怨的太多了。

请容我很负责地来对你的抱怨作出解释：首先，《游小说》目前仍然是四名编辑，女编仍然只有我一个，而我并不是同人女，所以你"变成同人女的天下"这一说法并不成立；游漫堂的《宿命》漫画虽然最近常常登黑榜，但总地来说还是备受大家喜爱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腰斩的，没刊登的话必然是当月内容调整之故，请大家放心；至于连载，可以说本次的重大改版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啊，不知这算不算得上是一场及时雨……

（地址不详·马琪琪）作为一名潜水多年的读者，我对《游》的成长速度便经历了从期望到担忧再到焦急的复杂演变。当我发现将要改版的《游》依然没有打算将自己打扮得妩媚动人华丽无比来吸引大批无知少年的眼球，迷惑众多无辜读者的心灵时，我终于忍不住要说出来了！变大吧变大吧！这是成长的第一步！心灵美固然好，但对《游》陌生的读者是看不到的呀！因此就先用亮丽的外表和丰富的赠品把读者骗到手吧！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们的！

看了你的来信，我觉得问题不是我们不想变大，而是在于……现在的读者并不像你说的那样都是无知少年啊！

（斜视）至少还要加上"无知少女"对吗……

萌萌交友站

姓名：杨曼宁　地址：安徽省桐城市二中初三（1）班（231400）

姓名：陈源周（笔名：Dante）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高级中学初三（7）班（214431）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给您的愿望插上无限想像的翅膀，猜猜第27辑的《游小说》是什么样子。

●小说更华丽，赠品更超值，书本更厚了——打蚊子很方便。（砸人也很方便，是吧？—_—）

●人型小说天使心……（游小说娘么？欢迎各位踊跃为她设计造型！）

●回到原价！我终于明白为什么UCG升价一段时间后再降价了……升价是为了测试读者的承受能力，好让《游》做准备，降价当然是因为测试完成啦~~>.< 我太强大了。猜27辑的《游》全彩页，送海报，而且还是9.8RMB！这貌似太不现实了，如果再送各大主机一台应该比较合理吧。（这种高度机密都被你猜出来了，确实很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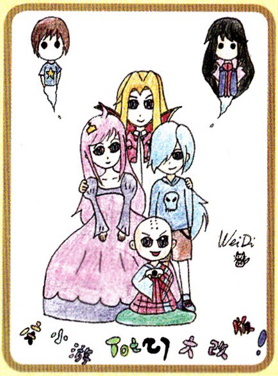
●什么样子？32开本，300多页，外加很拉风的封面和四个里面有三个造型诡异的小编在倒数第一页写一些大部分与游戏无关的小编寄语，就这样子……（众编一致提问：是哪三个造型诡异？）

●书和光盘都没了，变成了一个书签大小状、类似U盘的存储器。恭喜《游小说》也进入次世代！好了各位，放入MP3中，现在我们开始“听”小说！（小心里面全是恐怖游戏小说XD）

●我的翅膀早已在中考的地狱中被拔光了羽毛，第27辑的《游小说》，肯定和第28辑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呢？出这么可怕的错误，不知道要被罚多少钱！）

改版贺图一

——贵阳 · 魏荻



这次我再画全家福，真的是全家福哟！

YULA：嗯，看上去真的是很和美的一家子啊，和尚水汪汪的大眼好萌，不过视线上方的那两位就显得惨了点……

夜蓝：还好说了是全家福，不然我还以为是某人的后宫呢，汗……（众编：下流！掌嘴！）

改版贺图二

——广州 · 吴婉欣



掩面……话说上期本来就要送贺图的，可是时间都被万恶的补课给抢走了囧……于是这辑送上祝贺改版的贺图，大贺《游小说》全新改版=v=

清雨：要是能出现两个像画里一样的新编辑MM那该多好啊！（众编：无耻！掌嘴！）

网名：疾风狼/QQ：597280910

网名：奥西利斯的幻象/QQ：56447444

网名：シアワセの言霊/QQ：491577970

网名：Lancelot/QQ：523561316

四格漫赏（小编版）

——漳州 · Kim_LW

翔月的苦恼



空调大战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3辑、总第25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27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嘶嘶交友栏

网名：岚影/QQ：358118033　网名：王者的证明/QQ：422501034

网名：——☆沉默/QQ：52441915　网名：该用户发言已被屏蔽/QQ：44252800

《游小说》Tot.25中奖名单



一等奖

鬼泣4 但丁手办

常熟　　汪洋

★ACG精美周边

贵　阳	王士吉	玉林市	朱天石	云　南	孙俊科
上　海	王　哲	北　京	孙　帅	上海市	王　晨
成　都	秦榛汉	贵　阳	魏　荻	北　京	梁迎春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7 CD-ROM介绍

梦 剧 场：《蓝龙 异界的巨兽》预告片、《真名法典II》预告片

PV 地 带：《again》真人PV

幻彩花园：《生化奇兵2》、《刺客信条II》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灵魂能力IV》设定图

游 音 盒：《生化危机5》原声碟（下）+其他游戏、动漫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网名：eMo/QQ：524021231　　网名：prussianblue/QQ：103514060

网名：*Ren*/QQ：365406803　　网名：笑着哭泣/QQ：251811570

小编寄语



★同公司的二三十人23号晚上浩浩荡荡地冲向电影院，正在加班准备截稿的我却只能欲哭无泪。不过幸好《变形金刚》这种片看的就是个场面，剧透倒也不用太担心。顺便再提一下《终结者2018》，老实说，我不满意导演对于细节的剪辑，影片中许多不合理之处在小说中都有很好的解释，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采用。所以各位《终结者》的FANS，还是买本小说来看看吧。（这不是广告~）

●现在说E3也许有些晚了，但还是要提一下微软在发布会上展示的外星科技。当时看到那些演示后真让人有种科幻电影的感觉，群众纷纷怀疑这是微软绑架火星人后得出的结晶。不过仔细想想这个设备如果出了我反而可能真没什么兴趣，张牙舞爪的太累了，还是拿着遥控器坐在沙发上舒服啊……（当然，如果有支持这种科技的H游戏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_,—）

◆冲动是魔鬼，遇事要冷静，一定要记住啊，我自己。



※最近遇到了好几件诡异的事，首当其冲的就是上周末在自动柜员机取钱时，系统竟突然重启！耐着性子等了6、7分钟，其间不时有人用另外两台机器轻松取完钱后从我身边扬长而去，我那个汗哪！好不容易老人家终于启动完了，屏幕上却赫然出现"对不起，本机暂时停止服务"，于是我的卡华丽丽地被吞掉了……幸好旁边就是银行，才顺利取回了卡，不然在大热天四处奔走找一家指定的银行，那不要了人的老命吗！话说回来，这种微乎其微的情况都能让我碰到，实在是……OTZ

※编辑的工作难免删删改改，那天我很平常地删除了某角色名，当晚居然就梦见自己成了世人批斗的对象，且被冠上的名字正是白天自己删掉的那个！虽说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这次醒来以后还是心悸了好一会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怨念？太可怕了~

※本月败家得有点儿厉害，要节制了……= =



▲截稿之后的第一件事——观看《变形金刚2》。

▲深圳也出现甲型H1N1流感的病例了，话说最后不会真的演变成现实版的《生化危机》吧？

▲最近在看《人间正道是沧桑》，总觉得节奏太慢，一定要用1.3倍的速度来看才行，到底是剧情的原因呢，还是我变得浮躁了？

▲本年度的高考、中考相继结束，预祝各位应试的读者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你的心果然如同你的星座一样，像是长着两张截然相反的面孔，一张慈爱，一张狰狞。不过我很清楚，其中任何一个都是最真的你，谈不上哪个真实，哪个虚假。

◆诚意向各位推荐《植物大战僵尸》这款游戏，解压之后不过小小的60MB，但带给清雨的乐趣却远远超许多动辄十几G的所谓大作。

◆"但是，不要忘记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周国平《周国平自选集》



网名：三流猎人/QQ：502742452　网名：Zero/QQ：631472871
网名：只有一个愿望/QQ：94753107　网名：哈罗/QQ：523252876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ISBN 7-89476-183-5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183-5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